

中華風俗志全



許世英署



國

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目錄

卷一

京兆

北京轎軒錄二百六十七則

一社會叢談 二八埠豔語 三新年佳話 四禮俗雜誌 五百業消長

六負販瑣錄 七里巷食譜 八燕京百怪 九遊覽會期 十燕市雜詠

直隸

津沽春遊錄九則

天津之社會觀察談十二則

天津風俗詩十八則

天津臘月之臘品五則

蒸臘米 碾臘米 醃臘雪 榨臘油 收臘脂油

天津祭灶之風俗二則

天津燒平安紙之風俗一則

中華全國風俗志 ● 下篇目錄

05156

天津求雨之風俗 一則

天津小兒跳牆之風俗 一則

寧津六月之兩節 二則

過半年 接太陽

東光風俗略誌 一則

豐潤風俗瑣記 二十則

保定風俗詳載 八則

奉天

滿州之婚制 二則

瀋陽農家之歌謠 二則

營口婚嫁之風俗 十則

相看 掛鈎 押匣子

通信

豬酒

燒紙

嘗湯

獻花

裝烟

管飯

鐵嶺中元節之風俗 三則

遼陽之農家諺 十二則



538.82
215=2

遼陽人之媚寵二則

吉林……………一〇二至

吉林奇俗談十三則

吉林獵者捕獸談六則

寧古塔風俗雜談四十二則

雙城跳城之陋俗一則

黑斤濟勒彌之生活三則

黑龍江……………一二九至一四七

黑龍江風俗瑣記六十六則

鄂倫春族之生活狀況五則

一職業 二衣服 三飲食 四居住 五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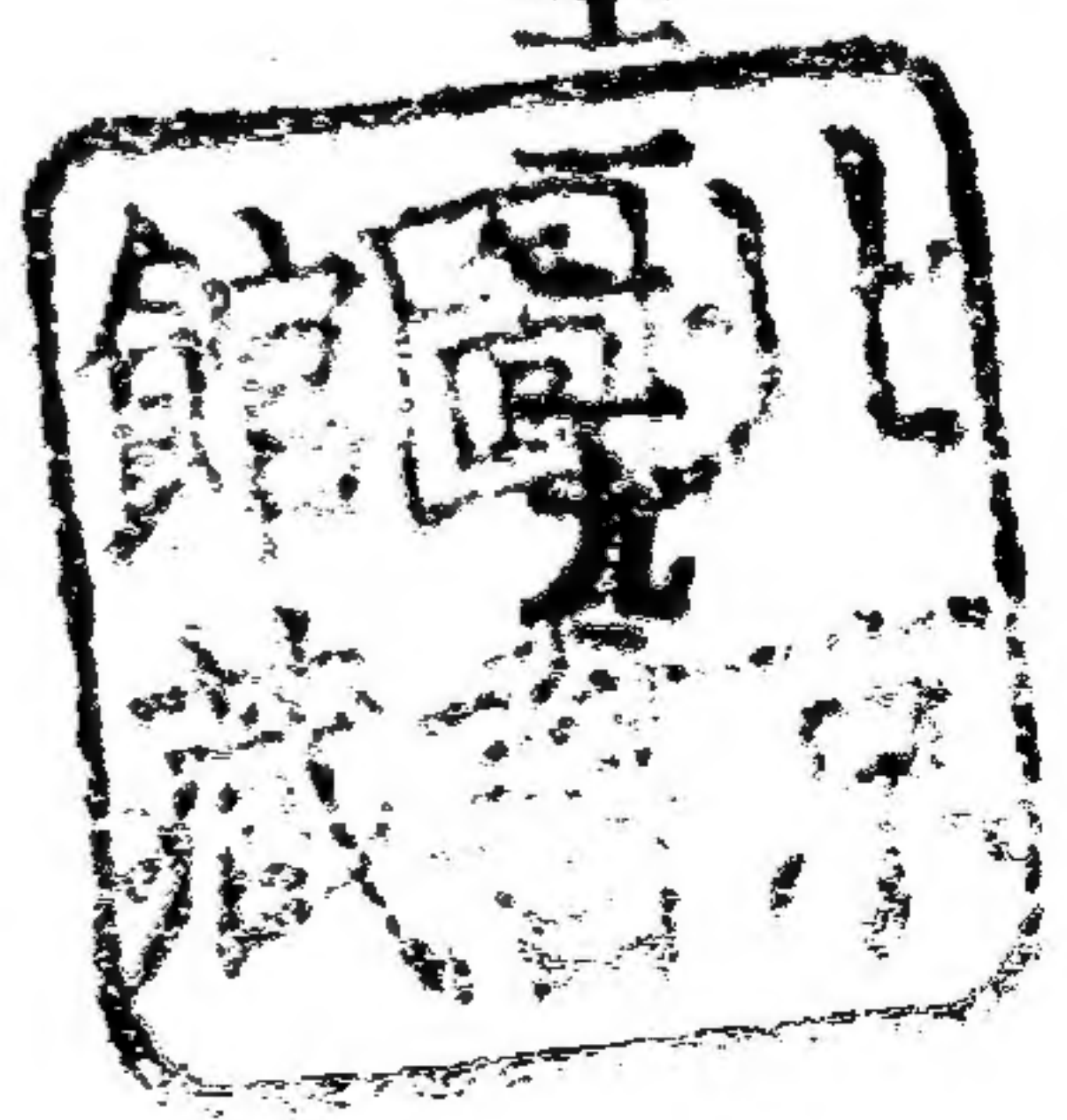
鄂倫春族之風俗習慣四則

一婚嫁 二喪葬 三祭祀 四交際

卷二

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目錄

三



A 213015

山東

濟南採風記四十九則

濟南之特性觀三則

惠民縣之民情一一則

惠民縣之民情二一則

惠民縣之婚禮一則

惠民縣之喪禮一則

惠民縣之祭祀一則

惠民縣之歲時二則

鄒縣之民情一一則

鄒縣之民情二一則

鄒縣之歲時十八則

鄒縣之婚禮一則

鄒縣之喪禮一則



鄒縣之祭禮一則

高唐奇俗之一種一則

榮成縣之迷信五則

榮成縣之清明節一則

沂州等處結婚借被之奇俗一則

山西

山西之啞叭教一則

保德土風拾零一則

河南

開封風俗詩十則

西華之中秋節四則

鄭縣採風記四則

汲縣歲時之風俗一則

洛陽風俗瑣錄二十二則

中華全國風俗志 ● 下篇目錄



二八至三〇

三一至四八

一 概略 二 社會狀況 三 婚嫁 四 喪葬 五 禮俗

南陽農人之諺語 一則

泚源縣之祀灶 一則

泚源縣之除夕 一則

泚源縣之年節 一則

泚源縣之燈節 一則

泚源縣之閨閣遊戲 一則

卷三

江蘇……………一至一三九

南京採風記 一百四十八則

市井叢話 歲時瑣記 婚喪禮俗 神會迷信 逢場局戲 江湖技術

人品綽號 避忌笑談 食品瑣錄

六合之婚禮 一則

六合之喪禮 一則



六合之祭禮一則

六合之歲時十五則

鎮江奇俗之一端一則

吳中歲時雜記一百二十六則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吳中之俗諺一則

吳縣之掃晴娘二則

吳縣中秋節之風俗一則

吳縣之奇俗一則

吳縣月之出沒諺九則

常熟人媚灶一則

常熟人之喪禮二則

崑山冬至節風俗一則



吳江縣放水燈之風俗 一則

黎里賽會之惡俗 五則

武進社會狀況 六則

一生兒 二婚嫁 三作壽 四喪葬 五祭禮

武進歲時記 十二則

元旦日 初五日 十五日 清明節 端陽節 七月半 七月卅 八月半

重陽節 十月朝 冬至節

宜興之惡俗 二則

婚娶之惡俗 營屋之惡俗

宜興之七月望 三則

如皋七月之風俗 七則

乞巧 振孤 城隍會 地藏燈 放河燈 施食 太平會 大香台

南通正月望之奇俗 一則

淮安風俗誌 六則



迷信之惡俗 婚喪之陋習

阜寧二月二日之三件事一則

打露天團 敬土地 接姑娘

揚州老鴉語一則

儀徵婚葬禮俗記二則

儀徵歲時記二十三則

東台時節之風俗三則

興化之新年三則

泰縣時節之風俗九則

泰縣人之迷信一則

高郵之喪禮六則

溟淮間婚嫁風俗一則

黃渡鎮婦女之求子一則

金山清明之賽會一則



崇明時令之歌謠 五十四則

崇明之鼠迷信 一則

海門人之猜天 一則

寶山十月朔之俗 一則

浦東之婚禮 一則

浦東之喪禮 一則

浦東之迷信 一則

上海風俗瑣記 二十三則

卷四

浙江……………『至七』

杭州嫁娶風俗 一則

杭州育子風俗 一則

杭州寄乾兒女之風俗 一則

杭州之淫祀 一則

杭州之迷信一則

杭州之傳說一則

杭州遊戲場之今昔二則

杭州商業之今昔一則

杭州婦女之生活十八則

甲工業 乙僱傭

杭州伏日與冬至之種種陋俗二則

杭城冬日雜詠十三則

西湖之香市一則

臨安歲時記二十一則

海寧風俗記五則

婚嫁 喪葬 節令 禁風

於潛避瘟鬼之迷信一則

嘉興農民之生活一則

湖州問俗談二十則

婚娶之迷信 死喪之迷信

育蠶之迷信

生產之迷信

舖戶之迷信

船戶之迷信 燒香之迷信

視聽之迷信

湖州歲時記二十二則

湖州養蠶之迷信一則

定海人食物之僻性四則

紹縣做平安戲之風俗三則

紹縣之女兒酒一則

蕭山問俗記二十五則

婚禮 喪禮

餘姚迎禮拜之迷信一則

餘姚人對於動物舉動之迷信一則

上虞農夫之迷信一則

新昌之立夏節十則

天台問俗記二則

天台歲時記十二則

蘭谿縣嫁娶瑣記九則

金華城隍散糧之風俗一則

麗水之天貺節一則

麗水食物之習性五則

遂昌迷信之風俗五則

卷五

安徽

合肥風俗記十四則

一概况 二婚嫁 三喪葬

六安之婚嫁風俗七則

蕪湖風俗瑣記四則

歙縣紀俗詩十一則

中華全國風俗志 ● 下篇目錄

一至三九

黟縣之中秋節一則

婺源度歲風俗談四則

婺源中秋風俗談一一則

婺源中秋風俗談二一則

績溪中秋風俗談四則

喫月餅 喫中秋酒 打中秋砲 遊火龍

涇縣之插柳節一則

涇縣之浴佛節一則

涇縣東鄉佞神記四則

賽會 舞獅子 目蓮戲 燒拜香

貴池中秋風俗談三則

獻新 社令會 五猖會

鵲江風俗誌一則

壽春歲時記二十五則

壽春迷信錄 三十九則

江西……………三九至五九

贛省育兒迷信談 三則

臨川之中秋節 二則

吉安婚俗奇談 六則

吉安之中元節 一則

安福民風瑣記 十三則

萍鄉歲時之風俗 三則

年節之風俗 端陽節之風俗 重陽節之風俗

萍鄉婚嫁之惡習 三則

迎接媒介之野蠻 調戲伴娘之野蠻

萍鄉之迷信 三則

貿易之迷信 疾病之迷信

萍鄉人食物之習性 五則

萍鄉之俗語二則

德安楊泗菩薩晒袍之風俗一則

福建

閩俗瑣記一則

閩省歲時風俗記二則

乞巧節之俗 冬至節之俗

閩人佞鬼風俗記十則

閩侯之拍喜俗一則

漳州女子之杖林一則

寧化民風略記一則

永定農家之鄉俗一則

永定之方言一則

建陽之賭風一則

邵武風俗記一則

五九至七四

卷六

湖北

一至一八

武昌東鄉鄉里制度一則

武昌之民情一則

武昌之佞祀一則

武昌之嫁娶一則

武昌之歲時五則

武昌乞丐之惡俗一則

武昌之商情一則

黃陂風俗記八則

黃陂歲時記三則

黃陂迷信談二則

監利婚喪之禮俗一則

監利歲時氣候記十三則

湖南……

……二八至六三

湖南迷信之風俗 三十二則

湘人稱呼之奇俗 一則

長沙新年紀俗詩 一則

衡州風俗記 五則

呂人之迷信 船戶之迷信 婚娶之奇聞

寧遠歲時記 十二則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二月

汝城風俗續記 一則

津市之農諺 一則

辰州之迷信 二則

辰州婦女之裝飾 一則

辰州之刁風 一則

辰州之溺女一則

辰州之棄妻誓一則

辰州之稱呼一則

麻陽婚喪之陋俗一則

陝西

陝西風俗瑣記三十一則

涇陽婚喪之俗禮一則

鳳翔縣民俗瑣記一則

漢中風俗略誌一則

臨潼之送窮節一則

甘肅

蘭州之迎春賽會一則

蘭州之回教一則

蘭州運輸之情形一則

狄道女子之裝飾三則

狄道人民之居處一則

狄道人民之飲食二則

平涼等處之穴居一則

寧夏之婚俗一則

寧夏之喪俗一則

寧夏之生活狀況九則

土司之制度一則

甘州之稱呼一則

四川……………五一至七四

越雋求雨之風俗三則

童子燒香 耍水龍

瀘縣拜鷄之風俗一則

瀘縣新正之風俗一則

金川風俗瑣記 三十三則

金川之氣候 金川夷人之畏痘 金川之皮船 金川夷人之房屋 金川之淫祀 金川夷人之春秋朝山 金川夷人尊卑之嚴別 金川夷人之刑法 金川夷人之炊爨法 金川夷之人歡會 金川夷人之担物法 金川夷人之歲時 金川夷人之教育 金川夷人之徭役 金川夷人之迷信一 金川人之夷人之迷信二 金川夷人之奇形 金川夷人命名之奇 金川夷人之婚俗 金川夷人之起居 金川夷人之耐寒 金人夷人之裝飾一 金川夷人之裝飾二 金川夷人之裝飾三 金川夷人尙武之精神 金川夷人之字畫 金川夷人之飲食 金川夷人之工藝 金川夷人之索卦 金川夷人之奕棋 金川夷人之數理 金川夷人之語言 金川夷人之幻術 黑帳房生番之生活 一則 崇化奉谷夷女之異裝 一則 達園塞土司之狀況 一則 連州八卦之謠風 十一則

卷七

廣東

一至五八

廣東人之性質 五則

廣東之賭風 一則

廣東婦女之特性 二則

廣東之妓女 一則

廣東之生活狀況 二則

廣東之禮俗 二則

廣東之戲劇 一則

廣東之宴會 一則

廣東之多妻 四則

廣東之醫姬 一則

廣東之妹仔 一則

廣東之自由女 一則

廣東之媽姐二則

廣東之蛋婦一則

廣州歲時記十四則

廣州之中秋節一一則

廣州之中秋節二五則

廣州之七夕一則

廣州之金花夫人一則

廣州之仔字稱呼一則

廣州之密薔薇陋俗一則

廣州之颶訊一則

廣州之娘媽會一則

廣州之銀洋稱呼一則

廣州之麻蛋燒豬一則

番禺之婚俗七則

番禺女子之不落家 三則

順德女子之金蘭契 一則

順德女子之不落家 一則

順德之婚俗 二則

赤溪民俗記 七則

曲江之奇俗 一則

潮州風俗樂府十詠 十則

翻金甕 螟蛉子 女兒布 打怨家 買輪服 宰白鴨 速弔枚 阿官崽

打花會 鶯粟瘴

潮州人之服飾 一則

潮州婦女之生活 二則

潮州人之械鬥 一則

潮州之三點黨 一則

潮州之三點黨 二則

潮州之迷信 一則

潮州之新歲 一則

潮州人之盂蘭會 一則

潮州人之方言及教育 一則

潮州之迎青龍 一則

潮安之中元節 一則

潮安之中元節 二則

潮安之食品 八則

大捕喊太陽之迷信 一則

大捕炒驚蟄之迷信 一則

廣西……………五八至六六

粵西採風瑣記 十六則

蒙山佞神之迷信 一則

羅城打炮仗之惡俗 一則

象縣之俗諺 十三則

百色之七夕節 一則

廣西土司之妻 一則

獐人之方言 一則

卷八

雲南

一至三

雲南社會觀察談 八則

雲南之節令 三則

雲南人之迷信 二則

雲南之婚俗 十二則

第一相人家 第二下定 第三過禮 第四親迎 第五回門 第六滿月

雲南人之生活狀況 十六則

曲靖弔喪之異俗 一則

宣威歲時之陋俗 七則

驚蟄咒雀 立夏占年 天貺鬧會 立秋禁忌 擇日嘗新 霜降卜歲

哈瓦土人之風俗一則

哈瓦之祭穀地奇俗一則

石屏之請七姑娘一則

騰越之火把節一則

騰越之中元節二則

騰越之臘八節一則

龍氏土司之婚禮及家儀一則

貴州……………三二至三四

貴州之中秋節一則

貴州女子之生活三則

家庭作業 田野作業 趕市集

盤縣十月朔之俗一則

盤縣節序之宜忌一則

盤縣小孩之撞名一則

新疆

新疆之民智一則

迪化人之生活狀況一則

纏民之迷信一則

哈薩克人之生活一則

哈薩克人之衣飾一則

哈薩克人之冠禮一則

哈薩克人之婚禮一則

哈薩克人之喪禮一則

哈薩克人之賓禮一則

哈薩克人之奉教一則

色音布拉克人之佞佛一則

帕米爾人之生活一則

三四至六九

回疆風俗記三十九則

準噶爾風俗記八則

烏魯木麥風俗記二十九則

卷九

熱河……………一至二

熱河風俗瑣記五則

綏遠……………一二至一二

歸化綏遠之風俗

歸綏之婚俗 歸綏之廟會 土默特人之婚俗 歸綏之雜俗 畢察鎮之

雜俗 麥達橋之雜俗 薩拉齊縣之雜俗 五原縣之雜俗 磴口之雜俗

蒙古……………一二至五七

內蒙古風俗誌七十九則

蒙古族之起源 蒙古人之言文 蒙古人之階級 蒙古人之性質

蒙古人之衣服 蒙古人之飲食 蒙古人之居住 蒙古人之禮節

蒙古人之宗教

蒙古人之家庭

蒙古人之娛樂

蒙古人之牧獵

蒙古人之生活

蒙古人之教育

蒙古人之交易

蒙古人之消亡

蒙古東部與西部風俗略記八則

蒙古東部之風俗

蒙古西部之風俗

外蒙古風俗氣候記五則

藏古婚嫁及雜俗十則

游牧 洞房

鬧洞房

搶親

婦裝

豔福僧

僧娶婦

跑馬會

佛菩

薩 打鬼

青海

青海番族之狀況三則

卷十

西藏

西藏呼畢勒罕之承繼法一則

西藏喇嘛僧之等級一則

一至三七

五七至五八

西藏喇嘛僧之服裝一則

西藏喇嘛寺內之狀況一則

西藏尊貴喇嘛之斂禮一則

西藏喇嘛教育之程式一則

藏民教育之狀況一則

藏民之刑法一則

藏民之歷法一則

藏民之租稅一則

藏民之迷信一一則

藏民之迷信二一則

藏民之迷信三一則

藏民之迷信四一則

藏民之迷信五一則

藏民之說語一則

藏民之佛珠一則

藏民之性質一則

藏民男女生活之奇異一則

藏民男子之服裝一則

藏民女子之服裝一則

藏民之職業一一則

藏民之職業二一則

藏民之職業三一則

藏民之職業四一則

藏民日常之食物一則

噶倫卜宴客之儀式一則

藏民宴客之儀式一則

藏民之住屋一則

藏民上等社會之婚俗一則

藏民下等社會之婚俗 一則

藏民之育子風俗 一則

藏民喪葬之儀式 一一則

藏民喪葬之儀式 二一則

藏民喪葬之儀式 三一則

藏民之醫術 一則

藏民之占卜 一則

藏民之交際禮 一一則

藏民之交際禮 二一則

藏民之歲時令節 二則

獯獯風俗瑣記 十一則

獯獯之種色 獯獯之服式 獯獯婦女之裝飾 獯獯之婚俗 一 獯獯之

婚俗 二 獯獯之育子法 獯獯女子之權利 獯獯之迷信 獯獯酋之長

襲職法 獯獯之食品 獯獯之言語

苗族……………二七至六七

峒溪諸苗奇俗纖紀一一則

峒溪諸苗奇俗纖紀二八十八則

苗人之跳月結婚一則

苗人之婚喪風俗一則

下篇目錄終



圖之物食賣天露



圖之水車力牛



牛車載物之圖



獨輪車圖



狀之事佛作嘛喇藏西



圖車驛方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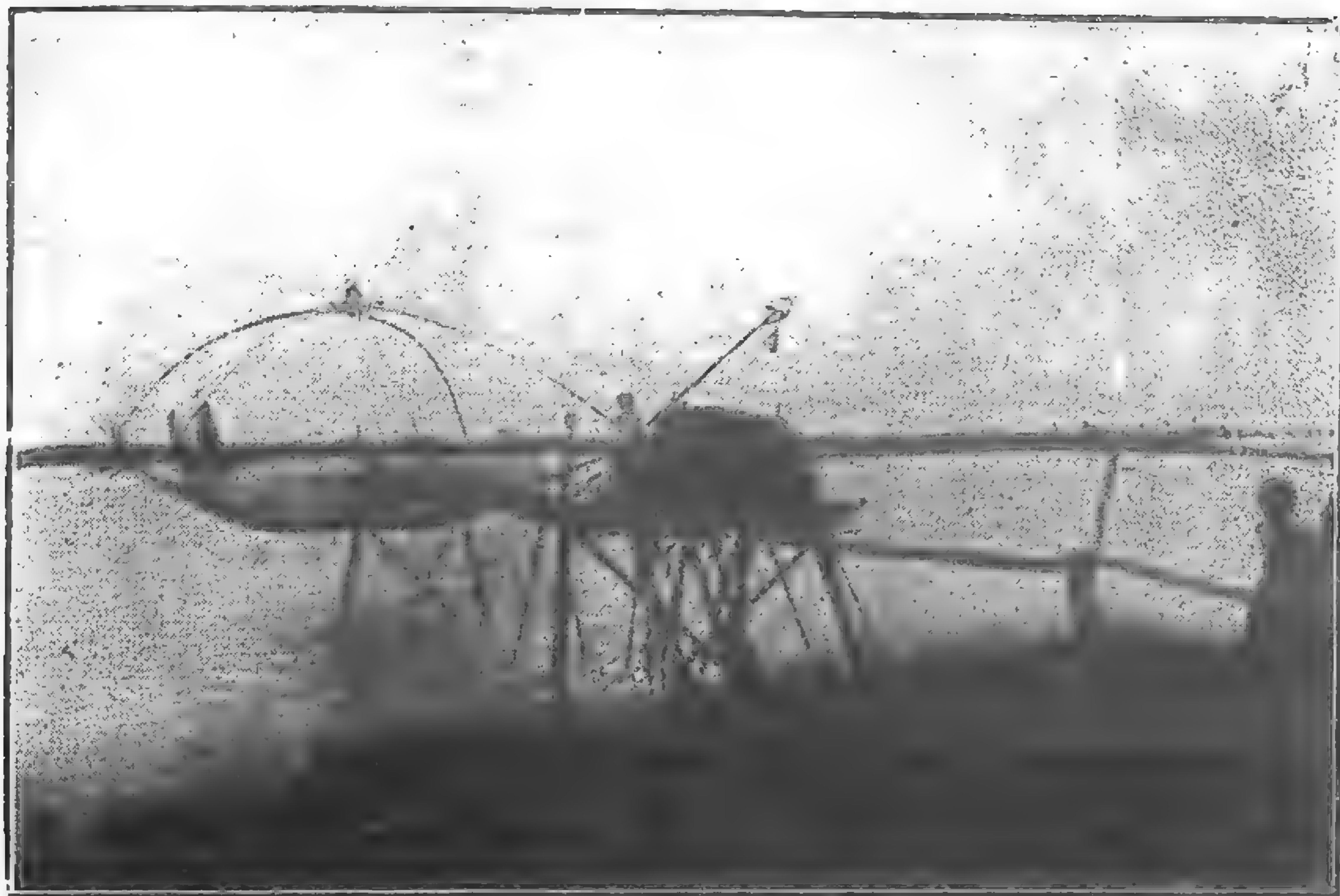


圖 水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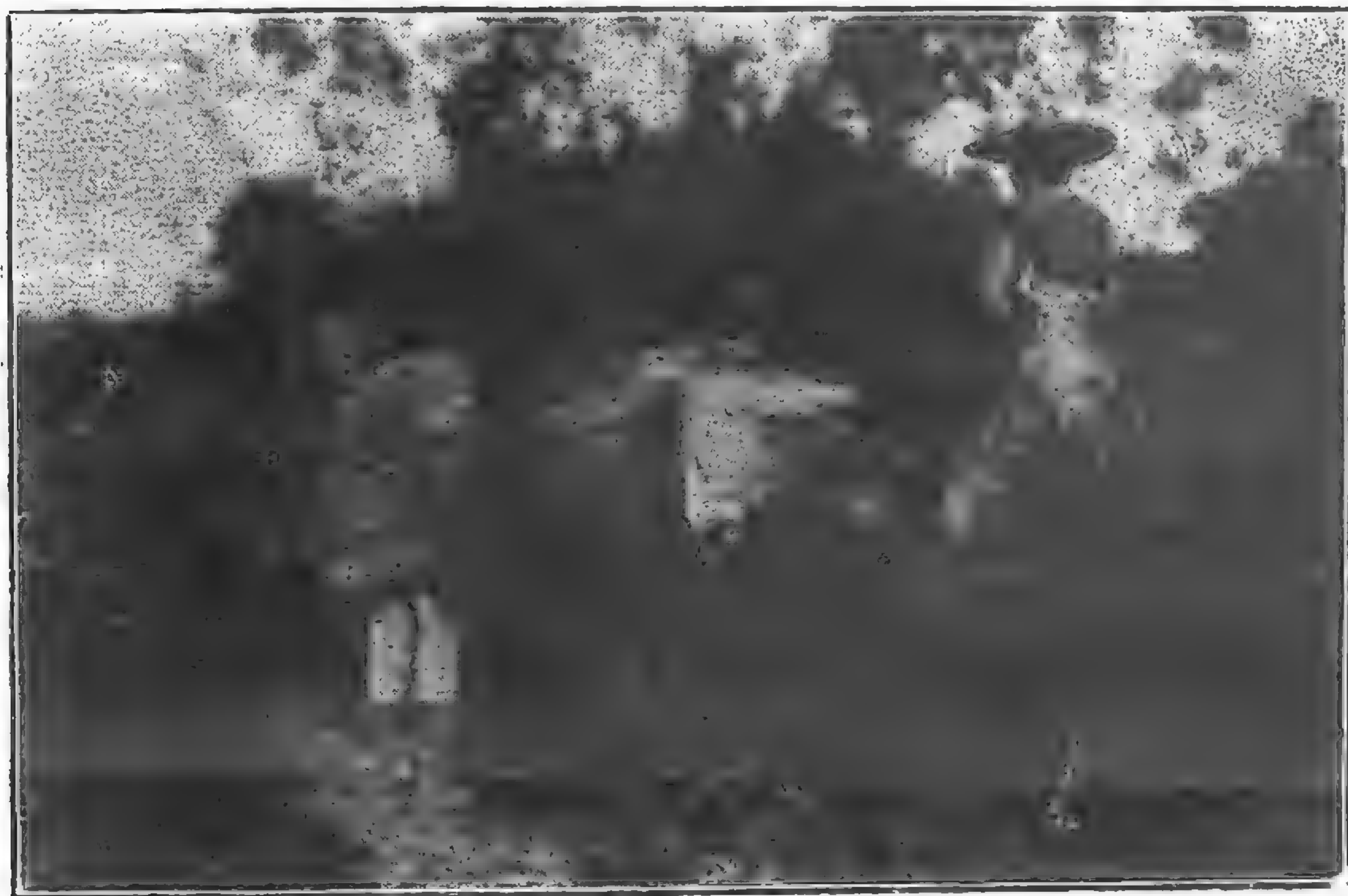


圖 茶 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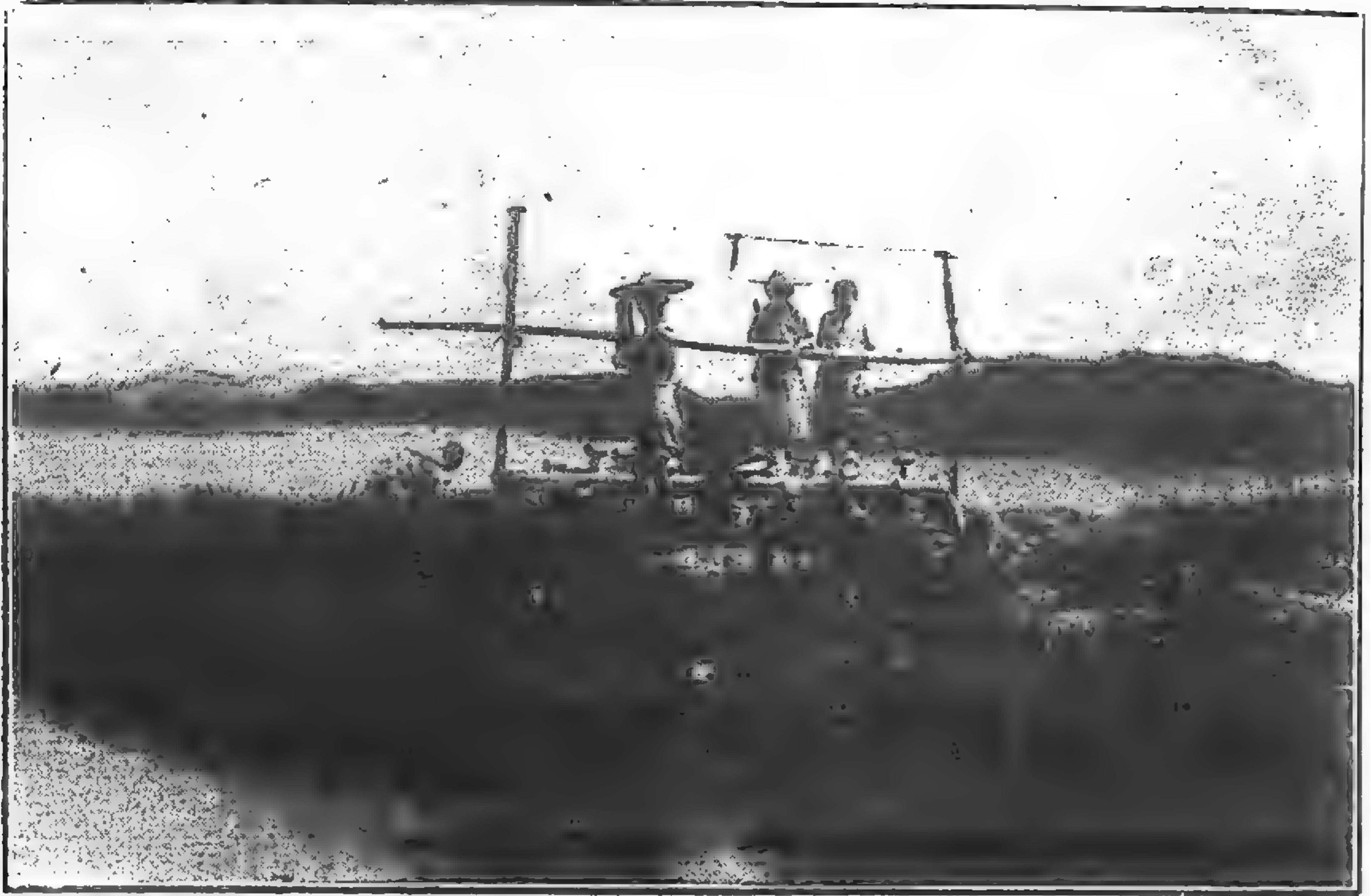


圖 之 水 車 家 農



圖 之 郎 女 下 鄉

中華全國風俗志 下篇卷一

▲京兆

●北京輜軒錄

一 社會叢談

北京人民食必蔥蒜（凡北式菜館席中必有小菜。蒜爲必列之品。）衣必紅綠（北京廟會旗裝婦女面部則燕支如血。衣服則文繡斑斕。舉目皆是。）戲必皮黃（椰子腔自民國成立後。幾成絕響。近年崑曲始稍興。然終不敵西皮二黃之勢力。上自學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無不會略哼幾句者。）蓋北方人民感覺遲鈍。無蔥蒜則舌之味覺不愉快。無紅綠則眼之視覺不愉快。無皮黃則耳之聽覺不愉快。其感覺遲鈍之原因。若以科學解說之。則北方空氣乾燥。種種電力。傳達較遲。是爲一大原因。且因感覺遲鈍。而益求興奮之劑。以愉快。愈激愈疲。愈疲愈弱。五官本能。因以益鈍。是又一原因。以感覺遲鈍故。遂至腦筋簡單。學說不易輸入。文化因以不進步。



實人羣進化之障礙。望有志者革除此種陋習。使官能恢復其固有之靈明。

北京星相扶乩之風甚盛。不特舊人物篤信。新人物亦復斤斤樂談。一般官僚。無一不以八字及五官。求人評判吉凶。以故亞康節賽柳莊問心處等等。皆以相命而腐。豐履厚。且有膺高官厚祿者。一般大老。佞佛最深。茹素誦經者。比比皆是。伏處下僚。腦筋敏捷者。遂起而研究佛學。以作終南捷徑。頗多遂意者。故時人有言曰。北京做官有三訣。曰善嫖善賭善誦經。蓋不誣也。

北京年來。雖文化未進步。而奢侈則日起有功。元二年間。街市尚有鐵輪車。今則無矣。昔者汽車馬車。尚如晨星。今則月入三五百元之人物。無一不有汽車。甚有汽油。由車夫供給。以分潤酬應場中車夫所得之飯錢者。薪水雖數月領不到手。而老爺之架子。依然不得不搭。胸前之徽章。名片上之官銜。多多益善。雖逛公園。上飯館時。亦不肯拋却。向日請客。大都同豐堂會賢堂。皆中式菜館。今則必六國飯店德昌飯店長安飯店。皆西式大餐矣。向日政客衣服。尚多韋布。今則一律花緞矣。統計北京

各級社會。殆無一人不入胡同上盤子。無一人不往公園喝茶。無一人不聽戲。無一人不聽落子。無一人不打球。無一人不上小飯館。無一人不看電影。無一人不又麻雀。此數端兼之者固多。而占其二三。者百分中當在九十以外。

北京舊式茶館。僅取水錢銅元二枚。今則龍井茶銅元六枚爲普通矣。舊式餚餚鋪。京錢四吊。(合南錢四百文)一口蒲包。今則稻香村穀香村餅乾。非洋三四角。不能得一洋鐵桶矣。昔日抽烟用木桿白銅鍋。抽關東大葉。今則換用紙烟。且非三炮臺政府牌不御矣。昔日喝酒。公推柳泉居之黃酒。今則非三星白蘭地啤酒不用矣。然而人民雖闊綽。政府則外債內債。累積如山。國奢則示之以儉。尙望有志者。以節儉爲天下先。培養國民經濟力。爲國家減少政費之担負可也。人無正事。必且無聊。北京之無職業而待謀事者。固甚多。而又無聊。其有職業者。亦多不盡力於所事。且專好爲無聊之忙碌。如慶弔也。飲宴也。送行也。接風也。問候也。閒談也。追悼會也。歡迎會也。凡此皆無聊之表現也。

羣衆運動。至今日僅成一種機械式搗亂作用。故有擁人者。有倒人者。有散傳單者。有開某某會者。有請某項某項願者。皆其好例也。

清季東交民巷。惟馬車可以任意奔馳。其他車輛禁止行走。蓋外人優待親貴也。宣統間議定歲貼修路費五千元。人力車始准通行。都中馬路近始改良。比之滬埠猶有遜焉。惟東交民巷則路途平坦。兩旁垂楊。房宇整潔。行其間頗有上海靜安寺路風景。此處管理權。幾全在公使館掌握。警廳不敢過問。雖然。猶幸有此外交團卵翼區域。爲達官政客之遁逃藪也。

六國飯店在中御河橋邊。建築壯麗。陳設華美。較之滬上匯中。殆過無不及。從前爲外交團俱樂部。光宣之交。滿清貴族羣學時髦。相率奔走於六國飯店。爲外人點綴風景。實際上則昔之間接以金店爲納賄機關者。一變而直接以六國飯店爲交易所矣。民國以來。政客達官。宴集寓宿。均以六國飯店爲大本營。實則六國飯店在京頗有政治上之集合勢力。非僅圖哺啜已也。無論何項調停疏通事件。比至六國飯

店。則無不迎。及而解。何其遭際之幸也。

比年以來。都中稍有資望者。大都於天津設有出張所。蓋狡兔三窟。安不忘危之慮也。故一般大老。都門儘有臨時賃屋者。而天津則必有地皮及自建房屋。今日人多謂北洋系。吾以毋甯稱之曰天津系。所謂北洋系人物。天津皆有不動產。且其發跡均於天津。在昔有清。都門賭博狹邪之禁尙嚴。官吏多不能逞慾。於是連袂赴京。既託庇於外人羽翼之下。亦可無所顧忌於僚屬。故天津殆爲政界嫖賭俱樂部。此亦北洋系團結之原因也。

北京向無夜戲。光宣之際。各班因演義務戲。始准開演。此後亦不復禁。自文明茶園創立。始有婦女赴園觀劇之事。當時僅以樓上下爲分別。隨後包廂亦可混合雜處。及第一舞臺成立後。正廳亦可男女合座矣。

北京伶業極爲發達。戲園建築雖簡陋。然營業甚佳。上自官紳。下逮走卒。皆以戲園爲消遣所。然近年來戲價飛增。幾駕上海而上之。譚叫天演劇。昔僅售銅子二十餘

枚。今則須售一元餘矣。梅蘭芳於二次到申以前。在天樂園出臺。外尚有龔雲甫王蕙芳王又宸諸名伶。僅售銅子三十六枚。今則亦需大洋八毛矣。此亦北京人民奢侈程度之進步也。戲園有僅售男座者。則外面必高懸不賣堂客牌。（按北京人民呼婦女爲堂客）其字句極不通。然沿用至今。未嘗稍改。若改爲不賣女座。似較妥當矣。

北京客店。多備飯不備菜。初至京者均以客店房飯在內。既有飯自必有菜。故常爲所欺。惟廣東幫所設佛照樓長發棧泰安棧三家。則房金飯菜一概在內。卽不吃飯亦照算也。近日新開之旅館。如中西旅館金臺旅館等家。則與滬上諸大客棧之規例彷彿。若長安飯店北京飯店等。則爲第一等之旅館。如上海之東亞旅館大東旅館矣。

旅居北京。有一極可怪事。卽北京各城牆上不准華人行走。而任外人隨意。在城垣上散步瞻眺。問之則曰。此長官所吩咐。優待外人之命令也。在彼兵士爲執行長官

之言。禁止華人登城。固不足責。然不知一般威赫之長官。何必設此條律。優遇外人。爲邦交起見。固無不可。然何必苛待華人。不令其登本國之京城。卽在吾國。如上海租界中西人之公園。不准吾華人入內。吾遇彼若此。而彼待我若彼。誠可嘆也。北京各學校之學生。均萎靡不振。無尙武精神。對於運動體育一門。毫不注意。而以眷妓觀劇。爲練習身體之品。近雖稍漸知注重體育。然一般腐敗學校。其學生之狎妓捧角。仍視爲常事。

北京之市場與上海之所謂市場。其性質大有不同。北京市場內店肆林立。雜以貨攤。商業競爭極烈。商人不得高居奇貨。挾索巨值。然購物時亦須留意。貨商索價甚高。虛頭極大。甚至有索值三四倍於原價者。故購物者必須還價。否則未有不受欺者。其不二價之店肆。只前門外大柵欄內數家著名資本雄厚之店。若瑞蚨祥同仁堂謙祥益等家。然其價值總略昂於小鋪。市場內之貨物。價又賤於市場外之店鋪。且種類繁多。可任意選購。故人多樂往購之。非若上海新世界大世界內所設之商

鋪高居奇貨。勒索巨值。除無知兒童強欲玩物。及爲情人逼購贈品。爲顧全體面起見。不得不購外。鮮有人過問者。若市場內之貨價。與外間店鋪之貨價相等。人猶且多從便問路旁店鋪購買。而不願出一二角之門資。向市場內店鋪購買。況其價較尋常商店高出倍蓰耶。欲其營業之發達。不亦惑乎。北京之市場所以發達者。其原因有二。一由於貨物之價較外間店鋪爲廉。二無須入門資。其與上海市場相比較。豈可同日而語耶。北京婦女有一極可憎事。卽其無論老少妍媸。咸厚塗脂粉。面頰猩紅。以爲美觀。招搖過市。自鳴得意。抑不知使人見之。實可作三日嘔也。尤可恨者。極幼之女童亦吸紙烟。北京人民於紙烟一項頗講究。上海之上流社會。以三炮臺爲應酬品者。北京則視若平常。中上之家。多以金星牌等昂貴紙烟享客。毫無吝惜。其奢侈可見一斑。北京婦女用粉至多。故名產出焉。北京之宮粉。全國聞名。南人多慕名託人代爲購用。

北京於滿清時代。像姑之風極盛。男操淫業。違背天理。傷風敗德。莫此爲甚。一般王

公大臣。多流連其間。其所以喜遊像姑而不就妓女者。蓋其不欲傳後於人也。改革後。像姑營業。遂干禁例。然陽奉陰違。祕密操此業者。仍所在多有。今之一般捧童伶者。皆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將有所不利於孺子也。操此業者。大多爲優伶。今之所謂伶界大王。第一青衫及汪派第一人物等輩。其幼時皆係像姑中之佼佼者也。北京市政之進步。至爲遲緩。自厲行新政後。迄今不下二十年。僅前門大街香廠西交民巷及東西城兩條大街。較前稍整潔而已。餘若僻巷小街。依然香灰細土。著足飛揚。人矢馬糞。錯落道上如棋子。每至陰雨。則泥淖沒跽。幾至斷絕交通。電燈雖有。然戌亥之時。則螢然如香火頭。必交子初始放光明。且時有斷綫之病。自來水雖設。而推水車者仍不能廢。若依比例算。則北京市政。如僅求如上海之租界。至少亦非再候百餘年不辦。

北京市場中最見發達之營業。莫如旅館。前門外西河沿打磨廠一帶。鱗次節比。皆是。東城則曰飯店。西城則多公寓。雖一則供豪客之遊憩。一則供服務人員之棲息。

價值之低昂懸殊。然同爲供旅客之需要則一。最著名者六國飯店。北飯店而外。則爲香廠之東方飯店。東城之大陸飯店。長安飯店。東安飯店。中央飯店。西城之西安飯店。次之者則爲打磨廠之第一賓館。天達店。西河沿之中西旅館。金臺館。若虎坊橋之宣南飯店。則以小客棧之實。而冒掛飯店之招牌。其資格僅能列於五等以外也。往飯店者多闊人。大概非藉以宴客。則徵妓也。狎私娼也。或吸鴉片也。雖懸有警廳禁例。而客多視若無睹。飯店主者。亦率諗此輩闊客勢巨。爲警廳所不敢干涉。則亦聽之。且落得藉是招徠漁利。

二 八埠豔語

燕京妓館分爲三級。一等謂之小班。猶之滬地長三。二等謂之茶室。猶之滬地么二。三等謂之下處。猶之滬地花烟間。此乃營業等級之區別。另有南幫北幫之稱。則地理上之分派也。自男風取締。妓業加增。光宣以來。時有消長。觀乎伶妓之盛衰代嬗。亦可覘社會之趨勢焉。

都中指妓館所在地曰胡同。冶遊家均以逛胡同爲打茶圍之代名詞。其實都中所謂胡同。並非僅限於妓館所在地而言。此語倡於何時。無從得考。相沿既久。遂成爲習慣語矣。

妓家向分南北幫。從前界限頗嚴。南不侵北。北不擾南。近則混合組織。其獨立一幫者。殊爲罕見。殆亦南北統一之先兆歟。間嘗評論南北幫之優劣。各有短長。大抵南幫活潑。而流於浮滑。北幫誠實。而不免固執。南幫妓女。多來自滬上。無不假託隸籍姑蘇。故謂之爲南幫。不如簡直謂之爲蘇幫。南幫應客。周旋極殷。如論風頭。則詢非北幫可及。至北幫則除床第外。無他技能。除偎抱外。無他酬酢。顧亭林論社會情況。以閒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評南人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評北人。今觀南北兩幫妓女之情況。大可移贈矣。

北京妓館謂打茶圍爲開盤子。每次必給洋一元。無論客與妓之關係若何。每來一次。必給一元。大有無錢不能入我門之概。但通例開盤子雖爲一元。亦有開雙盤而

予以二元者。聞諸議員極盛時代。且有每開盤子。給以五元或十元者。此亦八埠妓家懷念議員之由來也。

北京妓館其內部組織與滬上異。蓋班子是班子。妓女是妓女。開班子不盡自有妓女。妓女亦鮮兼爲掌班。俗呼開班子者爲老板。係備房屋傢具。并僱用跑廳（妓家僕役之稱。如上海之相幫）伺候奔走。兼供妓女膳食。論其營業行爲。無殊旅館性質。惟以居留妓女爲惟一交易耳。凡妓女之來者。謂之搭班。所有房間傢具。以及膳宿。均由班子供應。不另取資。（按紅倌人亦有自備傢具。并不用班子膳食者。未可概論。）嗣後所有盤子。一概彼此均分。暫由櫃上記帳。臨時給以木籌。每數日一清算焉。故妓女之營業發達者。班子極爲捧場。至其生涯冷落者。則必遭其白眼。此與滬上討人辦法。及以股東資格而從事營業行爲者。殊有別焉。

北京賭博之禁。表面頗嚴。故妓館碰和之風絕跡。但有所謂吃牌飯之虛名。論其實際。則僅吃飯而已。都中花酒頗不易吃。蓋花酒價昂。每席動輒需百金。起碼亦須四

五十元。方敷開支。冶遊家因避重就輕。相率而吃牌飯。亦非二三十元不辦也。故花酒頗不輕易捧場。匪特價昂。且客亦不易招集。北京妓女出局。謂之出條子。每次須給五元。主人且須另賞從者一元。此項條子費。大都實收。甚至現付。非如滬上打樣局。存心倒賬。所以客與主人無深交者。大都不欲赴席。迥非滬上吃花酒。而照公組織者。所可同日而語也。

當壬癸年議會極盛時期。胡同小班。供不敷求。於是津漢蘇滬等埠。連袂北來者。絡繹不絕。大都滿飽囊橐。如願以償。自國會解散後。而娼寮妓館。亦無形中受莫大之打擊。及至籌安會發生時期。又漸漸恢復二年前之盛況。乃盛會難常。衰狀又現。泊乎護國軍起。而胡同冷落。不堪回首矣。既而國會恢復。胡同之營業。亦無形中隨以恢復。要之北京胡同之盛衰。亦一國安危之所繫也。

從前冶遊家。相率趨於小班。對於茶室。頗爲鄙夷。比年以來。此風漸弭。而一般捨小班而逛茶室者。實繁有徒。茶室定例。盤子六吊。惟紙烟自備。妓不供給。論茶室中之

人物。當然較小班爲遜。間亦有傑出而勝於小班者。此乃資格上及資本上之關係。殊未可一概而論。但住所較劣。且未便久延。惟一般抱實用主義者。頗好問鼎。邇年茶室營業。頗爲發達。都人士之財政問題乎。亦經濟主義歟。

北京妓女之香巢。大都在外城八大胡同內。八大胡同者。陝西巷、石頭胡同、小李紗帽胡同、胭脂胡同、百順胡同、韓家潭、王廣福斜街、皮條營是也。其實賣淫之胡同。尚不止此。特以此數者爲最著耳。時人有律詩四首。於妓院情景。歷歷如繪。茲特錄之。亦採風問俗之韻事也。

陝西巷裏覓溫柔。店過穿心向石頭。紗帽至今猶姓李。胭脂終古不知愁。皮條營有東西別。百順名曾大小留。逛罷斜街王廣福。韓家潭去聽歌喉。北地南都大不同。姑娘亦自別青紅。高呼見客到前面。隨便挑人坐廠廳。騰出房間打簾子。扣完衣服點燈籠。臨行齊說明天見。轉過西來更往東。沉迷酒醉與花天。大鼓書終又管絃。要好客人先補缺。同來朋友慣鑲邊。碰和只擾

一餐飯住夜須花八塊錢。若作財神燒臘燭。交情從此倍纏綿。
逢場擺酒現開銷。浪擲金錢媚阿嬌。慾壑難填跳槽口。情天易補割靴腰。茶園偶爲
梳粧打竹槓。多因借補敲。夥計持來紅紙片。是誰催出過班條。

三 新年佳話

都門風俗記。正月初一日子刻後祀神。謂之接神。初二日祀財神。初三日旃檀寺打
鬼。初五名破五。禁婦女往來。初六日琉璃廠開寺。十三日試燈。黃寺打鬼。自初一至
十五遊大鐘寺。十九日遊白雲觀。二十日雍和宮打鬼。此一月中幾無處不可以遊。
無日不可以遊。惟琉璃廠今則一日卽開寺。任人遊覽。至若古董字畫。須過三日後
陳列始多。蓋各種商人亦度三天年也。

琉璃廠係遼時海王村故址。因從前有窖出產琉璃得名。俗又呼爲廠甸。今則僅存
其名。昔日之窖已不見其遺跡。惟滿街書肆林立。陳列古董字畫而已。內務部就廠
中隙地。建海王村公園。爲附近兒童遊戲之場。用意至善。一年之中。最熱鬧時間。爲

新春正月。近雖改用陽歷。此風猶不稍衰。亦新年點綴中之不可少者。

近年廠甸。較之往年。益形寬闊。昔日之土地祠以及高等師範等處。皆已拆讓一半。北至西河沿。蓋預備建築南通香廠之一條大馬路也。故廠甸四通八達。交通便利。竟變爲中心點。每屆新年。傾城仕女。香女寶馬。羣向此中心點而來。大有共和國家人民一律平等之現象。蓋無老無幼。無貴無賤。只須不出自由範圍。違背警章。大家均可同樂。較之他種遊戲場之有限制者。迥不同也。

廠之他處皆有變更。惟工藝局洋樓一座。尙如魯殿靈光。巋然獨存。現就其地址。改爲工商改進會。商品陳列所。每逢年節。門前紮五彩牌樓。上嵌通商惠工等字樣。蓋借新年遊樂之中。以引誘人民注意國貨之觀念。其意良善。而開放三日。不取票資。由是觀者如堵。人稠地狹。擁擠不堪。欲入不得。望望然而去之。門之兩側搭有蓆棚。陳賣各物。以人造花卉。最能銷售。然較之兒童玩物。尙不及百分之一也。

露天茶桌。因地勢寬廣。較往年增加。非無昔日平地之上。安置桌椅。除有棚之茶肆。

兩座外。餘皆搭有一二尺高之木板。且劃分地界。有如井田。四周皆可通行。上標爲男女分座。實則雜亂無章。一肆之上。婦女愈多。座愈擁擠。生意愈盛。茶之佳否。則置諸不問。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而茶博士則高立板上。大聲疾呼。這裏得瞧。這裏瞧得清楚。無意識之言。不絕於耳。然其間婦女遊者固多。而坐諸茶棹之上。陸離光怪。以出風頭者。仍屬青樓姊妹。良家尙不多見。間有本地住戶。亦屬寥寥。因不如公園之幽雅。有條不紊。故來者週遊卽去。咸不願坐此喝西北風也。是地也。以青樓姊妹降臨。一般墮鞭公子。走馬王孫。趨之若鶩。或攜越女。或約吳姬。連袂而來。爲廠甸增加風景。此外則顧影自憐之少年。與想吃天鵝之野心家。亦趁此機會。借廠甸爲吊膀之場所。實則除暗娼或可達到目的外。其他不過起關而已。蓋來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有榮者。羣相跟隨。卒至皆無結果。加之巡警林立。稽察甚嚴。雖擁擠之中。究不敢妄施技倆。不過一飽眼福耳。雖然。於此會期中。騙誘婦女者有之。拐失小孩者有之。雖消閑之場。亦納汙之地也。

兒童玩品。汽球爲最易銷賣之物。易誘兒童嗜好。其形圓。其色紅藍不一。飄蕩空中。大有可觀。偶一鬆手。則翻飛天半。可望而不可及。尤增餘興。三五少年。專以放汽球爲樂事。購七八枚。或十餘枚。纏連一繩。而放諸天際。身坐肆中。興高彩烈。迨衆人仰望。尤樂不可支。拍掌歡呼。聲震數里。其主要目的。不外乎引誘婦女之注目。以施其漁色之手段。亦會場中怪現象之一也。

廠之東側。有呂祖廟。香火最盛。青樓姊妹來遊者。無不先往燒香。以求呂祖爺保佑。祠中觀燒香者。站立兩廂。有若清季大員進香。屬員站班伺候之狀。然尙無此精神。祠中道士。以正月爲進款最多時節。手持香盤。追求諸大善男信女。佈施若干。往年丐者幾滿祠中。今則驅逐乾淨。此乃警察之功。否則一路呼喊。敗興不淺。廠北之土地祠。已改爲道路。而呂祖則依然如故。說者謂純陽有通天過海本領。非區區土地所能及。值此物競天擇之時。神道亦須受天演之淘汰。至堪發噱也。

廠西隅爲雜藝場。內有變戲法者。有唱蹦蹦戲者。有列奇禽異獸。以供人觀覽者。羅

鼓喧天。異常喧鬧。口外有出售梅花蘭草等類。佳者頗少。不如各處廟會。遊者非爲購花而來。賣者亦知其心理。不爲供過於求。故販來亦不多。

琉璃廠向爲古董字畫書籍之薈萃地。每屆新年。字畫爲一大宗售品。土地祠火神廟皆懸掛無餘地。人至此間。如在山陰道上。目不暇接。一般考古家大名士咸集於此。品論優劣。其間固不乏佳者。然以俗者及贗鼎爲多數。

白雲觀在北京道士觀中推爲第一。在前清時代。觀中方丈與王公通聲氣。威焰赫赫。鑽營之輩。多奔走乞憐於其門。勢力極偉。民國成立以來。如蛟龍失水。其勢頓衰。近日銷聲匿跡。氣勢益寢。漸而至於漸滅矣。然每屆舊曆元宵。輒開廟以招遊人。至二十日而畢。傾城士女。摩肩接轂。比之廠甸。殆猶過之。觀在西便門外。距順治門有三四里之遙。寺宇莊嚴偉麗。實爲京師冠。而花園中亭臺樓閣。水石花木。景物尤清雅可賞。顧平時絕不肯開放。一年只有正月十七十八兩日。縱人入遊耳。舊曆正月十七十八兩日。爲白雲觀極盛之期。蓋廠甸自年初一至十六爲會集期。

白雲觀則自初一直至二十。故十六以後，既無廠旬可遊，而遊人遂爭趨白雲觀矣。且十七日觀中於夜間行打鬼之禮，而十八日則爲神仙大會，尤爲白雲觀中全盛之日也。十八日觀內方丈預先招集道教會二三百人（中華道教會設白雲觀內，猶之法源寺中設立中華佛教會也）。於夜十二鐘開神仙大會，分班誦經（道士謂天上神仙亦於是日同時降臨下界，故曰神仙大會）。而夜間壁上徧懸畫燈光，耀如晝。經聲琅琅，雜以鐃鼓，尤使人有別一洞天之感。

有殿曰四御殿，文明粧束之婦女到此焚香膜拜者，日有多起。此輩形式上固極文明，而精神上究未必文明。中國人可作如是觀者，比比然也。

有養老堂，堂中小室內有一老道士，臥於床上。床前置一破籃，乞人賜錢，婦女多有擲錢於此籃內者。聞人云，此道士年已百餘，然殊不類也。

又有養豕之所，豕累累不可計。鄉民相指告曰：此豕不可食，食之造孽，其愚真不可及也。

白雲觀有秘製冬菜。味極美。清慈禧太后極嗜之。每日必以進御。以是名益噪。然除供奉內廷外。諸施主與其方丈素諗者。亦可得嘗禁饈。然只年終送節禮時。稍餽送之耳。平日則殊不易得。不似常州天甯寺之素火腿。可以資購得之也。

白雲觀大門內牌樓之後。大庭之中。有一石橋。橋左右各有池一方。池已涸。而牆壁兩面中空。各有一道士閉目靜坐其內。又製大孔方兄數枚。懸於牆壁及池上。遊人爭以銅元擲此孔方兄。能中此方孔。卽爲今年佳運之兆。故擲錢者頗多。而擲中者極少。愈不能中。則愈欲擲。必中而後已。於是爭前投擲。而池中之銅板鏗然不可數。牆壁中穩坐之道士。暗地裏開心大笑矣。

白雲觀會集期中。有優勝之點。可以首善號於衆者。則跑馬是也。觀之右側。京漢鐵路之堤下。有空曠地。可跑馬。跑馬者甚夥。馬走如飛。旁觀者多爲喝彩。跑馬處兩旁皆搭茶棚。士女啜茗。憑欄而觀。亦至足樂也。

民國以來。每逢紀念日。先農壇天壇開放之期。亦有跑馬之舉。北京人之注重跑馬。

蓋亦積習使然矣。此又北京社會上善良之風俗也。

北京官廳對於舊歷新年。雖未加以提倡。然無形中亦多感化。催發欠薪也。預借撥付也。以便持歸寓內。購食品。添新衣。償舊欠。與家人婦子。圍爐共坐。作吉祥語。以祈新歲幸福。官場如此。其他更無論矣。

燃放爆竹。本爲官廳所禁止。自民國九年始。警廳忽取放任主義。於是家家戶戶。每至年底。爭先購置。當子正初交時。乒乒之聲。卽不絕於耳。計其所費。爲數亦不貲。值此民窮財盡之秋。尙以大好金錢。擲諸無用之地。良可慨歎。

大柵欄一帶。售賣宮燈之商店。其門如市。此種宮燈。長方絹地。設色人物。如三國志列國志。紅樓夢。西廂記等。繪手頗極工緻。每架售銀八元以上。實非窮措大所敢問津焉。各商店於年關。亦異常忙碌。普通皆爲收賬。一年交易。到此咸謀結束。民國二三年間。警廳對於商店之舊歷結賬。曾加以取締式之勸告。改用新歷。但各商店仍置之不問也。復有數種商店。因應年景需要。而特別忙碌者。一爲茶食店。就中尤以

稻香村等南茶食店爲最。其他若米麵店肉店。生意亦甚佳。更有爲年節而特設者。則紙燈店與爆竹店是也。

有錢之人。皆忙於過年。若無衣無食之貧民。每日尙閉門啜泣。北京城內外。如此等人。實非少數。更有外來流民。攜子抱女。蹣跚街道。伸手求食者。社會上苦樂之不均。念之可發浩嘆。

京華之所謂太太團。姨太太團者。終日綺羅珠鑽。無所事事。新年則更興高采烈。賭也。逛也。不堪聞問矣。

舊歷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北京各住戶均祭灶。灶王爲家家常供之神。尊敬之不遺餘力。謂爲一家之主。凡家內各事。灶王均有全權管理。並於暗中察看人之善惡。善事則置於善罐中。惡事則置於惡罐中。每至年終。灶王卽結束其一年內所調查之結果。昇天奏之玉皇大帝。昇天之日。卽十二月二十三日。故各家均爲之送行。祭灶所用之供品。糖爲大宗。有關東糖。南糖。糖瓜（卽糖之圓者）等種類。考其所以用糖。

之原因。據謂此日灶王昇天。將各人善惡報告上帝。若盡情報告。則所作之惡事過多。必受上天之懲罰。故以糖粘其口。使之緘默寡言。有用糖一塊放於灶火中者。有用溶化之糖粘於灶王口中。並祝曰。好話多說。不好話少說。此中國人掩耳盜鈴之惡習。亦社會心理之表現也。糖之外有用茶、草料、皮豆、白麵、火燒等件。茶所以備灶王之潤口。草料備灶王坐騎之食。豆備灶王飼雞者。火燒被灶王飼犬者。此外則有普通禮佛所用之香、元寶、蠟燭等件。祭時禮節。先由家長跪拜。只限於男子。女子不許祭灶。男子不許祭月。殆爲全國之通例。所謂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是也。拜後將紙灶王請下。置諸架上。架用芝麻莖子及松枝所紮成。一同焚化。焚後全家食糖。盡歡而散。

舊歷三十夜一時。各家均迎神。所迎之神。卽灶王與喜神也。先向正面焚香。將灶王迎入。再於歷書上查出新年喜神之方向。卽於此方焚香迎神。然後上供。所供者爲月餅、蜜餞、果品、年糕、餃子等。前四種於正月中每日供列。餃子則只供一二小時卽

撤去。

正月初二日各家祭財神。其所祭之財神。有由店鋪中購者。有自小孩手中買下者。此類童子大半爲貧苦之家。欲乘此新年機會。撈摸若干錢文。於是做成財神。向各住戶串售。於門口大呼曰。送財神爺來了。願意要者。付以一兩枚銅元之代價。卽滿意而去。若不欲要者。亦不能回以不要。蓋避不祥也。只答以已有。祭時所供品爲雞及活鯉魚。又有在家中祭祀不算。必須赴彰儀門外財神廟燒香。并借元寶。惟借一枚須還十枚。

據星相家言。各人每歲皆有一位星宿。如太陰太陽羅候太歲等名詞。本年命運如何。純視此星宿之優劣。故人於一年之始。須祭祀之。以祈其降福。在北京有請順星之舉。行於正月初八晚。順星有在廟在家二種。在廟者須往白雲觀中之后土殿。對其本年星宿。禮拜焚香。在家者則祭於晚間。祭法用燈花紙作成紙捻子。名曰燈花。用油浸透。燃之。其數目須較本年歲數多一個。如二十歲者則用燈花二十一個。

除夕夜各家率皆長夜不眠。屋中燈燭輝煌。全家不作事。惟飲食談笑。嬉戲作樂。是夕諸幼稚持小紅紙燈。往來跳躍街道間。俗傳是夜天上神仙下界。故不可隨意各處便溺。又以芝麻滿鋪地上。行人往來踩之。謂之踩歲。

初一日各不相往來。人家多吃素餃子。據云元旦日吃素。其功用等于一年。又元旦日不准使水土出門。卽不撥水。不掃地。蓋以爲水土出門。卽財氣出門也。又是日不准用刀剪。故往往於三十日卽將刀剪藏好。恐元旦日忘却也。

初二日爲祭財神之日。各家吃餛飩。因餛飩形似元寶。卽謂之元寶湯。

自元旦日至初五日五天。謂之破五。於此五日內。婦女不許往人家。謂之忌門。去則以爲不祥。又家家不煮新飯。但將年前做就食品熱之。其所食不外餃子。饅首。雞魚。豬羊肉。又此五日內不食烤物。如餅之屬。食餘之餃子。須俟五日後。方用火烤熟食之。

初八日家家順星。亦不許婦女出門。是日大半須赴白雲觀。

自十三日至十七日五天。謂之燈節。各商店均陳列燈綵。各住戶亦於灶王前燃燈燭。此數日內均食元宵。卽米麵裹成之珠狀物。內實以糖。神前亦須供設。至十八日。則年節皆過。無可作樂。故各家均早睡。俗傳十八日爲耗子成家之日。其婚娶時常借人之鞋作轎子。故諺云。十七十八耗子成家。其用意蓋以哄騙幼童早睡也。

四 禮俗雜誌

民國光復。世界共和。宮廷內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補服翎領朝珠。一概束之高閣。獨見近來城市官紳士庶人家。每至婚娶。新郎概穿天青馬褂。緞袍等件。只頭帶禮帽。並不穿禮服。而新娘則家家慣用鳳冠霞帔。及衫裙袍帶。甚至補褂朝珠等件。仍沿前清舊制。此婚禮之最奇者也。

民國共和。禮儀漸減。一切官場儀仗。如銜牌等件。亦皆廢置。不尙繁文。近見縉紳士庶人家。每至喪葬出殯。炫耀街衢。至今慣用前清某太夫人銜牌。及旗傘大鑼。肅靜迴避。前清舉人進士。某科翰林。及欽加道銜。府銜銜牌等樣。此類氣象一新。固已足

駭人耳目。尤可詫者。人家出殯時。苦無官銜可用。則用福全德備。及樂善好施等牌。亦當銜牌之用。甚至皂隸賤役。亦且假襲官銜。道途見之。每每令人嗤鼻。凡此輩者。半皆欺飾庸愚耳目。假作炫耀之資耳。

民國時代。凡於婚喪喜事儀制。前清拜跪禮節。今概改用鞠躬。不獨總統慶賀。卽如祀孔廟關岳之春秋祀典。亦皆屏除繁文。只用三鞠躬禮。乃士庶人家。於治喪禮節。靈前仍設拜墊。親友往弔者。概用拜跪。不用鞠躬。豈祀神或有迷信。弔喪亦尙有迷信乎。

北京風俗。遇有喪事。接三做七出殯。無不延僧誦經放焰口。以超度亡靈。從前花費無多。現在行市大漲。直同買賣。凡飲食、鎮壇、交湯、紅綠巾、燈燭、錢糧、餠餌、香斗、老米、解結、散花、點心、臺面、挑兒。以及雙分襯錢。一切增加數倍。夜間施放瑜珈焰口。金鑊法鼓。直到天明始止。不知亡者得此果否超昇。而喪主之錢。已耗去不貲。感時者呼之爲和尚戲。社會迷信之不易革除。亦非獨都中爲然也。

京師凡有死喪之家。抬棺安葬。先期由槨房召集抬棺人。抬槨頭目。皆經衆工選舉。其人必年高望重。爲儕輩所莫及。尤須熟於北京地理者。方能膺選。抬棺出門。首領執響尺敲之。在前引導。衆工聽其尺聲。以爲進止。步履秩然。無敢逾越。棺上有巨罩。行時不得少有傾側。工有怠不受命者。以尺痛擊之。雖死不論抵。時或大雨。泥滯沒踝。亦前行不輟。無少餒却。首領更以身先之。然事前踏勘地段不詳。誤走泥淖。衆工當事時。亦無異言。雖死無憚。事後則羣聚責難。竟攢毆至死者。亦不抵償云。然亦可以資自贖。工人有半途退却者。罰亦信苛。其團體之穩固。秩序之不紊。首領之大公無私。羣工之踊躍從事。殊堪贊美。

近年做壽者日多。其所用之禮儀。亦至不一。惟不設壽翁壽母座位。每設壽堂。掛用壽幛。鋪設壽筵。及糖茶糕茶等類。所最奇者。仕宦之家。每因父母既沒。無從做壽。乃亦大張旗鼓。謂之曰做陰壽。設神像於堂上。對神像行禮。家內或設壇。延僧拜懺。以爲超度。然而名爲超度。實則爲自身出風頭。或網羅財帛耳。

北京城內。凡小兒生後三日。名爲洗三。是日必招收生婆到家。酒食優待。然後由本家將神紙（俗呼娘娘碼兒）并床公床母之像。供於桌上。供品用毛邊缸爐（北京點心名）五盤。由收生婆燒香焚神紙畢。將火煮之槐條水。傾入盆內。旁置涼水一碗。及兩盤。一盤盛胰子。碱。胭脂。粉。茶葉。白糖。青布尖兒。白布數尺。秤權。剪子。鎖鏡等物。一盤盛鷄子。花生。栗子。棗。圓圓。栗。荔等物。均用紅色染過。諸親友齊集床前。將各樣菓子。投數枚於盆內。再加冷水兩匙。銅元數十枚。名爲添盆。添畢。由收生婆洗小兒。洗罷。將小兒臍帶盤於肚上。敷以燒過之明礬末。用棉花捆好。所有食物。全由收生婆攜去。洗三告終。即視小兒臍帶。幾日落下。以下小兒日後如何。如五天落。必忤逆等。一月後。名爲滿月。邀請親友宴食。一百日後。名爲百祿。請客與滿月時同。至週歲。於小兒生日。將士農工商所用之器具。置於桌上。小兒梳洗畢。衣新衣。抱至桌前。任其隨意抓取。若所取者爲筆。將來必爲文人。若所取者爲算盤。必爲商人。諸如此類。名曰抓週。

五 百業消長

語云。五都之市。百物殷闐。商賈輻輳。伊古已然。於今益甚。北京爲全國首都所在。居民二百萬。達官貴客。麇集於斯。舉凡宮室衣服飲食之所需。奢者固力求華美。以資炫耀。儉者亦勉爲相當程度。以便生存。在昔薈萃全國之菁英於一隅。海通以還。且聚全球之珍玩於一地。近十年來。則更新舊遞。其跡彌著。不僅富賈工運輸之計。巧匠亦喜製作之方。因此工商各業。多有勃興而起。舊者一方苦保存之不足。且多日漸淘汰而不自覺。然其間亦未嘗無乘運會之變遷。而顯出一時變態。以旋興旋滅者。茲述其盛衰消長觀。以供海內人士之參考。就工業言。最盛者

一曰車廠。當民國元年。人力車之行於市者。多爲高大鐵色木輪。小輪者已不多見。膠皮輪則僅東交民巷內間有三四輛耳。豈知四五年間。膠輪之車。居然盈街皆是。而所謂鐵輪者。則轉瞬淘汰盡矣。蓋此數年之內。製車之廠。到處設立。成品之多。令人駭異。迨及七八兩年。則新舊各車。合賃用私用以計。殆不下七百萬輛。因此車

價大跌。車夫日多。警察不得已。乃設法限制。以免供過於求。而近三年來。人力車廠未見增加。而汽車行又日見推廣。惟其家自製造。尙不過多耳。至於轎車大車。既係舊式不適用。當然日形減少。所謂老斲輪手者。均不免失業之嘆矣。

二曰鐵工業。鐵工業中固有兼製人力車者。而要以製造各種鐵器爲大宗。如煤爐。從前京人所罕用也。今則以重衛生。避煤毒。大都改用出烟筒於戶外之爐矣。又以建築日多。需用鐵件日夥。牕戶柵欄。箱籠鎖鑰。在在與鐵爲緣。其有舊式鐵鋪。亦有延新工改新作者矣。

三曰布廠。機製各種布疋。所在皆有工廠。

四曰襪廠。用機器以製線襪。近來亦日見加多。此皆因社會需要之夥。所以有此現象也。

五曰革廠。革所以製靴鞋。或用以製箱盒。改良舊式。變用新法。城內外不乏此等工廠。

六曰木藤竹器。木器鋪在昔雖有若干家。而近來則益紛紛繼起。藤器竹器則更爲新近廣銷之品。從前雖有。固遠不若此時之精而且多也。

七曰金店。此係專指製作金銀器者而言。蓋不僅首飾一端。婦女用之者衆。而金銀盃盞。爲禮品所必需。銷途亦推廣。以故前門一帶。舊者固大事擴充。新設者亦所在皆是。平昔纍纍滿架。寶光奪目。惟一遇有風鶴之警。則運搬者運搬。窖藏者窖藏。架上空無所有。僅蔽一白幔。斯則大增市面蕭條之象矣。

就商業言。近數年來所最盛者。

一爲烟店。此則專指售紙烟者而言。都中吸烟之風。自來稱盛。往往十齡之童。卽攜管自隨。時時吸食。近更普及於諸般社會矣。社會吸之者衆。故商人供之者多。調查精密。雖屬勢所難能。然大約計之。在此五年之內。添設專售紙烟之店。至少當有三百家。其代售之鋪。猶不在內。紙烟銷售既多。於是中國舊烟店。乃大形減色。益以公賣結果。稅日重。價日增。遂驅全市之人。多願捨中國之烟。而用外國之烟。蓋因其

價雖微昂。而取攜則頗便利也。所幸尙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種國貨。與外貨相競爭。稍足爲吾國民解嘲耳。

二爲西藥店 如所謂某某藥房者。近年設立頗多。此亦具徵社會需要之衆。惟舊式藥鋪之著名者。如同仁堂及西鶴年堂。其勢仍不稍衰。不過西藥已駁駁焉有並爭中原之勢矣。

三爲銀行 此乃北京商界及金融界近年來特異之一種現象。一方面現出金融業之發展。新式企業者才能之可貴。一方面又覺發展異乎常情。其營業目的。專注於政府之借貸。貪高利而忌危險。前途殊未敢遽抱樂觀。

四爲錢業 夫銀行興而舊式錢業宜乎稍衰歇矣。然在距今四五年以前。各錢商利用中交票停兌之機會。大施其倒把作用。一時錢業小店。乃竟紛紛設立。稱盛一時。惟疾風暴雨。不可崇朝。近則歇業者大半矣。此真一時之變態也。

五爲旅館 從前舊式客店。大半保存舊規。不合時尙。故近來顧客無多。生意極其

蕭索。反之則則新式旅館。乃勃然代興。城內外新設者殆不下數十處。此固人情喜新而厭舊。然亦因行李往來。爲數數倍於昔也。

就工業而兼商業者言。

一爲南紙店。近年大形發達。從前只有琉璃廠一隅。設有若干家。近則城內通衢。設立多處。就西城而論。自西單牌樓至西四牌樓間一小段。年來新設之鋪。已有八九家。舉一隅可推知其他矣。

二爲印刷業。印刷工廠。近年新添者最多。一因學校講義待印者多。二因公署出版物日夥。三因報紙日事擴充。至於舊式刻字業。雖有保存之店鋪。然大都黯然寡色。恐再閱數年。淘汰盡矣。

三爲西服莊。此則以做大氅及冬帽爲大宗。而真正做西服者尙少。年來北京人士。需用大氅之數。比之以往。可加及數倍。需用既多。故供給者衆。

四爲飯莊。此則舊者衰。新者起。新舊代興。因之日推而日廣。

五爲茶食店 近來南茶食店如稻香村等。生意日形發達。所製食品。寓京南人。固愛食者衆。卽北京亦多採用。因之本京舊式饌饌鋪。乃有日卽蕭條之嘆矣。此不過就其大概數種言之耳。

六 負販瑣錄

中國繁盛之區。莫過於上海。食味之美。莫過於江南。奢華侈食。兩者並兼。莫盛於北京。其應時對景瑣碎之食品。及零星販賣。未有多於北京者矣。故養成一種饒懶爭妍鬥勝之奢侈。推本求源。亦係由旗習所染。然而開門七事。到處皆然。在所不免。然未有繁於北京者。茲將都門之常日常年穿街踰巷之小木經營。按照時次。爲之寫照。其筆墨難於形容。以及設攤陳諸市上者。皆不列入。以便分析穿街售貨與不穿街售貨者之區別。更有編不勝編之負販者。如賣青菜。賣鮮魚鮮花鮮果者。一年四季。無一日無一時無之一。經編入。盈千累萬。徒費楮墨矣。

賣炭（有零炭山炭兩種。有搖堂鼓賣炭者。以內城爲多。） 杏仁茶 豆腐 豆

芽菜。豆咀（俗念嘴）。豆拌（俗念沿）。豆腐漿。青醬高醋。香油煤油。藤
花燒餅。饅頭。粳米粥。雜燴菜（係下等人所食）。各樣青菜。南豆腐（
用石膏點成者）。推車子賣羊肉。賣乾牛頭肉（計分兩種有推小車子賣者。
有擱筐子者）。賣水（有甜水苦水之分。前數年有賣河水者。穿街吆喊。近來已
無）。賣小米麵餅子（係小米及黃豆磨成。用柴鍋半蒸半烤）。江米酒。老
豆腐。吹糖人。換取燈兒（係收破鋪陳碎銅爛鐵等物。換給枚杆。邇來火柴盛
行。已改換火柴矣）。打鼓（收買珠玉器金銀翠飾及細軟衣服傢俱等物。凡日
要之物。無不要者）。賣黃土（黃土用以攪合煤末中。團成煤球兒）（爲中下人
家所必需）。賣笤帚。沙鍋（北京西山人多爲之）。耍耗子（冬季春季最多）
賣乾劈柴（冬季最多。卽用以引火之乾柴）。木頭底兒（有搖鈴者。有吆喊者。
）假頭髮。翠花（代售各樣小件玉器）。洋針洋線。耗子藥。修理桌椅板
櫈。箍桶匠（修理水桶馬桶等什物）。補（俗念箍）。漏鍋。賣切糕（有笨

切糕水切糕盆糕三種。有推車子者。有擺攤子者。有背架子者。賣豆汁。（有生豆汁熟豆汁兩種。有擺攤子者。有挑担子者。此項生意北城爲多。南城亦間有之。）

糖燒餅。鐵蠶豆。（穿街吆喊曰。鐵蠶豆。大把抓。京中有謠曰。鐵蠶豆。大把抓。娶了媳婦不要媽。要媽就要找。要找接着就分家。）唱木戲本。（有設攤子者。有背

柜子穿街賣者。）紙燈籠。（雜貨鋪賣。有在十字路口賣者。吆喊曰。燈籠蠟。六個

大。北京謂每制錢二枚爲一個大。六個大卽十二枚制錢矣。此項燈籠只北京上海有之。他處皆無。黎膏（盛行於夏季爲兒童消閒品）各樣鮮果子。賣餛飩（

挑担穿街。日暮時多。）唱蓮花落。打大板（爲上等乞丐。有黃門紅門種種名

詞。逢年按節。在各大鋪之門前叫唱。唱完必須給以數百文。否則嘯聚徒黨。圍繞門前。喧囂叫唱。至十天半月不休。此時雖給之十吊八吊。亦不去矣。近時警察厲行。此種刁風。已無形消滅矣。）賣玉面饅頭。零碎材料（卽零綢零緞）山渣糕。

唱話匣子（卽留音機。穿街吆喊。取價至廉）賣糖葫蘆（有冰糖小糖兩種。

（豆腐絲。刺頭（挑担穿街，手持雙鐵片，振之作響）。縫破鞋（即皮匠）。賣面茶。賣炸蝦炸魚。茶湯。爛驢肉。豆腐腦。賣湯面餃兒（係推小車者沿街吆喊）。錢板子。棗木槌棒。喝潮銀子（亦係打鼓之類，惟形狀不同，並不担挑，只夾一藍布包，穿街吆喊）。打糖鑼（係賣童稚玩物者）。賣鮮花（種類不一，有賣細花，爲婦女插戴之品，有賣栽花者，春天可養，有賣堂花者，爲廳堂之陳設品）。賣帶子。搖鈴賣綫（分兩種，有推車子者，有不推車子者）。大鼓（賣各樣繸子及堆花挽袖之屬）。撥鈴鼓（賣婦人所戴馬尾簪及刷牙骨頭枝等物）。算命（有數種，有吹橫笛子者，有打咯達鑼者，有打堂鼓者）。賣仔繩。變戲法（穿街打鑼）。鋸碗。搖笨鼓（係賣檳榔及各種玩物）。串米（穿街叫喊，北城居多，因有俸米也）。磨剪子磨刀（分數種，有吹喇叭者，有打鐵鏈者）。鋸缸黏缸（穿街吆喊）。染綢緞（穿街吆喊）。拈靈籤（有自己抽者，有用黃雀及公雞抽者）。收什雨傘洋傘。取字紙（挨家逐戶拍門，有

官私之分。

賣盆（有磁盆瓦盆缸盆之分）

鐵絲笊籬 煤油燈玻璃燈罩。

（有賣紙糊者）

賣燈草（係舊式油燈之燈蕊。時下賣者甚多）

換檳榔膏。

（與換取燈兒略同。惟此行專注重頭髮）

換磁器（係用破爛衣服及靴帽等

物換給磁器。約物值十換給之六七耳。又須細軟衣服。要布衣者甚少。早年盛行）

收買酒罈子（代收缸瓦推車挑担不一。惟此專重紹興黃酒罈子。回空其碎

缸瓦再轉賣給磚瓦舖。錘碎修皂堂所用。煤油桶回空桶。及轉做洋鐵壺。亂頭

髮（係編辮連子用。及賣給女婦作假髮） 洋酒瓶子（須完全者。並代買碎玻璃。

） 賣冰糖子 果子乾糖莞豆（此行春夏盛行） 落花生瓜子（冬季盛行

） 洋糖（有帶四絃胡琴。拉時調小曲者。津人多爲之。庚子前無此項生意）

飯勺、水勺、鞋刷子。篋籬簍箕（代賣簪帚） 賣蕪造肉（北城多有之） 羊

肚。貫腸。乾燒酒。燻魚炸面筋（即賣豬頭肉） 乾碗酪（代酪乾。此行生意。

多回教人） 賣小腸。說大鼓書。唱魚鼓簡版。收買破鞋。賣硬面饅饅（

須至夜間方賣。捏江米面人兒。量穀糠（秋後盛行。春夏間偶有之）。賣
甌兒糕（又名喇叭糕）。賣鍋包魚。艾鍋驢打滾。棋餅饅首（業此者多回教
人）。送新聞紙（庚子前無）。賣烟探子（即汗烟探子。風門所用之懶龍。又名
拉弓）。當票。猪血。江湖藥（種類過多。難道其詳）。南葶薺（暮冬初春
時多）。耗子押子（俗云耗枷子）。白薯（濟南呼爲地瓜。泰安名之露土。兗
州呼曰紅薯）。修秤。賣圖兒（有十大不赦的案子。方有賣者。近年甚少）。
紙花樣（閨中品）。賣小炸食（穿街吆喊曰。小炸食。我的高。一個大。買一包。哄
孩子。他不鬧。他不淘）。炸糕。換肥頭仔（係婦人背框。穿街吆喊。用破鋪陳換
肥頭仔用法。將肥頭抵碎。浸水抵頭。當泡花水用）。賣麻豆腐。黃面窩窩豆包。
枕頭。鞋刷。糴貨。鞭杆。纏繩。糊鐵絲燈籠。賣毛撻子。油鷄（或喊曰。九
斤黃大油鷄）。敲猪。收買烟灰（時下改買當票）。賣彩票（雖禁止銷售。然
終難斷絕）。賣坤鞋面兒。糖唾面（兒童食品。有詞曰。姑娘吃了我的糖唾面。

又會扎花。又會紡綫。小禿兒吃了我的糖唾面。明天長短髮。後天梳小辮。種種名詞。信口而編。俱能叶韻。太陽糕（此項生意每年只二月初一日賣。一早晨。他時無之。因是日爲太陽生日。一般迷信之家。購之與老年人祝壽。）喜雞蛋（即未孵出之雞蛋。）綠豆。小油雞（有代賣小鴨子者。）豆墩（爲豌豆汁所做。大柵欄有兩處攤子。他處甚少。）小豬。涼炒面。豆渣糕。提賣茶。賣金魚大甜螺絲。大麥米粥。醃白糖蒜。小菜毛（即三楞草根。形與小荸薺同。）火繩（有蒿子艾葉兩種。）換竹簾子。粘扇子。賣芭蕉扇（代賣油紙扇。）酸梅湯。冰核兒。桑椹。櫻桃。蒲子。艾。五毒符。涼粉。賣飴酪（讀合落）（蕎麥麵所做）捻捻饌兒（新麥子所做）扒糕（蕎麥麵所做）臭豆腐。瞎子唱小曲。賣鮮菱角（代賣鷄頭米）涼蓆。五香乾豌豆（穿街喊曰。乾豌豆。給的多。一個大半砂鍋。）蓮蓬。白花藕。三白大西瓜。羊角蜜甜瓜。蝸蝸兒（即叫哥哥）蚰蚰兒（即蟋蟀）賣蓮花燈（七月十五日方有。他時

無之。紙花籃。鵪鶉。螃蟹。鮮魚。醃魚（有兩種曰黃花魚海鯽魚）金鐘兒（蟋蟀類形狀略同身量較小顏色亦異惟東西陵特產他處無之養法用大磁缸餵以蓬蒿聲音洪亮寬大每至秋涼則鳴壽長五月餘）魚羊肉有推小車者有設攤子者回教人多爲之）栗子糕。山裏紅（都門俗諺不怕三紅只怕一黑三紅者棠果（與蘋果相仿小數倍山東名曰甜子）秋海棠果及山裏紅是也一黑卽黑棗棗熟於霜降後此時天氣漸冷人須着棉衣故云）黃豆芽賣黑棗（鄉人於冬季無事於田野多販黑棗入城喊賣）餡炸黃粉餃兒（綠豆所做）羊頭肉（暮秋後方盛行）滷煮炸豆腐茶鷄子煎餅（魯省均爲飯食有麥子者有高粱者有小米麵者北京只有小米麵一種均當點心未有當飯者因不耐飢俗云南京到北京上當吃煎餅）椒鹽蘇燒餅鍋灰末爐子（質料產北京西山及北山）餡炸餡（與賣餡炸者大異此爲熟品）酸菜牙豆（卽蠶豆）代賣菜皮兒（卽未曬之粉條是也）石板缸蓋（西山人多爲之）

（毡墊鞋墊（代賣火絨火石及釘鞋釘） 玉米花涼炒豆兒（兒童食品） 賣草簾子。 販囤狗窩。 收什銅活（小爐之一種） 收拾傢伙。 賣酸黃萊辣菜。（與酸菜大異） 水蘿蔔。 橘子。 青果（冬季夜中穿街賣白晝少見） 支鍋碗松花。 滷蝦小菜。 小活蝦米。 蜜供棗兒（點心之一種。推車子穿街吆喊。前數年無串街者。總因近來生意蕭條之故） 走馬燈（玩具設攤） 菱角米（惟十二月初有賣者。過臘八則無矣） 門神掛錢（代賣紅紙石榴花者。按掛錢有紅白兩種。白者爲滿人貼祖先龕前之用。北京人用紅者貼於神龕前及各門上。賣絹花。老元寶（代賣銀錠） 南千張（爲紙馬之一種。非食品之千張） 芝蔴尖松柏枝。 糖瓜糖餅（祀灶所需） 馬草馬料（亦祀灶所需） 鞭炮起花。 畫紙。 紅頭繩兒。 供花（與賣門神掛錢者及賣絹花者不同） 玉泉山凍豆腐。 江米年糕。 送財神爺（於除夕夜中爲打抽豐之一種） 賣大騾車（玩具之一種。除夕後半夜方有賣者） 口琴（代賣紙牌） 琉璃喇叭。 春

牛圖（二十四個小皇歷。代賣消寒圖） 念喜歌（正月初二日至破五爲度）
跑旱船（穿街） 耍鰲山燈（近十數年來已罕見） 耍果立子（從俗音即
耍傀儡者） 耍猴兒 賣元宵 耍狗熊 橄毡子 賣哈吧狗（此項生意多
在前門外大柵欄中。近已罕見）

七 里巷食譜

北京沿街串賣之食品。種類至爲繁雜。每至一胡同。兒童爭往購之。羣聚而食。若至
鮮美。實則其內容至齷齪。在外省人視之。幾欲掩鼻而過。特久居北京之兒童。以風
俗習慣故。自不覺耳。茲舉其中最爲礙衛生者數種。表而出之。

涼粉。以青豆粉爲之。和以蒜泥胡蘿蔔絲。佐以醬油醋及芥末。自正月半即沿街
呼賣。粉皆漬於冷水中。灰土大積。爲各種細菌之製造場。食之無不病腹瀉者。下等
社會小兒。各據而大嚼。春日所發之瘟疫。未嘗非此等食品爲之媒介。
扒糕。係蕎麥粉所製。食法同上。而汗濁更過於涼粉。價亦較廉。食者亦較多。

羊肚。燉羊臟。佐以秦椒。湯濁如泥濘。

燉豕肉及丸子。此類多擺攤者。食者大半爲洋車夫。

魚羊肚。夏日多售之。此類亦多擺攤。不沿街呼賣。蠅矢滿焉。入湯少漬卽食。尙未大熟。此類傳染病毒最烈。

和饒。蕎麥粉條。食法同涼粉。汙濁同扒糕。

炸蝦米炸魚。此類賣者尙少。

酸梅湯。多以冰水爲之。夏日食之。爲霍亂之媒介。

玻璃粉。如涼粉然。以糖水漬而食之。卽古所謂寒具也。塵土滿集其上。見之亦作

三日嘔。

桃脯。以桃杏之水和以豆粉。食法同上。

馬肉脯。多在熱鬧場中擺攤。皆病死之馬肉。

驢肉。此類多沿街呼賣。同馬肉脯。

熟牛肉。

此類亦沿街呼賣。多以死駝之肉充之。外觀極汙穢。賣者多回教徒。

熟豬腸。

腸中貫以豕肝。如北京飯館之假鹿尾。熟後以油炸之。買者至多。此類多

列肆。

沿街呼賣之冰淇淋。

作黑色。買者至多。

炒肝。

此類亦沿街呼賣者。爲豕腸。

鬍子糕團。

北京好以山茶作炒紅果。山查之皮與核。另以黑糖漬之。團之成球。銅

元一枚。可得其五。賣者存儲多日。蠅矢滿集。童子利其廉。輒喜買而食之。

糖球。

以虫蝕乾杏碎之。和以黑糖之滓。團之成球。此類多爲打糖鑼者所賣。

以上所舉。不過百一。其他有害衛生之食品。尙多。難以枚舉。然而北京兒童之食品

固至夥。蓋北地土質鬆軟。所產瓜果極鮮美。種類亦極繁夥。茲略舉其種類。及其習

俗相傳之異名。列之於后。

（棗）酸棗。

老虎眼（卽大酸棗）

瓔珞棗（長圓棗）

嘎嘎棗（兩頭尖）

黑棗。

小棗(乾棗) 掛絡棗(以棗焙乾去核而以線穿之故名) 焦棗

(柿)西紅柿 高椿柿 大柿子 柿餅(即大柿之餅) 羹餅(即高椿寺之餅)

柿霜

(桃)大蜜桃 五家香 董四木 大葉白 扁缸桃 缸兒桃 又名毛桃兒

五葉鮮

(李)玉黃李 紅李

(蘋果)虎刺車一名虎刺賓 賓子一名聞香果 沙果 秋果此類近似海棠

(杏)青水杏 白杏 紅杏 關老爺臉 黃杏 八達杏 火杏

(梨)白梨 波梨 鴨兒梨 秋梨 沙果梨 紅綃梨 酸梨 糖梨 杜梨

鴨廣梨 歐梨

(橘)福橘 蜜柑 紅橘 金橘

(西瓜甜瓜)三白 綠皮 黑皮 枕頭瓜 沙瓢 內瓢 (以上西瓜) 羊犄

角蜜。老頭樂。倭瓜瓢。鮮瓜（一名香瓜）。三白旱甜瓜。蝦蟆酥。竹葉青。抱猴兒（以上甜瓜）。

（葡萄）五子粒。長葡萄。一名牛奶葡萄。紅葡萄。黑葡萄。白葡萄。婆羅葡萄。藏葡萄。

八 燕京百怪

北京社會。光怪陸離。醜態百出。久居京華者。習與之處。漸化而爲常。初至其地者。則幾無事不奇。無人不怪矣。近又有作燕京百怪者。禹鼎燃犀。頗能描摹盡致。惜內有數則。已成明日黃花者。茲爲易以近事。錄之於後。

訶君澎湃。飛沙走石。毀廬拔木。慘天晦日。列子不敢御。宗慤莫由乘。怪一（大風）。

黑漆漆。烏沉沉。風起則人成印度。雨降則地變黑海。怪二（黑土）。

晴天三尺土。下雨一街泥。灰塵捲地起。奇臭陰溝來。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怪三（土街）。

喬喬皇皇。黍離爲傷。共和國。家。乃有滿皇。怪四（清室）

朝秦暮楚。隨波逐流。審時趨勢。惟祿是謀。笑罵由人。忘却廉恥。怪五（政客）

出必汽車。吃必大菜。夜則八埠。晝則戲園。揮霍自豪。不顧人言。怪六（闊官僚）

備位充數。永不做事。隨班畫卯。按時吃飯。尸位素餐。是誠混蛋。怪七（無聊之官僚）

薪俸不發。衣食無着。兒號妻啼。只好測字。怪八（窮部員）

盈千累萬。斷絕交通。手執紙旗。怒氣上衝。怪九（學生遊行）

人云亦云。道聽塗說。主筆勢力。惟一剪。宗旨抱定。是金錢。怪十（報館）

高車駟馬。翎頂輝煌。捨却東華。取道北上。怪十一（北上門之早朝）

怪哉此手。有如機械。遇汽車則伸。遇洋車則打。怪十二（警察之手）

學校雖然號專門。屢次招考。沒有人。不管上班不上班。入門先要拿洋銀。怪十三（

騙人之學校）

下圓而上方。黑質而白章。怪十四（學生帽）（圓帽方頂。上白下黑）

畫入教室。夜則狎妓。酒樓戲館。大喝大吃。四年畢業。一無所知。怪十五（流蕩學生）

赤胸露臂。短袖青衣。雲鬟高垂。皮鞋聳底。怪十六（女學生之裝束）

一聞登場。觀者如市。犧牲色相。心醉神迷。怪十七（名伶）

舊戲新景。今古一室。紗帽圓領。鞠躬作揖。怪十八（半新半舊之戲園）

日日聽戲。不管正事。所捧者出。怪聲四起。筆描口繪。登諸報紙。怪十九（戲迷）

捧甲者曰。甲聖乙陋。捧乙者曰。乙聖甲低。始以辨論。繼以醜詆。意識毫無。只費筆紙。怪二十（評劇家）

黃衣大袖。肥面油頭。怪二十一（喇嘛）

真是好貴。盤一盤。一塊錢。喝上兩杯茶。久坐狗也嫌。怪二十二（茶園）

裙光釵影。偏西東。無賴少年。處其中。品頭陟足。還不算。要學濮上。與桑中。怪二十三。

（中央公園）

身高丈二。腰粗數圍。呼聲如雷。頭大如斗。其大人國之遺民歟。抑防風氏之苗裔歟。

怪二十四（萬牲園司門之大人）

遊手好閑。柔懦無力。窮到盡頭。相對自縊。怪二十五（旗民）

紅衣黃帽。長翎高靴。一步一擺。相見必揖。怪二十六（韃子）

白者爲粉。紅者爲胭脂。黑而黃老而麻者爲面。黑黃老麻而加以紅白之胭脂粉者。爲旗婦之面。怪二十七（旗婆子）

頭橫二尺之小黑板。足踏三寸之厚尖底。言則鶯聲。笑則燕語。怪二十八（旗幼婦）

滿街亂跑。購油買米。聞人譽之。則誇耀鄰里。怪二十九（旗女即大姑娘）

其粗如指。其長盈尺。見之生畏。食之破腹。怪三十（搖頭麵）

面團團大小不一。厚敦敦分兩參差。怪三十一（烙餅）

大腸一根粗如蟒。盤據鍋中煮以湯。嗜者爭說其味美。混名即叫鍋骹髒。怪三十二。

（骹髒鍋）

油鍋煎得響。遠避不敢嘗。腸中實紅粉。也說吃之香。怪三十三（煎腸）

小如羊棗大如箕。滿街爭賣沙窩梨。怪三十四。（沙窩梨）

老頭年約五六十。面上仍然塗粉脂。腰懸極破壺一把。要好一語一解頤。怪三十五。

（說窮詞）

無事且到天橋來。陰溝旁邊去買鞋。每人擺着數百隻。一隻一隻數千排。怪三十六。

（賣破鞋者）

遠聞叫聲賣。宛轉頗可聽。衣服兩大堆。件件來回經。怪三十七。（賣估衣者）

手打小鼓肩有担。專走胡同買破爛。怪三十八。（買破者）

肩担磨刀口喇叭。一步一哼哈。怪三十九。（磨刀者）

本舖真正是王麻。京都惟有我一家。王麻共有數十個。誰是真來誰是假。怪四十。（

賣刀者）

正月元日逛廠甸。紅男綠女擠一塊。山查穿在樹條上。丈八葫蘆買一串。怪四十一。

（大糖葫蘆）

有環有團。亦辣亦甜。沿街叫賣。一枚一元。怪四十二（硬面饅饅）

烤白薯。可果腹。十文錢。四兩五。怪四十三（烤白薯）

手持產興斗。列隊街上走。海上逐臭夫。修濬與防杜。怪四十四（工程隊）

桶一具。刷一把。招清水。滿街灑。怪四十五（灑道夫）

遠望穢水池。惡味來的亟。當作三日嘔。行人皆掩鼻。怪四十六（穢水池）

木桶背一只。鐵勺導遺矢。礮然一聲響。桶滿心中喜。怪四十七（糞夫）

尙未出太陽。馬子刷的忙。十年應不滌。許多人中黃。怪四十八（馬子）

圓如球。黑如漆。一百斤。四吊七（四十七枚）怪四十九（煤球）

遠看似鬼。近觀非人。全身烏黑。惟有牙白。怪五十（煤夫）

冷水盛碎冰。大口喝得兇。若要身體弱。遺滿廁中坑。怪五十一（酸梅湯）

紅水一碗。酸湯一罐。大冰一塊。花生一堆。怪五十二（山果攤）

叮噹叮噹講演會。搖得鈴甚響。只見搖鈴人。不見人聽講。怪五十三（講演會）

今日城南園。明日新世界。出必汽車。吃必大菜。怪五十四（姨太太）

昔日大名鼎鼎。今日怨詈聲聲。怪五十五（新人物）

觸玲一聲響。似鈴也非鈴。肩挑紅板凳。還帶洗面盆。怪五十六（挑担剃頭匠）

血紅嘎嘎棗。中粗兩頭小。怪五十七（嘎嘎棗）

遠看似乞丐。近則爲郵差。藍襖綠衣服。腰懸信一帶。怪五十八（郵差）

各舖門面前。大柱直聳天。若問有何用。毫無取義焉。怪五十九（商舖門前大柱）

走到正陽橋。無水亦無橋。怪六十（前門正陽橋）

零星物件油鹽店。青菜雜貨都擺遍。一文二文三四文。此種貴來彼種賤。怪六十一。

（油鹽店）

舶來之品充國貨。五月七日早忘過。商人只圖目前利。那管後來亡國禍。怪六十二。

（洋貨舖）

眼藥久數定州馬。應龍元龍非一家。誰敢用眼去嘗試。好辨誰真與誰假。怪六十三。

（眼藥舖）

只發鈔票不發錢。小民叫苦亦枉然。是誰定下殺人策。追思能不恨梁。怪六十四。

（中交票）

明是十枚票。只作九枚錢。怪六十五（銅子票）

長袍馬尾纂。天足不蹣珊。野花插一隻。粉脂擦一臉。怪六十六（婦人）

爭說茶葉好。只論分量不論包。怪六十七（茶葉）

車夫苦力室中滿。狂飲半日一銅元。怪六十八（小茶舖）

大壺一把中實以茶。一枚數碗。賣與人喝。怪六十九（賣茶者）

門前攘攘總不疏。東亞由來號病夫。惟願買得韓康藥。好使吾民迅昭蘇。怪七十（

同仁堂）

小菜久推六必居。扁額仍是嚴嵩筆。怪七十一（六必居醬園）

東安市場小樂日賞。茶樓酒館金壁輝煌。無事消遣。可至球房。怪七十二（東安市

場)

勸業場。叫得響。野妓女。署場長。怪七十三。(勸業場)

下車請至西河沿。客棧又旅館。房飯不一定。最壞是小店。怪七十四。(西河沿旅館)

買書要到琉璃廠。真贋新舊細端詳。鱗次櫛比百十家。也有中文也有洋。怪七十五。

(書舖)

風流事業稱八埠。金錢拋却不論數。一朝山窮與水盡。淨賺一身洋梅毒。怪七十六。

(八埠)

不男不女宮內監。昔日亦曾握大權。而今只恨帝制去。猶自盤據後宮園。怪七十八。

(宦官)

手握一條蛇。盛將膏藥誇。百藥無此妙。膏到百病拔。怪七十八。(賣藥者)

門外立縊鬼。門內大鼓吹。怪七十九。(小戲館前之陳設)

冬日要穿氈棉鞋。蹣跚寸步挨。一雙有五斤。非常煖和哉。怪八十。(氈鞋)

大街名一尺。胡同叫螃蟹。大街一步過。胡同橫過來。怪八十一。（二尺大街與螃蟹胡同）

首善之區。人品雜。高尚亦卑下。交遊要小心。恐被槓子打。怪八十二。（社會會館充斥。遍寰宇。半爲遊民之棲止。怪八十三。（會館）

一城分兩縣。各歸各自管。都不相侵犯。怪八十四。（大興宛平）

各省飯館齊全。不愁尊鱸無餐。故鄉風味嘗一嘗。是否如到家園。怪八十五。（各省館子）

舖名許多是泰山。此事別處真希罕。怪八十六。（小舖）

買賣破爛赴小市。大半上當事。還是要少去。怪八十七。（小市）

滿清改朝。尙戴紅纓帽。爲人作奴隸。可憐又可笑。怪八十八。（交民巷之夫役）

抱關又擊柝。原來是老婆。怪八十九。（更婦）

俱樂部。無有數。怪九十。（俱樂部）

制服製自羽毛紗。有如出了家。飄行大風中。不啻佛釋迦。怪九十（大學制服）

莫貪估衣賤。不久即破爛。怪九十二（估衣）

球一枚。捶十根。自隧道而捶。滾倒一根。糖一根。怪九十三（賣糖者）

烹煮都不爛。其味有梅酸。怪九十四（酸菜）

想是北京多弱症。爲何極多賣參茸。怪九十五（參茸店）

忽聞大鼓聲。輓聯滿街行。不聞喪家哭。只聞鼓手哼。怪九十六（出殯）

娶妻真是難。大定小定繁。一朝撮合了。卽是天定緣。怪九十七（娶妻）

朔風陣陣寒。生吞硫磺團。只圖一時暖。那顧性命殘。怪九十八（乞丐）

圓廂帶腳鈴。又快又平隱。銅元加一枚。奔走疾如飛。怪九十九（人力車夫）

黃輪黑轎。巍然高聳。噉然一聲。謹防頭腫。怪一百（騾車）

九 遊覽會期

（一）三忠寺。在東便門外。正月初二日開廟一日。

(二)精忠廟。在北新橋。正月初二日開廟一日。又正月十三至十七日。開廟五晝夜。名曰燈節。

(三)大鐘寺。在德勝門外。正月初一至十五日開廟。

(四)火神廟。在琉璃廠東。正月初一至十五日爲廟會。陳列字畫古玩。任人遊覽。

(五)廠甸。在琉璃廠官窯內。正月初一至十五日爲廟會。

(六)白雲觀。在西便門外。正月初一至十九日開廟。

(七)護國寺。在西四牌樓大街。自正月起。逢七八日開廟。廟中陳列各種貨物。供人挑選。並有江湖賣藝及雜耍等游藝。實一舊式之市場耳。

(八)隆福寺。在崇文門北。自正月起。逢九十日開廟。性質與護國寺同。是兩處爲北京之兩大市會。

(九)西黃寺。在安定門外。正月十三至十五日開廟。

(十)黑寺。在德勝門外。正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數日。有喇嘛跳舞佈札。俗呼爲演

鬼。

- (十一)香廠。在前門大街西南。正月初一至三十日爲會期。商賈戲劇。叢聚於此。
- (十二)太陽宮。在崇文門外。二月初一至初五日開廟。
- (十三)蟠桃宮。在東便門南河坡。三月初一至初三日爲會期。
- (十四)柘潭寺。在馬鞍山。三月內開廟。
- (十五)東嶽廟。在朝陽門外大街。三月初一至十五日開廟。
- (十六)高梁閘。在西直門外迤北。清明日都人士踏青於此。
- (十七)城隍廟。在宣武門內。自清明日起。開廟三日。又十月初一日開廟一日。
- (十八)萬壽寺。在西直門外廣源閘。四月初一至十五日開廟。
- (十九)碧雲寺。在京西。四月初一至十五日開廟。
- (二十)妙峯山。在京西。四月初一至十五日開山。又七月開山半月。
- (二十一)丫髻山。在京東北。四月內開山半月。

(二十一)關帝廟。在永定門外十里河。五月十一起。開廟三日。跑馬賽車。梨園獻技。歲以爲常。

(二十二)雍和宮。在安定門大街。五月十三日有喇嘛誦經。

(二十四)善果寺。在廣安門內。六月初五初六兩日。爲誦經之期。

(二十五)竈君廟。在崇文門外。八月開廟三日。

(二十六)白雲觀。在西便門外。九月初一至初九數日。設壇誦經。

(二十七)五顯財神廟。在廣安門外。九月十五起。開廟三日。

(二十八)天壇。在正陽門外。陽歷十月十日。國慶紀念。開放三日。

(二十九)先農壇。在正陽門外。國慶日開放三日。

(三十)白塔寺。在阜城門內。十月二十五日。番僧誦經。

十 燕市雜詠

竹枝詞之作。多記載地方之風俗。往往繪色繪聲。描摹盡致。使讀者於該處風俗。瞭

如指掌。且出以諧韻之文。不廢風人之旨。亦採風者所必不可遺漏之事。燕京風俗。已盡載於前數章。特恐猶有掛一漏萬之譏。茲錄近人所作竹枝詞數首。以補其闕。想亦閱者之所樂觀也。

巍峨宮殿壯皇都。景泰名磁貴小壺。宋鼎元磁矜異品。周彝漢爵出仙鑪。
烏金元寶靠頭拖。貪看兩人眼角梭。更有旗娘橫草把。胭脂兩頰媚容多。
皮鼓丁東算命忙。沿街瞎子說荒唐。烏都號銃聒人耳。磨剪鋒純亮似鋼。
街頭喜事鬧喧天。先有姑娘坐轎前。喜字大門明表記。團圓今夕欲登仙。
胡同八大噪芳名。潭裏胭脂譜鳳笙。家素風流朱李蔡。可憐廣福老先生。
食青時到打青天。七日剛逢景物鮮。破五旋交燕九會。米團小餅鬻南廛。
註曰。正月五日爲破五節。七日爲打春。婦女多買蘿蔔食之。謂之食青。十九爲食神仙日。燕九會。二月一市人以米麵團成小餅五層。上貫小雞。
寺名善果曬經忙。祭馬烹豬各履堂。蒿子燈中螢火聚。玫瑰糖拌餅浮香。
註曰。六月

六善果寺曬經。五日番僧烹猪供神。六月二十三祭馬。七月七小兒聚螢貯燈爲蒿子燈。四月以玫瑰花拌糖爲餅。

供月無男拜月前。白雲觀裏餅嘗鮮。黑黃古寺瞻神像。宮建雍和諦秘傳。注曰。八月中秋男不拜月。九月白雲觀設九里會。黃黑寺喇嘛誦經。五月十三雍和宮誦經念咒。祓除不祥。

寒衣一送起葭灰。白塔番僧近問梅。冬至餛飩夏至麵。粥烹臘八酌新醅。注曰。十月都人爲送寒衣節。白塔寺番僧誦經放紙鳶。十一月冬至食餛飩。與夏至食麵同。十二月八日食臘八粥。

正陽門外喚停車。婦孺爭持敝帚撾。跣足蓬頭塵積寸。求將銅子笑言譁。注曰。南來車初抵前門時。無數蓬頭婢子。龍鍾老嫗。爭持布帚。拂拭人衣。蓋車客塵汙滿身。彼輩故投機也。投以銅幣一二枚乃去。

滿目塵沙太溷茫。他鄉畢竟異吾鄉。東西南北多歧路。路上逢人說借光。注曰。北京

人倩人指引道路時。輒曰借光。猶南人請問之意。

異寶奇珍貼地鋪。電光爭耀月輪孤。長風颭地聲如吼。爲報今宵夜市無。註曰。北京攤頭市易。皆有定期。於日入後行之。名曰夜市。屆期作大風雨。則明日補行。

地安門外晚烟黃。瘦馬殘車故故忙。儘有胭脂供點染。可憐猶見內家裝。註曰。後門一帶多旗人居住。每見老嫗。既鷄皮鶴髮矣。而脂粉痕深厚特甚。令人笑且嘅之。

古蹟嵯峨不計年。王侯第宅儘巍然。衣冠上國眞堪羨。三尺兒童會打千。吹殘二十四番風。景色前門看不窮。偶向夕陽紅處立。車如流水馬如龍。註曰。前門外最繁盛。遊人麇集。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

爲聞同樂有公園。古柏陰森靜不喧。傾國花名天趣足。娛人衆妙獨開門。

一池青水綠溶溶。鎖住相思路不通。未應風光多錮蔽。英雄何必不英雄。註曰。潤身女浴所。在李鐵拐斜街。北京有女浴所。實爲創見。

▲直隸

● 津沽春遊錄

津門爲京保之門戶。據有大沽天然之港勢。爲南北交通。中外貿易之要樞。近則更有鐵路經營。貿易往來。益形稱便。祇以地勢偏北。氣候嚴寒。而所謂社會習俗者。亦略異其趣焉。其民情樸厚。爲南人所弗及。至若商業。則以他省出產品爲多。蓋偏北諸省。以氣候故。絕少農產。若工則又在幼稚時期。故社會風俗。均甚儉嗇。每屆舊歷新年。商民均仍其舊習。休其業。停其工。而從事於會計長年之盈虧。謀家室之歡聚。至於元日。賓朋慶賀。聚衆飲博。耳目所及。大都是焉。雖租界內之商戶。亦多掩扉三日。以一暢其歡樂。茲略記其情景。以餉閱者。

除夕之日。街市商戶。多懸燈結綵。交易過至夜午。遊者及採辦年貨者。擁擠擠。舉凡估衣街大胡同北馬路娘娘宮大街等市。隨處皆是。車馬往來。幾弗能過。而乞丐是日之集於道旁求索者尤夥。至娘娘宮大街。則又以焚香償願者爲夥。香烟通衢觸鼻。生意極盛者。首爲香燭店。而次則年畫鋪。風箏紙鳶店。玩物攤。其他如茶食店。

廣貨鋪。雜貨鋪。茶葉店。首飾店。典質店。亦均興盛。煤氣大燈。竟每店懸其二。以故照耀街道。無隙不明。至於戲園。向爲京津之所尙。隨處多有。均於週日前已輟演封台矣。是卽除夕日之所以遊者爲數倍於往日之故歟。至於學界。多如南省。以寒假爲名。而行給假者。假期通定爲一週間。其中亦有不然者。如北洋大學。南開中學等。均於除夕元旦給春節假二日。無甚特別之希望焉。時至中夜。多聞爆竹鴻聲。家家已迎迓灶君下界。以保平安。團圓之樂。概可知矣。

元旦日。凡極繁華街衢。皆閉門息業。如大胡同估衣街北馬路日法奧三租界。均然。娘娘宮大街。則見有紅衣婦女。進香請願。聯袂於途。是日津埠風俗。無地可遊。惟娘娘宮一帶。可以觀人而已。其進香者。多爲窰姐。所謂進順遂之香者是。至若樂子館。爲別開生面者。舉凡北里樂戶。均須到場。打鼓說書。而其裝束。又甚奇觀。無論長幼。均着紅花緞衫褲。至於鞋襪。無不紅色。加以首插紅花。面塗胭脂。眞爲一紅人。滿台皆是。園內佈置。亦如戲園。甚爲新式。有熟窰姐者。必坐包廂。每一人唱一齣。或說大

鼓書一次。畢後。則上樓去包廂熟客處。周旋道賀一次。其幼者則二人共配一戲。均着花衣。唱做於台上。以豔觀者。每逢元旦前五日。各樂子館均於午前十時即行開唱。（平時午後一時開唱。五時半可畢。）午後三時即畢。晚間亦輟唱。遲至則無座矣。且有時嘗閉門羹之滋味者。

京津各戲園。照例每年臘盡輟演休息。是爲封台。其封台前。各男女優伶。須演拿手好戲。迨至元旦。即行開演。是日無戲報。即街市廣告處。均貼一某某舞台或某某園新戲亮台。其意即是日開演之戲。係由各伶自行選擇。隨意演之也。即各戲園門首。亦不貼明。照例是日多好戲。以各伶多以平日之拿手好戲演之也。各戲園與樂子館不同。仍於午後一時演唱。如常時。惟散戲均甚早。約五時即畢。晚間亦惟元旦日輟演。其翌日即照常開戲。夜戲亦照演焉。

津埠戲園。不下數十計。有優者有劣者。近於租界者優。內地者劣。如日租界之下天仙。奧租界之東天仙。是雖云優。價亦廉。二三角即可佔一席矣。劣者如三不管之後

身草棚戲園。及河北北營門之北天仙均是。無名小卒。且多演秦腔者。此輩得有進步。卽進大戲園演唱。戲價僅數銅元耳。

正月元宵日。娘娘宮大街。竟日燒香者最夥。且多爲大家婦女。與正月初之進香者全然不同。遊人倍於月初。略與除夕娘娘宮之熱鬧等。待至夜間。則有商戶住家。自製花燈。共携鑼鼓吹打。遊行市衢。各式花燈。頗爲美觀。各商家門首。亦必懸燈掛綵。以示節日。至若各鄉間。則尤有別緻者。如西沽則自元旦日起。村前多衣紅衣婦女。均小家碧玉。其裝束有如樂子館之元旦日者。惟衣非紅緞。乃係紅布耳。北省人極喜大紅。卽平素亦多衣紅衣者。見之亦不爲奇。其在南省。惟於神會時進香始有之。至日用之物。亦多喜紅色者。如在津埠住家者。亦稍減焉。亦交通風氣有以致之也。各村如河北之竹林村。西沽村。丁字村。又楊村。均自正月十三日起。爲上燈之日。各家門牆。必懸一方牌琉璃燈。直長約尺五寸。橫寬約尺八寸。內貼有五色毛筆畫。或係三國之人物。或依水滸內之人物。有繪羅通掃北之圖者。各盡其美。燈內有用洋

臘或煤油。家家如是。燈式大小均略相同。其他如爆竹之聲。有至落燈後始不一闌焉。

元宵夜。宮門大街遊人極形擁擠。車馬弗許逾行。遊人惟徒步而行。目之所接。幾盡係紅衣之婦女。輕薄少年。於是利用此大好時機。益逞其挑目摩肩之技。以冀紅娘秋波一爲顧盼。而怨女蕩婦亦有以進香爲名。竟肆其勾魂吸魄之慣技。挑眉弄目。以期天假之緣。得遂其野外鴛鴦之思。一入其境。醜態百出。婦女多小兒。其形有如綰子式者。步行既緩。復被擁擠。竟有踐其足而叫苦連天者。時聞其聲。

娘娘宮略有秩序。以有警察督察。故多順序而進。廟關三門。燒香者入其中門。遊覽者習入其兩偏門。以兩邊均爲商店及貨攤小商。略如上海之城隍廟。惟寬廣較小耳。

津埠大宗貿易。均集於估衣街。其中以衣莊業爲最盛。他如綢緞店銀樓等。無不備設。元宵夜均暫息業。各家陳列紙製花燈。形式新奇。加以增設電燈。光耀奪目。其燈

之奇者。如絹製花籃。玻璃製寶蓮大燈。及電燈製之飛艇等。五花八門。應接不暇。各店均休息。開鑼鼓。觀者可自由進內。夥友均甚謙恭。並招待焉。

天津之社會觀察談

津埠瀕海。時有狂風捲地而來。中含沙質。當之者輒感奇痛。較之北京尤甚。至天津道路之寬廣整潔。以大經路及各緯路爲最。道旁楊柳亦多長成。此外除各馬路稍潔外。其餘各小巷內。因北人隨處便溺之習慣。牢不可破。加以駕大車之馬糞堆積道中。與灰塵混合。飛揚空中。致臭穢之氣。令人作三日惡。他如南市三不管等處。本繁盛之地。十里洋場。以酒樓妓館居多。然一入其弄內。穢物灰屑。聽其積聚如山。不一掃除。殊與衛生有礙也。

天津商肆之多且盛者。首推酒席館。茶葉店。鞋店次之。此三業之所以發達。亦自有因。北京名公巨卿。遇有大宴會。輒苦拘束。不能暢所欲言。乃羣趨於津埠。呼盧喝雉。任意揮霍。風會所趨。而酒席館遂應時大興。高樓大廈。陳設華麗。遠勝京師。每當夕

陽西下。車馬盈門。笙歌達旦。至於茶葉之盛。則由於津人素有嗜茶之名。此可於茶樓戲園書場中覘之。此等處待客之茶壺。巨大無倫。貯茗之盂。均用大號飯碗代之。一人一壺。頃刻立盡。茶房東奔西跑。應接不暇。飲量之大。頗足驚人。茶之銷路既大。則業茶者之盛。不待言矣。天津海衛式鞋。久已著稱於世。今雖不盛行於社會。而各式靴鞋。仍以津製爲佳云。此外各商場。則寥落殊甚。如東馬路之東安市場。估衣街之青雲閣。金華橋之金華商場。較之北京之東安市場。青雲閣。其盛衰有天淵之別。僅北馬路北海樓。攤肆林立。遊人稍盛耳。津市業饅首小舖。及負販零星水果食物者。皆手持籤筒一。內貯細籤若干。搖之作聲。蓋賭具也。

津埠又有多且盛之二事。則戲園與落子館是矣。戲園隨在皆有。日夜開台。均男女合演。惜無甚名角。在租界各園。常演淫蕩過甚之劇。以迎合社會心理。其戲資之賤。冠於他埠。最貴不過銅元念枚。賤則三四枚（均指正廳池子內）故座客常滿。惟

人品極雜耳。座位之劣，不亞於北京。惟京戲園係以極粗不加油漆之長桌凳，直列台下，與舞台成一直線。津埠則用稍加油飾之木凳，橫行排列，但無桌。觀客茶壺等物，則置於座之前列凳上。遇擁擠時，即置諸地。樓上包廂，男女可以合坐。樓下則劃定台上之正面廊下爲女座，此亦北京所未有也。園外四周，可以任意便溺。加以園內聚集多人，天窗又不常開，致穢氣薰騰，稍坐即覺頭暈，而有戲迷者，固樂此不倦，且叫好連聲也。

樂子館一名落子館，即上海所謂書樓也。多在南市日界一帶，日夜開台。正廳戲資，在十枚上下。各妓之來度曲者，每園不下三四十人，亦間有聲色俱佳者。每唱至半途，例演改裝戲一齣，與戲園無異。又擇雛妓年齒相若者二人，手持檀板蓮花落摺扇手帕等物，對舞和以歌聲琴聲，頗有似乎表情跳舞也者。活潑之地，與各妓之呆立鐵欄前者，迥乎有別。各妓皆屬純盡義務，自願前來唱書，藉以招攬客人。故各妓院之隸於某園者，某門首即貼有某某部字樣，以便遊人之聽罷雅奏，按部問津焉。

（如各班書有中華部或權樂部字樣者。即知此班內有妓在中華或權樂茶園唱書也。）茶園慣例。台上所備橫額及聯對。須將其園之名字嵌入。又落子館內叫好之聲。故意造作種種千奇百怪之聲音。以博妓女之顧盼。醜態百出。不堪入耳。津埠頭等妓院及二頭妓院之著名者。多聚集於南市及日界各里內。北門外侯家後。雖有二等。然頗寥落。三等則各租界及南市侯家後各處。遍地皆是。其標識之名。稱頗與北京不同。北京妓院之最高者曰堂。（即長三。現僅慶餘堂一家。）次之則爲清吟小班。再次曰二等茶室。最下曰三等下處。四等下處。而津埠妓院。其最高者標爲頭等某某班。（即長三。現亦只有數家。）次之爲二等某某班。（即么二。惟著名之妓。獨立營業者。則冠以己名。而連以下處二字。（如王金翠下處。任秀文下處等是。）再次爲堂。即三等也。倘在北京對小班妓女。稱之爲下處。必飽吃耳光。在天津進三等妓院。自以爲打頭等茶園而來。必得豬頭三之徽號。（三等之闊綽者。門首懸銅牌或繡牌芳標。燃大煤氣燈。與頭二等彷彿。）

各妓院中之跑廳。(滬語所謂相幫)津人稱之爲大茶壺。此種稱謂。真是匪夷所思。大約津人既有茶癖。往打茶圍時。所時時呼跑廳者。無非索茶水耳。久而久之。一呼茶壺。則跑廳卽知提壺而至。而茶壺二字。遂由習慣而爲跑廳之代名詞矣。繁盛市面。乞丐亦非常之多。大都聚於各戲園門首。及各妓院弄中。在數步前卽向人叩頭。碰地叮叮作響。或行舉手立正禮。尾隨於後。必得錢而後去。但此惟華界爲然。租界則否。

津地中外輻輳。開通最早。而蓄辮之惡俗。反較他埠爲獨甚。亦奇事也。無論上中下三等人。剪髮者殆居最少數。而租界華捕。亦皆腦拖長辮。理髮店之生意。尙不及剃頭店之盛。此亦可以覘民俗矣。

河北房屋。以二馬路(卽二經路)之誠安里庶吉里。三馬路(卽三經路)之修業里。順壽里爲最佳。房旣新。價且廉也。

河北商業。以金剛橋(俗稱新鐵橋)南金華橋北之大胡同爲盛。商務印書館中華

書局廣生行等皆在是。過河而南。則一變河北荒涼景況。更變爲湫隘汙穢之境界矣。

舊日商業。以估衣街鍋店街爲盛。今則漸移而南。至日界及日界附近之三不管等處矣。娼寮舊在運河沿岸估衣街後之侯家后地方。以當年漕運未廢。商賈羣集是間。今已式微。而此業亦遷至日界等處。

● 天津風俗詩

幽燕勝地產伶倫。技曲而今色色新。談到鬚生誰絕調。大家都重老鄉親。註曰。孫菊仙爲津伶前輩。土人尊之曰老鄉親。

時調大鼓打蓮廂。賓樂中華落子場。聽到浪聲齊喝采。高呼臉子競猖狂。莫道雙簧是下流。同聲相應氣相求。後人高唱前人做。那識人兒在後頭。北里尋春事慣常。入門見客喚來忙。雙獅茶碗飄兒大。習俗於今未改良。彎彎曲曲小胡同。熱度薰蒸臭氣烘。嫖娼無鹽爭賣笑。茶資有限幾青銅。註曰。此指

老媽堂子也。

從來天馬慣行空。子弟爺台技不同。升降盤旋多變幻。男兒到此盡豪雄。註曰。津地年少多習皮條槓子。謂之子弟爺台。

賣冰到處擊丁當。新製酸甜梅子湯。路畔車夫汗如雨。抽閒吃碗透心涼。數到珍羞是食羊。西瓠餃子辣酸湯。今朝供客添佳味。烙餅加攤韭菜黃。估衣街上古衣多。高喝衫裙值幾何。簷外行人一回首。不從裏坐也來拖。出喪大事開前街。旗傘輝煌夾道牌。底事奢華成俗例。娼優也得用銜牌。世界琉璃欲臥遊。冰床穩坐到灘頭。須防青日融和候。不起風波也覆舟。火燒土坑禦冬寒。懶做娘兒把腿盤。未晚先餐同一飽。合家大小一齊攢。註曰。津俗每日祇兩餐。故晚膳特早。又小戶人家。竟多翁媳同臥一坑者。五百銅錢當一吊。口稱大話學京城。鄉人到此不知算。巨價聽來吃一驚。來自風塵著地蹲。磨光刮垢水盈盈。衫兒脫却兜兒露。血色斑斕刺繡痕。註曰。津俗

多著紅兜或繡花。又洗面時多將上衣脫光。抓耳澆腮以洗之。

棉褲燈籠不著裙。寬紅帶子兩邊分足登半折靴鞋底。緩步街頭橐橐聞。

老媽髮禿潤於油。古樣梳粧梁子頭。借問孩兒何所似。烏鴉飛集水晶球。註曰。天津

土著老嫗所梳之髻。後髻長拖數寸。俗名大梁子。

新年著個滿堂紅。頰染胭脂一色同。熱鬧娘娘宮畔路。香車飛趁夕陽紅。

每逢朔望家家麵。圍坐呼餐個個歡。例菜攢來同祭品。粉皮豆剔兩三盤。

● 天津臘月之臘品

蒸臘米

天津人每當臘月極寒冷之時。用好米。不拘多少蒸之。蒸至極透。然後鋪攤於蘆蓆之上。冷透而曬乾之。收貯於磁缸之內。藏於乾燥之處。可至數十年不壞。凡年老體弱及有病之人。以此米煮飯食之。最益脾胃。夏季煮食。可避瀉痢諸症。惟收藏之缸。須潔淨。倘以盛過酒醋鹽鹼之缸。盛之。則米易霉爛也。

礮臘米

臘月礮米。可以久藏不壞。食之最益脾胃。非如春夏秋三時所礮之米。不但不能經久。且易生虫蛀也。

醃臘雪

臘月下雪之時。將雪貯入罈中。藏於陰處。至來年夏月。用以治饌。蚊蠅不至。

榨臘油

臘月榨清油收藏。至來年蠶室點燈之需。諸虫遠避。卽婦女以之搽頭。亦能使髮黑而有光澤。不生蟣虱。

收臘脂油

臘月以猪之板油一方。懸於壁上。能避蚊蠅。若於極冷之日。熬板油藏存之。可經年不壞。夏季用以治饌。最益脾胃。又可爲治塗瘡癰之藥。

●天津祭灶之風俗

陰歷臘月廿三日晚間。津俗人家有送灶之舉。考灶神之由來。論語云。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灶。淮南子云。黃帝作灶。死爲灶神。五經異義謂灶神姓蘇。西陽雜俎謂灶神姓張。灶神之名。由來久矣。

送灶之舉動。是夜人家必備年糕糖瓜。藟草清水等物。年糕糖瓜。意使灶神食之而封口。不能說話。人間惡事。可以免奏於上天。而且祭灶必須男子。俗云。男不圓月。女不祭灶。祭灶時。向神禱祝。無非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等語。祭畢。將灶神像焚化。謂之昇天。藟草清水同時潑於地上。意爲飼神馬之用。以上所云。爲津俗祭灶之情形也。

●天津燒平安紙之風俗

天津北倉鎮。每屆陰歷臘月。有燒平安紙之陋俗。在未舉行之先。須揀選時日。大約以宜祭祀之日爲宜。預備食品香燭紙錠爆砲等物。豪富之家。至有殺猪宰羊者。迨至燒平安紙之日。味爽。全家之人卽起身。梳洗已畢。然後在院中供具祭品。焚錠鳴

砲。全家叩首。其意之誠。比較祀敬祖宗。不啻倍蓰。據云。係祈天地保佑全家一年之平安也。

●天津求雨之風俗

天津農人遇天旱之時。有求雨之舉。求雨者。或抬關壯穆之偶像出巡。或抬龍王之偶像出巡。前引以儀仗多件。鑼鼓喧天聒耳。有如賽會一般。另有一人。身披綠紙製成之龜殼。以墨粉塗面。口中喃喃而語。其餘隨從之人頗多。大都頭戴一柳圈。手持一柳枝。亦不知何所取意。每到一處。該處之人。皆須放鞭砲。陳列供品迎接。有街市之處。門口皆插柳枝。用黃紙書大雨時行四大字懸之。亦有書大雨加注。或大雨傾盆。或天降大雨者。另有兒童等。用長木板一條。塑泥龍於上。以蚌殼爲龍鱗。黏其上。扛之向街中遊行。口中喊曰。滑漚滑漚頭咧。滑漚滑漚頭咧。家家小孩來求雨咧。或又喊之曰。老天爺。別下咧。滑漚滑漚下大雨咧。大雨下到開窪地。小雨下到菜畦裏。種種舉動。總不出於迷信之一途也。

●天津小兒跳牆之風俗

天津北倉鎮。每年當春夏之時。有一種小兒跳牆之風俗。此風俗之起因。大凡缺少子嗣之人家。忽然生下一個男孩。自然愛如珍寶。但是一方面却時時惶恐。或是多病。或是夭殤。因此爲父母者。往往帶領小兒。到廟中焚香禱告。求和尚給小兒起一名。俗稱寄僧名。其意蓋謂自此以後。此孩便算出家。寄僧名之孩。往往作僧人之裝束。直至十二歲跳牆還俗之時。纔能更換跳牆。事前必須擇選一吉日。買簸箕一隻。毛帚一把。預備老銅錢八枚。入期爲父母者。帶領小兒。又向神像前焚香禱祝。一面使小兒持簸箕及毛帚。拂拭香案。灑掃地下。事畢。卽令理髮匠爲小兒留髮。隨後再使小兒立於板凳之上。左右手各持老錢四枚。旁觀之人。喊聲趕和尚。小兒便將手中所持之錢。向後撒去。跳下板凳。並不回頭。直跑至家中。此卽所謂跳牆還俗也。當小兒撒錢之時。旁觀之人。紛紛拾錢。帶回自己家中。編成鎖之形式。給自已小孩帶在身上。照俗諺云。帶了此鎖。可以長命。不值一笑也。

甯津六月之兩節

過半年

甯津人民每逢陰歷六月初一日。家家皆食餛飩。名爲過半年。究其源流。蓋因前清光緒年間。此地瘟疫流行。死傷之人甚多。當時相傳。曾有神仙點化。云此災非過年不能消滅。其時正五月中旬。距度新歲尙有半載。於是人民益加恐懼。云瘟疫傳來數日。已死人無算。倘再過半年。必至閭閻死盡。於是大家決議。於六月初一日。照正月元旦之例。備些食品過節。以當年節。藉免災疫。自此以後。每到夏季。卽有人傳說災疫。大家便照前例過半年。以冀免災。遂成爲習慣。每年六月初一日。必過半年也。

接太陽

六月十九日。甯津有接太陽之風俗。每年至六月十八日晚。各村寺廟中。鑼鼓喧天。頗爲熱鬧。村莊老年婦人。集成一會。於是晚住在廟中。念經誦佛。直到天將明之時。排列供案。燃燭焚香。向東致祭。至太陽出來始止。若值天晴。清晨放出陽光。大家歡

喜。倘是天陰。便云不吉。異常懊喪也。其俗如何緣起。無從考究。或曰。六月十九日。太陽生辰故也。

● 東光風俗略誌

東光人民儉樸。農務耕耘。女勤紡織。士敦詩書。習禮儀。急公好義。慷慨負氣者。不乏其人。聚族而居。嚴尊卑之儀。重男女之別。風俗爲半開化。多太古之風。少浮靡之氣。學塾甚多。故人民多數識字。蓋自幼七八歲。即使入學。其有不願令其子孫業儒者。則於十六歲以後。卽棄詩書而務耕耘矣。且具尚武之風。冬日閒暇。則羣聚公益局之把式廠。習練拳藝。春則棄干戈而講農事矣。其地公益局。以本鄉德望長者。經營其事。不定額數。往者四鄉防禦。皆公衆輪流。雖非團練。而闔閭安堵。近駐石陸軍防營。保衛四境。又有警察局巡察各處。然皆官設。轉病其倚官擾民。不如自衛之晏如也。各鄉街中有集市。逢一六日行之。（俗名趕集）各種貿易。於是日皆集市場。以應取求。每年又有一會。（俗名趕會）於九月底舉行。亦貿易之時期也。共需五日。

其範圍較趕集爲大。平時街中亦有店鋪。以售日用各物。買賣一律用制錢。亦用銀及銀元。特紙幣銅元。則不通行耳。其地廬舍皆平頂無脊。所以便堆物。牆多以坯爲之。屋中有匠。可以睡眠。匠中空曠。以便熬火。冬日溫暖。而多有在匠頭置鍋。中界以牆。於炊飯時。兼熬其匠。以資利用。歲時習俗。與各處差同。惟賀年叩節。仍重跪拜舊習。設與尊長邂逅於途。亦必頓首下拜。雖泥途不顧也。婚俗尙早婚。女長於男。蓋其地婦人非家有兒媳。不能出戶。如在外拋頭露面。必爲親友齒冷。惟爲兒娶媳後。已卽升爲主母。隻身行街市。可免訾議。其擇媳年長於子。則賴其助理家務也。

●豐潤風俗瑣記

我國風俗。各地不同。良以東西南北。山川有殊。民性各異。北地民性剛強。世人所知。茲就豐潤一隅。略舉數端。採風者試將南方習俗一爲比較。則南北民性不同之點。不一而足也。

(甲)食物 豐潤之人。春季常摘取植物之嫩芽細葉。以供啖食。此種習俗。其與南

方人之好食肥鮮相反。試分述如下。（白菜萊菔之類。不在此列。）

（一）苦菜。此種植物屬菊科。夏初開花。其色黃白。豐地村人。當清明前後。相率從事採集。拌醬食之。以解苦味。

（二）地衣。此爲下等植物。根莖葉俱不分明。成薄片狀。形如木耳。豐潤人常食之。惟須用水洗淨。去其土味。以醋和之。乃可食。

（三）榆錢。此物人盡皆知。不必贅敘。豐人取之。煮熟。攪於麵中。和以油鹽。蒸熟食之。味甚美。名榆錢糕。

（四）楊花。卽楊樹之花。去其花瓣及萼。留其花軸。煮熟後。合以醬。可以食之。

（五）椿樹芽。椿樹有兩種。有香椿。有臭椿。香椿嫩芽。煮熟後。鹽水漬之。備爲下酒之用。臭椿芽。煮熟。合醬食之。

（六）飯花子。屬植物豆科。花似蝶狀。採其花。煮熟。和梁米作乾飯。食之。味甚清香。

（七）時節。豐潤當端陽節時。無龍舟競渡舉動。與江浙等處習俗不同。是日在門

旁插艾一枝。上懸紙葫蘆一枚。借以避邪免災。至於角黍。大概各處皆有。不足爲奇。惟豐縣有避災星一事。煞有趣味。當五月朔日。人家都用棉花棉布縫做小狗。小人。小口袋等等形狀。帶在小孩身上。男孩所帶之小人。做成男孩模樣。女孩所帶者。做成女孩模樣。眉目口鼻。描摹清楚。並囑小孩帶在身上。時刻留神保守。不可丟失。俗謂小孩若失却身上之模形。一年之內。必有大災。其父母引爲至憂。焚香拜禱。哀求神靈。其惶恐舉動。一如災殃臨其孩之身者。若小孩能保守其所帶之模形。則所有災殃。卽由模形小人代受。其迷信殊屬可哂。帶至數日。至端陽節午前。各家主婦。領其子女。齊往河岸或池邊。躲避災星。歸家時。將小狗小人小口袋等物。拋擲水中。謂狗用以咬災星者。模製小人用以代小孩受災者。口袋用以裝災晦者。隨水流去。此一年中卽可無病無災矣。噫。如此迷信。其愚不可及也。

(丙)鄉土。豐縣有一村莊。名大松林莊。人家約二三百戶。人民樸實無華。此莊雖一小村落。而披山帶河。風景頗有足觀者。分述如次。

還鄉河。一名湧水。在村之西面。相傳宋徽宗北狩。止於豐縣之沙巖寺。（寺距村四五十里。）留詩一首。有西流湧水自還鄉之句。此河因更名還鄉河。河水發源於遷安縣境。流至村處。水勢漸通。惟夏季雨水連綿。河流漲溢。往往發生水患。現該地人民竭力講求林業。沿岸植柳。不特可免水患。且足點綴風景。當清和天氣。夕陽西下。散步其間。對岸漁舟三五。歌唱悠揚。信可娛也。

城子山。在村之南。與村相接。山不高大。亦無陡絕之險。蓬萊盛長。荆棘叢生。山陰多松樹。林木在望。村之所以名大松林者。或因此歟。山頂有城。地廣一二畝。真武廟在焉。廟門階石中。有巨人跡。距此十數里。有蓋子山。頂亦有真武廟。廟門階石亦有巨人跡。據鄉人云。真武曾由此山往彼山。故兩山均有遺跡。年逢端午。或重九。村中無論男女老少。聯袂偕來。登高遊樂。故城子山亦村中名勝之地。

村東行數武。有史家墳。據縣志所載。係明副將史宸之墓。宸係萬歷時人。墓前有二碑。刊泐其生前功績。現村中史姓者最多。係宸之後裔。其碑下鎮龜右龜之頸有裂。

紋較左龜低小。相傳兩龜已活。夜間常潛出竊飲人家之油酒。此種荒謬無稽之談。殊足見其地民智之固蔽。

史家墳東數十武。地漸隆起。路亦窄狹。卽至亂石山矣。滿山怪石。或黑或褐。遠望之如惡魔。如猛獸。別有奇趣。山中有小石。其美麗而光澤者。頗可玩賞。石隙有泉潺湲成小溪。近冬則乾涸。故遊人多在夏日。至冬則荒僻無趣矣。

自村北行二里之遙。有菓園。在龍山陽面。園內種有各種果木。春夏之交。萬卉齊開。村人多往賞玩也。

(丁)方言。語言爲意思之代表。南北人習性不同。言語亦因之而殊。茲將豐潤語言之有趣味者。摭錄如次。

(一)養生話。此類語言純係俗諺。惟含有警戒之意。且言之中理。不啻聖賢之格言。此節所錄者。皆關於衛生語句。故名之曰養生話。(1)飽不薙頭。餓不洗澡。(2)吃飯先喝湯。永遠沒災殃。(3)早起三光。晚起三荒。(4)不怕瘦。多吃肉。不怕弱。勤

動作。(5)心閒長頭髮。身閒長指甲。(6)飽吹餓唱。(7)疥是一條龍。先從手上行。腰間轉三匝。屁股上插老翎。(言疥起於手上而終於臀部)。(8)牙痛眼痛不算病。(9)病怕無名。瘡怕有名。(10)禍從嘴吐。病從嘴入。(11)十人九痔。(12)窮生蟲子。富生瘡。(13)少吃一口。安穩一宿。少吃一怨。安穩一天。(14)皮膚病。是洗不潔。肚子病。是吃的稜。

(二)閱歷語 此類俗語。含有觀人之術。似有經驗老者。訓戒少年之談。故名之曰閱歷語。(1)九斗一簸。不愁就過。九簸一斗。不愁就有。(2)黃牙窮。白牙富。敲綠牙。開當舖。(敲綠牙。言牙根帶青綠色)。(3)一抓金。二抓銀。三抓不笑。是好人。(抓膝蓋骨)。(4)嘴大耍唇。耳大耍輪。(5)兩耳垂肩。騎馬做官。(6)手兒小。喫不了。手兒大。剩不下。(7)雙手過膝。主貴。(8)天庭飽滿。多主貴。地閣方圓。福不輕。(9)眼有一分病。心有十分歪。(10)鼻不露孔。手不露縫。(主有福分)按古者漢高見奇於呂公。明太祖見奇於郭子興。觀人之術。未始無徵。如上所錄。雖屬俗諺。確有至

理存焉。

(三)歇後語。歇後語俗稱縮腳語。自唐之鄭棨作歇後之語。寓莊於諧。今人談話每用歇後語體。露首藏尾。茲摭拾此類俗語。以見豐地之民性。

臉曰嬉皮笑。腳曰轉彎抹。

角與脚同音

又曰天河掉。虎曰敲山震。狗曰招貓鬪。鷄曰時干。

偷。又曰王婆罵柴。曰上山打米。曰粗梁細水。曰發河長。死曰發昏待。肉曰粉條燉。寶曰招財進。金曰萬兩黃。銀曰劉海戲。山曰二郎擔。打曰連踢再。畫曰琴棋書。寫曰一筆好。

●保陽風俗詳載

保定直隸之省會。京漢路之樞紐也。南通漢皋。北達燕京。雖地勢偏北。氣候嚴寒。而往來貿易。頗稱便利。熙熙攘攘。亦繁盛富庶之區也。至其風俗習慣。雖多與京津略同。然亦有可得而言者。

保定公園。即古之蓮花池也。因清高宗曾遊幸於此。遂擅有名勝焉。園中池水碧清。

山石玲瓏。亭台樓榭。高聳雲天。奇花異卉。鮮豔奪目。遊人至此。頗有飄飄欲仙之概。每至令節。又常以紙糊各種動物。點綴其間。山穴中獸類。猙獰。枝頭上羣鳥欲噪。觀者無不歎賞其手工之巧妙。故一至令節。騷客遊士。無不羣相徵逐。遊戲於其間。然園中除一天津飯店。可以小酌外。餘無品茗談話之處。亦一憾事也。

保定戲園。本有三慶、富華、萃仙三處。只以資本輕微。不能聘請名角。以廣招徠。祇以數個無名小卒。敷衍登場。且多演秦腔。板鼓檀木。聲聲震耳。以故觀者無不厭之。各園戲價。池座賣銅元二十八枚。邊座廂樓。只十餘枚耳。觀客之著制服者。除學生外。餘均不准其購池座票。此蓋仿自京津者也。

保定東洋車。膠皮者居大多數。車上油漆裝潢。較上海之黃包車。尤爲悅目。價亦較廉。每二三里。只銅元五六枚而已。車夫多忠厚誠實。不若南人之滑頭滑腦。專事欺生敲詐也。至於鐵輪東洋車。勢已在天然淘汰之列。除鄉下婦女僱坐外。餘幾無問津者。且此車體積高大。鄉女之穿紅着綠者。乘坐其上。目標最爲顯著。初見之。幾誤

爲泥觀音出巡。以收災降福者。誠一怪現狀也。

北人對於商鋪主人之稱謂曰掌櫃。若老板則爲開堂子者之稱呼。卽龜奴之代名詞也。保定亦然。南人初至北方者。往往誤呼其所主之店主東爲老板。鬧出如許笑話。遇激烈者且飽以老拳矣。

保定逆旅。有客店棧房兩種。名目雖異。內容實同。其價目之低廉。爲他處所無。且均一律無甚高下。大房間價祇京錢六百文（卽制錢三百文）小房間京錢三百文（卽制錢一百五十文）惟房屋矮小。無高大寬暢者。且多不備伙食。亦旅客之大不便也。

保定居民。辮髮未薙者。十居五六。鄉愚下流等。固無論矣。卽衣冠楚楚之店主店夥。亦多豚尾後垂。警察亦不加勸告。殊可歎也。

北地風俗。較南省爲純朴。如保定之公園戲園中。無論閨秀妓女。絕不一見。蓋亦警局所例禁也。然每遇國慶令節等日。公園中則兼售一女遊券。戲園中亦可男女雜

坐。其價較平日增漲一二成。公園遊券平日賣銅元二枚。至於晚間則仍界限劃清。如今晚專售男票者。明晚則專售女票。故雖陶情行樂之地。男女中絕少吊膀子。軋餅頭等等醜態也。

▲奉天

●滿州之婚制

滿州之早婚。在全國可居第一。男子生十三四歲即結婚。至二十歲以上方結婚者。俱爲貧人。往年號稱剛健之民。而今已瘠弱不堪矣。加之民間慣以年長之女子。配少年之男子。十三四歲之男子。必娶十七八歲之女子。蓋其目的在望女子眞事婦職。母職。并爲家庭之看護者也。諺謂甯嫁窮漢子。莫嫁孩蛋子。蓋不滿於婚姻制度者之所謂也。

滿州地方。血族結婚甚多。致有張張氏。李李氏之笑話。在貧賤婦女中愈多。滿洲住民之族制。甚不嚴密。無如他省之有宗祠。又無家譜者甚多。因此不能辨別血統之

同否也。

●瀋陽農家之歌謠

此篇所述。係奉省老農通行歌謠。以見奉省天氣習俗。與內地不同之點。詞雖鄙淺。但趣旨甚深。亦經驗之談也。

立春陽氣轉。雨水融河邊。驚蟄鷹鴨叫。（白鷺鳥。俗呼爲野鴨子。）春分雪水乾。清明忙種麥。穀雨種大田。（高粱黃豆等。俗呼爲大田。）立夏鵝毛佳。（立夏狂風弗揚。故諺有立夏鵝毛不起之言。）小滿鳥來全。芒種農人樂。（此時入田鋤地。口唱田歌。爲狀至樂。）夏至小豆拈。小暑天氣熱。大暑是伏天。立秋忙打靛。處暑動刀鎌。（處暑禾稼如不秀穗。必爲歉年。故俗謂處暑不出頭。割下餒老牛。）白露齊割地。秋分無生田。（五穀登場。田中已無生物。）寒露不算冷。霜降變了天。立冬交十月。小雪地封嚴。大雪江河凍。冬至不行船。小寒在三九。大寒就過年。（指陰曆年。）

●營口婚嫁之風俗

相看

男女兩家同意。男家可以一人往看。合則留飯。卽爲定准。不合則不飯而行。某君詩云。十五嬌娃未上頭。初聞相看意含羞。裝烟（女出爲相看之人。裝烟一袋）低首歸房去。早飯誰知留不留。

掛鈎

相看後。男女兩家同意。先放小定。男家遣媒人送耳環一對。金銀不拘。謂曰掛鈎。某君詩云。難得佳人賦好逑。無須繁禮事苛求。男媒女妁雙雙到。掛得金銀一對鈎。

押匣子

小定之後。卽擇吉大定。除各禮外。有匣子二隻。一裝庚帖。一裝銀。計女一歲銀一兩。某君詩云。禮儀簡樸例相沿。文定依然古俗傳。一歲年華銀一兩。無須論減與論添。

通信

大定後。或一年。或二年。男家議娶。卽擇吉日兩個。一過禮。一娶期。遣媒往告。謂曰通

信。某君詩云。學來時樣好梳妝。何日於歸到壻鄉。擇得良辰通信息。從今檢點嫁衣裳。

猪酒

過禮前二日。男送女家猪一隻。酒一提。計廿八斤。富者送雙猪雙酒。某君詩云。門庭結綵繞烟霞。猪酒分抬到女家。更有一般豪富者。雙猪雙酒向人誇。

燒紙

過禮之後。男家派尊長一人。往與女家尊長。同拜天地。燒紙一通。然後筵宴。某君詩云。衣冠齊楚會華堂。香紙高燒祝上蒼。先却新人拜天地。此鄉風俗異尋常。

嘗湯

燒紙後。女家留男家尊長赴席。席將終。上清湯四碗。碗面各以紅繩作十字交叉。其上繩脚各墜以銅錢。某君詩云。笙歌舉室鬧盈盈。筵席將終禮節生。一樣清湯來四碗。紅繩十字劃分明。

獻花

嘗湯後。廚役以猪蹄四個。刀一把。上插紅花。以盤獻上。謂曰獻花。賞錢不等。某君詩云。廚夫何事著新袍。四個猪蹄共一刀。插上花枝紅似錦。金錢賞處謝聲高。

裝烟

拜天地後。女始改裝。各爲客裝烟一次。客賀以錢。名曰拜錢。某君詩云。髮挽金釵額貼鈿。親勞玉手爲裝烟。晚來簿子分明記。多少何人出拜錢。

管飯

娶一二日。女家約親友多人。至男家設席待之。名曰管飯。臨行迎門。各敬以酒。某君詩云。華堂今日競開筵。寶馬香車次第連。管飯人回休忘禮。迎門杯酒敬當前。

● 鐵嶺中元節之風俗

七月望爲中元節。其俗各地不同。茲述鐵嶺之俗如下。

七月十三日。俗曰麻穀。凡人家遭喪未滿三年者。是日。戚友必以紙鏤果品等物。送

往其家。以助祭禮。喪家是日亦備各種祭品紙鏤等物。齊赴掃墓。其所以名麻穀日者。因時交初秋。新麻新穀。咸將登場。蓋示不忘死者之意耳。

十四日晚間。慈善人家。舉行盂蘭會。用紙紮各種燈與船。或置路旁。或放河內。延僧道設壇誦經施食。此種舉動。俗傳能超渡枉死諸鬼升天。是誠奇談。

十五日爲中元正日。土俗必於是日。携紙鏤果品。掃墓。因此野外紙灰飛舞。青烟不斷也。居民是日均食饅首包子。鄉民更爲重視。噫。民國來改用陽歷。此種舊俗仍然存在。易俗移風。亦難矣哉。

●遼陽之農家諺

風俗各地不同。而諺語每同意異辭。互相脗合。今將遼陽諺語。關於農事者錄出。以便採風者資以比較他地之俗焉。

(1) 八月十五雲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燈。

(2) 風刮墳前土。農人枉辛苦。風吹佛爺面。有糧也不賤。風吹佛爺背。有糧也不貴。

（清明及四月十八日娘娘會兩日。均忌南風。）

（3）雲行東。雨無蹤。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水沒犁。雲行南。雨濺濺。水漲潭。雲行北。雨便足。好曬穀。

（4）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

（5）一點雨兒一個釘。落到明朝也不晴。一點雨兒一個泡。落却明朝還未了。（雨著水面。起有浮泡如釘。主久雨難晴。）

（6）一年兩個春。黃豆貴如金。

（7）十月電。閻王不得閒。十月雷。人死用耙推。（十月內有雷電。主來年災疫。）

（8）要種麥。見三白。一月見三白。田翁笑呵呵。（冬至後第三戌爲臘。臘前兩三番霽。謂之前三白。大宜菜麥。又主來年豐稔。）

（9）猪渡河。來朝雨兒多。女作橋。來朝雨瀟瀟。（天河中起黑雲片片。狀如豕者。謂之黑猪渡河。若黑雲堆起。相接亘天者。謂之織女作橋。皆主雨。）

(10) 朝要天頂穿。暮要四脚懸。(當中雲散。或四周露天。皆久雨放晴之兆)

(11) 天空魚鱗斑。曬殺老和尚。(空中雲片片如鱗。主酷熱)

●遼陽人之媚竈

媚竈之俗。各處皆有。所不同者。繁文末節耳。遼陽人之祀竈。亦以十二月二十三日。俗傳竈王爲一家之主。專司家中一切善惡。每年於是日升天。將所管之家中一切事件。奏諸玉皇。上天卽憑其所奏。以降禍福於其家。故無論大小貧富之家。莫不供竈。惟奉耶穌教及天主教者不然。祀竈之日。每家購辦皂糖若干。以備應用。於晌午時。自壁間將竈王紙像起下。曝之日中。使乾而易燃。晚餐畢。孩童揀選細秫秸。剪其細之一端。紮成馬與狗之像。據云爲竈王夫婦升天時之坐騎。天色昏黑後。取茶杯二。置諸灶突之上。一盛水。一盛草料。持紮成之馬狗。以其喙回杯中。作飲食之狀。復將灶王供於杯前。燃香致敬。逮至星斗滿天。香將燃盡。一人取爆竹一枚。燃放於院中。一人將灶王犬馬等物。聚於一處。以火焚之。復以皂糖少許。黏於鍋灶口上。謂之

糊灶王口。蓋恐灶王升天。奏出惡事。閉其口不使之言。殊可笑也。

又遼陽人每逢朔望。必於灶神前拈香致敬。遇有疾病或遠遊出行等事。必虔誠禱於灶王前。乞佑其平安。尤可笑者。遼陽地方所供之灶神。均係畫於紙上者。花花綠綠。畫工之惡劣。木刻之笨拙。大可噴飯。旁繪犬一馬一。又刻本年日歷於上。然純係陰歷。無陽歷及星期日等事。此一片紙之爲用。祇此而已。其旁所繪之犬。亦與家人之休咎有關。犬之口若張開。則本年所生之孩。必不能長壽。口若閉。則嬰孩壯旺發育。此遼陽人迷信之一班也。

▲吉林

●吉林奇俗談

吉人不講衛生。枕衾被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惟逢秋季一度浣濯之。平時雖黑如墨。光如漆。氣味腥羶。仍覆之不顧。又女子持躬謹嚴。平生入浴只三度。卽初生一度。臨嫁一度。瀕死一度。不衛生極矣。

吉俗嬰兒棲以採籃（或用布袱一方四角繫帶）惟不置諸地。多索而懸之梁間。呱呱若泣。則扶而蕩漾於空際。搖曳若秋千。中下等人家。躬操井臼。無力雇乳媼者。恆用此法。至魚皮鞵子（係一種開化民族。散處吉黑東北一帶）多束縛襁褓兒。懸諸林木間。殊爲可怪。又嬰兒初生。枕以硬枕（枕實以豆）務平其後腦骨。以硬起欠美觀。習俗然也。故辛亥之役。摸腦骨以別滿漢。以滿人平直而漢人硬起也。惟疑睡坑故平削者。乃不知東省風氣之臆測語。近燕魯流寓者。亦多染此習。

吉人喜烘火。當炎炎赤夏之時。砂礫反射熱頗強。揮扇納涼之不暇。然臥土坑者。仍昇火不輟。蓋冬日之烘火以禦寒。夏日之烘火以祛濕。甚至蓆焦背赤。炮烙橫施。土人非此不安寢。否則覺背瘡痠痛云。

吉地房屋。室門向外。開比戶皆然。考諸志冊。謂昔多虎患。時夜入民家。攫人而去。故門向外開。藉檻桔之抵抗。力足以禦虎之衝撞。惟昔之外開爲虎患。今之外開乃習慣矣。又窗紙輒外糊。凡闊桔疎櫺。不嵌玻璃者。多糊以紙。惟紙必糊諸窗外。謂一可

免積沙。一可斥堆雪也。

吉省氣候嚴寒。寢室築土炕。占室之半。可容十人。尊卑老少。長幼男女。一炕共寢處。雖外來之親友。假宿之孤客。亦無上下床之別。臨睡時用木柴燒之以增溫度。一室如春。惟習俗臥必裸體。故相率不燃燈。（近來中上之家。則稍施以間隔。）

吉省產烟葉極富。性辛烈。吸時喉管受刺激。痰唾分泌頓增。婦女酷嗜之。街市間嫻嫻而來者。均手攜烟袋。且行且吸。（婦女足鑲鞋底層三寸許。着衫及裸而兩端無衣。又頂盤高髻。惟手握三尺烟筒。頻頻吸之。嘯氣成雲。顧盼豪邁。）亦奇俗也。

吉地白山（一名北山）四月二十八日開廟會。求嗣者詣觀音閣。賂廟祝於蓮座下竊取紙糊童子一。歸家後置褥底。俗謂夢熊可操左券。

剗巨木爲小舫。兩端銳削底凹。莖平。大者僅容五六人。小者亦二三人。土俗稱之曰賊號。亦有作威弧威呼威忽者。蓋一語之轉音也。松花江畔時見一人持槳左右掉駛若飛渡。重載非方舟覆板不克濟。冰期間以代馬槽。入山獵捕者。水則乘以渡。陸

則負以行。殊稱便利。

有似車無輪。似榻無足。狀類於犁者。土人呼之曰扒犁。滿語曰法喇。乃取木之性軟者。削兩轅。前半翹起。後半貼地。上支四短柱。柱週鑲回筐。覆以板。引以繩。載重則駕牛馬。載人則覆蓆如龕。駛行冰雪中。速逾於車。駕犬者謂之狗扒犁。魚皮韃子慣使用之。卽昔之所謂使犬部是也。

吉人以蓬梗爲芯。塗以膏。及糖屑。順手粘傳之。（逆撚則莫不著）曬乾。支之歧木架上。燃以代燭。火光熒熒。結烟若雲霧。謂之糖燈。滿語曰霞棚。近自朗勃（洋燈）盛行。非窮鄉僻壤不克見。亦猶燐寸興而鑽石取火之風渺矣。

吉地有一種惡俗。凡盜竊耕牛。懼事主追認。乃以利刃自牛膝以上。劃一綫通腹下。復以鐵鈎鈎脊。繫諸樹。牛負痛狂奔。皮遂豁然脫落。謂之活脫衣。然牛不卽死。必悲鳴一二日方薨。昔此慘風頗熾。近則聞一見之。

吉地有所謂噶什哈者。卽剔取驢狗鹿豕之膝蓋骨。兩面微窩。而一面突出。兒童婦

女拋擲爲戲。視偃仰橫側別勝負。或以窩者彈窩者。突者彈突者。中者盡取所堆。謂之取噶什哈。亦猶內地小孩滾錢敲磚之屬也。

吉省各地產烏拉草。草色深碧其細如髮。長者有四尺餘。谿谷岩石中蒙叢下垂。入冬不枯。性溫暖。能禦寒避濕。東人常取以鋪臥榻。農工等人均以荐履。履用方尺牛皮屈曲成之。不加緣綴。覆及足背。冬夏胥著以操作。因用此草荐履。故卽以烏拉名履。而俗又書作靺鞨。（靺字並寓象形之意。）東人諺云。關東三寶。人蔘貂皮烏拉草。其利用而重視之也如此。

● 吉林獵者捕獸談

滿州古爲城郭射獵之民族。與蒙部逐水草遷徙者不同。故吉省人之生活。業狩獵者甚多。茲將其獵獸之法。分述於左。當亦探風問俗者所樂聞也。

（一）吉人呼熊爲黑瞎子。以其睫狹而額毛翳覆。故曰瞎子。大者爲熊。小者爲熊。熊輕蹠而熊猛。拔樹擲石。力倍於虎。至冬令。熊熊皆入蟄。熊多穴居。熊或藏空樹中。

氣燄薰蒸。冰雪消融。俗稱爲坐洞。獵者悉其所在。投以木塊。熊接入墊。坐股下。再投再墊。逐漸增高。俟其頂與樹口平。以斧力斫之。若投木塊稍大。填塞洞口。乃從旁鑽刺以斃之。頗不費力。否則雖彈丸洞胸。血流腸出。尙能掘泥土塞傷口。追擊者致其命。故精於鎗技者。獨力不克勝之。

(二)虎性跳盪。喜居荒山叢薄中。吉人多諱言之。樵采者則直稱之曰山神。晝伏夜動。獵者每於冬間。伺雪中迹以爲掩捕。因虎前行。必尋舊路歸。獵者輒於路張機。其法橫繫一銅綫。一端曳於引滿之機關。弓架入銃機。虎觸之。彈發恰中其前胸。既負傷。輒奔越。乃按血跡追尋。恆倒斃在數里外。

獵者蓄狗。大者能搏虎豹。小者則爲逐獸之用。每於黑夜中聞虎嘯。則放小狗出。謂之送客。狗驅虎前行而吠。虎聞聲輒奔撲。將及則旁匿於林。再驅虎再奔。再匿如是數回。虎去已遠。其狗乃歸。安息無患矣。

(三)麝。東人呼爲獐。足高毛粗。形如初生之駒。從前無有獵取者。嗣高麗人來此。就

叢莽間隙地。架一長繩。中繫繩圈。麝穿隙過。則頸乃套入焉。大抵野獸屬何種類。輒有一定之行徑。且往還多出一轍。故與遇必不能免。近今山民效高麗人弋獵。所獲殊多。

(四)貂皮爲吉林特產。捕貂者用釘碓法。於森林之中築一碓房。四方釘碓四股。每股長周三十里。於大木下置活木滾棒。(支架甚繁。筆難細述)俟貂過觸而壓斃。以寒露節爲支碓期。至霜降後捕貂最多之時。謂之打響草。以貂好捕灰鼠。其時落葉滿地。貂踏草有聲。恐灰鼠驚遁。故跳身倒木而行。而不知卽爲壓斃也。至大雪節後。則收拾老碓。因雪地無聲。貂不登碓。且冰凍碓亦凝滯不靈。乃另組攢貂法。其時森木中。每夜多降雪。貂眠夜出。挨搜樹竅中以捕鼠。天明卽伏樹竅之內。捕者於清晨負一背兜。內插板斧。外帶火具。硫磺線。風扇等物。於雪中踏驗。夜間貂蹤必驗明。有入跡而無出跡者。先以樹枝杜塞竅口。恐其出竄。再用爛木屑爲火具。取硫磺綫燃之生煙。以風扇揚煙入竅。燻之。俟燻滿。以土和雪將竅口嚴掩。使貂悶斃其中。然

後以斧伐木取之出。近時業此者多用網兜。并蓄養獵犬。聞嗅定巢。較捷易矣。

●寧古塔風俗雜談

寧古塔不知何方輿。歷代不知何所屬。數千里外無寸碣可稽。無故老可問。相傳當年曾有六人坐於阜。滿呼六爲寧。公坐爲特。故曰寧公特。一訛爲甯公臺。再訛爲寧古塔矣。固無臺無塔也。惟一阜如陂陀。不足登。

天時北斗在北。較內地微高。月出較早。四時皆如冬。七月露冷而白。如米汁。流露之數日。卽霜。霜則百卉皆萎。八月雪其常也。一雪地卽凍。至來年三月方釋。五六月如中國內地。二三月亦復有裸裎時。日昃則須入戶矣。春多風。風烈常十餘日。無出戶者。入夏多雹。雹下則黍苗殞。

土地無疆界。無城郭。枕河川居。樹短柴柵。環三里。關四門。而命之曰城。中以碎石鑿碑丈餘。闢東西門。置茅屋數椽。而命之曰衙門。章京刑政地也。碑兩卽圮。圮卽鑿。柵內卽入旗所居。餘人則散居諸屯。有數屯焉。隨所居多寡。而大小之。無舊址。無定名。

如曰牡丹者。滿言一日往還也。曰沙兒虎。曰沙嶺。曰泥漿。曰婁羅。皆類斯。山川不甚惡。水則隨地皆甘冽。或曰參所融也。隨山可耕。官給人耕地四畝一行。如內地五畝無賦稅焉。地貴開荒。一歲鋤之猶荒也。再歲則熟。三四五歲則腴。六七歲則棄之而別鋤矣。有橋梁存而板滅。有城闌軌存而闕滅。有宮殿基礎存而棟滅。有街衢址存而市滅。有寺石佛存而剝滅。俗之祀神者動曰烏祿。豈烏祿舊封邪。環東京皆腴地。流水殘山。頗似江南荒野。四至百餘里外。皆有大樹林。曰大河稽。小河稽。千章之木。殺其皮以令之朽。萬牛不能送。時令人發深歎焉。自鸚哥關。凡一千八百里而始至。中惟三屯。一曰灰扒。一曰多洪。一曰株龍。多洪屯各廬屋不滿十行。差卒換馬之地。多山多水多蝦蕩。蝦蕩者淖也。淖不可度。中有結草如珠。車馬履之而渡。失足則陷而傾掀焉。冬則冰宮室象鳥獸而爲巢。爲營窟。木鋸材而無斧鑿。卽樵以架屋。貫以繩。覆以茅。列木爲墻。而墻以土。必向南。近陽也。戶樞外而內不鍵。避風也。室必三炕。南曰主。西曰客。北

曰奴。牛馬雞犬。與主伯亞旅共寢處一室焉。近則漸分別矣。漸障之成內外矣。漸有牖。可以臨窗坐矣。漸有廡廬矣。有一小室焉。下樹高柵曰樓子。以貯衣皮。無柵而隘者曰哈實。以貯豆黍。

樹畜開闢來。不見稻米一顆。有粟。有稗子。有鈴鐺麥。有大麥。稗川貴者食之。賤則粟耳。近亦有小麥。卒不多熟。麴麥亦堪與小麥亂也。瓜茄菜豆。隨所種而獲。霜遲則皆登於俎矣。絲瓜扁豆較難熟。熟亦不能得子。有撒蘭者。結實可斤餘。其腴勝長安種。有小菱。有蓮子。滿人素不識。因遊東京者。往尋蓮坡土人。遂擷之以市。有松子。有榛子。有酸梨。大如栗。貯之木罌中。令之爛。斯啜焉。有甌子李。色赤而澀。有麋子尾。卽猴頭。有蘑菰。有黃菌。有山查子。

川有魚。不網而刀。月明燎火。權小舟。見魚而撻之。有遮鱸者。大可百餘斤。有骨而無刺。如內地之鯉。而其味更勝。他魚亦隨地有之。有刺姑焉。身如蝦。兩螯如蟹。大可盈寸。擣之成膏。清時宗廟祭祀必需之物。屆期馳驛而進御。鷄豚鵝鴨。視所畜客至則

操刀而割。豕墮地卽充庖焉。

無所謂風俗也。旣無土著人。誰爲遺之。誰爲流之乎。八旗非盡滿人。率因其種以爲風俗。華人則十八省無省無人。亦各因其地以爲俗。故曰無所謂風俗也。姑亦就滿漢相沿之久而言風俗也。不用銀錢。有銀則買僕婦田廬。或用之。錢則他處來交易時。求作頭耳之飾。至粟豆交易。或針或綫或烟筒。大則布裕如也。相見不揖。從者皆坐。坐以坑別。每有需則與之。無則拒之。不慙也。受所與必思有以酬之。相遇必款款自道。一酬卽泰一嚮。酬布帛所不計矣。

婦人多顏色。卽貴人亦舄履而步於衢。一男子率數婦。多則以十計。生子或立或不立。惟其意也。其憚婦甚者。倍於恆情。有棄婦者。亦倍於恆情。結髮老矣。曾無他嫌。男子偶有悅於東家女。女父母曰。必逐而婦歸。遂不動聲色而逐之。卽兒娶婦女嫁壻。亦不敢牽衣而留。新婦入。兒女遂以事其母者事之。棄婦他日適後夫。過故夫廬而問新婦。相見無怍容。無慙言也。

八旗之居甯古塔者多良而醇。率不輕與漢人交。見士大夫出。騎必下。行必讓道。老不荷戈者。則拜而伏。過始起。道不拾遺。物物遺則拾之。置於公。俟失者往認焉。馬牛羊逸三日不歸。則牒之公。或五六月之久。尙能歸。惟躪人田則責牧者。罰其值。雖章京家不免焉。

最重力僕健婦。盡一室人爭奉之。若大家則擇一人爲莊頭。司一屯之事。惟所指使。炕四時無斷薪。薪在五十里外。五更飯牛。日暮乃返。採薪之僕。尤司一家之命。於羣家更異數焉。

跳神猶之乎祝先也。率女子爲之。頭帶如兜鍪。腰繫裙。纍纍帶諸銅鐵。搖曳之有聲。口喃喃。鼓嘈嘈。以竿綰綢布片於炕。而縛一豕以酒灌其耳與鬣。耳鬣動卽吉。手反之。取其腸胃。而手拚之。亦有吉凶兆。女子韶秀者。亦如歌舞狀。老則厭。男子更厭矣。馬神則牽馬於庭中。以紅綠布帛絲繫其尾鬣。而喃喃以祝之。跳畢則召諸親戚啖生肉。酌以米兒酒。盡醉飽。不許懷而出其戶。曰神怒也。尋常庭中必有一竿。竿頭係

布片曰祖先所憑依。動之如掘其墓。割豕而羣鳥下啖其餘燂。則喜曰祖先豫。不則愀然曰祖先恫矣。禍至矣。

甯古塔無閒人。而女子爲最。如糊窗則搥布以代紙。燒燈則削麻入膚糲以代膏。皆出女子之手。不碾而舂。舂無晝夜。一女子舂不能供兩男子食。稗之精者至五六舂。近有碾間藁粟以就碾。舂餘卽汲霜雪并溜如山。赤脚單衣。悲號於肩担者不可紀。皆漢人富貴家裔也。傷哉。

百里往還不裹糧。牛馬不攜粟草。隨所投如舊主人焉。主人隨所供不責報。亦無德色。

病不問醫。無醫安問。死則以敝船爲槨。三日而火。章京則以紅緞旌之。撥什庫則以紅布。再下則紅紙。俗賤紅而貴白。以爲紅乃送終具也。男子死則必有一妾殉。當殉者卽於生前定之。不容辭不容僭也。當殉不哭。豔妝而坐於坑上。主婦率其下拜而享之。及時以弓弦扣環而殞。倘不肯殉。則羣起而縊之死矣。

滿人不知有佛。誦經則羣伺而聽。始笑之。近則漸習。而合掌以拱立矣。西達子則知有佛有經。能膜拜。大約與喇嘛教同。與西土異。不祀神。惟知有關帝。亦無廟。近乃作一土龕。

稗子貴人食之。下此皆食粟。曰粟有力也。不飲茶。

無陶器。有一磁碗。如重寶。然羣不貴。遂不足寶矣。凡器皆木爲之。出高麗者精。復難得。大率出土人手。七箸盆盂。比比皆具。大至桶甕。亦自爲之。有打糕。黃米爲之。甚精。有餅餌。無定名。但可入口。卽曰佳也。多洪有蜂蜜。貴家購之以佐食。下此不數數得。鹽則取給於高麗。每十月大宗伯特遣一驛使者至寧古昂邦。檄一牛祿。督市鹽者以行。給其僕馬。至高麗之會同府。府去王城尙三十里。荒陋猶寧古也。其國亦遣一官受我使。交易鹽及牛馬布鐵而還。凡五六十日而始竣事。聞其國亦以供應爲苦。得鹽乃高價以售。漢人惟退而自啖其炕頭之酸醬水菜。將霜取而置之甕。冰浸火烘。久而成漿。曰勝鹽多多矣。

東山名商陽哈答。極高峻。此山最深遠。向出獲貂。今則取盡矣。惟桑樹最多。松子採之不盡。其東北一千八里。爲非牙哈。總名烏稽。又名魚皮。因其土人衣魚皮。食魚肉。爲生故名。其人不知歲月。不知生辰。死以片錦裹屍下棺。以木架插於野。置棺木架上。俟棺木將朽。乃入土。

凡各村莊。滿人居者多。漢人居者少。凡出門。不齎路費。經過之處。隨意止宿。人馬俱供給。少陵所謂馬有青芻。客有粟也。如兩人遠出。年少者服事年長者。三人同行。最幼者服事其稍長者。亦公然坐而不動。

等輩彼此稱呼曰阿哥。有呼名者。稱年高者曰馬發。朋友曰姑促。父曰阿馬。母曰葛娘。大伯曰昂邦。阿馬叔曰曷克赤。子曰濟。女曰叉而漢。濟甥曰濟須。卽哈。夫曰畏根。妻曰叉而漢。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

流人間有逃婦者。人遇之。亦不告。有追及者。諱云自返。亦不之罪。大率信義爲重。路不拾遺。頗有古風。今則不能矣。

其人最善於描蹤。人畜經過。視草地便知。能描至數十里。但一經雨。便失之矣。有草名烏拉。出近水處。細長溫軟。用以絮皮鞋內。雖行冰雪中。足不知冷。皮鞋名烏拉土。諺云甯古三樣寶。人參貂皮烏拉草。所產之物。俱異於他處。香瓜極香甜。夏日盡飽。無破腹之患。冬日食油膩及飲冷水亦然。故內地人到此者。無不服水土之患。其水人稱爲人參水。地極肥饒。五穀俱生。惟無稻米。四月初播種。八月內俱收穫矣。農隙俱入山採樵。以牛車載歸。足來歲終年之用。乃止。雪深冰凍。則不用車。用冰滑。或用扒犁。似車而無輪。仍駕牛。在冰地上行。速而且穩。暇則采松子。並取火絨。絨生於木癭中。取之可盈掬。或開窖燒灰。或砍大樹作器用。無瓦器。其蓋碟盆盥盤之屬。俱以獨木爲之。油用蘇子油。似紫蘇子。亦有麻油。稍貴。無燭。點糠燈。其製以麻梗爲本。蘇子油查及小米糠拌勻。黏麻梗上。曬乾。長三四尺。橫插木架上。風吹不息。不知養蜜蜂。有采松子者。或采樵者。於枯樹中得蜂窠。其密無數。漢人教以煎熬之法。始有蜜。有蠟。遇喜慶事。漢人自爲蠟燭。滿州人亦效之。然無賣者。大小人家皆做黃齏湯。

每飯用調羹不用箸。調羹曰差非。又曰匙子。吃碗菜乃用箸。箸曰差不哈。碗曰麼樂。出門者腰帶必繫小刀匙子袋火連袋手帕等物。

房屋大小不等。木料極大。只一進或三間五間。或有兩廂俱用草蓋。草名蓋房草。極長細。有白泥。泥牆極光滑美觀。牆厚數尺。然冬間寒氣侵人。視之如霜。屋內南西北接燒三坑。坑上用蘆蓆。蓆上鋪大紅氈。炕闊六尺。每一面長二丈五六尺。夜則橫臥炕上。必並頭而臥。卽出外亦然。櫥箱被褥之類。俱靠西北牆安放。有南窗西窗。門在南窗之旁。窗戶俱從外閉。恐夜間虎來易於撞進。靠東邊間以板壁。有南北二炕。有南窗者爲內房。無椅杌。有炕桌。俱盤膝坐。客來俱坐南炕。內眷不避。

其俗無作揖打恭之禮。相見惟執手。送客垂手略曲腰。如久別乍晤。彼此相抱。復執手問安。如幼輩兩手抱其腰。長者用手撫其背而已。如以右手撫其額點頭爲拜。如跪而以手撫額點頭爲行大禮。婦女輩相見。以執手爲親。拜亦偶耳。除夕。幼輩必往長者家辭歲叩首。受而不答。等輩同叩。元旦。城門必嚴列旌旗弓矢以壯威武。家家

必於半夜賀歲。如遲至午便爲不恭矣。滿洲人家歌舞名曰莽式。有男莽式女莽式。兩人相對而舞。旁人拍手而歌。每行於新歲或喜慶時。凡大小人家前庭立木一根。以此爲神。逢喜慶疾病則還願。擇大豬不與人爭價。宰割列於其下。請善誦者名。叉馬向之念誦。家主跪拜畢。用零星腸肉懸於木竿頭。將豬肉頭足肝腸收拾極淨。大腸以血灌滿。一鍋煮熟。請親友列炕上。不用桌鋪設油單。一人一盤。自用小刀片食。不留餘。不送人。如因病還願。病不能愈。即將此木擲於郊外。以其不靈也。後再逢喜慶疾病。則另樹一木。有跳神禮。每於春秋二時行之。半月前釀米兒酒。釀味極甜。磨粉做糕。糕有數種。皆略用油煎。必極其潔淨。豬羊雞鵝畢具。以當家婦爲主。衣服外繫裙。裙腰上團圍繫長鐵鈴百數。手執紙鼓敲之。其聲鏗鏘然。口誦滿語。腰搖鈴響。以鼓接應。旁更有大皮鼓數面。隨之敲和。必西向。西坑上設坑桌。羅列食物上。以綫橫牽。綫上掛五色綢條。似乎祖先依其上也。自早至暮。日跳三次。凡滿漢相食。及婦女必盡相邀。三日而止。以祭餘相餽遺。清明掃墓。富貴者騎馬乘車。貧賤者將祭品。

羅列炕桌上。女人戴於頭上而行。雖行數里。不用手扶。而自不傾側。即平日米糧箱籠。俱以頭戴。有疾病用草一把。懸於大門。名曰忌門。雖親友探望。只立於門外。問安而去。

遇婚喪喜慶等事。無鼓樂。無男女僕相。訂婚時。父率子同媒。往拜婦之父母。次日女之父亦同媒。答拜。行聘名曰下茶。俱用高桌上鋪紅氈。茶果綢段布疋。仍用盤放桌上。多至數十桌。貧富不等。羊酒必需。嫁時粧奩如箱匣鏡臺被褥之類。亦置高桌上。兩人扛之。娶親用轎車。上掛紅綠綢。婦入門。只拜公姑。無交拜禮。如漢人請親戚扶新人行禮。

滿洲人家喜筵宴客。飲至半酣時。婦女俱出進酒。以大碗滿斟。跪於地奉勸。俟飲盡乃起。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內地之搖籃。其製以篩板圈做兩頭。每頭兩孔。以長皮條穿孔內。外用彩畫。並懸響鈴之類。內墊薄板。懸於梁上。離地三四尺。用帶縛定小兒。使不得動。哭則乳之。不已則搖之。口念巴不力。意即哄其睡也。喪事將入殮。其夕親

友俱集。名曰守夜。終夜不睡。喪家盛設相待。俟殮後方散。七七內必殯。火化而葬。棺蓋尖而無底。內墊麻骨蘆柴之類。仍用被褥。以便下火。父母之喪。一季而除。以不殯頭爲重。

甯古塔地不計畝而計响。响者盡一日所種之謂也。約當浙江田二畝。一夫種二十响。响收穀自一石至二石。以土之厚薄爲等殺。穀凡十種。曰稗子。曰小麥。曰大麥。曰粟。曰小米也。曰秫。黏穀也。用以造酒。曰黍。大黃米也。作飴亦可爲酒。曰稷。稷子米也。宜酒亦可爲食。曰高粱。蜀黍也。曰蕎麥。曰穠麥。鈴鐺麥也。而以稗子爲最。非富貴家不可得。

昔年行柳條邊外者。率不裹糧。遇人居。直入其室。主者盡所有出享。或日暮讓南炕宿客。而自臥西北坑。馬則煮豆麥銼草飼之。客去不受一錢。他時過之。或以針綫荷包贈。則又煮乳豬鵝雞以盡。蓋是時俗固厚。而過客亦不若今日之多也。今則走山者以萬計。蹤跡詭祕。倉卒一飯或一宿。再宿必厚報之。

滿洲有大宴會。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舉一袖於額。反一袖於背。盤旋作勢。曰莽勢。中一人歌。衆皆以空齊二字和之。謂之曰空齊。蓋以此爲壽也。每宴客。坐客南炕。主人先送烟。次獻乳茶。名曰奶子茶。次注酒於爵。承以盤。客年差長。主人跪以一手進之。客受而飲。不爲禮。飲畢乃起。客年稍長於主。則亦跪而飲。飲畢。客坐。主乃起。客年小於主。則主立而酌客。客跪而飲。飲畢起而坐。與席少年欲酌同飲者。與主客獻酬等。婦女出酌客亦然。是以不沾唇則已。沾唇則不可辭。蓋婦女多跪而不起。非一爵可已。又客或懼醉而辭。則主不呼婦女出。出則萬無不醉者矣。凡飲酒時不食。飲已乃設油布於前。名曰劃單。卽古之單也。進特性以解手。刀割而食之。食已盡。賜客奴。奴席地坐。叩頭對主食不避。俗尙齒。不序貴賤。呼年老者曰馬法。馬法者漢言爺爺也。呼長者曰阿哥。新歲卑幼見尊長。必長跪叩首。尊長者坐而受之。不爲禮。首必四叩。至三則跪而昂首。若聽命者然。尊長者以好語祝之。乃一叩而起。否則不起也。少者至老者家。雖貧必隅坐。隨

行。出遇老者於途。必鞠躬垂首而問曰。賽音。賽因者。漢言好也。若乘馬必下。俟老者過。老者命之乘。乃敢避而乘。宴會必子弟進食行酒。不以奴僕客受之。亦不酢。往來無內外。妻妾不相避。年長者之妻呼爲嫂。少者之妻呼爲孀。子若弟婦。

婚姻擇門第相當者。先求年老者爲媒。將允。則男之母逕至女家視其女。與之簪珥布帛。女家無他辭。男之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戚家叩頭。姻戚家亦無他辭。乃率其子。姓羣至女家叩頭。金志所謂男下女禮也。女家受而不辭。辭則猶未允也。既允之後。然後下茶。請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惟陪送耳。結婚多在十歲內。過期則以爲晚。上元夜。好事者輒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婦女。又三四人扮參軍。各持刀尺。許兩圓木。夏擊相對舞。而扮一持傘燈賣膏藥者前道。旁以鑼鼓和之。舞畢乃歌。歌畢更舞。達旦乃已。

十六日滿洲婦女羣步平沙。曰走百病。或連袂打滾。曰脫晦氣。入夜尤多。正二月內。有女之家。多架木打鞦韆。曰打油干。

歲除必貼紅紙春聯。聯貫四六。歲易新句。或與舊稍同則不樂。

十月人皆背鷹走狗。逐捕禽獸。名打圍。按定旗分。不拘平原山谷。圈點一處。名曰圍場。無論人數多寡。必分兩翼。由遠而近。漸次相逼。名曰合圍。或曰一合再合。所得禽獸。必餉親友。

滿人有病必跳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歲終則無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樹丈餘細木於墻院南隅。置斗其上。謂之曰竿。祭時着肉斗中。必有鴉來啄食之。謂爲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家婦。以鈴繫臂後。搖之作聲。而手擊鼓。二以單牛皮。冒鉄圈。有環數枚在柄。且擊且搖。其聲索索然。而口致頌禱之詞。詞不可辨。禱畢。跳躍旋轉。有老虎回回諸名色。供祭者豬肉及飛石黑阿峯。飛石黑阿峯者。黏穀米糕也。色黃如玉。質膩。糝以豆粉。蘸以蜜。跳畢。以此徧餽鄰里親族。而肉則拉人於家食之。以盡爲度。不盡以爲不祥。

甯古塔燒酒曰湯子酒。斤銀四分。黃酒斤銀三分。燒酒家爲之。惟黃酒多沽飲。

甯古塔船有二種。小者曰威弧。獨木銳首尾。可受三四人。大者曰五板船。三艙合五板爲之。合處不用灰麻。釘以木水漬。則以青苔塞之。可受十餘人。常責一人執青苔以俟。不遑他顧。他顧則水入船矣。槳長數尺。兩頭若柳葉而圓。其中人執之。左右權若飛。五板船富者乃有之。威弧隨處皆有。冬則以爲馬槽。

甯古塔薪不須買。昔年門外卽是。今且在五十里外。必三四鼓募食往。健者日致兩車。弱者致一車。俗以伐木爲第一勞苦事。每年冰雪中。運一年之薪積於舍南。若出一二三月凍開。不可運矣。（冬間合抱之木。一二斧卽剖。十餘斧卽斷。他時則否。）富者奴任之。貧者子若孫任之。或無子孫。則僱倩人。間有買者。大率二錢一車。冬春所燒皆濕木。然人坑卽熟。夏秋則不乾不熟矣。

童子相戲。多剔蠶屨麋鹿前骸前骨。以錫灌其竅。名噶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於囊。歲時間暇。雖壯者亦爲之。

凡臥。頭臨炕邊。脚抵窗。無論男女尊卑皆並頭。如足向人。則謂之不敬。惟妾則橫臥其主脚後。否則賤如奴隸亦忌之。頭不近窗者。天寒窗際冰霜。曉且盈寸。近窗衾褥亦爲寒氣所逼。每不乾。乃知頭臨炕邊亦不得已。近日炕皆外高內低。覺更便。但不甚闊。人稍長更須斜臥。而絕無增廣之者。滿洲人見人以鞠躬爲禮。別久相見則相抱。近以抱不雅馴。相見與別但執手。年長則垂首引之。少者仰手迎焉。平等則立掌平執。

● 雙城跳神之陋俗

吉林雙城人民。有一種習慣。卽婦女之跳大神是也。習俗相沿。由來已久。人民極其信仰。尤以婦女爲最甚。鄉間爲最多。操是術者。分文武兩派。文派者。多係老嫗爲之。於深夜之際。閉目端坐。須臾之間。渾身亂抖。謂神卽附體。信口歌唱。醜態百出。武派者。以青年婦女爲最多。於夜靜更深。腰懸銅鈴一串。爭擊單面鼓。滿屋跳躍。信口高歌。所附之神不一。如濟顛僧。楊二郎。猪八戒等名目。間有中年男子。亦係武派者。能

當場吞鐵釘若干。能喝煤油數斤。若瘋若狂。亦不知何所取義。人民卽嘖嘖稱美。謂其工夫已到。修練已深。可笑極矣。城東二屯有王姓婦。年僅二十餘歲。於嚴寒之際。在院內脫去上身衣服。露出胸臍。用鐵練將肩窩穿透。練之兩端懸掛鋤刀四口。名曰掛甲。雖鮮血淋漓。毫無痛楚之色。誠陋俗也。

●黑斤濟勒彌之生活

黑斤費雅喀濟勒彌人。在今日吉林省東北邊。自依蘭以東。如樺富臨綏等屬。皆有其蹤迹。(據十年前調查樺富臨綏四屬男女凡七千餘人)但血統多已混和。沿河漁魚者。輒混稱爲魚皮韃子。其傍山林以居之獵人。則稱之爲打牲人。或混稱爲打牲索命。第以職業區別而已。

混同江下游東北海口。有大魚。長一二丈。大數圍。頭有孔。行如江豚之涉波。孔中噴水高一二丈。訇然有聲。叫數里。黑斤濟勒彌諸人。通呼爲麻特哈。謂此魚奉海神命送魚入江。以裕我民食者。是間土人皆不知歲月。特以江峨爲捕魚徵候。每於江面

花峨變白時（約五月）麻特哈送烏互路魚入江。及青峨初起（六月至七月望前）送西里性魚入江。至江面小青峨再飛起（八月）送答抹哈魚入江。皆至特林河口而返。其驅魚進口也。每三四爲羣。各去里許。逆流而上。掀波噴浪。勢甚洶湧。而烏互路等魚。則率羣前行。若不敢稍止者。日可行三四百里。此三項魚到時。濟勒彌及黑斤人等。則於江邊水深數尺處。多置木椿。長二三丈。或四五丈。亦有作方罫形。獨虛沿江一面者。名曰悶槓。於水平綫下。又繫以袋網。須日乘小舟取之。每一悶槓可得魚數千斤。又或以圍網。或以撒網。一舉可得數百斤。數十斤。載回小舟。舉家各持小刀。臨流割之。魚分四片。穿以柳條支。架藏之。作禦冬之旨蓄。至麻特哈巨魚。初濟勒彌等人以爲海神之使者。故不敢捕取。後見俄人設法競取。土人亦從而效之。每江中風浪大作。輒揚帆持叉遙擲之。叉尾繫長繩。俟魚力既憊。乃牽至江岸。或售或食。仍不敢攜入室中。恐爲祟也。若乘威呼持叉取魚。則以剃髮黑斤爲最。當波浪平靜時。江面認取魚行水紋。拋叉取之。百無一失。其威呼不用木而用樺樹皮長丈餘。寬

約二尺。首尾胥窄。才容一人。其快如風。江中魚類如魴鱸鰻鯉。土人多生食之。答抹哈魚產於江中。長成於海。復回江河而死。故有往來生死之諺。其壽命祇一年。每當暮春江河冰解。小魚卽乘流冰入海。得鹹淡水。長大甚速。立秋後。輒又不食。逆流而上。母魚追嚙雄魚之尾。俗稱咬巡。晝夜追接。惟值江中灘石。則泳游不去。俗稱巡場。漁者於此恆多獲焉。臨江縣之黑斤人。專以斯魚爲衣食。魚肉充飢。魚皮染繪作衣。黑斤人故又名魚皮韃子。是種人不知歲月。蓋以來魚一度爲一歲焉。

▲黑龍江

●黑龍江風俗瑣記

江省木植極賤。而風力高勁。匠人制屋。先列柱木。入土三分之一。上覆以草。加泥塗之。四壁皆築以土。東西多開牖以延日。冬煖夏涼。視瓦椽爲佳。近年多以瓦爲美觀。仰而不覆。以水灰嵌合之。否則大風揚去。官廨外無廳堂。或三間四間。俱爲房。環三面土坑。燃薪其中。以禦寒溼。入夏亦然。初時男婦雜坐臥。不相迴避。卽外來託宿者。

亦與共之。嗣奉例禁。其俗始革。而市集稍遠處。猶仍陋俗。外垣多無門。夜以大木縱橫立之。早起平置地上。近如齊齊哈爾呼蘭諸城。仕宦之家。則彷彿內地。高閤厚墻。別設廳事。延賓客矣。

江省入冬以後。窗皆高麗。堅紙蒙蔽。無隙。輒上厚冰寸許。視如積雪。蓋屋中之火。與庭中之雪。相薄而成。至次年三月始消。北牆尺許厚亦然。每雪落地。則散粒如砂。往來徒步。踏之有聲。而不滑足。其下堅凍二三尺不等。經春間東風迅起。漸化爲水。市中至泥深沒馬。月餘乃平。入伏後。小熱數日。然卽晚輒涼。當身必須夾衣。冬坐室內。環以火爐。著羊裘。亦不畏寒。一出至庭。則肌骨爲悚。鬚眉皆冰。土人著皮帽。蒙首至頸。僅留目孔出視云。

冬雪外出。耳輪輒以皮囊之。否則凍欲死。然以雪沃之。則回煖如舊。不覺其痛。蓋寒氣類引而出。反則閉之益甚。諺所謂關門殺賊也。

江省風俗素樸。嗜酒之外。飲饌極菲。然性顓愚。不知計算。又習於游惰。稍近勞力之

役輒避不前。每三五成羣。酣飲市肆。一日未終。罄諸所有而後已。不知積蓄以貽家也。醉則隨路倒臥。亦無人過問之。

新正各業停市。往來相賀。與內地同俗。爆竹之聲。年尾年首。亦時盈於耳。惟十五元夕。戶以上年積殘油蠟聚鐵鑊中。懸門首燃之。至天明而罷。煙燄漲天。氣又惡劣。不知取義云何。

巫風盛行。家有病者。不知醫藥之事。輒招巫入室誦經。裝束如方士狀。以鼓隨之。應聲跳舞。云病由某祟。飛鏡驅之。向病身按摩數次。遂愈。或延喇嘛治之。亦大同小異。寺觀無僧道。行脚者亦少。惟呼蘭三城間一遇焉。

俗有喪。樹木桿於庭。上挂長幡。以示遠近。起蘆屋。置柩其中。或數日。或十數日。舁之郊外。親屬服粗白布。無麻。赴弔者亦白冠。初多火葬。或近水置之。隨江漲而沒。嗣山東回民販牛至者。輒數代。依倚不去。於附城小阜。營域樹碑。土著乃漸效。然青島方術五行家言。均不之問也。

旗民不重茶飲。客至則口吸袋煙。手捧以進。或久生餉白水一盃。市肆商主。則煮茶進客。以故茶販甚少。

土人著履曰烏拉。製與靴同。而底輒連幫而成。或牛皮。或鹿皮。縫紉極密。走荊棘泥淖中。不損不溼。且耐凍耐久。市有專肆。力食者入冬皆倚賴之。價亦不昂。各城婦女。皆滿洲裝束。卽墾民亦習而從之。

江省牲畜。徧放於野。不以豆料麥屑飼之。至秋後。畜於家廐。則餵以羊艸。長尺許。色青而潤。經冬不變。郊外隨地皆有。四月卽生。七八月將枯時。土人爭往刈割。堆平屋頂上。約可供牲畜冬春之需。

市酒多自呼蘭販運。味薄。同內省米酒。不及奉天牛莊之佳。然同一高粱所釀也。飲者既多。釀者亦遂貴多。市情自然之理。又有黃酒。以麴經宿成之。其甘如醴。以供祀神。餘則餉客。

江省牲畜。以牛爲多。諸部落初時以爲常食。名曰乳牛。又曰菜牛。土人往來運載。多

以牛車。輪極笨重。上露無棚。婦女亦乘之過市。又有耙犁。似露車。座低傍輪。前有軛而高。以牛駕之。入冬走冰上如飛。且可施帷幙。衾褥禦寒焉。

江省鹿類最繁。麕麕爲用尤多。呼倫貝爾布特哈興安各城諸部落。每以麕皮置爲囊。野處露宿。全身入囊。不畏風雪。麕皮則爲衣禪之用。入市出售。印以花紋。極輭溫耐久。麕麕諸肉。市亦有供食。混與兔相類。臘之頗佳。鹿則茸角爲上。而鹿胎爲膏。則婦科佳藥。鹿尾亦稱佳肴。全鹿一隻。可值京錢二三十千。以之前煎膠成塊。利益甚厚焉。

江省無成樹花木。西洋菊之類。間一見之。又有以洋菊種入盆者。黃紅相間。點綴几席間。樹則楊榆二種。隨在多有。清明後始見青芽。原艸亦然。八月亦漸枯矣。各城山內樺樹爲多。其皮堅緻光澤。可爲冠履器具。廬帳舟渡。而省城不多見焉。藥品如赤白芍。防風。黃芩。甘草。車前五味子。薄荷。黃精。黃連。皆有之。藥肆中人。隨采以歸。無人取而供買者。蔬菜入夏始多。如韭菜。菠菜。蕪菁。蘿蔔。土瓜之類。至秋末。則惟黃芽白。

一種。土人以鹽水浸之。貯甕中。留供冬春之需。謂之酸菜。調羹頗佳。或以蕪菁蘿蔔兩種入窖。隨時取食。市肉牛羊爲多。豕肉則漢人食之。

娶婦之家。彩綢紅氈。喪家搭棚。所需席片及盤盃燈籠諸物。無問官兵。皆值月鋪戶供應。

棉花非土產。布來自奉天。皆南貨。亦有販京貨者。毛藍足青等布是已。然皆呼爲京靛。而江南來者。號抽機布。俗謂一布爲小疋。二布爲大疋。製一衫。小疋不足。大布有餘。布之尺寸可知。

城內外門前。揭竿籬者。旅店也。外來投宿。例報番子房。土人則否。

盛京通志稱土俗云。行者不齋糧。而雞黍之誼必篤。父兄對賓客。子弟侍立。執杯杓必恭。今黑龍江一帶。過客到門。必留酒食。肴不過豬肉雞卵。而以雙上爲禮。如雞卵二盤。豬肉亦二盤也。酒則子弟執壺侍側。不盡不去。果如志所云。他城雖不逮。彷彿似之。

滿洲宴客。舊尙手把肉。或全羊。近日沾染漢習。亦盛設餚饌。然其款式。不若內地。味亦迥別。庖人之藝。不精也。所謂手把肉。持刀自割而食也。故土人割肉。不得法者。有屯老老之誚。

土人過節。上元湯圓。端陽角黍。中秋月餅。家自爲之。亦有鬻者。惟二月二日太陽糕。九月九日花糕。不見食之者。此與都下少異。

土人以黃米造酒。謂之黃酒。又有名秋酒者。關以東處處賣之。達呼爾以牛馬亂造酒。謂之阿爾占。漢名奶子酒。

土人熬飲黑茶。入燭油炒米以當飯。黑茶。滿洲語噶喇釵也。茶葉來自奉天。一包謂之一封。又稱一箇。性不寒。能消肥膩。塞上爭重之。亦有瀾香片大葉等茶。啜以蓋盃者。滿洲漢軍數家外。晉商爲多。

索倫達呼爾。以麕頭爲帽。雙耳挺然。披麕服。黃韞蒙茸。少見多怪者詫之。然亦窮苦者裝飾如此。

商販春秋氈帽。夏艸帽。惟晉商帽皆有纓。夏必戴雨纓。在呼倫貝爾者不然。居遼蒙古也。

土人以搭裪布製袍。或用繭綢。色尙藍。灰醬次之。其缺襟亦有服綢緞者。十僅二三。則其得之不易可知。有衣名哈爾瑪兒者。麕鹿等皮之毛落而韆存者也。服之作苦最耐磨涅。

夏日婦女多跣足。或划襪行。然野花滿鬢。老少無分。故有修頭不修腳之諺。

齊齊哈爾人家。門皆高大。可通車。院皆寬敞。可容牛馬。屋不過三層。間造重門。設照壁。然牆多及肩。行路窺見堂奧。若墨爾根等處。則幾於折柳而樊矣。

艸屋南向者三楹。或五楹。皆以中爲堂。屋西爲上屋。鄉居者率稱西面爲德爾吉。譯言上也。蓋尙右之意。

艸屋一苫。可二十年。土屋須歲歲報墁。土屋謂之平房。列肆者多。居家者少。至以瓦爲之。不過佛殿數楹。非僅陶瓦難得也。禦寒不如艸舍。故人家不用。

屋脊置木壓艸。以防風攝。謂之馬鞍。亦有以軋代者。不多見。

柱埋於地。露二尺許。造屋其上。貯不耐潮溼之物。望之如水榭者。曰樓房。倉庫類然。人家亦有。然大風有傾欹之患。故亦不多。

牆有土築者。埝。埝者泥堆者。埝。埝最耐久。埝者野甸泥塊土。艸結成。堅如軋。齊齊哈爾外城壘此。又有拉哈牆。縱橫架木。擰艸束密柱橫架上。表裏塗以薄泥。而占地不大。隔室宇宜之。

窗自外糊。用高麗紙。紙上攪鹽水。入蘇油。歛之。藉以禦雨。冬月盈窗。櫺間層霜。內積如樹介。稍暖則化。點滴如雨。

屋內三面皆炕。繞之。室自煖。不然。雖煨紅爐。寒氣不散。地下四時堅凍。卽三伏。炕必一兩日一燒。否則腰膂間易致疾。疾甚須以熱炕烙之。

寒賤者。兩家蹴居一室。僅以各炕爲畛域。客來仍許借宿。無問城鄉。類如此。久燒之坑。洞中積有煤灰。往往隨煙出筒。延燒廬舍。故坑必一歲一掏。謹修之。方無

患。

屋側煙箊。過檐數尺輒者。望之如堵。一家不啻五六座。亦有土木爲之者。卑陋不耐風雨。

煙箊出火曰煤子。疾撒鹽一握。或投豬矢於箊。而密堵竈門。其火自熄。

達呼爾屋脊插一小幟。院中樹高竿無斗。而縛艸一束。與滿洲家索壓小異。

滿洲漢軍及流人家。亦立天燈。然平時點者少。正月點者。十室而九。

滿洲漢軍女既聘。婿先行叩頭禮。然後送簪珥衣服。富者或致羊豕鵝酒。謂之過禮。娶之夜。婿家黃紙朱書麒麟在此四字。貼門上。女乘綵帷車。前懸篩籬及鏡。沿路放爆竹。鼓樂導之。明日設席待親族。賀者至。飯酒三杯輒去。擇日更設席謝之。

達呼爾巴爾呼以牛馬爲聘禮。多多益善。禮不備。女不容娶。然婿既得喝喇禮發密。禮許來往女家與婿同寢處。稱夫婦。故有聘逾數載。乃能備禮迎娶者。往往子女成行。隨母入門。而翁姑受拜。仍以新婦稱之。喝喇禮發密。譯言執手。

滿洲漢軍。皆與蒙古通婚姻。然娶蒙古者。多達呼爾巴爾呼。自相婚姻。與蒙古通營站官屯。則滿洲漢軍娶其女者有之。

土人婚娶。無附遠厚別之義。惟漢軍果氏。以爲系出滿洲瓜爾佳。與瓜爾佳氏世不結親。此外無別。豪族尤甚。

人死三日。既薄暮。其子以紙囊盛紙錢。負入土地祠。卽神前曳囊三匝。覺重。曰。亡者收去。出而焚之。謂之搭裪。

喪家門內。樹高竿。揭旛。舁輓用槓。以旗扇輿馬爲執事。皆與都下略同。然富者爲亡人焚裘帽。一火嘗抵千百金。較從前焚輿馬。侈僭之甚。

人死焚屍而瘞。曰熟葬。老人聞有免者。然亦滿洲漢軍數家。熟葬之法。舁棺至郊野。置柴上。請師舉火。火熾屍起。挺而扑之。須臾肉盡骨僅存。然後拾置所謂淨匣中。而瘞之土。然師之業苟不精。骨亦易爲灰燼。此勢家之所以嚴擇師也。

呼倫貝爾布特哈人死。挂樹上。恣鳥鳶食。以肉盡爲升天。世有鳥葬樹葬之說。卽此。

俗。

流人死。苟且棺斂城外。往往受狼犬之累。掩骼埋胔之令。惜無行者。而發塚一事。亦時有之。

土無片石。凡葬處。亦有植樹。間立碑碣。石皆來自奉天。質粗易泐。

滿洲家立索摩竿。春秋二仲行還願跳神。背燈換索諸禮。與都下無異。漢軍舊家祭先有燒香禮。亦春秋舉行。餘關帝馬神諸祀。滿洲漢軍按期舉行。尤誠敬。

庫雅喇滿洲以犬祭。未聞用牛。近則諱犬。而詭言用豕。不知犬曰羹獻。古禮以之。薦家廟何諱爲。

達呼爾家。爾子兄弟如千人。其西壁艸人亦如千。微具眉目。囊具半身。死去之。增生之。歲時祭祀。所謂祖宗也。巴爾呼亦然。其祖宗最忌動搖。觸之主人必病。病則祭以肉。舉家分肥。故下戶狡獪者。饒則陰撼壁上囊。可笑也。

滿洲清明墓祭。新墳插佛朵。舊墳插柳枝。皆示人有後意。佛朵之式。黏五色紙條如

旛。漢名佛花。都下亦用。

水讀爲髓。柴讀爲財。土音也。元旦担水抱柴。扣門戶問之。答曰送則入之。而置其水。其柴釜灶中。大喊曰添財添財。家家如是。

上元城中張燈五夜。村落婦女來觀劇者。車聲徹夜不絕。有鑊五六尺。冰爲壽星燈者。中燃雙炬。望之如水晶人。此爲難得。

四五月青艸初生。載酒牽羊。飲宴於江邊林下。號曰耍青。

除夕。人家門外燒馬。通店肆門外燒炭。蓋都下柏葉驅歲之意。向來爆竹極少。近則通市轟然。亦有銷金門神五彩畫幅之類。

俄倫春俗重鮮食。射生爲業。然得一獸。卽還家。使婦取之。不貪多。亦不以負戴自苦。孛倫達呼爾舊亦然。近日漸知樹藝。闢地日多。呼倫貝爾依然畜牧爲生。富在牛馬。力田者寥寥也。

俄倫春婦臨產。夫爲搭棚寮數里外。送婦居之。旣生兒。乃迎歸。

達味爾病。必曰祖宗見怪。召薩瑪跳神禳之。薩瑪巫覡也。其跳神法。薩瑪擊太平鼓作歌。病者親族和之。詞不甚了了。尾聲似曰耶格耶。無分晝夜。聲徹四鄰。薩瑪曰。祖宗要馬。則殺馬以祭。要牛。則椎牛以祭。至於驢黃牝牡。一唯其命。往往有殺無算。而病人死。家亦敗者。然續有人病。無牛馬。猶殺山羊以祭。薩瑪之令。終不敢違。

伊徹滿洲病。亦請薩瑪跳神。而請札林一人爲之相。札林唱神歌者也。祭以羊。腥用鯉。薩瑪降神。亦擊鼓。神來則薩瑪無本色。如老虎神來。猙獰。媽媽神來。噢咻。姑娘神來。靚觀。各因所憑而肖之。然後札林踞陳新神救命意。薩瑪則啜羊血嚼鯉。執刀鎗白挺。卽病者腹上。指畫而默誦之。病可小愈。然不能必其不死。

小兒病。其母黎明以杓擊門。大呼兒名曰博德珠。如是七言。數日病輒愈。謂之叫魂。處處有之。博德珠家來之謂。

喇嘛有跑凳術。人家失物。喇嘛以繩繫板凳。挽而咒之。自行如飛。止某家。曰盜也。搜之無獲。則又咒凳。又自行。嘗止數家。失物卒無迹。而數家傾筐側篋。所失轉多。然不

過鄉愚受其惑也。

邊俗不甚別男女。出則同川而浴。居則短垣可逾。一二守禮者。往往爲蕩子所指目。百計剔黷。務卽敗行乃已。倡妓之輩。其始流人賤戶。迫於凍餒爲之。近則土人亦漸不失自惜。狂夫引邪入室。公然與母妻雜坐。良家婦女。率好冶容豔飾。出入叢祠。鬧市間。甚至恣爲狎嫖。不可問也。

俗呼蟋蟀曰趨趨。絡緯曰聒聒。螳螂曰刀螞。蚓曰曲蟺。螢曰火虫。蜣螂曰矢殼。蜋蛄曰瑪螂。阜螽曰螞蚱。蜘蛛曰蛛蛛。皆與內地無異。惟夏秋不聞虫聲。土人亦不識蟬爲何物也。

●鄂倫春族之生活狀況

一 職業

鄂倫春族之人。以射獵爲業。其射獵之目的物。爲野雞。爲飛龍。爲沙雞。爲樹雞。爲麇。爲鹿。爲野豬。爲熊。爲狐。爲狼。爲虎。爲水獺。爲豹。爲灰鼠等。常獵之獸。則麇。鹿。狐。灰鼠。

四種也。

二 衣服

鄂倫春族之人。以麕皮爲衣服。皮有大毛青毛紅毛之分。冬着大毛皮襖。春秋着青毛皮袄。夏着紅毛皮袄。鞋則夏穿布筒皮底（底用麕腿皮製成）冬春秋三季則穿皮筒皮底（筒亦用麕腿製成）帽以麕頭皮製成。夏以白布纏頭代之。

三 飲食

鄂倫春族以麕肉爲主食品。米麵爲副食品。米麵酒油鹽布鎗彈等物。由諳達供給之。鄂倫春族之人。則以其獵得之麕皮及肉。灰鼠皮。鹿茸。狐皮等物品。以償諳達之值。

四 居住

鄂倫春族之住屋。名曰撮羅子。斜搭木爲架。上尖狹。下圓闊。夏季富人外圍以布。貧人外圍以葦或草。冬季富人表裏都用皮圍。貧人在葦或艸之外面。敷以雪。春秋季。

富人圍小毛或麕腿皮。貧人與夏季同。頂上開直徑尺餘之孔。裏面掘地設圓形或長方形之火坑。長方形者長約三尺左右。寬二寸尺左右。內燒以柴。三面鋪艸。上面鋪皮褥爲臥處。北面臥處上方。掛皮袋數個。袋中盛八拉罕（神之意）二三個不等。必待有高貴之客來方讓於此處坐。此處臥也。住所遷移無定。逐鳥獸而居。大都在有山有河之處。此處鳥獸獵盡。卽遷移他處。冬季多住於山之陽。夏季多住於河之濱也。

五 器具

鄂倫春族放置食物之器具。概用皮製成。有方者。有圓者。放置衣物。亦以鞋皮製成之箱子圓盒子等盛之。上面或有刻以花紋者。頗精緻。概出於婦人之手。所製成也。

●鄂倫春族之風俗習慣

一 婚嫁

鄂倫春族定婚時。由媒人說洽妥。婿卽至岳家。爲岳父母及岳家長者叩首。歸來後。

始將禮物送去。禮物爲馬兩匹。或多至五六匹。野豬一兩頭。酒四五十斤。結婚時。新郎及父母再煩數人携酒肉等。一同往岳家迎親。歸來後。新郎爲岳家送親人叩首。新娘拜見翁姑。戚友携錢衣等物來賀。飲宴後始散去。

二 喪葬

鄂倫春族人死。卽爲易衣。放在撮羅子外面地上。通知同族及戚友。哭泣以誌哀。焚化紙錢。然後用韃皮將尸體裹起。擇日昇出。架於樹上。待皮肉腐爛。骨墜下。然後拾起埋之土中也。

三 祭祀

鄂倫春族父母故去後。雇畫工畫一幅二尺見方之像。捲起盛於韃皮筒內。供在撮羅子後方樺樹上。自製木質皮質之小神像。名曰八伯罕者。盛于皮袋內。掛於撮羅子內之一面。每逢月朔月望。以及令節。焚香祭祀。大祭時。用野豬麕鹿野雞等宰死。剝皮。供神前。焚香叩頭畢。撤去。煮熟。再祭畢。撤而食之。當日食盡。

四 交際

鄂倫春族遇族戚友有婚事。携錢衣等物往賀。有喪事。携紙與錢往弔。戚友間互相訪問。亦時以獵得物相贈遺。與漢人交際。亦贈遺此等物。漢人則別以酒布之屬。酬報之也。

本特書色

- ①材料最豐富。彙輯各種通俗應酬之事情，已囊括無遺。
- ②門類最完備。各項文事，部別井然，按類查閱，盡如人意。
- ③體例最精審。書內程式，與文字互列，而立例極為精究。
- ④人事最詳細。應舉一切應酬之問題，與人事確有助益。
- ⑤文件最新美。各式文件，概從新制，泛應曲當，雅合時宜。
- ⑥應用最利便。各界情事，羅列詳盡，臨事採用，均有依據。

應酬必需之寶庫○交際必備之錦囊

新制酬世大全

政學

軍警
農工

商賈
婦女

各界

定價

甲種一冊

一元六角

乙種四冊

一元四角

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二

山東

● 濟南採風記

濟南士好經術。城鄉紳家。罔不課讀。卽農夫胥役。亦各送子弟受讀。學校如雲。名里相望。曾南豐類稿云。齊爲文學之國。又謂齊魯文學。皆天性者。信然。縉紳之家。不權子母。以奪民利。其有競刀錐以兼貧寡者。皆羞爲之。故多貧。居常亦罕與仕宦往來。請託夤緣之習。殆不可見。至深山之民。有老死不識衣冠者。其守分可知矣。

歷下之民。最樂輸將。不俟催科。自然雲集。鄉民力田者多。貧者樵採傭工。間有貿易。然不遠出。東三府則有遠去其鄉者。殆以濱海之民。往往思動邪。郡屬之民。畏見官長。故健訟者少。婦女尤兢兢以登公堂爲恥。卽有官事牽及者。輒百計求豁免。故城鄉婦女。節烈者多。

鄉間婦女。最勤紡織。七八齡女子。卽優爲之。男子冬月無事。抱兒負暄。使婦得不曠織。故布帛之利。不減吳中。

省垣商賈雜居。稍稍奢靡。優伶倡妓。遊食頗多。然皆非土人。未足爲大邦累也。

郡有湖山之勝。距東南數省。亦復不遠。凡宦遊於此者。每多僑寓不歸。久遂入籍。俗諺有慣發客籍之說。亦非無因。人旣雜居。風氣遂兼南北。閭閻比戶。衡宇相望。月夕風晨。一遊街市。富庶景象。實有可觀。

婚禮不事繁文。議旣成。以親友爲冰人。用柬帖黏紅箋。男家書伏希金諾。女家書謹遵台命。不書年庚。此外則書吉祥等字。以滿紙爲上。餘從皆省。婚議旣成。男女家或有事故。或爲期尙早。則先用紅單書寫。命僕從傳送。謂之傳小柬。

齊俗本不親迎。間亦有行之者。萊屬之諸城。則守禮不衰。竟有不親迎。則不得爲妻者。及期。男家用處女二人。俟彩輿登堂。豔妝先出一執粉盃。一執脂盒。在新人面上。作擦摩之勢。謂之添胭脂。

新人出彩輿。必從馬鞍過。以作厭勝之術。外用一火盆。燒獸炭。俟交拜時。用火酒數盞。澆於火上。以取將來家業興旺如火也。兩新人既入洞房。僕人即用新氈。裱以紅紙。置大門上。此俗不惟省垣有之。蓋風行齊魯間焉。相傳明太祖微時夜行。遇新娶者。煞神隨之。太祖尾之入。以氈置其門。次日有問日者。昨何故與煞神犯。日者謂明知之。然是晚有紫微入度相救。故敢用之。流俗相傳。至今勿替。不知其語之所自來也。

入房坐牀之後。例喫子孫餽餽。先是男家納吉之日。用葷素菜果盒麵一盤。上加棗栗絨花髮髻等件。謂之油頭粉面。送之女家。多少稱家之有無。謂之合禮。此禮最重。雖極貧者。亦不可少。女家收其素者。而半收其葷者。先期一日。用麵包素者。作水角子。以爲新人坐牀喫子孫餽餽之用。葷者留俟三日。款待新婿。坐牀後。女家隨送麵絲斤許。肉合子數板。稀飯一罐來。蓋齊俗三日內。新人不食男家之物。次早。女家又送麵絲來。謂之抬頭麵。此後則不復饋送矣。

新人入門後。凡賀客登堂者。皆不令見。入夜。母送其子入房。親友概不得入。故無南省鬧房惡習。此風最佳。

數日後。僕挾紅氍毹。新郎具衣冠。往拜各親友之門。見者甚少。見則叩無算。此風亦遍通省焉。

女若歸寧。與壻相遇於家。不令同房。濟寧一帶。雖生子。在母家并不與壻相見。其嚴有如此者。贅壻之說。亦惟僑寄者間有之。土著家則決無其事。

既生子。壻家用雞子染紅。先報喜於母家。其多寡亦稱家有無。戚誼中。惟此最重。數世後。猶相親熱往來。若姑姨中表。則不能如此。登萊之間。竟有終世不相往來者。生日從無肆筵受賀之舉。凡登仕版者。在他鄉則舉行。回籍後。從無收受禮物。親友亦無登堂拜祝者。

小兒出痘。七八日後。親友送以燒餅油果。謂之結疙瘩。蓋取結痂之意。出痘家用寸許寬四五寸長紅布。挂於門首。謂之挑紅。近亦盛行種痘及種牛痘者。

喪禮頗近古。初彌留之際。卽著內外裳衣。始死。孝子披髮至院心。呼其親而號曰。上西南。謂之指路。三聲後。擊踊大痛。蓋從古人升屋而號之禮。而少變其儀者。哭踊畢。用瓦罐盛米汁。赴土神廟。呼其親而遍洒之。謂之送湯。三日後止。赴告與各省同。赴告後。弔客絡繹至。十餘日方止。紳衿家有月餘方止者。七七之說。不甚經意。從無誦經之事。

喪期既擇定。復告期於親友。請其臨喪。及期。用紅箋書親友名號。榜于壁。謂之挂榜。凡有執事者。咸列焉。

開弔日。客至靈前。長號三聲。謂之舉哀。省垣近染官場習。此禮遂滅。各郡尙遵行不替。若客來。孝眷咸舉哀。女客猶隨同舉哀如故焉。

殯期至。親及最契之友。送獅豹。獅豹者。用花毯作身。木作首尾。一人裹於其中。開弔時。列於大門左右。及啓靈。獅豹先入於靈前。舞蹈。喪家先備制錢一千或兩千。置於靈几。舞蹈畢。臥于旁。從腹中出小獅討喜錢。卽攬几前錢而去。間有用數人假戲場。

衣冠。於獅豹舞畢。演戲一折。然後啓靈。此等鄉間皆親友爲之。城市有用貧人者。發引儀制亦同於他省。親友著素衣冠送。鄉間丁少之家。請送者或十餘人。或數十人。皆白衣冠相送。以壯觀瞻。此則失於太過。近則已不行矣。

喪服以東省爲近古。省垣尙有用墨經者。蓋謀生於外者。多不能不少從殺。惟鞋則三年之內。無不用白。舊東三府及沂州等郡。竟服白三年。期服亦服白期年。冠履一色。此風他省人無不訝其太重。而不知古風之僅存也。

葬無過期年者。造墳最爲堅固。用甃砌作城門式。前安以門。謂之發旋。砌作池形。上用木板作蓋。或用石板。外用三合土築之。三合土用黍米汁合沙與土。乾則堅過於石。謂之金頂墳。風水之說。不甚信。故無論貧富。無停棺不葬者。墓道甚寬廣。松楸蔭及畝許。碑碣巍然。非獨美觀。亦使世世子孫。祭掃不替。

祭以掃墓爲最重。寒食日。中元日。十月朔。皆至墓前。陳祭品展拜。焚冥鏹。加土。用土塊壓紙錢於墳頂而回。無此則人有疑其斬祀者。羈旅見之。不無風木之悲焉。

家忌設祭。房屋狹隘者。亦得展墓。有力者則祭於家。東府以冬至掃墓爲最重。謂之冬祭。卽蒸祭禮。省垣則罕行之。

除夕焚紙鏹於門外。謂之接家前。接後方設祭於家。或供一日。或供三五日。亦有供至元宵後者。設祭焚楮。謂之送家前。

五穀以麥爲上。黍次之。蜀秫次之。鄉間此種最賤。人食之餘。用飼牛馬。近水之地。間或有種稻者。然不甚佳。市肆所鬻之米。皆自南來。非土產也。

麥以發麵爲最上。發麵用酵發之。俟麵高起成蜂窩。則爲合度。加鹹用力揉之。作饅首。謂之饅饅。此貧富常食之品。用發麵作寸許厚餅烙之。謂之鍋餅。此則貧而用力者食之。用生麵和水作紙厚之餅。謂之單餅。澣麵作條或細如綫。或寬如韭葉者。謂之麵條。此市肆食之者最多。

元旦用麵作角子。齊俗用素餡者多。省垣謂之水包子。市肆鬻賣者。謂之扁食。亦謂之水餠餠。東府謂之餛飩。此則不獨東省爲然。北數省皆盛行之。

小米用水浸透。磨推如糊。用鏊攤之。其薄如紙。乾而脆者。謂之煎餅。此則通省皆食之。惟武定曹州較少。省垣亦有鬻此者。夏秋時用新麥製此者。謂之麥子煎餅。鄉間貧家用高粱製成者。謂之紅煎餅。沂屬一帶。夏間晨製而晚攤。味帶酸者。謂之酸煎餅。此則僅行於沂屬者。

上元燈市。自十三起。至十八止。隔五六家。即安一燈架。高約丈餘。或嵌玻璃。或糊紗絹。彩畫各劇。謂之燈牌樓。街衢恆如白晝。

清明日。婦女忌作鍼黹。東府盛行鞦韆。是日皆豔粧結隊出遊。打鞦韆。謂之踏青。此則戲而近古者。

六月六日。炒白麵。用糖拌食。謂之喫炒麵。夏日用小米炒而食之。謂之炒穀。城鄉皆通行之。

中秋節。作家宴者少。鋪戶中各出一人。互相邀請。然絕無人來。請畢。閉戶暢飲。達旦方息。謂之圓月。

清明日。中元節。十月朔。爲三冥節。城隍出巡。儀仗甚豐。妓等白衣白裙。手捧鍊索。扮作女囚。若戲中所演之蘇三者。乘敞轎隨行。謂藉以譏除罪惡。殊屬可笑。此風吳下盛行之。不意此間亦有。甚有蓮瓣纖纖。步行竟日者。其愚誠亦自難得。除夕爆竹之聲。達旦不息。年節拜賀。亦同他省。雖雨雪亦不稍止。亦可見此邦人士之誠實矣。

魚肉之屬。不減他省。惟野雞鴨甚多。則以近山之故。味亦甚佳。蔬品以冬白菜爲最。謂之黃芽菜。惟濟南所產。有包頭者。次則瓢兒菜。次則芸苔菜。春初結花。酒肆以爲美品。次則疙瘩菜。冬間市肆。製作辣菜。卽所謂大頭菜。無論城鄉。皆市爲禦冬之品。次則甕菜。葱以章邱爲最肥美。男女皆好食之。然其味甚惡。他如韭蒜香椿胡荽之屬。皆與他省同。惟郡北德平數縣。鄉間冬用胡羅卜羹粥加鹽。謂之鹹飯。稍異他處。用五穀作菜蔬。惟豆爲最。黃綠豆芽。爲常食之品。用黃豆作粗麵。加細切菜絲。夏間則用野菜者。謂之小豆腐。東三府所製。與南省同。謂之南豆腐。綠豆以粉皮粉條爲

大宗。次則豆粉。謂之粉團。次則痞痞。市肆所賣者。用小米粉加豆與粉條青菜者。謂之油粉。用小米作細條。夏以芝麻醬作湯。加醋蒜拌食之。冬用清湯。加胡椒芫荽者。謂之米粉。此市間所通行者。

蠶桑之利。厥惟東南。山左亦踵行之。桑以長山爲最。他郡所產。皆不能及。沂水織作絹。昌邑織作紬段。青郡一帶。織作羅紗。爲蚊帳之用。會垣亦有織洋縐紡紬等類者。然質粗而薄。去南省遠甚。固屬人力之不齊。亦以天氣燥濕。南北不同也。蓋蠶桑多借力於女工。東省男女皆盡力於南畝。無暇及此。土復不潤。故桑亦不肥。因地制宜。固非可強。棉花東昌最盛。武定次之。往往由海道遠售他省。地最宜麻。而種之者。恆與繅相半。繅之用。可作粗細繩。其幹劈作數片。澆以硫黃。謂之取燈。此係莊農所用。城市罕見之。麻之用少。每多銷往他處也。

齊俗儉朴。衣服不尚華麗。無論貧富。率服大布之衣。間有服繭紬段者。卽昌邑所產。若洋縐大段。雖極富貴之家。亦罕有作常服者。婦女不穿裙。年少者。冬不服裘。夏服

白衫褲。男子夏間出門。長衫皆摺疊挂於肩背。及門方服之。而入出則仍摺之歸。其儉亦可見一斑。

東省與都門近。土音亦略同。但稍重濁。其尋常稱謂。及方言之獨異者。略記數則。以廣見聞。省垣謂父爲爹。東三府謂之爺。謂母爲媽。有嫡庶者。嫡曰媽。庶曰娘。外府則謂嫡爲娘。庶爲媽。謂祖父爲爺爺。祖母爲奶奶。東三府謂祖父亦爲爺爺。然讀作去聲。謂祖母爲媽媽。然讀作上聲。謂伯爲大爺。伯母爲大娘。叔爲叔叔。叔母爲嬸。兄弟姊妹稱同。弟若與他人言。及其兄亦稱幾哥。從無有老幾之稱者。夫婦男稱女爲家裏。此稱最古。見玉台新詠。女稱男爲外頭。翁姑稱其媳。皆指子女而言。呼之幾嫂。而加以你字。媳稱翁姑。從其夫。嫂叔娣姒之稱。與他省同。小兒乳名。以意爲之。其最俗者。爲淘氣兒。迷糊兒。及犬馬之屬。蓋命以至賤之名。冀其易養。此風他省亦有之。自謂爲俺。謂人爲你。

外戚以外祖父母爲重。謂外祖父爲老爺。外祖母爲老娘。舅爲舅。舅母爲衿子。姨謂

之姨。姨丈謂之姨夫。姑謂之姑。姑丈謂之姑夫。中表兄弟姊妹。率以兄弟姊妹稱之。岳父母之稱不同。有舊親者。仍其舊。否則稱其妻之稱。以爲稱。兄弟姊妹。各從其稱。而與人言。則謂舅姨。然土俗最忌小舅之稱。往往有以兄弟呼其姊妹丈者。舅嫂各不相見。連襟謂之兩喬。蓋本大小喬之義。

雇覓長工。謂之做活的。東三府謂之覓漢。客作謂之短工。女工謂之老媽。東三府謂之辦飯的。凡有吉凶事來。伺應者。謂之行人。東三府謂之管家。婦女產後。謂之月子裏。東三府謂之睡倒了。土棍謂之無賴。土娼謂之苦瓜。又謂之媳婦兒。民婦有外遇者。人皆謂其夫爲當鼈。凡婦女往來。送出門後。必連呼來字。竟有人去數步。猶呼之不已者。妓送客亦然。

謂物之不佳。及事之不成者。謂之不濟。按左傳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饒。似宜作饒字方合。此山左方言之最近古者。謂有息之錢爲取錢。無息之錢爲借錢。此語最古。

形體之屬。大略相同。惟謂咽喉爲嗓子。東三府謂之吞子。讀作去聲。謂臂爲定。竟有緣詩經麟之定。謂此語爲古稱者。殊可笑也。此則與他處迥不相同者。

鄉俗以辰時爲東南。晌已時爲已飯時。此沿古十時之稱而未改者。謂昨日爲夜兒。前日爲前兒。明日爲明兒。後日爲後兒。此口頭常語。無可考證者。

街市閒遊。謂之逛。讀作廣字去聲。相聚閒談。謂之拉呱。呱字讀作瓜字上聲。彼此相詈。謂之捲。義取言語互相攻擊。如席之可互捲也。打人謂之揪。韻本生平聲。而訛作去聲者。謂餓爲飢困。謂未見爲沒見。沒讀作覓。山左音韻。甚不講求。東三府爲尤甚。竟有平仄互訛。與平仄統爲一音者。安得頒發正音。與齊魯諸生。共研求之也。

● 濟南人之特性觀

濟南人有三種特性。一曰簡。二曰質。三曰重保守。出門時較體面者爲人力車。餘則鴉鴉軋軋之小車耳。摩托車之踪影。迄今尙絕跡。此交通上之簡單也。食品尋常爲饅頭大餅豬羊肉。非若南方人士之盤餐精美。珍味羅陳。此食用之簡單也。衣服卽

中上社會之新人物。亦不十分華麗。男子夏布白長衫。加黑紗馬褂。女子着白女衫。下圍黑裙。此種現象。頗覺古道可風。此服色上之簡單也。其地居民不識字者甚多。即商家司帳員亦下筆極艱。其普通一般人之教育程度。於此可見。此思想上之簡單也。尤可笑者。他處行酒猜拳。必曰五魁四喜三星七巧。而濟南每際燈火初明之際。商埠中之繁盛街市。恆聞極簡單之數目呼聲。自餐館中傳出。其住民特性之簡單。概可知矣。

濟南人之第二種特性曰質直。以與南方人士相較。似乎時代不同。蓋一則猶商之尚質。一則猶周之尚文也。濟南各商店分類。語甚平直。如浴室逕名曰澡塘。鮮見清水盆湯汽水浴堂等種種殊稱。客寓逕名曰棧。並無飯店旅社旅館行台等名義上之軒輊。此外各項商業。門類雖不能盡憶。大抵不重浮文套語。西門大街等處。各大舖戶所陳列。奢侈品一類。實遠不若南方之多。山東本地出品。若繭綢。若草帽。絕鮮消耗物品。即類似稻香村之南饌店。亦覺其中食物品目。無變幻離奇之諸花式。此

又山東人士尙質不尙文之特長也。商店行用大銀元及小角。以鑄袁世凱小影者最見流通。其原因有二。一則此項銀幣爲民國三年所鼓鑄。僞造之舉。迄無所聞。二則此項銀角。其價值爲十枚換一元。非若小洋之價值漲落不可靠。而時有虧耗之虞。凡此皆足見濟南人之直捷爽快。一種質直之特性也。

至論濟南人之保守特性。則入其境。卽見沿途諸苦力。大抵蓄髮爲辮。及履衢市。入餐館。目之所接。無往不遇垂辮廣袖之徒。於此見濟南人固守舊習。不知改革之特性。其街市有三種營業。最足令人注意。其一爲辮綫店。高懸黑色之辮線甚多。其二爲首飾鋪。玻璃匣中所陳設者。大抵皆南方三十年前之古舊銀器。其三爲售手帕者。大方巾藍花甚粗俗。小方絹有紫紅者。有紅而帶黑者。亦皆南方三十年前通行之物。不意一國之內。其南北程度之相去。竟若是也。尤可笑者。濟南各名勝。大抵標有白紙小籤。如「休息日女士游覽」等語。觸目皆是。此又足見濟南人保守特性之深也。

● 惠民縣之民情一

惠民土多礪瘠。民鮮蓋藏。四鄉之俗。雖習尙各殊。大約質直而鮮文。奉公而畏法。吉凶賓嘉之事。不必盡合於古。而細民安其樸陋。富厚之家。亦未嘗務爲觀美。以浮文縟節相矜誇。語曰。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嚮義。不信然乎。近者河患頻仍。歲時之景象。信覺蕭條。土物之生殖。日形減罄。頻興大役。而怨讟不聞。民情亦可大見矣。

● 惠民縣之民情二

民俗之良駁。視乎摺紳巨族爲之倡率。邑內詩書之家。多習文藝。安儉素。尙廉恥。不干有司。不興詞訟。猶然先民之遺。少年子弟。間有浮蕩者。尙畏人言。農勤耕耘。畏官府。亦有以錙銖起釁者。嗇於財也。商賈之業。以花布爲大宗。其餘所需。皆尋常食用之物。故貨之列於肆者。無所居奇。工尙質樸。故諸匠作。及陶冶之類。不習淫巧。女事紡織。農忙之外。機杼無暇。日閒亦植桑。而蠶事絕少。舊志云。東南之民勤苦。西北之民刁悍。今時亦不盡然。

●惠民縣之婚禮

男女結婚。互易書啓。娶期之先。男家送釵幣衣服於女家。女家具嫁奩。視家有無爲豐儉。及期。壻入門親迎。歸行合巹禮。三日。夫婦同拜父母舅姑。卽古廟見之禮。

●惠民縣之喪禮

父母尊長始歿。具棺衾以斂。朝夕哭踊上食。訃告戚友。戚友往弔。致祭賻。亦有尙浮屠作佛事者。葬日剪紙爲明器。引柩於路。有鼓吹旛幢。男女皆隨喪行。葬用銘旌。覆棺上旣葬。而虞反主於家。

●惠民縣之祭禮

搢紳家有宗祠。貧者亦奉主於家。遇時節及親忌日。皆薦物以祀。清明中元十月朔。祭於墓。

●惠民縣之歲時

正月元日。雞初鳴。長幼皆起。祀祖宗神祇。叩拜父母尊長。親戚鄉里。交拜履新。互相

請席名曰吃年茶。於是日占風雲卜歲。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芒神春牛迎春。東郊立春日。官吏各執綵仗擊土牛之鞭。春製小春牛徧送。搢紳家謂之送春。元宵張燈火。放花炬。酒筵樂歌競爲歡會。前後凡三夜。三日內有風爲歉。無風爲豐。名曰占歲燈。十六日男女盛飾遊眺。日旰始散。名曰走百病。念五日爲填倉日。黎明羅灰於院中。畫地作囤。置諸穀少許於內。名曰打囤。二月朔日爲春龍節。取灶灰圍物如龍蛇狀。名曰引錢龍。望日爲花朝。以日景之陰晴占果麥之豐歉。清明各插柳枝。挈牲醴掃墓。培塚上挂紙錢。哭新鬼。架鞦韆。放紙鳶。士女結伴游春。謂之踏青。五月五日戴綵符艾虎。插艾於戶。以綵綫繫兒童臂。曰長命縷。以竹葉裹黍糯作粽。親友相餽遺。飲菖蒲雄黃酒。又用雄黃酒洒牆壁。以辟五毒。七月七日夜婦女陳瓜果。祭織女。結綵縷穿針以乞巧。十五日祀掃先墓。放路燈河燈。爲盂蘭會。八月中秋設月餅瓜果於庭。以拜月。親朋月下相聚釀飲。九月九日登高飲茱萸酒。十月一日祭先墓。剪綵紙爲衣裳焚化。謂之送寒衣。是月田事告竣。田家設酒餚犒傭工。謂之辭場。冬

至。爲履長節。他處以是日祀祖先。惠俗不行此祀。十二月八日。以果實雜五穀爲粥。名曰腊八粥。念三日。設糖果餞灶君。名曰送灶。亦有念四日祀灶者。除夕。易門神。換桃符。春聯。插芝蔴楷於壁。祀天地祖先。祭品較常豐盛。長幼聚飲祝頌。謂之分歲。圍爐圍坐。謂之守歲。又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舉城隍神像。導以旗仗。至厲壇而還。謂之城隍出巡。

按惠邑風猶近古。四大禮中。冠禮雖廢。而婚不計財。喪必盡禮。祭無失時。足徵風俗之美。其他歲時節序。間有俚俗不經者。沿爲故事久矣。苟無敗壞風俗之舉。則亦採風者所不廢也。

●鄒縣之民情一

周公治魯。尊賢而親親。故魯俗崇信義。重禮教。鄒近魯。風俗略同。其民椎魯質樸。士甘寒儉。恥奔競。縉紳大姓。率多恂謹。不飭邊幅。農者什之九。然皆仰藉天時。婦女不勤紡績。坐而待哺。亦不矜冶飾。有年輕五穀。年不順成。卽室如懸磬。緩急不憚出息。

稱貸。以故殷富者少。間有逐末。不出鄉。工不作淫巧。鄉曲少長。無瀆倫。非大故。不敢訟。其詞質實。易鞠。婚娶相稱。不計財。禮揖尙左。好義樂施。急供賦役。時醵金錢。結神社。以祀諸望。飲食粗糲。珍奇不登於俎。宴會不尙奢侈。屋宇茅茨者多。雕峻者少。有急。分帖設酒。求助於親友。人樂輸貲。故事易舉也。

●鄒縣之民情二

四境之人。東近沂泗。多拙實。南近滕魚。多豪俠。西近濟。多浮華。北近滋曲。多儉嗇。山僻中。飲泉水之不流者。多生癭袋。男女有之。甚至有項過於首者。其人物行吁吁而臥。如同木石。不辨方向。不識數目。顧乃精耕耨。巧紡織。善栽種。勤牧養。以自食其力。有終其身。未嘗入城市。無人相往來者。

●鄒縣之歲時

立春 戴彩燕。食蘿蔔。謂之咬春。先一日。迎芒神。設饌。至期。鞭土牛。觀者取土塗灶。正月元日 味爽。設香燭。祭天地。拜祠堂。拜父母。以次而及。進椒酒。戚里相賀。三日。

祭墓宴親友。

上元夕 通衢張燈結綵。放花炬。婦女羣遊。曰走百病。女子邀廁姑。問凶吉。

二月二日 畫灰爲倉圖。中實五穀。壓以石。名曰填倉。炊糕逆女。女輟針。工爲昇戲。煎餅豈熏虫。逆女歸甯。

春分日 酒造醢。

三月清明節 男女簪柳。以柳枝插簷。迎乙鳥。出郭踏青。先一日爲寒食。士女登墓。標楮錢。焚化。增新土於塚上。

念八日 祀東嶽。女子爲鞦韆。男鬪百草。

四月節立夏 邑人下鄉處。就農桑業。

十八日 祀天仙。治農具。

五月五日 書門符。懸艾虎。兒童綵繩繫臂。謂之續命縷。戚里餽送角黍。飲菖蒲雄黃酒。書硃符以驅百毒。

六月六日 晒書晒針。繡衣服。儲水造麪。漬醢浚井。改水炒麵。爲食。伏日造醬食冰。

七月七日 女子設瓜果。祀織女乞巧。望日祭墓。祭塚。

八月中秋 戚里餽糕餅瓜果。賞月。携酒邀隣友。集街衢。夜午乃已。

九月九日 爲栗餅菊酒。餽送登高。

十月一日 祭墓。送寒衣。農家設酒餚。燕傭人。

下元日 祀先。畢場功。設醮。譙。

十一月冬至 官府拜節。庶民禮廢。（按孟子卒於至日。邑人哭之。遂廢賀冬至之禮。竟以成俗。）

十二月八日 食臘粥。以米荳棗栗雜煮之。念四日。設糖餅果菜。祀灶。除夕。多嫁娶。易門神桃符。插芝蔴楷於壁。辭歲。祭真宰祖禰。設香燭爆竹。家人設酒守歲。春祈秋報。其禮萬歷年間始廢。而壇坫猶存。

● 鄒縣之婚禮

爲婚。不拘六禮。但以媒聘爲定。不計財禮。不侈粧奩。必於親迎。不醮不御。奠鴈代以雞。女必紒髻。始行入門。拜天地。三日拜公姑。謁家廟。入室行合巹禮。母家饋食三日。其有風之陋者。贅壻一事。壻承岳產。爲他人後。永不歸宗。又如姑舅兄妹成親。母女配父子。夫贅婦家。名曰鈎拐。爲之養老管業。更有服內成親一事。男家有喪。女以齊衰至期。送喪歸。以吉服合房。女家有喪。男以車馬俟於墓間。葬畢。女易綵服歸夫家。皆沿習使然。細民行之。士夫亦不以爲意。

●鄒縣之喪禮

臨危不復。故後哭奠於土地神祠三日。其服制。齊斬。葦功有差。腰經其本。男左女右。父母俱亡。然後雙垂。其冠制。兩耳綴以綿纊。易弁髦也。衣之襪。積脫肩。其縫在外。示忙錯也。向不崇佛事。輒近頗盛。雖孔孟諸聖賢家。亦或行之。

●鄒縣之祭禮

元日。清明。七月望日。八月中秋日。十月朔日。家家祭掃墳墓。無墳墓者。祭於通衢。

● 高唐奇俗之一種

陰歷二月初二日。高唐有一種奇俗。名喫蠍子毒。蠍子爲蜘蛛屬。長三寸許。色青黑。全身環節而成。尾端有毒鈎。能注射毒汁殺人。高唐之人。用黃豆鹽水泡之。經二十四小時後。將水濾去。晒乾。置鍋中炒熟食之。其意以爲春雷鳴動。萬蟄皆起。而此蟄人之蠍子。亦將出蟄。故喫黃豆。託名蠍子毒。謂喫盡其毒。可免爲其所蟄也。

● 榮成縣之迷信

(一) 藤將軍會。榮成縣之東。距城三十里。有成山。山有成山廟。俗稱始皇殿。年屆陰歷六月初五日。附近各村。羣趨賽會。名藤將軍會。演戲五日。遠近人士。咸來趕會。有拈香者。有售物者。愚夫愚婦。販夫走卒。奔走喧擾。大有人山人海之觀。至於行會各村。有一村一會者。有數村爲一會者。每會都用姥姆駕舁藤將軍神位。駕之周圍。遍掛紙寶旗。鑼傘扇。爲駕前驅。巡行各村。駕到時。放礮相迎。神威凜凜。會將到山。廟中道士擊鐃鳴鈸。名曰接神。迎神至廟。迨各會皆至。羣復燃香。名曰參神。參神既畢。各

會昇神駕而回。是日各村午後大張筵席。名曰喫會。赴會者各出錢若干。名曰會印。每年輪推會首一人。主行會及宴客會客等事。此種舉動。在旁觀者覺勞民傷財。殊屬無謂。而該鄉之人。年年行會。不知革除。亦可見其迷信之深矣。考此會之由來。據父老云。昔者榮成東山海賊出沒無常。居民時被剽掠。清道光時。登州藤將軍率水師前來剿滅。與賊戰於鷄鳴島。右手爲賊所傷。將軍忍痛。左手又賊十八人。卒平海賊。將軍亦投海而死。後人感之。塑像於成山廟。定每年六月初五日行會。原屬紀念之意。今則數典忘祖。全爲求福求財起見。詢以此會之起原。則瞠目而莫知對矣。

(二)七夕乞巧 乞巧之俗。各地皆然。原無足奇。惟榮縣乞巧風俗。有與他處不同者。故摭錄之。以備採風者參攷焉。(一)巧芽。七月初一晨間。各家小孩。趁朝曦未出時。咸取盞一隻。置些許細沙麥子於其中。名曰生巧芽。視麥芽之好歹。定小孩之巧拙。故一般小孩。對於自己之巧芽。非常注意。日間灌以清水。夜置露天中。盡心維護。大有宋人憫苗之概。迨至七夕。麥芽已漸長大。於是從盞中取出。視麥芽之根鬚如

何定一生之巧拙。例如髮長而密。於是巧立花名。謂之爲佛手。爲金錢。爲富貴。不斷頭。吉語連篇。設根鬚不甚長。或因水泡爛。不甚雅觀。於是謂小孩蠢拙不堪。難期造就。種種壞批評。不一而足。或有將巧芽之嫩芽剪下。和糖包以麵粉。名曰月芽。男孩做圓月形。女孩做半月形。晚間對月食之。亦乞巧之一事。噫。如此種種。殊可哂也。

(二)巧花 用麵粉製成種種食品。或蓮蓬形。或金魚形。或荷花形。竹籃形等等。不勝枚舉。謂之曰巧花。七夕人家咸須製此食物應景。並謂七夕喫過巧花。能使人巧。斯則無稽之說。不值一笑矣。

(三)中元節會 舊歷七月。爲中元節。是日榮縣人家皆祭祖先。祭品爲餠餅。肴饌。水果等物。其不可缺者爲西瓜。販西瓜者。是日必高抬價值。晚間致祭時。將西瓜割成無數齒。名曰西瓜山。紅瓢黑子。佈於案上。祭畢。合家分食果品。以上所敘。爲榮縣東山之俗。至於城內。是日又有城隍出巡之事。俗傳城隍出巡。係開鬼門關。放鬼出獄。故一般愚夫愚婦。入廟燒香。求禱福壽。城隍出巡之景況。極爲熱鬧。神坐花

轎。衆舁之。巡行街市。鑼鼓開道。旗傘前驅。所過礮聲隆隆。神威凜凜。觀者填街塞巷。肩摩踵接。神駕至北門外。晚間轉回。燈火齊明。照耀滿街。儼如白晝。其可笑者。城隍面上。晚間因燈火照耀。反射紅光。迷信者遂謂神酒醉而回。是誠愚極矣。計是日香燭費用。耗財不貲。並且演戲助興。舉市若狂。有何益哉。民國以來。此風已漸革除。不可謂非幸事也。

(四)年終殺猪。自臘月中旬迄於除夕。榮成有一種殺年猪風俗。每村所殺之猪。在十餘頭以上。一般屠戶。忙碌異常。然則村人屠猪如是之多。豈因無處易肉耶。則集上市猪肉者固甚多也。此其故何哉。蓋所殺之猪。大半爲還神願。譬如某甲患病。十分沉重。其家人爲之在神前許願。祝曰。如病體得愈。當殺猪以報。設病已醫愈。則歸功神佑。年終殺猪還願。用黃紙書疏文一道。敘病人之姓名住址年歲以及感謝等語。殺猪蘸血。與黃表同焚。叩頭謝神。若貧家無錢買猪。則借別家殺猪蘸血以代。惟聞還願者。必將猪頭留下。方能有效。此則莫名其妙。一言以蔽之。愚民迷信。無理。

取開而已。

● 榮成之清明節

榮成縣人民。在清明節之一日。各家多以麵粉製若干小燕。互相贈送。兒童更持香楮。小燕熟鷄蛋。至土地祠供奉。名曰而炆清。並有一般兒童。匿於土地祠後。伺有人前來。便將小燕及鷄蛋放下。羣相奪取。名曰搶清。迨至夜半。方始還家也。

● 沂州等處結婚借被之奇俗

山東沂州府濟南府及濟甯等處。小戶之民。嚴冬皆裹衣而臥於土炕。逢結婚則借諸寨主。寨土圍也。寨主者。大戶也。徐海曰。圍主。北直隸各府。亦多如是。

▲ 山西

● 山西之啞叭教

山西各縣。近日盛行一種秘密教。名曰啞叭教。至其傳教之手續。極端秘密。往來必於夜間。稱領袖名爲老掌。或曰上輩掌櫃。專司周行各處。密布教義。行祀神祈禱之

禮。其下則爲執事引進等職。初入教時。無所要求。年深月久。必納費用。老掌於每月
初一十五等日。至各處集會行禮。入教者卽於此時行之。初入門。必先盥洗。此後服
水兩盃。跪於神前。靜候授教。名爲孔子教。實則孔子之道。毫無所知。供清水一盃。老
掌引進等職。依次跪齊。乃令初入教者誓曰。今有某處某處引進弟子某人。情願信
奉祖母高皇。恪守規戒。如有不守規戒。洩露教義。五雷焚尸。濃血化身。暗刀被殺。土
劍傷身等語。恐嚇人民。誓畢。老掌卽起而講道。初語以善惡因果生死輪回之說。繼
則雜講四書。其最可注意者。卽其所言明傳四書暗傳道一語。豈知道無暗的。暗則
非道。至於老掌服飾。仍着前清纓帽補褂。頸帶朝珠。至爲離奇。信此教者。率多青年
無知男婦。其傳教也。名爲講好。對坐互談。名作功。引人入教。必用投機之語。無財得
財。無子得子。死後之人。亦能團聚。用此等語惑人。婦女愚夫。最喜入彀。先誘人教。後
日設辭要錢。設如青年男婦兩人講好。父母概不干涉。老掌講道。又在夜間。男女混
雜。各得遂其私欲。而少年人尤所願爲。或有質以教義者。則限于鳴誓。絕不敢向人

洩露種種秘密。不可枚舉。民國九年春間。曾經軍署派員密查。一時斂跡。後又故態復萌。日益支蔓。已又由軍署通飭各縣嚴密查禁矣。

●保德士風拾零

保德縣屬雁門道。舊爲州治。故宋定羌軍治所。在山西西北隅。南接苛嵐州。東南至寧武府。正東則大同府。形如葫蘆。岌嶮山巔。俗名其峯爲蓮華峯。峯西臨大河。爲府谷縣。稍南爲神木縣。直北數十里。卽蒙古薩拉齊地。環保德之境。皆土山聯屬。屈曲凹凸。絕少平直。城中居民戶千。諸鄉屋舍寥寥。而俗尙淳樸。特逾他處。其風俗賤男貴女。年十三四。卽適人。婦女不以再嫁爲恥。雖儒家之子。亦娶以爲偶。飲食非祭祀賓客。不設米飯。居常食胡麻蕎麥而已。服飾尙布素。必富家始具繭袍。婦人亦不以金珠爲飾。夫家定聘。鎔銀珠一十三顆。懸婦項下。自此終身不去。出則跨驢。以紗蒙面。而夫爲執鞭。除夕。各爇石炭於門外。石炭者煤也。城中無井。取汲於河。若乃土產之異。則有石華魚。青黑如鯽。肥美勝常。此州有石燕子。毛羽備具。但不及零陵解飛。

爾有龍鱗石。天然作者龍鱗甲。山徑間。或長至數丈。蜿蜒起伏。望之惟恐雷雨之至。并識於此。以資博物家之參考。

河南

●開封風俗詩

媳妻客女學生兒。壞賴訛音種種奇。主貴果然生總統。讖言早寓俗言時。注曰。豫俗謂妻曰媳婦。女曰客兒。曰學生。壞曰賴。開口慣言主貴。

南北風情迥不同。縣城不敵一鄉中。開門七件無三件。浮出惟多蒜與葱。畜生惟有北方多。謔語曾聞客說過。今日親躬臨豫省。載塗果是馬牛騾。稱呼女僕任雌黃。高奶王媽總不妨。最是豫南尊若輩。舉家莫不喚乾娘。修脚由來亦衛身。浴池沐罷喚頻頻。那知尋遍周家口。南北池中無一人。閨閣流風尙樸良。除非至戚莫周行。倘然有客相探問。蓮步從來不上堂。官妓名稱號馬斑。高張豔幟南劉刪。呼來侑酒原無異。異在招呼到僕班。註曰。局妓

來時。須往僕從班先斟一盞。

婦女衣妝久不時。裙拖一事更非宜。無端席地翩翩坐。塵土居然不得伊。戲班問候鬧紛紛。開演無非鬥幾文。聲色偷教京滬曉。定然登報入新聞。病命房牆地與天。河南三靠久相傳。更添一事憑誰靠。遍地豺狼靠沒錢。註曰有病無醫。藥店代診。有樑無柱。以牆爲架。地則全無水利之可言。諺云病靠命。房靠牆。地靠天也。劫財架票時有所聞。

●西華之中秋節

西華中秋之俗。不外狀元會。餽節儀。賞月三事。詳述如次。

(1) 狀元會。八月初旬。市舖卽有月餅出售。購者極形踴躍。商店有假開月餅會。奪狀元票。攀桂子香種種名目。以哄人來購月餅。於中博利。其性質殊近於賭博。得頭彩者。卽爲狀元。可得獎品。貪利者趨之若鶩。此種惡風。官廳應加以禁止也。

(2) 餽節儀。中秋前二日。各家備月餅石榴栗子等拜謁親戚。謂之慶團圓。其在

外求學經商者。至中秋亦咸歸家團圓。婦女於中秋夜拜訪親友。謂之走月。

(3)賞月。黃昏月上時。各家設案燃香。陳月餅瓜果。名曰禮月。此事多婦女爲之。男子不加過問。俗云。男不玩月。女不祭灶。蓋古人稱月爲陰象。又名嫦娥。故拜月屬婦女之事。是晚老幼皆往高處。爭先望月。謂爲看太陽朝元。又俗諺有云。八月十五雲遮月。來歲元宵雪打燈。又云。雪打上元燈。雲罩中秋月。此諺與中秋節有關。故錄之。

●鄭縣採風記

鄭縣當鐵路未通時。僅有土店十一家。在西南關一帶。自京漢汴洛鐵路通後。客棧最爲發達。爭強鬥勝。層出不窮。於是有新式棧房數十家之多。當此等棧房初開之時。不過見一二家之發財。遂步後塵。初無若何之統計。迨設立過多。供過於求。倒閉隨之。有數日不得一客者。據調查所得。約計各棧之東夥廚役。及其家屬衣食於此者。當在一千五百人之譜。此項人開封湖北居多數。間有土人及湖北人。於今傾家

失業者已有一半矣。

鄭縣向有鉄輪人力車約三百輛。自皮車盛。鉄輪車受天然之淘汰。不過餘五十輛。而皮車反有二百五十輛之譜。車捐所入。日有百千。貧民業此者。除交車主賃價外。每日所入。約在二三百文。

鄭縣各縣物質文明之發達。當以戲園爲最晚出。蓋自清宣統三年始行出現。未幾武漢事起。卽行停止。至民國二年。大局初定。乃更重整旗鼓。座客極少。賴當道爲維持市面計。准坤角合演。而豫省猶嚴女伶之禁。一般望慕女伶丰采者。時自省垣專赴鄭縣流連。賴此稍爲支持。

鐵路未通之先。無明牌之妓女。偶有到者。隨到隨去。名曰馬班。自四路交通。又值烟土營業發達。土商咸以鄭縣爲中心點。清宣統二三年間。爲神女生涯極盛之時代。調查其捐冊。一等九名。二等五十名。三等二百零二名。其漏捐及暗娼。大約尙倍此數。區區一縣。有此盛況。亦不易矣。自土業淘汰。大腹賈一律星散。而妓業凋隨亦之。

零。其人數較前已減半矣。此等妓館多聚於三多里宏農里之間。一妓居所約需四五人之借應。名曰內領班外領班先生老媽等名色。蓋妓女三百人。附屬者約在千五六百人以上。此等人清江人最多。開封山東人次之。汜水滎澤人亦間睹一二。捐例一等八元。二等四元。三等二元。其最爲社會之害者。爲三等妓女。串店勸客。少年人出外。少不自持。未有不墮落者也。而串店之妓。往往有十四五歲者。卽藉枕席。蓋威迫於領班者之驅使。風餐露宿。蓋亦無復人趣。

●汲縣歲時之風俗

正月元日。長幼夙興。放紙礮。肅衣冠。祀神。拜祖先。幼者向尊屬叩年。食餛飩。俗稱扁食。親友交賀。市肆不張。自歲前封井不汲。且禁止灑掃。蓋取蓄藏之意也。立春。郡人相率往東郊觀迎春。小孩裁紙爲蝴蝶。名曰春蝴蝶。在市喚賣。鄉人食薄餅。名曰春餅。食萊菔。其圓而紅者。謂之春蘿蔔。生食謂之咬春。正月初三日祀祖先。掃祖墓。十四至十六兩日。爲上元節。各處有牌坊。簫山燈棚。食元宵。或舉放烟火。扮秧歌。十六

日婦女聯袂出遊。名曰走百病。十九日。俗稱是日爲小添倉。凡碓磨缸囤皆燃燈。念五日。俗稱爲大添倉。二月初二日。俗稱龍抬頭。煎食上元所製之米粉糕。三月清明日。鄉人皆祭掃。婦女小兒多戴柳。且插柳枝於門前。二三月間有踏青之舉。攜榼提壺。遨遊郊外。然皆風雅者所爲。鄉愚不與焉。四月朔。婦女率帶皂角芽。不知其何所取義。五月朔。小兒手足繫五色綵綫。至端陽節。堂前貼符。插艾與菖蒲。食角黍。食油果。俗名麻糖。以雄黃塗小兒耳鼻。取避毒虫之意。六月六日。晒衣服。食炒麵。合以醬三伏中造麵。七月七日。晒水碗於日中。幼女浮針乞巧。十五日中元節。掃葉放河燈。自初一日至此日。人家多以麵羊瓜果餽問外孫。八月中秋節。拜月。陳西瓜月餅棗栗柿榴諸果。及毛豆角等等。供月畢。飲於月下。九月重陽節。食麵棗糕羊肉。賞菊登高。市人祀財神。十月朔。掃墓。十一月冬至節。食餛飩。十二月初八日。食臘八粥。係以米菽諸果煮成。念三日。祀灶。供飴糖及果餅。念四日。掃舍宇。除夕。易春聯。祭祖先。晚間。親友戚族。往來互拜。謂之辭年。

●洛陽風俗瑣錄

一 概略

洛陽卽河南府。九朝建都之區。今改設河洛道。並駐洛陽縣。西與陝西交界。南朝洛河北坐邙山。地瘠民貧。風俗儉陋。城垣不廣。市面亦衰。牛馬溺糞。處處皆是。一遇颶風。灰沙撲面。既不清理街道。又弗講求衛生。附近並無著名市場。且乏出品大宗。人民好健訟者頗多。

離城五里有墩。十里有鋪。十里以外。每隔五里。卽設墩台。四週鄉村。苟烟戶稠密者。公同築圍。形式若城。亦有城門城樓。大街小巷。不過較城垣稍小。其牛奶菜最著名之產物。牡丹與野百合兩項。牡丹有紫黃紅白綠數色。綠白最香。百合味乾性糯。服之補肺。此外桃杏李櫻梅梨棗柿多而且賤。每斤僅值十數文。可謂價廉矣。

二 社會狀況

居住房屋形式。與南方廟宇相等。無樓房。矮而小。並且有樑無柱。樑椽卽架於壁。故

諺云。田靠天。屋靠壁。人靠命。屋瓦有陰無陽。兩瓦搭界之處。用泥灰塗之。以土築牆。磚砌少有。鄉人居土窖最多。故回祿之患少有。

附近罕植樹木。所用木質之器。均以竹質代之。桶盆以缶質代之。據土人云。窖中無所謂傢具。諸事皆席地而行也。

牛馬騾驢。或駕車。或負物負人。或抬轎。道途往來。絡繹不絕。人之苦力。均將牲畜代之。

此處有地無田。雜糧下種。水旱莫策。籌防。牽騾耕草一二次。以爲事了。問其何不設法灌溉。據言伊洛之河。鞭長莫及。掘井車戽。杯水無幾。本地俗語曰。千撥羅。萬撥羅。不似老天一撥羅。所致收成之豐歉。聽天由命耳。

人食糧食類。以小米。小麥。高粱。黍粟。蕎麥。紅薯爲正當。菜蔬類。以葱蒜。韭菜。蘿蔔爲正當。鹹質類。以鹽醋爲正當。此外大米。魚肉。油醬等物。食者鮮也。

此處男女便溺。不用馬桶便桶。卽於屋後園中露天便溺。不過築人高之矮垣。分別

男女而已。

娼妓俗呼曰馬班子。上等居於客棧。下等住於窰內。其上等品貌裝飾。不過南方花烟間相儔。下等不言而喻。然嫖價非常之貴。況除唱之外。別無佳趣。可見北地胭脂。終不及南朝金粉耳。

演戲有三調。二簧越調梆子。俱係土音。聽之無所區別。衣衫襤褸。面形菜色。誠南人所云三隻破箱子。十個叫化子者也。而本地人叫好之聲。連連不絕。莫明其好處何在也。

沿街乞丐。皆手執檀板。高唱梆調。挨戶求乞。所與南方之哀的。強的。弄蛇的。善騙的。種種行爲。除哀的稍有餘。竟鮮有耳。

三 婚嫁

結婚一事。內容未詳。惟外貌無論若大之排場。僅盡一日之長。大門對面。必貼爛其盈門。或爛氣盈門四字。新娘轎前。有兩人先行。各持一紅氈。每過廟。或大石大樹。均

撫掩之。以爲恐有觸犯神明。新娘出轎。係在大門外。由送親男人左右扶。新娘俯首。屈躬而入。至於打發嫁妝。用人極多。須將其儘有者。盡行披露。連粗服舊衣。俱要排出。此處送禮。用竹半桌。以代南方之捧盤。非捧係頂也。故發妝之五光十色。亦均分布於桌。以表奩粧之豐富。

四 喪葬

人死穿衣畢。卽由主喪人。親報三黨親族。俟到齊後。由最有關係之公親。問明病源。允准收殮。方可入棺。譬如父死。欲族長允之。母死。欲母黨公親允之。妻死。欲妻黨公親允之。若非經公親之許可。擅自先殮。則公親來時。以爲必有過犯。羣起反對。藉此爲由。大鬧不休。遂致公親不到。無敢棺殮。殮之一日。無所舉動。待至三七或五七。始行開吊成服。以上所述。如年老病久。或貧窮不堪者。則亦不然。至於人死之際。焚燬紙糊車轎。以及開吊出殯時之排場。大致均與南方相同。惟祇用吹鼓手。不延僧道。此卽異點也。另有一種惡風。如二三歲小孩。因病身故。必將其尸骨僱人赴野地焚

化成灰。隨風而散。其意爲除其禍根。以保下胎之安甯。迷信若此。可爲慘矣。

五 禮俗

鋪戶交易。見客至。須起立。迎客請坐。如交易畢。客人付錢。店夥兩手已在收入而口中尙言帶去麼。帶去麼。其虛僞之客氣如此。

送禮之物。豬肉爲最高貴。最普通之品。無論婚喪壽節各禮。以及人情酬謝。雖輕重有別。肉則不能缺也。

婦人生產。百日之內。祇准飲小米粥湯。此外概不敢食。家屬恐產婦偷吃。如防賊然。婦人在甲家受孕。不能在乙家生產。若外來租戶。不知其情。一經遷移。則用屋已賃出。乙屋不許住。而臨盆在即。只得至廟中或養生堂誕育。俟滿月後。始可進屋。故外邦寄居於此者。常受其累。誠挈眷旅行者不可不知之事也。

城內及附郭廟宇。不下數十處。每處在春夏季時。各演戲三天。三日中之一日。名曰大會。作買賣農器傢具牲口花木之市場。並有裝扮高蹺抬攏等類。沿街演唱。至廟

前爲止。以爲敬神。雖廟屋塌。塑像已毀。而修理不難。戲必欲演也。

男女衣服。穿青藍兩色土布。洋布極少。綢緞更不必說矣。孩童穿紅色最多。甚至上下通紅。名曰十二紅。

言語減縮。聲剛無回音。譬如問其物值。一文則曰一。（讀音）二文則曰二。（讀略）一千五百文則曰吊五。諸如此類。無言不減也。

婦女之裝飾。衣長袖大。褲腳紮腿。概不穿裙。髻圓足小。面抹濃粉。行路類如風吹柳枝。勢若欲跌。老幼均用拐杖拄之。或有用牲口代步。故戶外必樹騎馬石一對。以便上下也。

家家門中。須樹夾竹桃一棵。以爲能驅一切邪祟。

五月送瘟鬼。十月施寒衣。（係紙糊之衣）臘月三十日送窮鬼。與南方送更飯相同。

● 南陽農人之諺語

凡一地方之農人。對於天時節候。皆有一種諺語。茲就河南南陽農人之諺語。略述

如下。春霧黃風。夏霧熱。秋霧連陰。冬霧雪。謂春季有霧。必有黃風。夏季有霧。天時必酷熱。秋季有霧。必連日陰雨。冬季有霧。必有大雪也。立夏不下雨。犁耙高掛起。謂主凶年也。八月十五雲遮月。防備來年雪打燈。謂中秋節無月。來年元宵必有雨也。雲往北。乾研墨。謂無雨也。雲往南。下滿潭。謂有大雨也。雲往東。一陣風。謂有大風也。雲往西。觀音老母披蓑衣。謂主大雨也。麥收八十三場雨。謂麥祇須八月十月三月三場大雨。便有大收成也。乾冬濕年節。謂一冬無雨過年必有雨也。天河南北。小娃不跟娘睡。謂暑熱。母子須分牀也。天河東西。小娃哼唧。謂天時嚴寒。小兒畏冷。

● 泚源縣之祀灶

舊歷臘月二十三日。俗謂小年節。是晚。各村各戶。無不祀灶神者。名曰祭灶。祭時。用香五根。黃表三張。小蠟一對。名曰灶蜡。燒餅二枚。名曰灶火。燒牙餚一塊。名曰灶糖。雄雞一隻。名曰灶馬。芊草節少許。糧食五種。清水一盂。謂之馬草。用以飼灶馬者。預買新灶神一張。張貼灶前。謂之換新衣。隨帶黃紙馬二張。約方寸許。亦名之曰灶馬。

一張黏於灶神額上。意謂迎灶神回宮之馬。於元旦日黎明時焚化。其他一張即於當日隨香表焚化。意謂送灶神升天之馬。主祭之人。必爲家長。禮拜時。身後跪一幼童。雙手抱一雄雞。家長叩頭畢。向灶神禱祝數語。祝畢。一手握雄雞之頸。將雞頭向草料內推送三次。一手將涼水向雞頭傾洒。雞若驚戰。便謂灶神將馬領受。祭畢晚餐。食時豆腐湯爲不可少之物。並食祭神時之灶火燒。謂之過小年節。

● 泚源縣之除夕

自十二月二十三以後。逐日皆有名稱。縣中小兒歌謠曰。二十三。點灶蜡。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殺灶雞。二十八。去插花。二十九。去沽酒。三十。刷門。正月初一。俛着髀骨作揖。一至除夕。人民更形忙碌。如送禮。請神。貼對聯。打掃廳堂。種種瑣事。不一而足。中等之家。用紅紙裹木炭兩根。置諸門框兩旁。貧窮之家。以棍一條。置諸門檻外。謂之攔門槓。蓋俗傳一屆年節。諸鬼怪相率出外。向人家索食。若見此槓。便不揮自去。院內豎桅桿。上懸燈籠。謂之天燈。相傳昔有九頭

惡鳥爲二郎神楊戩斬去一頭。常年滴血。每至除夕。卽出而飛鳴。其血滴於誰家院內。其家必遭禍事。惟見有燈光。則遠避去。此根據西遊記之傳說也。是日晚餐。皆喫扁食。謂之元寶湯。晚餐後。家長出錢。分散長幼。謂之壓腰錢。分錢後。堆木柴於屋內。燒之。謂之熬年。復取酒菜。合家團坐飲之。謂之辭年酒。至夜分後。各預備迎新年之禮。先祭祖宗。既往神前行禮。祭神之物。除香表。蜡燭。鞭炮外。有蒸饅。豬肉。麵蒸棗山。及白菓。紅棗。核子。栗子。柿餅。排列五箇。謂之貢菓。上插紙勝五朶。祭神畢。排列香表。鞭炮。酒肉各物於一方棹上。四人界起。一人整齊衣冠。向本年喜神所在方位。一直行去。謂之迎喜神。途中凡遇老少男女。或飛禽走獸。卽焚燒香表。鳴鞭炮。叩首。意謂迎得喜神。一年內萬事如意也。迎喜神畢。凡盥洗之水。掃地之灰。概不許傾於戶外。犯之則主一年破財。如有人出入叩門。只宜推敵。不宜高叫。若高叫者。屋中必無答話。其意仍與攔門橫相仿。蓋恐此夜有鬼魅叫門。應之者必生災病也。

● 泚源縣之年節

元日日早餐。仍爲扁食。惟添扁條少許。美其名曰金絲穿元寶。麵食內預包制錢一文。若食得之者。本年內必有大慶。初三日名曰穀子生日。是日不宜食米飯。初五日謂之破五。一日不宜作事。犯之則主本年內遇事破敗。初七日爲火神生日。夜間必放花炮。是謂放烟火。初八日爲財神生日。各家仍食扁食。謂爲財神所賜之元寶。初九日爲天爺生日。初十日爲石頭生日。名曰十不動。家家向石頭焚香致敬。午餐必食饅餅。謂之石落。石落者。泚源土語。謂餅饅爲烙饅。初十日食此烙饅。一年內任遇何事。必十分落錢也。

● 泚源縣之燈節

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謂之燈節。各家用芊草束縛成把。插紙花於其上。分散各糞堆旁。名曰散花。又以秫秸數根。將一端劈成篾子。每篾尖端仍紮一短節秫秸。插於戶外簷旁。謂之撻鬼棒。晚間以米麵製成之燈盞。添油少許。點放各處。謂之燈山。兒童輩伺無人時。將麵燈偷回大嚼。謂之偷燈盞。意謂此燈係神用之物。食下必能

免災病。點燈畢。男女老少。無不華服靚粧。聯袂出遊。謂之大觀燈。又曰消百病。各村適中之地。皆設一公共神棚。神棚內預購各種烟花玩藝。如手筒花泥筒花兩響炮。傳擲簾起火箭炮打明月。炮打五子等名目。繁盛之區。復有花傘花馬火旗桿等。五花八門。不勝枚舉。俟合村人齊集後。共取出四下分放。名曰放烟花。火光耀地。鑼鼓喧天。到處人山人海。熱鬧非常。尙有他種遊戲。最要者有三種。一曰撐旱船。以秫秸紮成船形。般上紮一小屋。糊以五色紙。二人立於船內歌唱。二曰賽高蹺。腿扮演者。至少須四五人。裝成男女各形狀。插科打諢。至堪發噱。三曰打獅子。二人蒙紙糊獅子皮。一人作傑士狀。手持三股鋼叉與獅子上下爭鬥。盤旋跳舞。頗爲壯觀。此燈節內遊戲之大略也。

● 泚源縣之閨閣遊戲

一曰抬石頭神。先備瓦罐一個。平面小石一塊。麻繩兩根。木杖一條。香九炷。表五張。同置灶神前。先以麻繩將石頭縛就一套。再將木杖插於套內。焚香畢。將表燒於罐

中口內念呪數句。卽將石放於罐口之上。二人抬之直走。罐亦隨行。此理係藉表之熱力。將罐內空氣逐去。故罐能黏於石頭下。然婦女之作此戲者。則謂有神相助。故曰抬石頭神。二曰請鼈姑娘。用杓子一把。趕杖一條。小兒衣服數件。紮成如人形。置於陰溝旁。焚香叩首。念呪數句。二人抬至灶神前。以卜一年吉凶。或詢以將來之富貴貧賤。問話時杓頭若點動。卽爲應允。三曰請七姑娘。與上法略相同。惟所請之地。在糞堆前。尙有他種遊戲。大約不外神怪之說而已。

中華全國風俗志 下篇卷三

▲江蘇

●南京採風記

市井叢話

甯垣風俗尙稱淳厚。人民安居樂業。奉公畏法。惟固守舊習。不知開放。故工則墨守陳規。無新奇之創作。商則利博蠅頭。無企業之發展。富者樂居家園。乏遠大之思想。貧者自鳴知命。無激昂之奮鬪。此則甯人之弊病。不庸諱者也。至道路之不治。市塵之喧雜。在在皆當改革。筆難盡述。

甯地居民衆多。實業不興。無資本雄鉅之公司。無出品豐富之工廠。以故無業游民。居大多數。閒居無俚。則邀朋引友。茶樓評茗。說地談天。借資消遣。城內各處茶寮。日見增加。而無不少長咸集。生涯茂盛。其富紳大賈。亦多有以茶寮爲怡情遣興之地。例於每晨或午後一往評茗。習爲故常。茶寮生涯。以夫子廟一帶爲最盛。是處接近

秦淮。舊有貢院。今已毀其基址。改建商場。名爲新市場。茶寮酒館。爲全城之冠。時有三五名花。點綴其間。男女雜坐。佳趣風生。故一般青年（卽年事高者亦復如是）趨之若鶩。鉤蜂引蝶。大有上海青蓮閣之風味也。

甯人復有一習慣。無事喜往澡堂閒坐。其爲澡身者固無論矣。而一般社會交際。商家貿易。往往約定時刻。以澡堂爲談話之地。否則卽在茶寮。一若舍此別無酬酢之方者。亦有富商大賈。於茶寮評茗之後。趨往澡堂躺臥多時。（時在冬令。夏時則不然也。）每日如是。以爲快活。其中惡氣混濁。有礙衛生。不之顧也。

甯地風氣較他地稍爲開通。而比諸蘇滬。則瞠乎其後。然風氣愈開。風俗愈惡。成一反比例。婦女衣服。好時髦者。每追蹤於上海式樣。亦不問其式樣。大半出於妓女之新花色也。男子衣服。或有模仿北京官僚。自稱闊老者。或有步塵俳優。務趨時髦者。至老學究之骨董衣服。新學派之西服革履。則各是其是。非局外人所能加以評論矣。

甯人有種種無目的之舉動。卽俗所謂湊熱鬧是也。如正月間。羣往夫子廟。男女老幼。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其地亦無若何遊戲場。足資遊玩者。至其地者。不過肩摩踵接。步行一周。所謂人看人而已。他如正月十六日走城頭。清明日登雨花台。亦傾城往遊。（詳歲時紀事內）種種無謂舉動。而遊者樂之不倦。殊不可解。

甯垣妓院林立。而以城南釣魚巷一帶爲最。秦淮河內。花船小舫。首尾相接。每屆炎暑之季。夕陽之時。一輩荷花大少。僱花船。挾妓女。放乎中流。聽其所止。絲竹之聲。皮簫之音。繞於雲際。兩岸珠簾半捲。紅袖飄香。游客興豪。夜以繼日。至城內私娼秘密。操神女生涯者。亦不一而足。其下關一帶。竟有妓女晚間在馬路拉客者。官廳雖加禁止。亦不過具文耳。

城中高井一帶。有所謂曉市者。（俗呼黑市）每日破曉時。有一輩貧人。各持種種舊貨。置之道傍出售。而觀客亦不乏人。蓋以其價廉也。相傳滿清入關後。明末遺臣。家計益艱。遂將其家中器物。叫賣於市。以白晝羞爲人見。故輒於破曉時交易焉。沿

至今日。遂成習慣。惟其間售物者。頗有假作偽物。以晨光曦微。不易辨認。肆行欺騙。亦有鼠竊狗偷之輩。乘此時機。出售贓物者。流弊滋多。

甯俗每逢時節。人家必互相餽送食物。謂之送節盒。命家中所雇之女媼致送。受者必賞以力金。謂之盒錢。所送除糕餅外。或應時果品。夏則水晶鴨。冬則鹽鴨。油雞之類。往往由甲家送之乙家。乙家又送之丙家。丙家又送之丁家。甚有丁家復轉送之甲家。輾轉相餽。卒至鷄鴨腐臭不可食。徒使一般女媼。博得幾許力金而已。誠無謂也。

甯省婦女有種種惡習。如每日傍晚時。多有倚立門外。觀望來往車馬行人。俗謂之貼門子。不獨小家爲然。卽中土之家。亦往往如是。殊可怪也。又小家婦女。不理家事。常至遠近隣家。鎮日談天。除食宿外。幾無家居之片刻。往往議長論短。致生口角。此種惡習。俗謂之闖門子。

甯省婦女。有一種少見多怪之習。每聞街坊偶有喧聲。則闖家奔出觀之。如婚事之

鋪嫁粧及彩輿。喪事之出殯。固在所必看。視爲奇觀者。卽一種游街鑼鼓。無謂之舉。經過門外。亦必出觀。故一般流氓。每於正月間。或逢神會。或屆節期。輒聚多人。各執鑼鼓等樂器。沿街敲擊。引人家婦女出觀。以爲笑樂。在流氓固其心可誅。在婦女則其愚可嘆也。

甯省婦女。復有種種迷信。燒香拜佛。固所難免。此外如正月間。城鄉內外。無論貧富人家。必使游街之瞽者。一測算其命運。以占一年之休咎。爲先事趨避之方。於是瞽者。乃簷鼓其詞。謂某日有某星與某命犯冲。嚇以災祲。誘之解禳。索錢若干。謂之退送。他如平時疾病。遇有感冒。頭痛頭暈等疾。則必見神見鬼。謂與家族親戚已故者之某相遇。於是用箸三支。以碗盛水。立箸其中。淋水而呼死者之名。箸因水淋而直立。則謂果與鬼遇。乃焚香禱告。又小孩偶有疾病。則妄疑爲於某地驚悸成疾。失魂某處。乃一人持小孩衣履。以秤桿衣之一人張燈籠至其地。沿途洒米與茶葉。呼其名（一呼一應）而回。謂之叫魂。至若鄉間有疾病者。每不知延醫診治。而從事所

謂看香頭走陰差之舉。更不一而足矣。（詳江湖技術內）

歲時瑣誌

正月元旦至初五日。此數日中。每飯必先祀祖。親戚友朋。互相賀年。雖民國改用陽歷。十年以來。習俗未嘗移改。元旦日例不掃地潑水。謂可聚財。

初二日。俗謂米娘娘生日。是日人家煮飯。亦有擇吉。爲一年中煮飯之第二日。

初五日。爲財神日。人家於初四日夜間。或初五日清晨。焚香燃燭。虔誠迎接。而以商店爲最盛。且具牲醴。燃放爆竹。迎財後。卽於是日開市交易。

初八日。爲燈節。有閨女出閣者。送各式燈至壻家。最要者爲明角麒麟送子燈。是時夫子廟評事街兩處。燈販陳列各色紙燈。謂之燈市。

十五日爲元宵節。晚間各家燃燈。並以元宵祀神祭祖。元宵節前後數日。城外下關。有龍燈會之舉。

十六日。士女均上城頭。人多如蟻。俗傳是日至城上行一周。可以驅除百病。謂之走

百病。

二月初二日。俗謂龍抬頭。有女出閣者。均於是日歸甯。諺云。二月二。龍抬頭。家家接女拆冤讎。

三月初三日。俗謂薺菜花生日。鄉間婦女均摘薺菜花插於鬢邊。以爲紀念。諺云。三月三。薺菜花。養牡丹。女人不插無錢用。女人一插米滿倉。

清明日各家掃墓。如有新喪者。必於春秋社前三日上墳致祭。焚化楮帛。謂之趕社。俗謂過社日之後。如不上墳。死者卽爲敲扑也。又是日有遊玩雨花台之舉。傾城士女咸出南門。登雨花台。舉國若狂。甚有遠道而來者。人滿山巔。如蜂屯。如蟻聚。而山上捨觀放紙鳶。別無可遊。且遊人衆多。出入城門。擁擠不堪。往往肇事。在昔雖有踏青之舉。從未見人衆如是。民國以來。此種舉動。年甚一年。殊不可解。

四月初八日。俗傳爲佛祖生日。是日富家出貲買龜鼈及烏魚放生。謂是日救一生命。能較平日作十萬功德。因此前數日。無賴者多方網得龜鼈以求售。

立夏日。以豌豆煮熟作糕。坐於門檻食之。謂可止作事時之瞌睡。

夏至日。稱人。謂可免蛀夏。

端午節。飲菖蒲。作艾人。各處皆然矣。惟甯省各家。皆以清水一盂。入雄黃少許。鵝眼錢二枚。（鵝眼錢。小錢別名。言其小如鵝眼也。）合家大小。均以此水滌眼。謂之破火眼。一年可免眼疾。又將此水遍灑各處。女子帶各色草花。謂之五毒花。絨製虎插於婦鬢。綢製虎形。負於兒背。並以雄黃酒塗兒額上。作王字形。焚艾於室中。以殺蚊蟲。午刻焚香燭敬神。親友互相賀節。

十三日。俗傳爲關王磨刀之期。人家相戒不動刀砧。

六月初四日。俗謂荷花生日。凡有池塘植荷者。以紙作燈。燃之放於中流。以爲蝦蟆祀。初六日。相傳爲晒龍袍之日。凡有藏書者。皆於是日晒書。

十一日。妓女有老郎會之舉。俗傳爲老臉會。每年三次。正月六月十一月。皆在十一日。或謂所祀爲管仲。以女閭三百故。或謂所祀爲唐元宗。以梨園子弟故。（閱微草

堂筆記。謂其爲鍾三郎。又謂中山狼。會時諸妓極意修飾。陳設鮮妍。要求平日所歡者。爲之設宴張樂。謂之作面子。妓女名愈噪者。酒宴愈多。六月十一日之會。爲尤盛。燈紅酒綠。絲竹嗷嘈。是時秦淮河一帶。兩岸則牕開水閣。鬢影衣香。河中則畫舫燈船。往來梭織。五陵年少。意氣自豪。一日夜之間。所耗不止中人產焉。

七月七夕。五更時。謂有巧雲見於天半。於是閨女皆乞巧焉。乞巧之法。於初六日取淨水一碗。置日中晒之。夜露一宵。初七日清晨。折細草。取浮水中。視其下所現之影。形狀如何。而有種種名稱。或戡子。或算盤。或針。或如意。或必定。牽強附會。以占休咎。七月朔。相傳地獄門開放。鬼魂求食。各街巷於月望前後。皆延僧誦經施食。卽所謂盂蘭會是也。而西城清涼山。爲地藏菩薩修煉之所。自月初起。燒香膜拜。不絕於塗。至二十五日以後。尤盛。麀汗如雨。游人往來如蟻。各處皆設茶棚。以備燒香憩息之所。裝潢之炫爛。陳設之華麗。無不鬥勝爭奇。至月杪。俗傳關山門。香火始已。中秋節晚間。焚香拜月。小兒則以瓜菓菱芡之類。供於中庭。供畢。仍飽口福。是晚望。

子者。至夫子廟游後。過橋一行。謂可卜夢熊云。

重陽節。兒童皆食重陽糕。又以五色紙鑿成斜角式。連綴成旂。豎之院中。以慶重陽。是時菊花大放。有茶肆招徠生意。用五色菊花堆疊成山。高下參差。頗有可觀。動至數百盆云。

冬至節。甯俗節期以冬至爲最重。其次則新春。冬至日謂之過小年。凡工藝及學生均放假一日。諺云。冬至大似年。先生不放不給錢。冬至大似節。東家不放不肯歇。十二月亦稱臘月。凡臘月逢八日。謂之臘八。如初八。十八。二十八等日。有欠債者均須清理。其無力清理者。則百計彌縫。俗云。第一臘八猶自可。第二臘八急如火。第三臘八無處躲。城內倉巷有臥佛寺。十二月初八日。必施散臘八粥。以米作糜。內置棗栗。菓仁。沿門散給。謂可得佛佑。然前數日。其方丈必領全寺僧人。身披紅衣。手執鉢盂。沿街化米。豫爲煮粥之資料也。

二十三日。各家祀灶。用灶糖灶糕祀灶神。又剪草爲芻。撒豆作糧。用以祀焉。

二十五日以後。各家皆須祀祖敬神。謂之辭年。並有購紙馬供之堂中。視爲神之憑依。卽在是間者。（紙馬係以紅紙大張。上繪樓閣雲霞之形。中坐神像。或財神或玉皇。或關帝。或如來。）

除夕謂衆神下界。又有獨足神至人家床榻散病。是晚幃則必須早垂。以免受其侵害。又是夜接灶神回室。先置豆腐一塊於釜上。俗謂諸神見是家惟有豆腐在釜。其家必奇貧。冀神生憐憫之心。次年佑之使富。殊可笑也。

婚喪禮俗

婚俗 婚俗繁文甚多。男女兩家。各有種種締禮。茲分述如下。

（一）關於男家方面者。

（發草八字）凡男女兩家。願結朱陳者。先將女宅年庚。用粗紙書就。由冰人成雙交男宅壓灶前香爐下。三日內家中平安。然後持就星家合婚。三日內倘有碎碗破甌之事。謂之不祥。卽託言不合。將草八字退還。

（傳紅）俗謂之下定。男宅婚既合。由雙冰人轉致女宅。擇日傳紅。女家用泥金全紅柬書年庚八字交冰人。（俗稱大賓）送男宅男宅報以金銀茶菓等物。普通爲銀一定金如意一支。（俗稱一定如意）果品四色或八色。如龍眼荔枝栗子密棗之類。茶葉數十瓶百瓶不等。

（送日子）男家欲迎娶。先將男女八字。送星家諏吉。必使無冲犯。無刑尅之良辰。以紅全柬上記新人沐浴宜何時。水傾何方。新人上轎何時。合巹何時。避忌何人。謂之送日子。

（行禮）迎娶有期。約早十餘日。先爲行禮。將所索之衣飾聘金鵝酒靴敬筵席。並有泥金郡名帖二付。又有泥金帖二付。上有紅條。不寫隻字。同送至女家。請其書允吉。登嘉四字携回。卽無改易。

（鋪嫁粧）喜期前一日。女家將應有之奩具。豐簡視家之有無。使挑夫（俗稱馬頭）送之男宅。由伴娘爲之鋪設。

（求親）迎娶日午刻。新郎乘輿至岳家。謂之求親。（即親迎）輿馬至岳家門時。必久久於門外。謂之捺性子。門既開。有長班高聲贊禮。過一重門。作一長揖。至廳堂。新郎南面。主人北面。兩大賓東西面。飲茶三次。（俗名三道茶）次至岳母房中小憩。岳母必囑咐數語。然後以紅封藏之胸際。次則至堂行禮。無論長幼平輩。均須拜見。臨行時平輩又敬以酒。（俗名上馬盃）始令乘輿。

（發轎）約申酉之時。發轎鼓樂齊奏。擇年輕四人。手執一燈。隨彩輿至女家。謂之迎親。轎到門時。先放花爆。然後昇至廳堂。預請二婦人爲攙親。手持紅燭。將新娘扶出。置一鞍子於前。使新娘跨之。新人頭搭方巾。攙親者扶新人立正中偏右。新郎立正中偏左。先拜天地。次拜祖先。再次交拜。地下鋪紅毡。不足則用梢袋。新人步於其上。使二童子執花燭。引新娘入房。若無攙親者。即用紅綠布二方。約長尺許。男女各引一端。相牽入房。謂之紅綠牽巾。民國以來。禮從簡約。多用馬車。

（作富貴）兩新人入房。由伴娘扶之。盤膝坐於床頭。男東女西。任人調笑。不言不動。

約半小時。謂之作富貴。

（合巹）坐床既畢。由廚室開小宴入房。僅設四座。正面兩新人。旁坐兩攬親。必以新娘新郎杯中之酒。互相傾注。各飲二人以少許。謂之合巹。

（開臉）次日黎明。兩新人即起。伴娘以一甌蓮子羹進。使二人分食之。然後爲新娘梳粧絞臉。謂之開臉。粧畢。伴娘引入舅姑及諸長房中請安。新娘不語一言。一切由伴娘代達。謂之悶聲大發。

（請會親）第三日謂之三朝。男宅有於此日請會親。如岳翁妻弟諸人。每有一男丁。必有帖一付。不計能來不能來也。然岳家辭謝居多。遲日登門視女。使男家出其不意。免厚款待。謂之會親。

（煎豆腐）此即古人三日入廚下之意。先置豆腐廚刀於灶上。新婦至。捲袖露手。一手持刀。一手執豆腐。劃開置之釜中。伴娘連作吉語曰。豆腐煎得黃。來年生個狀元郎。豆腐煎得跳。新郎坐八轎。

（分大小）入廚後。復登堂行家庭禮。俗謂之分大小。自尊卑以及親朋。皆受兩新人參拜。受參拜後。各有所贈。謂之見面禮。

（二）關於女家方面者。

（說媒）俗云。一家有女。百家求。然必年貌相當。門戶相對。方能結婚。說媒者。多以婦人說合居多。必先言定聘禮聘金若干。合婚後。男女家另擇媒人。謂之大賓。

（拜主親）主親。即大賓也。傳紅有日。女宅先拜主親。屆期盛筵款待。俗云。作媒作媒。三十六回。一著有不到。嘴巴子（即掌頰）壘壘。以故饕餮之徒。貪其大嚼。輒樂此不倦也。

（回盤）男宅行禮。衣飾聘金到門後。必籌所以回盤者。除翁姑新郎針綫外。另回三代。腰帶鈔袋襪帶。近今三代。祇行二代。謂女家自留一代。俗例相沿。自爲消長。而婦女之見。牢不可破。誠可笑也。

（大開門小開門）大開門者。舅子之靴帽也。小開門者。彩輿至女宅所索之開門錢。

也。

（上頭）喜日新娘必鎮日眠。及彩轎到門催請。然後新娘起身。沐浴更衣。桌上燃大燭一對。梳粧穿帶。則請年輕有全福之婦人爲之。謂之曰上頭。粧畢由廚房送飯一碗。就粧台上使新娘食之。極口中之所容。不嚙不咽。復吐出。以紅紙包之。一半置於母家米櫃。一半交伴娘帶去。置男家米櫃。不知是何取意。

（代嫁飯）出閣有日。諸親朋爭製淨潔肴饌。以相餽送。謂之代嫁飯。

（三請三邀）男宅彩輿來。另有三請三邀帖六付。次第投進。新人上頭畢。由父兄抱之上轎。另請少年四人。隨轎走送。謂之送親。半途即回。新人臨行時。必縱聲大哭。俗謂不哭即不發。彩轎至男宅入門時。新娘必力仰其首者三。俗云以後可以抬頭。

（煖位）新人既行。此位必有人嚴守。不使人坐。恐奪秀氣。所怪者。沐浴上頭。燭均燃之不息。位旁置一脚爐。上烘新人脫下之鞋。謂新人至男家。腳氣方好。

（元飯）女出閣之第三日。母家即備糯米飯一磁甌。鯉魚兩尾。肉餅一盤。送至男家。

外具各色針黹多件。分獻翁姑尊長。以爲贄見之禮。謂之三朝盒。

（送夏送冬送燈）此係富而好禮者方有之。女出閣後。逢第一夏日。卽送壻與女各紗羅之衣。第一冬日。卽送炭基火盆手爐等。逢燈節送各式新燈。

喪俗 甯俗喪禮有種種迷信手續。茲詳述如下。

（燒轎馬）亡者病篤。卽預備紙扎轎馬各一事。易簣卽避帳。於門外焚轎馬。謂亡者至陰司。卽不至徒步以行。

（易衣）富者以綢綾之衣十二件。貧者以布衣七件。有官職者。則用禮服。（在清時卽朝服朝冠。蟒服翎頂以殮。女則鳳冠霞帔。視夫之品級爲高下。）

（打狗餅）俗傳人死必經惡狗村。故易衣後。必以龍眼七枚。懸於手腕。或以麵作球亦可。俗云持之可禦惡狗之噬。

（招魂幡）死後必以極稀之絲絹一方。藏於亡者胸際。殮後取出掛之靈旛。俗云可以招魂歸來也。

（擇七單）以亡者年庚及氣絕時日。命星者推算。擇入殮之吉時。避沖犯之方法。偶一不慎。即犯重喪惡煞。最爲不祥。故甯人視之極爲重要。

（入殮）屆時親人均須環送。即將亡者昇入棺內。棺內諸物。爲黃土。石灰。炭屑。雄黃。裘褥。被雞鳴枕。脚炭。紙卷。棺外諸禮節。爲兜巾。煖肩。分金。收釘。上櫬。安位。叫好。正荐。魄幡。

（成服）亡者死後。三日或五日。全家易凶服。凡有戚婉。均於是日弔唁。富家則鋪張揚厲。張燕奏樂。懸掛燈彩。設置諸儀節。爲喪篷。吹鼓亭。門吹。門鼓。雲板。材吹。等等。

（作七）每逢七日設盛饌以祭。如有女已嫁者。必於六七日致祭。俗云。六七日不食自家飯。富家則延請僧道。禮懺諷經。以求冥福。

（題主）亡者木主。必請當道之顯者題之。相傳此日爲亡者之吉日。故全家均著吉服。鳴砲奏樂。燈彩搖紅。見者若不知其爲喪事也。俗謂之點主。又謂之在堂。貧家即自書點。謂之求主。

（治喪）約在點主後三四日。其奢華較成服尤甚。其儀制亦與成服略同。來弔唁者均贈賻爲奠。孝子惟匍匐靈右答禮。別延相知者應接賓客。謂之司賓。

（家奠）治喪者使外姓之人來弔。家奠者使旅中之人行禮。是日雖貧家亦延僧徒誦經以求超度。

（發引）又謂之出殯。羽葆紛繁。鼓樂導引。喪儀盛者數十人。數百人不等。其儀節則有誥命亭（有職官者）開路神（赤髮藍面）方弼方相（身高丈餘）大人（俗呼猷子）五獸（青獅白象獨角獸金毛犼花豹）身軀笨重。下有轆轤曳之以行。揚人誦人（身著呢袍頭帶煖帽）楊柳雪柳（以白紙剪成）銘旌（高四五丈以紅綢書死者爵銜姓氏享年若干）糧飯亭（七七設祭。日取飯少許置瓶中。發引日移於此亭）彩涼床（上罩彩布。中懸影象）影亭影轎。十二月花神（皆女粧束。手中各持一花）銜牌儀仗僧道。民國來多有增用軍樂者。最後則用五彩綢罩棺。謂之棺罩。親故知交。要於途中設祭。謂之路祭。出城擇寺院稍憩。謂之解楨。

〔鎮堂〕材既出門。置米一斗。上插尺一。秤一。鏡一。剪刀一。秤上掛歷本。旁置熾火一。盆。謂之鎮堂。

〔安葬〕先請堪輿家擇定吉地。命墳主掘一深坑。謂之打金井。再擇吉時安葬。入穴。諸儀節。爲定向。煖坑。分金。安位。叫好。咒金。鬥寶。掩土。

〔復山〕墳既成。三日後必再臨視。設祭哭奠。謂之復山。又謂復三。

神會迷信

〔一〕茅山會 茅山在句容縣西南。上有三茅宮。相傳有茅氏弟兄三人。修真於此。而得道焉。正月中。燒香者無間遠近。趨之若鶩。各鄉合數村。結爲一會。以小木龕爲佛龕。龕高約一尺五六寸。廣約一尺餘。製作屋宇形。雕刻精細。鏤金錯彩。中坐五七寸高神像。龕前伸小木二。一人負之於肩。隨者執鑼鼓鐃鉢。鐃鐃於後。亦間有旂傘者。游行街市。正月望前。每日均有數起。每人身負黃色布囊。上書朝山進香四字。

〔二〕東獄會 東獄廟在南門城外。三月杪日。爲東獄誕辰。好事者遂昇神出巡。謂

可以消災弭患。於是城內各業。各結一會。旗傘燈牌。抬閣鞦韆。百出其奇。爭巧鬥勝。昇出之神。有東嶽及其夫人韋駝。善報司。速報司。財神等。更有無知男婦。身披紅衣。手帶鎖拷。扮作罪人狀。隨於神駕後。蓋皆病時許願於神前也。又有四五歲七八歲之小兒。裝作劇場之武小生。武三面。武老生等。腰懸利刃。手執杭扇。指套鑽戒。胸掛金表。異樣精彩。耀人眼目。手叉兩腰。軀幹矗直。聳立於大人之肩。毫無倚側懼怯之態。又有業骨董者。聚極昂貴之玉器珍玩。製一精巧玲瓏之担。羅列陳設。價值甚鉅。使精壯練習之少年挑之。手不扶掖。而又於兩腰行步如飛。而不傾仆。以示技藝而聳觀瞻。此兩種尤爲會中之特色。

(三)善司會 善司卽都天神。主瘟疫。藍面赤髮。猙獰可畏。廟在城西驍騎營。於三月內出巡。云每年出會一次。可去疫癘之患。

(四)城隍會 邑廟城隍。俗謂故信國公文天祥。每年有出巡三次之例。清明日。七月望。及十月朔。相傳明季鄭成功佔據台灣時。由吳淞口直入長江。勢如破竹。所向

披靡。直至蕪湖。始爲兩江制府祁如虎設伏於金陵神策門。要而擊之。死者數萬。成功狼狽遁去。自是以後。神策門外。冤魂怨魄。聚而爲厲。數十里內。十無安堵。必使城隍至其地親祭之。其崇乃止。由是一年三次。遂沿爲長例矣。

(五)大王會 神爲黃河福主金龍四大王。此會主事。爲水西門及旱西門外船戶爲多。每年九月間。例出巡一次。近年因香火衰微。無力再舉矣。

(六)拜香會 七月杪爲地藏王誕辰。迷信者創爲拜香會。或因己身有病。或子女爲父母。或妻爲夫病。至廟中許願。病愈後。至七月時齋戒沐浴。(女人則髮辮解散)身著罪衣罪裙。手執小橈。橈端燃香一支插之。自家中拜起。拜十年者則十步一拜。五年者五步一拜。三年一年。均隨其所許而拜。

逢場局戲

(一)擺棋勢 夫子廟朝天宮等處。皆設有棋桌。無事者輒借以消遣。有所謂擺勢者。將象棋紅黑二部。擺成殘局。驟視之似無生路。而不知二部皆有生機。勝負未可

預卜。一着失算。其負立見。往往以此賭勝負。

(2) 敲五音 在昔夫子廟有之。今未曾見。其法於紙條上書古詩一句。或五言。或七言。將詩中除去一字。寫五字於旁。下寫一字。用紙筒掩蔽。任文人之推敲。中者以一得三。亦賭中之別開生面者也。

(3) 紅黑籌 年節時有一種人。用竹籌二根。一塗紅。一塗黑。使賭者易於認視。持此紅黑二籌於手。反覆顛倒。押紅則抽出是黑。押黑則抽出是紅。貪小利者。未有不落其圈套也。

(4) 數蓮花 七月半作盂蘭會。延僧施食。好事者雜以數蓮花。四五人。團團圍坐。將古今事實。折道出。一人唱之。衆皆和。於尾一言。高聲連曰。一枝蓮花。一枝蓮花。
(5) 說黑話 人家有喜慶事。每招能口技者一人。於黑暗中用布圍之。作男女老幼聲。笑聲。哭聲。怒罵聲。雞犬聲。鼠聲。聲聲酷似。並同時數種聲音並作。但聞其聲。而不見其物。謂之說黑話。

(6) 木人頭 古稱傀儡。其貌畢肖。其形縮小。衣舉冠動。與優伶無二。令人忘其爲木偶。往者。惟新年時見之。今夫子廟有以此演戲者。謂之吊戲。

(7) 白曲 狎游青年之子。好唱小曲。(亦間有京調者) 並非以此爲業。每屆人家喜壽事。招之卽至。只須供飲食。不取金錢。故謂之白曲。

(8) 絲弦 亦名清音。彈唱時不用大鑼大鼓。共三四人。有男有女。均係瞽者。有喜壽事家。常僱以爲樂。謂之曰絲弦。

(9) 打春 季冬之際。鄉人手持一小鑼。帽旁插一公文。一似奉官而來者。口中作種種吉語。借此向人家索取錢文。謂之曰打春。

(10) 別棍 賭具紙牌也。共一百零九張。四人賭之。首家十張。次家九張。一色爲上。雜色次之。此爲昔時閨閣消遣品。今則風行麻雀撲克矣。

(11) 十糊 亦紙牌也。共一百二十五張。有葦素之別。二至八條餅萬。謂之素張。一至九條餅萬。及驢子千子枝花。謂之葦張。仁義禮智信。謂之五星。四人賭之。輪流一

人作洗。以爲休息。首家三十一張。餘均三十張。牌不圓而糊。雖多不贏。牌圓而十糊。則贏矣。此種賭具。惟年事高者及舊派婦女喜爲之。

江湖技術

(1) 敲鐵板 星相家遨遊市上。瞽者居多。手持鐵板一塊。連敲七下。響聲震耳。與彈弦者不同。亦算命中之怪象。

(2) 搖串鈴 江湖中人。持一物如圓形。中空而有膽。作聲震耳。自言能爲人醫病。活人無算。實則脈理藥性。一無所曉。徒以騙人金錢爲目的。

(3) 牽雀算命 有一種江湖者。左手持雀。右手持盤。盤中安排十二畜。問吉凶者。將八字（卽人之生辰）報明。雀卽於盤中牽出。絲毫無訛。其知者以爲平日教成。不知者以爲奇驗非常也。

(4) 鬼谷數 館設城內三坊巷。亦瞽者流。問病之吉凶。先以銅錢五枚。手搖倒出三次。再用黑牌摸推。卽知病者家中之何物作祟。莫不奇驗。

(5) 走陰差 俗云人死必有陰差來引。而陰差非陽差領入不可。有一種奸猾婦人。自謂在冥受此陽差職分。往來冥路。人家有久病不愈者。每延請若輩。赴陰查察之。或睡於床。或臥於地。佯爲死去。勿令人搖動。一小時後而醒。謂之還陽。睡時信口開河。胡言亂語。而鄉愚常信以爲真。噫。可笑也夫。

(6) 看香頭 無知愚婦。捏名仙姑附體。插一股香於爐中。視香頭之長短。卜病症之吉凶。信口胡言。或云有冤鬼纏身。或授以藥方。俛鄙不堪。鄉愚有病。往往不知延醫診視。而聽信此輩之妄語。亂投藥餌。雖至死不悟也。

(7) 管靈哥 陰陽相隔。本不能通。業此者自謂有樟木神。能介紹已死之魂。與生人接談。喉間作聲唧唧。聞者不明。必須其爲之翻譯。方能明了。謂之管靈哥。婦女多迷信之。

(8) 捉魂 病者寒熱久而不住。醫藥罔效。俗謂失魂之故。延請巫人捉之於曠野間。見一虫豸。斯卽病人之魂。捉歸擲病人床。喃喃數語。病起則有功。病敗亦不任咎。

此種迷信。惟鄉間有之。

(9) 白日串 有一種人。衣裳楚楚。似上流社會中人。而不知陰爲無形之賊。或於人家。或於客棧。見人時則僞爲尋友。不見人時。則竊取財物。謂之曰白日串。

(10) 撲燈蛾 此偷兒之別稱。每於黃昏時。乘人不備。陰入人家。藏躲空屋中。一試鼠竊狗偷之技。謂之曰撲燈蛾。又於清晨闖入人家。竊取財物者。謂之曰露水鬼。

(11) 告地狀 窮苦無依。席坐於地。用布以蒙其面。張一紙於地。或書其履歷。或訴其冤枉。欲使仁人君子。代伸其說。以爲獵取金錢捷徑。謂之曰告地狀。

(12) 掉包 一人僞失物於途。佯爲不知。一人見而拾之。一人從旁窺之。拾者遂倉皇失措。先向旁觀者搖手。示以勿聲。繼而曰。包中物與子分之。當時將包開視。果金銀首飾綢緞衣服也。分則恐起爭端。不如賤價以售於人。未有見利而不貪者。因有第三者。罄腰中錢以予之。還其家開視。皆僞物也。返其處。則其人已杳如黃鶴。此種騙局。常有所聞。

(13)剪綰 一名扒手。各地皆有。惟在甯者尤神乎其技。或於輪船火車上下之時。或於熱鬧場中。趁人多擁擠。一試其妙手空空之技。佩衣掛件。及衣袋中物。霎時間。皆可不翼而飛。謂之曰剪綰。

(14)圖巴 有一種賭棍。專以局賭爲生活。或冒充巨富商人。宦家子弟。一擲千金。在所不惜。於酒肆妓院中。百般引誘。至入局後。卽施翻天印。倒脫靴之術。受其騙者。莫不蕩產傾家。謂之曰圖巴。

人品綽號

甯俗好以綽號呼人。暴富人家。皆有綽號。如王豆腐。卽其家曾業豆腐也。蔣驢子。卽其先有人趕驢子也。類此者甚多。不可歷舉。此外就流品而呼人綽號。亦不一而足。試縷述之。

(尖頭棒)不循規矩。任事占人便宜者。俗謂之尖頭棒。

(白馬蟻)一事無成。毫無技能者之稱。

（歇打混）終日不作一事。游手好閒者之稱。

（大脚三）有一種大脚婦女。而步履輕飄者。游蕩者謂之大脚三。

（吃白食）有一種人。逢人家有喜壽事。即往混食。或任人嘲笑。專貪口腹。而不爲東道者。俗謂之吃白食。

（篋片）此言一種無品之人。投其所好。不搶他人之意思。借此沾取他人財物。所謂篋片者。言其善於刮也。

（桃乾）兒童在人家店內學徒。未終局。而逃回家中。躲避不面者。俗謂之桃乾。蓋桃與逃同音也。

（香瓜）凡鄉人初次進城。不知事理。不知人情。俗謂之香瓜。（香與鄉同音）

（流屍）即流氓之別稱。以敲詐爲生活。遇事生風。不知情理。俗謂之流屍。

（時髦子）有一種人。趨赴宴會。不能久坐。半途逃席。一似另與他人作約者。俗謂之時髦子。其服尙趨時者。人亦以此名之。

（機包子）此本爲織緞匠人之稱。俗見人短衣縮首。每謂之機包子。言其品相不善也。

（土匪）自光復後。人多呼妓女爲土匪。其意蓋因土匪爲搶取財物者。妓女亦以金錢爲目的。其敲竹桿亦等於土匪也。故名。

（牽馬）男女秘戲結合。而有人爲之穿針引線者。謂之牽馬。卽開設台基者之別名也。

（吃仙鶴）賭局之人而外。其與之共飲饌者。謂之吃仙鶴。其義等於吃白食。

（尿兒鬼）有一種慳吝之徒。出手及手。凡事但求儉省。不肯錯用一文錢者。俗謂之尿兒鬼。

（焦尾把）老而無嗣。待人又苛刻。人因從旁詈之曰焦尾把。

避忌笑談

甯人早出最惡見尼姑。見之則以爲大不祥。

清晨聞鴉鳴。以爲不祥。默誦乾元亨利貞五字。七遍。謂可解禳。早間最忌對人說夢字。有不慎而誤道者。人必掩耳而走。

入茶社飯肆飲食。三人一桌。如空一位不坐。謂之關門坐。爲肆主所最忌。凡入店鋪購物。設將一足蹣於門檻。爲鋪家所忌。見必呵斥。

晚間鷄鳴。謂有火警。以爲不祥。

狗作怪聲。謂之狗吠。主凶喪。必逐出之。

有不識者。乞取火柴。或杯水。必靳不與。蓋恐爲術者。防其暗算也。

清晨對人作呵欠。人必不願意。

至人家弔喪。若遲至午後。謂之收鼓槌。以爲不吉。

送人出殯。若到時稍遲。而靈柩已經起行。則爲大不祥。謂之趕棺材不上。

逢年節時。諱言死字。如購得死魚。死鴨之類。則曰文魚。文鴨。所謂文者。言其不動也。

年節時遇親友喪事。趨往弔奠後。歸家時。必先入寺院一行。恐有鬼祟相隨也。

甯俗人家諱言狐。家中有狐者。每逢朔望焚香敬祝。且呼之曰老太爺。於廚房中。忌罵人惡語。恐觸怒灶君也。

病者延醫診視。藥方必正折。如反折則謂藥與病反。不得功效。又藥渣必傾於門前。謂之投門。

年節及有喜壽事時。如破碗碎甌。以爲大不利。

食品瑣錄

(1) 燒鴨 舉火炙。皮紅不焦。味香可口。謂之燒鴨。

(2) 鹽水鴨 淡而脂肥而不濃。初春及仲秋時。最爲上品。

(3) 板鴨 冬日鹽漬日久。呼爲板鴨。遠方人喜購之。以爲饋獻。居家者亦多備辦。以爲除夕元旦之用。其煮法。先將鴨用冷水泡二三小時。置釜中沸水煮之。數分鐘後。提出於冷水中浸之。(名曰洗澡)再置沸水中煮。數分鐘後復提出浸於冷水。如是者三次。然後置釜中文火煮之。半小時即透。

(4) 桶子雞 味鮮而嫩。與初春鹽水鴨同。爲冬時之珍肴。

(5) 四件 將鷄鴨截其翼足。探其肫肝。零售之名爲雞四件。或鴨四件。

(6) 雜碎 將鷄鴨腹中所有之件。焯而沽之。名曰雜碎。

(7) 熟切 取猪豚蹄舌尾腸肚。入釜熬陳久之汁。浸之烹之。肉店於晚間列案。零售之。謂之熟切。

(8) 罐肉 取猪肉數片。置諸小缶。入水滿之。納於爨火中。與飯同熟。謂之罐肉。南門橋飯舖中皆具。以供往來行旅者也。

(9) 發糕 民間年節祀神。及喬遷多用之。取麥粉揉糖爲圓式。蒸之。堆疊數層。謂之發糕。

(10) 山查 產於清涼山麓。用綫穿之。如數珠式。七月杪地藏會。兒童競購食之。

(11) 貼爐麵筋 取麥麩揉洗之。成小團。炙以火。張其外而中虛。謂之貼爐麵筋。旅客購回以爲餽贈品。

(12) 乾絲 此爲茶社小品。取百葉乾片縷切之。浸以醬汁。點以生薑絲。厥味清腴。南門貴人坊觀音庵僧善製之。

(13) 梅豆 一名狀元豆。兒童最喜食之。取黃豆以飴糖紅麴煮之。攪以梅子。其色紅。味極鮮妍。正月間茶肆皆以之供茗飲。

(14) 餛兒糕 削木如小瓶。實和糯米粉於中。遞蒸之。使融。人家小兒哺乳不足。每購此糕喂之。

● 六合之婚禮

婚禮有親迎。俗廢已久。大都幣聘既納。婚者於將娶前數日。具帖往拜諸親。謂之告成婚禮。諸親亦卽各以儀物餽賀。子女將嫁前數日。親族以酒饌相邀。謂之待嫁。隨以衣奩等物相餽。先一日。親朋聚飲壻室。名爲餞房。至期。壻家綵輿相迎。燈樂前導。宦家或雜以儀衛。民間止引以花燈。是夕。壻家延請親友。先輿往女家。曰迎親。女家亦延親族。隨輿至壻家。曰送親。次晨。女家送茶果。繖糕等物。謂之開門茶。傍午。送酒。

食肴饌。謂之熟飯。三日後迎壻女歸。名曰回門。亦有遲至滿月者。其宴會豐儉。各隨貧富。此大略也。

●六合縣之喪禮

喪禮多遵古制。殮後。卽具訃文。以告親友。間有縗服。自往告者。親友聞訃。往唁。繼以酒果。至四十九日乃止。訃狀載明奄喪之期。奄喪卽不受弔。以孝子或無兄弟。或多事務。不能日日俟賓。故便宜以從俗也。葬無定期。預數日開弔。親友各賻以弔儀。謂之助喪。昔起於諸生胡大觀。今已通行一邑矣。發引日用僧樂輓歌。以導輜車。亦有陳列紙帛。人物祭章亭幔。及用方弭方相者。自初喪以迄終葬。其間或用釋道看經禮懺。則各隨民便。禮不能禁。

●六合縣之祭禮

歲時有祭。忌日有祭。富家有廟。貧家第設主而已。祭祀之品儀。亦隨家之貧富。以爲豐儉。

● 六合縣之歲時

元旦 迎喜神方向。各廟燒香。男女皆盛服。展拜於庭。爲酒食。以待親隣。交相拜謁。友朋則多以名刺相投矣。

上元 先數日。鬻燈於十字街。擁塞道路。於十三日起。比戶張挂門燈。爲鼇山牌坊。及燈謎。以供游人猜戲。又爲龍虎獅牙。各種綵燈。競相擊舉。鼓樂喧闐。往來街巷。姻戚則以元宵酒果。互相餽送。至十六日落燈。夜靜。婦女出游。携瓦礫。拋棄於橋梁之畔。以爲禳病云。

社日 自城市以及鄉村。各釀金。具酒醴雞豚。以祀土神。祀畢。羣享祭餘。鄉隣歡聚。名爲社會。

清明 插柳於門上。男女或簪之。祀祖於家。祭掃於墓。插陌錢於墓上。或具尊疊果核。踏青郊外。小兒競放紙鳶。縣知事主祭厲壇於北郊。命屬官賁文請城隍神監壇。民俗卽具鼓樂。盛儀衛。以迎送。至三月廿八日。俗以爲東嶽帝君誕日。演劇建醮。亦

具鼓樂。盛儀衛。昇神輿。遍遊四境。

五月朔日。民間卽互餽角黍。龍津橋上下河內。羣造龍舟競渡。士民燈舫畫船。簫鼓竟夜五日。飲雄黃酒。插蒲艾榴花於瓶盎。小兒繫綵線臂上。是月十三日。乃關帝誕辰。官民祭享。演戲建醮。龍舟游舫如五日。

六月六日。俗皆曝書籍衣帛於庭。母家熟臘肘。市花紅。以餽其女。

七夕。幼女陳瓜果。穿針乞巧。至夜分不寐。候盼彩雲。

十五日。家祀祖先。官祀厲壇。如清明節。里巷爲盂蘭燈會。鄉民女皆於是日歸甯。以爲此後。卽各勸農事矣。

中秋。家家以菱藕蹲鴟糖餅相餽送。夕則陳以祀月。祀時。所焚香。其製周圍尺餘。高四五層。或六七層不等。以上漸銳。形如塔。最上一層。裁紙爲斗。貫其上。斗旁插小旗二。謂之斗香。鄉村愚婦。有夜分私取園瓜。謂之摸秋。以兆生子。小兒壘瓦片爲塔。燃燈其中。鳴鑼擊鼓。繞塔以戲。

九日 食糕。佩茱萸。競載酒携螯。作登高會。

十月朔 祀先祭墓。官祀厲壇。如清明。

長至 民間祀祖。漁家拜賀。燕飲如元旦。

臘八 食粥。以諸果雜穀爲之。

祀灶 或廿三日。或廿四日。祀以茶果糖點。亦有用魚酒者。剪草雜糟豆。以飼灶馬。先數日。卜吉。掃舍宇。

除夕 祀衆神家廟。換桃符。宜春字。刷五色紙爲錢。及花卉人物狀。雜粘於門壁間。至晚。以松竹爲燈盃。合家團坐歡飲。謂之守歲。家長以錢遍給家人。謂之壓歲錢。夜分。祀井。味爽。設祭品迎灶。是夜爆竹響達旦。

● 鎮江奇俗之一端

舊曆十月朔。爲入冬之第一日。鎮江是日。無論貧富人家。咸不食米飯。另用紅豆與糯米煮飯。名曰紅豆飯。合家咸須食之。未食前。先置一碗於桌上。謂給蒼蠅飽食。蠅

飽食而癡。卽不致再相擾害矣。食畢。觀城隍神會。俗傳是日城隍出巡。意在收鬼。故愚夫愚婦。見偶像前過。噤不作聲。惟合十默祝神佑。亦可哂也。

●吳中歲時雜記

正月

挂喜神 新年比戶懸掛祖先畫像。具香蠟茶果粉丸糍糕。肅衣冠。率妻孥以次拜。或三日五日十日。上元夜始祭而收之。至戚相賀。或有展拜尊親遺像者。謂之拜喜神。

上年墳 携糖茶果盒展墓。謂之上年墳。

飛帖 賀年有不親往。而遣僮僕投紅單刺至戚若友家者。答拜者亦如之。謂之飛帖。

開門爆仗 歲朝開門放爆仗三聲。云解疫癘。謂之開門爆仗。

歡喜團 圍爐中燒巨煤壑。曰歡喜團。凡歲朝屆元宵而止。吳穀人祭酒新年雜詠

小序云。歡喜團。杵炭屑而範之。上下合成圓而有匾勢。炭鑿之巨族也。除夕。取以埋爐。置寢室中。謂之歡喜過年。詩云。開爐重得彩。餘喜復餘歡。火色明通夕。春光聚一團。幾人先附熱。舉室不知寒。笑指青紅意。還將兒女看。注俗指小兒女之稱意者。亦曰歡喜團。吳人亦有此口號。

黃連頭叫雞 獻歲。鄉農沿門吟賣黃連頭叫雞。絡繹不絕。黃連樹。村落俱有。其苗可食。鄉農於四五月間。摘取其頭。以甘草汁醃之。謂小兒食之。可解內熱。吳穀人祭酒新年雜詠小序云。吹雞。揭竿縛艸。以處雞羣。口銜箚管。巡街吹賣。其音曰哺哺。故名哺哺雞。詩云。曉日一雞唱。春風正滿闌。居然生羽翼。大要借吹噓。功豈養成候。

聲疑伏卵餘。兒童能起舞。壯志定何如。

看風雲 農人歲朝晨起。看風雲。以卜田事。諺云。歲朝東北風。五禾大熟。歲朝西北風。大水害農功。

秤水 自歲朝至十二日。以瓶汲水。秤其輕重。以卜歲中水旱。自元旦至十二日。當

一歲之月。重則其月多水。輕則旱。

燒十廟香 郡縣城隍廟及本里土地諸神祠。男婦修行者。年初皆往燒香。必經歷十廟而止。謂之燒十廟香。歸必炷香于家堂。司命諸神之前。曰回頭香。

年節酒 元旦後。戚若友。遞相邀飲。至十五日而止。俗稱年節酒。范來宗留客詩云。登門卽去。偶登堂。或是知心。或遠方。柏酒初開。排日飲。辛盤速出。隔年藏。老饕饕餮。情忘倦。大戶流連。態怕狂。沿習鄉風。最真率。五侯鯖遜一鍋香。又蔡雲吳飲云。大年朝過小年朝。春酒春盤立見招。近日款賓儀數簡。點茶無復棗花挑。

小年朝 正月初三日爲小年朝。不掃地。不乞火。不汲水。與歲朝同。

接路頭 正月初五日爲路頭神誕辰。金鑼爆竹。牲醴畢陳。以爭先爲利市。必早起迎之。謂之接路頭。蔡雲吳飲云。五日財源五日求。一年心願一時酬。隄防別處迎神早。隔夜匆匆搶路頭。是日市估祀神。懸旌返肆。謂之開市。

看參星 正月初八日。昏時看參星。占歲中之水旱。諺云。參星參在月背上。鯉魚跳

在鑊櫃上。參星參在月口裏。種田種在石臼裏。又以是日參星之隱見。卜上元日晴雨。諺云。上八不見參星。月半不見華燈。

齋天 正月初九日。爲玉皇誕辰。元妙觀道侶。設道場於彌羅寶閣。名曰齋天。酬願者駢集。或有赴穹窿上真觀燒香者。蔡雲吳歆云。七日爲人八日穀。誰祈人壽穀豐登。慣聞九日朝天去。香市穹窿第一層。

點竈燈 正月十三夜。懸竈燈於廚下。凡五夜。至十八夜止。十三日爲試燈日。十八日爲收燈日。

爆字婁 鄉農以糯穀入焦釜。老幼各拈一粒。曰爆字婁。謂卜流年之休咎。

春餅 春前一月。市上已插標。供買春餅。居人相餽贈。賣者自署其標曰應時春餅。圓子油餛 上元市人簸米粉爲丸。曰圓子。用粉下酵裹餡。製如餅式。油煎曰油餛。爲居民祀神享先節物。

走三橋 元夕。婦女相率宵行。以却疾病。必歷三橋而止。謂之走三橋。

開元宵 元宵前後。比戶以鑼鼓鐃鈸。敲擊成文。謂之開元宵。有跑馬雨夾雪。七五止三。跳財神。下西風諸名。或三五成羣。各執一器。兒童圍繞以行。且行且擊。滿街鼎沸。俗呼走馬鑼鼓。范來宗鑼鼓詩云。轟連爆竹近還遙。到處喧闐破寂寥。聽去有聲兼有節。開來元日過元宵。太平響徹家增樂。開道聲稀巷轉囂。取次春風催劈柳。賣餠時近又吹簫。又有無名氏鬧元宵樂府云。童兒放學店未開。家家鑼鼓喧如雷。新年風物幸無事。買得元宵燈未試。夾雨夾雪七五三。更將走馬爲繚騫。迎春既過復迎喜。爆竹燒殘鬧方已。更縛風鳶一尺長。街頭又看東風起。

三官素 上元中元下元日。爲三官誕辰。俗以正七十月朔至望日。嗜素者。謂之三官素。或以月之一七十日持齋。謂之花三官。

接坑三姑娘 望夕迎紫姑。俗稱接坑三姑娘。問終歲之休咎。婦女又有召帚姑針姑葦姑。卜問一歲吉凶者。一名百艸靈。鄉間則有所蠶之祭。

驗水表 正月十五日夜。月明時。立一尺五寸之表於地。至夜子正一刻。候之以卜。

旱澇。

二月

元墓看梅花 鄧尉在光福里。去城七十里。因後晉青州刺史郁泰元葬此。又名元墓。山人以圃爲業。尤多樹梅。暖風入林。元墓梅花吐蕊。迤邐至香雪海。紅英綠萼。相間萬里。郡人艤舟虎山橋畔。縐被遨遊。夜以繼日。沈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鼓棹去探梅。公子清歌山頂度。佳人油壁樹間來。元墓正花開。

驚蟄聞雷米似泥 土俗以驚蟄節聞雷。主歲有秋。諺云。驚蟄聞雷米似泥。若雷動於未交驚蟄之前。則主歲歉。諺云。未蟄先蟄。人喫狗食。

掌腰糕 二月二日。以隔年糕。油煎食之。謂之掌腰糕。蔡雲吳歆云。二月二日春正饒。掌腰相勸啖花糕。支持柴米憑身健。莫惜終年筋骨勞。又徐士鋐吳中竹枝詞云。片切年饊作短條。碧油煎出嫩黃嬌。年年掌得風難擺。怪道吳孃少細腰。

凍狗肉 二月初八日。爲廂山張大帝誕。相傳大帝有風山女。雪山女。歸省。前後數

日。必有風雨。號請客風。送客雨。雖天氣甚溫。又必驟寒。俗有大帝吃凍狗肉之諺。
百花生日 二月十二日。爲百花生日。閨中女郎。剪五色綵繒。黏花枝上。謂之賞紅。
二月十二 土俗以十二日天氣清朗。則百物成熟。諺云。有利無利。但看二月十二。
觀音生日 二月十九日。爲觀音誕辰。士女駢集殿庭。炷香。或施佛前長明燈油。以
保安康。或供長幡。云求子得子。既生小兒。則於觀音座下。皈依寄名。可保長壽。僧尼
建觀音會。莊嚴道場。香花供養。婦女自二月朔持齋。至是日止。俗呼觀音素。六月九
月朔至十九日。皆如之。

觀音山香市 觀音誕日。有至支硎山朝拜者。望前後。已聯綴於塗。馬鋪橋迤西。乃
到山路也。人多賃坐竹輿。資以代步。不惟不蓋。兩人肩之以行。俗呼觀音山轎子。
木林柴 觀音山人。以棗栗諸木。作孟郊葫蘆之屬。或以寸木作粧域。上覆如笠。下
懸如針。旋轉爲戲。俗呼轉盤圖。又以柳木片膠粘作小舫。爲小兒玩物。俗有乖乖乖。
觀音山罷木林柴之謠。

老和尚過江 二月二十八日爲老和尚過江。必有風報。若吹南風。主旱。

神鬼天 清明前後。陰雨無定。俗呼神鬼天。或大風陡起。黃沙蔽日。又謂之落沙天。蔡雲吳猷云。劈柳吹花。風作顛。黃沙疾捲路三千。寄聲莫把冬天當。耐過一句神鬼天。

春台戲 二三月間。里豪市俠。搭台曠野。釀錢演劇。男女聚觀。謂之春台戲。以祈農祥。

解天餉 春中。各鄉土地神廟。有解天餉之舉。司香火者。董其事。廟中設櫃。收納阡張元寶。俗呼錢糧。凡屬境內居民。每戶獻納。一副十副。數十副不等。每完一副。必輸納費制錢若干文。名曰解費。獻納稍遲。則遣人于沿街。鳴鑼使聞。謂之催錢糧。有頭限二限三限之日。盛設儀從。鼓樂載車馬。昇神至穹窿山上真觀。以錢糧焚化玉帝殿庭。爲境內居民祈福。名曰解天餉。

三月

田雞報 三月三日。農民聽蛙聲於午前後。以下豐稔。謂之田雞報。諺云。田雞叫拉午時前。（延先切）大（讀作度）年在高田。田雞叫拉午時後。低田弗要愁。俗又以是月晴。宜麥。諺云。三月溝底白。莎草變成麥。

野菜花 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竈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竈陁上。以厭蟲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呼眼亮花。或以隔年餹油煎食之。云能明目。謂之眼亮餹。

插楊柳 清明日。滿街叫賣楊柳。人家買之。插於門上。農人以插柳日晴雨占水旱。若雨主水。諺云。檐前插青柳。農夫休望晴。

戴楊柳球 婦女結楊柳球戴鬢畔。云紅顏不老。楊韞華山塘樵歌云。清明一霎又今朝。聽得沿街賣柳條。相約比鄰諸姊妹。一枝斜插綵雲翹。

過節 人無貧富。皆祭其先。俗呼過節。凡節皆然。蓋土俗家祭。以清明七月半十月朔爲鬼節。端午冬至年夜爲人節。逢鬼節。則祭用麥麵。燒紙焚錠。亦鬼節爲盛。新喪

終七而未逾年者。多招釋氏羽流。諷經禮懺。以資冥福。至親往拜靈座。謂之新清明。青糰。炆熟藕。市上賣青糰。炆熟藕。爲居人清明祀先之品。徐達源吳門竹枝詞云。相傳百五禁廚煙。紅藕青糰各薦先。熟食安能通氣臭。家家燒筍又烹鮮。

上墳 清明時並出祭祖先墳墓。謂之上墳。間有壻拜外父母墓者。以清明前一日。至立夏日止。道遠泛舟具饌以往。近則提壺擔盒而出。挑新土。燒楮錢。祭山神。奠墳墓。皆向來之舊俗也。凡新娶婦。必挈以同行。謂之上花墳。又皆在社前祭掃。諺云。新墳不過社。周宗泰姑蘇竹枝詞云。衣冠稽首祖塋前。盤供山神化楮錢。欲覓斷魂何處去。棠梨花落雨餘天。又蔡雲吳歆云。棺尾飄飄挂紙錢。出城都是上墳船。荒原落葉何曾掃。勝地名花別有緣。

野火米飯 清明日。兒童對鵲巢支竈。敲火煮飯。名曰野火米飯。

四月

立夏見三新 立夏日。家設櫻桃青梅穠麥。供神享先。名曰立夏見三新。宴飲則有

燒酒酒釀海螵饅頭。麵筋芥菜白笋鹹鴨蛋等品爲佐。蠶豆亦於是日嘗新。酒肆餽遺於主顧。以酒釀燒酒。謂之餽節。蔡雲吳飲云。消梅鬆脆鶯桃熟。穠麥甘香蠶豆鮮。鴨子調鹽剖紅玉。海螵入饌數青錢。

秤人 家戶以大秤權人輕重。至立秋日。又秤之。以驗夏中之肥瘠。蔡雲吳飲云。風開繡閣颺羅衣。認是秋千戲却非。爲挂量才上官秤。評量燕瘦與環肥。

注夏 俗以入夏眠食不服。曰注夏。凡以魔注夏之疾者。則于立夏日。取隔歲撐門炭烹茶以飲。茶葉則索諸左右鄰舍。謂之七家茶。或小兒嗜猫狗食餘。俗名猫狗飯。是日雖寒。必著紗衣一襲。并戒坐戶檻。俱令人夏中壯健。

立夏三朝開蠶黨 環太湖諸山鄉人。比戶蠶桑爲務。三四月爲蠶月。紅紙黏門。不相往來。多所禁忌。治其事者。自陌上桑柔提籃采葉。至邨中。賣繭分箔。繅絲。歷一月而後弛諸禁。俗曰育蠶者曰蠶黨。或有畏護種出火辛苦。往往於立夏後置現成三眼蠶于湖以南之諸鄉村。諺云。立夏三朝開蠶黨。謂開罷蠶船也。

小滿動三車。小滿乍來。蠶婦煮繭治車繅絲。晝夜操作。郊外菜花。至是亦皆結實。取其子。至車坊磨油。以俟估客販賣。插秧之人。又各帶土分科。設遇梅雨注溢。則集桔槔以救之。旱則用連車。遞引溪河之水。傳戽入田。謂之踏水車。號曰小滿動三車。謂絲車油車田車也。

麥秀寒。夏初天氣清和。人衣單袷。忽陰雨經旬。重御棉衣。人以時之寒。在麥秀之際。謂之麥秀寒。鄉人以麥宜寒。蠶宜溫。惟同在四月之際。兩者必有一偏。嘗有歌云。做天難做四月天。蠶要溫和麥要寒。種菜哥兒要落雨。採桑孃子要晴乾。

賣時新。蔬果鮮魚諸品。應候迭出。市人担賣。四時不絕於市。而夏初尤盛。號爲賣時新。趙筠吳門竹枝詞云。山中鮮果海中鱗。落索瓜茄次第陳。佳品盡爲吳地有。一年四季賣時新。

浴佛。四月八日。爲釋迦文佛生日。僧尼香花燈燭。置銅佛於水盆。婦女爭捨錢財。曰浴佛。居人持齋禮懺。結衆爲放生會。或小舟置龜魚螺蚌。口誦往生咒放之。竟日

不絕。

阿彌飯 市肆煮青精飯爲饌式。居人買以供佛。名曰阿彌飯。亦名烏米饌。周宗泰姑蘇竹枝詞云。阿彌陀佛起何時。經典相傳或有之。子意但知噉飯好。底須拜佛誦阿彌。

七日八夜雨 農人以初八日夜雨。主傷小麥。諺云。小麥不怕神共鬼。只怕七日八夜雨。

神仙生日 四月十四日。爲呂仙誕。俗稱神仙生日。食米粉五色糕。名神仙糕。帽鋪製垂鬚鉞帽以售。名神仙帽。

四月十六 土俗於十六日。望晴雨以候歲。晴則水。雨則旱。惟陰雲爲佳。諺云。有穀無穀。但看四月十六。

五月

修善月齋 釋氏羽流。先期印送文疏於檀越。填注姓氏。至朔日。焚化殿庭。謂之修

善月齋。是月俗又稱爲毒月。百事多禁忌。

貼天師符。朔日。人家以道院所貼天師符。貼廳事以鎮惡。肅拜燒香。至六月朔。始焚而送之。有貼自梵氏者。亦多以紅黃白紙。用朱墨畫韋陀鎮凶。則非天師符矣。而小戶又多粘五色桃印綵符。每描畫姜太公財神。及聚寶盆搖錢樹之類。受符者必至院觀拈香。答以錢文。謂之符金。

端五。五月五日。俗稱端五。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婦女簪艾葉榴花。號爲端五。景人家各有宴會慶賞。端陽藥市酒肆。餽遺主顧。則各以其所有雄黃芷朮酒糟等品。百工亦各輟所業。羣入酒肆。飲名曰白賞節。

采百草。端五日。土人採百草之可療疾者。留之以供藥餌。俗稱草頭方。藥市收癩蝦蟆。刺取其沫。謂之蟾酥。爲修合丹丸之用。率以萬計。人家小兒女之未痘者。以水畜養癩蝦蟆五個。或七箇。俟其吐沫。過午取水。煎湯浴之。令痘瘡稀。

黃梅天。芒種後遇壬。爲入徵。俗有芒種逢壬便入徵之語。而人卽以入徵日數度。

徽頭之高下。如芒種一日遇壬。則徽高一尺。至第十日遇壬。則徽高一丈。皮物過夜。便生黴點。謂之黃梅天。又以其時忽晴忽雨。諺有云。黃梅天十八變。又謂天寒主旱。諺云。黃梅寒。井底乾。夏至後遇庚。爲出徽。小暑日爲斷徽。過此則無蒸濕之患。俗又忌小暑日雷鳴。主潦。俗呼倒黃梅。諺云。小暑一聲雷。依舊倒黃梅。農人又以入霉日雨主旱。諺云。高田只怕迎霉雨。又以入霉日雨主陰。出霉日雨主旱。諺云。雨打黃霉頭。四十五日無日頭。雨打黃梅脚。四十五日赤咕咕。又以霉日雨主水。迎梅一尺。送梅一尺。

梅水 居人於梅雨時。備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徐士鉉吳中竹枝詞云。陰晴不定是黃梅。暑氣薰蒸潤綠苔。瓷甕競裝天雨水。烹茶時候客初來。三時 夏至日爲交時。曰頭時。二時末時。謂之三時。居人慎起居。禁詛咒。戒薙頭。多所忌諱。農人又以每時之末忌雨。諺云。三時三送。低田白弄。中時而雷。謂之腰鼓報。主大水。諺云。中時腰報沒低田。又以時中多雨。及時盡而雷。皆主澇。諺云。時裏寒。沒

竹竿。又云。低田只怕送時雷。

分龍雨 五月二十日。爲分龍。俗以分龍之次日雨。謂之分龍雨。主雨暘調順。歲必有秋。有二十分龍廿一雨。水車擱拉衙堂裏之諺。又云。二十分龍廿一雨。石頭縫裏都是米。自是以後。分方行雨。俗謂之夏雨隔片（讀如辨平聲）。田蔡雲吳歛云。南阡朗日帶長虹。北陌頑雲鬪疾風。偶湊分龍得新雨。山村水蕩說年豐。

拔草風 梅雨旣過。颯然清風。彌旬不歇。謂之拔草風。俗又以小暑日東南風。主旱。諺云。小暑吹了東南風。四十五日拔草風。

六月

黃昏陣 俗以六月初三日晴。主旱。若是夜黃昏有雨。則日日有之。謂之黃昏陣。諺云。六月初三打過黃昏陣。上晝耘稻下晝困。又云。初一落雨井泉枯。初二落雨井泉波。（讀爲普胡切。作溢字解也。）初三落雨夜夜陣。初四落雨通太湖。蓋此時農民望澤孔殷。如久晴。則立竿製紙旂。以禱雨。街坊小兒出松花會。呼曰。小兒求雨。笑歎。

喜。蔡雲吳歛云。六月不逢夜夜陣。滿城扯得七星旂。草屨人散松花會。正是湖鄉雨透時。

六月不熱五穀弗結 俗謂三伏日宜熱。諺云。六月不熱。五穀弗結。

山糊海幔 俗又以夏中日出時。雲霧遲開。主熱。謂之山糊海幔。諺云。山糊海幔。曬殺老鸛。

謝竈 六月初四十四念四日。比戶祀司竈。諺云。三番謝竈。勝做一壇清醮。祀時以米粉作糰。素羞四簋。俗稱謝竈素菜。

狗醺浴 諺云。六月六。狗醺浴。謂六月六日。牽貓犬浴於河。可避虱蛙。郭慶浴貓犬。詞云。六月六。家家貓犬水中浴。不知此語從何來。展轉流傳。竟成俗。流傳不實。爲丹青。孰知物始觀厥形。孰居莊嚴成壞住。刼前八萬四千橫豎飛走。一一知其名。而况白老烏龍不同族。何以降日物同生。一笑姑置之。聽我爲媒詞。司馬高才號犬子。拓拔英雄稱佛狸。烏員錦帶紛綺麗。韓盧宋鵠尤魁奇。世上紛紛每生者。李義府與景

升兒。金錢犀果洗若屬。但有癡骨無妍皮。貓乎犬乎好自愛。洞裏堂中久相待。伐毛洗髓三千會。會見爬沙登上界。

曬書 六日故事。人家曝書籍圖畫於庭。云蠹魚不生。潘弈雋六月六日曬書詩云。三伏乘朝爽。閒庭散舊編。如游千載上。與結半生緣。讀喜年非耄。題驚歲又遷。呼兒勤檢點。家世只青氈。

翻經 又六月六日。諸叢林各以藏經曝烈日中。僧人集村嫗。爲翻經會。謂翻經十次。他生可轉男身。

三伏天 舊俗有夏九九。今已不傳。但從夏至日起。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謂之三伏天。好施者。於門首普送藥餌。廣結茶緣。

雷齋 六月二十四日。爲雷尊誕。自朔日至誕日茹素者。謂之雷齋。郡人幾十之八九。屠門爲之罷市。或有聞雷茹素者。雖當食之頃。一聞虺虺之聲。重御素餚。謂之接雷素。嗜齋之先。戚若友。必饋餽饌以相煥熱。謂之素齋。既開齋。又如之。謂之開葷。

七月

預先十日作秋天。立秋前數日。羅雲複疊。細雨廉纖。金風欲來。炎景將褪。似乎有新涼之意思。諺云。預先十日作秋天。李福偶得吳諺成詩云。梧桐滿院綠陰連。引得新涼到枕邊。細雨斜風幾番過。預先十日作秋天。

秋穀碌收糝穀。立秋日雷鳴。主秀不實。諺云。秋穀碌。收糝穀。又以稻秀時。濃雲大作。中有白虹橫貫者。俗呼白鬚。亦主穫秕穀。謂之天收。蔡雲吳歆云。雨灑風飄。日又晴。先秋十日借秋聲。雪瓜火酒迎新爽。怕聽天邊玉虎鳴。

朝立秋。洵颼颼。夜立秋。熱吽吽。土俗。又以立秋時之朝夜占涼燠。諺云。朝立秋。洵颼颼。夜立秋。熱吽吽。自是以後。或有時仍酷熱。不可耐者。謂之秋老虎。

巧果。七夕前。市上已賣巧果。有以麵和白糖。綰作苧結之形。油余令脆者。俗呼爲苧結。至是或偕花果。陳香蠟于庭。或露台之上。禮拜雙星。以乞巧。蔡雲吳歆云。幾多女伴拜前庭。豔說銀河駕鵲翎。巧果堆盤卿負腹。年年乞巧斬雙星。

磬巧 七日前夕。以杯盛鴛鴦水。掬和露中庭。天明日出曬之。徐俟水膜生面。各拈

小針。投之使浮。因視水底針影之所似。以驗智魯。謂之磬巧。（磬音篤。吳語棄擲也。）

看天河 七夕後看天河顯晦。卜米價之低昂。謂晦則米貴。顯則米賤。

齋田頭 七月半爲中元節。農家祀田神。各具粉糰雞黍瓜蔬之屬。於田間十字路口。再拜而祝。謂之齋田頭。

棉花生日 七月二十日。俗傳棉花生日。忌雨。諺云。雨打七月念。棉花弗上店。

八月

天灸 朔日。蚤起取草頭露。磨墨點小兒額腹。以祛百病。謂之天灸。

竈君生日 八月初三日。爲竈君生日。家戶具香蠟素羞。以祀天王堂及福濟觀之竈君殿。進香者絡繹終日。有集男婦嗜齋爲會者。謂之竈君素。

八月半 中秋俗呼八月半。是夕。人家各有宴會。以酬佳節。人又以此夜之晴雨。占次年元宵陰晴。諺云。八月十五雲遮月。來歲元宵雨打燈。又云。雨打上元燈。雲罩中

秋月。蔡雲吳飲云。悶悶中秋雲罩月。曉曉元夜雨淋燈。誰知籬豆花開日。養稻正需水滿塍。

走月亮。中秋夜。婦女盛妝出游。互相往還。或隨喜尼菴。雞聲喔喔。猶婆娑月下。謂之走月亮。蔡雲吳飲云。木犀球壓鬢間香。兩兩三三姊妹行。冷不嫌羅袖薄。路遙翻恨繡裙長。

糍糰。八月二十四日。煮糯米。和赤豆作糰。祀竈。謂之資糰。人家小女子。皆擇是日裹足。謂食糍糰纏脚。能令脛軟。蔡雲吳飲云。白露迷迷稻秀勻。粳糰戶戶已嘗新。可憐繡閣雙丫女。初試弓鞋不染塵。

稻生日。八月二十四日。農人以爲稻生日。雨則藁多腐。諺云。燒乾柴。吃白米。木犀蒸。俗呼岩桂爲木犀。有早晚兩種。在秋分節開者。曰早桂。寒露節開者。曰晚桂。將花之時。必有數月。鑒熱如溽暑。謂之木犀蒸。言蒸鬱而始花也。自是金風催蕊。玉露零香。男女耆穉。極意縱游。兼旬始歇。號爲木犀市。

風潮 七八月間。大風陡至。先有海沙雲起者。謂之風潮。蔡雲吳歆云。裂殘火繖作羅紋。蕭颯聲來。退暑氣。又恐風潮壞棉稻。東南莫起海沙雲。

秋興 白露前後。馴養蟋蟀。以爲賭鬪之戲。謂之秋興。俗名鬪賺績。提籠相望。結隊成羣。其虫爲將軍。以頭大足長爲貴。青黃紅黑白正色爲優。大小相若。銖兩適均。然後開冊鬪。時有執艸引敵者。曰莖草。兩造認色。或紅或綠。曰標頭。台下觀者。即以台上之勝負爲輸贏。爲之貼標鬪。分籌馬。謂之花。花假名也。以制錢一百二十文爲一花。一花至百花。千花不等。憑兩家議定。勝者得彩。不勝者輸金。無詞費也。

九月

重陽信 重陽將至。盲雨滿城。涼風四起。亭皋落葉。隴首飛雲。人以是爲立秋後第一寒信。謂之重陽信。俗又有九月九。蚊虫叮石。白之語。

重陽糕 重陽日。居人食米粉五色糕。名重陽糕。自是以後。百工入夜操作。謂之做夜作。蔡雲吳歆云。蒸出棗糕滿店香。依然風雨古重陽。織工一飲登高酒。篝火鳴機。

夜作忙。

祭釘靴 九月十三日。俗祭釘靴。占一冬晴雨。晴則冬無雨雪。諺云。九月十三晴。釘靴挂斷繩。

十月

十月朝 月朔。俗稱十月朝。人無貧富。皆祭其先。多燒冥衣之屬。謂之燒衣節。或延僧道作功德。薦拔新亡。至親亦往拜露座。謂之新十月朝。

天平山看楓葉 郡西天平山。爲諸山楓林最勝處。冒霜葉赤。顏色鮮明。夕陽在山。縱目一望。髣髴珊瑚灼海。在三太師墳者。俗呼爲九枝紅。游者每僱山簪。以替足力。五風信 檀火斯改。飄風欲來。使人預備禦寒之具。謂之五風信。土俗又以月旦之雨。晴占一冬寒暖。蔡雲吳歆云。寒衣未辦。費商量。月旦占晴也。大慌風信。五番都過了。棉花須定價低昂。

冬釀酒 鄉田人家。以草藥釀酒。謂之冬釀酒。有秋露白。杜茅柴。靠壁清。竹葉清。諸

名。十月造者。名十月白。以白麵造麴。用泉水浸白米釀成者。名三白酒。其釀而未煮。旋即可飲者。名生泔酒。蔡雲吳歆云。冬釀名高十月白。請看柴帚挂當檐。一時佐酒論風味。不愛團臍只愛尖。

燂蟹 湖蟹乘潮上蘄。漁者捕得之。担入城市。居人置以相餽貺。或宴客佐酒。有九雌十雄之日。謂九月團臍佳。十月尖臍佳也。湯燂而食。故謂之燂蟹。

鹽菜 比戶鹽藏菘菜於缸甕。爲御冬之旨蓄。皆去其心。呼爲藏菜。亦曰鹽菜。有經水滴而淡者。名曰水菜。或以所去之菜心。剝蓊蓊爲條。兩者各寸斷。鹽拌酒漬入瓶。倒埋灰窖。過冬不壞。俗名青不老。

十一月

冬至大如年 郡人最重冬至節。先日。親朋各以食物相饋遺。提筐担盒。充斥道路。俗呼冬至盤。節前一夕。俗呼冬至夜。是夜。人家更迭燕飲。謂之節酒。女嫁而歸。甯在室者。至是必歸壻家。家無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間有懸挂祖先遺容者。諸凡儀文。

加于常節。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謠。蔡雲吳歆云。有幾人家挂喜神。恩恩拜節趁清晨。冬肥年瘦生分別。尙襲姬家建子春。

冬至糰 比戶磨粉爲糰。以糖肉菜果豇豆沙蘆菔絲等爲餡。爲祀先祭竈之品。并以餽貽。名曰冬至糰。

連冬起九 俗從冬至日數起。至九九八十一而寒盡。名曰連冬起九。亦曰九裏天。歌云。一九二九相呼不出手。三九廿七籬頭吹簫栗。四九三十六夜宿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不要舞。不要舞。還有春寒四十五。六九五十四。蒼蠅躲屋杪。七九六十三。布衲兩肩攤。八九七十二。貓狗躺渰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剛要伸脚眠。蚊蟲獵蚤出。又謂頭九暖主寒。諺云。頭九暖。九九寒。又謂四九時。必多雨雪。諺云。雨雪連綿四九天。又云。冬至前宜寒。諺云。冬前弗結冰。冬後凍殺人。蔡雲吳歆云。露宿何曾熟夜眠。太陽照戶一欣然。若教窮漢街頭舞。還有春寒卅五天。又云。連冬起九驗天寒。只怕寒消九九難。第一莫貪頭九暖。連綿雨雪到冬殘。

乾淨冬至攪擗年。俗以冬至前後逢雨雪。主年夜晴。若冬至晴。則主年夜雨雪。道塗泥濘。諺云。乾淨冬至攪擗年。

冬春米。入臘計一歲之糧。春白以蓄諸倉。名曰冬春米。有四槌發極黃諸名。

起蕩魚。畜魚以爲販鬻者。名池爲蕩。謂之家蕩。有所謂野蕩者。蕩面必種菱芡。爲魚所喜而聚也。有蕩之家。募人看守。抽分其利。俗稱包蕩。每歲寒冬。畢集矢魚之具。蕩主視其具。衡值之低昂。而矢魚之多寡。若有命而主之者。魚價較常頓殺。俗謂之蕩魚。

窖人。冬末青初。虎邱花肆。能發非時之品。如牡丹碧桃玉蘭梅花水仙之類。供居人新年陳設。謂之窖花。

三朝迷路發西風。土俗以寒冬連朝久霧不開。主西風大作。諺云。三朝迷路發西風。

臘雪。臘月雪。謂之臘雪。亦曰瑞雪。殺蝗虫子。主來歲豐稔。諺云。臘天一寸雪。蝗虫

入地深一尺。又以臘中得雪三次宜麥。諺云。若要麥見三白。又云。臘雪是個被。春雪是個鬼。

十二月

跳竈王 月朔乞兒三五人爲一隊。扮竈公竈婆。各執竹枝。噪於門庭以乞錢。至二十四日止。謂之跳竈王。周宗泰姑蘇竹枝詞云。又是殘冬急景催。街頭財馬店齊開。竈神人媚將人媚。畢竟錢從囊底來。

跳鍾馗 丐者衣懷甲冑。裝鍾馗。沿門跳舞以逐鬼。六月朔始。屆除夕而止。謂之跳鍾馗。周宗泰姑蘇竹枝詞云。殘鬚破帽舊衣裳。萬兩黃金進士香。寶劍新磨堪逐鬼。居然護國有忠良。

臘八粥 八日爲臘八。居民以菜果入米煮粥。謂之臘八粥。

年餅 黍粉和糖爲餅。曰年餅。有黃白之別。大徑尺而形方。俗稱方頭餅。爲元寶式者。曰元寶餅。黃白磊砢。俱以備年夜祀神。歲朝供先。及饋貽親朋之需。其賞賚僕婢

者則形狹而長。俗稱條頭餅。稍闊者曰條半餅。富家或僱餅工至家磨粉自蒸。若就簡之家皆買諸市。春前一二十日。餅肆門市如雲。

叫火燭 殘年永夕。有擊柝沿街高唱。警防火燭小心者。名曰叫火燭。

打埃塵 臘將殘。擇憲書宜掃舍宇日。去庭戶塵穢。或有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者。俗呼打埃塵。

過年 擇日懸神軸。供佛馬。具牲醴饌果之屬。以祭百神。神前開爐熾炭。俗呼圓爐炭。鑼鼓敲動。街巷相聞。送神之時。多放爆仗。有單響雙響一本萬利等名。或有置編成百千小爆。炸之連聲不絕者。名曰報旺鞭。謂之過年。云答一歲之安。亦名謝年。蔡雲吳飲云。三牲三果賽神度。不說賽神說過年。一樣過年分早晚。聲聲聽取霸王鞭。又云。飲福叨嘗酒滿壺。通紅火炭就圓爐。年頭年尾空還願。到底錢神有也無。盤龍饅頭 市中賣巨饅。爲過年祀神之品。以麵粉搏爲龍形。蜿蜒於上。復加瓶勝方戟明珠寶鏡之形。皆取美名。以識吉利。俗呼盤龍饅頭。

念四夜送灶。俗呼臘月二十四夜。爲念四夜。是夜送灶。謂之送灶界。比戶以膠牙餚祀之。俗稱糖元寶。又以米粉裹豆沙。餚爲餌。名曰謝灶糰。祭時。婦女不得預。先期。僧尼分貽檀越。灶經。至是填寫姓氏。焚化禳災。箐燈載灶馬。穿竹筍作槓。爲灶神之簪。昇神上天。焚送門外。火光如晝。撥灰箐盤未燼者。納還竈中。謂之接元寶。稻草寸斷。和青豆。爲神馬秣具。撒屋頂。俗呼馬料豆。以其餘食之。眼亮。蔡雲吳歛云。媚灶家。家治酒筵。婦司祭。廁莫教前。剉柴撒豆餵神馬。小小籃輿飛上天。

鐙挂挂錠。廚下鐙檠。鄉人削竹成之。俗名燈挂。置必以雙。相傳鐙盤底之凹者。爲雌。凸者爲雄。居人既罷新者。則以舊鐙糊紅紙。供送灶之用。謂之善富挂錠。錫紙糊成。間以綠牌方段玲瓏一串。先期置之。除夕。接灶。懸於灶神龕之兩角。爲來年獲利之兆。俗有一事無成。先置挂錠之謔。周宗泰姑蘇竹枝詞云。殘年生計鬪喧嘈。挂錠金銀貫竹梢。一事無成求利市。腰纏十萬意囂囂。

冬青柏枝。摘松柏之枝。副以石楠冬青。鄉人殘年。札成小把。沿門叫賣。供居人插。

年飯中用。或藉爲送神馬之需。呼爲冬青柏枝。又名送灶柴。或餽自管墳人者。必酬以數十錢。俗目之爲打秋風。

口數粥 臘月二十五日。以赤豆雜米作粥。大小徧餐。有出外者。亦覆貯待之。雖襁褓小兒。貓犬之屬。亦預。名曰口數粥。以辟瘟氣。或雜豆渣食之。能免罪過。

年夜飯 除夜。家庭舉宴。長幼咸集。多作吉利語。名曰年夜飯。俗呼合家歡。周宗泰姑蘇竹枝詞云。妻孥一室話團圓。魚肉瓜茄雜果盤。下筋頻教聽讖語。家家家裏合家歡。

封井 置井泉童子馬於竹篩內。祀以糕果茶酒。度井欄上。揗之。謂之封井。至新正三日。或五日。焚送神馬。初汲水時。指蘸拭目。云能令目不昏。

接灶 安灶神馬於灶陘之龕。祭以酒果饌餌。謂之接灶。謂自念四夜上天。至是始下降也。或有遲至上元夜接者。

祭牀神 薦茶酒糕果於寢室。以祀牀神。云祈終歲安寢。俗呼牀神爲牀公牀婆。

年飯 糗飯盛新竹籬中。置紅橘烏菱荸薺諸果。及元寶饊。並插松柏枝于上。陳列中堂。至新年蒸食之。取有餘糧之意。名曰年飯。又預淘數日之米。於新年可支許時。供案頭。名曰萬年糧米。

畫米囤 鄉農人家。以石灰書米囤於場。或象戟矢元寶之形。祈年禳災。謂之畫米囤。

聽響卜 或有禱灶請方。抱鏡出門。聽市人無意之言。以下來歲休咎者。謂之聽響卜。

叛花 亥子之交。抱未痘小兒臥爨下。以紅帕蒙首。天明始還臥所。謂如是則痘花稀。賈謂之叛花。蓋俗呼痘爲花也。或撒黃豆於帳頂。或以紅綠線穿黃豆三粒。置幃間。俱能禳痘。

節帳 土俗貿易場中。以端午中秋除夕爲三節。按節索欠。謂之三節帳。除夕一節。自昏達旦。雖東方既白。猶絡繹道塗。不嫌籠鐙入索也。蔡雲吳歆云。無地堪容避債。

台。一年積欠一宵催。店門關到質錢庫。還點燈籠走一回。又徐晉鏞除夕詩云。生計吳中往日虛。到來今日各躊躇。平時浪費知何益。千載奢風尚未除。索負偕來門外漢。救貧誰竊枕中書。阿儂身外無長物。安樂新添一味蔬。

小年夜大年夜。祀先之禮相沿用。俗呼大年夜。或有用除夕前一夕者。謂之小年夜。又曰小除夕。俗又總呼之爲大年小夜。雞且鳴。持杖擊灰積。致詞以獻利市。名曰打灰堆。又小兒繞街呼噉云。賣汝癡。賣汝默。世傳吳人多默。故兒女戲欲賣之。今皆不傳。惟是夜。家戶儲水於廚下。埋炭塹於爐。不使焰熄。置寢室中。謂之種火。焚辟瘟丹。蒼朮諸藥。謂之太平丹。街坊爆竹之聲。鏗鐃不絕。俗謂是夜忌犬吠。諺云。年夜狗弗叫。來年疾病少。蔡雲吳歛云。封門小結烏薪社。守歲雙垂紅燭花。多少風光一場夢。醒來又早換年華。

● 吳中之俗諺

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諺住。諺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諺離

散。以梨爲圓果。傘爲豎笠。諱狼藉。以榔植爲興哥。諱惱躁。以謝灶爲謝歡喜。按江西人諱飲藥爲吃好茶。亦有趣也。

●吳縣之掃晴娘

吳縣如遇久雨。則用紙剪爲女子之狀。名曰掃晴娘。手執掃帚。紙人須顛倒。足朝天。頭朝地。其意蓋謂足朝天。可掃去雨點也。用線穿之。掛于廊下或檐下。俟天已晴。然後將掃晴娘焚去。

此外又有一種求晴之法。以破壞不堪之舊燈籠。取出焚之。頗有驗也。

●吳縣中秋節之俗

吳中舊習。民國來依然如昔。未嘗稍移。風俗相沿。竟難期改革耶。試述中秋之俗。是日俗曰八月半。有齋月步月等事。齋月卽用月餅（形圓如月。爲中秋應時物品。是時親友互相餽送此物）香斗（係用線香製成如斗狀。其中滿儲香屑。燃時香烟繚繞。景象可觀）置庭前案上。並陳果品。燃香燭。婦孺輩咸對月跪拜。卽是日天雨。

月光隱而不見。齋月之事。亦必舉行也。至步月之舉。古詩云。月到中秋分外明。秋高氣爽。明月高懸。市面店鋪。亦多張燈燭。以助月色。藉爲慶賞中秋。故士女三五成羣。游行街市。明月燈光之下。極一時之熱鬧也。店鋪中咸供小財神一座。并置樓台几案樂器及一切雜物。以資點綴。式樣精巧。頗有興趣。故一般步月者。咸注足而視。擁擠異常也。相傳中秋夕之晴雨。可卜明歲上元節之天氣。若中秋月光明朗。明年上元節必天氣晴爽。若月黯無光。明年上元必雨。故俗有云。八月十五雲蔽月。來歲元宵雨打燈。又云雨打上元燈。雲罩中秋月。此種俗語。往往應驗。然究其理。則殊不可解。

● 吳縣之奇俗

吳縣有小兒寄名神佛之俗。此風全境皆然。蓋富貴家之小孩。驕生慣養。太半身體柔弱。時膺疾病。其親乃至廟燒香。用紅布製一袋。置小兒年庚於其中。俗名過寄袋。懸佛樹上。自是以後。每舊歷年終。寺僧備飯菜。送小兒家中。名曰年夜飯。其親必給

僧以錢。凡送三年始畢。當過寄時。僧爲小兒取名。譬如神佛姓金。卽取名金生。金壽等類。其親並攜小兒來廟拈香。呼神如寄爺。及至成年完婚後。乃將紅布袋取回。名曰拔袋。

● 吳縣月之出沒諺

初三夜來月絲絲。（絲絲卽略有光也。古云初三哉生明。十六哉生魄。）

初五夜來月當更。

初八廿三上落半夜。

十一二雞啼沒著泥。（二讀泥音）

月半十六兩頭紅。

十八九坐等守。

二十廿一天亮月直。（月直卽月在中也）

廿二三月上半來在。（半來卽夜十二時也）

廿五六。月上四更足。

●常熟人媚灶

常熟風俗。四五歲下之孩童。第一次患瘡疾。謂之胎瘡。須由外祖母家。遣人來。向家灶上祭祀一番。病始得痊。其祭祀之法。由外家備灶馬二個。香燭。阡阮。素盤。水菓。糕餅等物。遣人持至病家灶間。須一徑走入。不能和人接談。將兩灶馬背與背相接。置諸大鑊蓋上。各種祭品。陳列於前。祀畢。將灶馬與阡阮焚化。携餅一個。直向外走。亦不得與人接談。口中但云。我以後不再來了。既出門。將所携之餅。擲以飼犬。其意若曰。將病傳之於犬也。祀灶所餘之物。亦須立時食盡。蓋謂喫得快。好得快也。

●常熟之喪俗

常熟風俗。凡赴喪家。送入殮後。歸時。家人必於門前焚稻草一束。人從火上跨過。而後入內。否則將不利。若自喪家出門後。已經別家。則可毋庸跨火。喪家出柩時。其鄰近各家。均將舊簾帚。倒豎於大門外。據云。爲避棺前喪刹神者。

●崑山冬至節風俗

冬至前數日。各家備魚肉。至是日烹魚肉。煮蔬菜。先祭祖先。然後宴親友。名曰過冬至節。又名過年節。其中有一種菜。以青菜山芋栗子相合而成。名曰安樂菜。爲各家必備之品。俗云。吃了安樂菜。從此便安逸快樂。殊可哂也。又崑地冬至節。無論貧富。皆須豐備酒菜。俗云。有者冬至夜。無者凍一夜。亦可見社會之狀況矣。惟是日出閣之女。必回夫家。蓋俗謂女兒已經出嫁者。遇年節如在母家。母家家道。卽因之衰落也。

●吳江縣放水燈之風俗

每當夏末秋初。吳江有一鄉有放水燈之風俗。先由經理人向人家募捐。約計數十元。擇定日期。雇船數十隻。夜間游行河中。云可以驅災去疫。船上皆紮彩懸燈。有請僧人誦經者。有供泥佛像者。另有數隻。僱請多人奏樂。末後一隻。則專將五彩紙摺成之燈。點着火燭。放入河內。紅白相間。倒也可觀。但是云可驅疫去災。則未見有功。

效也。

● 黎里賽會之惡俗

江浙人士。夙迷信賽酬神會。處處皆然。其著者。三十年一賽之新塍會。十年一賽之桑陽會。是皆掀動東南。騰爲盛事者。其次則年以爲例。無虛歲者。如盛澤之童子會。與黎里之夫人會。是也。

黎里爲吳江縣屬南部之一大鎮。其有會也。云始於唐朝。載於里志。蓋秋日被除災邪之意。年屆中秋時。必舉行賽會。當八月十二日夜闌時。卽有鼓鑼聲。蓋賽會之預備也。十四十五始盛。十六則所謂夫人會矣。

其會之儀仗。金鼓旗鑼前導。神像隨後。每神像之前。各有儀仗。大略相似。先監察神。次安樂神。末爲廣祐王。卽城隍也。相傳姓李。唐太子也。全會之後。有善男信女。凡數百人。老幼男女。各手執塔香一柄。尾隨於後。有穿紅衣插犯條者。有手帶拷練者。奇形怪狀。不可思議。最可駭者。中有一人。伸其右臂。臂上掛香爐。鈎入皮膚。不知痛楚。

其後有一對掛鑼。鑼重亦十餘斤。不僅提鑼而走。且須照例擊十三記。提者泰然走數十步。保護者一爲烹水於掛處。慘不忍觀。此蓋曾因事故。許有大願心者。其愚亦可憐矣。此十四十五兩日賽會之情況也。

十六日夜間之會。爲夫人會。儀仗執事。布置與前相髣髴。惟出會之主人。則神之夫人也。會過處。店肆或大家。恆以紙花送夫人。喜娘卽爲之插帶。明日取花送大家。謂可壓邪。此則夫人會之情形也。

是時市面各店。懸燈結彩。陳設一新。大有火樹銀花之概。又十三至十六四日。城隍廟日夜演劇。本鎮士女。莫不興高采烈。齊往廟中觀劇。劇台密布。幾無立足之地。喧闐數日。闔鎮若狂。惡習相沿。年年如是。迄莫能改也。

●武進社會狀況

武進自泰伯開基之後。重文輕武。相襲成風。文學代有專家。而乾袁最盛。如張皋文。孫淵如。洪稚存。趙味辛。李申耆輩。文名震天下。科第之盛。亦爲他屬所罕見。此武進

所以爲聲名文物之邦也。惟社會情形向重個人之財產。近今尤甚。故消極事業多。而積極事業少。試一涉足街衢。銀行錢莊。觸目皆是。城周不及十里。當鋪開至九升。此外茶樓酒館。耗費金錢。消磨歲月之處。難以枚舉。此武進之所以日見貧弱歟。雖然。商學鉅子。今已稍稍注重實業。工廠日增。流亡日少。亦武進之好氣象也。茲將普通習俗。條列于下。

一 生兒

凡遇生產。須向舅家送毛米粥。向親戚故舊家送鴨蛋。三朝請三朝酒。滿月請滿月麵。週歲請週歲酒。凡爲之親戚故舊者。月內須送湯（鷄鴨鰾魚鷄蛋糖果等）。滿月週歲。須送禮物（酒麵首飾衣料鞋帽等）。然此皆爲婦女第一次生兒事。生女則從儉。第二次以下。無此煩文。且有若無其事者。

二 婚嫁

嘉禮昏儀。猶循納采問名古禮。但民國以來。舊式未改。參用新禮。往往有借旅館及

青年社。行結婚禮者。此亦嫁娶從儉之好現象也。然而踵事增華。且有過於往昔。奩具必用紅木。鋪陳必用綢繡。始行之於豪富。近且中人以下。亦仿而效之。雖境况艱難。而高築債台。勿顧也。

三 作壽

遇壽辰。親戚世交。門生故舊。送禮物。（麵酒糕糰屏聯包裹）齊赴壽堂行禮。兒孫輩齊集堂前回禮。行禮畢。肆筵設席。盡一日之歡。晚間或有特別之賞心樂事。如清曲髦兒戲。戲法叫局唱戲等。座上賓客。或雀戲。或拍克。或猜拳。車馬盈門。笙歌徹夜。若人間無憂患事者。亦人生之樂境也。昔年惟六十七八十歲之老人。望兒孫藉此作舞綵之戲耳。今則三十四五十歲。亦有因開壽字者。甚且有數人合作八九十百齡。以鳴盛者矣。此亦慶壽中之有趣者也。此外尚有冥壽。凡祖先亡故以後。每遇整十子孫爲作紀念。誦經禮懺。以表示後人孝念。親戚朋友。送紙紮錠。亦有登堂拜祝者。

四 喪葬

凶喪之禮。民國初年。少數士紳。曾有改革陋俗。力從節儉之舉。（如減少儀仗。不用僧道等）行之未久。旋即復舊。近今以來。日趨奢靡。中人家。亦有軍樂隊。洋八隊者。孝子體弱多病。或年高不能遠行。在孝帷內。用黃色車代步。前導多用直鑼。靈柩多用繡花罩。或獨龍槓。崇儉黜華。還望地方先進諸君提倡之。

五 祭禮

凡凶喪除服以後。即將木主。請入神龕。朔望焚香燃燭。向神龕禮拜。一年之間。凡遇祖先生日死日。必潔治葷素菜肴供奉。謂之擺供。又謂之過忌日。倘遇婚嫁吉日。特別致祭。其祠堂內。則二分二至。各祭一次云。

● 武進歲時記

元旦日

商店貼硃箋對聯於大門。停止營業四日。以示慶賀。新年各種玩具。沿街兜售。昔年

尙有親朋互相往來賀年之舉。今已革除。然家庭中猶未盡廢也。兒童賀年。長者須出押歲錢。並有菓盤（花生糕水菓等）街市中有鑼鼓之聲。謂之鬧元宵。

初五日

俗謂之五路財神生日。各商店開市。邊炮之聲。終夜不絕。鄉間農人。有來城掉龍燈者。

十五日

名上元節。元宵鑼鼓聲震全城。且有行元宵燈者。是日居民例食糖圓。

清明節

居民插桃花楊柳於門。以祓除邪祟。城隍神出會。人民於此節前後掃墓。

端陽節

居民例裹米粽。謂之角黍。弔屈原之遺制也。是日龍舟競渡於白雲渡一帶。晝船簫鼓。竟日通宵。改革以後。廢除數載。今又漸漸興復矣。商店於此日結賬。下午停止營

業半天。在店夥友。於此夕定去留。

七月半

名中元節。俗又謂之鬼節。前一日夜。全縣人民。將錫箔摺錠。捲入白錢紙。沿路焚燒。謂之結鬼緣。此月中孟蘭勝會。徧地皆是。僧人道士。幾有應接不暇之勢。且有好事者。紮成無數奇形鬼怪。排列街市。殊屬可笑。是日城隍出會。居民例食茄餅。

七月三十

俗名地藏節。以東郊三官堂爲集會之所。農人於是日將田具及木製出品。陳列於道。任人購取。日間各坊廂。雲車絡繹於道。晚間燈火輝煌。通宵達旦。並有鄉人頭戴簪笠。身著布裙。沿途誦經。一步一拜。謂之拜香。光復以後。西郊商人。亦作節於此日。游人如蟻。畫舫如雲。揚厲鋪張。較東郊有過之無不及。其用意所在。則以西門新關馬路。致振興商業故也。

八月半

名中秋節。各界人士。向有游覽。幃舟亭。吃熟菱。看桂花之說。今亦徒有其名矣。是日各商店結賬。晚間備盛筵。以餉夥友。而夥友之去留。亦於是晚作一結束。早晨居民例食糖芋頭。晚間將月餅菱藕等物於月下供設。謂之齋亮月。

重陽節

名登高節。城鄉人士。有登文筆塔游覽者。取登高之意也。居民例食糖糕。謂之重陽糕。是月自初一至初九。設壇拜斗者。有六七處。善男信女。多有購香斗入壇焚化者。亦極一時之盛。

十月朝

即十月初一日。城隍神出會。居民於此節前後掃墓。鄉間例食資糰。按賽會一事。最爲勞民傷財。民國成立。軍政府趙不黨。搗毀神像。停止賽會者五年。民國六年。從新建設。舉行賽會。一時風靡。官廳無如之何也。四鄉尤盛。往往釀成械鬪風潮。其行會時。並有愚民。裝作罪犯。及踹高蹺。燒手臂香等惡習。實足爲武進新文化進行之障。

礙物。所賴四鄉明達君子。有以善化之耳。

冬至節

居民入宗祠致祭。晨起食糖圓。

年節

是月。居民例置米粉糰。大者爲之人口糰。小者謂之送灶糰等。異常靡費。二十左右。送灶過年十分忙碌。大除夕接灶。懸祖先神像於堂屋間。香花供奉。至新年初撤去。謂之落神像。各商店於此日作一大結束。晚間通宵不寐。店事辦妥。即設筵暢飲。謂之守歲酒。居戶亦有至夜半就寢者。惟臥室內必燃紅燭一對。謂之守歲燭。天明以後。則頓易新年氣象矣。

● 宜興之惡俗

婚娶之惡俗

鄉民婚娶最喜裝潢。但不倫不類。徒然遺笑大方耳。在滿清時。卽新郎之目不識丁。

者亦必靴頂輝煌。以示闊綽。諺語謂新郎三日大。蓋此三日中。卽紅頂花翎。他人亦不得干涉也。民國以來。政體雖改。而新郎之戴頂履靴者。仍屬有之。然亦有喜學時髦。著大禮服。戴大禮帽。以示特別開通者。最可笑者。新郎高冠峨峨。履聲橐橐。在前面視之。固儼然一新人物也。詎知背後豚尾猶存。紅絲辮線墜落及地。（鄉俗新郎辮線多以紅絲爲之。）又有所謂陪賓者。新郎之護衛也。多親友任之。通常四人。此四人中有西裝者。有便服者。有仍服滿清時禮服者。形形色色。無奇不有。及新郎奠雁。（新郎至女家朝婚帖行四跪四叩首禮。曰奠雁。）仍行跪拜禮。其跪拜時。先脫禮帽。交代陪賓後。再聽贊禮者之口令。而跪拜焉。此種非驢非馬之禮制。殊可笑也。至宜興婚禮。最爲繁瑣。費亦甚鉅。小戶寒家。多有年近而立。而猶鰥居獨處者。於是搶親之事。時有所聞。蓋婿家貧寒。而女家索財禮過奢。（妝奩資至少亦須六七十元。）無力應付。不得已而出此野蠻手段也。其搶親約親友七八人。逗遛女宅。託詞闖進。見女卽搶之而去。女家格於俗例。事後亦無可如何也。

營屋之惡俗

鄉間營造房屋爲喜事之一。親友中往賀者。多肩盒頭一担。盒頭者。盛禮物之器具也。禮物以糕粽糰爲大宗。蓋取高中團圓之意也。餘猶有茶食水果鷄鴨等類。故盒頭一担。非四五元不辦。親友遇此。雖典衣質物。亦所不辭。其上樑時。有所謂拋樑者。泥木作以糕粽糰數筐。在樑上向四面擲拋。使來觀者。羣相搶拾。蓋亦以助觀者賀者之餘興也。故建屋上樑日。賀客盈門。異常熱鬧。糕粽糰流星滿天。勢若雹雨。泥木作在樑間。作瘋狂狀。且拋且呼曰。拋樑拋仔高。子子孫孫中閣老。一般鄉兒。爭來拾取。圖一飽之利。雖擊中頭面。亦不退讓。此種風俗。亦可哂也。

● 宜興之七月望

舊歷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是日本地城隍出巡。至北門外壇上。儀仗前導。繼以扮犯人者若干人。著藍色僧領衣服。腰束裙。身備鐵練及手枷。手執長香。是皆爲小孩。因病許願。特來還願者。神像過處。威嚴凜肅。往者城隍神。午前至壇。午後宜荆兩縣。

知縣咸去致祭。晚神駕回廟。民國以來。神到壇。縣長不致祭矣。惟導前之儀仗則依然如舊耳。中元節夜。城內蛟橋上。放三大士燄口。超度無祀鬼魂。河中用船三四艘。二放燄口。一載佛婆念佛。一燒鏢錠。一放河燈。行遍城內外之河道。中元節前一日。用紙紮成鬼王頭一。判官一。高各丈餘。腹中空。點燭。夜間。擊鑼鼓。昇之行街巷間。一路抬錠燒化。俗謂出鬼王頭。即孟蘭會也。至十五夜止。人家於中元節前。選期祀祖先。俗謂過七月半。所用祭品。多係應時物品。惟有兩種特別供品。一爲西瓜。必須購備。且需紅瓢者。用刀剖成狗齒狀。一爲茄餅。用麥粉或糯米粉製成。形如半月。餡用青菜或豆沙糖。另取茄子柄。剝去外皮。插於餅之一端。故名茄餅。是日並邀親戚午餐。俗謂喫過七月半飯。及晚取酒飯菜西瓜茄餅等物。於門外祭無祀鬼魂。俗謂做野羹飯。祀畢。將菜飯等給與乞丐。以上所叙。皆宜興七月望之風俗也。

●如皋七月之風俗

乞巧

初七日。相傳爲牛郎織女相會之日期。是晚。各處之紅男綠女。卯角童孩。設香案庭間。跪拜以乞巧。

振孤

十三日夜。各家以許多紙錢。在路旁焚燒。係給孤魂野鬼受用。

城隍會

十五日。凡有城隍廟之地方。須將城隍像。舁出巡行。謂之城隍會。儀仗甚盛。

地藏燈 放河燈

月杪晚間。一般無常識人民。用各種顏色紙。剪成荷花瓣形狀。黏在碗口上。中用油點火。名曰地藏燭。又有用整紙糊荷花形式。泊在河上。云野鬼得此。可以成仙。名曰放河燈。

施食

是月自朔至晦。無論市鄉。必須請僧尼。設壇施食。云係超度野鬼。所以七月內之僧尼。非常忙碌。

太平會

太平會多於鄉間舉行。城中不多見。係用各種色布。紮成如舟狀之花棚。請巫人彈唱小詞。云係希望國泰民安。舉動頗貽笑大方。

大香台

每當時疫流行之時。好事之人。用許多木梢。搭成高台。供紙馬於台上。香煙直冲霄漢。男女跪拜台下。云可禳災。與非洲土人拜火教何異焉。

南通正月望之奇俗

舊歷正月十四日。各農家束稻藁數個。置於田中。又用麵粉搗成似棉花形之物。凡數百個。綴於楷上。與已放之棉花相似。於是將此假棉花楷。徧插田邊。月望之夜。用草把柏枝。握於手中。燃其一端。旋舞不已。且高聲唱歌。歌譜甚多。茲就所知。錄其一。

則於下。（正月半放燒火。別人家菜才栽。我家菜已經上了街。別人家黃豆骰子大。我家黃豆盤藍大。別人家棉花瘦且低。我家棉花壯了要撐天。）火把燒完後。將棉花楷上之麵果。摘下還家。入鍋炒熟。分給小孩食之。俗說食此麵果。可免災殃。以上所述。係南通農家風俗。名曰放燒火。年年正月望有此舉動也。

● 淮安風俗誌

迷信之惡俗

（一）賽會 賽會之風。隨地皆有。然未有如淮安之甚者。一年之間。賽會次數。不下十餘次。其最著者。則爲都天會及東嶽會。都天會則又分小都天大都天。（小都天廟在河下。大都天廟在河北。大小之稱。意殊不解。）都天會之賽期。在每年四月中下兩旬。東嶽會則必在五月初一。與會者盡係商家。分米錢綢布各業。共有二十餘業之多。每業皆備有執事全副。區別其業。則以某安勝會辨之。（如錢業曰文安。綢業曰普安。）執事中價值最高者。爲樣轎。（如綠轎。四週鐫紋極細。並附燈彩。）及

玉器等亭。又有所謂花担及鼓樂亭者。亦頗精緻。夜間均有燈彩。惟賽都天會時。各業未必盡數與會。以東嶽會爲最齊。（前後銜接約占十里之遙）觀者途爲之塞。一次所費約數千金。不可謂不鉅。光復後已經停賽矣。

（二）借壽 借壽之說。世所罕聞。而淮安獨有之。凡家有病者。至醫藥罔效。自知不起之時。於是戚友中之親密者。咸有借壽之舉。其手續則由戚友自相邀集十人。親往郡廟虔心拜禱。各願借壽一歲。求神延長病者之壽。俾病者痊癒。得以治理家中未完之事。俗傳此舉定須十人。且必出於借者自願。若由病家之請托。或係他人之說合。則無靈驗。此種迷信。識者非之。然在借者感於平日愛好。但求病者速痊。出此不得已之舉動。以冀萬一之希望。卽減短己壽。亦所不吝。情誼之篤。不無可風。惟事涉荒謬。終不免爲世俗之詬病耳。

（三）送子 舊歷元宵節後二月二日以前。此十數日間。有所謂送子者焉。此事亦係出於親友之所爲。蓋凡老年無子。及成婚多年而無所育者。親友知其盼子心切。

咸樂送之。然所送者非人。乃一紙糊之小紅燈耳。間有用磚代者。此磚須取自東門外之麒麟橋堍。否則無效。蓋取麒麟送子意也。其手續由送者先期擇一吉日。備柬通知受者之家。臨時約集十餘人。鑼鼓喧騰。樂聲大作。持燈或磚送往。受者則遠迓於門外。以所送之燈或磚懸於望子者之床中。並以酒筵款待送者。聊答盛意。將來如得子。尤須謝以重禮。在送者亦受之無愧。一若非吾一送。則此子即不能得也。亦可哂已。

婚喪之陋習

(一) 鬧房 鬧房(即鬧新房)之風。各處亦有此舉。惟俗例所尚。頗有不同之處。淮安鬧房之時間。則在黃昏之後。以送房爲限制。(即送新郎入洞房之謂)是日婚家須預從男客中擇一能言者爲招待員。惟鬧者約分孩童與成年人兩種。(1)孩童之鬧房。其目的則在安息香各若干枝而散。(2)成年人之鬧房。其目的則在侮辱新娘及伴房者。淫詞戲語。信口而出。或評新娘頭足。或以新娘脂粉塗他人面。任

意調笑。興盡而止。婚家則百般忍耐。聽其所爲。而莫可如何也。

（二）鬧喪 女既嫁人。卽爲人家之人。壽夭自有天命。不可以人力強也。惟淮安則不然。凡女已嫁人而死者。母家則盡族中所有親屬。紛至壻家爭鬧。大有此女爲其謀斃之概。甚至奢列殯殮用途。卽壻家實係貧乏。亦必盡其財力而後已。且女死後。必待母家親屬到齊。方能殯殮。苟缺其一。擅自成殮。騷擾尤甚。因此母家則故意留難。屢請不到。或由壻家挽出友人。從中勸說。舌敝唇焦。而後始來。來則非指衣衾之菲薄。卽謂棺木之值賤。吹毛求疵。不堪其擾。在壻家被擾不休。勢必償其所欲而後止。從此良好姻戚。頓成仇敵。永無和好之一日矣。

（三）喪俗 各處喪俗大同小異。茲將淮安與他處不同者分別述之。（一）頭七（卽死後之第七日）俗謂此日爲死者上望鄉台之日。凡家中所有之事物情形。無一不爲死者所見。喪家多於此日之夜。通宵不臥。穿着孝服。意恐死者不知其在此爲之穿孝者。（二）送飯。俗傳人死之後。三日內不能卽達閻王處所。則暫駐於本坊

土地廟內（淮安城廂以一段落爲一坊。每坊必有一土地廟。）此三日間。每夜必往土地廟送飯一次。並多焚紙帛。意似賄囑土地照應者。（3）起程三日之限既滿。本坊土地則將死者送往都土地廟（在城之西隅）喪家遂以紙紮轎馬。並延僧人及樂手前導送之。謂之起程。並謂轎爲死者所乘。馬爲本坊土地所騎。竟似實有其事者。相沿成習。且爲牢不可破之事矣。

● 阜甯二月二日之三件事

阜甯縣於陰曆二月初二日。有三種風俗。無論貧富之家。皆須執行三種風俗者。一打露天囤。二敬土地。三接姑娘也。茲分述如下。

打露天囤

露天囤者。農人收五穀之時。籽粒甚多。屋內到處皆用蘆篾做成之摺子。團團摺囤。房中國滿。然後在農場上隨摺囤。謂之爲露天囤。二月二日打露天囤。並非實有其事。不過表示其希望收成之豐足而已。其俗取灶中炊後剩餘之灰燼。在住屋附近。

或近場左右。撒成大大之圓圈而已。是日如向村前一望。處處皆是。恰如所畫之盛開梅花。另有一種別趣也。

敬土地

習俗相傳。二月二日。爲土地神之生辰。阜甯農人。以爲土地是管理禾苗之人。我輩希望禾苗之盛旺。應該致敬。祈伊暗中默佑。免受風雹螟蝗之災。阜甯人對於土地之供奉。頗爲鄭重。大村莊均籌集公款。起造土地祠宇。小村莊無錢力起造祠宇者。則用粗瓦缸一只。將缸之近口處。敲成長方洞門。覆之於地。將土地牌位供之於內。權當土地之祠宇。而其所敲之缺處。則祠門也。諺云。土地老爺本姓張。有錢住瓦屋。沒錢頂破缸。卽此之謂也。

接姑娘

阜甯風俗。舊曆正月。婆家不准媳婦回母家。惟是母女天性。母愛女。往往新年之食品。總須留以款女。故正月一過。到二月二日。無論誰家。均須接姑娘歸甯也。諺云。二

月二。龍抬頭。家家待活猴。有饅頭。食饅頭。沒饅頭。嚙老媽媽頭。活猴即指姑娘也。

●揚州老鴉語

揚州老鴉語。產於三十年前。發明者。爲某錢莊之總管吳某。始祇聞於錢業中人。局外人不得而知也。今則下流社會人多操之。彼等視爲一種尋常白話。故茶坊酒肆中。莫不有此種聲浪。往往他鄉人初至揚地。常受彼等之謾罵而不得知。茲擇其尋常多用者。錄述如下。亦考察風俗者所需知也。如謂一曰夜明珠。謂二曰耳朵邊。謂三曰散花。謂四曰獅子貓。謂五曰烏梅果。謂六曰隆冬。謂七曰棋盤。謂八曰斑毛。謂九曰舅子。謂十曰省油燈。謂百曰綳子。謂千曰淺水流。謂萬曰頑意仗。謂眼曰安南紅。謂耳曰耳頭邊。謂鼻曰並頭蓮。謂手曰壽州。謂足曰腫頭問。謂肚子曰總都府。謂兒子曰奈河橋。亦曰枝子花。謂頭曰鬥獸。謂眉毛曰味良心。冒失鬼。謂是曰絲瓜。亦曰出州。謂無曰本色。謂好曰號條。謂他曰托盤。謂你曰泥筆。謂我曰鵝黃。謂吃曰紙糊。謂小曰小鳥。謂大曰打掃。謂狠曰更亭。謂要曰腰刀。謂頑曰彎環。謂多曰哆囉麻。

謂帕曰巴豆。謂父曰鬧佛。謂嫂子曰掃帚枝子。謂未出閣之姑娘曰古橈蓋。謂妍頭曰襄陽號條。謂妓女曰標頭。謂來曰癩狗。謂去曰區區。謂吉日縐皮。謂錢曰欠草。謂大洋錢曰秧蛾。謂茶曰叉頭枝。謂飯曰番花瓜。謂鬼或龜曰桂花枝。謂老實可欺者曰亞佛。謂睡覺曰垂頭蒿兒菜。

●儀徵婚葬禮俗記

儀人婚葬。率在冬臘月間。婚期前幾日。女家鋪房。除牀外。木器皆女家備辦。謂之一房一屋。帳幔鋪蓋必雙。謂之兩鋪兩蓋。而豪家誇富者。更有四鋪四蓋。八鋪八蓋。銅錫瓷器若干抬。大紅箱若干對。房屋陳設必華。首飾衣服。具奩簿中。悉數不盡。捧奩簿者。受上賞。若團圓鏡。百年箕箒。百子桺以下。則賞有等殺焉。屆期。男家花轎迎娶。向時轎用木。圍堆綾絹人物於上。近年用顧繡大紅呢輦圍。極輕便。轎頂及四角花燈。亦比昔雋。轎前全副職司。凡男家官銜。悉注於牌。以盛誇其門第。而女家亦備多牌以送。鼓吹外。又有細樂十番。謂之清音。踮街喜火。百子爆。沿途點放。媒伴悉少艾。

豔服乘輿而來。女家請女眷二人曰上頭。男家請女眷二人曰攬親。必夫婦全福。而其時未懷孕者。送親迎親。則又請男家之全福者爲之。過門後。繁文縟節不叙。次日請親戚受拜。謂之拜堂。夕宴新婦於中堂正席。諸多肴列。謂之一喫。一看。所來坐客。兩壁旁坐。若陪新婦者然。又次日。請親友看新娘。謂之饌房。少年豪客。必於新房間酒索喜香。則其家之富麗堂皇。可不言而喻矣。此婚禮大凡也。若商家猶不止此。葬前開弔。先一夕觴客。謂之請封賓。門前搭過街棚。挂長旛。樹銘旌亭。客人鼓三搥。謂之報門鼓。鼓手作樂。門內百職事排列。中堂擺祭案。設祭品。其案有架。前後牌樓。左右花椒爲圍。牌樓前兩矮絹人。頭頂立台盤盤上插燭。謂之波斯。兩長絹人。執戟在旁。案前天香几。古銅鑪瓶。几下奠池。左廊祭器。案階下豬羊亭。皆燈轎行職其役。曰前局。司祭者著白綾褂。紳士家著欄衫。襄孝子行三獻禮。寢門張帳。內堂樞前垂大幙。幙下設容亭。亭下古鼎三兩座。時花幾瓶。壁間高消茶排列。若山幙。外觀門長幡排綵檐燈檐外上札洋樓。下鋪樓。左右圍屏。屏裏奏細樂。孝子伏案左。客人拜。

知賓者肅之出。揖於衆。但見四壁祭幃。呢羽綢緞者不一軸。楹上輓聯。款盡名貴。峨冠博帶。踰濟一堂。堂側有別室。曰官廳。通城文武官來奠。迎之致敬。入門三炮。鼓手擺圍。禮生侍旁呼禮。紳士延之官廳。孝子前席申謝。出門復三炮。倘嘉賓頻仍。則迎送者奔走不迭矣。又有送祭筵者。紛來沓至。其新異者。以燈代之。孝堂以內。紛紛藉藉。過午稍靜。則速點主官。駕來煊題。輿馬鴻赫。識者知爲城中大老也。延二茂才襄之。雍容成禮而去。夕間張燈。肆筵設席。觴畢。得掩靈祭視。五鼓時開靈。尤整肅焉。人家少有貲財。務爲誇張。否則人誚其薄父母矣。禮之必於奢也。以此出殯。各官示牌前導。次銘旌。亭再次則各職事。鳴鑼呵道。儀從畢陳。鼓吹交作。又有方弼方相等。紙絹人相望於道。或若干羽士。執葫蘆燈而導一亭。或若干僧。執西方接引燈而導一亭。或靈旛寶蓋。聲聲細樂。或洒花亞字。種種喪儀。而各導一亭亭上若祭器。若衣冠。若香若容。皆如常儀。魂轎前提鑪提燈。皆家丁。著白布袍。沿途飛洒紙錢。親友致祭如列肆。然抬柩三十二人。俗云人抬人。喻其衆也。柩用棺罩。或天青緞。或大紅呢。皆

顧繡者。圍之於上。勇字燈若干竿。擁其後。孝子葡萄執仗。號泣從之。再後若干白布轎。諸女眷送殯。遠望若一羣白鴈。迴翔乎野間也。塋上請顯者祀后土。席棚無數。皆會葬者。筵宴其間。輿台僕從。何止千人。其爲鋪張揚厲可知已。此喪禮大凡也。二者皆立冬以後事。過大寒節則止矣。

●儀徵歲時記

正月元旦。天未曙。爆竹聲疊如貫珠。日上三竿乃已。有爆竹表裏一色。鋪地如紅雲錦者。曰滿堂紅。人家開財門。接天地。以之意取吉兆。滿堂盡瑞色耳。堂前設宮薰。燕炭壑。其通用者。曰旺盆。燕木炭。接天地後。祀家堂福祠。竈徑天官影像。拜父母尊長。望人下拜。故曰拜年。出門神祠進香。遂詣親戚家拜年。入室主人肅客坐。獻果子茶。九品攢於一盒。曰桌盒。茶罷進酒。亦九品攢於一盒。曰酒桌盒。數巡後進饌。陳雜肴於一俎。曰暖鍋。饌畢少坐辭出。再至一家。又如是有不及至者。命僕投刺。曰拜年帖。或就其家門簿書名。傍夕歸來。團圞家宴焉。

紳士宴客。曰請春卮。鋪家宴客。曰做財神會。豪者演戲。否則清音十番。說書雜耍。必有一以娛賓。席上嫩韭芽。包荷葉灰。江上魴魚。大者爲板魴。時食也。

每值黃道吉日。香輿滿街。女眷擇吉出行。後此詣親戚家。不忌矣。新婦歸甯。夕必返夫家。謂正月不空房。轎內婦孺歸來。手持棒枝香。抵家插爐中。接行燈。懸檐下不滅。僕婦進糖茶道喜。

元宵前後。龍燈之外。俗尙花鼓燈。其前八人塗面扎抹頰。手兩短棒。曰大頭和尚。與戴方巾穿紅綠褻。曰猷公子者。互相跳舞。厥後曰連相。曰花鼓。曰侯大娘。曰王二娘。曰漁婆。曰縫窮。曰瘋婆娘。凡女裝者。統曰色頭。其男裝者。曰癩和尚。曰瞎道士。曰漁翁。曰補缸匠。曰花鼓老。相率串各戲文。於中擇喉齒清脆者。唱滾燈。所操皆本地時調。名翦翦花。手執蓮蓬燈頭。小紅涼篷。曰猴子頭唱。惟此脚色最多。旁有彈絲絃佐唱者。曰後場。主人延之家。各齣串畢放賞。是若干人者。皆在門內飲啖。獨後一人。高戴白氍帽。反穿白羊皮馬褂。一手搖鈴。一手持燈。曰王夸子。買膏藥。主人以所賣者。

不祥。屏之門外。卽昔所謂社火也。世俗相沿。由來舊矣。

元夕家宴。啖元宵。以應節氣。元宵者。搓糯米粉。包桂花。瀹於中。而爲團。所以象月圓也。室自有羣燈。又買之燈市。如壁燈。秋虫之類。與孩提竹馬手燈。互相輝映。宴畢。命家童放九條龍。雙蝴蝶。綫穿牡丹。金盞銀台。飛魚花子。諸火藥。小孩放滴滴金。花香酒熟。月白燈紅。室家團圓。詢可曰樂事。

又有好事者。放洋燈。飄宕天際。隨風而遊。或有藏頭詩句。任人猜摸。猜得者。贈以筆墨箋扇等事。謂之燈社。或爲高蹺之戲。裝各齣戲文。下縛丈木於足。步出層檐。則又視花鼓一新矣。

十八日落燈。人家啖麵。俗謂上燈圓子落燈麵。亦家自爲宴。以誌慶。十九日拜藏影像。洗除歡樂。歡樂俗名挂樂。諺曰。家家撕挂樂。人人尋下落。士人則攻書。工人則返肆。而年事以畢。

二月初二日。土地神誕辰。紙紮鋪剪紙爲袍。而粉繪之。人家買以作供。大街小巷。供

當方土地。張多神於神前。人竊其燈以送婦人不育者。苟懷孕。則來年誕辰。一以奉十。而還燈於神前。縣署福祠旁搭草台。演土地戲。是日家家接女。留之過宿。二月空房不思矣。

十二日花朝。閨中裁紅繫之并木。風來招展。紅綠參差。亦春光之小點綴者。將近端午。僧道送符。外致兩盒。如芥菜蘿蔔乾蠶豆瓣之類。是節玩物最夥。削艾爲人。剖繭作虎。像生店製小龍舟。閨中製各肖生物。襟上佩之。曰老繭人。卽俗云端午景也。

初五日端午。楹上貼神符。中堂懸判官。瓶插蜀葵石榴菖蒲。小兒背老虎頭。戴老虎兜。手腕繫五綵繩。人家以醃臘包糯米於蘆箬。謂之火毬粿。與鱖魚枇杷相饋遺。午時燒午香。蒸蒼朮。點蚊煙。進蒲觴。家宴賞午。小戶之家。亦多買黃魚雄黃燒酒慶節。諺云。當褲子。買黃魚。良不謬。

夏至節。人家研豌豆粉。拌蔗霜爲糕。饋遺親戚。雜以桃杏花紅各果品。謂食之不蛀。

夏。

六月初六日晒經。第叢林故事耳。晚間搗風仙花。包紅指甲。則閨房韵事也。

七月俗名巧月。以七夕乞巧也。人家亦有陳瓜果於庭者。第不多觀。茶食店製巧果。人酥以應時。

是月各街道大興盂蘭盆會。街前後紮燈牌樓。前擺斗香架。後設獸口台。中間布幔。下懸各色粗細燈。其新穎者。則西瓜燈。番瓜燈。雕鏤而成。極其精巧。兩旁紮若干紙鬼。內藏燈碗。如賭鬼。酒鬼。大老官。蔑片等。皆訕笑世人者。僧來誦經。必令放小板磔口。其腔調如銀紐絲湘江浪。皆時下俚曲聲音。供市人笑謔而已。以云超脫亡靈。恐未必也。此會自朔至晦不斷。

九月九日重陽。俗尙餠。昔年蕭美人餠。名重一時。

小雪後。人家醃菜曰寒菜。燒糯米曰炒米。蓄以御冬。醃肉。鷄魚鴨。曰年肴。糗以迎歲。魚肉多者曝之。留以消夏。裝暖閣。熨寒衣。挂棉簾。手鑪湯婆。罔不具備。

十一月冬至節。叢火。祀家廟福祠灶陞。拜父母尊長。設家宴。親戚相慶賀。與元旦一例。諺云。大冬大似年。卽吳中肥冬瘦年之說也。

臘月初一日。歡樂店開門。張大小畫。畫皆刻版人物。塗以丹青。小孩必買多張。貼壁上。有代書春聯者。潤筆祇堪易酒。鄉人來城買雜貨。曰打年貨。各店生意皆興。而帽店領店鞋襪店尤甚。小戶人家。莫不買新冠履過年。故除夕之夜。此三店猶擾擾焉。初八日。煮臘八粥。叢林沿門化米豆煮之。供衆僧道。於是時送檀越家燭疏。如端午之送符也。人家擇除日。掃塵。二十三四日送灶。祀灶日。煮糯米飯。曰灶飯。糖九層如塔式。曰灶糖。糕亦如之。曰灶糕。又有灶饅。灶果。擺列灶台。主人率子弟拜祀。紙馬中夾灶疏。爆竹之聲。從是日始矣。

擇吉酬神。曰辭年。酒醴三牲。香煙繚繞。重檐複壁。燭彩輝煌。堂前叢火。鉗火炭於滴醋燒酒中。曰香炭。周旋門戶。以示打掃潔淨。然後主人焚香肅拜。鳴鞭爆。化紙馬。家人齊聲叩喜。婦女稱慶。洵一門盛事也。

冬至前後。所醃鹹貨。至是時賣之。曰賣年肴。庖人倩夥來幫忙。曰幫年。祀灶後。開發年事。曰年帳。族戚寒素者。送以炭貲。曰年敬。往來饋遺者。曰年禮。神祠燒香。曰年香。正初須吉日開生。預於是時蒸飯。曰飯乾。又曰隔年陳飯。乾盛以斗。或方或元寶式。上插小旂竿。內嵌諸果品。曰年飯甌。雖柴米。亦曰年柴。年米。莫不冠一年字。以寓傍節之意。

除夕易新楹帖。曰貼對子。亦有貼門神者。若房門曰子兒。內堂懸影像。中堂挂天官。案上左瓶右牌。瓶插天竹臘梅。鑲以蟠松。案前天香几。几上鑪瓶燭台。俗謂五件頭。案左右花架。分列碧桃牡丹。堂內桌圍椅披椅墊。皆紅段。或紅呢。合窗下紅氈簾。爲一色。門頭歡樂。雕紅刻翠。張之大門外者。紙色尤鮮。

迨夕。門燈高懸。戳燈雙峙。火巷鵝頭燈。燦若列星。重門洞開。庭宇深邃。遙望廳事。紅燭滿堂。燈光交錯。羣僕整冠束帶。率領粗使。奔走內堂。婢女興致勃勃。亦各効殷勤。兒童行樂。買如意丹。放火盆中。子姪輩來辭歲。各兆以吉語。家人請供影像。主人盛

服。相率拜畢。排家宴。飲分歲酒。其可人者。小孩牙牙學語。肩隨而前。花帽錦衣。承歡侍宴。繞膝之樂。其樂尤真。以紅頭繩穿錢予之。曰壓歲錢。家人予以錢包。曰恭喜封。宴後。逛街看年景。各鋪燈火通明。行人往來不斷。典鋪尤雜沓焉。是時花店價甚廉。見必託消梅椿數盆。歸至家。而花已送至矣。廚上收拾既畢。伺候主人接灶。守歲燈將半殘。聽鐘聲已十二。夜過半矣。兒女尙有未寢。而云守歲者。

●東台時節之風俗

東台風俗。與蘇省各地小異大同。茲將與他地不同者。略爲錄出。以資參攷。

(一)天貺節之俗。陰歷六月六日爲天貺節。考其由來。以宋代有天書降於是日。定爲此名。沿至今日。特虛行故事耳。東台是日晨起。合家老幼咸互道恭喜。名爲賀節。並食糕屑。其製法。用麥粉以糖油爲餡。卽成。家中各人咸須食之。故俗有云。六月六。喫了糕屑養了肉。亦迷信之陋俗也。

(二)十月朔之俗。十月朔。俗稱爲蒼蠅回里之日。是日東台無論貧富人家。咸有

食紅飯之舉。紅飯之製法。即用糯米與赤豆煮成。煮熟後。先盛紅飯一碗。水一杯。置廚下。其意蓋爲蒼蠅餞行也。口中喃喃祝道。明年再來。祝畢。將紅飯合家食之。或餽送親友。此種舉動。俗名送蒼蠅。噫。蠅爲害虫。與人生極有妨礙。方將驅滅之不暇。而一般迷信者。竟祝其明年再來。是誠愚陋已極。有心人爲之興歎不已。

● 興化之新年

興邑人民固蔽。向不開通。至今迷信未除。新年時。迷信之舉甚多。最可笑者。莫如送孩兒燈。偷椿二事。茲詳述如下。

孩兒燈 此燈用泥製成。俗云此燈係自送子觀音迎來。送至不生育人家。卽能生子。故望子情殷之人。遇人去送孩兒燈。彼必酒食相待。感謝莫名。且將此燈供於堂前。設此泥偶手足。或有損傷。則以爲將來生子。必遭殘疾。迷信如此。豈不可笑。

偷椿 偷椿一事。用意與送孩兒燈相似。椿之爲物。原係小漁舟用以代錨者。愚夫愚婦。希望生子。每於新年中夜間。乘人不備。竊漁舟之椿。俗云偷椿回家。必能育子。

極爲靈驗。但爲漁人所覺。雖攜之還家。亦無效果。此種迷信。較送孩兒燈更不可解矣。

●泰縣時節之風俗

俗語云。十里不同風。意謂相隔十里。風俗卽不相同。可知一地有一地風俗。茲將泰縣風俗敘述於下。以備觀風者採焉。

(一)新年 茲爲便利敘述。先從歲暮敘起。歲暮之風俗。如送灶接灶等事。皆係迷信之舉。姑置弗論。其可笑者。除夕日各家咸購石灰。及至夜間。將石灰放蒲包內。將家中各處。滿地印成蒲包印。稱爲元寶墩。殊可笑也。至安寢時。將鞋底朝上。鞋口朝下。俗傳是夜神人下界降災。使神降災於鞋底上。詰朝起身。著鞋奔數步。災卽脫落。是更足發噱矣。元旦天明時。各人醒來。咸須先食一黑棗。稱爲開口。然後方能說話。起身以後。無論大小。咸換著新服。親友往來。互相賀年。說種種恭喜發財。稱心如意等語。兒童則爭取壓歲錢。買玩物。種種情事。無非表示新年快樂之景象。無庸詳細。

描寫也。惟有二事。殊屬無聊。一則新年中擲骰賭牌。呼盧喝雉。擾攘不休。傷神費財。一則婦女輩入廟燒香。拜佛念經。求富求貴。迷信神權。二者皆亟宜革除也。

(二)清明節 清明之風俗。如掃墓植樹等事。人所盡知。不必贅述。泰縣有一種特別風俗。清明日。鄉下農人。咸備大船幾艘。每船約有廿餘人。立船之兩邊。咸執撐篙。在空曠河道比賽。稱爲撐會船。各船爭先恐後。拼命前進。遇岸上孤墳。卽焚化紙錠。至晚盡歡而散。究竟此種陋俗。起自何時。有何用意。鄉人亦莫明其妙。吾無以解之。謂之爲田家作樂而已。

(三)夏至節 年至夏至節。泰縣有一種風俗。名喫時果。無論貧富人家。男女老少。咸須喫之以應時節。所謂時果者。卽用豌豆洗淨放釜內煮熟。喫時用糖拌勻。滋味極爲香美。故人咸樂意喫之。惟喫豌豆起於何時。有何益處。則相沿成習。亦無從溯其原也。

(四)七月杪 每屆陰歷七月杪。(月大三十日月小廿九日)泰縣有種種惡習。年

年如是。牢不可破。不知何日始能革除也。述之如下。

(1) 地藏王會 此會係該地寺僧主持其事。年至七月廿日左右。寺僧即遍貼黃紙帖於市。帖上所云。無非請地方善男信女。屆期到期拈香等語。但對於富紳殷商。則備特別請帖。世態炎涼。勿謂和尚不知勢利也。月杪清晨。寺僧在地藏神前設立香壇。邀居士七八人。就壇前禮懺。鄉人紛紛攜帶香燭紙馬。併香儀一二百文。來地藏廟。拈香跪拜。寺僧備素菜飯。款待香客。而且乘此神會。賭禁大開。噫。迷信神權。傷風敗俗。有地方之責者。何視若無覩耶。

(2) 齋孤 七月杪前兩三日。闔境無論貧富人家。咸購辦錫箔。摺成鏤錠。待至月杪晚間。於河邊。或三叉路口焚化。並說數句鬼話。對空祝禱。如「我家小娃娃。若到河邊。要拜托你們諸君。照顧照顧。」等語。見神見鬼。誠堪發笑。

(3) 放河燈 河燈製法極為簡單。用三寸正方厚紙。做燈底。然後用蘆柴一根。長約三寸。中穿一眼。裝竹籤釘於燈底。另用紅紙摺四方形。就燈底四面糊之。即

成其所謂河燈矣。放燈人家。事前預備船及吹手。屆期船搭布棚。棚中高懸燈綵。夕陽落後。船中燈燭光明。吹手鼓吹聲喧。極一時之熱鬧。船上之人。蕩船前進。沿河將燈上竹籤。裝上油紙捻。燃置河中。此之謂放河燈。

(4) 盃兒燈 七月杪晚間。市鎮人家。咸須燃盃兒燈。此燈製法亦甚簡易。用綵紙剪成荷瓣。糊於盃之周圍。盃中置一酒杯。盛油燃以芯。置諸門前。家家如此。亦不知何所取意也。

● 泰縣人之迷信

江蘇省之泰縣。亦有一泰山。山麓有和合財神廟一座。香火頗盛。每年正月初四日。廟門外摩肩疊踵。異常擁擠。附近一般鄉愚。各齋戒沐浴。來此進香。並有借錢之說。惟所借之錢。並非鈔票銀元。只錫箔黏成之元寶耳。一般財迷者。走至廟中。敬神既畢。乃將紙元寶虔誠携回家中。供諸神桌上。每日焚香禱祝。至次年正月初四日。復將元寶送還廟中。謂爲還債。另加利錢元寶一個。於是此廟中元寶愈積愈多。遂可

堆積成山矣。

●高郵之喪禮

高郵人民。凡不幸而遭父母大故。棺殮之時。未封釘之前。孝子必須執杖跪請族長。
（指父喪而言。若母喪則請舅父。或表伯叔兄弟。）執掌斧柄。連敲三下。然後次第
實行。富者仍須贈貽執柄者以綵帛。執柄者若貧寒。且視爲發財機會。預定封釘禮
金。始允代敲。若不滿意。或不延其到場。則惹起交涉。譴責頻加。甚且打擾不休。噫。執
柄職權。何關輕重。而爲此跪請之虛文。敲擊之表式。無厭之誅求。毋乃過當乎。
封釘之時。必以孝子孝婦髮絲。纏繞釘尖。謂之挽髮。說鬼者流。且謂之亮釘。恆以傲
凌伯道。爭嗣之人。尤以挽髮爲重大問題。蓋髮既挽後。繼承確有鐵證。雖不當繼。而
亦必強爲容納。夫挽髮之制。不知創於何年。傳於何人。聞江南及其他省分。並無此
制。揣其用意。大抵髮膚受於父母。仍還之父母。藉以維繫幽明。聯絡心性耳。今則垂
辮不合時宜。趨重剪髮制度。有人因無髮可挽。刺血以代。其或血液貫注釘隙。以覺

靈櫬。庶無罅漏乎。又或血統綿延。世世傳真。子孫永垂弗替乎。孝子仁人之用心。亦云苦矣。

凡人始死之時。家人必以蘆席稻草。圈於本村土地祠旁。爲魂靈棲留之所。男左女右。謂之鋪堂。鋪堂之後。家人則按中晚兩餐。備具飯一盂。菜兩盤。送至祠旁所設之鬼寓。多則三天。少亦兩天。其女兒媳婦。沿途呼號。去則哭。來則止。甚且繞越三橋。謂之送飯。

棺殮之夕。必延僧道念放燄口。家人則以紙轎紙船紙馬。抬至土地祠中。聲請土地。暫放死者。隨其回歸。謂之招魂看戲。

死之日起。每一週間。爲一七。計共七個夕。每七預於前夕。家人團聚靈前。設食供奉。或延僧道誦經。謂之守七。

七期之翌日逢七。（例如初七十七廿七）該七爲摸七。家人以其靈魂回歸。預將湯灌水缸空饌之口。完全蓋覆。恐其墜入。又將枕簟被褥鋪好。衣服鞋帽。設放牀前。

供其服用。謂之閉殃。

● 溟淮間婚嫁風俗

溟淮間婚嫁風俗。其禮式與各處不同之點甚多。如男家齋送期單。必腰以帶子棉花一袋。給新婦裝被。爲下子棉。選擇吉期。有大利月小利月之說。謝告叔詩云。無端阿嫂傍香肩。笑語冰人下子棉。九月剛剛逢大利。不寒不暖菊花天。又吉期既訂。男家必倩紅葉致問衣服之長短。謂之討尺寸。謝君詩云。最愛時髦稱體裁。個中尺寸費思量。儂家小妹強人意。揀取新衣較短長。又女家發轎。輒喜延遲。竟有候至深夜者。以早恐客多未散也。謝君詩云。忙煞催妝向蹇脩。彩輿何事忒遲留。阿娘別有牽情處。生恐來賓未去休。又以竹篩一面。羽箭三支。中嵌銅鏡。繫諸花轎之後。花轎至門。必閉門一小時。始令轎入。謂之勸性子。又婚娶必張紅繖。謝君詩云。四人花轎簇蓮燈。羽箭銅盤紫綵繩。謝罷喜神門遽闔。猶撐紅繖最高層。又新嫁娘於臨期旬日。必遞減飲食。謂之扣飯。謝君詩云。翠繞珠圍楚楚腰。伴娘扶掖不勝嬌。新人底事容

消瘦。聞道停餐已數朝。又新婦進門。以布袋鋪地。展轉更換。令步其上。謂之傳袋。猶言傳代也。謝君詩云。簫鼓聲中笑語譁。兩行紅粉逐香車。錦綢層疊偏鋪袋。爲祝綿綿。綿與瓜。又參堂拜三。客多向新夫婦道喜。故令頻頻跪拜。往往汗珠欲滴。觀者因而取樂焉。謝君詩云。參罷翁姑諸客臨。許多同輩禮偏深。更番賀喜都陪拜。故使香肌汗溼巾。以新房鬧房之風氣甚盛。以新婦未過三朝。無分長幼。團聚歡呼。毫不爲怪。謝君詩云。洞房耳鬢儘斯磨。未過三朝熱鬧多。喝酒豁拳又廝雀。大家團聚樂如何。又新夫婦三朝必展墓。多數女眷同往。均着紅裙。各村聞爆竹聲。無不爭看新嫁娘也。謝君詩云。雙雙展墓趁新晴。錢紙烟中爆竹聲。一色紅裙歸去緩。村莊男女各歡迎。又一月歸甯。謂之回門。及往夫家。必以糯米製餅餌。相饋遺。謂可黏其婆口云。謝君詩云。瑣碎從來計米鹽。家庭指導且休嫌。歸甯多備連糕餅。僥倖能將婆口黏。

● 黃渡鎮婦女之求子

青浦黃渡鎮婦女之無子者。必往鎮東祖師堂之送子觀音前。燒香告禱。并暗中將

送子觀音之繡花鞋。偷去一隻。云卽能生子。惟生子以後。須寄給與送子觀音爲載。兒子也。或遇有生子人家之三朝或六朝。祭天生婆婆之紅蛋。能偷而食。亦能生子。生子之人家。三朝或六朝。祭天生婆婆以後。焚錠送出時。如有無子者。可命送至其家之門首。云係送兒子來也。再婦人懷孕。倘將雄黃精佩在身畔。云可轉女爲男。

●金山清明之賽會

舊歷清明節。金山有賽會之舉。其神卽爲城隍。此種風俗。由來已久。當清明前一夜。廟中出十數人。手持鋼叉（俗稱小鬼）周行街市。名曰巡街。巡街已畢。復有收台之舉。所謂收台者。有陰台陽台之別。收陰台。卽至荒野。見有朽爛棺木。屍身暴露。卽將其髑髏取回。收陽台。預先探明鄉人姓氏。及至收台之時。喚鄉人名字。如阿三阿四等名。如有人答應。卽燃放爆竹。以爲收台已著也。迨回廟中。收陰台者。將髑髏拋入土偶座下。收陽台者。將靈魂捉入木桶之中。此種荒謬舉動。不合人道。而鄉人迷信。且以爲靈驗也。清明日下午卽舉行神會。鄉人無論老幼男女。空室出往觀。人山人海。

海。異常擁擠。當未出會前。有許多劣童。至廟中。扮七傷八將。十二員瘋子等戲。鄉人扮劊子手。街隊小鬼等。其最慘無人道者。有人袒胸裸臂。臂穿許多鋼針。針連絨繩。繩繫香爐。爐重有數斤者。有重至十數斤者。繫之而行。不以爲楚。是蓋曾許願者。今特盡其應盡之義務。以了願心耳。其愚可笑。亦可憐也。出會時。鳴鑼擊鼓。爲神開道。鼻神巡遊街市。東至楊爺廟。與楊爺相會。巡行一周。還駕入廟。入廟時。抬駕者舉步疾馳。名曰搶轎。是時脚步聲。呼喝聲。銅叉聲。聲聲相應。極一時之熱鬧也。

● 崇明時令之歌謠

此篇係錄崇明俗謠。雖街談巷語。詞句淺鄙。而以之占時令。測天文。往往應驗。摭錄如下。

日落胭脂紅。非雨便是風。

烏雲接日頭。半夜雨稠稠。（稠稠。雨聲也。）

明星照爛地。天亮落勿絕。（絕讀緒音。）

小暑一聲雷。倒轉黃霉十八天。

東虹日頭西虹雨。

東北風雨太公。（言大雨也。）

雲裏雨。赫小鬼。（言無大雨也。）

西南出谷。搓繩攀屋。（言寒風自西南來者。其勢必大。）

赤脚冷西風。（言寒天西風砭骨。猶赤脚之冷也。）

西風夜靜。

青岡紅岡。明朝熱殺和尚。（夏時傍晚。紅日初下。每見雲作峯岡之狀。呈青或紅色。

邑人以爲翌日熱度加增之兆。）

朝怕南雲。夜怕北雲低。（此二語。謂爲將雨之兆。）

日筈風。月筈雨。（日筈。月筈。卽日暈。月暈也。）

東風極雨落。秀才極教學。（言東風迅疾。必下雨也。）

行之春風有夏雨。落之臘雪有河魚。（言春時多風。春時多雨。河魚卽河豚也。）
春寒多雨水。

兩春夾一冬。無被暖烘烘。（十二月立春。兆冬暖也。）

春雷日日陰。要晴須見冰。（言春雷必凍。風起乃見天晴也。）

驚蟄聞雷米如泥。（言預兆年豐也。）

驚蟄雷聲未是奇。春分無雨病人稀。

未蟄先蟄人吃狗食。（言驚蟄前聞雷。兆凶年也。）

有利無利。只看三個十二。（二音利。言正二三月十二日無雨。主豐年也。）

三月溝底白。莎草變成麥。（言三月晴。主麥秋有望也。）

麥秀風來擺。稻秀雨來淋。（麥秀時畏雨。稻秀時畏風。）

小麥不怕人共鬼。只怕四月初八夜裏雨。（四月初八夜雨。小麥歉收。）

冬青花未開。黃梅水正來。

小暑日西南風。三車勿動。（三車。卽油車。軋車。碾米之風車也。是日西南風。主歉收也。）

二十分龍念一雨。水車擱在衙堂裏。

二十分龍念一響。（音虹）拔起黃秧便種豆。

二十分龍二十落車。水車得臀肛落。

六月初八西北風。驚動海中龍。

秋字鹿。損萬斛。（言立秋日忌雷。）

處暑若還天不雨。縱然結實也無收。

八月初一難得雨。九月初一難得晴。若還能得晴。皮匠娘子要嫁人。

八月南風兩日半。九月南風當夜轉。十月南風隨身雨。（言必雨也。）

十月南風應小春。十二月裏又交春。（交春。立春也。十月南風無雨。乃應春也。）

分後社。白米徧天下。社後分。白米如錦墩。

白露日雨。到一處壞一處。

白露前是雨。白露後是鬼。

白露日西北風。十個鈴子九個空。白露日東北風。十個鈴子九個膿。（棉實如桃開裂。崇人謂之鈴子。）

十月雷。人屍拌來推。（言十月中。如有雷鳴。疫癘盛行也。）

南閃火門開。北閃雨洋洋。（夏日黃昏。見電光閃閃。見於南方則熱。見於北方則雨。）冬前米價漲。窮人男女倒好養。冬前米價落。窮漢人家越蕭索。

除夜犬不吠。新年無疫癘。

三朝迷霧發西風。

曉霧卽收。晴天可求。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濛。必起狂風。白虹下降。惡霧必散。早起天頂無雲。日出漸明。暮看西邊無雲。明日晴明。

午前日暈。風起北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門處。風色不狂。早白暮赤。飛沙走石。

返照黃光。明日風狂。

虹下雨垂。清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斷虹早挂。有風不怕。

三月初三田鷄暴。（俗云。田鷄叫得啞。低田好稻。把田鷄叫得響。田內好搖槳。）

雨落乒乓響。柴米對半漲。親眷勿動身。只好拿小团打。（雨落過久。柴荒米貴也。）

男吹風。女吹雨。（嬰孩無意之間。忽自吹風。男吹必風。女吹必雨。）

早笳風。夜笳雨。下晝笳。笳乾到底。（羣鴨同聲而鳴。謂之笳嘴。）

鯽魚浮頭。鯉魚擯水。天必下雨。（夏日午正。或午後。鯽魚浮於水面。吸取空氣。逐水爲戲。天必雨也。）

● 崇明之鼠迷信

崇明人對於老鼠之迷信有三種。一曰老鼠數錢。鼠至夜深時。或將天曉時。吱吱之聲。有似數錢。迷信婦女以爲聽出此聲。家中必出禍事。因此日夜愁懼。若大禍之將臨者。必俟數日後不見災害。始釋然。二曰老鼠落空。鼠出外尋食時。或失足落地。迷

信婦女以爲見者大不吉利。非生疾病。必有他種禍事。必須設法禳解。禳解之法。須見者親往鄉間。沿戶討乞白米。謂之百家米。回家以之煮飯。食下便可解除災晦。雖富家婦女。亦必裝成乞丐樣向人乞米。殊可笑也。三曰老鼠咬東西。鼠喜囓物。乃其天性。迷信婦女以爲人說不好語言。爲鼠所聞。故將東西咬壞。於是禁止家人詈鼠。并不准說之。有時呼之曰老鼠伯伯以媚之。

● 海門人之猜天

海門濱海。其居民對於氣候之變化。可以預測。有時亦能言中。茲記其相傳之俗語於后。一曰朝看西南迷。午前必有雨。言侵晨西南方若有雲。則午前必落雨也。二曰有吃無吃。只看三個十七。言正二三月之十七日若無雨。則主豐年。三曰車前風。車後雨。言夜間黑雲橫於河間。在車水星前必有風。在車水星後必有雨。四曰上看初三下看十六。言初三日晴。則上半月亦晴。十六日陰。則下半月亦陰。五曰南虹刀兵動。北虹換君王。言南方有虹現。則有兵災。北方有虹現。則朝廷有變動。六曰東閃

曰。閃西閃。閃明朝乾剝。剝言夜間雖四方有雨。勢次早仍無雨。七。蒼荒蠅熟。蝦荒蟹亂。言蠅多年必荒。蚊多年必熟。蝦多年必荒。蟹多年必亂也。八。雌迷霧無雨。雄迷霧有雨。當迷霧時。植物中有水滴下。謂之雌迷霧。反是。九。日是花。四十日拾棉花。言開黃花後四十日拾棉。十。要看來年好。只看今年三箇十九。天氣好。言正二三月三箇十九日也。十一。西風爽。蟹脚癢。言八月起西風。蟹必多也。十二。九月十三雨揚揚。稻蘆頭上出青秧。十三。九月廿七催懶戶。十月無風躲不過。十四。十月三十日。犁星著地水生冰。十五。十二月初三牛蘸黃。一粒大麥兩人扛。言十二月初三若有雨。麥之收成必佳。十六。春甲子落雨人無食。夏甲子落雨魚無食。秋甲子落雨牛無食。冬甲子落雨鳥無食。十七。二十分龍。二十落扛子水車。繞田蹠。言必有大水也。十八。廿二廿三若落黃龍雨。紅粉嬌娘上踏車。言必旱也。十九。日七竹星上天。花稻完全。二十。井樹花開蓋被單。言天氣稍寒也。二十一。日秋箇落收壑角。言立秋日有雷聲。收成必不好。二十二。冬前不冰凍。冬後凍煞人。

二十三日。乾冬溼年。二十四日。壬戌癸亥。翻天作海。謂必有大雨也。二十五日。月半十六兩頭紅。十七八。快手婆娘殺隻鴨。二十行更。月上一更。廿一。二月上二更。二廿二。三月上半夜間。廿五六。月上四更足。廿九朝。月上黃殿高。二十六日。朝爽。一夜爽。七言風起自晨。一日卽止。起自夜間。七日方止。二十七。日。初八廿三。正小汛。言潮小也。二十八。日。初三潮。十八水。爍爍眼。沒到嘴。言潮大也。二十九。日。月食三朝大雨下。三十。日。初五夜裏勿見月。乾乾溼溼半個月。言半月內不得晴也。三十一。日。朝撐不要晒。夜撐不要收。當日出沒時。紫光下照成芒。名曰撐。朝撐必雨。夜撐必晴。三十二。日。日脚衝天。雨在眼前。日將落時。紫光向上。謂之衝天。三十三。日。東南陣。經過落三寸。夏日雷雨謂之陣。三十四。日。五月裏迷霧。撐船不要問路。言必有大水也。三十五。日。五月十三青晃。牀底下摸蚌。言五月十三日天晴。必有大水也。三十六。日。六月無曉。種田無靠。言無曉星。主凶年也。三十七。日。初一落雨進田窩。言六月初一雨。主旱。初二落雨連太湖。言初二雨。有大水。初三落雨。七十二個連環陣。言初三雨。必有七

十二個陣頭。初四落雨。直直風流到立秋。言初四雨。將連續落至立秋也。三十八日。七月七落雨斗量花。主歉收也。三十九日。七月七有閃。壁脚眼裏皆照去。言花價必貴也。四十日。八月田鷄叫。耕田犁頭跳。言種麥時。土必乾也。四十一日。話事弗開。總有鬼。迷霧弗開。總有雨。四十二日。芒種便交梅。四十三日。小暑一聲雷。黃梅依舊歸。四十四日。夏至搭頭時。四十五日。夏至三朝。知蜩上樹。四十六日。好是處暑暴。不好是送死暴。言處暑遇大風。收成必大減。四十七日。小滿三朝架頭響。言打麥也。四十八日。蘊藻頭對北。蝦魚蟹鳥要哭。言夏日水藻頭對北。蝦魚蟹鳥必多被捕。四十九日。白露看花秋看稻。五十日。梅裏西風時裏雨。時裏西風乾到底。

●寶山十月朔之俗

十月朔俗稱十月朝。是日祭祖先。其祭品爲魚肉糕餅糰子果品等類。而糰子爲其中不可缺者。是日接女兒回家。俗稱吃糰子。午後出城隍神會。俗稱祭糰。又名巡查。各家備香燭黃紙神像過時。卽焚香致敬。俗傳城隍出巡可保閭境平安。亦云迷信。

極矣。

● 浦東之婚禮

浦東者黃浦江東岸之地。包有奉賢南匯川沙三縣而言。位於江蘇之東南隅。民智簡陋。風氣閉塞。其風俗習尚。與內地大同小異。茲就其婚喪禮節中大要者記之。浦東人之婚禮。泰半沿用舊俗。當男女兩姓未訂婚約前。男家先遣媒人往女家。索女之八字。卽生年月日時也。然後男女二人之八字。請算命者合之。討論其中有無冲尅。謂之合八字。若算命者謂女命中犯望門寡。或無子息等語。則婚事必不能成就。八字合妥後。由媒人居間說合。得兩方家長同意。方可實行定親。定親日期。由女家擇定。男家請媒人往送茶禮。如金錢彩禮等類。女家受茶禮後。再寫允吉八字一張。定親之禮遂畢。定親後。距相當日期。由男家擇定吉日。請媒人通知女家。謂之報日。然初次通知。女家必不允。必須往復三四次。始得允可。再由男家備禮物若干。如金錢首飾之類。謂之行盤。女家受禮。謂之受盤。結婚時。堂中先置香案一。案上點花燭。

及安息香。行禮時。用紅綠連接之縐巾。使新郎新娘各執其一端。一切司儀由專營此業之大夫司之。禮畢。新郎新娘並坐於香案正中。大夫高唱吉祥韻語。并取紅蛋一枚。向新郎新娘面上一晃。謂之圓面。然後偕入洞房。婚禮畢。再於堂中設香案。並置酒席若干桌。惟空其坐位。新郎新娘齊出。向香案行跪拜禮。謂之告祖。完婚之第三日。謂之三朝。是日新娘歸甯父母。新郎亦同去。岳家呼之爲新客人。婿至岳家。先拜見岳父母。及其他親長。繼由各親長給婿以錢。謂之見面錢。是日岳家必備盛席。以待婿筵畢。卽日偕新婦返家。其他尙有種種名目。如女子於臨嫁之日。將久蓄未剃之額髮修去。謂之開面。登輿時。於髮髻上滿簪花朵。面上遮以面紅。謂之上頭。當迎娶之彩輿臨門。女子別其父母。必大哭。以訴離別之苦。謂之謝親。新婚之第一夜。新郎新娘同坐首席上。賀客於此時作種種戲謔。以資笑樂。謂之吃暖房。俗諺曰。新婚三日無大小。意謂於新婚後三日中。不分老少。均可往新房中作種種戲言醜態。以博新娘一笑。有故將新娘鞋子脫去。借以掉換果餌者。是謂鬧房。

● 浦東之喪禮

浦東之死喪狀況。亦與內地大略相同。一曰煖棺。人死之第一夜。無論已殮或未殮。必延羽士若干向亡者誦讀經卷。乃爲死者安定魂魄之意。二曰回煞。俗傳人死之第三日。死者魂魄必返家一次。故於是日。死者之家族。必陳酒設菜。供於靈前。謂之做三朝。三曰念經。富貴之家。每逢七期。必延僧道誦經。爲死者超度。普通亦必誦經一二次。方爲合禮。否則人將恥笑之。四曰七期。距死期之第七日。謂之首七。以後每七日一祭。謂之二七三七等稱。直至終七。適滿四十九天。以後還有六十日百日之類。每逢上述之日。親友多來祭奠。死者之家屬。亦必盡哀如禮。五曰祭祀。每年逢陰歷之七月十月清明節及死者之生忌週忌。均需祭祀。七月之祭。謂之七月半。十月之祭。謂之十月朝。每次祭畢。必焚化紙錠。以給死者。

● 浦東之迷信

鄉愚無識者。每遇不意事。或傷風感冒。卽至神前焚香禱告。求籤以占吉凶。或向測

字者卜休咎。如云犯白虎煞。則立請白虎。絲毫不敢違抗。每屆清明佳節。路上來往之人。手中均攜草圈。向祖宗墓前焚化。謂之燒草圈。又有一種女巫。俗謂之仙人。專以蠱惑人心爲事。婦女最易受騙。如新喪之家。因思念死者之故。欲知其死後在陰間之狀況。卽請女巫來問之。謂之問仙。問時。先點香燭。默禱一番。須臾。女巫作種種怪態。口中喃喃語。肖死者之口吻。述其苦況。婦女聞者。必泣下沾襟。信以爲實。每年陰歷正月初一初三十五及八月十五四日。各家點香燭。謂之點天香。以敬奉天地。又如設壇打醮等事。費時傷財。莫此爲甚。然而此種陋俗。固非浦東所獨有。中國內部各省。殆大半有之。其每年耗費之金錢。爲何如耶。

●上海風俗瑣記

上海爲中國第一大埠。上海人民之動作。幾乎可以代表全中國。但有一事。爲其他各城所希聞。卽南京路浙江路角。五龍日昇樓下。每日下午及黃昏。簇擁聚立者之多也。謂其爲休止。則進佔地位。明明有阻礙去路之行爲。謂其爲進行。則徘徊瞻顧。

又忽忽不知其所往。無以名之。名之曰無目的。

上海人民春秋二季之看賽馬。亦足表示其無目的之特性。蓋在看賽馬者之心意中。固絕鮮競技與尙武之趣味。亦不過湊趣而已。時諧有云。心不在焉。此四字足以代表之也。

上海人娛樂之法。以舊歷之季節言。如新年十五日內之城隍廟市。二三月間之龍華桃花。四月初八之靜安寺大佛會。十月初一之迎神賽會。及除夕夜之虹廟香火。其足引動大衆之遊興者。無非曰趕熱鬧而已。更以一日中所徵逐者而言。如每日午後南京路車馬之繁。半淞園遊蹤之盛。遊戲場瞻矚之娛。無非趕熱鬧也。又如每夕各戲園之坐位擁擠。與各大菜館之笙歌嗽嘈。樂園天韻樓之列炬爭輝。與福州路寶善街之香車絡繹。亦無非趕熱鬧也。

節屆中秋。月餅爲應時之品。上海各饅鋪。製餅發客。幾有應接不暇之勢。而鬪勝爭奇。各出心裁。竟有以電氣燈盤作中秋月餅四字。高掛門首。以代市招者。入夜則光

明燦爛。頗奪游人之目。而稻香村饅餅鋪。尤遍地皆是。某君詩云。稻香村畔晚來行。節序關心記得清。一色電燈盤作字。中秋月餅放光明。蓋實錄也。

近數年來。閨人競尙吸紙煙。開風氣之先者。厥爲上海。各地效而尤之。幾蔓延全國。推原上海女界吸紙煙之開山鼻祖。實爲曲院中人。所吸率舶來品紙煙。其莖絕細。迨不逮纖指之半。一吐吸間。恆耗青蚨二三十翼。大家婦女爭試焉。咸以此爲時髦。一煙之微。必盛以金盒。配以金斗。蘭房粉閣間。幾以吸煙爲正課。在昔閨中韻事。曰焚香讀書。曰然脂寫韻。今則悉以吸煙代之。吾人如涉足梨園及遊戲場所。可見粉白黛綠者。流十之七。必以紙煙實其櫻唇。恣吸若狂。而昔人之所謂口脂香者。悉變爲烟臭矣。

世界各國大城市。其住民最富同化力者。莫如上海。無論何地之人。一抵上海。不能不染三種習氣。一曰趨時。二曰務奢。三曰尙圓滑。苟不如是。似不足以化成完全之上海人也。上海人同化力之可驚。有如是者。

上海人最喜用新字。無論何種店號。何項貨品。若冠一新字於其上。遂覺件件皆新。一新而無不新。可惜新字字面雖好。一被大眾隨意借用。反令人有新不如舊之感。若言書籍。凡屬名著。必有人依樣仿造。新字之外。更有後字續字等巧好名目。以紫亂朱。迨至數年十數年後。曰新曰後曰續諸印刷品。一概無形消滅。此可見模彷性質之過於拙劣。絕鮮成功之理也。

出版新書之多。以上海爲第一。大都投順俗好。近於滑稽者居多。光復之後。所謂清宮秘史。清室軼聞。以及前一二年間。袁項城軼事。徐樹錚軼事。王占元演義等書籍。編陳於書鋪之玻璃窗內。今則已成明日黃花。過問者少矣。

前數年某某男女合演新劇社。凡觀劇者。皆有贈彩。其最優之品。爲楊慶和之赤金戒指。及銀桌面等物。是亦招徠之一法也。

上海各機關各鋪戶各住宅門前常見之字。當以大字占最多數。賣藥處所。必曰大藥房。法律學者。必曰大律師。洋行經理寓廬。高懸大班住宅之牌。尋常西式小餐。亦

以英法大菜爲號。此外若大行台。大旅社。客棧之變相也。大舞台。大戲院。大劇場。梨園之雅號也。大湯爲浴堂中最低劣之一部。大馬戲等。殆卽外國人江浙賣藝之生活耳。以上數者。均有大之名。而不必有任何之大規模也。而上海悉以大字自鳴。謂非好爲大言之明證乎。

上海住民。一朝幸獲溫飽。卽須另置外妾。尋常一商人。每有額外住宅數處。每處開支款額。儼然成一小康之家。偶爾營業不佳。勢必一敗塗地。此則一生爲妾忙矣。亦有巨商大賈。因蓄妾多。而子姓甚繁。盤剝重利。較量錙銖。積其辛苦所得。而付之子若女。任令揮霍無度。演成種種傷風敗俗之舉。不啻一生爲子女忙。而爲之子女者。御鑽戒。駕機車。炫飾美服。輝耀人前。而以爲甚榮也。撲克之會。纏頭之費。一擲萬金。不稍吝惜。而以爲甚豪也。此輩喪心病狂。更不啻虛擲一生。而專爲左右近習者空忙耳。

上海一年之中。必有兩次不爲死人弔。專引生人笑。驚天動地之大出喪。此誠上海

之特別現象。最足證明流俗心理人不爲己之奇拙也。次若福州路北南京路南之夜市笙歌。大半皆應酬場行樂地。每一宴會。主人待來客。前客復待後客。耗費光陰。僕僕爲人忙。其所爲樂。非真樂也。

上海習慣。在新年中。鮮有出外購備食物者。以爲此時購物。必其家庭窮苦而無儲蓄者也。於是歲終之時。必擇重要必需之物品。購而儲藏之。以供應用。是以商店中。於此時最爲忙碌。及至新年。反覺蕭條矣。

上海習俗。在元旦日晨。每有至城隍廟中焚香拜佛。求神保佑。俾得一歲平安無事。且誠心者。以爲必俟天未明時。須卽往。能第一次至者。求福必多。名曰頭香。於是除夕日之半夜。途爲之塞。城隍廟中。幾無容足之地。蓋無不欲思得第一次頭香也。吾國習俗。以爲元月五日。爲財神誕生之日。故必先期迎接。則一年之內。財源必能富裕充足。是以上海每至元月四日之夜。通宵達旦。終夜不眠。爆竹之聲。不絕於耳。蓋無不欲財神之光臨也。惜財神未至。而所費已爲不鮮也。

上海自樓外樓創造屋頂花園之後。繼之者紛紛。如新世界。雲外樓。天外天。繡雲天。小世界。大世界。先施樂園。永安天韻樓。徧地皆是。電梯一升。便飛入清涼世界。車馬塵囂。不足畏也。

盲者吳鑑光。賣卜於南京路。素有三個半滑頭之一份子名。新歲生涯尤盛。大得一般閨閣之歡迎。又有小糊塗測字於滬上。往問婚姻者。例須拈字雙捲。生涯亦甚盛。海上五方雜處。賭風素熾。花會亦賭中之一也。由於無賴之甬人。爲之遍設機關於城內外各小肆中。美其名曰航船。一般無識之男女。趨之若鶩。因輸巨資。無以爲生。而自盡者。亦時有所聞。爲害之烈。於此可見。嗜此者。迷信甚深。如夢何物。卽猜何物。或求夢於鬼神。此中人云。尤以縊死鬼爲最靈。求夢者以紙帛焚之。卽臥其棺旁。以求夢示云云。花會共分四門。曰青龍。曰白虎。曰進門。曰出門。其中共有三十六名。內除把筒外。餘皆可開。惟三槐不能時開。傳云三槐係縊死陰魂。能迷弄世人。因其不祥。故會中不願開此名。必須會中連日大輸。方始開之。且猜者亦甚少。必可獲利也。

開筒之後。會中必須以三牲祭之。並焚化紙錠以報之云。

上海衣肆規例。每晚必將衣服攤喊。名曰賣叫貨。此等貨物。大都不良者多。觀者不察。往往爲其所愚。其有察出破綻。不願向購者。該店夥必多方諷刺。甚且裝出一種藐視之醜態。鄉愚懦弱。往往有不能忍受痛苦買去者。此類店夥。規模較小之店鋪。大都有之。固不止衣肆已也。

上海商家習慣。帳台旁之水牌上。必書勤筆免思四字。考其用意。係以水牌爲暫時登記之物。庶事後免費思索者。乃商人不察。竟有書免爲勉者。此勉字下得矛盾可笑。

上海黃包車攬攬生意。除西人外。每向衣冠楚楚者。低聲問曰。先生法蘭西去嗎。四馬路去嗎。一種溫和氣象。出自至誠。而對於衣飾質朴人。非唯不屑呼問。卽以手招之。又必多索車資以難人。彼意以爲坐車者。須另具一副面目。不洽其意。卽不之應也。且衣服麗都。與夫少年豔妹僱之。則風馳電掣。瞬息數里。反是。則如逆水挽纜。進

步當遲。大抵逢迎富人之心。萬方一概。而於滬上車夫。其尤顯而易見者也。

舟車爲交通利器。上海近日以乘汽車爲豪。每至禮拜日。必有許多少年男女。同乘一車。疾馳於南京路靜安寺路福州路。而馬車中。今僅見四十許男子。一人兀坐。無復向日盛事矣。

穿紅著綠。偶見於內地鄉間之女子。若通都大邑之女子。無不穿一套縞素衣裳矣。不謂上海男子。乃有紅綠兩種。郵差則如出水之蛙。掃街夫則如落湯之蝦。穿紅著綠。往來人叢中。煞是可觀也。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空前未有之巨製
俗語典
通俗教育之利器

教員授課必備
學生自修必備
各界研究文辭必備
研究新文學者必備

探求通俗言語的

淵源
(特色一)

補助白話文辭的

資料
(特色二)

供學校教課的

範本
(特色三)

特開古今典林的

創格
(特色四)

定價

甲種

精裝一冊

四元五角

乙種

洋裝四冊

定價四元

分局地址 ● 北京 ● 廣東 ● 漢口 ● 江西 ● 長沙 ● 開封

中華全國風俗志 下篇卷四

▲浙江

●杭州嫁娶風俗

杭州舊式婚娶之禮。先憑媒氏以草帖子通於男家。男家以草帖問卜。或禱籤。得吉無尅。方回草帖。亦卜吉。媒式通音。然後過細帖。又謂定帖。帖中序男家三代職位名諱。議親第幾位男。及官職年甲月日吉時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書主婚何位尊長。或入贅。開明將帶金銀田土財產宅舍房廊山園。俱列帖子內。女家回定帖。亦如前開寫。及議親第幾位女。年甲月日吉時生。具列房奩首飾金銀珠翠寶器。動用帳幔等物。及隨嫁田土屋業山園等。其伐柯人兩家通報。擇日通帖。各以色彩觀盤。安定帖送過。方爲定論。然後男家擇日備酒禮詣女家。或借園圃。或湖舫內。兩親相見。謂之相親。男以酒四盃。女則添備雙盃。此禮取男強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卽以金釵相贈。謂之放定。若不如意。則送綵緞二疋。謂之壓驚。則姻事不諧矣。旣已放定。

則伐柯人又通好議定禮。往女家報定。若豐富之家。以珠翠首飾金銀器及綢緞衣。裙加以雙羊牽送。以金瓶酒四罇或八罇。裝以大花銀方勝。或以羅帛貼套花爲酒衣。酒担以紅綵繳之。男家用銷金色紙四幅爲三啓。一禮物狀共兩封。名爲雙緘。仍以紅綠銷金書袋盛之。或以羅帛貼套五男二女綠盞盛禮書爲頭合。共轆十合或八合。用綠袱蓋上送往。女家接定禮合。於宅堂中備香燭酒果。告盟三界。然後請女親家夫婦雙全者開合。其女氏卽於當日備回定禮物。以紫羅及顏色段匹珠翠鬢掠皂羅巾段金玉帕鑲七寶巾環篋帕鞋襪女工答之。更以原送茶餅果物四方回送。羊酒亦以一半却之。更以空酒罇一雙投入清水。盛四金魚。以筴一雙。葱兩株。安於罇內。謂之回魚筴。若富家官戶多用金銀打造魚筴各一雙。並以綵帛造像生葱雙株。挂於魚水罇外答之。自送定之後。全憑媒氏往來。朔望傳語。遇節序亦以冠花綵段合物酒果遺送。謂之追節。女家以巧作女工金寶帖環答之。次後擇日則送聘。預令媒氏以鵝酒。重則羊酒。至日方行送聘之禮。且論聘禮。富貴之家常備三金送。

之。則金釧金鐲金帔墜者是也。若鋪席宅舍。或無金器。以銀鍍代之。否則貧富不同。亦從其便。此無定法耳。此謂之下財禮。亦用雙緘聘啓禮狀。又有一等貧窮父母兄嫂所倚者。惟色可取。而奩具茫然。則議親者。以首飾衣帛。加以楮物送往。謂之兜裏。今富家女氏。既受聘送。亦以禮物答回。大抵女紅等類。自聘送之後。節序不送。擇禮成吉日。再行導日禮。報女氏親迎。日分先三日。男家送催粧花髻。銷金蓋頭。五男二女。花扇花粉。女家答以金銀方勝。袍靴等物。前一日。女家先往男家鋪房。挂帳幔。鋪設房奩器具。珠寶首飾。動用等物。以至親壓鋪房。備禮前來煖房。又以親信婦人與從嫁女使。看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須待新人入。方敢縱步往來。至迎親日。男家則刻定時刻。預令行郎各以執事。如花瓶花燭香毬。紗羅洗漱。妝合照台。裙箱衣匣等。前往女家取迎新入。其女家以酒禮款待行郎。散花紅銀。攢利市錢會訖。然後樂官作樂催粧。尅擇官報時辰。催促登車。茶酒互念詩詞。催請新人出閣登車。既登車。擎檐從人。未肯起步。仍念詩詞。求利市錢酒畢。方行。起檐作樂。近至男家門首。時辰將

正樂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詩詞攔門。求利市錢紅。尅擇官執花斛盛五穀豆錢綵果望門而撒。小兒爭拾之。謂之撒穀豆。以壓青陽煞耳。方請新人下車。一妓女倒朝車行。捧鏡或青氈花席上行。先跨馬鞍背平秤。過入中門。至一室中稍歇。當中懸帳。謂之坐虛帳。或逕迎入房室內。坐於牀上。謂之坐牀。房門前先以綵帛一段橫挂於楣上。碎裂其下。墻入門。衆手爭扯而去。謂之利市繳門。爭求利市也。墻登床右首座。新婦坐於左首。正坐富貴禮也。其禮官請兩新人出房。詣中堂參堂。男執槐束挂紅綠綵綰雙同心結。倒行。女挂於手面。相向而行。謂之牽巾。並立堂前。遂請男家雙全女親。以秤或機杼挑去蓋頭。方露花容。參拜堂次諸家神及家廟。行參諸親之禮。畢。女復倒行。執同心結。牽新郎回房。行交拜禮。再坐床。禮官以金銀盤盛金銀綵錢雜果撒帳。次命妓女執雙盃。以紅綠同心結綰蓋底。行交盃禮。畢。以盞一仰一覆。安於床下。取大吉利意。次男左女右結髮。名曰合髻。又男以手摘女之花。女以手解郎綠拋紐。次擲花髻於床下。然後請掩帳。新人換妝畢。禮官迎請兩新人。詣中堂行參

謝之禮。次親朋講慶賀。及參謁外舅姑已畢。則兩親家行新親之好。然後入禮筵。行前筵五盞禮畢。別室歇坐。數盃勸色。以敘親義。仍行上賀賞花節。次仍復再入公筵。領後筵四盞。以給其儀。三日。女家送冠花綵緞鵝蛋。於壻家。謂之送三朝禮也。其兩新人於三日或七朝九日。往女家行拜門禮。女家廣設華筵。款待新壻。名曰會郎。亦以上賀禮物與其壻。禮畢。女家備鼓吹送壻回宅。女家或於九朝內。移廚往壻家致酒。謂之煥女會。自後迎女回家。以冠花段匹合食之類。送歸壻家。謂之洗頭。至一月。女家彌月禮合。壻家開筵。延款親家及親眷。謂之賀滿月會親。自此禮儀可簡。遇節序。兩親互送節儀。若士庶之家。貧富不等。亦隨家豐儉。不拘此禮。若果無所措。則已之。

●杭州育子風俗

杭城人家育子。如孕婦入月期將屆。外舅姑家。以銀盆或綵盆盛粟稗一束。上以錦或紙蓋之。上簇花朵。通若貼套五男二女意思。及眠羊臥鹿。併以綵畫鴨蛋一百廿。

枚。膳食羊生棗栗果及孩兒繡綳綵衣。送至壻家。名催生禮。足月見坐蓐分娩。親朋爭送細米炭醋。三朝與兒落臍炙額。七日名一臘。十四日爲之二臘。廿一日名三臘。女家與親朋俱送膳食。如猪腰肚蹄脚之物。至滿月。外家則以綵畫錢。或金銀錢雜果及綵段珠翠額角兒食物等。送往其家。大展洗兒會。親朋俱集。煎香湯於銀盆內。下洗兒果綵錢等。仍用色綵繞盆。謂之圍盆紅。尊長以金銀釵攪水。謂之攪盆釵。親賓亦以金錢銀釵撒盆中。謂之添盆。盆內有立棗兒。少婦爭取食之。以爲生男之徵。浴兒落胎髮畢。以髮入金銀小合。盛以色綵結繚絡之。抱兒徧謝諸親客。及抱入姆孀房中。謂之移窠。若富室官家。則用此禮。貧下之家。則隨其儉。生子百日卽曰百歲。亦開筵作慶。至來歲得周。名曰周晬。其家羅列錦席於中堂。燒香炳燭。頓果兒飲食。及父祖誥敕。金銀七寶玩具。文房書籍。道釋經卷。秤尺刀剪。升斗等子。綵段花朵。及一切應用物件。觀其所拈何物。以下兒一生榮辱。謂之拈周晬晬。

● 杭州寄乾兒女之風俗

杭州承寄乾兒子乾女兒之風最盛。蓋惟恐其不壽。而以出姓爲名。其實亦不過以有事爲榮也。乾爺乾娘送禮。以包袱兜肚二物爲重。其餘衣帽鞋襪等項。若云取名壓帖。此中豐嗇不等。其子女送乾爺乾娘者。備素菜十碗。并糕桃燭麵鞋襪膝。一切須用物件。隨同本身父母前往。齋供王母壽。至於每逢各節。一年之內。亦如新嫁女兒。須送各式節景予子女。除夕又送年飯。三年爲滿。

●杭州之淫祀

杭州清泰門外。有時遷廟。凡行竊者多祭之。湧金門外有張順廟。赤山埠有武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此皆淫妄之祀。又有謬誤者。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於是合而爲一。則杜拾遺伍子胥也。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爲偶。題曰梅影夫人之位。或戲之曰。何不兼塑仙鶴郎君。世俗誕妄。實是匪夷所思。又凡廟中司事之人。杭人名之曰廟鬼。所作所爲。往往戲侮神聖。如關帝手中所執之扇末署款云。雲長二兄大人囑書。愚弟諸葛亮。真堪發噱。又某年杭郡作保沙會。各廟神像。

俱迎聚於西湖瑪瑙寺前。於是諸神持帖互拜。最奇者大士名帖云。愚妹觀世音輪。衽拜。尤堪捧腹。

● 杭州之迷信

杭州人無論男女老幼。莫不崇信朱天菩薩。每當四月二十三二十四誕日。滿城香火供奉。盛極一時。廟亦遍城皆是。而皆附設於他廟。無一獨立者。婦孺尤信仰。四月內必茹素齋戒。謂之朱天素。夷考佛經封祠。皆無此菩薩。而又獨爲杭州所有。異哉。或謂朱天者謂諸天也。其說不足信。殆清初遺民。追念勝朝。託名崇祀。其說或稍近歟。按民間流行諷誦之太陽經。卽追念明故帝也。朱天而外。更有所謂青蛙將軍者。廟在清波門外。相傳有一青蛙。常臨民間。有見之者。謂能致富。必以鼓樂亭佛。恭送回廟。否則聽其自去。必致不詳。亦有奇驗。神鬼之理。已極玄奧。此則尤玄之玄矣。聊齋有青蛙。所記與此略同。惟形體不及聊齋所記之大。約得三方寸大耳。

● 杭州之傳說

百獅池在舊藩署大門外。石橋架其上。四周圍以石欄。每柱鑿小獅一雙。傳聞池中水可通藩庫。昔曾有人由此盜庫銀。自後乃於池中畜癩頭龜數十。人遂不敢下。今者池雖荒廢。而龜則猶有存者。

朱養心膏藥店。在大井巷內。所造膏藥。頗著靈驗。因之四遠馳名。生意極盛。其屋後臨山有古井一口。相傳劉海仙之蟾曾匿其中。汲井水調丹。藥遂奇驗。並謂劉仙臨別。且以水墨龍一幅相贈。懸之可避回祿。其家至今視若拱璧。不與人見。卽有見之者。皆假畫耳。

●杭州遊戲場之今昔

梅花碑卽古觀梅社。在今省長公署之右首園牆外。街道開闊。住屋稀少。十餘年前。其熱鬧不下蘇州之玄妙觀。凡醫卜星相。及捉牙虫賣草藥。各色果點。各式攤場。皆羅列焉。又間以大書道情。隔壁戲花鼓調。以及各種遊戲。終年如是。無間寒暑。及光復後。旗營闢爲市場。遂紛紛遷入。今已蕭條冷落。遊人不堪駐足矣。

杭州酒家極多。均有當爐小鬟。妍媸不一。風雨小飲。把盞看花。亦一趣事。沾醪稍動。酬以一二佛。可作登仙想矣。兩年前粲者可走馬看之。茲則羣趨於土娼之一途。惟餘黃髮乳臭。不足一盼矣。

西湖畫舫。桂槳蘭棹。容與中流。湖光山色。均攬入胸襟。疏雨明月。咸擅麗致。獨西湖工程局。置一脚划。脚划爲蕭紹陋品。以此俗物。乃置於此。游客尤厭其玷污聖雅。明雋之西湖。不諗其何以必用此手足並陳之脚划也。某君打油詩有云。脚划小船衝波去。直把西湖作鑑湖。

● 杭州商業之今昔

杭州營業之著名者。曰五杭四昌。五杭者。卽杭扇杭線杭粉杭煙杭剪也。扇店今推舒蓮記爲首。張子元次之。線店推張允升。粉店推孔鳳春。煙店推宓大昌。剪刀店推張小泉。其餘皆不甚聞名矣。四昌者。則素負盛名之四大南貨店也。曰顧德昌。曰胡宏昌。曰馮仁昌。曰胡日昌。今所存者僅胡宏昌一家耳。

●杭州婦女之生活

杭爲浙省之都會。人煙稠密。商業亦頗繁盛。惟婦女生活狀況。未能日爲完善。茲略述之於後。

甲工業

一絡經 業此者大都皆下城各處婦女。絡成後。歸諸綢緞莊。每日可得小洋三四角。

二縑絲 杭地近來織綢工廠林立。其縑絲打盆等諸事。悉招女工充之。每日可得工資四五角。多者七八角不等。

三縫襪底 居家婦女。迫於生計者。皆以此糊口。每雙約可得錢五六文。一日之中。少者能縫十餘雙。多者至二十餘雙云。

四製冥錠 俗稱錠兒。亦稱銀錠。婦女皆製以出售。每千可售小銀元三角。

五磨錫箔 上城婦女。多業此者。各箔坊遣人分發各居戶黃紙一捆。錫箔一卷。各

婦女。將錫箔挑於紙上。一一磨之。卽成箔紙。每磨成一捆。可得錢數十文。

六糊火柴匣。婦女多喜爲此。至火柴廠領取匣子原料。攜回糊之。大匣每千枚得錢七八十文。小匣每千枚得五六十文。其中有綢紋者。皆被剔出。

七女成衣。婦女中長於針黹者。或爲成衣肆及估衣肆代做衣服。或爲住戶僱去。其工資較廉於男成衣。每日得工資大洋一角。一切飲食亦由僱主供給之。

八織洋襪。各洋襪鋪大都皆僱女工。織成出售。每日給以工資三四角。亦有自置機器在家自織者。每月能得洋十餘元之多。惟此輩婦女皆須眼光敏銳。身體強健者方能勝任。小康家之婦女多從事於此。

九踏鞋幫。此皆由各鞋鋪發給各婦女以縫紉機器踏之。日得工資一二百文。

十紡紗。各鄉鎮村莊多有之。惟所紡者爲土紗。現今洋紗盛行。此業漸受淘汰。每日僅得工資數十文。

十一編草鞋。鄉間婦女多編之。由男子負至城市出售。一般車夫苦力咸樂購之。

每雙可售錢六七十文。

十二穩婆 俗稱收生婆。婦人遇有生產。皆僱往收生。其家居門首。皆懸有招牌一塊。大書祖傳某奶奶收生在此。

十三揀茶葉 上城下城。各茶葉鋪。皆招女工。剔揀各種紅綠茶葉。各女工皆自備飯食。日得工價約百數十文。

乙 僱傭

一喜娘 此輩婦女。皆係齒牙伶俐。善於詞令者。每次所得資。無定數。少者能得七八元。多者十餘元不等。

二傭工 是項人。大都來自田間者。工資每月至少可得一元五六角。如能針黹。或能爲主婦梳頭者。其工資當在二元以上。

三洗衣 老嫗或中年婦人。因貧乏不能自存。往往爲人洗滌衣服。或欲僱之亦可。日給小銀元一枚。並供給飯食。

四乳娘 乳娘須由荐頭店荐來。爲家中小孩哺乳。一切寢處飲食。皆須豐美。待遇之優。迥異於尋常傭工。

● 杭州伏日與冬至之種種陋俗

四五月間。晴雨無定。天氣異常潮濕。物件易於霉爛。俗稱爲黃梅。昔人詩云。黃梅時節家家雨。黃梅名稱蓋有由來也。六月稱爲伏天。卽歷書所名初伏二伏末伏是也。初伏日。富家咸殺鷄。煮肉。闔家大嚼。謂伏日食物較平時格外滋補也。並購青蒿六一散等藥。沖水令小孩代茶飲。謂能驅熱消暑。或有將生薑於日中晒乾。名爲伏薑。諸作藥用。遇有人患胃痛。用水沖薑飲之。卽能治愈。婦女是時咸往廟燒香。名爲燒伏香。立秋節期常在末伏前十日。故諺有之曰。秋裏十日伏。伏裏十日秋。立秋日。人家咸備秋桃。分給家人大小。人食一枚。將桃核留藏。俟除夕時置火爐燒燼。惟須守秘密。勿爲人知。謂來年倘有瘟疫發生。此法可免傳染。其迷信可謂極矣。又六月朔至初六。多有在廟宇禮懺。供奉斗姥。燃黃色燭。俗稱拜斗。一般迷信者。於此六日中。

茹素持齋。戒殺生物。俗稱吃斗素。六月十九日。相傳爲觀音大士誕日。一般香客。十八晚間。相率出湧金門。渡西湖。露宿天竺一夜。異常擁擠。更有借題作樂。亦於是晚去遊西湖。放荷花紙燈於湖中。飄蕩滿湖。遠視之。幾疑爲星羅地面也。平時城門。晚間關閉。禁人出入。至是日。官廳因習俗關係。竟將湧金門開放矣。六月廿三日爲雷神誕辰。城隍山雷神殿。拈香拜佛者。不絕於途。往時杭俗稱五六兩月爲凶月。不結婚。不遷居。民國來此風已漸減矣。

冬至前一日。闔境人家。都購包頭魚幾尾。全家大小分食。惟魚之頭尾。必留下勿食。用碗盛妥放米桶中。謂曰吃剩有餘。意取經濟寬裕。食物豐多。此俗由來已久。但始於何時。未能考察耳。是日出嫁之女兒。若在母家。如同夫家。因女兒已嫁人家。倘在母家過年節。母家家道便不興旺。蓋杭縣人視冬至爲一大節。俗謂冬至大如年。可以知矣。冬至日。市上年糕卽有出售。年糕分兩種。顏色或青或白。有成元寶式者。有成如意式者。無論貧富人家。咸購食之。成爲牢不可破之習。午時陳牲醴菜蔬祭祖。

先祭畢。小孩向尊長行禮。平輩互相拜手。無異賀年景象。是時復有一樁趣事。人家用豬肉和醬燒熟之。稱食爲冬至肉。其實此種肉亦平常肴饌。別無奇特。而俗傳吃過冬至肉。能以身體強健。其與初伏日殺鷄大嚼。同一笑談也。

● 杭城冬日雜詠

滿城釀雪。南風合冰。分詠消寒。掛一漏萬。惟是居鄉言鄉。以俗道俗。略述杭州之風習耳。

學作西湖宋嫂羹。包頭魚擔徧杭城。明朝冬至如年大。早辦辛盤話甲庚。（冬至前一夕。杭人徧以包頭魚作饌。又有冬至大如年。過了冬至大一歲之說。）

賽罷財神借寶忙。五雲山上祝華光。香煙一抹雲棲塢。田熟隔江開道場。（杭城十月結財神後。又往五雲山進香。羣謂之借元寶。十一月紹興人每於雲棲作水陸道場。）

分送麻餠駕長差。年湯嫂妹早安排。剪餘綵紙無些事。喚個同年抹紙牌。（九姓船

泊江干者。男稱駕長。女曰同年嫂。同年妹。冬日祀神畢。搗糯米黏黑芝蔴作餅。如面餅大。名曰麻飴。雜牲牢作羹。名曰年湯。分送杭人。又剪五色紙懸舵尾。

柏葉青青橘殼紅。剝黃菱肉插居中。炊成斗米隔年飯。地掃隔年年歲豐。（杭人呼風菱爲黃菱。冬至暨除夕。以橘與柏枝貫之置飯上。曰隔年飯。是夕掃地謂之隔年地。）

守墓人來分柏枝。金團佃戶進城時。人家興敗憑渠看。要好兒孫門戶支。（十二月。初管墳人以墓柏分送佃田戶。以粉餅相貽。名曰金團。實窺探城中人家之興敗也。）

兒童屈指算昏晨。冬至交來又幾旬。理畢年書放長假。（杭俗蒙師十二月朔復課舊書。謂之理年書。望後散學。謂之放長假。）何曾冬學鬧比鄰。

紫芥含酸齏菜根。切紅萊菔儉盤餐。兒童翻笑紅纓帽。帽戴紅纓要自尊。（杭俗冬日醋烹紫芥。油炒紅萊菔絲。儲以待除夕家燕。來歲供客。從儉也。如無有紅萊菔絲。

兒繞芥菜。紅纓帽兒把狗戴之童謠。儇薄可憎。作此以解嘲。寓諷勸也。

節節年年高滿盤。發財元寶笑聲喧。圓爐熾炭團歡喜。吉語多同盡喜歡。（冬至度歲。立春供神。粉資呼爲節節高。年年高。并柴下節物俱呼爲元宵。燒柴炭煤餅於爐。呼柴曰發財。炭曰金條。煤餅曰歡喜團。爐曰圓爐盆。）

卜燒年紙揮神旗。徧地鑽天奠酒卮。變調送神歌一曲。杭城隱語大離奇。（杭城腊月卜吉祀神。謂之燒年紙。剪色紙作旗。插牲牢上。謂之神旗。又諺云徧地徽州鑽天龍游。紹興人趕在前頭。蓋謂徽州人作爆竹。龍游人作紙馬。紹興人釀酒祀神。畢先奠酒。次放爆竹。焚紙馬灰馬。上下因有此諺。）

教儂歸去伴郎眠。嫁出女兒賣出田。短至新春都過了。回娘家要月兒圓。（杭俗出嫁之女。忌在家過冬至度歲。正月十六歸甯。謂之回娘家。故俗有光亮光光。女兒來望娘之謠。）

竹鐙韻協足登調。善富沿街壓擔挑。賣到城隍山脚下。沈家門巷不蕭條。（杭城里

巷名有大善富。因康熙間沈姓居城隍山麓。樂善好施。鄉人編大竹燈二。懸門旌之。號曰善富。劫後猶存。每歲十二月臘前。鄉人編小竹燈。叫賣善富戶盡購之。以圖口號。

小春曾上百年墳。除夕上墳斜日曛。要與兒孫作板樣。松楸頻掃不嫌勤。（杭俗惟此風爲最厚）

●西湖之香市

西湖昭慶寺山門前。兩廊設市。賣木魚花籃耍貨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婦女填集如雲。孫淵如詩云。絲帶束腰錦襯額。遊廊叉手走東西。描寫下路婦人。形景如繪。

●臨安歲時記

元旦日。各族設奠於祠堂。次拜家長。爲椒柏之酒。以待親戚隣里。以春餅爲上供。爇列炭於堂中。謂之旺相。貼青龍於左壁。謂之行春。插芝蔴於簷頭。謂之節節高。發柏

枝於柿餅。以大桶承之。謂之百事大吉。自此少年游冶。及時行樂。衣履翩翩。任意徵逐。或彈絲吹竹。或鬥九翻牌。以及舞棍踢球。唱說平話。任意所之。無論晝夜。是謂放魂。至十八日收燈。然後各執其業。各事其事。是謂收魂。

上元節前後張燈五夜。相傳宋時祇三夜。錢王納土獻錢。買添兩夜。先是腊後春前。自壽安坊以至衆安橋。謂之燈市。出售各色華燈。人物有老子美人。鍾馗捉鬼。劉海戲蟾之屬。花草則有梔子葡萄楊梅柿橘之屬。禽虫則有鹿鶴魚蝦龍馬之屬。其奇巧則琉璃球雲母屏水晶簾萬眼羅玻璃瓶之屬。而豪家富室。則有料絲魚魷綵球。明角鏤畫羊皮流蘇寶帶等類。品目各殊。難以枚舉。好事者或爲藏頭詩句。任人揣測。謂之猜燈。若祭賽神廟。則有社夥熬山。台閣戲劇。滾燈烟火。無論通衢委巷。星布珠懸。皎如白晝。喧闐徹旦。市食則粽糖粉團瓜子梗字婁諸品。搆燈交易。識辨銀錢真偽。纖毫莫欺。人家婦女。則召帚姑針姑葦姑簪姑。以下問一歲吉凶。鄉間則有祈蠶之祭。俗以上元爲天官賜福之辰。故多有誦經持齋。不御葷酒者。

二月朔。唐宋謂之中和節。後雖不舉。而民間猶以青囊盛五穀瓜菓之種相遺。謂之獻生子。自是城中士女。已有出郭採青。掃墓設奠者。胡中游舫。倩價日增矣。二月間。士女皆戴蓬葉。諺云。蓬開先日草。戴了春不老。

二月望爲花朝節。蓋花朝月夕。世俗恆言。二八兩月爲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爲花朝。八月半爲月夕也。是日。宋時有撲蝶之戲。後雖不舉。而寺院啓涅槃會。談孔雀經。拈香者。麝至猶其遺俗也。十九日上天竺建觀音會。闔邑士女皆往。其時馬塍園丁。競以名花荷担叫鬻。聲調頗中律呂。

三月初三日。俗傳爲北極佑聖眞君誕日。佑聖觀中。崇修佛事。士女多往拈香。亦有就家建醮。酌水獻花者。是日觀中有雀竿之戲。其法樹長竿於庭。高可三丈。一人攀緣而上。舞蹈其顛。盤旋上下。有鷗子翻身。金鷄獨立。鍾馗抹額。玉兔搗藥之類。變態多端。觀者目瞪神驚。汗流浹背。而爲此技者。各蝶拍鴉翻。蘧蘧然自若也。是月士女皆戴薺菜。故諺有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

清明節（自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卽謂清明。）前兩日謂之寒食。人家插柳滿簷。青蒿可愛。男女亦咸戴之。有清明不帶柳。紅顏成皓首之諺。是日闔城人家咸掃墳墓。南北兩山之間。車馬闐集。而酒食尊疊。山家村店。享餽豪游。或張幕藉草。并舫隨波。日暮忘返。蘇堤一帶。桃柳陰濃。紅翠間錯。走索飛錢。踢水撒沙。吞刀吐火。躍圈拋鉞。及諸色禽虫之戲。紛然叢集。而外方優妓。鼓吹覓錢者。水陸有之。接踵承應。又有買賣趕趣。香茶細菓。酒中所需。而綵粧傀儡。蓮船戰馬。餉笙鼗鼓。瑣碎戲具。以誘悅兒童者。在在咸有。是夜人家貼清明嫁九娘。一去不還鄉之句。於楹壁間。謂如此則夏月無青虫撲燈之擾。僧道採楊桐葉染飯。謂之青精飯。以餽施主。

三月廿八日。俗傳爲東嶽齊天聖帝誕日。杭州行宮凡五處。而在吳山上者最盛。士女答賽拈香。或奠獻花果。或誦經上壽。或枷鎖伏罪。法音嘈嘈竟日。

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諸色細菓。餽送親戚比鄰。謂之七家茶。富家以侈麗相競。果皆雕刻。飾以金箔。若茉莉林擒。薔薇桂蕊。丁檀蘇杏。盛以哥汝瓷甌。鮮豔奪

目。

四月初八日。俗傳爲釋迦佛誕日。僧尼各建龍華會。以盆坐銅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饒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澆佛。提唱偈誦。布施財物。

端午節亦稱天中節。人家包黍秫以爲粽。束以五色綵絲。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師馭虎像於盤中。圍以五色蒲絲。剪皮金爲百虫之像。鋪其上。葵榴艾葉。攢簇華麗。互相餽遺。僧道以經筒輪子。辟惡靈符。分送檀越。而醫家亦以香囊雄黃。烏髮香油。送於常所往來者。家家買葵榴蒲艾植之堂中。標以五色花紙。貼天師或虎蝎之像。或朱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之句。揭之楹間。或采百草以製藥品。覓蝦蟆以取蟾酥。書儀方二字。倒貼於楹。以辟蛇虺。

六月初六日。爲天貺節。宋時作會於顯應觀。因以避觀。今會廢而觀亦不存。自此游湖者。多於夜間停泊湖心。月飲達旦。而市中敲銅盞買冰雪者。鏗聒遠近。是日郡人舁貓狗浴之湖中。多有汨沒淤泥。踉蹌就斃者。亦不知其取義何在也。

立秋之日。男女咸戴楸葉。以應時序。或以石楠紅葉剪刻花瓣。簪插鬢邊。或以秋水簪食小赤豆七粒。

七夕人家盛瓜果酒。設於庭中。或樓台之上。談牛女渡河事。婦女對月穿針。謂之乞巧。或以小盒盛蜘蛛。次早觀其結網疎密。以爲得者巧多。冥市中以木雕塑孩兒。衣以綵服而售之。名爲摩喉羅。

七月望。俗傳爲中元節。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齋誦經。荐奠祖先。攝孤判斛。屠門罷市。僧家設盂蘭盆會。放燈西湖。及塔上河中。謂之照冥。

中秋節。人家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意。是夕人家有賞月之宴。或携榼蕩船。遨遊徹曉。蘇堤之上。聯袂踏歌。無異晝間。

八月間。郡人有觀潮之舉。自八月十一日爲始。至十八日最盛。蓋因宋時以是日校閱水軍。故闔城往觀。至今猶以十八日爲名。非因江潮於是日特大也。是日士女雲集。上下十餘里間。地無寸隙。伺潮上海門。則有泅兒數十。執綠旗。樹畫傘。踏浪翻濤。

騰躍百變。以跨技能。豪民富客爭賞財物。其時優人百戲。擊球鬥撲。蓋人但藉看潮爲名。而隨意酣樂。乃其實也。

重九日。人家磨粟粉。和糯米伴蜜蒸糕。鋪以肉縷。標以綵旗。向遺親友。其登高飲宴者。必簪菊。泛黃。猶古人之遺俗也。又以蘇子微漬梅油。雜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顆。名曰春蘭秋菊。

十月朔。人家祭奠祖先。或有舉掃松澆墓之禮者。初八日。則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乳菌棗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月望爲下元節。俗傳水官解厄之辰。亦有持齋誦經者。

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銀花煎湯沐浴。謂之掃疥。

冬至俗名亞歲。人家互相慶賀。一如新年。吳中最盛。故有肥冬瘦年之說。春炊糕以祀先祖。婦女獻鞋襪於尊長。蓋古人履長之義也。

十二月廿四日。謂之交年。人家祀灶。以膠牙餚糯米花糖豆粉團爲獻。丐者塗抹變

形裝成鬼判。跳叫驅儼。索乞財物。並換桃符。門神春帖。鍾馗福祿虎頭和合諸圖。粘貼房壁。買蒼朮貫衆辟瘟丹柏枝綵花。以爲除夕之用。自此街坊蕭鼓之聲。鏗鏘不絕矣。僧道作交年疏仙米湯。以送檀越。醫士亦送屠蘇袋同心結及諸品湯劑。於常所往來者。

除夕。人家祀祖先禮神。架松柴齊屋。舉火焚之。謂之糝盆。烟焰燭天。爛如霞布。爆竹鼓吹之聲。遠近聒耳。家庭舉宴。則長幼咸集。兒女終夜博戲藏鈎。謂之守歲。燃燈床下。謂之照虛耗。以赤豆作粥。雖貓犬亦給食之。更深人靜。或有禱灶請方。抱鏡出門。暗聽市人無意之言。以下來歲休咎者。市面休業。往來邀飲。蓋杭人侈靡。不論貧富。俱競市什物。以慶新年。而光飾門戶。婦女衣服之屬。更修飾一新。皆故都之遺俗也。

● 海甯風俗記

海甯爲鹽官舊治。僻處海隅。俗尙農桑。民風質樸。茲將風俗分誌如左。

婚嫁

訂婚之始。謂之纏紅。富厚之家。聘物恆用金飾。如手鐲如意耳環戒指之類。加以絨線製成五色盆景。光豔奪目。滿盛盤中。謂之花菓纏紅。平常人家。則無如是之財力。或用小紋銀一錠。鑲金如意一事。取一定如意之義。或用鑲金八吉一對。鍍金手鐲一副。取有吉局之義。蓋諧音也。庚帖由冰人送至乾宅。是否以一月爲定。不能過日。一月之中。乾宅須將庚帖請贅者合婚。或赴神廟求籤。如卜之吉。則央冰人向坤宅報告。選日纏紅。否則將庚帖送還。間亦有不問卜者。謂之天婚。庚帖送來時。乾宅以米淘籬一隻。紅筷一把。上覆紅巾。供天井中。設香案一。冰人卽將庚帖安放籬中。不顧而去。迨乾宅已擇定吉期。復請冰人向坤宅接洽。謂之話親。嫁女俗謂出閣。請客設筵。與乾宅同。惟新娘加筭。俗謂開面。等於乾宅新郎上冠。謂之上頭也。新娘拜別祖先曰辭宗。新郎新娘共拜祖先曰廟見。上轎時。新娘花冠由父母爲之戴上。並叮嚀囑付。沿古訓必敬必戒之意。如無父母。則由伯叔父母。或長兄嫂代之。花轎前預設坐椅。新娘袍服端坐。戴上花冠。家長進以肉飯。曰喫上轎飯。然後進轎。轎抵乾宅。

傳於廳前良久。由乾宅預邀七八歲之童孩。盛裝豔服。攜糖湯飲新娘。曰擔糖湯。出轎時。用米蠶直鋪至花燭前。新娘腳踏米袋。曰步步高。代代好。參拜天地。曰拜堂。新人對席互飲。曰合巹。以紅綠綢新郎新娘各持一端。曰牽紅。送入洞房。並坐床上。用菓子遍撒。曰坐牀撒帳。復以盆盛水。新郎新娘同洗手。曰洗和氣手。以甘蔗挑去幃面紅巾。曰挑兜巾。婦姑用粉爲新婦潤面。曰添粧。入晚。奏樂請新娘坐筵。曰坐獨桌。未坐之前。先由其姑坐中間。喜娘導新娘進酒。並頌種種吉利語。曰喫蠶花酒。新娘稍坐進房。另排一席。與新郎對食。旁無閑人。曰喫小夜飯。新娘歸甯。曰回門。新親初來乾宅。曰望朝。奢禮繁文。不勝殫述也。

喪葬

凡人死後。先用水抹身。將帳子撤去。停屍床上。頭旁點油燈一。並點小蠟燭若干枝。以死者之年歲計。（爲四十九歲。卽點四十九枝。）一面燒草鞋於喪家之左近。蓋爲死者之轎夫而燒也。另將死者舊時所著之衣服。疊成一包。上用紙條書明死者

姓名。孝子某某焚化字樣。黏封包上。由孝子跪焚。曰燒包。人死後立延陰陽生。卽羽士之屬。將死者年庚及其家屬生肖推算書成一紙。斜貼於喪家門外。曰批書。上載何時小殮。何時大殮。何日迎神。（迎神卽回煞。俗呼接告。）以及冲忌等類。未殮之夕。雇尼姑多人。陪夜通宵達旦。曰念夜佛。至戚聞耗。先來拜奠。曰探喪。所以弔死者而慰生者也。翌日安設靈幃。柩停於幃後。衣衾咸備。將屍歛出。安放材蓋。謂之小歛。稍待數小時。卽歛入棺內。覆以衾被。用五色布縱橫環繞。結成柩槨紋。曰結窰。僅露面部。再停片刻。卽用紅綢蓋好。謂之封面。然後蓋棺。迎神之日。先於死者原臥處安設靈床。以死者臨死時所穿襯裏衫褲平鋪床上。上用紙錠盤成頭形。復用角黍四枚。分置於袖褲管口。成手足形。中用饅首一枚。置肚腹之間。幻成一人形。床下以爐灰平鋪。事畢後。驗死者魂兮歸來否。或云有人跡鳥獸迹。顯於灰上。亦迷信者附會之說。未可信也。魂亭以紙竹糊成。俗呼座頭。自迎神之日起供設。富有之家。向冥器鋪定造。規模宏敞。儼若樓台。旁嵌楹聯。或書月鏡水花。浮生一夢。紙窗竹屋。小

住三年等字樣。左右有紙製童男童女各一。手執茗盤煙筒。分立兩旁。初死七日內。於靈席旁供牌位一。上書森羅殿上。掌首七星官。引魂使者之神位。中插箸一。不知何所命意。七日後卽行焚化。清明冬至夜。家屬必哭於其靈。而魂亭俗例不得過第三冬至。必須撤去。謂之除靈。又曰化座。除靈之日。上午鋪設尙白。仍爲喪事。下午一律易吉。懸燈結彩。彷彿喜事。入晚用鼓樂前導。由孝子等將魂亭扶出門外。家屬跪送。迨焚化既畢。均穿吉服而進。原設靈席地位。置梯一。上覆紅毡氈。一下置炭火盆一。未知何意。翌日設祭祖先。加杯箸一副。謂之熱淘羹飯。言此後死者與祖先同享血食也。至於營葬。或未幾卽葬。或數年再葬。或久停不葬。並無定期。蓋惑於風水之說。冀先人遺骸獲牛眠吉壤。子孫可享幸福。此種迷信。比比皆是。不獨海甯爲然也。

節令

元旦黎明。卽須接灶。並供設井泉童子位。初二夜謂之小年夜。初三謂之大年朝。初四夜大都接財神。初七謂之人生日。以秤稱人。十三日謂之上燈夜。是夜起。至十八

日止。可接淘籬頭娘子。法用米淘籬一只。倒覆中插角針。下鋪白米。簪以紅花。戴以女帽。設香案。年糕淨茶各一杯。旁立婦女二人。以手指抬起淘籬。口中念念有詞。（茶冷了。糕硬了。淘籬頭娘子好來了。）如是者三遍。其淘籬自動。舉家即以本年吉凶問卜。亦卜紫姑之類耳。十八日謂之落燈。而新年畢矣。清明夜必備酒菜。謂之清明夜飯。鄉間非常注重。蓋喫過清明夜飯。大家須育蠶也。（俗諺所謂清明穀雨旺修蠶。）端午與他處相同。插菖蒲。飲雄黃酒。七月十二夜接祖先。家家裏甜餛飩。七月半謂之鬼節。八月半謂之人節。十月朔謂之十月朝。須敬祖先掃墓。與清明節同。所謂春秋二祭是已。十二月廿三日送灶。除夕喫年夜飯。無非佞神媚佛。頌吉祥語而已。

禁忌

年初一不喫湯淘飯。蓋言喫了湯淘飯。出門必下雨也。正月十五以前。不喫豆腐。蓋因弔喪。曰喫豆腐飯。故以爲不吉也。年初一不掃地。蓋恐掃去財氣也。育蠶時往鄉

間。不准扣門。蓋恐冲去蠶花也。小兒種痘。頭紮紅布。防染天花也。女孩穿耳。須七夕。爲穿針日也。此外俗例。均與他處相同。無特殊異點耳。

● 於潛避癘鬼之迷信

於潛人迷信甚深。對於寒熱病之傳染。不知係病菌之故。云是寒熱鬼作祟。于是而有躲避寒熱鬼之風俗。凡染有寒熱病之人。在寒熱未發之前一日。預先向親友說知。言明日早晨。我須來你家中。請你合家不必問我。迨至次日。天將黎明。卽就床上奔竄至親友家中。親友知其故。亦不問其所以。祇請其盥面。請其飲茶。或請其食飯。坐過片刻。卽回到自己家。以秤一桿。艸鞋一雙。乘無人之時。在路上劃數下。跑數個圈子。云如此便不至再發寒熱。若是在路上之時。或是在親友家中。有人問其如何。這早起身。其法便不靈矣。但是行之者甚多。而有效驗者。亦不多見。亦可見斯事之出於迷信。以就醫藥爲愈也。

● 嘉興農民之生活

嘉興北門外十八里之下陸港。港南港北。泰半業農。衣履儉樸。平時所著者。爲自織之布。客衣則爲錦綢。最華麗者爲絲綢。有紅綠紫藍等色。女子著布裙。終日不離身。所飲之水。自河中吸取。所食之米。係自所耕種。貧苦之家。田收不足。始糴米而食。菜蔬亦係自種。故除油鹽以外。概不仰給外人。其所居之屋。概用磚瓦建造。惟甚低淺。前面有田場。間有草棚。爲養六畜或堆積什物之所。其主要職業爲耕種。一年生計。需賴於是。其次爲養蠶種桑。此外之副業。爲種植楊柳果樹菜蔬菱藕及畜牧漁業。婦女除養蠶耕種外。亦從事紡織。其一年中之作業。只正月及十二月爲空閒之時。正月上半月往來作客。或從事娛樂。下半月男子墾桑地。女子做鞋襪等。二月在桑畦上芟草。下瓜蔬豆菜等種子。三月最忙碌。採桑飼蠶。均至緊要。田地尤須照顧。故農民於此時往往飲食不飽。睡眠不足。四月蠶已上簇。卽預備繅絲。繅絲畢。卽收豆割麥播穀。故農諺云。跨出絲車。踏進水田。五月須鋤田灌水插秧施肥芟草。男女皆形忙碌。六月秧已插畢。仍須加肥灌水除草驅虫。七月田中只須加水芟草。婦女織

綢者亦預備絡絲。有於蠶事後即織綢者。八月桑田中須翻墾泥土。播種菜類。種菱之家。於此時採菱。早熟之稻亦於此時收割。九月稻熟。各人携鎌刀往田中割稻。稻割畢。須將田中翻轉。作成畦壟。預備種豆麥。十月穀已登場。婦人多入田種菜麥豆等。十一月打穀礱米。且須預備繳納租稅。婦女皆從事於紡織。十二月爲農隙之時。男子修補器具。或作小事。女子從事於女紅。總之一年中三時最忙。一日蠶忙。即養蠶。二日水忙。即種稻。三日旱忙。即收穫。若蠶事興旺。五穀豐登。即熙熙皞皞。安度新年。否則愁容滿面。奔走告貸矣。其俗至誠樸。重交誼。互助力頗強。鄰里有事。必盡力助之。親戚往來頗密。遇婚喪等事。大率完全出席。

●湖州問俗談

湖州。前清府城也。民國成立。改名曰吳興。東北與蘇省交界。西北與皖省毗連。山水圍繞。離太湖甚近。人民以蠶桑爲生涯者。居其多數。出產絲綢爲大宗。毛竹松木次之。笋藕魚菱玫瑰花又次之。城係屬於水鄉。橋梁殊爲不少。雖非通商之埠。而市面

極盛。人烟稠密。農夫勤耕。故無荒蕪之田。不毛之地。惟迷信最多。茲分類錄之。

婚娶之迷信

在婚期上數月曰通信。（即男家央媒通知女家婚期也。）上數日或十餘日曰行盤。（即男家將手飾衣服送至女家也。）上日曰行嫁。（即女家嫁妝送至男家也。）當日晚曰回門。（即新郎赴女家叩見岳父母也。）緩八日或十二日曰望朝。（即坤宅至親來乾宅望新郎也。）至於文定納采各禮大致與別處相同。不出周禮範圍之外。不細錄。茲述其迷信風俗如次。

（1）和氣湯 新郎新娘回房後。預備蓮子桂圓湯一大碗。先從新郎新娘以及來賓男女老幼。挨次均飲一口。爲呈和氣之象也。

（2）演戲 新娘未到門之先。於床上下。或置袱一條。或扁担一個。俗語曰扁扁伏。欲使新娘畏忌翁姑之意。（袱借作伏也。）然新娘進門。亦有立門檻及私坐新郎袍角等事。亦係制伏翁姑並夫之意。此則亦可笑之一事。惟行之者甚鮮。

(3) 開庫 女家所嫁來衣箱內均用褲子蓋面。俗語曰開箱見庫。(褲借作庫也) 又新娘初次動針。須先做褲。其義與上述相同。

(4) 鬧房 新郎新娘合卺回房之後。至三朝。衆來賓時赴新房鬧房。或塗臉扮女。裝成妖醜之態。戲弄新人。或擲足看手。口講遊嬉之談。種種興趣。出人意表。無非意欲引新娘一笑耳。無論如何喧鬧。主人不但無言。且以爲愈鬧愈發。喜可加倍焉。

死喪之迷信

凡衣衾棺殮之奢儉。視其家貧富爲之也。逢單日成殮。或一或三。並無一定。如值天熱。於當日小殮。(小殮者先將屍身入棺。蓋小板一層。)三日大殮。(大殮者卽釘棺蓋而言。)親族送禮。近者送素菜一席。或普佛一堂。(普佛者。僧道來念之經也。)以及大米飯大米餅之類。遠者送棉帛銀錠是也。至喪俗迷信。不一而足。分述如後。

(1) 孟婆湯 俗傳人死後。須食孟婆湯以迷其心。故臨死時。口啣銀錠之外。並用

甘露葉做成一菱附入。手中又放茶葉一包。以爲死去有此兩物。似可不食孟婆湯。並有杜撰佛經曰。手中自有甘露葉。口渴還有水紅菱。此兩句於置放時。家屬喃喃念而。

(2) 剝衣亭 凡人死後。俗意須經過此亭。若不預先說明。必受惡鬼所剝。故於臨終穿衣時。家屬婦女。對死者亦誦杜撰經數句曰。爾件衣裳那裏來。我件衣裳家裏來。文武織補太監裁。觀世音娘娘開領做紐攀。彌陀穿去不回來。隨穿隨念。以爲死者免遭剝衣也。

(3) 血河懺 凡婦女產後而死。家屬恐其入血河地獄。爲代其超生。塑一死者草像。身穿披掛紅裙。挂入僧廟大鐘之中。將鐘晝夜徐徐而撞之。每至七日加一蒲團。(卽草做拜墊也)旁有和尚念經。如是者。歷四十九日。計七蒲團加晝。然後親族俱來。延僧數十。卽在此廟念呪作法。舉放烟火。並造許多紙人紙馬。以及城垣橋池惡鬼等類。連同所塑之草人。一併焚化。卽所謂破開血河池。死者超生也。

(4) 靠穩把定 凡人臨死時。氣尙未盡。而先將其坐於桹桹或巴斗之上。穿衣。爲後代將來靠得穩。把得定之用意焉。(桹借作靠。巴借作把也。)

(5) 不食肉 兒女殤後。父母有百日不食豬肉之戒。以兒女是骨肉。既已亡。不忍再食也。

(6) 買路錢 凡出殯時。棺材前面。沿路拋楮。恐野魔攔住死者。此爲買路出錢之意。

(7) 破法 凡年老壽終。恰遇八十一歲。俗目九九八十一。財數算盡。後代有窮敗之意。故用算盤一具。拆散。俟死者將氣絕時。隔窗洒出。卽謂破法也。

育蠶之迷信

育蠶。於清明穫種。穀雨節担蠶。隔七日爲頭眠。(卽蠶脫壳也)再六日爲二眠。又四日爲三眠。又隔七日曰四眠。再隔五日曰上山。(卽將蠶放入草內。做繭之謂也)三日曰回山。(卽採繭也)其中有熱棚冷棚之區別。熱棚者。棚下生火薰蒸。取其做

繭之速也。冷棚者。不用火薰。由其自然而成。爲日稍遲也。起收之早晚。眠日之短長。大略相等。卽有參差。亦不過三日左右耳。其育蠶之迷信。亦忌諱多端。(1)於清明節後。凡育蠶者。均須接青龍。退白虎。用魚肉香燭之類。大門口貼紙門神一對。未貼之前。亦必先行齋供。俗謂不如此。則收成必薄也。(2)如担蠶之後。除自養蠶者外。閒生人等。概不宜直入蠶室。及大聲呼喚。或穿孝服者而進。則恐冲犯外邪。有不吉利也。(3)蠶室內。如見有蛇者。不敢驚呼。以爲是青龍降臨。隨卽齋供。聽其自去也。

生產之迷信

凡婦人懷娠。將於臨盆時。俗語云有邪鬼爭奪投胎之事。於是高燒紅燭。以避邪祟。嬰孩滿月剃頭之後。須與舅父懷抱前走。姑父撐雨傘遮於嬰孩頭上。隨之赴街遊行一圈。俗意以爲將來不懼生人焉。至小孩體弱多病。有用紅封紙袋。向熟識別姓人。派取錢文。苟滿百家。卽將所得之錢。購製項鎖一環。圍於頸際。俗意使帶之。關煞開通。身無疾病也。

舖戶之迷信

店舖中輒有種種無聊之忌諱。如有犯者。生意即不順適。亦迷信之風習也。錄如下。

- (1) 不許坐於櫃上。
- (2) 不許立於店門檻上。
- (3) 不許拷帳桌。
- (4) 不許朝店小便。
- (5) 不許學徒朝外掃地。
- (6) 不許店夥朝裏坐。

船戶之迷信

船戶亦有種種迷信。如犯者據言不利。錄如下。

- (1) 不許將筷架於碗上。
- (2) 不許當船頭小便。

(3) 不許在啞子橋下開口。(湖屬橋梁最多。內中有數條如船過橋下未能開口。言者必遇碰傷或傾覆之虞。故曰啞子橋。如何出典。未知其詳。)

(4) 不許兩船用鐵練並同帶住。

(5) 不許載死人。

(6) 不許男女搭客在船上交媾。

燒香之迷信

婦女進香。不可勝記。如逢某月某日。謂係某神誕辰。則相率入廟拈香叩拜。迷信已極。茲錄其最熱鬧者於後。

(1) 正月初九日。燒玉皇大帝香。

(2) 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及九月十九日。燒觀世音菩薩香。

(3) 三月二十八日。燒東嶽大帝香。

(4) 四月十四日。燒呂祖仙師香。

(5) 六月二十四日。燒雷祖香。

(6) 七月三十日。燒地藏王菩薩香。

(7) 八月十五日。燒斗香。

視聽之迷信

每日所見所聞亦多忌諱。遇其所謂吉者則喜。遇其所謂凶者則戚。誠迷信之奇談也。

(1) 看見蛇脚。曰須遭病殃。

(2) 看見雞飛上屋。曰有火災。

(3) 看見燈火生花。曰有財氣。

(4) 看見師姑。賭博者見之曰不利。

(5) 聽見老雅叫。曰有口舌至。

(6) 聽見喜鵲叫。曰報喜信。

(7) 聽見狗哭。曰有火災。

●湖州歲時紀

正月元旦。鄉人晨興必遲。俗名曰眠蠶花。惟城中則不然。

正月初四日。夜接財神。用三牲糕糰等類齋供。城鄉各鋪莫不皆然。倘店主擬歇某夥。是日不令其拜神。卽示意不聯生意也。

正月初七日。家家吃疊砂團子。俗名曰人口糰。食者可一年人口平安。

正月十一日。燒南堂香。離城一站地。曰石塚村。有廟曰南堂殿。塑男神曰南堂廣靈。俗呼爲親伯。女神曰太君夫人。俗呼爲親姆。如人家生男女小孩。俱寄名與神像爲乾兒。可保長壽。在六十歲以前。年年屆期至廟拈香。倘已完姻。則夫婦同去。名曰燒團圓香。

正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北城外耿家匯。每夜各鋪戶沿街燈彩盛懸。鑼鼓喧鬧。觀者極多。俗以爲若無此舉。必遭水災。

三月十三日種花之期。愛花者是日將各色花子下種。開則必盛。

三月初三日。凡婦女小孩。頭簪薺菜花（卽野菜花也）。俗云可避一年頭痛之病。三月朔日至月杪。此一月內。人家遊東嶽廟。鄉人來遊者。先燒香。後至殿右擊鼓數聲。名曰蠶花鼓。以期養蠶收成好之意。

三月朔至四月杪。白雀山。道場山。兩處僧廟。蘇省人來進香者。絡繹不絕。據云白雀山殿後之竹。爲觀世音所植。食之可以明目。故來者必採一撮而返。然兩山之景秀。廟宇之宏敞。樹木之蓊翳。道路之平坦。固較他山爲佳勝多矣。本地人作遊覽春景者。最佳之地也。

清明日遊顯山。卽踏青之意。顯山離城二里。

四月初八日。有食黑芝蔴糯米糰者。以爲可免毒蚊吮囓也。

四月十三日。遊雲巢山。上有呂祖廟。是日呂祖誕期。善男信女。結隊成羣。赴山燒香者有之。一般好熱鬧遊覽者亦有之。

立夏日。稱人。諺云不稱者蛙夏。（蛙夏者。卽畏夏之意也。）

六月初六日。俗名貓狗生日。如家畜有貓狗者。均欲替其洗浴一次。同日織綢匠或鄉人吃麵食居多。按南路鄉人云。以爲將來死後。可以抵銷陰債。而北路鄉人。則稱不然。其中究何用意。尙未深悉。

七月朔至月杪。城廂各村鎮。均延僧道。沿街搭台念經。名曰放燄口。係追荐孤魂之意。或一家獨行。或多數家合舉。皆可舉行。日期之遲早。則亦不一。總之不出七月。此通例也。

九月初九日。遊獵山。名曰登高。山在西北隅。離城甚近。

十月朔日。天氣近寒。俗語云。十月朝。十家小戶穿綿襖。（綿襖者。非棉花之棉。乃絲綿之綿衣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神上天。用松柏紙。轎楮箔各物。並將神馬呈粘糖一塊。按俗意爲塞滿其口。免上天多言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吃豆腐渣。俗意可解一年殺生之過。

十二月三十日或二十九日。家家食年夜飯。飯餐之豐儉。碗數之多寡。須視其家主一年來境遇爲轉移。除必備者外。其餘不勝枚舉。而有趣者。如食雞蛋曰元寶。茹茹曰時來。芋芳曰運來。俗云食之則來年可萬事如意。交運發財也。

十二月間無論居家鋪戶。皆須敬神。俗名曰拜利市。所供者無非招財利市。立壇城隍。土神像馬張也。用猪頭牛羊肉鷄鴨魚蝦等類。陳設豐厚。如有財力不逮之家。則備物減少。若有重服在身者。改換名曰拜五聖。然各法同然。不過名目更變。猪頭換肉而已。因既已喪人。不能利市。故改曰五聖。惟敬神之日。遲早不一。悉聽舉家者之有暇。而於是月爲最多也。

又二八兩月不造灶。正九兩月不遷屋。

● 湖州養蠶之迷信

湖州人泰半以養蠶爲業。每屆養蠶之期。各家購極大花紙二張。貼於門上。謂之門

神將軍。亦有赴廟中焚香禱祝者。謂之拜蠶花五聖。其用意在乞憐於神之默佑。使蠶花旺盛也。又當蠶初出時。不准生人進門。在置蠶之所。須說吉祥語。蠶長大蛻皮。謂之眠。隔數日爲二眠。待至三眠大眠完全後。蠶即不動。亦不食葉。俗謂起仰。是時用稻草製成之架子。將蠶置諸草上。下用火罐使蠶感熱。即可吐絲做繭。謂之上山。

●定海人食物之僻性

定海人民之習性。專喜食醃臘腐臭之物。試述之以見其地風俗之一端。莧菜之老幹。定人呼爲莧菜幹。用滾水煮熟。置於罎中。以鹽醃之。經半月餘。覺有臭味。然後取而食之。他如醃茄子。醃冬瓜。醃白菜。亦復如是。不俟其臭腐不食也。俗云（三日不吃臭鹹菜。脚步跑不開）可謂荒謬極矣。又陰歷十一月間。定海人家須自做年糕。其少者做一石米。多者做兩三石四五石不等。做成後。置缸中。以天落水浸藏。歲內除送年謝神外。餘者俟開年正二三月間。出以請客。時年糕已有酸味矣。或有藏至對年十一月。年糕已腐爛成漿。而定人食之。尙津津有味也。按此風不獨定海爲然。

浙之紹興。蕭山。諸暨。上虞等處。無不如是。其何以喜食醃臘腐臭之物。殊難索解也。又定海民智固蔽。至今迷信未除。試舉其立夏食品。即可知矣。

(一) 蛋。雞蛋或鴨蛋。置鍋中煮熟。分送親友。俗云蛋之形狀白而且肥。立夏日食之。可以使身體肥壯。一如蛋白而且肥也。

(二) 筍。每年立夏時期。雖略有早遲。總在春末夏初。是時筍正旺盛。立夏前一日。定海人家。咸須買筍。及至是日。將筍煮熟。合家分食。其用與食蛋相同。俗云筍爲竹之嫩芽。竹與足字音相似。立夏食筍。即能健強足力矣。

(三) 糯米飯。此飯用糯米雜豇豆煮成。俗云立夏日食之。夏季可免誤食蒼蠅之害。蓋豇豆在糯米飯中。恰似蒼蠅死於飯中之狀也。以上種種。純係出於迷信。毫無道理。吾願定海人亟革除之。

● 紹縣做平安戲之風俗

紹俗稱五六月爲凶月。所以每年此兩月中。該地必有做平安戲之事。先於五月初

間。每鄉村中。由一發起人。向各家捐款。款既捐到。於是選一日期。在土地廟開演。該戲日夜都有。日間所做之戲。與平常之戲相同。惟一到天色傍晚。便有許多伶人。扮着魔王及小鬼種種可怕的裝式。排着隊伍。更附以鑼鼓旗幟。在村中巡游。俗謂召喪。據云。係召集一般小鬼。去看戲之意。此時更有婦人和小孩去看。頭上插遍桃樹枝。或桃樹葉。云可避鬼云。

召喪完畢。伶人始上戲台演戲。戲目多演目蓮救母故事。惟戲劇之外。還要扮許多惡鬼之形狀。在戲台之下舞跑。迨至明天。將惡鬼趕到台下。云是將鄉村中惡鬼一律趕去之意。近村婦女。呼朋喚友。前來看戲。非常熱鬧。惟必須看至天明。始可回去。蓋若不終局而散。必有真惡鬼隨之而去也。

當晚做戲之時。又有多人。以冥鏹紙錢等。沿路向有墳墓之處焚花。俗稱燒孤墳。

●紹縣之女兒酒

女兒酒者。紹興鄉人於女子初生之年。便釀此酒。待出嫁時。始開用之。此各家祕藏。

並不售人。其花饅大酒。悉是贗本。且近日人家蕭索。釀此者亦復寥寥矣。

● 蕭山問俗記

蕭地風俗淳厚。近來已稍趨奢華。生活程度。亦高於前十年者二倍。東部鄰近紹邑。縛節尤多。分錄於後。

婚禮（其他吉禮附之）

婚姻尙媒妁。一切皆父母主之。毫不容子女置喙。設出一言。則戚黨族閭。傳爲怪事。至如自由結婚。自由戀愛。更非夢想所能及。

1 介紹。有所謂媒婆者。探知某家女當嫁。某家子當婚。則奔走爲之說合。或某家知某家有女。與己子年相若。則使若輩爲之說合。反之亦然。

2 請庚。兩家既有成說。於是用開合之法。或此請彼庚。或彼請此庚。小家以口傳。大家以筆述。命瞽者卜之。卽以瞽者之吉凶爲吉凶。卜既吉。然後男家具求帖并禮。送至女家。女家具允帖并禮。回至男家。從此正式訂定。不能翻覆矣。

3 發盤。有發三次者。二次者。一次者。第一次定時。男家以乾果喜蛋紙花銀洋等等。送至女家。女家回以回盤糕等。名之曰定盤。第二次送以正頭燭麵等等。正頭有四件六件八件十二件二十四件三十六件以至四十八件不等。皆衣料也。其回以裳也。大家亦必如其衣料之數。普通則四或二而已。不視衣料之多寡也。其尤窮者。則從事貸借。事後兩相歸還。以償借主。陋俗如此。作偽如此。不知是何用意也。此次名之曰大盤。第三次至吉期將近。有以銀洋乾果等送至女家。名之曰開面盤。普通曰一盤者。指此。但其作用。實包括三次也。其聘金自四百金至數十金不等。視家之貧富而定。甚者視聘金爲代價。彼此斷斷爭論。無恥之事。無以復加於此。然此在貧家則然。大家則不甚計較也。

4 結婚。結婚前數日。女家將所嫁之床桌器具箱籠被褥等等。送至男家。名曰發行嫁。其物亦大有等差。有所謂八只八口。六只六口。四只四口。二只二口。一只一口。一頂一箱者。八只八口。八大箱八中箱八小箱八櫃。其他桌榻等等稱是。餘皆以是。

類推。至於一頂一箱者。僅一箱一櫃。他物稱是而已。自二只二口以上。則有床榻。自二只二口以下。則無有也。（亦有例外者。然大略如是。）其尤貧者。僅一裏衣。一床被已耳。大約四只四口。二只二口。最爲普通。至於八只八口。及一裏衣。皆絕無僅有也。妝奩既至。乃陳列於新房。任戚屬之觀覽。其桌上陳設者。皆錫製磁製。間有銀者。非如吳門之有金銀台面也。後數日。大燕賓客。至晚發轎。以途之遠近。定發轎之遲早。發轎之先。長者秉燭持鏡。入轎照其四隅。名曰搜轎。蓋恐妖祟之入也。搜轎畢。然後發轎。鼓樂旗傘前導。轎至女家。新婦之母。在堂哭之。意蓋惜別也。上轎有走與抱之別。走者不復哭。抱者。其兄若弟。抱而納之於轎。其母哭送之。既至男家。有所謂祝壽者。擇親戚中最老而吉者。以杖叩其首。口述吉語。名曰祝壽。祝壽畢。然後交拜。先是。新郎沐浴。薙頭。擇戚中之吉者。二曰順利人。助之沐浴。以後燃燭者。亦以此。既畢。乃吉服以俟。既至。新婦左立。新郎右立。先跪拜。後交拜。鼓樂雙燭前導。新郎新婦各持紅帛之一端。相引入洞房。意殆紅絲繫足之謂歟。次日廟見後。族戚以次相見。名

曰見親。然後燕饗。新婦高坐堂皇。蓋舅姑燕之也。名曰坐席。新婦雖珍錯滿前。飢腸轆轤。決不敢嘗一嚙。下午。以四女郎陪新婦燕飲。亦不一舉箸。形式而已。名曰坐頭次飯。飯後。樂者鼓樂送一小土偶入洞房。名曰送子。又次日。新郎新婦偕至岳家。乃燕新郎。至晚方回。名曰回門。未回門之前。新郎三燃薪。新婦三炒豆。意蓋謂井臼之操。自此始也。回後。新婦居末席。以燕舅姑。其餘瑣事尙多。以無關緊要。故不多贅。

5 彌月。燕饗設祭以外。無他事。

6 望節。至節母家備物送之。名曰望節。大家則終身如此。亦有中止者。其首一年之節。尤視爲重要。

7 生子。女未生子之前一月。外家以衣服鞋襪飾物食品送至壻家。名曰催生。既生彌月。又以前所具物減食物而送之。其他戚族之近者。亦視交情之厚薄。而餽物有差。壻家亦餉之以飲食酒醴。設初生而爲女嬰。則岳家亦以物餽之。惟略減少。至下次生子。而後舉行大禮。是亦重男不重女之惡俗也。

8 週歲。設祭祀神饗祖。岳家戚族。則均以禮物相餽送。乃設燕饗之。其所贈之衣服。較彌月時爲大。非曩日一寸之冠。一尺之服矣。

9 慶壽。約言之。親族送禮物祝壽。壽家餉之而已。但其間亦略有異點。如十齡多由外家代做。二十多由岳家代做。所謂代做者。代備祀神祖之山牲等物而已。非其他一切開支。皆由彼擔負也。自二十以上至五十。不過祀神祭祖禮懺而止。非冠冕堂皇如花甲以上者之必受賀也。

喪禮（凡凶禮皆附之）

喪禮近素朴。然作僞太甚。如舉哀有時也。賓至則哭。客去則止。焚帛則泣。祭止則已。居喪者或背人而笑。人亦不以爲奇。至時不號。人舉以爲怪。夫哭泣由於哀戚而發。哀則不時哭之可也。不哀。又何必哭。或曰。前人之定時而哭者。恐多哭徒亂辦事者之方寸。不能措置裕如耳。是誠然。然終非人情也。

1 殮。人初死。停於床。喪屬跪而號哭。既以三牲向邑廟之方。設祭送之。名曰送無

常祭後。乃面西停於堂。至夜。僧或道踵門。各事其事。或由喪家自雇。或爲親戚所贈。鐃鈸鐘鼓交作。至晨始已。意蓋散抑鬱之氣也。如是或一夜。三夜五夜。以至於七夜。視家之貧富。時之寒溫而定。大約何日大殮。則何日已耳。又命門眷合日時以殮。其殮也。或布或綢。皆須全套。不能絲毫混亂。將殮。親屬一二人。爲之沐浴著內衣。親屬各人。各爲梳髮三次。然後加外服。次第爲之著就。以衾圍之。至吉時。然後殮。最可笑者。將殮之時。長子或長孫。衣殮時外服。鼓樂旗傘前導。往最近之河流。投以錢。買水以歸。歸時。一人候於宇。至以衣權於無權。令末高大呼曰。一稱梢。前頭還是後頭高。殮後。請禮生呼號於靈前。名曰做祭。從此每日每數時一祭。或孝子。或親族。或戚友。分別主祭。然名雖戚友。設祭而禮生則由喪家自請。是項禮生。以儒生而善此者爲之。非大家則無有也。

2 成服 既殮。乃擇一日。使親戚等序親疏。衣凶服。名曰成服。若孝眷等。則死之日。已衣凶服矣。

3 接煞。門眷按照成法推算接煞日。屆期設如丑時死。卽以子時接煞。前列道士後隨孝眷。周行停柩之堂及廚。然後至門外。向邑廟之方。行若干步一回。如是六次。名曰三轉六回頭。蓋狀其臨死之戀戀也。於堂中設死者衣服。狀爲人。設菜以祭。接煞之役。與送無常者必從之。不則雖至親之人。不必與也。（惟孝子不然）

4 七。每七日一來復。設祭。僧道誦經。首七僅以薑醋豆腐祭之。六七必戚屬祭之。諺云六七不食家鄉飯是也。餘七則有贈送懺祭者。然不拘定如六七。

5 百日。至百日。或誦經。或設祭。其差極大。大抵視喪家之家況而異。最貧者亦設祭焉。

6 殯。墳地未曾覓得。或以葬期遙遠。乃有殯之一法。或殯於家。或殯於野。其在外死者。不復能至家。覓寺院殯之。殯之舉。大家多優爲之。貧家不爲也。然往往以覓地不合。或後裔不賢。蹉跎復蹉跎。不可復葬。以致窀穸難安者。比比是也。

7 葬。葬之期大有出入。早者在七中。或百日內。遲者或週年。或三週年。或若干年。

不等。將葬之數日。大燕賓客。設祭。至期。鼓樂旌旗傘扇僧道等等前導。其儀仗有所謂三件者。五件者。七件者。九件者。三件。卽像亭銘旌材罩也。五件者。視三件增高燈主亭。七件者。視五件增神亭香亭。九件者。又視七件增魂轎敲棚。（敲棚亦有易爲供船者。）又有種種紙賀。如開路神回搖頭等。孝子以白布圍之。四隅以人拉而隨之。孝眷則乘轎而從。大家則路中。每若干里設一路祭。或自祭。或賓祭。然名曰賓祭。實則皆喪家邀集之耳。其作僞大抵如斯。故其設祭。胥在熱鬧處也。至旣葬地。命僧或道設磬口。誦經。至吉時。則葬。所葬之槨。種類甚多。有所謂熟槨者。置棺於地。以磚圍之。生槨則預爲製成。而以土覆之。又有所謂石槨者。以石六。形如棺而較大。不復覆土。此僅龜山一隅之大家爲然。又有茅墳者。僅貧家爲之。鳴鑼舉柩。孝子執旛前引。至地以稻莖圍之。每歲一易。此在鄉間則然。城中雖極貧。不爲也。亦有棺之外。卽以土和石灰覆之者。曰灰淋灰葬。城鄉之貧者。皆爲之。

8 忌日。遇死者之生卒日。邀集子孫。正午設祭。其在大家。則立田畝爲祭產。子孫

輪流承值其事。貧家則僅死後近數年祭之。餘惟四節年暮祭之已耳。

9 掃墓。大家分三次。正月備穀果香燭等祭之。（亦有不用穀果。僅用香燭者。）祭畢而焚錠。僅男丁而已。女口不與也。名之曰拜墳年。至清明前後。則畫船簫鼓。男女雜集。名之曰上墳。十月間。則又如正月之例。名曰掃松。貧家則僅上墳一次而已。

10 中元。七月十二日宵分。以乾點瓜果祭之。十三又祭。十五又祭。十七又祭。復擇日。或誦經懺。或放礅口。

11 週年。死者已一年。至死之日。誦經禮懺設祭。其間禮懺亦大有上下床之分。貧家則祭之而已。其他如三週年。十週年皆然。此後惟六旬七旬八旬九旬百歲二百齡等等。做陰壽而已。蓋於死者已漸淡忘之矣。

12 分析。死者有產。或有數子。即須分析。有父母生前預定者。則歿後不甚起爭端。至死後邀集戚族爲之分析。則大費周章矣。名曰分家。其族戚等各備禮送之。而岳家之禮爲尤重。其爭執與否。全視子弟賢不肖而定。綜觀於此。複式家庭之流弊。爲

何如哉。

13 承繼。死者無後。則生前須預爲繼定。不則或大起爭端。立繼有相當人物。須擇其支派之親而賢者。不則其親必爭。訟師乘之。不可收拾矣。

●餘姚迎禮拜之迷信

餘姚縣每當舊歷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有一種迎禮拜之迷信。據云該日爲觀世音大士生辰。人人喫素念佛。以期消災增福。迎禮拜者。係用一種長方形或三角形彩色綢製之旗。大者長丈餘。小亦五六尺。上書觀音菩薩四字。亦有畫觀世音肖像者。令各手執一旗。敲鑼擊鼓。吹喇叭。聚集一處排隊。迨至隊齊。然後各處遊行。各處皆有觀世音廟。皆須演戲敬神。一般愚民。不論貧富。均需樂助。并須各家辦素齋一席。迎請迎禮拜之人。挨戶輪流。數日內日日如是。設有口腹不慎。致吐瀉或頭暈或腹痛者。人不謂其饕餮所致。反謂其不虔心敬神。竟設有種種罰規。甚可笑也。

●餘姚人對於動物舉動之迷信

餘姚人迷信甚多。視家禽野獸之一舉一動。謂皆有主因。如牛打噴嚏。謂主雨也。野鴿鳴如六家埠。亦主雨。如鳴如六家埠紅燈。則謂主晴。鴉夜鳴。謂宜訪火災。梟夜鳴。亦主有火災。家多鼠。主吉。鼠嚙物。主物價貴昂。鼠嚙人之髮。主有喜事。鼠嚙人之脚底。主有凶事。聞鼠鳴如數錢聲。在前半夜。主得財。若在後半夜。則主散財。狗在物上小便。主物價昂貴。狗挖洞。主凶。狗嚙青草。主有雨。狗夜哭。主家有喪事。狗打噴嚏。主晴。螢飛入室。主有客來。紅蜻蜓交集。主大水。蠅多。主年荒。蚊多。主年熟。雞飛上屋。主不吉。牝雞鳴。主不祥。鴨亂叫。主天雨。鴉鳴。主凶。

● 上虞農夫之迷信

上虞農人。相傳謂豆之收成。與雷有密切關係。雷少則收成好。雷多則收成歉。問其所以然之故。則謂豆花心黑。故遭雷殛。此迷信也。不知豆爲天生植物。其花心之黑。本係天賦。天既生之。爲何復殛之。且豆之花心。年年皆黑。有殛有不殛。何也。蓋時當春日。空氣濕潤。淡氣和水分最多。水分乃輕養二氣之化合物。當電流經過時。輕氣

立與淡氣化合爲阿摩利亞氣。卽銹氣是也。銹氣無色。味極臭。豆最忌之。故雷多豆之收成必不好。

●新昌之立夏節

各地風俗不同。故各地食品亦當有殊異之處。試就新昌立夏節食品觀之。或與他地迥然不同者甚多也。

(一)花飯。立夏節午膳人家咸食花飯。卽用糯米烏豆煮成者。因其爲色黑白相間。故名曰花飯。

(二)黃魚。此魚多產江中。又名江魚。體金黃色。立夏時售此魚者甚多。蓋蓋一種時鮮食品。人家咸須購食。用蒜及醬油烹之。用以佐膳。味甚鮮美。

(三)燉肉。猪肉固尋常肴饌。平時亦有出售。特至立夏節。人家咸須購食。以應時節耳。

(四)鹽蛋。鹽蛋之醃法。先將稻桿灰浸鹽滷缸中。然後放鷄蛋或鴨蛋於缸內。約

一月間。蛋已變爲鹽性。由鹽滷取出。洗淨鹽灰。於籠內烤熟。味甚香美。

(五)健脚筍。立夏時之筍。亦一種時鮮食品。食時去其外籜。煮熟後。加醬油麻油。味甚鮮美。俗傳立夏時食筍。可以健脚。故名健脚筍。

(六)蠶豆。蠶豆亦立夏時食品之一種。置釜中。加鹽少許。煮熟食之。味頗佳。

(七)酒釀。酒釀味甚甜。人咸喜食之。其製法人盡皆知。茲不贅敘。

(八)櫻桃。櫻桃之味。初時頗澀。熟時甚甜。新昌產之甚少。故視爲無上貴品。

(九)青梅。青梅色青。味澀。立夏時人咸食之。其意無非應時賞新耳。

● 天台問俗記

天台土瘠民貧。風醇俗樸。男務稼穡。女勤織紉。服食儉約。不尙華靡。近年以來。風氣亦漸侈矣。其人雖彬彬不足。而厚重有餘。學者能以道藝著。仕者多以氣節顯。男敦孝悌。女慕貞潔。孝子節婦之坊表。名臣鴻儒之祠宇。相望於闐闐閭閻之間。(有孫齊氏者。夫死不嫁。手築翁姑夫壻之墓於赤城山上。而寢處其旁。孤幃自守。垂數十

年。以苦節爲當道所旌。其人至今猶存也。台人多合族而居。重宗誼。善團結。族中有爲外姓所侮者。則羣起而與之爭。黠者利用之。遂成械鬥之風。往往以一二人眦睚之嫌。各糾族人。約期械鬥。鳴砲燃槍。如臨大敵。官吏坐視。莫能禁止。迨事後勘驗。則伏屍遍地矣。雖嚴懲重辦。其風終莫能革。蓋族中渠率。多邑之巨紳。舉聲一呼。數十百人。可以立集。風潮起伏。決於一言。闔族既依之以無恐。其人亦挾衆以自重。官吏末之如何也。台人於好鬥之外。又復健訟。恆有以雀角細故。涉訟法庭。僞造案情。私設佐證。傾家蕩產。以求一勝者。噫。使台人無好鬥健訟之敝俗。可與三代同風矣。天台山多於地。農產多雜糧。若麥。若玉蜀黍。貧民饔飧之所資也。中人家。日必食麥一次。鮮有終年食稻者。服飾嚮多樸素。男女皆布衣。鮮有曳羅綺者。惟新婚及節序慶喜。稍加飾。今則紅紫繽紛。日尙華靡。少年子弟。亦有紈袴者矣。住屋之壁。多以石爲之。天台多山。而產石。價廉工省。故多用之。俗嚴內外。婦女多閨居。生客罕有能見其面者。卽節序慶喜之時。闐闐里巷之間。亦無婦女之蹤跡。其貞潔有足多者。

婚喪之制。頗循舊禮。厝棺多用石槨。拘忌風水。停棺不葬。以致里巷之間。閭閻之內。邱墟之地。道路之旁。厝棺縱橫。人與鬼鄰。既礙衛生。復乖古制。識者譏之。祭祀縉紳大家。有家廟。細民多從寢堂設龕。四時之祭。元旦。上元。清明。端午。中元。重九。冬至。除夕。各以時物爲荐。而上元之祭。尤爲一年中之鉅典。各家廟皆懸其祖先生像。設籩豆。陳宗器。合族聚祭。以致誠敬。祭後。任人入內觀覽。一入其中。則追遠探本之思。孝友敦睦之心。不覺油然而生。天台居民多卑陋。而家廟則無不軒廠宏麗者。

● 天台歲時紀

元旦夙興焚香拜天。次祀祖先。少年拜尊長。燃長壽燈。啜五味粥。以祈五福。旋詣戚黨拜賀。城居者婦女晨興登城遊眺。謂之遊城。元月八日祀神。是日各鄉之婦女。連袂進城禮佛。城隍廟東嶽宮以及大小雜祠莫不燈燭輝煌。香烟繚繞。婦女拜跪其間。手持念珠。口宣佛號。幾於不能容足。卽城上之小廟亦人滿其中。婦女年事多高。間有少艾。然甚鮮也。

元夜張燈。自十三日起。至十八日止。官廳弛禁。俗重十四日。是夜先祀祖先。闔宅團聚。男婦在外。苟無他故。例必歸家。凡索逋逮捕等事。概行停止。闌闌之間。簫鼓殷闐。遊人雜沓。頗有熙皞之象。上元前後。鄉民聚衆釀資。舞獅爲戲。舞獅之後。繼以技擊。先幼後長。以次遞演。每終一劇。恆至二三十人。皆於新年閒暇。延師學習。久鍊功深。然後出而相競。以博聲譽。各村皆然。相沿成習也。

清明掃墓。懸紙錢於墓上。採莖作餅。以備寒食。

二月十二日。俗傳爲城隍誕。禮佛者甚盛。遠方婦女多襪被來城。日夜拜跪。起臥於佛座之前。街市則張燈演劇。凡五日而後止。若夫良晨勝日之禮佛於國清高明等寺者。則尤不可勝紀。

二月十八日。爲國清寺傳戒之日。蘇杭之人。皆來頂禮。常至四五百人。

端午以角黍相餽遺。兒女繫五色長命縷。採榴花簪之。謂可以避惡。用菖蒲雄黃泛酒。速客。謂之泛菖蒲。

中元節（七月十五日）各祀先荐新。僧家作盂蘭會。夜放水陸燈。

中秋俗重十六夜。設果餅餌。召賓以觀月華。

重九登高飲菊酒。插茱萸。蒸米爲糍。各相餽遺。

臘月廿四日以牲祀神。謂之謝年。其夜闔家治筵聚飲。凡索逋逮捕等事。皆不得行。其俗蓋始於清初。爲邑令戴公所創。使貧窮之戶。得於是夕優遊度歲。台人至今稱之。

除夕懸祖先遺像於中堂。少長歡集。共相守歲。

● 蘭谿縣嫁俗瑣記

婚嫁全憑媒妁之言。文明結婚實屬罕聞。女子嫁人三日後必返娘家一日。名曰回門。凡新嫁婦人其第一時節。決不能在娘家過宿。至於冬節。不論新娶與否。亦不能居住娘家。諺曰。過個冬。去個公。言婦人若在娘家過冬節。來年定害死其家長也。纏足之風。城區稍懈。鄉間則如故。村婦兒女子之天足者深恥之。

虐待養媳及婢妾之風甚盛。凡婆母（蘭溪稱姑之俗語）及大婦主母殘忍者。往往橫施毒苦。慘不忍聞。

社會上一般人均視賣女爲婢妾爲慘無人道。故民家不准賣女子爲人婢妾。倘有違者。族人卽不承認其爲同譜焉。（俗謂隔出祠堂）

臨產之婦。必令其速回婆家。否則至將產時。令穩婆扶至荒野。架鋪以居之。然苟先時由壻家付以若干之賃金。立一賃契。則不在此例。

婦女以多纏足故。無習農業者。惟游埠等區。有少數僑民婦女。耕種樵薪。與男子等。江山縣婦人僑居此地者。多習漁業。本地人則未之見焉。

工業有三種。甲織布。此間產棉頗富。杜陽永昌等區。多以織布爲業。然拘守舊法。銷路日形閉塞。乙織草鞋蒲鞋。殿山甘溪平渡等區。多事此。比鄰諸邑。皆仰給之。且有運往湖州嘉興等處者。亦女工出品之大宗也。丙製冥錠。城區婦人爲之。每日可得百餘文。

溪西區蠶業最盛。各區亦飼之。惟只有初次兩次耳。食料惟桑葉一種。

中年以上之貧婦。爲人廚役及洗浣買辦等事。每月除膳食外亦可得一元左右之酬勞。

女子教育極爲黑暗。欲求一女子高小學校而不可得。故女子智識極爲鄙陋。近雖有女子蠶桑傳習所及女子模範學校之設。然均在城區。且亦未能發達。鄉間國民學校之女生人數亦甚少。

● 金華城隍散糧之風

金華縣每逢清明前一日。或後一日。舉行城隍散糧。屆期三四人扛着城隍神像。在街上亂跑。後隨十數人。手執鋼叉。或刀劍。面目黧黑。裝作種種奇怪之樣。名曰小鬼。其時市上做生意之人。無論陳列如何之物品。如被小鬼看見。總須搶完。但是被搶之人。不怨言。并云生意可望格外興盛。可謂奇怪之至。城隍神像在街市遊過一週。然後扛至北邙荒塚之處。焚化無數紙錢銀錠。意謂城隍卽以此散給孤魂野鬼也。

焚化完畢。然後將城隍扛回廟中也。

●麗水之天貺節

舊歷六月六日爲天貺節。麗水有一種奇俗。相傳陳玄奘自西天取佛經來中國。經大海時。曾墮海中。爲水所溼。故天貺節。麗邑有晒經之俗。誠奇事也。晒經之人。大半爲婦女。各寺院廟觀。咸有婦女晒經。有晒一廟之經者。有晒數廟者。有晒全邑各寺觀者。但晒經雖定爲初六日。而晒經婦女。初五日晚間。卽羣集佛前。喃喃誦經。至旭日東升。卽停誦四散。廟中闕無人跡。而所謂晒經者。特其名耳。並無於日中晒經之實事也。吁。此種陋俗。亦可怪已。

●麗水食物之習性

食物習慣。各地皆異。卽一地於四季之中。亦不相同。試述麗邑秋冬季之食物。卽可明矣。

(一)醃蘿蔔根。切蘿蔔根成薄片。和以鹽。約一二時。去鹽漬。再入紅乳腐汁醃之。

用以佐餐。味頗佳。

(二) 乾蘿蔔菜。夏秋時蘿蔔極盛。將菜幹與葉洗淨晒乾。用醃菜汁煮後。取出復晒之。晒乾復煮。至三四次。食之味香爽口。麗人稱爲菜頭陰乾。

(三) 芋乾。將芋外皮刨去。於日中晒乾。用醃菜滷煮之。煮後復晒。晒後復煮。經若干次。然後切芋成片。以醬油炒之。味甚香美。

(四) 番薺羹。番薺俗名地瓜。味甜。初冬經霜。味益甜。農家以之果腹。有以之爲糊羹者。法去番薺首尾兩端。置籠內蒸熟。再去其皮。磨擦細汁。和以厥粉。暨糖霜。加水攪勻。再用豬肉炒之。卽成番薺羹矣。

● 遂昌迷信之風俗

遂昌居萬山之中。交通不便。風氣閉塞。民智簡陋。故迷信之事極多。茲分述如下。備研究社會風俗者參攷焉。

(1) 星算。小兒產生後。一星期內。父母必請星士爲之算命。如謂命好。卽快樂無

窮。倘謂小兒命運有不利之處。則引爲至憂。於是拜乾娘（所拜者概係貧家婦女。甚有拜石頭樟樹者）許願（卽入廟燒香祈神保佑）渡關（巫師所爲者）等事。以之而起。又凡遇事必先測字。觀運氣之好壞以定行止。至遇喪葬。必延堪輿者察看風水。如無吉地。卽停柩不葬。竟有待至數十年而未葬者。

（2）打醮 打醮通常分二種。有所謂清吉醮者。每年有一定時期。及期舉行。各處時期不同。總在陰歷正月二月及七八月之內。規模大小亦不同。有十餘晝夜道場者。亦有二三晝夜道場者。此種打醮。年例如是。至遇荒旱瘟疫之時。亦延僧道建道場。則臨時之打醮也。或有喪家爲死者超度。藉表子女之哀痛。亦延僧道誦經。有七八晝夜者。有二三晝夜者。最少者亦須一晝夜也。此種打醮。俗謂做功德。

（3）賽會 燒香拜佛。邑人迷信極深。無論何事。咸須求籤問神。當陰歷月朔月望。各廟宇咸有燒香者。每年逢舊歷三月五月六月十月。此四月中。各處有迎神賽會之舉。異常熱鬧。總計全縣爲此無謂迷信而浪費之金錢。數且鉅萬。最可慨者。中人

以上之邑紳。且爲之倡也。

(4) 鸞仙。此種迷信。爲近數年所興。現迷信者已日見其多。所謂鸞壇。已林立各處矣。入壇者。茹素持齋。終朝跪拜。爲鸞仙之弟子。喧傳入壇者能洗除以前罪過。將來能登天成佛。以此號召。故愚者趨之若鶩也。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古今少有的滑稽文章

(明朝)鄒迪先先生編

秘	滑	文	大
本	稽	府	觀

定價

本書內容

●●●●●
全書分訂六冊一鎰重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實售大洋八角四分
函購加郵費二角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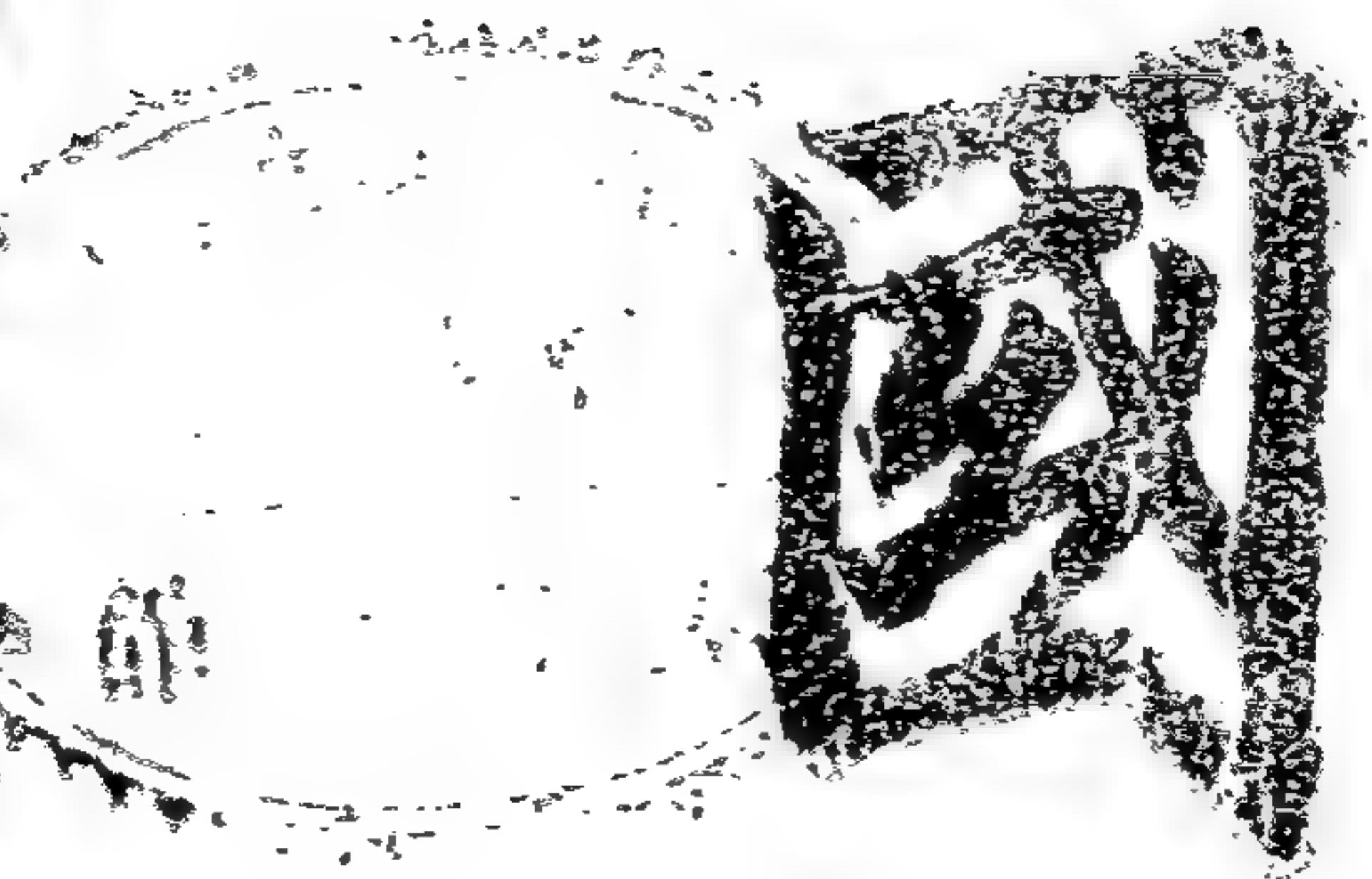
運錄經史子集	分爲文說二部	會通中外夷	搜集古今秘笈	字字出於談諧	語語都成調笑	誠爲滑稽大觀	可稱罕觀奇書
--------	--------	-------	--------	--------	--------	--------	--------

五

分設 北京 廣東 漢口 長沙 開封

中華風俗志全

許世英署



中華全國風俗志 下篇卷五

▲安徽

●合肥風俗記

一概况

合肥舊屬廬州府。爲廬州之首邑。地處皖省中央。故其民間風俗。淳樸似皖北。而耿介則似皖南。幅員遼闊。土質肥饒。居民多以耕讀爲業。四民中以士爲最貴。農次之。商次之。工又次之。農人遍地皆是。商業只限於區域內。有大資本及遠出經營者甚少。工業則除金工木工土工等徒手工作而外。直無所謂工業矣。西北二鄉多岡田。東南二鄉多圩田。全境不事生產之人甚少。除少數華貴公子及退伍軍人外。餘均終歲勤動。各執一業。農家婦孺皆耕。婦女多天足。能耐勞苦。農忙時則插禾芟草。從事於田間。農隙則從事紡織烹飪。撫育子女。其一身所肩之重任。較之男子。有過之無不及。貧家之孩童。五六歲卽令之牧牛。家有牛者則在家自牧。無牛者則受僱於



人家。其每年工資不過四五元。至十歲以上。略能從事於田野工作。其工資亦在十元以上矣。

富戶田產多者。則招佃戶耕治。其收租方法。有論銀租者。即言明每年繳納銀元若干。以作租穀。有直接收稻者。亦分兩種。一曰揣租。即由佃戶於穀將熟時。延請主人及一二鄉紳親赴田中踏看。估計本年可收穀若干。寫明租條。俟秋收後。主人即遣人按照租條上之半數量去。二曰場分。即當穀登場時。主人派人到場監視。量而分之。此種分法。最爲刻薄。佃戶絲毫無好處。然亦惟田產少者。方能行之。多則不能矣。田產少者多自耕之。家中人少田多者。則僱人來家助耕。僱工有長年短年之分。長年者正月初即須上工。直做到除夕爲止。舉凡田地間一切事務均倚賴之。短年者二月初上工。至十月間爲止。蓋此時百穀登場。無所事事。僱工殊不經濟也。近年工價昂貴。然長年之工。每年不過二十餘元。短年則十餘元。長工之外。又有散工。於農忙時臨時僱之。每日工資在二角以內。

538.82
215=2
:4

合肥縣城。舊爲安徽省垣。有淝水通蕪湖。小輪一日夜可達。城內商業頗繁盛。惟街道偏窄。發展頗不易。城外近輪船碼頭處。有棧房十餘家。供旅客棲息之所。至城內之棧房。則純爲四鄉來城涉訟者所居。價目頗廉。年來商務發達。頗有自蕪揚等處運來之流妓。然均祕密營業。官娼尙未實行。土著中亦有操神女生涯者。但均暗中往來。門外漢無從得入也。

肥人有嗜茶之癖。尤以城市中人爲甚。每日清晨各呼朋喚侶。手攜茶葉包。向茶肆中而去。故各茶肆每至此時。無不滿坑滿谷。遲來則無座位。此輩茶客。一落座則高談闊論。喧笑盈庭。有談各業行市者。有談收成豐歉者。形形色色。不勝枚舉。坐約一小時。必俟碗中茶葉色香味全失效用。始興辭而去。鄉鎮間則每逢集期。一般農夫必偷其耒耜餘閑。至茶肆中作牛飲。酷暑時則袒裼裸裎。聚坐館中。雖汗流浹背。臭氣薰天。彼輩尙歡呼喧笑。若無此事。然殊可笑也。

四鄉之民。多聚族而居。故宗法極重。每族各設一祠堂。族大者多至四五處。祠內供

歷代祖先牌位。每屆清明冬至二節。族人羣赴祠中祭祀。或族中有重要事件發生。亦於祠中開會決之。祠有田房等不動產。每歲由族中年高有德者管理之。其所得之利息。則存放以謀合族之公益。每族均有一宗譜。族人少者則只一掛譜。將族中存歿人名。各依其宗支。作一表式。懸諸祠中。族大者宗譜多至數十冊。譜約每三十年一修。修時須預先調查此三十年內存歿人名。及其生年月日時。修譜時最重要者。爲承嗣問題。蓋鄉人重視譜牒。以爲一登於書。則永不能變。而官中亦認爲聽訟時證據之一種。故無後者。若有財產。則有承嗣之資格。及本支中之刁猾而希冀承繼者。必力爭之。往往至於涉訟。族中規例極嚴重。頗具自治之雛型。舉凡族人爭吵。溝洫等事。均取決於族中之賢者長者。必重大案件。爲族人調解不開者。始訴之於官。官之判斷。仍須參合族紳之意見。族中有不法而敗壞一族之名譽者。族人得召集會議。於宗祠中處分之。或罰之以金錢酒席。或責以杖。重且至於絞死。光復時。官吏失其重心力。人民無聽羈束。不法之徒。乘機而起。馴至搶劫時聞。閭閻不能安堵。

而合肥獨能七鬯不驚。商民安謐者。卽奈各族各自約束其族人。不准爲非作歹。有逾法軌者。則執行宗法以剷除之。是故宵小斂迹。外盜莫侵。補官法之不足。作良民之保障。正不得附和新學家之言。謂爲阻碍文化進步。一鼓而廢之也。

二 婚嫁

婚嫁禮俗。與各地大同小異。無贅述之必要。茲惟擇其特殊之點述之。古有親迎之禮。今已廢棄久矣。惟合肥尙能保存之。其俗於吉期之前一夜。男家盛設筵席。遍邀族鄰及與賀者。並備轎二乘。一爲花轎。預爲次日新娘乘坐者。一爲呢轎。預備次日新郎乘坐者。及大燈籠四對。火把四對。火把係用乾篾片所製。燃之可以燭路。俟筵宴畢。設香案。鋪紅氈。新郎着禮服。先拜祖宗。次拜父母。以次至族鄰諸尊長拜畢。鼓樂喧天。炮聲震耳。新郎坐花轎中。另以一童子坐呢轎中。名曰壓轎。賀客齊送至門外。燈籠火把前導。於是行矣。途中遇村莊。必放爆竹。及至女家門首。女家照例將大門緊閉。於是來人大放其爆竹。名曰催門炮。又有所謂開門封者。係僕

婢之胥索。然所求亦不過苛。女家認爲興盡。始行開門。開門後。新郎須端坐轎中。不急於下轎。由女家派一禮生至轎前相請。必來往三次始出。是夕。女家亦筵請親族。盛設香案。以待新壻。壻至必須遍拜諸戚族。有故意刁難者。往往無中生有。使新郎疲於奔命。以爲笑樂。然愛壻者。多從簡略。俗諺云。爲嘴傷身。爲老婆拜丈人。蓋此數日間。新郎所磕之頭。實不計其數。近年新禮制通行。已多以鞠躬待之矣。禮畢。新郎易常服。女家設盛筵於正廳中。請新郎上坐。照例不得多飲酒。多吃菜。蓋新壻初至。諸姑姨姊。多隱屏間。以窺探新官人之丰采。舉凡新郎之一舉一動。無絲毫得逃其目中。品頭論足。議論紛起。甚有吹毛求疵。故造蜚言。以爲笑樂者。偶一不慎。則嘩笑隨之矣。菜上畢。新郎必起立致謝。是夕。新郎卽宿於岳家。然道遠者。及禮節煩瑣之家。往往大禮方終。東方既白。是夕。女家所燃之燈燭。須由男家供給。且每燭燃不及半。卽須更新。故男家必多備蠟燭。以供需求。孩童多搶所帶來之爆竹。以爲戲樂。吉日之晨。來人須多放爆竹。謂之催粧。新娘梳裹畢。由女之兄弟或至親。負之入轎。

家人必大哭以送之。女亦嗚嗚泣。作留戀不捨狀。女上轎先行。女之兄弟或至親二人乘轎隨之。謂之送親。新郎拜辭岳母。岳母授以妝奩中之鑰題。並附以禮物。如珍寶首飾等類。然後上轎隨之去。

男家門首陳列耙一張。上置馬鞍一。轎至門前時。必依次跨越鞍上而過。又有一人手捧花生棗子等物。於轎墜時撒於地上。口中唱有韻之吉利語。羣兒聚而拾之。謂之撒喜菓。喜轎停門前。由男家延全福之婦女二人。以燈周繞轎前。謂之照轎。然後扶新人出。地上鋪米袋。直達洞房中。新婦卽行於袋上。至房門前。卽將新婦之鞋。易以新郎之鞋。謂之同偕到老。蓋偕與鞋同音也。新婦在房略坐。卽扶至堂前與新郎行交拜禮。其餘坐床撒帳。合卺交杯等禮。則大略相同矣。

新婦回門。有於三日後行之者。有另擇日行之者。回門時夫婦同行。路近者有本日卽歸。若宿於岳家。必信宿而後返。蓋取成雙之意也。

成婚後之第一新年。新夫婦同往岳家賀年。岳家必盛筵以待。其岳家之戚族親黨。

亦設席相邀。謂之邀親。有族戚多者。因新郎無暇多耽擱。乃一日赴七八家之筵席。其應酬之繁忙。幾與北京之大人先生相埒。婿宿岳家。不得與婦同榻。每晨於未起身前。必披衣座床上。食麪蛋等點心。俗例然也。

喪葬

喪葬禮儀。以貧富而異。富者儀仗輓聯。連綿數里。執拂者數百人。貧者則蕭然一棺。孝子數人而已。茲擇其中人之家所奉行之禮俗述之。

人於將死未死前。家人爲之向肆中購紙紮之轎馬及轎夫。焚於門前。焚後用物將灰燼遮好。免爲風吹去。俟斷氣時卽揭去。云爲死者乘之以赴陰間也。將脫氣時卽由房中遷至廳前。使臥於地上。遷移時須以傘罩之。不使見天日。又請胆大者數人。將病者全身拭淨。然後易以臨終之衣。其易下之衣。卽塞之棺中。以免尸身移動。尸入棺後。暫將蓋蓋上。惟不封殮。請僧道一人或數人。按死者之身歿年月日時。推算應以何日何時封殮。何日何時落葬。並書靈牌七單。上載七七日期及宜忌回煞等。

事此等事在合肥有人專司之者。其人非僧非道。而誦經念佛。與僧道略同。俗謂之山人。大約卽古所謂陰陽家之苗裔。娶妻生子。與常人無異。惟不事生產。除代人送終外。亦能打醮。

成殮後。閤家成服舉哀。其服制於親疏嫡庶。均有區別。絲毫不得紊亂。大率親生之子女。均服斬衰之衣。衣以白粗爲之。四緣及袖口均不縫。脊縫之毛口翻出。頭紮六尺長之白布巾。直垂背後。俗謂之直披。繫以麻絲。鞋前蒙以白布。毛口凸出。子婦亦如是。惟肩際多白布一幅。露於外。俗謂之反托肩。姪輩及孫輩之衣。四緣及袖口均縫好。脊縫之毛口向內。頭紮之白布巾。橫垂於肩際。俗謂之橫披。繫以白線。鞋前所蒙之白布。無毛口。尺寸亦較短。姪婦輩之衣。亦無反托肩。子之妾亦然。所以別嫡庶也。曾孫之服。於四緣及袖口緣以紅布。頭巾亦綴以紅布。或紅壽字。冢子於行禮時。外罩麻製之衣。頭戴麻製之帽。帽前懸小棉絮球數個。所以蔽耳目也。弔唁者至。必給以白布一方。約四五尺。弔者或頂之於首。或繫之襟際。

● 六安之婚嫁風俗

六安婚嫁風俗。其最奇特者。在未迎娶之先。男家必須下禮至女家。禮物之輕重。視貧富爲差別。大概爲包茶歡團花生胡桃等物。並有紫色衣服一套。名曰五子衣。迎娶時。新娘卽穿此衣至夫家。夫家必須備公鵝一隻。名曰催妝鵝。送至女家。女家配以母鵝。一併送回夫家。此雙鵝永遠不宰殺。蓋以預祝其夫婦之偕老也。

迎娶時。夫家去花橋一頂。其執事則隨貧富而定。在轎未發之先。請數位全福之婦女。及小姑娘輩。隨轎照料。名曰照轎。並有掃帚等物。

花轎至女家。新娘必須大哭一場。然後梳裝上轎。上轎時。由新娘之兄弟背至堂前。並先預備米一斗。新婦由米踏過。然後上轎。上轎以後。全家痛哭。以表示惜別之意。當夫家花轎初到女家之時。女家須將大門緊閉。俟夫家送過開門封子錢。然後開門。花轎抬至夫家。夫家大門亦須緊閉。有至一句鐘之久者。云係折磨新婦之性情也。

花轎進門。新郎須對花轎行禮。名曰謝轎神。花轎進堂屋。新郎將轎門開開。名曰開鎖。

新郎新婦拜過堂後。由全福之婦女。伴送新娘進房。房中豫備火爐一具。中燒木炭。故意令火不旺。黑煙四出。讓新娘團火爐圓轉。云亦係磨拆新娘之性情者。

進洞房。新娘梳洗後。來賓便在新房中鬧房。有看新娘之手者。有看新娘之腳者。新娘站在床沿之前。閉眼垂頭。一任人之玩弄。

新娘母家之兄弟輩。迨至新婚之第三日。必來省視。名曰看三。路遠者。即隨同花轎一同來。名曰送親。至第三日始去。

鬧洞房之時。有一種通行之吉語。一人讚讀。全體道好。其詞云。上高堂。進洞房。燈燭輝煌。大家女。知禮節。就站起來。人人說。新姑娘。可敬可愛。孔聖賢。女四書。讀滿心懷。夫今日。小登科。懸燈結綵。子異日。大登科。八扶八抬。化一省。衆黎民。人人愛戴。三年後。遷調任。父老皆哀。千人上。一人下。權攬四海。七十載。歸田園。福壽無災。十個男。十

個女。佳媳賢壻。四男孫。四女孫。繞膝稱懷。

● 蕪湖風俗瑣記

鳩江爲皖省獨一之通商口岸。商賈輻輳。以故土妓流娼。觸目皆是。其入大花園（園倚陶塘而築。雖乏亭台。尙有花木。占地甚廣。爲蕪湖惟一之風景地）也。亦如滬妓之游味蕪園。然其狀則與雉妓之在青蓮閣昇平樓絕相似。每於夕陽西下時。塗脂抹粉之鳩盤茶。結隊遊行。此往彼來。滿口揚州白。乖乖辣塊之聲。令人生厭。彼輩復故意賣弄風騷。而逐臭之夫。則如螳附羶腥。品頭評足。刺刺不休。誠鳩江怪現狀之一也。

蕪俗佞狐。商鋪幾於家家設位供養。鬧市中有狐仙堂數處。笙歌祭享。月必十餘次。土人不敢直呼爲狐仙。奉之爲仙姑。稱之曰老太。小兒有誤呼之爲狐者。其家人必痛責之。且爲之懺悔於大仙之前。各家於小兒種痘時。祀狐最虔。稱之爲花老太。據云稍有不敬。小兒必無倖免者。

蕪湖有七多之笑談。七多者。街上豕多。小兒鬍多。終年雨多。沿途糞多。強討丐多。私門娼多。說話蛋多。蓋此邦人民。說話好加蛋字。例如角口則曰吵蛋。胡纏則曰倒蛋。放刁肆鬧曰刁蛋。其餘各語常硬贅蛋字。故曰說話蛋多。

丙辰清明。適逢陰歷三月初三日。蕪人謂之爲眞清明。爲百年罕遇。據故老相傳。乏子嗣者。備一南瓜。於眞清明日。全瓜入鍋爛煮。於午時取出。陳諸案上。夫妻並肩坐。同時舉箸。儘量食之。必然得子。故是日市中南瓜極昂。每個有賣至七八元者。按此風不特蕪湖有之。長江流域各處。殆皆有此種傳說。

●歙縣紀俗詩

歙人性善機祥。每事必徵於神鬼。曰發兆而求嗣者尤切。茲錄其鄉村紀俗詩。以見風俗之一斑。

各族祠前爆竹喧。人丁有例記年年。瓣香拜罷低低祝。一萬虔輪漢口邊。

陰歷正月初二日。各族祠堂例放人丁砲。每丁三枚。得子者加百子十掛。是日蕪

香祈子有驗。

喜氣宵來溢洞房。影堂（供真處）寶炬燦餘光。金盤果與金尊酒。送燭人來圍一堂。各族宗祠例以新正初五日收真。筵前椽燭燒未及半。司事者以餘燭撒送支下。冀邀福於祖先。受燭者勞以酒果。

元宵燈火鬧長堤。舞出神龍振鼓鼙。爭向龍頭請龍燭。燭籠雙引入香閨。

元宵嬉燈極其喧闐。鉅麗龍燈。互數十文。舁以數十人。游行村市。請燭者以燭易殘燭。得子則加倍酬之。

送子中秋紀美談。瓜丁芋子總宜男。無辜最惜紅綾被。帶水拖泥那可堪。

好事者令幼孩戲竊倭瓜。入新婚者之房。納之被中。或以子母芋。泥水淋漓。沾濡床褥。真惡作劇矣。平時固禁盜竊蔬果。綦嚴。是日照例弛禁。

盼煞徵蘭夢有無。丹山不長鳳凰雛。鄰家昨報添丁喜。多謝擎來粥一盂。

得子者以產母砂鍋粥。分餽戚好。

水月庵中來許願。東雲岩上去求籤。背人偷得筵前箸。要卜佳兒快快添。

鄉中有水月庵來雲岩等寺宇。望子者咸往求禱。

禮佛先持數日齋。不將心事訴同儕。爇香悄向蓮台上。借得觀音一隻鞋。

抱子則手自繡鞋。以償觀音菩薩。

蓮房少子桂無花。勞爾年年望眼賒。聞說換年真個好。隔年打點住娘家。

女以殘臘歸母家。新正諏吉肩輿籠燈而回。曰換年好。

手擎雨蓋踏香街。鞋襪裙衫一色裁。入室大家開笑口。望春恰恰共春回。

先春數日歸。屆期乘青輿。衣青衣。行者必傘。以立春之時入門。謂之望春。

如願全須佛力憑。珈瑜會恰衍三乘。送來阿樹尖頭果。摘得蓮花座上燈。

炤口法事。設有阿什果樹。啐佛之次。則撒而撒之。得頂尖太子果者。宜子。壇有荷花燈七。摘其一歸。佛光照澈。夢入熊羆矣。

●黟縣之中秋節

八月望爲中秋節。是日小兒早起呼朋喚友。取田中稻草紮成龍形。糊以色紙。夜間插燭於龍身。游行街市。草龍大小不等。大者十餘人共舞。小者一人獨舞。鑼鼓聲喧。爆竹滿地。極奔走之熱鬧。有子之家。令其出與舞龍。無子者將龍首上臘燭換下。謂可得子。迷信極矣。

● 婺源度歲風俗談

我國重用陰歷。以新年爲大節。無論貧富之家。莫不整頓精神。搜集錢鈔。以備度歲。有自臘月杪。卽合家忙忙碌碌。爲年事之預備。究其所謂年事者。第一件爲飲食問題。其次則衣著。飲食如豬雞牛羊花生糖果等類。隨地而殊。惟婺源之吃年湯。最爲有趣。婺源風俗。於臘月二十四日以後。各家均有做年之例。做年者。於其夜合家團坐。笑語喧嘩。通夜不眠。如江浙等處之守歲。其意不過謂一年將盡。老少各增其年齒。且終歲勤動。家人中多在外經商作官。歲底率皆回家。不可不舉行一種特別禮儀。以紀念之。婺源人於坐年之夕。有喫年湯之俗。當夕焚香祀祖。後家人齊集廚房。

內各擅拳擊袖。有調粉者。有切菜者。有刷鍋者。有洗碗盞者。俟一切齊備。共至廳前談笑片時。俟至夜分約十一句鐘時。將備就之豬頭放入鍋中。加湯煮之。煮熟後用鐵鏟撈起。放入他器中。再將所調之粉攪入豬頭湯中。更將肉丁冬筍丁香料等使成糊狀。然後盛之以碗盞。合家團聚而食。其味異常鮮美。又將煮熟之豬頭切成薄片。和年湯同食。亦鮮美可口。有時以之資送親友族鄰。無不歡迎者。喫年湯時。愈喫得多。愈好。故四盤五盤。亦不嫌其多。然油膩過重。往往染成腹瀉之疾。小兒貪其味之鮮美。尤易多食。不可不慎也。

元旦日起身特早。合家均易新衣。少年婦女及孩童輩。裝飾尤其講究。門麗矜奇。各不相讓。兒童輩歡天喜地。梳洗後。長者至堂前點香燃燭。虔誠禮拜。先祀天地神祇。次祀先師至聖孔子。後始及祖宗。禮畢後。家人復相繼禮拜如初。再由家中幼輩向尊長行賀年禮。平輩亦分長幼行禮。賀年畢。合家進食茶點。如子糕裹糰鷄子等物。各人食畢。整齊衣冠。由家長率領卑幼出門。先向較親近各族戚處賀年。再至較疏

各家賀年時。各家將大門緊閉。拜年者往敲門。受者在門內以客氣話拒之。如不敢當心領等語。不絕於口。賀年者亦必故做必需進去之狀。以示殷勤。是以往往相持甚久。始有解決。或開門請進。或賀者自去。浪費時間。莫此爲甚。然遇至親者來。卽不如是拒絕。賀者至家後。必餉以點心。携孩童來者。必給之以糕果。故孩童對於賀年之事。無不異常高興者。有時賀年歸時。必滿載而歸。并斤斤較量於各家所給之多寡。果品之好醜。若賀年者不肯食點心。則隨卽遣人送至其家。所送之物。多則八種。至少亦有二種。亦有不上門賀年。而用拜年籤作代表者。拜年籤者。以狹小之紅紙。上書某人率子某姪某孫某等頓首拜字樣。貼之族戚大門上。門上若所貼之拜年籤甚多。紅紙飛揚。迎風招展。至爲美觀。有不用拜年籤而代以拜年片者。拜年片卽以普通之名片。上書頓首拜字樣。有特用紅紙印就者。各隨人意。

元旦日若於途中遇熟人。彼此都要行禮。商界中人相遇者。行禮外必互相道賀。如恭喜發財生意茂盛等語。賀年者大都成羣結隊以出。若於途中遇賀年者兩隊。申

隊與我識。則我應與之賀年矣。然甲隊中若有與乙隊中相熟者。我雖不識。乙隊中人。見甲隊與乙隊相賀。我亦必隨以相賀。不然人將怪爲不知禮。諺所謂甯可欠人錢。不可欠人年。又謂禮多不虧人者是也。賀年之禮。不特於元旦日行之。卽元旦後數日。若遇親友未賀年者。亦必須補賀。所謂拜年拜到三月三者是也。

●婺源中秋風俗談一

婺源中秋之風俗。有一種特異者。卽兒童量之堆寶塔是也。造塔之材料。爲磚與瓦。塔之形狀。係七層層浮。上小下大。中間全空。雖是用磚瓦砌成。却甚有規則。塔砌成後。前面掛帳幔。并懸匾額對聯。以及種種之裝飾品。又安置小桌一張。上供果子餅餌。爲敬塔神之具。迨至夜間。塔之內外。均點齊燈燭。一片光明燦爛。直與天上明月爭輝。兒童則坐於塔前賞月。并作種種游藝。以表示其歡娛。實一幅天真爛漫兒童行樂圖。惜無人繪之也。

● 婺源中秋風俗談二

婺源人於中秋節之一日。必食塘魚。塘魚係人家闢塘蓄養之魚。相傳塘魚迨至中秋。腦髓始能充滿。人家食之。格外能滋養。私塾學生對於先生。有送節之禮儀。塘魚亦爲送節禮品之一種也。

● 績溪中秋風俗談

喫月餅

中秋日。每家要需購買月餅。合家分食。蓋因月餅圓形。似中秋月圓。又表示合家團敘之意義。

喫中秋酒

中秋夜。富豪之家。必辦酒筵。合家團聚而食。名曰喫中秋酒。貧窮之家。無錢辦酒筵者。亦必添菜數碗。以賞佳節。

打中秋砲

中秋節。十數歲兒量。以稻藁紮成中秋砲。形似髮辮。長約五尺。粗盈握。浸于水中數分鐘。再掣起向石上打擊。如放砲之聲。名曰打中秋砲。

遊火龍

火龍係用稻藁紮成。身長約丈餘。有頭尾。有爪。遊時。十數人用竹竿撐之。遊行各村。向各家討香。插在火龍身上。龍後佐以鑼鼓。喧嘩鬧天。遊畢燒紙箔。放爆竹。送至河中始已。

涇縣之插柳節

涇縣清明日。插柳于門。人簪一嫩柳。謂能解邪。具牲醪掃墓。以竹懸紙錢而插焉。或有取青艾爲餅。存禁烟寒食之意。

涇縣之浴佛節

四月八日。涇縣浮屠。是日浴佛。謂之浴佛節。有五色香水。民家採烏桐葉染飯。青色有光。曰烏飯。與之相饋遺。

● 涇縣東鄉佞神記

賽會

涇縣東鄉佞神之最著者有四。一賽會。二舞獅子。三唱目蓮戲。四燒拜香。賽會有三。月十六日立壇會。四月初八日五顯會。六月初六日會。六月初八日牛王會。十月二十日迎春會。各會有一定之地點。至期與會。各鄉邨競出其所備迎神旂傘鑾架。佐以鑼鼓。扛神出巡各處。其富庶村戶。更扮演抬架以娛神。抬架者。以幼童飾劇中人。立於小桌上。使人扛之而行。此外又有馬上道（衣冠騎馬上背神之印綬令箭）香盤（衣冠手捧木盤緣以繡帷上焚檀香）提香爐（大錫香爐一隻綴以銅練衣冠而提之）等。悉以本村文人充之。每賽會必須演戲。與會鄉村輪年而值之。先一二日開演。即迎神來戲場觀劇。出巡回來。必抬神在戲場疾行四五周。謂之扛神。間有不及走避而跌傷者。不問也。賽會之夜戲。必以通宵。以便遠來之觀者。就近人家。必接其親戚故舊來家看會。非待戲演完不去。各業綴工。良莠蜩集。金錢虛耗。固不

待言。而盜劫之事。亦每因此而發生。且值年之村戶。往往因貧而售典產業。以當此門戶。一以爲若破此例。當犯神譴。而觸衆怒也。就中以立壇會五顯會迎春會爲鬧熱。牛王會雖不鬧熱。然香火則較盛。牛王大帝者。卽渤海太守龔遂也。以賣刀買牛之故事。鄉人訛之。稱爲牛王大帝。凡在二三十里內之人家。必具香燭往酬神。間有自百里而來者。正戲之外。兼演傀儡戲（以木偶飾生日淨丑伶人舉之演唱）其戲由特別酬神者。出資演唱。特別酬神者。或因病。或別種事實。曾許牛王大帝之願者也。香燭之外。悉出錢四百文。演傀儡戲一齣。又殺雞瀝其血以饗神。此外演戲佞神者。有關帝生日戲。財神戲。老堂戲（豬之神也）蠶娘之戲（蠶之神也）總之無非虛擲無量之金錢。以媚此荒誕不經之木偶也。

舞獅子

賽會演戲。猶各地所相同。若舞獅子。則爲涇縣東鄉特別所獨有也。涇縣東鄉對於獅子菩薩之信仰。尤高出牛王大帝之上。故其香火。較牛王大帝爲更盛。其神非偶

像。乃形似的。斲木塊爲獅首。綴以黃布爲身。二人頂而舞之。佐以紅海公。白海公。判官。娘娘諸神。悉以人戴假面具爲之。紅海公。白海公。係弄獅子者。一紅面。一白面。均滿身紅衣。作種種不倫不類之怪劇。以引觀者之發笑。問作惡劇。以窘兒童。娘娘白面。亦紅衣。騎獅子。身上而舞。判官黑面。綠袍。執筆木立不動。設有人病者。必迎獅子至病人室中。周視一巡。以拔除不祥。初生小兒。將渠含至獅子口中。謂容易長大云云。其期自元旦日始。至三月初三日止。各村輪次而舞。或全堂（一日）或半堂（半日）皆有定例。迎獅子神者。必齋戒茹素。格誠格敬。無敢稍怠。舞獅子之人。率本地祠丁。平日被役於人。獨此月儼然尊大。一若渠卽獅子神也。

目蓮戲

目蓮戲。演目蓮救母故事。皖以南盛行之。涇縣東鄉。各村不同。或十年一演。或五年一演。每演率於冬季之夜。自日入起。至翌朝日出止。或一夜。或三夜。或五夜。七夜。大抵以三夜者爲多。間有地方不靖。縊死者多。（該鄉謂縊死鬼爲最兇惡之鬼）於

定例之外。得臨時加演。每屆演時。閤村視爲重大問題。籌募款費。推舉司事。以辦此平安神戲。（五鄉謂目蓮戲爲神戲。係保佑地方人口平安者。）演戲伶人。大抵爲南陵人。（南陵皖南縣名。屬蕪湖道。）專業是藝者。先數日。雇至。部署甫定。然後禁止屠宰。擇期開演。立壇於戲場半里內外。供奉五倡五鬼神。日將入時。伶人飾五倡五鬼神。騎竹馬。在戲場跳舞。謂之起馬。起馬之後。然後開演。第一夜演目蓮之父富相。施財濟貧事。第二夜演東方亮妻之縊死。第三夜演目蓮之母劉氏遊十殿。就中以第三夜爲最鬧熱。因東方亮妻之尋死。而有溺鬼縊鬼之爭替。因兩鬼之爭替。而有聞太師之逐鬼。逐鬼謂之出神。聞太師者。紂臣聞仲也。（見封神榜）俗謂之家堂神。專管人家之冥事。當出神時。檯上燈火齊滅。縊鬼溺鬼。渾身冥箔。滿臺亂撲。作鬼嗥聲。狀甚幽淒。問太師手執鋼鞭。數其擾亂人家之罪。而下驅逐之令。鋼鞭一指。兩鬼立即跳至檯下。向壇上奔去。聞太師隨後驅逐。人聲喧嘩。炮爆連天。兩旁女檯（所搭爲婦女觀戲者。男子無此優待）燈籠高掛。紙扇亂搖。一若以爲真鬼。恐其近

身討替也。間有因懼怕而昏暈者。其迷信甚可哂也。正戲之外。加演諸多打渾戲及技術。技術立木柱一支。高十餘丈。一人盤旋其頂。謂之盤戳。或札布彩于檯前。二人穿而舞之。謂之盤彩。打渾戲多引人發笑。惟小尼姑下山一齣。多淫蕩。有傷風化。而黃媽媽偷雞。飾老嫗。混入婦女觀劇之檯上。尤可惡也。

燒拜香

燒拜香。一名朝九華。率下等社會人爲之。九華山在青陽縣。（舊屬池州府治）相傳地藏王菩薩肉身成佛處。故山上廟宇叢多。香火繁盛。近二三百里之愚民。均結伴前往朝山燒香。燒香有兩種。普通者謂之燒行香。無他特異。特別者謂之燒拜香。草履布衣。散髮。頂縐紗巾。手捧香盤。口誦佛號。遇廟而拜。遇橋而跪。心無邪念。目不旁視。苟稍有懈怠者。謂必遭神譴云云。朝山回來。又必齋醮數日而後已。其愚可笑。亦復可憐也。

● 貴池中秋風俗談

獻新

八月初旬農人大半皆已收穫。凡初次所造之新米飯。均須獻過祖宗家神竈君社令。然後方食。名曰獻新。

社令會

秋社前數日。各家預備做會一切之物品。除香燭紙馬外。每家必須做些糯米粳。迨至社日。均携香燭。捧米粳。在社令位前行禮敬神。名曰社令會。

五猖會

各鄉各村。每到八月十四日。地方首事之人。邀集大眾。預備生鷄血酒。五彩色紙。云本日爲五猖生辰。名曰饅壽。次日祝壽。一村之人。團聚廟前。爆竹喧天。迷信可笑也。

● 鵲江風俗誌

皖銅陵縣有鎮曰大通。乃沿江之鄉鎮。無大貿遷也。夾江一鹽船停焉。江之西岸。一洲突出如荷葉之橫浮。再西卽滾滾之長江也。荷葉洲卽別曰鵲江。清光緒初年。彭

宮保雪琴巡閱長江時。改荷葉洲爲和悅洲。今人輒稱爲大通。其實大通在江東岸。長龍山下一鄉鎮也。此繁盛商場。實和悅洲耳。洲以鹽務爲大宗。客民分八幫。一曰兩湖。卽湖南北也。二曰金斗。卽廬州也。三曰大邑。卽安慶府。四曰新安。卽徽州。五曰涇太。六曰旌德。七曰池陽。八卽土著。江西有會館。曰萬壽宮。而不與聞洲政。洲有事。八幫共議之。親親爲寶。若家人然。從無排外欺生。黨同伐異之惡習。山水明媚。人物淳樸。錢莊三現。均收歇。鹽行則有胡成美等六家。魚米均賤。居家頗易。春時野桂花叢生。清芬無比。貧女採折提筐叫賣。有紅日滿窗。人未起。隔牆風送賣花聲之韻。夏初必唱日蓮戲全卷。以祈福競渡之戲。亦較他埠齊。有秋後八幫必賽會。會以城隍爲主。在四官殿集城隍頭銜。爲勅封顯忠大王。其會各幫特色。兩湖則以彩船高蹺勝。而猶有令人聞之思奮者。則儀丈前之四對招軍耳。此招軍爲他會所無。蓋當湘軍初散時。湖湘子弟。故假招軍一吹不平之氣。其聲哀豔。不異塞上悲笳。嗚鳴一聲。令人執干戈衛社稷之心油然而生。次爲涇太驢子會。六邑龍燈會。新安燈

會。池陽之財神會。各有擅長。本地幫神前則有黑白無常。戴高帽。極碩偉。一小鬼蒙面具如籬筐。助聲勢。與黑無常鬥。惟土地雍雍雅雅。不言不笑。若有深意焉。神前判官鬚髮生動。中人以上者。且頂禮焉。古人神道設教。亦足補薄俗教育之不及耳。今已禁之。洲有蓮花禪院。卽俗名財神廟者。掌院德風和尚。清修梵行。圓寂後肉身不腐。洲人爲之裝金身。置香火焉。

● 壽春歲時紀

正月初一日。雞初鳴卽起。櫛沐焚香。拜天地家堂。然爆竹于門前。插桃符於門旁。以趨惡鬼。

正月初四日。接財神。具三牲肴簋。謂之財神請酒。內設魚頭。茹菇。芋芳等物。以取吉兆。魚頭曰餘頭。茹菇曰時至。芋芳曰運來。奇想天開。頗堪發噱。又羣以香火灼神面。謂之火財神。不知何意。或曰。火財神猶言活財神也。

正月初五日。俗謂是日爲五忙日。不許動土。動土必有災害。

正月初七日。以飴糖掇炒米成團。謂之太平團。食之一歲人口太平。且以餽餉他人。謂之餉太平。俗以爲想太平之意。

正月初九日。婦女相聚迎九娘神。卜將來蠶桑及一切雜事。或曰九娘神卽紫姑神也。

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謂燈夕。懸燈彩於門前。喧鼓樂於庭際。謂之鬧元宵。俗謂不若是必遭火災。城鄉男女皆空戶出遊。謂之走百病。

正月十九日。婦女以炒米撒牆壁隱僻之處。呼蜈蚣蛇蠍等毒虫咒之。謂之咒百虫。二月初二日。焚香水畔以祭龍神。諺曰二月二龍抬頭。農忙每以是日之陰晴占歲之潦旱。

清明日。家家門插新柳。俗意謂可祛疫鬼。掛紙錢於墓樹。謂之贖野鬼。三月初三日。士女多攜酒飲於水濱。以禊祓不祥。婦女小孩頭插薺菜花。俗謂可免一歲頭痛頭暈之病。

三月十五日。燒四頂山香。山在八公山東北。離城廂約七里餘。山上有廟宇數十間。塑女神曰碧霞天君。俗呼爲泰山奶奶。奶奶殿側有一殿。亦塑一女神。俗呼曰送子娘娘。廟祝多買泥孩置佛座上。供人抱取。使香火道人守之。凡見抱取泥孩者。必向之索錢。謂之喜錢。抱泥孩者。謂之偷子。若偷子之人。果以神助而得子。則須更買泥孩。爲之披紅掛綵。鼓樂而送之原處。謂之還子。其事最可笑。

四月初四日作豆腐糜。加油膏其上。和之以水泥。埋置門前隙地。俗謂可免瘧疾。蓋俗謂瘧有瘧鬼也。

四月間。有鳥曰布穀。自呼其名。農忙呼之曰阿哥。多焚香祝之。諺曰。阿哥喚。犁耙上岸。阿哥呼。犁耙出土。

五月初五日。家家貼天師符。俗謂可避鬼怪。婦人簪艾虎。小孩繫五色縷。俗謂可免病瘟。

五月俗稱惡月。忌蓋屋造灶。又曝床荐席。俗謂犯之者不利。

立夏日。稱人。俗謂稱者不瘦夏。

夏至日。取野菊爲灰。以止麥蠹。

六月初六日。家家晒衣服。俗謂是日晒衣。可免痔潰鼠嚙。又是日落雨。恐有水災。諺曰。濕了龍袍。淋破蓑衣。

六月伏日。家家吃湯餅。俗謂可免暑疫。

七月七日。相傳爲牽牛織女聚會之期。女子陳瓜果祭織女。穿針以乞巧。若有蟪子網於瓜果之上。則大喜。俗意以爲將來必貴。

七月十五日。俗謂鬼節。僧道沿街搭台念經。謂之盂蘭會。謂廣施佛力。以追荐孤魂。而爲餓鬼施食。

八月十四日。婦女小孩。以朱水點頭額。謂之天災。以厭疾。

八月十五夜。婦人設瓜果團餅於庭院拜月。小兒執火炬。相與結隊走田野。以摘取果豆等物。謂之摸糗。

九月初九日。蒸棗糕插菊相餽遺。

十月初一日。天氣近寒。家家掃墓。焚紙錢。俗謂之送寒衣。

十二月初八日。曰臘八。取五穀雜棗栗菜豇爲粥。謂之臘八粥。俗意祝次歲豐登。又各鄉人擊鼓扮神。神曰金剛力士。舞流星以逐疫。論語曰。鄉人儺。此蓋儺之流派也。十二月二十三日。家家具酒果飴糖。送灶神上天。置藟豆於灶前。以秣神馬。其置飴糖者。俗意爲塞滿其口。使之上天不得多言也。

十二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家家易門神。換桃符。家人相聚。徹夜不眠。謂之守歲。又以此夕爲諸神下降之夕。禁惡聲謾語。及棄污水於地。

●壽春迷信錄

壽春古淮南地。前清時爲州。民國成立。改爲壽縣。雖非四通之區。然漢魏六朝。赫然重鎮。今雖丹井已空。草木無憑。而據冬臨淝。爲入皖之中樞。鍾離之腰脅。亦皖北形勝之地也。民力耕桑。出產以米麥豆穀爲大宗。棉竹次之。惟山川風氣剛勁。民俗質

野。益以文化浸潤未深。故一切迷信甚多。茲特錄出。亦采風問俗者之一助也。凡產婦臨盆時。盆中污水。戒隨意亂潑。俗有送生娘娘之說。恐污及娘娘之身。遭其譴責也。

嬰孩三日後。必爲之淨洗。謂之洗三朝。置紅鷄子床前。使產婦焚香禱告。謂之拜床公床母。若產婦有病。今洗婆代拜。

嬰孩滿月剃頭後。須請舅父懷抱。游行通衢之上。遇行人則謂小孩曰。認得否。弗要怕。俗意以爲將來不致怕生人也。

嬰孩週年之日。置食物農工器（係小模型）及小銅刀銅劍紙筆等物於案上。使其隨意攫取。謂之抓週。俗意以爲觀其攫取何物。可知其將來志之所向也。

小孩體弱多病。有用大紅布袋。向別姓家取糧食。謂之吃百家飯。俗意爲免一切災害。又有捨於寺院。過十二歲始領回者。又有認乾父者。俗謂之認乾爺。認滿八人時。八人共釀金爲製項鎖一圈。加之小孩頸上。十二歲後。則八人復爲之去下。俗謂帶

鎖時爲鎖關。開鎖時爲開關。一鎖一開。則以爲可通身無病矣。

婚嫁論門第輩行。重媒妁。通婚啓。問名納采。皆有定禮。當日曰過門。拜堂合卺。三日廟見。彌月歸甯。

新娘出嫁時。有以紅布製荷包置之懷中者。謂之塞婆嘴。俗意以爲可以制服翁姑也。此事之可笑。與瞞婆豆相等。

新娘喜轎到門時。有將堂門閉起。使之逾時始入者。謂之勸性子。俗意以爲可以折服新娘也。

自吉期至三日後。來賓時赴新房看新娘。諧言百出。謔語橫生。謂之鬧房。主人不但無言。且愈鬧愈喜也。

死人三日成殮。天熱時則當日小殮。將屍身入棺。惟不釘棺蓋。又三日成服受弔。其子過百日始薙髮。親友送禮。或素席香燭。或楮帛銀錠。至於衣食棺殮之奢儉。則視其家之貧富爲轉移。

人死時爲之穿衣服者不得悲泣。如悲泣卽涕淚不得落死者之身。謂淚落死人身。恐有走尸僵尸之累。

凡人死後。俗以爲必須過孟婆亭吃迷魂湯。故成殮時。以茶葉一包。加以土灰。置之死者之手中。以爲死者有此物。卽可不吃迷魂湯矣。又三日後。有上望鄉台之說。忌家人泣哭。俗以爲死者不自知其死。及上望鄉台始知其已爲鬼物。若泣哭。是使死者之心愈悲痛也。

凡人死後。恐遭野鬼戲弄。有以棉帛銀錠等物。向就近廟宇佛殿焚燒。燒殘之灰。取而颺之。所經過之路。迨遍。謂之撒金錢。乃行賄於野鬼之意。又以鬼最嗜油。取麻糍塗以油膏。於出殯之前夕。燃之以火。沿途播放。謂之放燈。俗以爲野鬼得此佳餉。則死者之魂。可所向無阻也。

兒女傷後。父母有戒食豬肉一月之說。俗意以兒是骨肉。旣已殤亡。不忍再食。亦追悼之意也。

凡幼喪（卽死者尙爲少年）值春庚申夏甲子之日。則以爲大不利。謂將來必有僵屍之患。請術者以朱筆畫符數紙。貼置棺上。又於臨葬時。削桃木七根。插於坑側。謂之鎮惡。又有以鐵釘釘死者之心窩暨四肢者。殘忍之行。尤爲背絕人道也。凡搭船時。不許呼船戶曰老板。（老板者俗語也。卽主人之意。）俗意以爲老板之音與橈板相似。故忌之。

凡搭般時。吃飯後不許將筷架在碗上。俗意以爲碗猶船也。筷猶箸也。箸與住土音相似。是謂其住船無生意也。

凡搭船時。不許在船上小便。蓋俗語以小便之臭味爲騷。騷與燒土音相混。船戶最畏者卽火。故有此忌。然此未免可笑太甚。究不知尙有別故否耶。艙內不許載死人。俗意以爲不利也。

凡搭船時。不許盛飯。（盛平聲）蓋諱沉以及盛也。早起聽老鴉叫。俗以爲有口舌至。

早起聽喜鵲噪。俗以有喜報至。

早起聽牛鳴。俗以爲有人侵侮。

早起聽沙和尚（鳥名喜食肉）叫。俗以爲須遭病殃。

夜中聽鸛子叫。俗以爲有水災。

夜中聽狗哭。俗以爲須遭水災。

夜中聽驢子叫。俗以爲有災病。

看見狗上屋。俗以爲有賊警。

看見狗做揖（狗以前足微離地少許以振其精神。猶人之伸懶腰。俗謂之狗做揖。

）俗以爲須遭橫逆。

看見鷄上屋。俗以爲有火災。

看見鷄身帶草。俗以爲有客至。

看見燈火生花。俗以爲有喜事。

看見出殯。賭博者以爲有財氣。

看見尼姑。賭博者以爲蝕本不利。

夢見銀錢。俗以爲有口舌。

夢見長虫（卽蛇也）俗以爲有人暗算。

夢見殺人。俗以爲大吉。若十二歲以內之小兒夢見。俗以爲其將來必貴。

夢見穿孝服。俗以爲有財氣。

▲江西

●贛省育兒迷信談

贛省風俗。每遇小孩初生。爲父母者。必有種種之迷信手續。如湊百家鎖一事。尤爲全贛之通行品。其法以白米七粒。紅茶七葉。以紅紙裹之。總計二三百包。散給親友。收同時。須各備錢數百文。或數十文不等。將集成之錢。購一銀鎖。（正面鐫百家寶鎖。反面鐫長命富貴）繫於小孩頸上。卽謂之百家鎖。謂佩之可以保延壽命云云。

湊百家鎖一事。如上所云。固爲其法之一種。而手續繁鎖。更非親友多者。難以辦到。〔百家鎖須百家錢。縱不然。亦要有數十家。〕故此外又有一種湊百家鎖。最簡便之法。其法維何。卽任喚一乞丐。以一百餘文。或二三百文。易其小錢百文。蓋取其係從百家討得者。然後以之湊購銀鎖。或鍍金鎖。或純金鎖。佩於小孩腹前也。

凡稍有家資者。每產一孩。有所謂做三朝。做滿月。做週歲。倘係男孩。除遍請親友大嚼特嚼外。又必備書籍珠算刀剪等物。置之案上。令小孩自取一種。蓋欲占其長大之志也。苟取得者爲書。則家人必歡聲雷動。以爲該孩定能專心問學。其餘珠算則爲商。刀剪則爲工。且在前清時。更加入朝珠一種。若小孩一取此物。家人尤爲高興。必大衆賀曰。某孩長大能做官。於是爲父母者。益喜形於色。此種陋俗。到處有之。抑可笑也。

小兒種痘。一經事竣。皆釀錢演戲。答謝神庥。至以南昌縣屬爲最甚。至戲完之日。用紙紮轎馬人物旗傘多件。送至河干焚燒。名曰娘娘送駕。附近男女觀者甚衆。幾有

舉國若狂之概也。

疾病不求醫治。惟禱之於菩薩。固然大謬也。然小孩有疾病。不但禱諸菩薩。且有求之乞婦者。則尤爲荒謬。如挽乞婦拜乾娘之舉是也。蓋誤於迷信之說。不曰冲動關煞。卽曰遇着生前父母。且均如法禳解。既之無效。最後乃挽一女丐。另囑人抱小孩拜之。其親生父母。口稱拜乾娘。拜乾娘。自今以後。與乾娘一樣。或曰與討飯的乾娘一樣。連呼不已。乞婦亦高聲以賤頭賤腦四字答之。幸而該兒已愈。丐婦卽以其丐得之飯。每日來喂兒一次。該家須給飯一二碗。以爲報酬。乞婦亦樂得爲乾娘焉。此風贛省到處皆有之。於此亦足見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不得以其迷信而笑之也。

●臨川之中秋節

中秋節之俗。如賀節食果。飲食賞月種種。各地皆然。無庸贅述。茲述其與他地不同。而有奇趣者如下。

中秋夜。一般小孩。於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圓塔形。且有多孔。黃昏時。於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燒之。俟瓦片燒紅。再潑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時四野火紅。照耀如晝。直至夜深。無人觀看。始行潑息。是名燒瓦子燈。復有一俗。臨睡時。每人置一針於茶碗蓋內。碗蓋置庭中。翌晨察針受露水。必微生銹。如銹於針杪。卽云少年晦運。銹於針中。卽云中年晦運。銹於針尾。卽云晚運不佳。習俗迷信。莫此爲甚矣。

● 吉安婚俗奇談

吉安婚俗。種種奇異舉動。至足令人驚駭。茲詳述如下。倘亦採風者所樂聞歟。新娘乘輿詣乾宅時。無論夏冬。必穿棉襖一件。每當炎夏溽暑。熱氣避人所乘之輿。四周閉塞。鄉村交通不便。如有二三里之距離。經時頗久。輿中新娘既受閉塞之苦。益以棉襖之暖。汗流浹背。勉強忍受。其苦與囚禁者相去幾希。其俗例必穿棉襖者。蓋亦有故。向例當新娘入乾宅與新郎交拜祖宗天地後。新娘不得用自已之足行動。須其長輩如伯父叔父之類抱負而行。當抱負而行之時。友人親戚或鄰舍。無論

大小長幼。皆得任意以木棒擊新娘之背臂等處。柔弱女子。誰能任此困苦者。於是無論冬夏。皆預穿棉襖。以爲抵禦之用。問其婚姻乃人生喜事。何取乎擊打。則以習俗相沿。莫敢更改云。

尤奇者。新娘於所穿棉襖之上。須加一破爛污濁之衣。此衣乃臨時借諸打鼓吹之苦力。其污濁之甚者。臭味薰蒸。令人不能忍耐。乃使如花如玉之新娘服之。登輿與中空氣既不流通。其臭味之難受。可不言而喻。爲父母者。當無不愛惜器重其所生之子女。獨於嫁女之時。令服破爛所污之衣。形同乞婦。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問其何所取義。則以習俗相沿。庸衆盲從。亦莫知其原因何在。但以風俗難違。亦不得不從衆焉。

新娘登輿之前。家中長幼相抱哭泣痛號。欣榮喜樂之時。倏現悽慘悲悼之景。其現象無異屬纊之期已至。就木之時將近。可謂奇矣。

吾國鬧新房之惡俗。蓋爲至野蠻鄙劣之舉動。然未聞如吉安之甚者。當鬧新房之

夜。無大小長幼之別。每呼一聲。新娘卽須向之下跪。受者可不回禮。鬧新房者以此爲樂。而新娘之腿苦矣。

以上所述。爲新娘所受之苦。雖足深爲浩歎。尙不及吉安鄉人娶親之男子受害之酷。蓋一爲嫁人而備受虐待。爲時尙暫。一爲娶妻而自陷終身。爲時實長。其故安在。試詳述之。吉安每一村中有一人娶妻。則當完婚之日。無論貧富。必備喜宴。遍響全村之人。全村之人。每遇此等吉日。無不攜妻挈子。闔第趨娶妻或嫁女之家。坐待喜宴。一村人口稍大。其喜宴之資。已覺浩大。非常人所能任。況此全村娶宴之時。例須連饗三日。苟爲素封之家。固不甚足措意。然素封之家。非可多得。而鄉農村夫多因娶妻而負債綦重。於是有至終身勤勞。尙或弗能盡償其債。而加其負擔。於其子若孫之身者。每村中人受此禍者。十之八九。莫不痛心疾首。徒以風俗相沿。莫可如何。大抵因娶妻而舉債。甚易。歲事。蓋村民無不視娶妻爲人生第一要事。苟遇有人因娶妻而向親戚朋友舉債者。其親戚朋友無論如何拮据。亦必集合二三十人分資。

貸之。其心中。數爲是乃慈善之事。初不知其適足使人終身陷入羅網。莫能擺脫也。爲父母者。一見兒子僅逾成童。雖境遇窘苦。亦必籌謀借貸。亟亟爲之迎婦。其債累之足使其愛子終身困苦。毫不計及。此例之興。不知何自而始。習俗相仿。竟無人焉非之。聞往昔。尙不僅娶妻之最初三日。須設宴饗全村而已。於新婚之明年元宵日。尙須宴饗全村一次。有某村農民於新婚之第一元宵日。一錢不名。計無所出。竟賣其妻。以及所得之資。應此燃眉之急。自是之後。鄉人亦大動其惻隱之心。新婚後第一元宵。遍宴村人之例。乃盡除焉。然而新婚遍宴全村三日之俗。仍牢不可破也。噫。此種惡俗。甯非咄咄怪事耶。

●吉安之中節

年屆七月望。爲中元節。是日居民無論貧富。咸備佳饌。祀祖先。且焚化紙錢紙錠。錠之花樣甚多。係用錫箔摺成。而摺錠忌孕婦。忌晚間。蓋謂孕婦摺錠。焚化後。鬼舉之不動。無益於陰曹。洵奇話也。復有一種風俗。自七月朔至七月望。此半月內。富家咸

延僧放燄口。誦經度鬼。放燄口之處。大率於路旁搭一高臺。臺上置神偶。鑼鼓絲竹。及包子水菓等物。衆僧或擊鑼鼓。或鳴絲竹。或誦經。喧鬧一場。然後將包子水菓。向台下亂擲。一般迷信者。爭相拾取。據云。婦人搶取包子一個。來年即可得子。小孩搶得包子。一生可不受驚嚇。是殊可哂也。

● 安福民風瑣記

安福古稱安成。山縣也。僻處贛省之西部。舊屬吉安府治。今則隸於廬陵道焉。於歷史上地理上均無甚表見。距吉安一百二十里。吉安舊稱曰廬陵。與吉水同爲吉安府首縣。歐陽文忠文信國之故里也。高臨贛江。爲江西富庶之區。距南昌四百八十里。南昌江西省會也。距九江三百餘里。自九江卸長江輪船。水路附小火輪往南昌。可兩日而達。若乘南潯鐵路之火車。則一日之程也。南昌往吉安。曩日惟有民船。近亦有小火輪開駛者。計程亦祇需兩日。惟遇冬令。贛江水淺。則艱於駛行耳。安福與吉安毗鄰。水陸均可通。水則贛江之支流。河淺灘多。需時日。行者多趣道於

陸。僱一筍輿。崎嶇蠶虫間。一日之程耳。

安福既僻處山隅。交通隔絕。幾如世外桃源。故民智暗陋。盲於時勢。人生應有之智識。多缺而不備。間有一二由省會學校畢業歸來者。庸中佼佼。大有不可一世之概。顧風俗極敦樸。大都布衣。鮮著綢綾。卽婚喪宴慶。亦不過一領竹布衫而已。

居民多務耕種。兼及紡織。婦女亦多從事於田間。否前卽居家治布。無一曠閑者。闔邑機聲相聞。所謂吉安青布者。（安福舊屬吉安府治故云）爲出產大宗。銷行廣東之南。雄佛山間。全城商鋪三百餘家。業布業者。佔三分之一。亦可覘其大概矣。其他特別出產。如橘子。如柚子。如樟樹。如馬。如豬。橘柚遍地皆是。柚子每枚錢十文。橘子每斤錢二十餘文。樟樹卽製樟腦油者。出產甚富。馬多矮小。材不及北省產。豬肥小。全身毛潔白。頭及尾梢間黑色。耳小上聳。肉鮮美。其製火腿。不減浙江金華製。虎狼野獸。時有所獵。有扛至市中求售者。虎皮一床。索價七八元。百物賤易。米每斤錢二十八九文。中等之戶。有織機兩床。一家七八口。卽可度日。非

江浙所能夢想到也。

教育之事非所聞。顧極重文人。科舉時代。苟能博得一領青衫者。卽能廁身紳界。握地方政事權。爲合縣所崇仰。城內雖有小學校一二所。辦理善否。不可得聞。然每遇畢業。學生家必廣開筵席。演戲娛賓。門首報帖高張。亦一怪現狀也。

近城建築物之鉅者。爲東山文塔及鳳林橋。東山文塔爲三國孫皓時物。在東門內。高十餘層。尙未頽廢。鳳林橋在北關外。跨贛水之支流（忘其河名）計十三洞。上可橫列馬十餘騎。爲通萍鄉之大道。

房屋矮小。類皆泥牆。內屋無窗牖。頂洞開方五六寸許。覆於明瓦。陰雨時須摸索行。有類牢獄。詢之則以暗黑能納財對。

迷信之事。各處所不能免。若安福爲尤甚。每日市上。必有木偶出巡。扛一小木椅。上座一紅面如關壯繆。或白面如韋護。或黑面如趙公明者。立其上。三五人撞鑼擊鼓。隨其後。日必數起。蓋病者酬神也。或捨身某家司廚君座下。書紙數十。分貼各處壁。

隅。最溺信日者言。所謂地師者。供奉若尊長。一事之舉動。必就其決吉凶。而婚喪建築。尤鄭重其事。擇吉最苛嚴。

廟宇遍村市。僧道不剃髮。有妻子。亦多經生意。爲蘇皖所未聞。

飲食多生冷。嗜韭蒜。起居不潔。案廚塵封。多不拭抹。晨興間有不梳洗者。若漱口刷牙。詫爲希有之事。

言語初至不諳。經久亦稍習之。其義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茲錄於下。如何曰做債。
(按卽滬上做債之轉音) 橘子曰柑子。洋錢曰花邊。亦曰英光龍光。(卽英洋龍洋) 銅元曰毫子。(按花邊毫子爲贛省通語) 乳曰呆。(按卽奶之轉音) 先生曰老師。亦曰師老。雞蛋曰剝之。餅曰苗。小曰細。兒曰基。

●萍鄉歲時之風俗

年節之風俗

陰歷歲首拜年之事。大約各地皆同。然萍邑風俗。除拜年外。更有所謂讚土地者。如

某家接得新客。（婿初到岳家。謂之接新客。）某人適逢壽旦。固無論矣。卽無此二項事故。苟小康之家。平日稍喜玩笑者。卽以讚土地爲無謂之慶賀。其手續必先日具帖報告當事者。謂來晚土地。恭賀新禧。（於新客則稱恭賀新客。於壽旦則稱慶祝千秋。）云云。至次日黃昏後。鑼鼓喧騰。爆竹聲聲。以一人假裝綫鬚。翻穿皮馬褂。左手持杖。右手執扇。搖頭擺尾。自讚曰。土地神。土地神。土地原來天上人。以及種種慶祝之語。不勝枚舉。讚畢。然後酒肉徵逐。興盡而後返也。

端陽節之風俗

龍舟競渡。角黍投江。相傳爲屈大夫蹈汨羅之紀念。習俗相沿。年年如是。卽各地亦莫不然也。萍俗五月朔早。晨曦方出。一般小兒。向母索錢。趨購麥包與角黍。（俗名包子與粽子。）蓋萍俗是日以麵包與角黍爲要品。售包子粽子之齋鋪。至五月朔方開市。且開籠之包粽。較後出者爲大。故小兒趕前往買。城內店戶。鄉村居民。亦復爭先恐後。購之餽送親友。自初一至初五日。此數日中。闔境人極爲忙碌。午節早晨。

市面各鋪休息。停止營業。是日售猪肉及魚者。利市三倍。轉瞬售罄。各家早膳時。將粽子包子醃蛋。大蒜各物。置於桌上。合家大嚼。飲雄黃酒。以解毒。懸菖蒲艾於門前。並於屋角遍洒雄黃。謂能驅邪。或有備三牲酒肴。入廟敬佛。爆竹聲聲。極爲熱鬧。敬神還家。合家痛飲。午後長幼男女。咸著新衣。紛紛去觀龍船。蓋午飯後。賽船之人咸集龍王廟。焚香燃燭。祭禱龍王後。披紅巾於龍王首上。然後將龍首龍尾。迎下小舟。龍首置於船鎰。龍尾置於船末。水手數十人。潑槳前進。船末掌舵一人。船首一人持小紅旗二面。當二船比賽時。鑼鼓大作。船首執旗者。大喊助威。發聲極怪。舞旗不已。及至勝負既分。兩岸觀者亦大聲歡呼。賽勝者上岸飲酒。飲畢復作二次之比賽。直至金烏西墜。盡歡而散。

重陽節之風俗

九月九日爲重陽節。又稱重九。是日原爲桓景避難之日。而今人登高行樂。未免數典忘祖矣。萍俗是日闔境人家。咸備辦酒肴。恣意飲嚼。膳後至南門外寶塔嶺登高。

此嶺下係一長岬。高約二十餘丈。下面植柑成林。登高者咸購柑。自山向岬中擲下。一般貧家小兒。爭來拾取。因之或起鬩鬪。擲柑者故意對拾者擲下。借以取樂。而此等貧兒。貪此小利。冒死爭奪。山下柑如雨下。擊其首面。不知痛楚。往者曾有一兒。爲柑擊中眼球。眇其一目。又聞有被柑擊中要害。因之隕命者。夫亦大有憐矣。然則擲柑者。花費金錢。爲此無益之舉。果何用意耶。蓋俗傳人有晦運。逢重陽擲柑。若擲中拾柑之人。晦運即可移至彼身。噫。此種心理。害人利己。其實徒然費錢肇禍。損人亦不能利己。誠愚之甚也。

● 萍鄉婚嫁之惡習

迎接媒介之野蠻

新婿之家。必有媒介。當親迎之日。爲媒介者。峨其冠。華其服。高視闊步。大有惟我獨尊之概。主人必先於其大門之外。設方桌一席。席置水菓醇酒若干。擇飲士二三。立待於其前。俟媒介至。一聲恭喜。強令痛飲。多者十餘碗。少者一二碗。務必達其既醉。

之目的。而後止。因是有吐者。有嘔者。有嬉笑者。有怒罵者。種種怪狀。相逼而來。然後任情驅使。迎接升堂。款以上賓之禮。爲客中之重要人物矣。

調戲伴娘之野蠻

新婚之家。於未婚之前。必央求媒介。寄語女家。聘請伴娘一人。或二人。擇容貌清麗。歌曲工雅者充之。俟親迎之日。肩輿而來。於是一般作客者。使酒縱情。任意調戲。甚至偷香苟合。無所不至。少則三五日。多或一二月。隨婚家之貧富爲轉移。至親好友。微論遠近。一聞伴娘之美麗。必連翻而來。爲伴娘者亦志在獵取金錢。樂爲應酬。雖聲名狼籍。亦所不惜。噫。婚姻本文明美事。而竟以此等最不規則之舉動。雜於其中。殊可哂也。

●萍鄉人之迷信

貿易之迷信

貿易之家。必有趙公。（俗又謂之招財菩薩。）然趙公之來。必自親發。歡送之。親友

之歡送。又必自盜竊以得之。蓋謂非親友之歡送。親友非盜竊而來。則趙公無靈驗。不能保障其發財也。歡送之手續。亦必先行具帖報告。於某日邀集其歡送者。華其服。峨其冠。以一人携趙公。附以爆竹聲。鑼鼓聲（亦有不用鑼鼓者）。蜂擁而去。磕響頭。讚土地。送呈貿易之家。然後猜拳飲酒。作一餐之餽。噉藉以索相當之報酬耳。

疾病之迷信

此種迷信有二事。分述於下。

（1）打天齋 設有人偶受皮膚之病。如錢打損傷腫痛糜爛。以及種種之凡關於外科者。經旬日不愈。即央請二三親故。左右良朋。提筐背袋。嘻臉笑容。至各家請求米粒。多者一升。少者一碟。一甌不等。此外線香若干。視貧富以分多寡。必充其慾望而後去。如是者多日。積而至米粒三四担。以至十餘担。如是以其半或三分之二磨成粉質。製作圓形物。向四面拋擲。附近之貧家兒童或窮措大。或乞丐羣。來搶拾之。謂之搶天齋。拋擲既完。一闕而散。謂病者從此可慶再生矣。當搶拾之時。如精神疲

倦者。不敢致身人叢。則所得甚少。其數不滿二五以上。必又存而拋棄之。謂得之反足以招病。嗚呼。疾病在身。不務醫藥。而以打天齋爲却病之方。可謂迷信極矣。

(2) 打菩薩 設有人偶受風寒。發生種種病狀。如嘔吐也。頭痛也。四肢畏寒也。遍體發熱也。以及口中作嚙語。面目帶猩紅色。經數日不愈。卽於附近寺觀中。迎接楊四菩薩（俗又謂之楊四將軍）一位。置之家堂之上。又敦請一道士。花其衣。紗其帽。口誦齊東集時跪時拜。如是者半日。迨黃昏後。以壯有力者二人。肩負楊四。左右波折。任意播弄。口中作牛鳴。呼呼不已。此外雜以銅鑼聲。儼如道場。並携小水罈一個。徒步出門。至水畔枯樹之處。道士對罈作法。當火光燭天之時。見凡有飛蛾蟻虫等來。卽捕捉一二。置之罈中。謂爲病者之魂魄。既畢。仍喧嚷返家。但相戒同去之人。不得回首後顧。謂後顧則魂魄來而復去云云。是之謂打菩薩。

● 萍鄉人食物之習性

食物之習性。各地有殊。南喜肥鮮。北嗜生嚼。各得其適。亦不可強同也。茲述萍鄉食

品以資參攷焉。

(一) 辣椒。辣椒之種類不一。有黃椒、青椒、朝天椒、燈籠椒諸類。春二三月時下種。五六月間即可成熟。性極辣。食品中常用以調味。而在萍地則以之爲日常必需之食品。常年四季無日缺之。無論何種菜蔬咸需和以辣椒。例如魚一頭重量一斤而烹時至少和半斤辣椒。否則不能下箸。故萍地購椒至少幾斤。其嗜椒如此。

(二) 豆豉。豆豉有甜、苦兩種。製造之法。先用黑豆七石半。置小池中浸透。將水放出。用大木桶蒸之。每桶置三四百斤。蒸熟後。佈於蔑席上。俟其半冷。貯篾盤中。悶於屋內。經七八日。即發長霉。於是將豆爬出。於河中洗淨。積成一堆。蓋以禾桿。俟其發熱。然後用水洒百斤。砂鹽五十斤。甘草茴香各三斤。磨末和入豆內攪勻。貯大桶中。再蓋以禾桿。經一星期。取出晒乾。即成其所謂五香豆豉矣。其苦豆豉製法與上相仿。惟加青礬。去甘草八角。甜酒三種。苦豆豉浸汁極濃。甜豆豉味較佳美。萍地專製豆豉者。有十餘家之多。因萍人喜食辣椒。椒與豆豉有連帶關係。不可缺一也。且無

論何種菜肴。咸須和以豆豉。若煮豆腐。更非豆豉不爲功矣。故豆豉銷路暢旺。大可驚人。卽漢口北京等處。亦至萍鄉購辦。蓋其地銷場既大。製法更精益求精也。

(三)豆腐。其方塊者名曰硬豆腐。其水腐者名曰水豆腐。亦名豆腐花。又名豆腐漿。其鹽水浸硬豆腐而成者。名鹽豆腐。萍人食豆腐。更甚於食椒。限定早餐食水豆腐。午餐食硬豆腐。儼然賴豆腐以爲生活矣。新年中三日。市間無處購豆腐。則先備足油炸豆腐。以爲新年中三日之需。聞萍地人云。萍鄉咸用煤炭。又嗜辣椒。借食豆腐。亦可祛解熱毒。以資調劑。言之尙爲近理也。

(四)茶葉。我國各地之人。皆喜飲茶。不獨萍地爲然。似不必贅敘。然萍人飲茶。與他地不同。其敬客皆進以新泡之茶。飲畢。復並茶葉嚼食。苦力人食茶更甚。用大碗泡茶。每次用茶葉半兩。飲時。並葉吞食下咽。此種飲茶習慣。恐他地未之有也。

●萍鄉之俗語

入境問俗。方言爲先。茲將萍鄉俗語。就所知錄出。亦風俗之一端也。

你曰悻。我曰憾。你們曰悻裏。我們曰憾裏。嘗人癡呆曰麼氣。倒運曰背時。說話是曰鐵定。非曰不定。言言曰打野話。又曰扯白。跑曰打飛脚。飲酒曰喫長面。此處曰個裏。彼處曰冷裏。現在曰該刻仔。如何曰約弟仔。聞人呼喚問以何事。曰做榨咧。傭婦曰大嫂。婦人及妻皆曰婆娘。小孩曰乃仔。呼兒曰崽子。父曰爺老子。母曰娘老子。姊曰姊老子。妹曰妹老子。睡曰困窖。今日曰加不。夜晚曰夜不。稱人能幹曰脚色。嘗人無用曰該死。闊綽曰擺臉。流氓曰打流鬼。許久曰蠻久。小曰細。物斷曰橐。汗穢曰雷堆。奇異曰古裏古怪。最好曰刮刮叫。刀利曰飛快。蛋曰架假。茄子曰子瓜。墨魚曰默魚。荸薺曰慈姑子。銅元曰毫子。銀洋曰花邊。

● 德安楊泗菩薩晒袍之風俗

德安於陰歷六月六日。俗傳爲楊泗菩薩之誕辰。楊泗菩薩。是日必須晒袍。家家戶戶之婦女及兒童。皆着新衣新裳。迎接楊泗菩薩。須恭恭敬敬。不敢說一句笑談。如敢有說笑談。謂菩薩必將降災於其人之身。并將楊泗菩薩。由此屋迎送到彼屋。名

曰過案。所供之物。爲麥製之發粿。及細茶豬肉。供過以後。便將物品分給兒童。云食之。菩薩必保佑其身體強健。倘是日天雨。大家必云。五月十三日。楊泗菩薩既未拿雨水給關爺磨力。所以今日關爺亦不拿太陽給楊泗菩薩曬袍也。

▲福建

●閩俗瑣記

閩省婚嫁之禮極繁。嫁女子之於結婚前一夕。扶女拜於祖先之前。畢則坐於廳事。擇一有福之人。爲之梳髻。謂之試裝。斯時女必哭。有真者。有僞者。亦各視其情而已。翌日登輿。輿行後。新人之兄或弟。袖中籠箸一把。由大門而入。置於箱中。謂之留福。蓋恐新人帶福於男家也。新郎先於早間至女家迎親。女之兄弟。多以計戲弄之。及花輿進門。置廳事上。約半小時。始扶新人降輿。蓋恐性燥。有意爲之。欲使之溫柔耳。喪葬之禮。則更繁雜。人死之日。凡來弔者。則哭之。死者之子孫亦哭。否則不祥。至入殮之時。則以麵含於死者之口。謂之吃麵。於是置棺於後廳。日必供飯。事之如生。必

三年後始擇地而葬。甚有至數十年而不葬者。意謂不忍其親之死也。及葬後。回主三日。燈籠之上。必書吉祥語。如百子千孫之類。夜則宴會。親友戚輩均來道賀。蓋謂此後永無不祥之事也。每逢新年。則有多數船婦。攜籃往各家唱歌。其家予以年糕。婦乃歸而煮食之。謂此一年中可免患難也。正月二十九日。閩人多煮糖粥。雜以紅棗。荸薺。芝蔴之類。謂之後九粥。凡已嫁之女。必饋之母家。蓋因古有一婦坐獄。其女以芝蔴之類。雜於粥中。以奉其母。於是閩省遂爲風俗。歲必爲之。

● 閩省歲時風俗記

乞巧節之俗

陰歷七月七月。爲乞巧節。福建俗例。是日陳瓜於庭。以乞巧。其普通者。爲蠶豆。蘋菓。藕。菱。黃皮。菓五種。其乞巧用蠶豆。亦不知用意何在。食時。或以猛火和砂炒之。名曰炒蠶豆。或以水和五香煮之。名曰五香豆。其用蘋菓。藕。菱。黃皮。果諸物。亦無甚取意。特應時賞新耳。乞巧時供牛女二星。供畢。將果品分給兒童。兒童取之。亦互相貽贈。

謂之結緣。俗云乞巧日結緣。此後卽不致有兄弟鬩牆之閫。是誠奇談矣。

冬至節之俗

冬至節時。福建有搓丸之俗。前數日。用糯米磨粉。置日中晒之。俟冬至前晚。備燭一盒。橘十枚。橘上各插一紙花。箸一雙。蒜二株。陳列盤中。置桌上。然後將糯米粉（俗呼爲粿）用開水調成糊。合家老幼。用粿製成銀錠。銀圓。荸薺等形。當初作時。必先搓小丸。俗稱搓丸。冬至早晨。將所製糯米食品。用紅糖拌勻。祀神祭祖。後合家分食。考此風之由來。蓋往時有一樵者。至山樵採。失足墜澗中。澗極深。無人援救。不能出險。且深山路絕。人稀。樵者呼救。力竭聲嘶。亦無援之者。樵者居澗中。食黃精。姜得免餓斃。歷十餘年。遍體生毛。身輕能飛。於是高飛出澗。還家。性狀全變。家人呼之不應。乃用糯米粉和水成丸。與樵者食。樵者以爲黃精。姜食之。漸還本性。家人因以團聚。而自此相沿成習。遂有搓丸之風矣。此種奇談。殊可怪也。

●閩人佞鬼風俗記

中國人迷信鬼神。崇拜偶像。各地皆有此風。不足爲奇。惟閩人佞鬼。想入非非。有出尋常意料之外者。其種種動作。皆足令人絕倒。茲分述如下。以供採風問俗者之參考。閩人最尙階級。平民與紳士。其門第身分之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因之閩中神道階級之儼。亦足爲各省冠。每年七八月間賽會。凡高級之神道。其出也必以輿。中級以下。皆步行於街路之中。神道能步行。可謂奇絕。

神道位分愈大。則其像愈小。其位分小者。則神像愈大。高級之神像。其構造與他省無異。中級以下。必須步行之大像。皆以輕木彫成。祇有上身。而無下部。軀軀中空。當賽會時。將此半截神像。套於人身。（此等人名爲神脚。此人匪但代神行步。有時且代表神道發言。）衣以長袍。於其胸部開一圓洞。名曰大窗。俾腹中人可以矚視外物。當神之出巡也。最先爲十番鼓樂。繼之以台閣。綵亭。花担。（滿担皆鮮花。其香沁鼻。）茶担。衛隊。掌勅印令箭之書吏。殿之以晃晃蕩蕩高視闊步之神道。（有時前驅掌勅印令箭之書吏。反得坐二人肩輿。）游行街衢中。另有一種威猛之氣概。

閩神位分最大者。若武聖廟之五公。瘟部尙書。郭聖王。三仙姑。齊天大聖。東獄帝。炳靈王。包孝肅。省城隍。一切等神。皆有坐轎之資格。其位分之至卑至賤者。莫如長爺矮爺。蓋卽黑白無常鬼也。其身分與阜隸相等。每逢賽會時。橫衝直闖。皆長爺矮爺也。蓋每廟皆有一長爺矮爺。故此輩發現於街路中者爲最多。而閩人詔事長矮爺。較他神爲尤長。長爺長約九尺至一丈。矮爺頭大如巨籬。身不滿三尺。凡矮爺之神。脚以七八歲之小孩充之。此等小孩。本極頑皮。一經套上神像。遂至無所不爲。矮爺形貌猙獰。其目與手與舌。皆有機捩。可以活動。其目能左右盼視。其舌能自由伸縮。其手亦能伸屈上下。有時徑摸小兒之頭。或拊行人之背。往往有被驚而成疾者。且矮爺遊行道上。最無規則。或前後跳躍。或追逐途人。蓋神道中之蠹賊也。閩人生子。往往拜長爺爲乾爺。有時長爺之後。跟隨無數之小長爺。其衣冠亦與長爺無異。皆其乾兒也。惟矮爺則無之。

閩省賽會。無一定之機關。當七八月間。城鄉各集。皆奉神出巡。有時途中神與神相

遇有一定之儀注。及問答之信語。神不能自言。以香頭代言之。香頭戴羽纓之涼帽。衣葛紗或夏布之開啓袍。束以扣帶。追隨與神之旁。當神道相見時。香頭不啻神道之代表也。譬如省城隍途遇瘟部尙書。則城隍之輿。停於路旁。尙書則停輿於路之中央。於是此城隍之香頭。代表本神。趨前行三叩禮。仍跪啓云。卑神不知聖駕到此。接駕來遲。罪該萬死。要求殿下恕罪。並賜教訓。斯時瘟部尙書之香頭。挺胸凸肚而言曰。免罪。今日本爵出巡。到貴城隍轄境之內。家家戶戶。信奉神聖。一路之上。祥光擁護。疫氣毫無。所有散疫小鬼。早已逃避外國。足見貴城隍辦事認真。可喜可嘉。本爵明日面奏玉皇。還要保奏一本。城隍香頭跪云。謝殿下栽培。瘟部尙書之香頭云。這是本爵應分之事。不消謝得。此後務須益加勉力。不負玉皇萬歲爲要。去罷。有時途遇步行之中級神道。則中級神先在路旁站班。及接近神輿。則屈一膝請安。斯時貴神教訓之詞。益加嚴厲。彼步行之小神。祇能是是是答應而已。有時東嶽之太子。炳靈王。或武聖五公之太子出巡。遇見貴神。則口口聲聲。稱呼老伯。執子姪之禮甚

恭。此等發噱之事。筆不勝書。香頭代神發言。操不規則之官話。尤爲可笑。且香頭竟能假借神權。發行威力。有甲乙二人。甲爲貴神之香頭。乙爲長爺之神脚。此二人素有仇隙。猝然遇於途中。甲問爾遊行街道。曾否遇見疫鬼。乙答殿下聖駕出來。他們豈能出現。早已遠逃到外國去了。甲問爾遊行路過何處道路。乙答某處某處。甲云。爾這小小鬼役。胆敢胡說八道。本爵適從某處經過。見有五個疫鬼。乃是有名余家五兄弟。最爲利害。本爵當用乾坤如意袋。將五鬼裝入袋中。你既從某處來。何以不見五鬼。你在本爵面前。尙敢說謊。來。將他用鐵練鎖起。帶回殿中聽候審辦云云。嗣聞此代表長爺之某乙。竟被棍責四十。當受責時。身上仍套長爺之神壳。抑何可笑。又有福州知府張某。途遇長爺。直衝前驕。張卽命親勇將長爺拖翻。褫禪答臀四百。答畢。謂之曰。你是陰府神班。我是陽間太守。陰陽雖隔。名分則一。不打何待。閩人亦無如何也。閩人信鬼而畏官。久而久之。將兩種心理。合而爲一。於是乎廟宇之木偶。皆施以官場之制度。致有此特別之怪現狀。奇乎不奇。

閩中神道。講究應酬。有時北澗之武聖五公。晉城拜謁雙門樓之武聖。而雙門樓之武聖五公。於客神回鄉之時。必親送至城外。名曰送行。對於西澗芝澗皆然。當拜客及送行時。皆用全部儀仗。十番鼓樂。台閣雜劇。又雇城外南台之白面（卽土妓）扮出戲中角色。騎馬唱曲。舉國若狂。糜費無數。蓋城集與鄉集。競勝爭奇。雖犧牲無量之金錢。亦所不惜。至兩神會話之時。各由香頭自由發言。或仿官場搗謙之口氣。或仿滑頭吹牛之聲調。往來問答。有延長至三四小時者。武聖五公者。楊靈公。顯靈公。振靈公。咸靈公。宣靈公是也。其像皆畜首人身。有猪首者。牛首者。馬首者。狼首者。犬首者。光怪陸離。無奇不有。蓋淫祀中之最奇者。

溥度亦名普度。每歲七月中元。無論城鄉各集。必舉行一次。其經費則沿門募集。雖至貧者。亦必想儘方法。籌款以應命。其經理之會首。有因以爲利者。諺曰。普度不出錢。瘟病在眼前。普度不出力。矮爺要來接。當舉行普度時。搭一極大之綵台。台中列桌無數。陳設古董玲瓏。及種種希奇之物。雖碗箸燈爐。亦必搜求古物之有價值者。

其他可知矣。本集神道高坐其上。長爺矮爺。偶坐於下。於是僧尼唸經。道流禮懺。鐘鼓鞀鞀。震耳欲聾。又有浮浪子弟。吹彈絲竹。搏拊金鼓。有一種異樣之樂器。如鼓而長。四週緋以極細之革絲。以手拊之。其聲沈雄而悲涼。名曰狼丈。蓋言其聲如狼之嗥也。鄰近男婦。携其子女。盡室來觀。鬧熱之情形。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普度七日。乃舉行出海之典。

出海一事。較普度尤爲重要。以杉板製一船壳。糊以綵紙。船中陳設極夥。綜言之。凡人世應用之物。無不備具。惟其物皆雛形之模型。若三寸之火腿。一寸之豬頭。酒罈如鼻烟之壺。煙盤如火柴之齒。甯式之牀。大如翠鳥之籠。沐浴之盆。大如印色之盒。種種物器。無不精巧而可愛。又有紙製男女僕婢二十餘人。各司其事。有一婢一僕。專司鴉片烟者。一以通條刺烟槍之管。一以挖子爬烟斗之灰。其形狀栩栩欲活。閱之令人絕倒。此船身長約二丈四尺。寬約四尺二寸。有帆有舵。有篷有錨。董其事者。預泊船於台中州之大橋下。同時壇董取木桶二。置於神前。頂禮膜拜。至無量數。金

鼓雜奏。僧道各唸其經咒。遂取猪血狗血鷄血牛血等血。暨腐敗之腸。臭穢之布。種種惡物。雜投其中。然後以神道簽字之印條。封貼桶蓋。必嚴必密。彼謂神道用乾坤袋拘捕之疫鬼。皆收容於桶中。故其鄭重如此。至於出海時。鼓樂前導。長爺矮爺。步行以從。列炬數十。照耀於前。挑桶者必用精壯之少年。絕跡飛行。速如驛馬。道中如有人觸着此桶者。此人必死於疫。故出海時。行人遠觀。無有一人敢逼近而觀者。既至天橋下。則置桶於船。時潮方漲。足欲退。乃解纜。令其隨潮出海而去。

閩中花會。無處不有。因而鬼卜之風亦盛。花會有三十六門。每門有一名字。每一名目。皆有一鬼。如明珠爲女縊鬼。必得爲男縊鬼之類。土人皆熟知之。凡打花會者。往往於叢塚之中。露宿達旦。是晚所得夢兆。與何種鬼相符者。卽以孤注博之。必可獲中。得中以後。則以酒食祭之。洪山橋附近有官山。叢墓如麻。有一孩屍爲野犬所囓。僅餘頭臂。有一人卽以香燭祭禱。用錦被裹至家中。默數由山至家之步數。用三十六之數乘之。餘數若干。卽打花會第幾門。居然獲中。南校場行刑時。有人持秤而待。

鋼刀既下。人頭落地。此人趕緊捧其首級。用秤秤之。約若干觔。卽打花會第幾門。此等舉動。無奇不有。而皆謂之鬼卜。有驗有不驗。其驗者則迷信益深。不驗者則自怨其誠心之未至。總之花會一日不絕。鬼卜之風亦一日不除也。

閩省上府各縣。往往有奇案。旅客獨行山路。輒爲人鋸其手。或鋸其腿。或挖其心。與目。或割其陰。屍血模糊。極爲可慘。亦有獲犯到案者。問其命意。則以塑血像對。彼謂割活人之肢體。以之塑造神像。謂之血像。靈異非常。此等人以賣鬼卜爲業。挑一香担。担上有極小之神龕。遊行各村。凡打花會者。聞香担至。必就神前問卜。以定宗旨。每卜一次。得錢十餘文。挑神像以營業。可謂商業中之最奇者。而担上有血像者。則營業異常發達。然百不得一二也。血像亦有供諸室中者。閩人家家有神像。多或二十餘尊。少亦七八尊。皆供于廳堂。

閩人每有疾病。必以打獐爲最要之事。打獐者。謂之獐子。赤身紅褲。同來有一人。狀似道人。以手捻訣。向獐子作種種怪狀。口中念念有詞。俄而獐子自搖其頭。愈搖愈

疾。辮髮皆散。披亂如捲。俄而獐子大聲疾呼。不知作何語。滾地作觔斗無數。或跳躍如猿。或伏如狗。此道士以法禁制之。使勿再發狂。然後置香案於前。病家子弟眷屬。皆跪求施救病人。此獐子自表其附身神道之尊號。大抵非二郎神楊戩。卽齊天大聖孫悟空之類。然後以不規則之官話。向病家問訊。如嚙語。不可盡解。道士進刺刀一把。獐子以刀自齧其舌。以舌血畫符數十張。又取極旺之香火嚼之。口鼻皆冒烟。縷縷然。不知有何術也。事畢。道士焚符退神。獐子卽醒。自言一切都不知曉。舌上割處。亦無痛楚。此等作僞之人。似亦稍有邪術也。按打獐之用甚廣。凡打花會者。亦常打獐。以代鬼卜。又秋間賽神時。神輿之前。亦有赤身步行。以鋼鑽貫其兩頤。血液糝糊口中流涎。垂至三尺。或一人。或數人。皆獐子也。

● 閩侯之拍喜俗

閩侯西門外某鄉。風俗鄙陋。其最足令人噴飯者。則鄉民娶婦。至次年正月十五日。親鄰持竹杖覓新婦打之。謂之拍喜。隨拍隨問曰。新娘有喜未。應曰有。則挾竹再往。

他家。設畏羞。或倔强不答。則連打連問以逼之。必使答應而後已。婦呼號痛苦。至於身無完膚。不恤也。如未經受胎。則後此屆期。仍不能免。生子後方脫此厄。故每當元宵節。舉鄉奔走若狂。竹枝縱橫。與火把燈毬相擠。新娘拘於例。是日不能避回母家。天甫黎明。問喜之人。卽魚貫而至。婦倉皇閃避。如鼠投穴。間有躲入米甕中者。亦可謂譴而虐矣。顧人心狡詐。種種機械。因之以生。冤冤相報者有之。藉此調笑者有之。亦有婦不能忍。與客相打者。曩有某婦。拘執不答。竹下如雨。婦痛難禁。逃入廟中。客追入窘之。婦羞忿無所洩。竟自經死也。

●漳州女子之杖林

福建漳州。女子皆小足。必倚杖而行。凡遇慶弔之事。女子偕往。每人皆持一杖。相聚成林。蓋初時民俗淫奔者衆。朱文公守漳時。立法命之纏足極小。使不良於行。藉革其澆俗。故成爲今日之現象也。

●甯化民風略記

甯化縣屬福建汀漳道。連墟連壤。可田可沼。宜稼宜麻。力本自贍。富卽不及二萬。而帶索炊塵者稀矣。庶不及四萬。而袂雲汗雨。亦幾幾似之。閭井邊幅自好。矜蹈自充。杯酒貳疑。動相進責。士子硜守故聞。吝於權變。至雕虫顰帨。比挈尺寸。籬壁各封。徑絕天海。雖釋屬臨民者。未忘此習也。大約遇事激發。如風橫濤湧。久久刁調寂湍。漲落無力。持晝夜。往承平時。白下閭門之賈。歲再往還。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菓。非吳產不珍。富翁累銖扁篋。慳吝曰儉者有之。而呼盧調笑。泥沙一擲者。亦踵相接也。歲有十二辰。而迎神之會有五。若夫喜鬪終訟。膚受求伸。婚媾惟財。不遘坦腹。至於賀元張燈。飲社上冢。懸蒲競渡。乞巧賞月。登高守歲。四月八日浴佛。中元祀先諸俗。率同閩中。亦不異海內。無庸瑣書也。

● 永定農家之鄉俗

永定鄉中。年至七月。有食新禾之俗。是時早稻登場。村中有人選擇日期。布告通衢。略謂吾輩農人。備歷艱苦。新禾登場。理應嘗新。酬神酬願。及時行樂云云。自布告後。

鄉人紛紛赴市。購辦食物。煮肉殺雞。以博大嚼。俗有云。新禾一餐不滿足。死也不瞑目。此種舉動。殊可笑也。

● 永定之方言

你曰悻。我曰艾。他曰渠。你們曰悻大家。我們曰艾大家。他們曰渠大家。詈人癡呆曰死貨。倒運曰摸時。是曰契。非曰無契。打官司曰做是非。謊言曰講仙話。此處曰這仔。彼處曰甲仔。無曰謨。如何曰浪得仔。聞人呼喚問以何事曰做嗎咧。傭工曰長年。婦人曰婦娘子。夫曰老公。妻曰老婆。男孩曰大細子。女孩曰大細妹子。呼兒曰囡。又曰大細父。曰阿伯。母曰阿姆。祖曰阿爹。祖母曰阿姐。外祖曰公爹。外祖母曰外姐。兄曰阿哥。弟曰老兌。姊曰阿姊妹。妹曰老妹。昨日曰差不。晚上曰夜不。稱人能幹曰脚色。詈人無用曰不中用。小曰細。流氓曰打流鬼。最好曰妙妙。又曰頂刮刮。蛋曰春。茄子曰球。銅元曰鏰仔。銀角曰毫仔。銀洋曰花邊。

● 建陽之賭風

建陽僻處萬山中。風氣閉塞。教育不興。土著十戶中有八戶有祭田。每一家最疎。輪值者。攤年計穀。亦有五百斤。足資一人之食。因有此病。故人民多坐食。鄉民耕者十分之三。半耕者十分之四。餘皆坐食之游民耳。婦女無事職業。賭風甚熾。城內二千五百戶。終日有四十棹雀牌。卽此可見鄉間終日有賭。習爲故常。業賭博者都萬餘人。現在婦人賭博。至有不能罷者。竟以設庄抽頭爲生。男子倚以爲活。而競相排設者。廉恥且從此喪盡矣。有長民之責者。何弗加以禁止耶。

● 邵武風俗記

邵武人性獷直。治生勤儉。惟鴉片流毒。染者迨遍。有終日辛勞。祇供一時之呼吸者。居民日趨於貧困。豈非以此故乎。

居民迷信未除。信鬼好祠。謠譌紛紜。時多不根之談。晚近民間風俗日替。夫死再嫁。視爲固然。甚有一而再。再而三者。（有坐產招夫者。人名其男爲白鼻頭。）夫可轉賣其妻。妻亦可自贖其身。此等陋俗。爲民上者。宜禁革之也。

中華全國風俗志 下篇卷六

▲湖北

●武昌東鄉鄉里制度

武昌居鄂省東南。爲本省首邑。因地勢而分東南北三鄉。東鄉分二里。曰保安。曰永豐。里以下有村正族正。族支出爲房長。族正房長協助村正者也。同宗者雖遠家千里。族正皆有管理之責。任其事者年有更代。民有爭執之事。先經本系族正房長。暨村正與村之賢德者平之。不果。巨紳里保再平之。而後上達。苟直接官府。必罰不赦。理曲者則議罰於宗祠云。

●武昌之民情

鄉民率以農爲業。工商漁獵次之。勤苦儉約。婦女尤甚。以紡織致富者所在多有。男子喜爭鬪。酷嗜鬥牛。雖三尺童子亦習之。往往以細故釀成巨案。官吏弗能禁也。鬥牛者。銳牛角。培牛力。不遍身浴血不休。不博彩。不償傷。惟勝者矜榮一鄉。負者另圖。

洗辱。婦女力巨者能舉三爪水車。爪者車頭輪齒也。俗以爪多寡辨車大小。力薄者任吹覺耕漑。插秧刈禾。採棉耘耨等事。水中耕作以纏足故。必著水履。婦女皆擅紡織。善儲蓄。尤精刺繡。亦有業絲爲商者。暇時男喜角力擊毬拍球等事。製毬以古式靴釘紮以羽毛。削木成板擊之以遠近計勝負。球團絮而成。繞之以綫。女則嗜踢毬。紅繩剪彩等戲。字紋變幻。精心巧慮。亦絕技也。

● 武昌之佞祀

本地風俗頗篤神道。寺觀林立。村必建土地祠。且位及他神。卽家畜失蹤亦禱土地。賄以三牲掛紅。病輒神醫。謂之降神。附體者曰禡角。最怪者雖素不知醫。目不識丁之人。神若附之。卽言吐成章。醫理純熟。劇藥良方。源源而來。似非庸醫。酬神者立匾掛紅。金像修社。紫冠彩衣。旗傘執事。無不盡心竭力。年豐演戲。年稍荒亦不廢。有廟則年必戲。往往因奪戲釀劇爭。奪得者曠野營高臺。屬村籌戲臺款。是時也晝夜連奏。商販蠅集。男女蟻附。賭徒及鬥牛者亦乘時而興。又所謂花鼓戲者。狀甚猥褻。秋

夏之間夜必有之。雖無鬥牛戲。而賭風頗熾。官紳莫之禁也。

●武昌之嫁娶

禮娶之事異他鄉者數端。男當吉辰。偕媒出發。謂之迎親。坐女轎返。先坐床席而後禮神。蓋先占祥也。女轎入門。必倩儒道禮車馬神。讀車馬文。卽祝詞也。次日拜親。三日禮灶。四日後拜鄰居族人。女俟男轎去。衣男家衣。先數日不多食。立斗禮神。自首散著四週。閤家痛哭。氈地入轎。一別親族。不履斯土也。時男俟女出。迴轎禮拜。謂之謝親。女於九日一返母家。曰回九天。偕壻曰雙回門。後復回。則長居一月。曰住滿月。月中備育兒之事。去時饋送甚豐。育兒後首次回母家。謂之討寶。兒女初往戚家。謂之新上門。遺衣食禮物亦豐。年酒必於東方將白時。緩緩食之。取愈食愈明之兆。

●武昌之歲時

正月四日新婿賀年期。岳家宴客。莫奢於此。妻之嫂弟。往往於飲食中作種種惡劇。一如迎親時。

正月十三至十五爲龍燈期。俗謂之弄龍。龍竹製糊以彩紙。連多數竹環成身。身內有燈座。下有柄。人持柄而弄。晝則身被彩衣。夜則具燈火。鼓樂隨之。按戶循行。戶必奉香禮之。年中生兒者必掛紅於角。供以三牲。求子者往往許旗砲。弄龍之人遇富戶必盤繞多時。以耗鞭炮。富者亦以是獎勵之。弄首者非有臂力莫能任。龍長十餘節。至數十節不等。節約三尺至五六尺。又所謂換酒者。卽兩村之龍互相請宴也。龍往則全村男子無論老幼皆隨之。故往往一日數食。十五日爲火龍期。燒其首尾。留身衣以待明年。是夕會全鄉龍於廟。爭先恐後。持械以衛。結黨以攻。往往釀命案。觀者之多。千百倍於演戲。爲一歲中最盛之日。

二月二日爲土地會。鼓樂喧天以迎土地。家家必禮之。宴會一堂。宴罷繼之以博。盡歡而散。會費公派。

五月五日端陽節。有競舟之戲。以弔屈原也。每戶皆於門前插蒲艾。小兒塗雄黃。男女皆飲雄黃酒。

七月七日爲七巧。俗謂喫星。是日戶無大小。必純肉食。爲塾師者。生家亦遺以肉。謂有見天門開者。神降求必應。惟不逾三事。謬妄甚矣。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一切與各地同。茲不贅。

●武昌乞丐之惡俗

乞丐者流。霸道強橫。非洞其道者。莫治。然亦有道也。大小紅白事。必爲彼等設席。少不遂意。輒傾席毀具。碎碟破碗。必主家道歉。另爲設席。乃已。嫁娶育兒之家。尤甚。然亦視其家之境遇。貧者不往也。來時然二五鞭一掛。小鞭也。一丐道吉祥。餘皆和之。席終出酬金。謙辭遺去。償鞭錢也。實數百倍於鞭值。喪家非作弔宴客。不臨。至一隨主人意。不爭也。彼等不常盜。若遭喪事。共來昇襯。雖有至要事。莫敢辭。惟須喪族跪而禮之。一飯卽去。不受酬也。

●武昌之商情

武昌地居溫帶。土質腴沃。出產以米爲大宗。豆麥次之。楚貢之茅。載之史傳。無地無

之樵之作薪歲不下萬萬金。藥材菸葉亦頗豐富。洪山之紅薑菜名聞各地。各湖魚產年數萬金。樊口之鰻肉嫩味美。尤爲著名。藕則各地有之。以巴湖爲佳。漿富而味甜。各地油坊產額頗富。麻油菜油棉油豆油爲最。油餅多運銷外洋。蠶桑業亦甚。養蠶者多係婦女。材木亦富。磚瓦窯皆仿古法。陶器亦然。所產足供一方之用。工藝品有絲綫作坊。包頭機坊頗稱發達。獲利甚豐。所製生絲綫倍於夏口綫行。練之轉售。所謂青水包頭者卽機坊所出也。

● 黃陂風俗誌

黃陂爲禹貢荊州地。春秋黃國。旋爲楚併。夷爲西陵。明屬黃州府。清初改隸漢陽府。此鄂諺稱爲黃剝皮也。謂黃州府剝去黃陂而隸漢陽耳。邑西北爲山鄉。東南爲澤國。農樸士滑。重科第。嚴貴賤。男子務農。婦女紡織。十年以前。無甚極貧者。近者年荒穀貴。洋紗洋布盛行。奪婦女生計。則非當日景象矣。無論茅簷編戶。農暇必聞弦誦。父課其子。兄教其弟。然皆八股耳。亦非爲求官計。有子弟能作文。卽可附入士流。爲

門戶光。所以某詞林爲治工。某太史爲牧豎。皆實事也。然邑人以王周胡徐爲舊世家。若金若蕭者。均科第望族。爲邑人崇信者。若涂蔡黎藍江龔等姓。亦代有興者。此外古姓有鄢氏。譙氏。散姓有六十餘姓。皆量其家世互相婚媾耳。邑名黃陂者。陂爲水鄉之稱。其實山水各半。惟黃字則知古人命名之義獨確耳。其水土極黃。無論何種人。至黃陂住一月以後者。不但其皮膚黃。凡能受色者無不黃也。

邑南鄉爲澤國。有湖曰油湖。與武湖通。水闊時。種菜種麥。清明時節。黃花匝地。一望青蔥。致足樂也。湖內有秋湖塚。六七月湖水盛時。產銀魚。其味遜於天津。美過巢湖。邑內港又分歧。惜秋末卽闢耳。東達漢口。西抵縣治。沿油湖之民。多以操舟爲業。流寓江皖間。油湖左行曰陂上。陂上之民多務農。其間蕭王二族。又以書香顯。由湖入港而西曰縣河。曰淹成港河。東曰許家橋河。梘嘴河。其餘小又不及計也。由許家橋北行。漸入山鄉。其間水寨周段家崗。皆聚族而居。稱世家焉。再西北行。有地曰令古。

一曰經古。則世外桃源也。萬山叢中。羊腸一綫。入其境。忽然開朗。縱橫三十餘里。別有天地。遠代無徵。近世如闖獻之亂。紅羊之劫。皆未預焉。辛亥之役。邑人紛紛向其遷避。其俗不甚與外通姻婭。無老少皆務農。淳樸多禮。仇視衙役。農畢赴櫃納糧。與外人亦無爭。言語又是一種音韻。其俗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春二三月。野花如繡。其民似羲皇上人。遊其境。不啻神仙也。若詢其邑之某氏富。某氏貴。彼瞠目不知所謂。若曰。若家牛肥。力足善耕。若家狗瘦。難期守夜。彼則欣欣然樂道焉。

黃陂人稱母曰二。詢其舊族知禮者。亦數典忘祖也。或曰。天一地二。乾一坤二。父爲乾。母爲坤。天爲一。地爲二。然又不稱父爲一也。與滿人稱父爲亞媽。同一不可解耳。習俗重視女壻。蔭庇外甥。女嫁後尙有主持娘家家政者。此陋俗以東鄉胡氏爲最。上下不爲非也。女子皆纏足。四寸以外者。卽爲陋。近日此風少息。然世族外仍纏焉。邑人性情。自衛心甚厚。公德心甚弱。其西北鄉人。多忍耐性。東南鄉人。多浮燥性。其人物清時。繼王司馬而起者。妣中丞周制軍耳。民國肇興。尤有盛焉。雖然。嘯傲烟霞。

仍有人在也。地方自治。能力甚大。各姓有各姓之宗祠。各社有各社之董事。不安分之人。由祠逐出。知照社紳。即可處以活埋之刑。故鄉里無敢爲非者。黃陂四鄉無地保。皆董事也。董事奉到縣令之日。則必開賀。以炫嚇鄉人。故其社得一愷悌君子。四鄰受福。得一威福小人。受害不淺。因董事皆貢監選充。不比地保可以隨時答責也。兒童入塾讀書。學詩敦禮。雖牧豎亦彬彬也。散學後。亦作琢梭踢球等戲。父兄嚴禁之。其製法。實以髮包以棉。繞以紗。一躑跳起五尺餘。捷者一氣能擊數百也。讀書仍崇經學。重氣節。慨然諾。邇者禁私塾。改學堂。學堂不能遍設。私塾又不敢公開。所謂教育普及不及耳。

喪禮。親年至五十後。必先預備壽方壽衣。臨歿日。詩禮之家。舉行家祭。尋常之家。則用道家設齋壇。三日至七日不等。鑼鼓震地。酒肉薰天。至除服亦如之。婚禮。分迎親求親兩種。求親壻偕媒同至女宅。女宅閉門。請知賓立於戶左右迎壻。壻下輿。鼓樂齊作。佐以砲仗。烟霧迷漫。遲之又久。女宅啓門納壻。壻逢門必行跪叩。

禮。所謂門下子壻是也。至廳壻行謁岳禮。鋪以紅氈。氈下必實以三角磁瓦等類。以戲之。岳雖不欲。諸姑伯叔不從焉。拜已陞座。進三元湯。取入股時連中三元之意。其三元。魚圓肉圓湯圓焉。必重油湯圓。心必重糖。使難於下咽而取笑焉。食已。新娘上輿。壻向彩輿躬身而置封條。到男宅。壻先出輿行回鑾禮。然後進宅交拜。鬧房則雅俗不同。亦看其人之境遇。家世如何耳。三日後。新娘入廚。循古禮也。

縣無他產。蘿蔔爲天下第一。生息蕃衍。每至隆冬。芬芳撲鼻。其心逾堅。富家和五味貢人。貧者賴以資生。邑人薄參苓而重蘿蔔焉。

黃陂兒童初生之時。卽有媒人前來說媒。如雙方面滿意。便請媒人飲筵。名曰叩准酒。以表示允許之意。於是就日者擇一吉日。排起筵席。席畢。將男女之生辰書於庚帖之上。彼此各執一紙。以爲證據。至結婚之前一二年。男家每逢時節。必須送粧飾品及魚肉等至女家。名曰送節禮。迨男女年齡至二十五六歲之時。始擇期迎娶。娶之日。男家迎以綵轎。除鼓吹以外。媒人須伴新郎一同至女家。先向女家祖宗之座。

位叩首。然後大張筵席。宴畢。始同新娘及女家媒人送親人等。一途而回。轎進男家之門。由人將新娘引出。同新郎先向男家之祖宗叩首。名曰拜堂。拜堂禮畢。同入洞房。有坐帳呷交杯等之禮俗。至天將晚時。親戚朋友至新房。新娘對於長輩者叩首。名曰見禮。對於幼輩亦須送茶送煙。新房內可以任意取笑作樂。名曰鬧房。三日後。新郎同新娘回女家。拜視新娘之父母。

●黃陂歲時紀

歲底小康之家。起塘魚。蒸年酒。打豆絲。做粢巴。宰年豬。寫門對。凡有親喪者。必以藍紙寫一服字貼於門首。門對用白紙。其對文大平均曰。守孝難還禮。思親免賀年。二十四日爲小除夕。凡耕具織具。均收拾於室戶內。祀送灶神。至除夕日。老幼男女。五鼓卽起梳洗。手柱香至祖墳。名曰標山。請祖先回屋度歲吃年飯。或家有新喪者。其親友於是日必攜燭一對。冥錢一扎。來靈前叩頭辭歲。示哀戀之意。至夕接灶出行。後卽行拜年禮。首天地君親師。次祖先。次堂上。拜畢鳴砲。開門上廟。由廟回。初一拜

本家。初二母舅。初三岳家。年前有新喪者。孝子穿白袍墨套。冠無緯。空梁冠。以服內昆季二人穿白袍作陪。至戚族家叩首謝孝。名曰管新靈。老農每日必視天氣之陰晴。曰一雞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九蔬十豆。何日天陰無太陽。落山。卽損害何物。元宵節。一村落必有一村落之燈會。雖曰燈會。皆非夜色。其佈景殊有可觀。其牙牌曰。賀春王正月。慶天子萬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五風十雨。萬紫千紅。牙牌後。卽高蹺鑼鼓。其龍燈或布繪。或彩繡。視村落之貧富焉。至鄰村莊。每戶必設香案。以龍首據案享受。隨龍有四老者。衣冠立香案左右。察設香案之營業。祝以吉語。戶戶如之。然後鳴砲舞龍。砲不盡。舞不止。熙熙攘攘。人喜神歡焉。近則龍燈砲仗。懸爲厲禁。至二十日後。送燈入廟。嬉事畢矣。

每逢立春之左右。邑役必派人下鄉說春。售芒神春牛。說春之人。紅袍紗帽。以一人鳴鉦。所說皆吉利語。似歌非歌。似謠非謠。說畢酬以米。曾見某貧家見春官來。忙托一板櫬與坐。櫬缺一脚。春官云。見了春官把櫬托。托個板櫬三隻脚。不是春官看見。

快。險險裁破後腦壳。又某貧家以閉門羹待之。彼唱曰。一見春官把門門。交了霜降打脾寒。諸如此類。亦趣事耳。足引人發笑也。

每年夏至後逢卯日。名曰過半年。亦曰吃新。俗諺曰。鄉裏人兩餐葷。過了年望吃新。亦農夫之大典也。所謂吃新者。慶新穀已萌也。摘新穀一穗。歸而荐之祖。此禮頗含有上古荐熟意也。次日女子已嫁者必于歸。名曰趕臭肉。提筐少婦。牽衣稚子。往來紅塵綠陌間。點綴昇平。此種韵事。近日年荒已不復見。即見之。亦不過繾綣貧女向母家乞升斗耳。

●黃陂迷信談

邑治之西北。有山曰木蘭山。山祀木蘭將軍。即唐花木蘭從軍故實也。考紀載木蘭爲豫人。野乘木蘭爲黃陂人。然邑人之迷信。與五台九華並重。農事畢。即舉行朝山禮。每社香頭四人。四人中又一領袖焉。某社於某日上山。住某宮。皆有定期。未上山之前。先期齋戒。祭在如在。無敢作一戲語者。起行之日。沿途鳴鑼稱佛號。其稱佛號。

先一人曰。南無阿彌陀佛。羣應之曰。無量壽佛。遠者百餘里。近者數十里。必一路呼號至山。方昭誠敬。其香客以農人爲多。前清時冠染麻紅纓。涼帽草履。天青布單套。其形似沐猿而冠。令人可笑。朝山畢。必攜山上所售木喇叭。木刀。木鎗。筷子。湯勺之類。餽贈親友。

邑中道士多。和尚少。道士則娶妻生子。與居人等。道人則蓄髮與僧等。所謂道士者。必有職。其職逢齋壇上表玉皇時。亦用全銜稱臣某。仍每年度陞其度陞之法。集善男信女。齋戒告天。今某由某職陞某職。伏乞恩准。然後用靈寶大法司印信。呈告江西天師府。然從未見道士革職耳。舉動雖無稽。亦從無道士聚會釀事者。邑人有一種邪病。曰掛影。其眼見龍蛇等物。道士能治之。此症楚人外無染者。亦奇事也。官順民情。故官網亦不禁道士耳。此外尚有齋公一途。分大乘姚乘兩門。爲正宗。仍有清淨門。均愚夫愚婦爲之。經文卑俗。實佛門之糠粃。常遭官禁焉。人若生有疾病。醫藥不效。必請道士。做十保福。所謂十保福者。每人出錢百文。由病家延至。款以酒飯。十

人出名向東嶽求壽。亦有降神者。其法以一人鳴鑼。以一人喃喃作咒。咒畢。其人狂跳。稱神附焉。如上海之看香頭一班耳。

● 監利婚喪之禮俗

監利濱江介湖。土膏脈發。頗號沃衍。俗尙與旁邑等。好禮讓。崇節儉。然貽胤少。蓄聚常有水患故也。邑俗娶婦。初聘用釵鐲酒果之儀。繼乃納幣禮。親迎先一日。設筵邀賓。卽父醮子遺意。合卺次日。謁祖父。贅見舅姑。以次及家衆。亦有家貧而出贅者。喪事報訃延賓弔。名曰開堂。發引先一夕。凡陳設奠獻諸儀。悉準家禮。祭用童子數人。歌蓼莪之意。謂之唐祭。延鄉黨有齒德者。題明族神主。是日用鼓樂導從喪車至墓所。封窆畢。然後歸。七日備祭。謂之過七。至四十九日而止。死後朝夕上食。至百日始罷。

● 監利歲時記

立春先一日。官師班春於廟。農人皆趨觀焉。以土牛采色。占水旱等災。以勾芒鞋占

寒燠晴雨。啗春餅生菜。親朋會飲。謂之春台席。

元日祈年。潔屋宇。陳設酒醴。門外插松柏枝。子婦夙興。皆盛服祀神。男子謁廟。謂之出天行。少長敘拜。戚友相過賀。三日市無列肆。宅內亦不掃除。至初三日。燃燭於大門。將屋檐所插松柏。合楮焚於街際。謂之燒門神紙。

上元至十一日張燈。至十五日尤盛。裁繒剪紙。像人物花果魚龍禽鳥。陳列門首。士女嬉遊達曙。元夜迎紫姑。卜問豐歉。各鄉村燃炬火。以照田間。聲徹遠近。謂之趕門狗。食粉餌曰元宵。

社日。賽會宴飲。每歲二月朔八月朔。卽春祈秋報之意。

清明祀先祖。綺紈角勝。歌哭迭應。楮錢滿陌。更以紙旛標龍頭。

端午采百草。懸艾於戶。食角黍。以雄黃硃砂入酒飲之。用艾莖洒雄黃酒於戶舍牆壁。小兒則以其末塗耳鼻。云避百毒。是日競渡。楚俗皆同。而監邑尤興高采烈。觀者無不鼓掌。以助氣勢。

七月七日。祭祖禰。謂之迓亡。連享七日。焚楮薦之。曰送亡。新死者。則於是月朔迓祭。於此夕奠送。

中元。具酒饌。獻祭先祖。鄉村宰牲嘗新。父老子弟。羣聚宴會。謂之過月半。寺觀作盂蘭會。鐘鳴達旦。

中秋設酒果。爲賞月之會。以月之明暗。卜湖魚之有無。及來歲元宵之晴晦。

重陽。士子登高嘯詠。鄉落間蒸餅釀酒。聚衆賽會。藉野鄉宴。

二十四日。爲小除夕。俗謂之小年。掃屋塵。換爐灰。具酒果祀灶神。

除夕。更春帖。燃爆竹於庭。以松柏枝插戶楣。設酒食聚飲。曰團年。子弟向家長拜慶。曰辭年。家中所用器具。均挂紙錢。曰散歲。達旦不寐。曰守歲。飯兼數日之炊。曰宿歲飯。又曰隔年陳。

邑居荊州下游。地多卑溼。三春和煦。仍多寒候。驚蟄前後鳴雷。其寒較甚。謂之凍虫。清明斷雪。穀雨斷霜。故播種早則清明。遲則穀雨。四月溼氣上蒸。礎石帶潤。雨每連。

綿不已。俗呼梅爛天。亦作霉旺。五月多暴風驟雨。溪湧川漲。謂之端陽水。夏至後。始盛熟。大雨時行。每村隴相望。雨暘各異。俗云夏雨分牛脊。三伏炎蒸。立秋後。尤燥烈。至九月中始解。十月溫暖。謂之小陽春。往往桃李再花。十一月。十二月間。降霜雪。雪多則以爲年豐之兆。

▲湖南

●湖南迷信之風俗

- (1) 除夕打破碗盞。次年必遭兇事。新年打破碗盞。一年事事發財。
- (2) 除夕將燈油潑地。家中必多疾病。或有不利之事。
- (3) 除夕將大蒜置各種食物上。可免瘟神放毒。
- (4) 除夕於無人時。多置竹筷於搖籃內。來年家中必定多生兒子。
- (5) 過年時家中置水仙一盆。若開花茂盛。家必興隆。否則衰敗。
- (6) 新年初一至初五日。灰屑不許外傾。一年必可聚財。

(7) 元旦出行遇尼姑和尚。一年百事不利。

(8) 新年貼紅紙於菓木上。一年菓木豐收。利市十倍。

(9) 正月十五日焚草把於菜園中。并放鞭炮。一年菜蔬可免虫傷。

(10) 爐中炭火炸裂。必有財喜臨門。

(11) 婦女梳頭時。梳忽落地。卽有客至。

(12) 婦女腳帶。忽然鬆放拖地。必有酒色。

(13) 男子耳熱。次日天必晴。和女子耳熱。次日天必陰雨。

(14) 剃頭洗脚。入賭場必輸。

(15) 賭錢打牌。不許旁人負肩背。否則必輸。

(16) 同坐吃飯。不許他人以足踐椅欄上。否則食必噎。

(17) 鷄飛上屋。家中必有火災。

(18) 犬吠似哭聲。其家必有喪事。

(19) 夜間一更鷄鳴。必兆焚如。二更鷄鳴。須防盜賊。

(20) 鷓鴣夜鳴。村中必有人死。

(21) 烏鴉繞屋飛鳴。家中將有口角。

(22) 蒸飯時鍋鳴有聲。須以金器壓其上。不然。主有兇喪之事。

(23) 鼻嚏連作。必係有人咒罵。

(24) 眼皮左動。主進財。眼皮右動。主退財。

(25) 小兒夜哭不眠。用紅紙書「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啼郎。路過君子看一

看。一晚睡到大天光。」二十七字張貼通衢。經路人見之。即可安眠不哭。

(26) 小孩多病。將姓名生庚。書貼廟內鐘鼓上。謂之關帖。可保關煞消除。

(27) 病人服藥。若將藥持過門限。藥即不能奏效。

(28) 閨中少女。不許足踐落花。否則將來育兒時。必致踏花生。(小兒生時雙腳先下。謂之踏花生。)

(29) 幼孩體弱多病。寄拜廟神爲乾父。可保永年。

(30) 每年秋季。男子青衣草鞋。沿街拜跪。赴南嶽廟燒香。可保父母延壽。

(31) 城隍神迎會。幼年子弟。裝做囚犯。奔走燒香。可免一生災厄。

(32) 每日清晨。不許說龍虎鬼夢四字。倘有道及一字。聞者爭相趨避。謂是日有大不吉利之事。

● 湘人稱呼之奇俗

湘人無論老幼。其稱呼總以(芽裏)二字。蓋其俗喜少惡老。雖遇七十八十歲高年老人。亦當以芽裏相稱。若加以老大字樣。如他地稱年尊者爲老人家之語。聞者視爲切膚之痛。柔和者掉首不顧。剛强者且怒目唾罵矣。所謂芽裏者。乃少年之美名詞。蓋言其如初生之芽而英茂之意也。又旅館侍役。在他地稱爲茶房。在湘中必以拐子二字呼之。彼始樂意。若呼以茶房。則不惟充耳不聞。且退有怨言矣。然爲茶房者。樂人稱爲拐子。則其用意殊不可解也。以上所述。皆湘中稱呼之奇俗。入境問

俗。採風者不可不知也。

● 長沙新年紀俗詩

長沙新年風俗。其事不一。爰取足資趣談者。漫吟成句。備採風者考焉。

九方燒燭叩諸天。盤列三牲奉祀虔。拜罷祖宗拜家長。辭年還要押年錢。

除夕燒九方燭。祀天神祖宗。祀畢合家團拜。謂之辭年。爲家長者以紅繩穿制錢

百文。賜與兒童。名押歲錢。

貧家早早掩財門。債主雖臨難進行。惱煞商家收帳客。無錢反吃閉門羹。

除夕辭年畢。用紅紙條書衡門衍慶四字。將大門閉固。無論何人不許出進。謂之

封財門。窮人多有借此避債者。

出行都向喜神方。翎頂官靴奔走忙。路上逢人施一揖。口中猶自吃檳榔。

一般市僧。在前清捐授虛銜者。個個衣冠頂戴。高視闊步。行路赴各處拜年。檳榔

一物。商人嗜好尤深。口中時時不斷也。

爆竹聲中貴客來。香茶奉罷菜盤開。檳榔元寶雙雙贈。恭喜今年大發財。

新歲客來須放爆竹迎接。入座時送上檳榔兩枚。謂之元寶。取發財之意。

紙紮龍燈奉作神。香花處處表歡迎。堂前一度兜圈子。步步龍行百草生。

省城各廟如定湘王廟。公元帥諸神。每歲紮一紙龍。沿街行走。鳴鑼擊鼓。甚爲熱鬧。家家焚香頂禮。若迎接真神然。

婦女圍龍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龍不及紙龍好。能作麒麟送子來。

婦人多年不生育者。每於龍燈到家時。加送封儀。以龍身圍繞婦人一次。又將龍身縮短。上騎一小孩。在堂前行繞一周。謂之麒麟送子。

龍鬚此日亦居奇。剪取焚燒病可醫。都把生麻作靈藥。鄉愚何事受人欺。

紙龍用麻作鬚。淺識者以多錢購剪服之。謂可治一切疾病。

巧把財神紅紙裁。乞兒持送進門來。十文竹槓敲雖小。未見招財先退財。新歲初間。乞兒以紅紙印財神像。沿家致送。索喜錢十文。名爲送財神。

不道水瓢亦有神。閨中迎接信彌真。姑姑解得兒童意。喜把糕團分贈人。

閨中婦女。每於新年迎接瓢姑姑神。取廚中水瓢一隻。上縛一竹篴。兩人以手托之。口中祝詞畢。瓢上竹篴即能寫字。家人可卜休咎。如小孩索糕餅時。瓢能轉動。竹篴與案上供品贈之。

前度神龍今又來。沿途收水取錢財。可憐菩薩亦遭厄。砲火重圍避不開。

元宵日各廟龍燈。再到各家一次。謂之收水。各將封錢送之。並多備爆竹圍繞燃放。不令外出。相傳放炮愈多。神愈保佑云。

● 衡州風俗記 ●

邑人之迷信

衡城南里餘有一山。名迴雁峯。山頂爲壽佛寺。俗呼爲雁峯寺。衡城第一僧寺也。俗以二月八日爲壽佛誕日。一班善男信女。皆攜巨燭。往跪於壽佛前。名曰跪燭。必俟燭燃完。方敢起身。廳廊殿閣。爲之塞滿。後至者不得入。則跪於寺門及路旁。男女雜

處。老幼無倫。城中流氓。見婦女稍美者。亦買燭以跪其旁。名爲跪燭。實爲調戲。傷風敗俗。莫斯爲甚。壽佛誕日之先晚。城鄉各社團例必送花爆以賀壽。觀者數萬人。次日各社團又舉行玩龍慶壽。龍之首尾以彩色紙糊成。龍身則以布或綢爲之。長約數十丈。每距數尺。則用著彩衣之童以棍頂持之。凡閭閻幼女。輕年郎君之美豔者。例必裝戲。隨龍行。有乘馬者。或坐車者。花團錦簇。畫態極妍。爭勝鬥巧。金鼓音樂之聲。震耳欲聾。觀者途爲之塞。每次須費錢數十萬緡云。

衡山爲五嶽之一。距衡城九十餘里。其上寺廟林立。以南嶽聖帝爲主神。每值秋季。各處進香者相望於道。衡城尤多。爲戚友進香者。與通常敬神無異。爲父母求福者。例必進香三年。以木作小橈。高約三寸。其上插香三。父母在。著紅衣。（此衣爲父母歿後所著者。）歿則著青衣。第一年進香。手持橈。行三步一拜。第二年則五步。第三年則七步。名曰燒拜香。雖頭腫膝爛。風天雨地。亦莫之顧。其孝固可嘉。其愚誠可憐也。

船戶之迷信

湘省各處民船。皆隨地而名之。獨衡城之船。則名小潑船。意義甚不可解。爲數甚多。皆運耒陽之煤。以售於長沙漢口等處。船中規則甚嚴。最忌倒洗等字樣。如洗澡。必曰篩涼。倒水。必曰清水。倒梳。必曰眠梳。早晨尤忌虎猴鬼等字。稍一不慎。立被呵叱。雖搭客亦不之顧。（此習衡城亦盛行。）各船戶最信奉陽泗將軍。（水神也。）公立廟於城北。各船開到。例必至廟敬之。清宣統時。有某船泊於樟木市。（距衡二十里。）夜間艙內忽來一綠蛇。頭有黃章。長約尺許。該船戶以爲楊泗將軍顯身也。花香供奉。恭運至衡。於是城鄉閭閻。聞風來觀者甚衆。邑吏恐民間騷擾。投之於河。是夜蛇復至艙內。於是船戶益信其神。恭抬至神座上。演戲玩龍以敬之。自是廟內異常熱鬧矣。

婚娶之奇聞

衡城親迎。與各處大同小異。惟鬧房之風盛行。稍文明者爲抬茶。其姿式不一。有所

謂和合茶者。其式爲新郎新婦共坐一櫬。新郎以左足置新婦右腿上。新婦亦然。新郎左手與新婦右手相互置肩上。其餘手之拇指及食指合成正方形。置茶杯於中。親友以口飲之。又有所謂桂花茶。安字茶等名稱。不可勝述。無非爲戲弄新婦而已。此外又有打傳堂卦之名。曰公舉親友中之滑稽者作堂官。以墨塗面若丑角。著滿清式外套。繡黻以荷葉爲之。朝珠以算盤子爲之。頭上冠以大冠。紅蘿蔔爲頂。太蒜爲翎。旁立差役若干。皆親友中之有力者。拘新郎新婦及其翁姑跪堂下。命翁姑教新郎新婦以房術。新郎新婦必再述一遍。否則以鞭笞從事。顧習俗若是。亦不敢出怨言。惟此事難人過甚。行之者鮮。

中秋晚。衡城有送瓜一事。凡席豐履厚之家。娶婦數年不育者。則親友舉行送瓜。先數日。於菜園中竊東瓜一個。須令園主不知。以彩色繪成面目。衣服裹於其上。若人形。舉年長命好者抱之。鳴金放爆。送至其家。年長者置東瓜於床。以被覆之。口中念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受瓜者設盛筵款之。若喜事然。婦得瓜後。卽剖食之。俗傳此

事最驗云。

● 甯遠歲時記

習慣隨世代爲變更。又或因地土而異。茲將甯遠對於節序之積習。略舉如次。

正月

初一日。元旦。清晨。男婦裝束一新。列祖先神龕前行禮。復向長者行禮。名曰拜年。是日。農人必不睡。俗云。睡了便要倒田塍。初十日。忌風。農人於是日紮稻草如十字形。用大磚壓住。以禳風虐。十五日。元宵。晚間。各家必燈燭輝煌。好事者。紮龍燈游行街市。或到親族戚友家舞弄。名曰耍元宵。十七日。忌鼠。俗稱是日爲老鼠嫁女。忌開箱啓櫃。前一夕。孩提輩將糖果花生置暗處。并將鍋蓋簸箕等類。大敲大打。爲老鼠催粧。次晨。將鼠穴塞閉。云自此以後。鼠可以永遠絕跡云。

二月

初一日。忌鳥雀。俗用粃粃黏枯枝上。遍插田間。或園內。俗云。可黏鳥嘴。不致毀傷穀。

種。春社。禁春碓。俗云。是日春碓。必斷牛脚。驚蟄。將石炭遍撒牆隅僻處。俗云可避虫蛇。

三月

初三日。忌螞蟻。俗以螞蟻草置桌上及鍋竈等處。云螞蟻即可遠避。清明。各家門戶上。必插楊柳一枝。節前或節後三五日。男子攜犧牲紙燭詣祖宗墳墓前燒奠。名曰掛掃。

四月

初八日。忌毛虫。用方寸黃紙。上書四月八日節。洞賓來借歇。仙風吹一口。毛虫盡皆滅。等字樣。黏貼壁上。云可使毛虫絕跡。立夏。農人必食鴨蛋數枚。云作事不致脚輓。

五月

初五日。端陽。將菖蒲艾葉。懸門戶上。以禳毒氣。又飲雄黃酒。並買各種藥品。煎水沐浴。云可辟災疫。婦女製香囊。自佩之外。并贈送親戚。

六月

初六日。曝書曬衣。婦女將清水曝熱。爲孩子洗浴。謂可免瘡癩。是月。擇黃道之辛日。嘗新。且必將新飯先喂狗。謂五穀乃由狗尾所播種。

七月

初七日。女孩在新月下穿針乞巧。云以後刺繡必巧奪天工。十五日。中元。各家購紙燭。金鏤。銀鏤。或紙箱。及冥包等類。焚化。且於三日前。折冬青一枝。置神龕上。並供酒食。饌饌如待大賓。云每年是節。祖宗靈魂必歸家一次。

八月

十五日。中秋。是夜。婦女月下拈香。或團聚唱歌。謂之賞月。節前數日。備月餅糖果之類。餽送親友。謂之送節。秋社。婦女往往爲女孩穿耳。

九月

初九日。重陽。士子多結伴遊覽名勝之處。或相聚飲酒。謂之登高。是日。人競造酒。曰

重陽酒。

十月

十五日爲下元節。迎神賽會之事。多於是節前後行之。冬至是日多割雞宰猪。將肉陰乾。謂之冬至肉。味甚香美。

十二月

二十三日送竈。俗謂是日竈神上天奏事。必虔誠奉送。三十日晚餐後。小兒長輩行禮。名曰辭年。是夜多不睡。家人父子相聚笑語。名曰守歲。

●汝城風俗纖記

汝城舊名桂陽。其婚祭喪禮。同列郡。稍異者。結婚自童幼。大家無十歲未聘之子。婚日不親迎。以富貴多子孫。老嫗爲侍孃。主贊。新婦交拜堂上。姻族童子。懷女貞子。柏子。亂擲之。婦之父。終歲不見婿。惟西北鄉。婿於成婚後三日。至婦家。同於衡湘。其餘則改歲正月。諷吉迎新婿。姻族咸在。或以童子象魁星。鼓吹升堂。用朱粉筆塗婿額。

以爲吉云。喪祭大斂。其子解釋衣。入柩枕親首。七日內葬者不卜日。曰血葬。春秋傳渴葬也。葬急曰渴葬。血渴聲近。故有此名。葬三日。男女畢上冢。三年歲時必往。尤重春秋二社日。諺曰。挂六社。辟牛馬。雖遠祖。清明則子孫皆上冢。鳴鉦砲以行。連月乃畢。墓訟多興於此。中元燒紙衣錢。自始祖及姻族無主者。諺曰。挂山清墳。燒衣青人。家各有祭田。子孫貧者多資之。最善俗也。邑節候多暖而少寒。然播種蒔稻。後長沙半月。歲時景物同列郡。其異者。正月二十爲小忌。二月朔爲大忌。皆停鋤不洒掃。小忌日以茅午交壓以石。曰定風。大忌晨春稻爲資。食竟。以其餘綴竹稍。插田中。曰黏雀口。使不食苗。驚蟄則以蜃炭洒戶外。數童子洒且祝。祝曰。驚蟄驚蟄。蝦蝦生日。洒灰作堆。洒鹽作團。以毆毒虫云。清明上冢。邑北鄉皆以石灰壘墳頂。每歲增加。餘鄉不壘也。四月八日。家煮青精飯。曰烏飯。婦女相約爲酒食。食鴨卵肥菜。肥菜蒿苣也。嶺南謂之生菜。自仲冬至仲夏。以爲常蔬。邑傍嶺亦重此菜。其種肥脆。不及南海。立夏家煮鴨卵。食羸筍。藍山家家爲油茶。以粳及雜果薑茗入油燭研之。沃以茗汁。客

至則設之。出藍山數十里無此矣。

● 津市之農諺

一日黃塵三日雨。三日黃塵九日晴。謂一日黃沙飛起。必有三日之雨。連起三日黃沙。則必有九日晴天也。有雨山戴帽。無雨山束腰。謂雨後山下有霧。若再有雨。則霧在山頂。倘無雨。則霧橫山腰也。一黑一亮。大雨三丈。謂下雨之日。天氣一時亮。一時黑。必有大雨也。天上起了鯉魚斑。將有四十八天乾。謂天如有雲如鯉魚斑狀。則將久無雨也。日枷漲水。月枷井枯。枷謂繞圍日月外層之厚雲。即日暈月暈。謂日有暈。天必雨。月有暈。天必雨也。

● 辰州之迷信

辰州俗供神像。有有頭而無軀者。名羅神。一於思紅面。號東山聖公。一珠絡窈窕。號南山聖母。兩人兄妹爲婚。不知其所自始。楚黔之人。皆崇祀之。辰州之人。信巫尙鬼。皆虛中堂供佛。獨不置竈突。炊烟曲屈不得出。蒸而爲煤。薰而

爲涕。更可笑者。門廡廳樓。簷宇逼湊。不露一隙光明。城外曠處亦然。其門戶檻最高。門最低。稍長者。必俛首出入。偶一忘懷。必遭磕擊。比戶皆然。

●辰州婦女之裝飾

辰州婦女耳墜。若番僧銅鐙。男家聘婦。用墜卽表于耳。有重至一兩者。嫁女用嫁履盈筐。廟見後。以送其夫族。

●辰州之刁風

辰俗動以強姦誣人。教其妻堅執其所訟者。首尾捏造。若有粉本。及視其妻。則禿頂鰲面。臍腹巨擘。滿堂匿笑。而長舌益厲。官廳重治其一二。其風稍殺。

●辰州之溺女

辰州生女多溺死。故女甚貴。再婚亦須三十餘金。前夫久而復訟。謂之求敷。訟牒中。十有六七。甚有男子僅三四十歲。而女子已六七十歲者。其老死不得娶者。又比比然也。

●辰州之棄妻誓

辰俗棄妻不以爲異。其退婚券中。立誓有云。一休二休。十離九休。高山磊石。沈落深溝。清白親夫。永不同頭云云。

●辰州之稱呼

辰俗呼外父曰家公。呼外母曰家婆。妻曰婆娘。婆而係之以娘。尊之也。非賤之也。向人稱妻兄弟爲舍舅。呼叔曰晚。言其晚得也。亦有稱父曰晚。晚者。言認爲叔之子。易長養。無刑剋也。尋常稱呼。則稱父母爲哀爺哀娘。又有稱哀姐者。

●麻陽婚喪之陋俗

湖南麻陽縣某鎮。凡紅白事。戚友不送套禮。只送分金。始于一錢。而極於七錢。蓋一洋之數也。主人必設宴相待。一錢者只准食一菜。三錢者三菜。五錢者徧殺。七錢者加葷。故賓客雖一時滿堂。少選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曰。一錢之客請退。于是紛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進。則又唱曰。三錢之客請退。于是紛然而散者又

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而客已寥寥矣。

▲ 陝西

● 陝西風俗瑣記

陝西之車。惟用一馬。車輪較中原寬尺餘。故一出陝境。便不合轍。

安定西數站。山高土厚。掘井不能及泉。因作窖於低窪處。凡天雨與人畜諸溺。皆聚之。名曰窖水。

黃河交春。令冰漸泮。土人猶踏冰以渡。葬魚腹者。日凡數輩。然終勿之鑑也。河水渾濁。其泥可以糞田。遇河水淹沒。歲卽大豐。

陝民不知經商。士子亦不能學幕。惟耕讀而已。

土人以一人爲一姓。生子則稱某娃。往往至老不改。又呼妯娌爲先後。呼妻爲婆娘。呼父爲達達。

南人生兒女。用金錢或絲絛作鎖索。西土則竟以鐵索索之。若囚徒然。

土人逢客至。以酒作茶。卻無下酒物。南中所謂寡酒也。

土人睡炕。并無被褥。惟鋪笈鋪草席一張。填以馬糞。初入室。臭不可耐。久之。亦不覺矣。

氈衣用羊毛碾成。不假裁剪。土人無冬夏皆衣之。價廉於布。

以麥稈爲冠。形如傘而微小。稀疏不蔽風雨。出入寒暑不少離。

西州風俗儉吝。雖巨富。亦縑袍蔬食。創見者。不知其爲富翁也。

土人有喜事。賀客滿門。不論冬夏。皆戴白胎涼帽。相習成風。不以爲怪。

鋪戶每逢朔望。晨起於門外燒財神馬。復興隆鋪互相拜揖。口稱發財。

土人先一夕。作水黃酒。次早點賣。卽午卽酸。不可飲。名曰半天香。可謂名副其實。

省中黃酒。每罈洋十元。或十餘元。外府州縣。尤踊貴。尙有假充之者。

水族多自漢中來。死者過半。而其值甚昂。惟各官府用之。土人則不能舉其名也。

本地惟羊最賤。三百錢可買羊一頭。羊皮卻可二百錢。則一羊祇百錢也。

焠燈。卽南邊發焠也。一把數十張。白淨可愛。只需一文錢。南中勿能勝也。土人大半住土窖。窖或一層。或二層。卽龜詩之陶復陶穴也。窖上不是原田。卽是孔道。袁子才詩話載土窖詩云。雨風不向窗中入。車馬還從屋上過。可以互證。土人無少長。皆喫水菸。每逢市集。煙氣四布。幾不見人。

凡插燭。俱以燭就蠟籤。由下插上。陝地則將燭台中空。由上插下。

南中熟米。皆用杵臼舂之。以熟爲度。鞏秦一帶。則直以蒸熟者爲熟米。

土人婦女。皆坐廠車出門。服飾鮮麗。面上卻用烏紗罩之。可以見人。不令人見。婦人弔喪。不論疏屬泛交。皆徧身縞素。故所見孝服居多。

西安婦女。脚背無隆骨。故纖小勝於南方。亦天工。非人力也。

婦女晨起。皆撒溺於盆。溺溫卽以洗面。免費柴火。

鄉中少女。上衣而不下裳。雖至冬月。私處常見。

土民貧而愚。不知鬻婦爲犯法。罪者亦然。官廳亦不必援例斷也。

賣酒飯者。俱係婦人。其丈夫則執轡抱孩子而已。

土著不重男而重女。女生方訖。卽教舞。爲搖錢樹之地位。

門首幌子。畫一酒壺。卽妓家也。酒名酩留子。義不可曉。豈謂飲至酩酊。卽可留宿歟。一笑。

轄內當商。不論五家十家。遇節輒互相送禮。顧儀極菲薄。酸醋半瓶。內米一碟而已。

●涇陽婚喪之俗禮

涇陽習俗。各隨其方。東境多強勁。南境多澆詐。西境多儉嗇。北境多鬪訟。然士多循循崇禮讓。務農力田。不喜牽牛服賈。以走四方。且里不朝歌巷。不夜遊。依然有古之遺風。冠禮昔時頗重之。今則襁褓之中。已冠其首。問有師其意者。則以十六歲爲成人。親族餽遺稱慶。爲父兄者。則倩人字之。亦古祝醺之意也。婚禮往往以財較量。富者厚其奩具。貧者亦以薄裝爲恥。故民多不舉女。而伉儷爲難。不親迎。女至。設香燭。拜祖先。畢。入房。立男婦於叔前。擇年齒相上下者。以赤繩結兩卮。轉相授受。三日後。

出拜公姑。謁伯叔妯娌。逾年或半載。方歸甯。喪沐浴含歛。沿俗成禮。親族羣從。入棺臨視。目視飲食。朝夕炷香。每逢七日。或以蔬食致奠。或用師巫誦經。惑於陰陽家言。停柩不葬。甚有二三世不獲入土者。子孫愈多。禁忌愈甚。有廟祭。有家祭。有墓祭。冬至廟祀。則有胙肉分頒。元旦拜謝天地祖宗。越日具火爆紙錢拜墓。卽古掃墓意也。紈袴之子。好酣歌劇飲。而樗蒲之聲。達於晝夜。俗無水火葬。喜尙浮屠。病則禱巫禳鬼。婦人勤紡績。攻刺繡。間有垂綃飾釵。以嬉遊於園閤之外者。亦邑之陋風也。

● 鳳翔縣民俗瑣記

鳳翔縣屬關中道。治界萬山中。羣巒聳峙。溪澗環流。人生其間。雖斌雅不足。而骨鯁性成。多以氣節表見於時。土瘠田磽。人無甚富。男務稼穡。女勤織紉。雖縉紳家。服食儉約。不尙華靡。近者風氣漸侈。少年子弟。亦有紈袴而閒游者。顧俗素稱淳朴。鄉野之人。有終身不見官府者。婦女亦以貞節自守。女臨嫁前數日。行笄禮。拜天地祖宗及尊長。母爲訓戒。猶有古風。凡議婚。必憑媒氏。納采請期。奠鴈諸禮。悉以古制。惟親

迎未行。嫁娶日。各擇其族之賢者。相與迎送。初喪含斂畢。卽成服開喪。姻戚赴弔。貧富稱家有無。不用鼓樂。頗爲近禮。安厝多用石槨。豐家必請顯者題主。親友執紼哀送。若火化水葬。雖編戶亦恥不爲也。但有拘忌風水之說。停柩不葬。識者譏之。祭祀。縉紳大家。有家廟。細民從寢堂設龕。四時之祭。元旦清明端午中元重九冬至除夕。各以時物爲薦。祭畢。子姓享餼餘。墓祭或用羊豕。或用牲醴。各隨其祭田之厚薄。而頒胙亦以是爲差。服食室廬。俱從儉素。人不習工巧。匠作器用。多取給於他處。魚鹽山海之利。皆他郡專之。惟坐肆售貨。覓十一之利而已。至以歲時。元旦夙興焚香。拜天。次五祀祖先。少者各拜尊長。燃長壽燈。啖五味粥。以祈五福。旋詣戚黨拜賀。元宵張燈。起十三。終十八。俗重十四夜。祖先五祀。皆設祭。有嚮卜及召紫姑者。於是夜占休咎。清明墓祭。懸紙錢於家。採葭作餅。以備寒食。端午以角黍相餽遺。兒女繫五色長命縷。採榴花艾葉簪之。以避惡。用菖蒲雄黃。泛酒速客。謂之泛菖蒲。中元各祀先薦新。僧家作盂蘭會。夜放水陸燈。中秋俗重十六夜。召賓以觀月華。九日登高飲菊。

花酒。插茱萸。蒸米爲糍。各相餽送。臘月終旬。用饅首賽神。謂之謝年。除夕懸祖宗遺像於中堂。少長懽集。共相守歲。

● 漢中風俗略誌

陝中地利。首數關中。漢中次之。陸海神皋。沃野千里。河山兩戒。自古爲昭。西路自咸陽以迄寶雞。錦繡平原。一望無際。卽古所謂周原膴膴也。較之東路。殆猶過之。每值麥秋。道旁所見。丁男作苦。子婦提壺。田間收穫。滿車滿簞。欣欣色喜。所剩者。別有婦孺拾之以去。遺秉滯穗之風。穆然如見。漢中各屬。田少山多。與關中截然不同。儼有南方景象。褒城沔縣南鄭城固洋縣西鄉漢陰安康等縣。八九百里間。平疇沃壤。帶以漢江。環以衆流。水旱皆不爲害。故在漢中。最爲饒富。風縣留壩略陽紫陽磚坪白河山陽等縣。童山重疊。亂石嵯峨。其石中雜土之山。類由客籍農民開墾成地。其人民生活程度。漢中安康兩處。土客雜居。濡染川鄂風習。漸趨於踵事增華。而禮教蕩然。亦緣之以起。漢中風俗。往往有指媳以繼子。招夫以養夫。甚且胞弟妻其孀嫂。謂

之轉房。一女嫁賣數家。名曰放鴿。亂倫滅理。幾等苗犛。頗爲客民所爲。而土著尙無此事也。

●臨潼之送窮節

臨潼縣之人民。以正月五日爲送窮節。家家剪紙人。送之門外而擲之。是日人人必飽食。謂之填五窮。

▲甘肅

●蘭州之迎春賽會

元旦後數日。市民舉行迎春賽會。滿街鑼鼓喧闐。幾許人粧扮若鬼怪。招搖過市。又十餘人負大鼓。鼓長形。且跳且擊。曰太平鼓。聞此風惟蘭州有之。他縣所無。有高蹠與內地同。紅男綠女。填街塞巷。女子多列坐街前。或升屋頂而觀。男子則多整束繡鞍。馳騁於荒郊大道。城隍廟屋簷遍懸紗燈。華麗異常。持紙糊如漏斗之器者。一人前行。打太平鼓者數人。隨後又有扮女相者一人。醜不可言。而粧嬌作態。時出諧言。

調笑婦女。又有塗黑臉者數人。亦招搖過市。

● 蘭州之回教

甘肅回教往往自己分門別類。有舊教焉。有新教焉。有再再新教焉。新舊不同。遂起仇視。迨官兵往平。官既不辨其爲新爲舊。於是遂牽入官回之爭。兵火所及。遂獨及無教之民。此甘肅所以多事也。

● 蘭州運輸之情形

蘭州運輸之器。厥惟大車。轎車。駱駝。馬。四種。而貨物則多藉大車。大約西路至肅州十八日。運費須白銀三十二兩。若肅州至迪化三十六日。則須一百二十兩。以出關路難。故較貴也。東路至陝西十八日。大車須三十元。轎車多載人。其價較廉於大車。大車載重自千六百斤至二千斤。大約視駝之多寡而輕重之也。駱駝非本地產。多係經過此地者。馬則僅近處有之。

● 狄道女子之裝飾

甘肅狄道縣風俗。男女之界極嚴。女子出外。必蒙布於面。蓋猶不失我國之古禮。布之薄。可以見人。然人不之見也。但非遇必要之事。如戚家婚喪之類。女子斷不外出。以故街市之上。絕無婦女足跡。外出必乘馬。亦常例也。

女子未嫁。一律髮辮。故一望而知其爲處女。若至既嫁之後。則一律結髻。髮辮也。結髻也。實不啻女子嫁否唯一之標識也。蘇俗有所謂開臉者。彼處則絕未聞有斯項手續云。

女子多纏足。天足者亦有之。但不多耳。白狼之亂。婦女之纏足者。無不備受姦污。既蒙莫大之激刺。故今日纏足之風。爲之一變。則白狼之教訓。爲不可沒也。

● 狄道人民之居處

狄道縣天氣極寒。八月以後。至翌年之三月。一般居民。非皮不溫。非火不暖。宿榻用土築成。夜間置火盆其中。一睡醒。覺愉快非常。

● 狄道人民之飲食

甘肅多山。人口稀少。民食以麥豆爲大宗。麵包豆餅。不一日或缺。狄道縣民食麵。不用油鹽。僅具蒜蔥醬醋數事而已。

魚爲該地居民所不食。蓋亦無此習慣也。無論男女外出。必需二人同行。否則必爲狼所害。獵者獵狼。切忌爲狼所見。否則狼雖中槍。要必撲殺其敵而斃。每殆十而八九之事實也。

● 平涼等處之穴居

甘肅平涼府高平關一帶。民皆穴居。穴皆穴山而成。地奇冷。出行者必以手擁護其鼻。否則歸而鼻脫矣。誰謂上古之風。不見於今耶。

● 甯夏之婚俗

此間風俗頗有與腹地相異者。婚禮媒妁既通。必取男子年庚對合。無忌刻爲定。世家多不拘。定禮用彩幣鐲鎖之屬。貧者梭布簪珥。女家以冠佩相答。婚期已定。必備禮盒酒果倩賓送期於女家。曰通信。蓋古請期之遺意也。先期一日。女家以粧奩送

至男家。曰鋪床。至日男家又以大蒸餅並果盤隨綵輿赴女家。曰催粧。倩女賓爲新婦插花冠笄。曰冠帶。女家亦請女賓隨輿至男家。曰送親。娶婦多用彩輿鼓吹。貧者以車。世族之家。間亦有奠雁親迎者。新婦三日拜見舅姑。贄以針工。同族長幼各拜見。曰分大小。新婦入門三日不下坑。不食。不排洩。恐汙神明也。奇矣。

●甯夏之喪俗

喪禮最重。縗經冠履多依古制。三年孝服。雖已葬。麻巾縗衣必大祥後始易。期功以下。近多就簡便。不盡如古禮。七日行大殮禮。親戚多會吊。將葬。先知親友。前一日各以酒盒奠儀往祭。喪家備酒食相酬。多至數百人。賻奠之儀。不足以核所費。每進飲食。孝子必出稽顙。謝禮尤煩。身弱者恆不能支。中衛靈州俗尤尙送葬。多或百人。喪家因須備酒食。恆數十年不能舉葬。相傳明季近邊各堡。黠虜乘人喪出劫。故喪者皆請姻戚爲之備。相沿至今。習而不改。轉成弊俗矣。

●甯夏之生活狀況

全城人口一萬九千餘。回教民約居三分之一。計二千三十戶。全城大小商戶。三百二十五家。晉商居十之六。秦商居十之二。

甯夏饒水利。有四大渠。每渠由道署派委管理修渠事宜。每渠歲收水租約二三百吊不等。俗諺云。天下黃河富甯夏。又云南京北京都不收。黃河兩岸報春秋。其農事之盛可想矣。

中衛縣在甯夏縣之南。地氣較暖。故春二月卽下麥種於地。和肥料犁一次。至四月灌水一次。五月六月各灌水一次。而收穫期至矣。稻則先犁然後灌水散種。不使水乾。八月底收穫。甯夏遲中衛一月先犁。田後散種。灌水亦三次。六月收。麥稻則四月下種。九月初收。以地較中衛寒故遲。以土澀故先犁而後散種也。

田畝高者宜種麥、胡麻、莞荳、穀糜等。低者宜種稻。高者每畝十兩至三十兩。低者五兩至十五兩。每畝種麥可獲四百餘斤。

市面所用之斗。俗稱二十四筒。每斗米約四十斤。秤較庫平爲小（九九折）。尺係

官裁尺。工藝品毡氈之外。無他。均由工商零星織賣。氈每方尺七錢左右。視緯之多寡。價有差等。最佳者每方尺百二十緯。次百緯。又次八十緯。毡每方尺一錢。織造之家計二十餘。絨長花美。勝於包頭新疆之產。

市面通用銅元制錢銀兩。銀元不常見。銀兩換實錢一千八百文左右。銀元通常八錢計算。兌換時以七錢五計算。本地兌換機關。只有蔚豐銀行一家。匯天津北京漢口每千兩貼水一百六七十兩。西安貼水二百二十兩。平遙太谷貼水一百六七十兩。蘭州貼水二十兩。

包頭往來船價。百斤平均約七八錢。車駝百斤約二兩。蘭州涼州往來車駝約二兩三兩之間。西甯同之。石嘴子及定遠營每百斤約五錢。下水船隻可裝甘草二萬斤。鹽三萬斤。皮毛三萬餘斤。因毛容積大懼風也。上水裝貨半於下水。故船價亦較少。大約河水開凍時。貨物多由水運。約佔全年十分之七。而車駝佔十分之三。此間土地肥沃。而荒廢獨多。漢民之惰。殆無其匹。若於此興實業。非雇用回民不爲。

功。距甯夏西數里。有廢渠及荒地數萬畝。索價僅一萬餘元。是見地價之賤矣。又此間各家均以馬糞燒坑。以致全城烟霧彌漫。臭味觸鼻。

甘肅農事自達拉拜以南。時見土人於田中掘井深數丈或十數丈。取出沙和細石。鋪之於田。問之。卽云以當肥料。但莫知其理。據農學家云。此沙乃黃河沖積而成。有動植物腐敗之質。可當肥料。一也。又此帶田地土壤多黏性。雨水不易滲入。一晒卽乾。沙石可保護水分。二也。每次鋪後。十年一換。土人謂沙老了。俗語有云。父苦死。子樂死。孫窮死。蓋沙鋪至十年後。任種何物不得活也。又鹼地宜用小石鋪。太陽不及。而鹼不生也。

● 土司之制度

土司之制。南方惟雲貴四川廣西有之。北方惟甘肅有之。大都爲明朝指揮使之後。封其地。以爲世襲。嘗有轄地至千里者。狄道縣楊土司爲甘省最大。其所轄人民漢番各半。趙土司次之。所轄皆漢人。漢與番皆種田。其荒冷之地。則放牧。種田之法。先

爲土司耕種。然後爲已種。不爲其民則去。不得取其財產。每歲代耕之外。又須交租若干。土司專制殊甚。禁其民讀書。恐知識大開。不利於彼也。

●甘州之稱呼

甘州人謂姊妹之夫曰挑担。其異父之昆曰隔山。名其子女多曰倉曰庫。不慧之子曰瓜子。

▲四川

●越雋求雨之風俗

童子燒香

越雋地方。如遇天旱。必有童子數十成羣。向各處人家。討香三炷。到黃昏之時。將香燃起。各持三炷。沿街祝禱。一童子先大呼曰。童子燒香。祝告上蒼。天降滂沱。地下焚香。有雨無雨。衆童子齊聲應之曰。有雨。有雨。

耍水龍

天旱時。又有耍水龍者。折楊柳。紮爲龍形。并以柳圈戴於頭上。裸其上身。執水龍沿街沿巷而舞。一人前行鳴鑼。家家備水潑淋。此外或地方長官。僱請道士設壇祈雨。一面出示禁止屠宰。一面到壇祈雨。拈香祝。并須將南門鎖閉。云南方丙丁火。閉南門。自必下雨也。

● 瀘縣拜雞之風俗

瀘縣有一種奇俗。如人家小孩肚瀉。請醫生服藥不愈。便將家中所養之公雞母雞。來作保爺保娘。到晚膳後。以香一炷。在雞面前殷勤拜祝。保佑其子即日痊愈。頗爲可噱也。

● 瀘縣新正之風俗

舊歷正月初九日至月望。此數日晚間。七門五保。競賽龍燈。其沿行時。前有高照一對。次則紙燈一盞。上書慶賀上元四字。後隨無數紙燈。所謂雲裏福燈。鬪風車燈。魚兵燈。蝦將燈等等。名目繁多。不可勝舉。復有火彈燈球。光怪陸離。其最妙者。有兩種。

一爲水捧蛇燈。燈中燃油紙條。二人肩之游行。忽往忽來。靈活異常。一爲龜丞相。扮丞相者。首冠紙製之丞相帽。背負笻筤。上畫八卦。手持木瓢。瓢中燃油。腰掛口袋。袋裝松香末。時撒松香於瓢上。烟火閃動。眩人眼目。此後繼以龍燈。燈或紙紮者。或紗糊者。燈中亦燃油紙條。前呼後擁。招搖過市。大呼曰。拿花筒大礮來。好事者於龍燈過處。出花筒、火礮、黃烟、地耗子、滴滴金、地花等等。向龍燈燃放。觀者填街塞巷。鑼鼓喧闐。火星亂落。戲龍燈者。赤身跣足。盤旋跳躍。口含橄欖。以解熱毒。遇人燃放花筒火礮。彼等卽戲龍燈。及至龍燈已燒賸一篋筐。戲龍燈者。乘隙潛去。而扮龜丞相者。依然往來跳舞。興致不減也。此係四川舊習。時和世泰。人民逢場作戲。藉資尋樂。近者川中多故。土匪蠶起。烽火頻驚。人民困乏。此種龍燈。已數年未舉行矣。

●金川風俗瑣記

金川之氣候

金川僻在四川省城西南隅。西北通甘肅回部。西南控三藏。與十八家土司部落毗

連犬牙相錯。氣候一日之間。寒暖頓殊。咫尺之地。陰晴各異。嚴冬天晴。日中可穿春服。盛夏天陰。時朝晚亦可披裘。四時無大寒大熱。然倏忽變幻如此。不必煙瘴爲屬。稍不自謹。中之立病。

金川夷人之畏痘

金川夷人。終身不出痘。間有一二患此者。輒裹數月糗糧。昇置荒僻岩洞中。父母兄弟。曾不一顧。懼傳染也。以故患痘者十死七八。倖而獲免。跼蹐以歸。舉家欣慶。雖貧必延喇嘛。誦經數日。

金川之皮船

甘肅鄰近黃河之西甯一帶。多渾脫。(音駝)蓋取羊皮。去骨肉製出。輕浮水面。騎渡亂流。李太僕開先塞上曲。有不用輕帆并短櫂。渾脫飛渡只須臾之句。其巧便已可概見。然渾脫祇可渡一人。且下體不免沾濡。不若金川之皮船。工省用溥。其製尤巧。用極堅樹枝作骨。蒙以牛革。形圓如栳。一人持槳。中可坐四五人。順流而下。疾

於奔馬。頃刻達百里。雖懸泉峻灘。曾無觸礙。船中人咸相戒不得動。動卽顛覆。百無一生。船不能行逆流。輒艤岸負之而趨。輕若戴釜。蠻俗不知剡木之製。大江往來。賴此一物。秋冬潦盡潭清。奔流凝碧。時見皮船。與波駛逸。正如一葉隨風。繆清泉錫嘏。嘗作句云。隨波奔蕩傍斜陽。萬頃舟中一葦杭。太乙蓮花應並蕾。杜陵春水正相當。圓如月鏡浮滄海。穩想禪杯渡法王。若與渾脫相比擬。未知誰更利中央。最能曲肖。

金川夷人之房屋

夷俗稱土司署所爲官寨。民居曰寨子。每一戶中。必有一兩座碉房。爲守望之所。頭人土目家。並有經樓及轉經廬。俱華瞻精緻。碉樓如小城。下臨火山巔。有高至三四十丈者。有數十層。每層四面。各有方孔。可施槍礮。家各有之。特高低不一耳。頂上四圍。徧豎雜色布旗。旗各印刷佛經。以多爲貴。造屋盡用土蓋。先砌石作牆。架巨木爲梁。以雜木橫搭之。蓋土於其上。築之令堅。雖傾盆雨不能漏。惟霪雨連月。須加土再築。其砌樓及一切牆垣。俱砌亂石。遠望作冰裂紋。整齊如刀削。雖漢人工巧者不能。

及其所用階梯。以獨木截成鋸形。凹處僅容半足。漢人登之。不能動寸步。彼徒負重上下。猥捷如飛。間有木板蓋房。上置碎石壓之。衙署處處皆然。然陡發狂風。走沙飛板。從空擊下。劇足怖人。木板俗稱瓦板。以杪木爆乾。用斧劈之。自成片段。無事刀鋸。樓中設機軸。如車輪。四圍刻佛像。羅列經卷印布。手推之。卽旋轉。俗謂轉經樓。謂推轉時。佛像經卷。盡從身過。不啻誦經宣佛號。又有名轉轉經者。長三寸許。卷疊佛經數千言。貯以銅匣。若竹筩。上有機捩。可以旋轉。佩胸前。日夜撚動。以當宣誦。亦卽轉經之意也。

金川之淫祀

金川多喇嘛寺。大者殿宇如浮屠。中間空洞直上。四旁重檐疊拱。塑釋迦像一。如中土。餘俱塑歡喜佛。多至千百。皆青面藍身。作男女交媾狀。機捩隨手展動。不穿寸縷。或立或坐。醜態萬狀。卻未見有臥像。清淨祇園。不減唐宮鏡殿。詢之喇嘛。云是佛公佛母。然何描摩牀第穢褻至此。男女身有瓔珞寶玉嵌飾。兼以骷髏作雜佩。或綴垂

馬纓。身下襯藉者。無莫非骷髏。更有所謂牛頭大王者。形如夜叉。獨立諸歡喜佛間。瞠目注視。似未得其偶。而有流涎之狀。下陰翹然。手自捧持。云是護法菩薩。

金川夷人之春秋朝山

金川章谷之黑爾多山。高插雲霄。相傳釋迦佛成道處。上多喇嘛寺。常出異僧。土人每歲春秋。不憚千里。必往參謁。俗稱朝山。山巔一峯。名玉筍峯。天日晴朗。輒有雲氣迷之。不甚明了。惟天陰時。瞭然在望。亦一異聞也。

金川夷人尊卑之嚴別

金川各土司部落。俱數百年來。父子傳襲。未嘗有變更。其間亦有貪縱淫虐者。百姓至死不敢貳。夷俗上下之分極嚴也。無論土司。卽以頭人論。百姓莫不敬之如神明。無一言敢稍拂。居家妻不敢與抗禮。或自遠行歸。其婦必率家屬及百姓男婦。跪迎數百里外。觀此可見一斑。

金川夷人之刑法

金川土司中。最重竊盜。事犯輒網縛犯人。投諸大江中。殺人者。罰牛馬銀物。入土司贖罪。至姦淫一事。不足爲異。未見有告訐者。卽或事敗。不過私自罰柴數百斤而已。其有規避徭役。不遵土司飭遣者。例最嚴酷。籍沒其家。將其人并家屬。分賣各部落爲奴。

金川夷人之炊爨法

金川土司寨子。正中一間。必挖地爐。置鍋爲舉家炊爨所。或支鐵架。或繫鐵索。下垂數十鼎鍋。一時並舉。最爲便益。地爐四圍。男女雜坐烤火。無間冬夏。漢人居夷地久者。雖夏月亦喜煨糲。甚矣。習俗之移人也。

金川夷人之歡會

金川夷人。俗喜跳鍋裝。嘉會日。里黨中。男女各衣新衣。合包巾帕之屬。罄家所有。雜佩其身。以爲華瞻。男女紛沓。連臂蹈歌。俱欣欣有喜色。腔調詰訕。無一可解。然觀其手舞足蹈。長吟永歎。又似有一定節奏。亦任侏之亞歟。

金川夷人之担物法

黔楚苗瑤及西藏夷人。攜帶貨物。或纏縛頭頂。或繫絆脊脅。頭不得轉動。身不得屈伸。肩挑手挽。勞若尤甚。然彼徒習以爲常。樂此不疲。至金川夷人。輒用皮條。長數尺。作活套。束物繫背。仍手持其端。勞頓時。背就蹲石。手鬆其套。可小憩。蓋金川跬步皆山。頑石獠伏。撐撐良便。夾道崎嶇。又復盤旋曲折。若用橫担。非特上下觸礙。抑且轉側多阻。因地制宜。其法盡善。

金川夷人之歲時

金川夷人。於正朔長至令節外。復於歲中。扣滿三百六十日爲一週。是日互相往來。登堂稱賀。不計閏。不計大小。盡不計冬夏。總以周天爲度。特重十月十一月節令。每年十月十三日。及十一月十四日。頭人家及土人之在官者。輒聚親戚男女。及其所部百姓。宴飲賞勞。歡笑竟日。倘亦吹豳息蜡之意邪。

金川夷人之教育

金川夷人。不知有儒教。讀書識字。皆奉藏經爲授受。如內地舊時私塾。讀四書五經。然。然字畫。又與西藏稍異。其有學業深邃者。輒遠赴西藏。從班禪喇嘛處。博覽羣經。十數年後歸來。便翹然自異。羣以喇嘛目之。抗衡於土司酋長之列。徭役賦稅。俱捐免。親戚朋黨。咸趨承恐後。不敢與抗禮。有延之誦經者。贈貽倍優。以故民間兄弟多者。必有一二人爲僧。由俗所尙也。

金川夷人之徭役

金川夷俗。多力役之征。一家中。更番出應。終歲幾無虛日。惟喇嘛及土僧。得從優免。此外雖頭人之弟兄。亦與齊民同作苦云。

金川夷人之迷信一

金川俗。尤信鬼。夷人患病。延喇嘛誦經咒。復捻酥油。肖病人形。爲替身。送諸荒野。或舍身爲僧。其室家殷實者。輒雇人作替。歲時傍節。先立土壇。設紙供數事。厚疊薪藟。選兩長人。躡肩矗立。高及丈許。蒙以大衣。殆如赤郭。蓋取食鬼之義。人各執弓矢。鳴

鉦鼓。四處尋索。追至土壇。將積薪焚之。俗稱爾布斯。猶有月令大儺遺意也。

金川夷人之迷信二

金川夷人。俗既信佛。家各有經堂。有事必延土僧及喇嘛禮懺。夫所謂土僧喇嘛者。出家而在家。居處并與人同。特無妻室耳。然口誦佛經。手持牛羊肉脯。咀嚙無拘忌。梵筵樂器中。有聲似觥篋者。削人脛骨爲之。又有小鼓如兆鼓者。截兩骷髏以膠漆黏連顙骨。兩面蒙人鞞。取閱之色微黃。薄似羊皮。而腥穢特甚。令人森寒。植毛髮。吁。彼徒所謂佛法。殆與採土折割者。又何擇乎。

金川夷人之奇形

金川夷人。終身不留髭鬚。間有留者。率蜷曲如佛頂螺髻。更有一種三撮鬚。最爲奇觀。兩口角及下脣三處。各留少許。如初生榆莢大。雖于思長。蠶僅存數莖。隨風飄颺。乍見令人捧腹。

金川夷人命名之奇

金川夷人。兒初生時。輒延喇嘛誦經咒。祈福命名。名字自一二至六七字不等。大抵取藏經中絕佳者。以致什伯雷同。甚難識別。竟有父子同一名者。

金川夷人之婚俗

夷俗無問名納采諸禮。男女率先私合。然後婚配。男家遣喇嘛揀擇吉日。通知女家。其期。兩家各延喇嘛。誦經禮懺。親戚鄰里。咸集女家。鑿飫豬膘。吸雜酒。男家倩一人前往。如媒妁禮。女家亦倩一人。壺漿以迎。酌之酒。男家人長跪而後飲之。女家者。端坐不動也。飲畢。羣擁新婦至夫家。笑言謔浪。相率跳鍋裝。跳畢。各侈飲啖。既醉既飽。忽如鳥獸散。自此往來不常。食宿無定所。迨生有子女。然後依棲夫家。

金川夷人之起居

夷人無姓氏。不知有族屬。遂至婚媾混亂。卽居處亦大可異。男臥礪上。女臥礪下。男女分類雜處。臥無定所。無牀枕衾褥。惟毛氈貼地而已。雖新婚夫婦。不同室。夜間鶴步下梯。暗中摸索。未聞有以暗入桃源詆諆者。相沿承俗。猶有弄明遺風。惟土司及

頭人家。漸循華禮也。

金川夷人之耐寒

金川夷人。兒生不洗浴。以手拭之。寢之地而裸體焉。不知襁褓。絁裹。然亦未嘗感冒風寒。行旅往來。身携裹糧。託宿長林豐草間。蒙以披氈。雖遇冰雪。坐臥其中。曾不致疾。蓋垢膩既多。腠理自密。風寒不得而入。要亦自幼習慣使然也。

金川夷人之裝式一

金川夷族。俗喜畜牛羊。春夏日暝。多剪取牛羊毛。績綫作毛毯。男女衣服取給焉。鄭康成尙書注。織皮。西戎之國。良不誣也。衣服之外。橫披大幅長毯。若釋氏袈裟。日以蔽風雨。夜以代衾褥。寒暑不改服。好徒跣。男女皆同。間用革鞢。形製詭異。男子穿袍袴。女子短衫長裙。無袴。裙帶闊尺許。亦用牛羊毛織成。下垂五色流蘇。其重足以壓風。

金川夷人之裝式二

夷人數十畝之家。必留三五畝種麻苧。闔家衣服。藉以取給。近日蠻女下裳。多用白布。或藏綢製成。邊幅鑲紅布。襖積細緻如百疊裙。頭人家婦女衣裙。多用碎錦鑲成。臨風飄颻。頗似古時舞衣。

金川夷人之裝式三

夷人耳飾累墜。大於腕臂。間條脫。幸空中不甚重。特訝其耳際垂聃。爲地有限。何能銜此巨環。詢之士人。始知幼時穿耳。卽用樺皮卷塞。日漸增添。後遂可貫拇指。髮梳數十小辮。挽結作髻。梳時極難。非半月不辦。每月祇梳一次。其解髮垂髻。卽入月洗裙日也。俗不貴珠玉。特重珊瑚寶石綠璫。硨磲。用金銀鑲嵌作首飾。

金川夷人尙武之精神

夷俗尙武。咸工擊刺之術。雖婦女亦解談兵。聞有征調。踴躍向前。臨陣奮不顧身。男子喜佩刀。俗稱左插子。身衣毯袍。長僅及脛。圍帛兩端。垂綴尻後如尾。無貧富皆同。獨腰間佩刀。長尺餘。外鞘鑲嵌不一。竟有值至數十百金者。佩犢佩牛之說。嚴禁未

能禁革。且多膂力。類能手攬強弓。弓小如箕。弦控牛筋。復粗笨不相稱。簇利甚。卻無翎羽。是以射近能飲石。不能及百步之遠。又善用火槍。槍製亦與中華小異。

金川夷人之字畫

夷人寫字。用竹筴。削尖蘸墨汁。猶有古人漆書遺意。字形如蚯蚓。變化不一。細看之。似有行楷之分。其橫寫側讀。則在滿文回字之間。喜向繒布畫佛像。施朱傅粉。仍用畫筆。綏靖畫手。推土僧羊中爾。告爲第一。然佛像外。翎毛花卉。俱不足觀。

金川夷人之飲食

金川無米穀。夷人日食饅粿。炒青稞磨粉。或用大麥小麥豌豆爲之。入牛乳酥少許。以手攪和。捻成團子。食畢。舐手及所用木鉢。以舌代盥洗。手黑如鬼。終身不浣。無盥筯。亦無鹽醋諸物調劑。頭人或用鹽。然惜之如金。

金川夷人之工藝

夷人亦解造紙。利取楮樹皮。入鍋煮爛。復用杵椎搗之。澄諸清水中。竹簾木械。并如

漢式。隨造隨晒。頃刻可成。雖極堅韌。然質厚理麤。不堪供書寫。其有細薄者。頗似高麗紙。楮樹自一二尺至四五尺不一。徧地皆有。二三月間。開小黃花。攢簇如桂。

金川夷人之索卦

夷人索卦。卽著卜之法。地上先布土石雜物。賣卜者。手持牛毛繩八條。每繩兩端各有散毛如流蘇。卽於散毛上。隨手挽結。擲地卦成。取土或石。分行標識。如是者三。以定吉凶。

金川夷人之奕棋

夷俗奕棋。有二種。一名板帶屑。二人對下。枰內二十四位。人各十二枚。子先盡者爲輸。一名孔屑。與漢人大馬趕將軍戲同。無象棋圍棋諸戲。

金川夷人之數理

夷俗於數理一道。不知有乘除諸法。所恃惟牟珠一串。曰誦佛所需。亦卽用以記數。多一曲折。卽茫然不知所爲也。

金川夷人之語言

金川夷人。語言詭異。謂水曰答幾。火曰突米。稱其頭人曰達魯。稱其土司曰而甲。而布。非通事譯字。不能解也。

金川夷人之幻術

夷俗能爲變鬼法。或男子。或婦女。變形作羊豕驢驘之屬。嚙人至死。吮其血。學其術者。授呪日誦之。漸能變化。自後或貓或狗。隨其意爲之。以盜竊人財物。間有被執及擊斃者。輒與禽獸無別。惟齒牙如人。不能致變。然則太平廣記所載。報橋三娘子。易餅變驢一事。未足驚異矣。

●黑帳房生番之生活

綏靖與綽斯甲部落交界。再進十數程。有一種生番。名黑帳房。其地不生五穀。性好剽殺。日以搏取禽獸爲業。蓋亦打牲夷類。家各畜牛羊千百頭。麕肉酪漿。所居無屋宇。以牛皮作穹廬。蔭庇風雨。遷徙無常。月嘗數易。率皆深山窮谷中。其俗無頭目。兼

并憑陵。自立部落。推剽悍者爲雄長。雖巉岩深壑。層冰積雪。輒縱馬未嘗顛蹶。其地無鹽茶布帛鼎鼐之屬。就近番民。結數十人販賣。可博十倍利。其相失在後。及一二入獨行。每被搶劫。俗稱放夾霸。所產馬。性極驍騰。生番亦常挾以易貨。

● 崇化章谷夷女之異裝

布拉克底部落。毗連崇化。巴旺部落。毗連章谷。兩處男婦服飾。猶與金川相同。所異者。未嫁之女子。不穿裙袴。上衣極短窄。復用麻綫或羊毛綫。蠶細如錢串者。千百條。長僅尺許。束腰際。垂掩前陰。如簾箔。以獸骨裹護尻後。自股腓以下。竟赤縷無纖縷矣。風吹日暴。色皆類炙肺。嚴冬亦如之。貧富皆然。乍見令人驚詫。此與裸形國何異。土人云。處女恥言裙。必嫁後始得衣裙。其彰身制度。何詭異乃爾。

● 達圍寨土司之狀況

達圍寨凡三層。其制下以棲夷人。中層之右。土司居之。中爲喇嘛誦經所。中供佛。上層則土司婦女所憩也。夷人皆上衣下裳。婦女服長衣。內著袴。辮髮作數十條。約之。

以繩。其衣率麝毳毼之屬。附以雜色。男人戴喇嘛帽。頭目耳綴大環。二瓦寺沃人皆薙髮作辮。而金川則多蓄髮。

●連州八排之獠風

連地自古無獠。連志載自采紹興年間。州鄉宦廖姓者。爲西粵提刑。及旋里。帶獠八人防道。見連地皆深山峻嶺。易於耕鋤。遂不去。始居州境油嶺橫坑各山。刀耕火種。及日久種繁。越居連山境內。又分五排。曰大掌嶺。火燒坪。軍寮。馬箭里。八峒。其小排十七冲。或二十冲。散處不常。皆居峻嶺邃壑之中。歷年以來。衍息不可勝數。距縣治僅一二十里。縣治又當五排之隘口。

獠之先。相傳出自槃瓠。世遠代杳。蓋莫可考。性獷而悍。呷舌侏僂。居高山。刀耕斧種。椎髻跣足。近有入城市者。頗習揖拜。漸次問華風矣。但其人耐寒暑。善走險。精藥弩。慣捕獵。兒始能行。燒鐵石烙其跟蹠。雖踐枳棘礮石。終不能傷。或令兒童著長齒木屐。旋轉石磧上。日十數回。登山俾其習慣陟嶺。健如猿猴。平民莫能及。而獠人亦頗

以此自持。良善者。重然諾。畏鬼神。奸黠者。狡猾難測。奮不思難。逞強行凶。四出劫掠。皆此輩也。遠出包裹米飯。雖經時腐敗。不以爲穢。食畢。掬澗水飲之。竊人牛。剝去其肉。張皮木橛。使中凹。可受水。以火煮之。飽餐而去。以牛肉爲糧糗。蓋其俗使然。又一種衣食居處。與五排稍同。獨婦人以三角薄板繫髻。名曰帶板。猶住居黃南。又一種婦人帶長筭一枚。名曰帶箭。猶亦居縣域。今皆改服飾。守法度。化爲良民矣。獨大掌嶺。火燒坪。軍寮。馬箭里。八峒。五排。未能全變。猶風。

四時之候。寒暑不齊。匝月之間。涼燠頓異。隆冬桃李猶華。盛夏衣不去綿。諺云。不食黃茅糲。寒衣不敢送。又云。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每當八九月。寒暑相搏。晨起嵐氣蔽天。薄午方散。俗謂禾黃瘴。一名黃茅瘴。是時有蜂色黃。鳴飛成隊。人謂黃蜂瘴。又木樨開時。嵐氣隨香而入。俗謂香花瘴。大抵宜咀薑飲酒。勿飽食。勿眠。若或不謹。便易成疾。旅寓者尤不可不知也。若猶人則全不畏此。誠異事哉。

曰盤。曰房。曰唐。曰沈。曰李。曰莫。曰馮。曰黃。曰鄧。曰何。大略不過此十姓。以行次爲名。

間有呼其別號者。如青菜爛酒釀狗螞蟻鷄腎尖中山鎮老虎擦黑毛尖之類。必排中之豪者也。

男子皆大領左衽。褲用青布。褲脚以五色絨橫繡之。腰間縛包肚。或皮帶。少年衣領下加白布一幅。如女子云。肩以綠珠數串綴於白布之上。女衣幅袖以五色絨密繡之。後衣則長過膝。無前襟。餘布二幅。不繡。左右相交遮肚。轉後下垂。女裙前用青布一幅。印白花。名曰裙襖。裙無摺。無後幅。用衣遮脚。跣足。素不識履。夜睡亦不洗足。猪無冠禮。少年男子以五色綵珠及綿花作條飾髻。上插鷄尾。以爲美觀。男二十餘歲不薙髮。以紅布纏頭。兼用網巾。穿耳環。女年至將嫁。髮長以爲羞。擇日於私室梳髻。以五色絨繡紅布。縫爲頭包。其名曰帕。其狀上尖。兩角上圓。罩髮。盡夜不脫。不令人見。嫁三年後換白布。不繡絨。

少年男女唱歌山坳。其歌男炫以富。女誇以巧。相悅訂婚。宿於荒野。或會度衫帶長短相同。遂爲婚。次日告父母。方請媒行定。用紅紙包鹽十二兩。又用茶一包。繫以紅

青麻綫銀一錢二分爲定。近歲間用年庚行定。及娶辦銀二兩四錢。貧者或一兩二錢。猪肉四十斤。富者或六十斤。酒一壺。雞一對。用糯米作圓糍。大如月餅。爲聘。女家用一十四人送之。男家各酬牛肉一十二斤。婚日。新郎避出於外。至夜卑幼送回。成婚不告野合。先婿配後。此爲悖謬之甚者也。

凡喪。親族送楮錢一束。焚之。白布一幅。蓋骸。修齋一夜。次早抬尸至山房。用棺木擇日而葬。喪家穿白衣。

凡遇喪。親族用楮錢一束。酒一壺。爲祭。壻用草紙一百張。米一斗。酒一壺。凡賀壽。親族用肉一碗。酒一壺。來慶。惟壻辦雞一隻。酒一壺。布衣一件。爲祝。岳翁以銀一兩酬之。

至於歲時之令節。正月初一日。雞鳴。先擊米箕。後擊鑼鼓。放銃。吹牛角。天明。備酒肉。糍茶各二碗。箸兩雙。拜祖宗。是日。新郎親送酒肉至岳翁家拜年。主人請親族聚飲。計客多寡。壻出銀作封。每客送銀二分。越日。各客請酒。用生肉二斤。爲酬。元宵擊鑼。

搥長鼓。跳躍作態。長鼓頭大中小。黃泥塗皮。以繩挂頸。或云亦古制也。男女相雜。至山岐唱歌。三月初三日。謂之開春節。備酒肉祀祖宗。請岳翁飲酒。清明。凡祭新墳。親族各送楮錢一束。焚於墓前。主人酬以米糲四塊。肉二斤。相聚轟飲。惟壻送楮錢一束。酒一壺。四月初八日。謂之牛王誕節。備酒肉祀祖宗。請岳翁來飲。七月初七日。謂之七月香節。備酒肉茶鹽米糲各二碗。箸二雙。祀其先祖。此節獠人最重。有事於外者。必歸其家。每歲至七月。獠人四出竊牛羊及魚等物。民國間更加隄防。八月早禾初熟。請岳家嘗新。又發肉銀一錢或五分贈之。十月。謂之高堂會。每排三年或五年一次行之。先擇吉日。通知各排。屆時至廟宰猪奉祖。列長案於神前。延道士坐其上。每人飯三碗。肉一碟。口誦道經。獠人拜其下。以筊卜吉凶。富者穿五色繡衣。或袍或衫。必插雞羽於首。足穿草履或木屐。或赤足不韞。繫金銀楮於竹篙上。手執之。擊鑼搥鼓。賽寶唱歌。各排男女來會。以歌答之。至夜宿於親戚之家。間有以銀牌紅布作賀者。客回。主各酬以生肉。除夕。備酒肉祀祖宗。男婦聚飲。客至宜款待者。獠婦立待。

左右。

凡相聚議事。必設凳筵以延老年。無凳則以銀酬之。名曰坐凳銀。此禮猶爲近古。祀神前用人數隊。戴革兜。穿皮甲。持槍鏈相逐。次以一人抱木像。旋轉而行。口作鬼嘯。又次老獠數人。穿紅袍。或繡衣。皆持白扇。拱手遮面。口中亦作鬼嘯。每數步。聚舞喧嘩。焚楮放砲。

中華全國風俗志 下篇卷七

▲廣東

●廣東人之性質

廣東人富於排外性。無論政商學界。迺至勞動苦力之夫。莫不抱此思想。屬彼鄉人。雖甚惡之。不肯揚其惡。苟非其類。雖所愛好。必欲屏斥以爲快。如對外交涉。歷來爭持之烈。均爲他省所不逮。其愛國愛鄉之忱。均堪驚歎。粵人性情高亢。不爲人屈。酒樓茶肆之役。人喚以夥計。則應呼以堂倌。則怒目而視。紳富之家。僱用輿夫。或男女僕役。均稱請而不稱僱。其主人則多與僕役共飲食。惟遇有生客則否。

粵人好大而喜新。急功而易動。故爲之長官者。遂不易駕馭。彼等對於官廳。其初至也。一事之合。奉之若天人。其蒞久也。一事之失。恨之若仇讎。有能以新學說新主義相號召者。倡者一而和者千。數日之間。全省爲之響應。雖以勢力制之。此仆而彼起。

莫能遏其燄。故有利用之以作奸犯科者。有善導之而創建功業者。皆較他省易於措施。

粵人性質既剛。其流而爲盜賊者。則更進而爲獷悍。粵盜之盛甲全國。刦兵輪。搶軍械。擄人勒贖之風。視爲司空見慣。但以穿窬派論之。此輩常挾利軍器於身。弗顧人鼻。或瞪目視之。彼恐其相識也。無論如何哀求。決不相捨。必欲制其死命而後已。故老於粵中者。遇此等事。只合闔眼假寐。任其胠篋。方能免於難。此亦可見粵人獷悍之一班矣。

外郡土客仇殺未已。且不受官勸。鄉村族居多建礮台。縣官催科。動必發兵。幸而戰勝。懼乃納稅。省中錄囚。日署百人。皆無辜之窮老。受錢而代死。子賣其父。如犬羊然。輕命嗜貨。有如此者。

● 廣東之賭風

廣東地性蒸煖。易生疾疫。民無正業。習爲博盜。白晝攫金。霧刃連隊。有白鴿標之戲。

標主以千字文二十句爲母。每日於二十句散出二十字。令人覆射。射中十字者。予以數百倍之利。其餘依次而降。四字以下爲負。其法以二文八毫錢爲一標。由此而十而百而千。悉從人便。其名有一炷香。八搭二九撞一。大板簪。小板簪。河汊百子圖等目。謂之鴿者。凡鳥雄乘雌。鴿則雌乘雄。且性喜合。以八十字之雌。而十字之雄。最易合者也。義蓋取此。此歛財之巧術也。意錢擲骰。割肉懸壺。藏鈎壓牌。皆供賭輸。愚者傾家。智者疲神。

●廣東婦女之特性

粵中婦女向稱貞節。女子作嫁後。果係貞節。夫家則多備燒豬分饋戚友。牀第之私。守宮之驗。明告六親。誇以爲榮。否則夫家之人。羣起而逐新婦。途中且杖而驅之。使弗能爲人。故婦女以能吃燒豬爲榮。非是爲辱。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廣東女子多有犯綠郎以死。男子多有犯紅孃以死者。諺曰。女忌綠郎。男忌紅孃。蓋皆婚姻不及其時。情慾之感所致也。

● 廣東之妓女

粵中妓女。向稱老舉。老舉二字。不知何所取義。或言老舉當係老妹之訛。妹者女子也。老者稱謂發語之詞。猶言老李老張也。雛妓則稱琵琶仔。粵人言及物之小者曰仔。讀音如者。琵琶仔者。或言捧琵琶之雛妓。或言其身軀幼小。絕類琵琶大小也。此等妓女。初見時不問姓名。不通款曲。與之語。正色作答。意盡而止。不多贅一詞。苟弗與語。則終席不發一言。或偶觸以手。則趨避不遑。若將浼焉。席終索局。資聲色俱厲。畀以毫子。則擲地辨聲。苟有銅毫。或不能通用者。當場請易。不稍假借。雖叫至十數次。不改其態。其冰冷之氣。直如令人坐冰窖中。然至資格漸老。交情既深。則脈脈深情。常流露於不知不覺之間。或兩情契洽。金屋嬌藏。又能終始不渝。堅貞自矢。故老於冶遊者言。粵妓愈做則愈熱。義益深。情益厚。外江妓愈做則愈薄。交益密。竹槓益大。此雖不能概及全體。然大致固如是也。

● 廣東之生活狀況

粵省與外人通商最早。又最盛。地又殷富。故其生活程度。冠於各省。而省城地方。則殆與歐美相彷彿。較上海且倍之。房屋一項。自馬路通行後。普通每幢每月。亦在百金以上。惟大抵爲三層樓居多。若繁盛市場。如長堤西關一帶。則更昂矣。尋常日用之需。食米則每元自十斤至十二三斤。菜蔬之價。與上海差等。肉食亦然。大抵食豬者多。食牛羊者少。然每日宰牛之數。常至二百頭左右。綢緞一項。大都來自蘇杭。除先施大新兩大公司外。未見上等貨色。而取價奇昂。若土產之生絲織品。則廉而耐久。常供中下社會之需。上等社會所弗屑也。土布之產出。種類亦多。足敷一省之用。而有餘。

粵人自奉頗厚。雖編氓之戶。食必有肉。米必上白。亦他省所罕見。其傭爲人男女僕人者。每月工飯。亦在五元左右。蓋非此不能自生活也。此外輿夫則每名十三四元。車夫亦在十元以上。街車街輿。價亦甚貴。大抵必倍於海上也。此爲省城生活程度之概況。香港則與之相等。而澳門汕頭次之。各小商埠又次之。若夫消耗事業之發

達。尤有駭人聽聞者。

● 廣東之禮俗

粵俗凡婚喪等事。其施放爆竹。最爲熱鬧。甚至國家慶典。歡迎佛人。或新官就任。機關開幕。亦非此不可。

又粵俗。凡遇公私喜慶等事。有舞獅之舉。法用大鼓一面。其聲蓬蓬。後隨刀叉之屬。中以一人扮作獅形。沿街舞蹈。此俗以新年爲最多。猶之紹俗之龍燈會。而較有尙武之精神焉。

● 廣東之戲劇

廣東省城有戲院四所。曰河南。曰海珠。曰樂善。曰東關。均演粵劇。惟東關戲院。開演京劇。二場組織均極簡單。平時售價。有貴妃床對號（卽上海之特別正廳）及頭二三等之別。自一毫至一元不等。若遇名伶奏技。則更爲昂貴。至戲劇內容。大抵重文而輕武。或武生絕少。戲亦不多。所演各戲。皆從頭至尾。一夜演完。近年以來。亦頗

注重佈景。然戲館之建築。既不適法。佈景亦不能完備。惟伶人所用服裝。則爭奇炫異。推陳出新。絢麗異常。

●廣東之宴會

廣東之酒樓。可謂冠絕中外。其建築之華美。陳設之幽雅。器具之精良。裝潢之精緻。一入其中。輝煌奪目。洵奇觀也。著名大酒樓。均在長堤一帶。而城內亦間有之。其制大抵均爲四樓。每家房間。約二十餘至四五十不等。不曰房而曰廳。廳不分號。而別以楊柳芙蓉。青梅紅杏。太白少陵。鴻儒白玉等種種名色。頗不惹厭。此等廳房之組織。均用極珍貴之品。估其價值。每廳有達數千元者。開銷既鉅。自不得不取償於顧客。大約每廳大者可容二席。小者一席。廳有租。大者每天八元或六元。小者四元至二元。一元。若逢年節佳日。有增至數十元者。酒樓規則例無小帳。每客一茶。價目二毫至四毫。面水亦然。席間所用醬醋辣質。每人一份。均另外加錢。不在菜價之內。菜以魚翅爲主要之品。其價每盤自十元至五十元。十元以下。不能請貴客也。翅長數

寸盛以海盤。入口卽化。鮮美酥潤。兼而有之。然以羣樂南園兩家爲最。外此亦未必盡能合法。常有以數十元之重價。而得惡劣之製品者。此外若燒豬蒸窩等。亦爲珍品。至平常之菜。大約自八元至十元。亦頗冠冕矣。酒類甚繁。山西之汾酒。與浙江之紹酒。均爲社會所歡迎。紹酒價格。每斤常在三四毫間。又有土產之酒頗多。其普通者爲白糯米黑糯米二種。味甘而性亦甚烈。若軍政兩界及鉅商富紳之宴會。則多用洋酒。其值更昂。試以普通宴會之價值計之。廳租四元。茶資四元。（以十人計）面水四元。瓜子二元。水果一元。乾果一元。牌租一元。（粵中打牌不抽頭。每牌一付租金五毫。）翅二十元。菜十元。雜項十元。洋酒十元。則已爲六十餘元矣。若更加燒豬蒸窩。點心汽水。或叫局唱戲。並小賬及客人之轎班差役等堂金。則已在百金左右。猶爲尋常之宴會也。

● 廣東之多妻

廣東多妻制盛行。社會上咸以妻妾之多寡。視其人財產之豐吝。故往往有納妾以

爲虛撐門面者。聞某富豪家。有胡椒樹百零八株。每年收入極豐。而竟娶百零八妾。每妾各收一株之利益。以爲飲食服飾之費。至於三妻四妾者。在在皆有。蓋如此方足以維持其中等人家之體面也。

作妾之婦女。大都出自貧家。此外則娼妓爲多。然女學生之慕虛榮者。間亦有之。作妾者但求衣食無虧。多不離貳閨房之私。亦不計較。故一男雖有百十妾。絕少醋海風波。亦無桑間濮上之行。有謂廣東婦女不好淫慾者。以此。

納妾制既如此盛行。一旦死一男子。卽產出多數寡婦。寡婦俗稱孤矜。又稱鬼婆。人咸目爲不祥人。以爲其夫主之魂魄。常隨婦身。有娶之者。必受其祟。故輒棄置不顧。無人再娶。其多財婦女。或可藉以苦守終身。其貧者常作苦力以自活。欲覓琴瑟之好。其惟再世乎。

客籍之旅粵者。多不忌諱。實亦不必忌諱也。每有貧苦婦之財。娶爲妻妾。或雖無財。而廉其值。亦有娶之者。如欲娶寡婦時。先請媒人。同至婦家。與婦面談。如以爲可。卽

面議聘金。及迎娶日期。書券爲信。屆期交款迎娶可也。但無論中意與否。須備紅紙包銀角二毫。爲覲面禮。婦得其半。媒得其半。此常例也。

● 廣東之瞽姬

廣東有所謂瞽姬者。由營是業之龜鵠。選購秀麗婀娜之少女。教之以歌舞。訓之以應酬。迨至十四五歲時。龜鵠卽施毒手。毀其雙目。另裝假眼。戴墨色眼鏡以掩飾之。於是出而應客之徵。賣唱爲業。既不辨客之老少妍媸。亦不致有捲逃之虞。惟龜鵠之命是從。亦云慘矣。

● 廣東之妹仔

廣東有中年婦女。專以買賣婦女爲生活。出其儲蓄。選購貧家嬌好婦女。盛爲粧飾。運往西洋羣島各商埠。販與當地華僑爲婢妾。獲利不貲。被賣之婦女。名曰妹仔。故男子被賣。名以豬仔。義原於此。

● 廣東之自由女

邇來婦女解放之聲浪日高。粵已有自由女一種產物。女子至成年後。絕不受家庭之束縛。家庭亦不欲束縛之。凡居住婚姻。均任女自由活動。俗謂爲自由女。此稱女子。甚有竟入巫山之夢。上焉者一宵之纏頭費不過十元。其次則五元已足。蓋欲藉以選擇乘龍快婿也。苟兩情融洽。即可賦關雎之什。此種舉動。女不以爲羞。家庭亦然。社會亦視之淡然若忘。亦云奇矣。

●廣東之媽姐

粵俗中人之家。有所謂媽姐者。卽傭婦之稱。如蘇滬之所謂杜姐是也。惟其性質與別不同。每當黃昏。或夜闌人靜。則常見有時裝革履者。渾身黑服。頭髮光鮮。（此等裝束。粵謂之媽姐裝。）或三五成羣。或獨行踽踽。於西濠長堤十八甫一帶。出沒其間。此種人以一般青年寡婦居多。間或羅敷有夫。而爲窮所迫者。亦有鄉村少婦。既嫁而不肯歸夫家者。聞此等媽姐。嘗自立一行。其團體力甚大。有以月得之工資。儲蓄爲會。或畜少婢以爲貨殖者。名之曰媽姐妹。然其中黑幕甚多。一入彀中。弊端百

出。

媽姐之性質。不注重於月薪。別具一種思想。其有少年娟秀者。價值亦必較其他爲昂。一入主人之家。莫不殷勤侍奉。逾於僕婢。務得主人之歡心。若主人年紀老邁。而有少妾或小姐者。則必深得少奶奶及小姐之歡。於是由戀愛而信任。往往有席捲而逃者。否則多方引誘其少奶奶出外爲非作歹。一般登徒子多藉爲引綫。若其主人年尙輕。而或有少主人者。媽姐必曲意奉承其主人。或少主人。日久月累。於是桑間濮上月夕花晨。而主人不可一日無此媽姐矣。甚或有名爲傭婦。而陰爲侍妾者。形形色色。不堪盡錄。此媽姐對內之手段也。至若公餘飯後之時。盛服靚妝。漫遊於洋場僻道之中。一般輕薄者。或以語言調笑。作自荐之機。或明譏諷。爲挑引之資。果屬俊俏風流。不難另眼垂青。故粵之嗜此者。謂爲淘古井。（粵俗以人財兩得爲淘古井。）此媽姐對外之手段也。相沿既久。甚至有大家閨秀。亦效其裝束。蓋以其能惹起旁觀者之特別注意也。

●廣東之蛋婦

粵有所謂水鷄者。卽所謂蛋婦也。以其居水濱故名。浮家泛宅。一葉扁舟。日以渡人爲業。生涯亦頗盛。顧此等水鷄。則注意於夜市。所撐之艇曰沙艇。裝璜美麗。潔淨非常。每當夕陽西下。則燈火齊明。沿河一帶。如西濠口長堤沙基等處。濟濟溶溶。觸目皆是一般青年蛋婦。盛服豔裝。坐以待客。或高唱其鹹水之歌。或嬌呼其喚渡之聲。於是叫艇呀游河呀乘涼呀過夜呀。一片柔脆聲浪。乍聆之如春鶯出谷。殊令人解頤。遇炎夏時尤多。第見其衣黑綢之衣。長可及膝。着黑綢之褲。短及於脛。赤足盤座。而露其雪白嬌嫩之膚焉。夜度之資甚廉。然多麻瘋之症。偶一不慎。則禍立隨之矣。

●廣州歲時紀

六月初六日。俗傳爲龍母娘娘誕日。羣趨悅城慶祝之。（悅城在德慶縣地瀕西江。）是時建醮演戲。異常熱鬧。多有集會貯款。屆期偕往參神者。數日後始返。惟是月西潦正盛。輪渡往來。以載客衆多。常遭沈歿。官廳每加禁止。又是日人家多檢衣物。

曝之日中。故諺有六月六晒衣服之謠。

十三日。俗傳爲魯班先師誕。建築家及水木工匠最敬奉之。是日休業慶祝。亦有建醮巡游之舉。

十九日。俗傳爲觀世音誕日。羣往拈香頂禮。尤以婦女爲盛。多有聯集觀音會。釀資爲禮神用費。熱鬧極盛。

六月前後。城西荔芝灣。荷香荔熟。游客扁舟一葉。納涼其間。夕陽西下。清風徐來。裙屐少年。三五爲偶。游宴竟日。

七月初七日。俗傳爲牛女相會之期。一般待字女郎。聯集爲乞巧會。先期備辦種種奇巧玩品。並用通草色紙。芝蔴米粒等。製成各種花果仕女器物宮室等等。極鉤心鬥角之妙。初六日陳之庭內。雜以針黹脂粉古董珍玩及生花時果等。羅列滿桌。甚有羅列至數十方桌者。邀集親友。喚招瞽姬（俗稱盲妹）作終夜之樂。貧家小戶亦必勉力爲之。以應時節。初六夜初更時。焚香燃燭。向空禮叩。曰迎仙。自三鼓以至

五鼓。凡禮拜七次。因仙女凡七也。曰拜仙。禮拜後。於暗陬中。持綢絲穿針孔。多有能渡過者。蓋取金針度人之意。並焚一紙製之圓盆。盆內有紙製衣服巾履脂粉鏡台梳篦等物。每物凡七份。名梳裝盆。初七日陳設之物。仍然不移動。至夜仍禮神如昨夕。曰拜牛郎。此則童子爲主祭。而女子不與焉。禮神後。食品玩具。餽贈親友。拜仙之舉。已嫁之女子不與會。惟新嫁之初年。或明年。必行辭仙禮一次。卽於初六夜間。禮神時。加具牲禮紅蛋酸羌等。取得子之兆。又具沙梨雪梨等果品。取離別之義。惟此爲辭仙者所具。他女子禮神時。則必撤去。又初七日午間。人家之有幼小子女者。咸禮神於簷前。禮畢。燃一小梳裝盆。曰拜簷前。祈其子女不生瘡疥。俗以簷前之神。爲齷齪神也。復有一事。卽於是日汲清水貯於罈內。密封之。嘗久貯不變臭味。曰七月七水。調藥治熱性瘡疥。極有特效。

自七月朔至月望。俗名七月半。又稱鬼節。各家皆擇日以金銀衣紙（卽各種色紙。俗以爲可製冥衣）溪銀（卽冥中錢幣）元寶等冥具。盛於紙囊。加封緘固。稱爲

包袱。書先人姓名官階於其外。人各數包不等。於午後具酒饌祭祖畢。燃化之。曰燒衣。其夜又以種種冥具及水飯酒菜香燭等。祭於門前。以祀無主之鬼魂。祭畢。燃冥具。捨酒飯於門首。曰燒幽。最後擲銅錢於街中。其意原藉金聲驅鬼。惟頑童多來爭拾。聞聲預集。喧攘無似。又燒衣亦有延遲至十五日以後者。

七月初六日。俗傳爲康元帥誕日。羣往沙頭慶祝之。（沙頭地名。屬南海縣轄境。在省城西。有水道可達。禮佛者。舳舻往來。銜接不絕。）亦有所謂主帥會。卽釀資以供禮神之用。

七月十三日。僧尼寺院有盂蘭勝會之舉。誦經施食。以祭幽靈。亦有人家附亡人牌位於會中。曰附荐。其妻孥女眷等。日夕臨弔。哭泣甚哀。并有口串文語。隨哭隨道。如歌辭焉。（粵俗凡遭喪故。女界多如是哭奠之。）盂蘭會至十五日停閉。焚金銀紙衣及紙製用物住宅等。

七月十五日。俗稱爲中元地官誕。禮神者多往觀音山三元宮慶祝。

七月廿二日俗稱爲財帛星君誕。建醮慶祝。各界皆拈香虔禮之。並有燃花炮接勝燈之舉。

七月廿四日。俗稱鄭仙誕。鄭仙卽安期仙。飛昇於省城東門外白雲山。祠宇在焉。曰鄭仙巖。又曰雲巖。禮神者偕往慶祝之。謂之游白雲。並順道游覽附近諸名勝。如白雲雙溪濂泉能仁景樂諸僧寺。雲泉碧虛諸道院。九龍泉摩星嶺滴水巖蒲澗濂泉之勝。有流連數日始返者。惟游玩者終不及禮佛者之盛。雖婦女亦間關跋涉。趨往禮佛。然陸道交通不便。且時有盜賊之虞。非合羣未敢輕往。俗以曾游白雲者。身體必加強健。故趨之若鶩。又俗以凡游白雲。至少必二三年繼續往之。甚有每年必往參禮者。又是日俗稱城隍誕。廿三夜間。鄉人及蛋戶等。羣往城內惠愛街都城隍廟露宿一宵。曰打地氣。廟內外棲止殆遍。幾無尺寸隙地。男女雜沓。扶老携幼。流弊甚多。地方官嚴厲禁之。俗以曾打地氣者。凡百順遂。故樂此不倦。又是夜子時祝壽。凡上頭注香者。獲福無量。故非有權勢者不可得。而打地氣之流。其初蓋爲注香較早。

後乃失其本旨。直曰打地氣。

七月卅日。俗稱地藏皇誕。苟是月小建。則地藏皇不開眼。大建則否。各家於是夜燃多蜡炬於中庭。以清香紙寶祭之。

八月初三日。俗稱灶君誕。東廚司命定福之神。各家無不牲禮敬祝之。貧家亦必焚香燃燭。勉盡其儀。

八月十五日爲中秋節。俗稱八月節。節前十數日市面有月餅出售。餅作圓柱形。高及二寸。徑不及三寸。有酥皮硬皮二種。（俗有專以硬皮者爲月餅。酥皮者曰酥餅。）酥皮餅其皮爲多數極薄層壘。富於脂油。作紅黃白赭諸色。硬皮餅其皮僅一較厚之層。以火烘作赭色而已。無論何種。因其餡之材料不同。設立種種名目。如味鹹者。有鹹肉霉肉等月餅。味甜者。有甜肉金腿燒雞叉燒（叉豚肉而炙熟者。俗曰叉燒。）豆沙豆蓉蓮蓉麻蓉等月餅。殫於縷述。購餅之店曰茶居。平時售茶。屆八月時。其門首懸一挑鑿通花之金碧木牌。顏曰中秋月餅。他時除去之。又有所謂月光餅。

者餅甚小。其表面繪花草人物等。載以宏大華麗之玻面錦盒。其劣者粗加繪采。紙盒盛之。節前數日。各家以月餅爲餽贈之品。配以椽柚鷄鴨等。并以月光餅分遺小孩。節日互相慶賀。名曰拜節。祀神祭祖如儀。是夜以椽柚月餅菓品及炒螺（石螺紅螺之屬。炒熟之。味甘可食。）香芋等拜月。夜半設酒饌於中庭。宴飲爲樂。曰賞月。翌夜再宴飲。曰追月。賞月追月之宴。有於珠江之濱。雇河道船暢飲者。船宏大。陳設精美。調製肴饌。每有獨到之妙。又是夜各家以小燈聯續多數。砌成字形。或特殊形。高揭於家屋之高處。曰慶賀中秋。俗曰樹中秋。滿城燈火如明星羅列。卽小孩亦有提燈之會。蓋取光明之意。俗以十五夜月色明亮無瑕。則是年食用油類必平售。否則價昂。十六日。外嫁之女回母家拜節。亦稱鑽節罈。

●廣州之中秋節一

廣州每至八月初間。城中各餅店。門前掛一挑鑿通花金色之木牌。上刻中秋月餅四字。很是精緻。直到中秋以後。纔將除去。店中陳列之月光餅。有圓式者。有方式者。

有橢圓式者。有多角式者。大小亦各不同。有大似盤者。有小似盃者。表面用種種顏色。繪花草人物等圖。裝以玻璃盒或紙盒。甚是美麗。人家多買之。贈送親友。另有一種月餅。因餡之材料不同。分甜肉。鹹肉。豆沙。豆絨。蓮絨。麻絨。燒雞。燒鴨。金腿等種種名目。節前。人亦多買之。贈送親友。名曰送節。迨至中秋節一日。各商店。各工廠。均皆休息。是日清晨。各家將月餅。柚子。及各種菓品。陳列桌上。焚香。燃燭。祭祖。禮神。家中大小。互相慶祝。並有到親友家去慶賀者。名曰拜節。迨至夜間。在天台。或後園曠地。陳設方桌。陳列月餅。柚子。炒螺。香芋等。並燃香燭。各婦女向明月禮拜。拜畢。燃放爆竹。並坐明月之下。談話。說笑。唱歌。食菓餅。并有設筵夜宴者。至深夜。月落。纔各散去。名曰賞月。亦有在翌夜再宴飲者。名曰追月。賞月。追月。亦有在江濱上。雇定河船。在船上舉行者。乘涼暢飲。頗甚愉快。各家男女。並有在節前十數天。用竹條紮燈籠。及菓品。鳥獸。魚虫。並各種慶賀中秋字樣。上糊色紙。繪各種顏色。中秋之晚。燃燭於內。用繩繫於竹竿之上。高樹於瓦簷或天台之上。光亮燦爛。實與明月爭輝。有時並有

童子提燈會。沿街游行唱歌者。

●廣州之中秋節二

廣州有豎中秋之舉。豎字之義頗涉不經。亦習慣語也。蓋廣州屋宇多有樓台。中秋之夕。咸豎旗於台上。飾以燈籠。富家所懸燈籠。或至百數。砌成慶賀中秋等字。年來有用電燈者。高可數丈。家人咸集於台中。聚飲爲樂。而中人家。豎旗一杆。燈籠兩顆。亦自樂其樂。是夕若登高遠眺。光芒萬丈。不啻琉璃世界也。粵諺有云。八月十五豎中秋。有人快活。有人愁。有人樓上吹簫管。有人地下繡眉頭。語雖鄙俚。頗得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之遐想。

中秋夜相傳爲月生日。拜月之風。非獨粵省爲然。其特異者。則禮節及果品也。月姐人稱之爲女神。故拜月之義務。多屬婦人或女子。行禮之時刻。必以夜半。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至今思之。粵俗猶有古風也。果品多用芋頭。柚子。菱角。月餅（其味之精美。爲各省所無。上海所銷售者。亦遠不及之）等類。拜月之後。卽將是月所售

入之柚子剖食。如柚子中通者。可卜吉兆。否則是多年憂悶。（按上等柚子多中通）亦迷信也。芋頭必載以大盤。中藏一大芋。名曰芋頭母。其旁則繞以小芋。取子孫衆多之義。

月光書之俗。四鄉多行之。雖然月光書數字。頗不明瞭。惟欲解釋月光書之意義。不可不先知粵省之木魚書。木魚書者。粵曲之一種。純用粵語以爲彈唱。亦如上海新灘簧之一種也。木魚書之種類極多。如客途秋恨。三娘教子。蒙正拜灶等類。皆是月光書者。卽中秋夜所賣之木魚書也。是夕玉兔初升。賣者咸集於道。高呼月光。贏不止。蓋粵人諱言輸。輸與書同音故然。婦孺多爭購。以卜吉凶。如所購者爲客途秋恨。則有落魄之兆。如所購者爲蒙正祭灶。則有先難後易之兆。殆粵人無一而不迷信也。

迷童子之俗。本與中秋節無關。惟迷童子多行於中秋最後之數夕。因月明如畫。後有謂必於是日舉行。始獲靈驗。故亦成中秋節之習俗焉。其法先擇男子一人。令合

眼危坐。作法者乃先燒符一度。其符咒極簡單。人多知者。令數人手持香火一大把。向童子前後搖曳。若畫圈然。約半小時。童子卽喃喃自語。衆乃呼曰。師傅至矣。復問曰。師傅喜用刀耶。抑劍耶。問至男子點首。卽爲合意。衆乃以器械授童子。覺飛揚起舞。若有家法。演畢。男子卽睡倒。呼其名卽醒。或曰。是殆野鬼遊神所憑藉也。惟中秋節前後。迷童子之俗所在多有。何野鬼遊神若是之多也。殆亦精神作用。男子久坐爲符火所迷。遂動作於不自覺耳。

又粵俗八月朔日。諸女士樹三角小旂於庭院。上綴銀鈴刀劍諸物。風過鏘然。殊堪悅耳。夜則懸紅燈三椀於竿頭。至月晦始罷。洵蘭閨韻事也。

●廣州之七夕

廣州風俗。綦重七夕。實則初六夜也。諸女士每逢是夕。於廣庭設鵲橋。陳瓜果。焚檀楠。燕巨燭。錦屏繡椅。靚粧列坐。任人入觀不禁。至三更而罷。極一時之盛。其陳設之品。又能聚米粘成小器皿。以胡麻粘成龍眼荔枝蓮藕之屬。極精緻。然皆藝事巧者。

能之。惟家家皆具有秧針一盂。陳於几。植以薄土。蓄以清泉。青葱可愛。乃女伴兼旬浸穀。昕夕量水。憑炎熱天時。醞釀而成者。覩此覺中土穀雨浸穀。芒種蒔秧之說。猶滯古諺。拘於地。囿於時也。廣州盛暑時。晝皆衣單絺衣。夜較涼。可衣複絺衣。其天時如此。粵稻歲兩熟。七月蒔秧。十一月刈稻。以爲常。

● 廣州之金花夫人

廣東金花夫人廟最多。其說不一。或曰金花者神之諱也。本巫女。五月觀競渡。溺於湖。屍旁有香木偶。宛肖神像。因禮之。月泉側名其湖曰仙湖。或曰神本處女。有巡按夫人方婉。數日不下。幾殆。夢神告曰。請金花女至。則產矣。密訪得之。甫至署。果誕子。由此無敢婚神者。神羞之。遂投湖死。粵人肖像以祀。呼金花小娘。後以能佑人生子。不當在處女之列。故改稱夫人云。神誕爲四月十七日。畫舫笙歌。禱賽極盛云。

● 廣州之仔字稱呼

粵俗呼泥腿曰濫仔。呼幼穉曰小仔。呼幼女曰柳陰仔。呼使女曰美仔。呼十歲內男

女曰頗門仔。呼執袴曰河官仔。案仔卽崽字。音宰。北人以爲罵詈之詞。與羔子蹄子等矣。

●廣州之密薈薇陋俗

嫁女送親。所在皆然。廣東順德縣爲尤甚。凡來者環立門外。主不迎送。亦不供茶酒。名之曰密薈薇。

●廣州之颶訊

粵中瀕海多風。正二三月發者爲颶。五六月發者爲颶。颶甚於颶。而颶急於颶。習海道者設爲占候之法。或按節序。或辨雲物。正月初四日爲接神颶。初九日爲玉皇颶。〔此月驗也。一年皆驗。〕十三日爲關王颶。二十九日爲烏狗颶。二月初四日爲白髮颶。三月初三日爲元帝颶。十五日爲真人颶。二十三日爲媽姐颶。〔卽天后誕辰也。凡真人報多風。媽姐報多雨。〕四月初八日爲佛子颶。五月初五日爲屈原颶。〔係大颶之旬。〕十三日又爲關王颶。六月十三日爲彭祖颶。十八日爲彭祖

婆颶。二十四日爲洗炊籠颶。（自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大颶旬。）七月十五日爲鬼颶。八月初五日爲大颶旬。九月曰九降。（自初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往往風迅發不常。）十月初一日亦爲大颶旬。十八日爲彌陀颶。十二月二十四日爲送神颶。颶可支颶不可支。蓋颶散而颶聚也。

● 廣州之娘媽會

舊歷三月十七日。廣東有娘媽會之風俗。凡值會者。於是日必備具燒豬。紅包。棋子。餅。以及各種之果子。或各種之糖果。一直扛到廟中。祭娘媽。俗稱做壽。祭畢。全體會友。到當值會者之家中。將祭品大家平分。携回家中。俗呼抽穀。與紹俗之子姆會。實大同而小異也。

● 廣州之銀洋稱呼

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曰北流錠。曰錘。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來自墨西哥。又有鬼頭之名。蓋外人往往以其國

王之像印於錢面也。今民間呼爲番面錢。以畫像如佛。故又號佛番。南韶連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瓊多用花邊。粵中用錢千敲百鑿。率皆爛板。其發江浙者曰出船光板。無一槩痕。每圓以廣平秤之。足重七錢二分。以尋常通用爛錢易之。每元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

●廣州之麻蛋燒豬

煎堆一名麻蛋。以麵作團。炸油鑊中。空其內。大者如瓜。粵中年節及昏嫁。以爲餽遺。又粵俗最重燒豬。娶婦得完壁。則壻家以此餽女氏大族。有用至百十頭者。蓋誇富也。如不致送。則媒氏隨押妝奩。背負其女而歸矣。其他賽愿敬神之事。率皆用之。最足奇者。觀音誕辰。亦荐此品。豈佛門清淨之戒。不至南天歟。

●番禺之婚俗

鄉間娶婦。大約過禮後。三五年迎親。迎親後又三五年而新婦樂家。此固習俗使然。而老婆債亦爲一重要原因也。蓋貧家娶婦。亦須用數百金。其金多由息借或請會。

執會而來。是謂老婆債。過禮所用。以至迎親。恰可清還。迎親所用。以至樂家。又恰可清還。還清老婆債。然後謀所以養妻子。貧人生計。大都如是。

鄉中女子。習染歸甯不返之風。回輒即返母家。及將滿月。再回夫家數日。此後則元日端午中秋。照例須回夫家過節。有不願者。先時逃避。謂之走節。節後數日。便歸母家。亦有終身避匿。不回夫家。亦不回母家者。謂之走密身。迨至夫死。乃如常出入。又有爲夫立妾。以遂其不返之願者。謂之賠銀。貧家多有之。

女子出閣後。約留夫家數日。即回輒自是除過年過節外。以在母家之日爲多。必俟有子。始肯樂家。否則遲至十年八年者有之。若逼之太甚。則往往輕生服毒死。故爲翁姑者。每託詞姑病。接婦回家。留三兩日。婦又常託詞送嫁。仍返母家。諺曰。家婆多病痛。新婦多嫁送。所謂多者。非真多也。皆託詞耳。

鄉人因女子樂家遲。故早婚者多。中人家。大約十七八歲便置家。蓋待至新婦樂家。亦已二三十矣。若貧寒之家。則娶者遲。嫁者亦遲。而樂家更遲。往往四十乃有子。

此富家較貧家所以常多一二代也。

俗謂弟妹嫁娶先於兄姊者爲跨（讀攬去聲）頭。兄姊不能嫁娶致誤弟妹之婚期者爲阻頭。阻頭不便跨頭不祥。故通常十二三歲卽定婚。然有因揀擇過嚴致成阻頭者。謂之揀大。父母心急卽草草爲之結婚。諺曰千揀萬揀揀隻爛燈盞。盞指此也。女子自梳多於此時行之。亦有伺他家男子夭折往爲執喪者。謂之冒貞。總之自梳冒貞以及歸甯不返之俗皆阻頭不便跨頭不祥之說有以致之也。

鄉中多有子娶婦滿月後卽便之過埠謀生者。夫無懟語婦亦無怨言。蓋徒有夫婦之名而未有夫婦之實。故皆淡然若忘也。數年之後其夫歸里而新婦恰亦樂家矣。顧往往有嫌其婦年老或貌醜而買妾者。此則家庭之變抑亦風俗之差也。

鄉間婦女視貞潔二字最重。足稱節婦烈婦貞女者隨處有之。而再醮者則百不一二。間有之輒爲姊妹所不齒。絕之終身。若淫奔更不經見。貞潔自守相習成風。偶遇干戈死者無算。聞咸豐間此風最盛。因拒賊而死者甚多。惜文獻不足。鄉人僅能言

其事而不能舉其人。致轟轟貞烈。竟湮沒而不彰。真一大憾事也。甯死不辱。今猶及見。間有過激者。因不願與夫同室。或仰藥以死。或乘隙而逃。或罄所積蓄爲夫立妾者。視男女同室爲大辱。等生命于鴻毛。此爲鄉間婦女之特性。若能維持之。不使太過。風俗之美。何以尙之。顧自富人之勢盛。而婢子之廉恥無存。自由之說行。而閨女之風紀漸壞。涓涓不息。流爲江河。良用隱憂。曷勝浩歎。

● 番禺女子之不落家

大抵主張女子不嫁者。當以女子之生計爲重要問題。蓋女子確能自立生活。不需男子之扶助。卽父兄之力。亦無依賴之必要。夫然後可言不嫁。番禺土地膏腴。居民多以蠶桑爲業。家無貧富。其女子皆能採桑繅絲。一日所得。多者可七八角。小者亦三四角。鄉間生活程度。固不若城市之高。以此自給。綽然有餘。彼輩既有所恃。又以嫁爲人間最羞辱之事。於是遂相約不嫁。卽爲父母所強嫁。亦必不落家。不落家者。嫁後不與丈夫同寢處。越日仍歸母家。與同黨姊妹爲伴。謂不失落於夫家之意也。

聞彼輩同性相處情。若夫妻。對於背約嫁夫者。雖無一罰懲之專條。然設爲同伴姊妹所知。則預先鋼之別室。不令返家。故爲父母者。對於其女之嫁期。必先守祕密。時期已近。然後預備密室。閉其女。不使外出。女之伴侶。必相率而來。仍欲劫之。他所使不得應期成禮。或向之聲罪致討。詰責之。毆擊之。致嫁者。每有哭叫尋死之舉。顧此爲朋輩私約。終不敵其父母之威權。男婚女嫁之通例。於是彼輩之第一步不嫁主義。已經失敗。則進而行其第二步之不落家主義。於將成禮之日。先將嫁者之衣服脫去。用布帶將其上下體遍加束縛。更密縫之以爲符記。及次日新婦歸母家。諸女伴乃驗其帶裏綫縫之封識。若不符原式者。必相聚而痛毆之。雖父母無如何也。以故新婚之夕。新婦每因抗拒其夫之行使夫權。恆至用武。相視如仇。殊足令人捧腹也。雖然。彼輩若果以嫁夫爲莫大羞恥。或以不嫁爲免其生育之痛苦。室家之繫累。則實行其獨身主義。亦是一種問題。乃彼於桑間濮上。男女雜作。每多自由戀愛之事。又或不願嫁其父母代擇之男子。而必嫁其自識之男子。亦是一種問題。乃彼既

不告其父母以所欲嫁之人。又不願嫁其父母所代擇之人。又非實行真正之獨身主義。不過借不嫁之名。以便其桑間濮上。朝秦暮楚之多夫主義。及至春風暗度。豈

忍含胎。深恐洩漏春光。於己所宣示於人之不嫁主義。有所矛盾。則不免有絕無人

道之墮胎情事。我恐此種行爲。雖持自由戀愛議論者。亦當不取。尙有何言者。

至于既嫁而不落家之女子。雖居於母家。究因繼續宗祧。爲我國人公認爲人子莫大之責任。彼不落家之女子。不敢公然以個人私心。顯違宗族社會通例。於是富者輸款於夫。俾其娶妾。（在別處娶非不落家之女子。）然後一己可以自由。否則年時令節。亦必裹糧歸夫家。住宿一宵而去。（粵俗女子既出嫁者。不得在母家過節。）在此一宵間。男女同處。未免有情。且距婚期已遠。同伴之監督已疏。夜闌人靜。事可自由。百鍊鋼或爲繞指柔。固意中事。故不落家之女子。與其所天。經此數次之化合作用。往往發生肉體之關係。而成子姓。既成子姓。不得不正式宣告落家。至是所謂不嫁之貞女。遂一變而爲已嫁之婦人。已嫁而不落家之婦人。又再變而爲落家

生兒之當家婦矣。

吾文至此已無可述。茲再記一二實事。以爲吾文之實證。並以助閱者之興趣。順德某氏女。於田間耕一男子。愛戀有日。父母不知也。旋以女許配某氏子。新婚之夕。女坐洞房中。見夫來。俯首至臆。不敢迎視。久之。夫欲與合。女不從。夫強之。女悉力抗拒。竟至用武。正撐拒間。其夫忽大聲曰。汝毋庸徒事拒抗。試觀我爲何人。女聞聲詫異。急偷視之。卽素所戀愛之人也。又某氏女。嫁後卽歸外家。此女固多所戀愛。念一經落家。則相與行樂者。惟丈夫一人。獨樂之樂。不若與衆共之。朝暮秦楚。政由已出。樂之至也。因亦不落家。而鄰右飛短流長。醜聲四播。夫聞而偵之。一日。遇女於林中。見與一男子戲。夫亦不言。次日。卽遣人示意於女。索金娶妾。女積蓄富。立出八百金與之。其夫乃以五百金別納處女焉。（編者按。此篇所紀。與前篇微有出入。姑存之以供參考。）

●順德女子之金蘭契

金蘭契俗名誇相知。又名識朋友。其俗不知始於何時。或謂始於絲廠之女工。粵省業絲。以順德爲尤盛。其廠內紡繭繅絲。皆全用女工。其數常至數百人。女工之感情。遂日洽。故有擇其平日素相得之一人。結爲金蘭之契。其數僅爲二。情同伉儷。後傭婦多效之。浸假而大家閨秀。亦相率效尤。遂成風氣矣。其內容男界或不能盡知者。其契約成立之手續。必須雙方允洽。頗具法律之形式。如雙方頗有意。其一方必先備花生糖蜜棗等物爲致敬品。以爲意思之表式。若其他方既受納。卽爲承諾。否則爲拒絕。至履行契約時。如有積蓄者。或遍請朋儕。作長夜飲。而其朋儕亦羣往賀之。此後坐臥起居。無不形影相隨。曾梁鴻孟光不足比其樂也。契約既經成立。或有異志。卽以爲背約。必興娘子軍爲問罪之師。常備毆辱。幾成一種習慣法。按二女同居。雖不能具有男女之形式。實具有男女之樂趣。或云適用磨擦力。或云適用機械的。此言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彼輩更擇有後代（卽嗣女）以承繼其財產。後其嗣女復結一金蘭契。若媳婦然。如血統之關係。亦云奇矣。

●順德女子之不落家

不落家之風。與金蘭契實有連帶之關係。彼女子既結有金蘭契。遂共約不適人。後迫於父母之命。強爲結婚。乃演成不落家之怪劇。不落家者。卽云女子已嫁。不願歸男家也。金蘭契之風。以順德爲最盛。故不落家之風。亦以順德爲獨多。女子嫁期有日。（粵語謂之知日）必召集一羣女子。（粵謂之花枝羣）作秦庭七日之哭。如喪考妣。其金蘭友亦在焉。臨過門之夕。嫁者必被帶束縛。其狀若死尸之將入殮。復飽餵以白果等物。使小便非常收縮。及歸甯後。其蘭友必親自相驗。若其束縛之物。稍有移動。是爲失節。羣皆恥之。其女必受辱不堪。故順邑常有娶妻數年。而不識其妻之面者。每歲翁姑壽辰。或度歲度節。非遣僕役至女家恭接數次。不能望其婦一來。卽來亦數日卽返。見其夫壻。若遇仇讎。夫婦之道苦矣。前十年嘗有迷夫教。致其夫於死者。近年此風少戢。但娶婦非數年後。不能望其常來也。

●順德之婚俗

婚禮之野蠻。各地迥異其趣。但順德尤爲特異。迎娶時新娘登綵輿後。必沿途放聲大哭。俟將到男家時。其聲始輟。綵輿到門。無論冷熱。新郎必持一白紙扇。出門時將扇頭向彩輿一敲。謂之踢轎門。新娘既入。新郎必先俟於新房門首。門設有竹梯。新郎禮服登至梯之絕頂。親友羣集於梯下。勸新娘以酒。口呼步步高聲。俟女僕背新娘至。新娘之高度適與梯等。新郎卽乘勢以手挑其首帕。時新娘帶一虎頭形之冠。必俟入房後始卸去。且禁兒童遇之。謂煞氣急大云。古禮御輪三周。妻至則揖以入。且以賓禮待之。所以致敬也。順德風俗。竟有絕端反對者。見舅姑時必膝行。庭中置一方棹。新娘膝行於桌之前方。必叩首數次。膝行至桌之後方。又叩首數次。如是周而復始者約數時。（粵語謂爲跪茶跪酒）新娘多有不勝其苦。而當堂痛哭者。鬧房之風。則野蠻異常。俗有所謂會友者。其形式又非諧友。蓋先未冠者數人。聯合一小團體。專預備親娶時互相扶助者也。鬧房之際。會友畢集。新娘立於中庭。會友乃多方調笑。或迫令新娘爲不能爲之事。稍不如命。則多燒爆竹。新娘面目手足衣

服。常爲火所傷。其情狀恍若囚犯之行刑。更奇者。閭房時不許新郎在側。實不知其目的之所在也。

●赤溪民俗紀

赤溪。叢爾片壤。土瘠民貧。居人多以耕樵爲生。家食自安。爭訟者少。惟風俗雖樸。民情實頑。必澤以文化。漸摩日久。方可化爲馴良。

境內舟車之屬。製極樸陋。舟無篷。炎暑陰霖。均多不便。陸行肩輿。只用兩竹夾木板。坐其下。下橫一木。以爲足踏。上無帷帘。遇雨則以簷葉圍之。鄉間有小車。一人手推之。載貨而不能載人。觀此種種。可見其地民智之愚陋矣。

聖人神道設教。其俗固有不必盡變者。然末流淫祀野巫。遂炫其術。以蠱惑氓。則流弊亦不可勝言。赤溪土人禱祀。瑣卜頗致誠敬。凡有興作。大小諸事。必卜之於神。此外復有降童。尤涉怪誕。往往自言神降其身。人遂就其占休咎。決從違。一國若狂奔角恐後。逾時神去。而降童如常焉。漢書郊祀志。謂粵人信鬼。不其然哉。

粵東敬神燒爆。謂拾得爆首。則其人生理饒裕。明歲復以一大爆酬神。省城以二月佛山則三月。赤溪則元宵前後數日。特無其繁盛耳。

正月間復有舞獅之戲。鑼鼓闐咽。魘面及執矛盾者隨之。超距擊刺。與舞獅相間。鄉人之儺。兼以習武海徼。熙春之樂。大率類是。

赤溪俗。嫁娶之日。彩輿凡經親串門首。必小駐片刻。其家婦女。卽至輿前送賀。並有饋遺。或銀或錢。或花繡果餌之屬。雜沓紛投。輿爲之滿。於施衿結褵之外。復多此禮。亦云奇矣。

居民善牧豕。香山澳門等處。銷售頗廣。緣粵俗賽神婚禮。概用燒豬。復以尾長者爲貴。蓋取有始克終之意。而赤溪之豕爲最合度也。

● 曲江之奇俗

曲江之北有大山二。一獅子山。一卽象山。兩山相接處。有石門。鄉人稱爲雙石門。爲曲江通海之道。一般鄉愚。呼之爲石公。有時小兒啼哭不安。卽選擇黃道日。備香糕

果品素齋紙錢錫箔等等。至雙石門借名。其名必嵌有石字。先用硃紙請道士書雙石成或石天保等名字。至雙石門。拈香祈禱後。將硃紙所書之名。貼於石門上。沿路呼所取名字。還家。俗傳如此。能使小兒強壯。易於長大。此種舉動。俗稱借名。俟小兒成年嫁娶後。仍備香燭糕果等物。至雙石門設祭。稱爲還名。職是之故。雙石門前。幾於每日。咸有借名還名者。可謂迷信已極。此外復有向他姓人家借名。偷名者。向何家借名。其名卽兼某姓字。若向張姓借。則名張……至偷名之舉。則先探知某家人丁興旺。請人向某家偷一飯碗及筷。偷時。如爲其家所覺。則云不到。復更人去偷。偷名者返時。兒母抱小兒於門前迎接。稱爲接名。偷名者呼名。兒母卽代兒應之。以爲偷取名後。自此可無災病矣。

●潮州風俗樂府十詠

粵俗以潮州爲最壞。清黃霽青太守作樂府十首。

翻金甕

戒遷葬也。潮俗溺於風水。妄思趨吉避凶。既葬其親。復出諸土。水之火之。兵之瘞骨。以罈名曰金罐。易其處曰翻。甚有累遷而卒暴露者。是宜戒也。詩曰。翻金罐何其愚。風水不知有與無。爾祖爾父生何辜。死後竈壤不得安其居。百鎰延堪輿。千金買山地。坏土猶未乾。掉頭旋復棄。發邱斲棺析骸骨。何異狐埋更狐掘。子孫忍爲盜賊行。富貴焉能界兇悖。美哉金罐藏諸幽。夜來鬼哭聲啾啾。牛眠吉壤如何求。又有覬覦人巧偷。潮民往往有以吉地盜換埋骨者。

螟蛉子

斥亂宗也。潮俗人家。以丁多爲強。乞養他人子。非獨單門然也。其有貌爲鞠育。包藏禍心者。更多故矣。異姓亂宗。顯有功令。是宜斥也。詩曰。螟蛉子多奚爲。曰以保族撐門楣。老無兒。嗣厥後。吁可怪。九子母傷人抵罪。李代桃。平時豢養同豕牢。給貲行商涉洪濤。割蜜飼蜡酬其勞。性命謬相託。恩義良已薄。一朝反唇乃交惡。此孽由來君自作。注凡訟養子不肖者稱螟孽。

女兒布

傷乖離也。潮俗嫁女。以葛布箱裝。稱家多寡。其極精細者。名女兒布。所以遺襲砧者。婚姻道衰。夫婦相棄。布乎布乎。非以結綢繆者乎。是可傷也。詩曰。女兒布。產棉陽采。葛澡絲凝雪霜。細如鮫綃薄蟬翼。非烟非霧含風涼。富家嫁女多越好。貧家嫁女一匹少。爲郎製衣穩稱身。服之無數期偕老。可憐一朝恩義疏。夫棄婦兮婦背夫。猶是箱中一匹布。誰道新人不如故。

打怨家

懲械鬥也。潮俗强悍。負氣輕生。小不相能。動輒鬥殺。名曰打怨家。非條教所禁。口舌所諭。勢已積重。官則權輕。威克允濟。區區補救奚爲乎。是宜如何懲也。詩曰。打怨家。有何怨。有怨何不訴官衙。睚眦輒爾兵相加。壯丁在前老弱後。籐牌鳥鎗卒然湊。今日鬥。明日鬥。彼洞胸。此絕脰。一閔紛紛如怨獸。殺人者誰莫窮究。官來彈壓空塞逃。祠堂屋宇點火燒。出此下策真無聊。亦有調停兩和息。反覆無常旋構隙。小懲大戒。

終何益。嗚乎。安得十萬糗梁三千兵。制事許以便宜行。三日以往。可供蠻村懾伏。民無爭。

買輸服

哀被誣也。潮俗非命死者。其家每置凶徒于不問。輒指告懦而富者爲索錢計。慾壑既滿。大仇亦忘。否則剔鰓不已。出錢者命爲買輸服。鬼頭銀。錙銖積累多艱辛。乃甘跪獻控訴門。而保富者誰歟。是可哀也。詩曰。買輸服。鬼頭銀。錙銖積累多艱辛。乃甘跪獻控訴門。殺之家人。殺人是甲。不是乙。甲乃窮子。乙富室。擇肥而噬。奇貨居。一棺肯蓋千金軀。慳囊破出無奈何。强者歡娛弱者賀。岸上餓虎飽。水中饑鯨饑。可憐有冤屈。曲不自直。口中石闕碑長衡。

宰白鴨

憫頂兇也。潮俗殺人真犯。輒匿不出。而被誣者。又恇怯不自申理。率買無業愚氓。送官頂替。貪利者罹法網焉。名曰宰白鴨。別可憫也。詩曰。宰白鴨。鴨羽何灘漣。出生入

死鴨不知。鴨不知。竟爾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籠中延頸待。殺人者死無所冤。有口不肯波瀾翻。爰有已定如鐵堅。由來只爲香燈錢。注頂凶類多孤子。所得身價彼謂之香燈錢。以死後旁人爲之接嗣。繼續香火也。官避處分圖結案。明知非辜莫區判。街頭血灑三尺刀。哀哉性命輕於毛。勸君牘尾慎畫押。就中亦有能言鴨。

速弔放

惡擄贖也。潮俗不逞之徒。每結黨擄人。關禁索賄。甚有凌虐至死者。被害訴牒。必籲曰速弔放。以人爲貨。甚於盜賊。是可惡也。詩曰速弔放。情詞長。叩頭向縣官。火急鄉間來。老爺如不來。阿總亦可使。（潮俗稱官曰老爺。早役曰阿總。）速弔則生遲則死。贖還者多。弔放者少。忍氣復吞聲。羣兇婪肚飽。窮魚脫網驚鳥嬉。不如誅殛官何爲。誠看被虜人。鳩形鵠面生理摧。虎狼之穴木鵝積成堆。（擄人者每以堅木鑿兩穴。鉗其足。名曰木鵝。）

阿官崽

諷游冶也。潮俗富家子弟。習於浮薄。好弄鬪靡。爭妍取憐。恬不爲怪。土人目爲阿官。愚俗以物之小者曰崽。阿官者。少不更事之謂。是可諷也。詩曰。阿官崽。荒於嬉。趙先生難爲師。搔頭弄姿兀自喜。柳巷穿來又花市。千金結交游俠兒。六篷密昵婢娟子。香囊紫袴褶紅。金環飾耳搖玲瓏。危哉呼孃復呼妹。潮俗小名。率以某孃某妹相呼。若忘其爲男也。或色寡人防抱背。

打花會

儆賭博也。潮俗賭風。莫盛於花會。厲禁雖嚴。旋革旋復。蓋誘之厚利。趨之者多。往往敗家喪身。曾莫之悔。是宜儆也。詩曰。打花會。花門三十六。三日又翻覆。空花待從何處捉。一錢之利十倍三。奸巧設餌愚夫貪。一人偶得衆人慕。坑盡長平那復悟。夜乞夢。朝求神。神肯佑汝。夢若告汝。不知廠中饑死多少人。初一起。三十止。送汝棺材一張紙。打花會者。寫批設廠。並按月存記廠中有開名目。故諺有紙棺材之語。謂好之者必自斃也。

鴉粟瘴

歎鴉片也。鴉片向由西洋來。本取罌粟花脂熬膏而成。後內地亦有種以射利者。流毒日廣。有識者目爲鴉粟瘴。是可歎也。詩曰。鴉粟瘴。難醫治。黃茅青草衆避之。中此毒者。甘如飴。牀頭熒熒一燈小。竹筒呼吸連昏曉。渴可代飲。飢可飽。塊土價值數萬錢。終歲但供一口烟。久之薰黑聳兩肩。眼垂淚。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繼。嗚呼。田中鴉粟。尙可拔。番舶來時。那得遏。采風者可以觀矣。

潮州人之服飾

潮州土人向屬樸質。其所謂素封之家。恆年所服。不過一土布長衣。稍事矜飾。或參與宴會。亦惟一綴製者而已。其地氣候溫暖。非逾不惑之年。鮮有衣棉衣者。婦女則相沿皆天足。二十年前。惠來縣之婦女。有足大假小。無分老少。行必持杖之風。今則悉改良矣。惟其髻髮。則殊可怪。如惠來則多將髮於腦後。結束成小刀形。而旋其末於頂。貫以一紅染之竹筒。筒長二寸許。圓徑大小如銀圓。髮突出筒外寸許。乃結之。

以紅繩橫以約長五寸之針循下半插四圍點綴以珠。藉壯觀瞻。行時搖動不定。如驚鷺之踣伏顧上。誠奇觀也。至潮陽揭陽普甯三邑則不同。其梳法雖一若惠邑。惟少一竹筒而式作菜刀樣。夾以金銀或竹板之夾。髮端束頂。簪金紙花於其上。名曰大後尾。至若兩鬢使之聳然如蚌壳。名曰蓬頭。邇者風氣漸開。除惠邑仍其故外。其餘諸邑與各省大同小異。蓋如上述之髻。實艱於整理。手段靈敏者亦必需一時左右。其鈍拙者則非二小時不可。而猶歪斜不定。故人多喜改良之。老者之髮則盤結如元寶。或陀螺倒置形。

● 潮州婦女之生活

潮屬實業不振。工廠缺乏。貧家婦女輩。皆以織苧麻爲活。按日所得。最巧者百文而已。外人觀之。殊屬可憫。惟若輩習慣自然。處之怡怡。近年來。潮邑富戶。多集資組設紡織廠。若是則該地婦女。從茲生活或可蒸蒸日上矣。

● 潮州人之械鬥

潮州土人。性悍喜鬥。每以墳田風水爭奪起見。二姓互相啓釁。甚者期延累年累月。猶未少懈。戰時情狀。令人咋舌。其對壘之間。相距約三畝地耳。既戰鎗聲隆隆。死亡枕藉。二姓各自戒嚴。凡往來進退者。必稔個中口號。否則以間諜論。輒遭鎗斃。據聞此風以普甯爲最。約普邑合八百鄉。中以關爺零仃二派佔大多數。遇有戰事。兩派各自出援。所耗資財。輒以萬計。亦不少恤。維時雖有官軍巡往彈壓。然全普之游擊隊。僅九十有奇。以此薄弱兵力。深恐匪徒乘機襲縣。故莫能長駐解圍。一臨卽去。官兵既去。而兩方之戰事。仍繼續進行。官軍雖有所聞。亦無如之何。兵器中大半爲毛瑟。餘爲來福馬槍。勃郎林等。莫可計數。官軍以武力彈壓時。亦惴惴志忑。蓋恐其蠻悍者結隊返攻。不若了之以敷衍手段也。

●潮州之三點黨一

潮邑三點黨。盛於滿清末造。其初爲一二技術家。設帳授徒。潮人好勇。就學者日衆。而黨勢亦蒸蒸日上。時黨徒多工商界人。不聞爲非作惡。惟有不平。輒拔刀相見。懷

慨悲歌。大有燕趙俠士之遺風。以是良懦者歌功頌德。藉爲公理保障。而黨徒亦以此鳴高。束身自愛。其後人數日多。良中之莠。稍稍在外招搖。然亦不敢明目張胆。懼黨規也。蓋黨規嚴厲。凡藉勢作惡。有格殺弗論之條。不良分子。見無利可圖。於是別樹一幟。名曰新三點。新舊黨人。如冰炭之不相容。械鬥殺傷等事。時有所聞。但舊黨中大都執有恆業。薄有資財。安肯挺而走險。與此亡命之新黨爭短長。其初不過激於義憤。與黨史爭光榮耳。迨見無賴鬻集。新黨勢燄日張。既不惜背城借一。又不能立事剪滅。惟有知難而退。付諸一嘆而已。舊黨既失敗。新黨益無忌憚。爲所欲爲。黨徒均身藏利刃。長四寸許。柄纏紅綠布。式樣皆同。爲入黨後給發之利器。三五成羣。間行於大街小巷間。綁票攔劫等。視爲常事。潮人亦司空見慣。不之異也。甚至潮人言語之間。諱說三字。否則黨徒聞之。卽割刃其腹。禍可不測。故潮人言三點鐘。曰兩點六十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以是人畏之若虎。莫敢與抗。終則羣趨入黨。以保身家。是以全潮居民。十九登諸黨籍。其毒燄有如此者。今小黨魁鼓德小毛輩。雖先後

鎗斃。然搶掠之風迄今未息。其搶劫也。明火執杖。任意搜索。兵警充耳不聞。一任其所爲。黨徒搶掠時。全身不掛一絲醜態。畢露亦不可思議之怪行動也。

●潮州之三點黨二

潮州之三點黨。聲勢浩大。黨人星羅棋布。跡遍全潮。無論貧富。多有入黨。秀者藉以保障人才。歹者賴而肆行劫掠。黨分老三點新三點二派。入黨者必循守其規則。及熟諳其黑語。黨魁給以隨身護票。以防路劫者。票寬二寸。長四寸。中塗生鷄血。並寫桃園結義字樣。傍畫二劍。不然攜物途中。必遭劫奪。是黨多年輕敢死之輩。明火執杖。屢見不鮮。作奸犯科。時有所聞。有捕其一而僇之者。則餘黨必日逐其左右。俟報復而後已。凶悍若斯。人多畏懼。而一任其所爲。莫敢與抗。

●潮州之迷信

潮民酷信神權。每值元旦。無論貧富。胥集里中。曠場築棚。從廟中捧泥塑金雕之木偶。置其上。像如齊天大聖。三山國王。（三山國王據謂初爲妖魁。以其屢拯人於瀕

危間。民德之。故勒像爲祀。以垂不朽云。其事實渺不可稽。姑妄聽之。七聖娘娘等。逾時。一人身披紅衣。頭圍赤布。隱語喃喃。跳躍而至。自言爲某神某仙。男女一惟其言是聽。爭詢疾病休咎。及年禧財運。摩肩接踵。恐後爭先。事訖皆旁立。肅噤無聲。自號神者。遽以劍割舌使破。取血塗書符咒。鎮壓四境。迨畢。但聞響拍數聲。稱神者徐摩其眼作呵欠狀。若恍然而醒。數輩男子。乃將偶像捆載一兜。而以四人肩之一人執大旗爲先導。遍歷里中大小各巷。始返之原處。及夜。則家家出稻草於巷前或場中。堆而焚之。每堆相距二丈餘。火光熊熊。烈燄高騰數丈。使肩神像及執旗者跳躍逾其上。偶或失足墮火。衆弗顧也。既竟。闔里出斜方形之糖方（卽米泡糕）祀神。糕以層壘最高者爲勝。繼燃放爆竹燄火以爲娛樂。二鼓後。才四散歸宿。好事之徒。則聚而豪飲。至更闌方罷。

● 潮州之新歲

潮州人於新歲中。富裕之鄉。多選其中男女若干。各衣綺羅豔服。彈唱五音。魚貫出

行。名曰大鑼鼓。此外有足令人解頤者。卽斯地所謂唱鶯歌是也。其戲以三十六壯年男子。飾梁山泊英雄。半執兩棒。棒長盈尺。半執小鼓。鼓大如碗。舉步亦趨亦跳。進退不紊。棒聲鼓聲。劈劈鑿鑿。殊可哂也。繼鶯歌之後。又有所謂後棚白鳥記二劇。後棚則以若干輩作戲裝。沿途演唱。如桃花過渡、拖車子、鬧花燈等。但皆淫邪不正之詞。傷風敗俗。莫此爲甚。白鳥記一名打布馬。乃鄉中稍諳技擊之無賴所組。設圍於曠場中。各獻所長。互角勝負。此端雖屬尙武精神。然往往二姓發生戰端。實肇基於此。月之十二。凡一里中客歲新產男孩之家。均於是日備製糖方。（卽上述祀神之米泡糕。）宰鷄豚。備盛饌於室中。打掃潔淨。擺牲禮。燃燈燭。遍邀親朋。頗形擁擠。各事既備。卽有老成數輩。（乃闔里所舉之頭目。）手捧神爐。繼以鼓樂。吹吹打打而入。置神爐於桌上。孩之父母。則抱而揖之。隨口作吉祥語。有頃。乃大放喜炮爆竹。家人隨給來者糖方。每名四磚。據云謂之探茶。謂不如是其孩必遭夭折云。是亦陋俗之一也。

● 潮州人之孟蘭會

時屆七月。潮民復從事於孟蘭會。作台演劇。紮紙糊人物。另築一座。綿亘二百餘碼。名曰孤棚。其上滿列雜物。除大宗糕餅外。餘爲器具服飾及鮮果波羅梨柚等屬。戲節凡三。一曰白字。乃其地兒童所演。男女趨之若鶩。唱作有次。頗堪悅目。按所有戲本。乃編於廣州之不第秀才。字句清晰。韻調合度。至其服裝。與京班無異。旦角之髻。則如上述之大後尾。或蓬頭爲多。一曰大戲。爲土人與外省流氓混集而成。言語拉雜。戲皆道白無唱。所演如三國志前後唐征東征西等。婦女幾無一涉足其間。以其出台喜打大鼓。吹大喇叭。殊令人厭也。一曰外江。純屬異省人組合。間有男女相雜演唱。形色一若京班。觀者雖衆。惟多不諳其中情節語言。如不稔英文之流觀電影。但見手舞足蹈而已。統計孟蘭會所費。大者十餘萬。小者亦數萬之巨。以有用之金錢。棄之無用之地。滋可惜也。

● 潮州人之方言及教育

潮州土音。嘔呶嘶節。識者寥寥。若譯成文。雖蒼頡復生。亦無能爲力。如俗言你要去那裏。潮音則爲撈愛苦丟假。相悖若斯。不值一哂。相傳以樓居爲不祥之兆。故雖富逾巨萬之家。鮮有築三層樓房者。物產以粟柚甘蔗波羅荔枝薯龍眼食鹽爲大宗。學校自清創辦迄茲。規模教法。亦頗不惡。且尙設女校多所。獨惜富貴之家。對之漠然。不以培育女子爲急務。潮地教育之不振。良有以也。

●潮州之迎青龍

潮州土俗。以蛇之青色者爲青龍。奉之如神。每歲二月望前。結綵爲輿。管絃鉦鼓。輿之以行。名曰迎青龍。妓女之未經梳攏者。皆濃妝豔服。扮劇中故事。隨神遊行。望之燦然如錦。始濯如花。始發豔心。眩目莫可名言。執袴子弟。裙屐少年。爭備金繒。擇佳麗者。以次給之。受者名曰得標。得標多者。聲名噪甚。卽有大腹賈。不惜千金。爲製衣飾。與之梳攏。昔卹海陽鐵香有觀妓詩云。鳳城二月好春光。社鼓逢逢報賽忙。百戲俱張全不飲。爭圍台閣看新妝。又云。一枝花鬪一枝新。公子王孫逐後塵。奪得錦標

載月返。不知春思屬何人。蓋實錄也。

● 潮安之中元節一

潮安之中元節。須謁祖宗。中飯後。門前懸掛紙錢。紙錢之製法。以長方形之紙數十張。割爲連續之紙條。以錢形之鐵印打印之。以繩繫之。懸於門環之上。至黃昏時。在門外之牆邊。點起蠟燭。及香。香分三枝。插於牆之周圍。如農人所插之田秧。名曰布田。然後將所掛之紙錢。及另備之銀紙。一齊焚化。另有一般兒童。以香插在柑子之上。做燈球玩弄。一般下流社會之人。搶拾銀紙之燼灰賣之。名曰拾鬼屎。事畢。然後各閉門而睡。無人敢出門一步。

● 潮安之中元節二

中元節。潮地居民。門環上咸懸紙錢。富商大賈。於鋪內舉行盂蘭勝會。以祭無祀孤魂。婦孺晚間。插香燃燭於門外。或曠地上。名曰插田。口中喃喃祝禱。向空跪拜。小兒捏土成團。製香球以爲戲。好事者更製戈矛獅虎之類。遊行各處。極爲熱鬧。聞揭陽

澄海二縣。亦有此俗。較潮安爲甚。誠無謂之舉動也。考孟蘭勝會之由來。據長老云。曩者揭陽有許氏子。中進士。恃勢魚肉鄉愚。一般下流社會之人。受其欺壓。遂生反抗之心。暗中結黨。約七月望起事。盡屠揭澄各地劣紳。潮縣是日亦受害。起義之師。兵分九路。故後世名曰九軍賊之亂。旋爲官軍勦滅。自是以後。每年七月十五日。居民必設饌。焚香燭以祀冤魂。年復一年。相沿成習矣。

●潮安之食品

潮安人有一種特異習性。與他處食品不同。試摭錄之。

(一)魚生。此物在七八月出售。其製法係用鮮魚(一名鮠魚。土名草魚)去鱗及臟腑。切爲二片。洗淨。用乾布擦之極乾。懸鈎上。食時刮成厚二分許之薄片。再用蘿蔔切成細絲。羊桃(卽五斂子。詩所謂蓂楚)切成薄片。沃以醬醋。入口冰融。甘美勝於常味。此外亦有用黃魚者。因其刺骨甚多。皮亦甚厚。故創作條形。食法亦拌以甜醬。復有用生蠔。沃以豉油而食者。此殊不合於衛生也。

(2) 蔗虫。此虫寄生於蔗之根鬚中。冬月收穫蔗時。農人取出之。形似蟬之幼虫。大如蠶繭。小兒盛以竹籃。沿門叫賣。百錢可售六七十個。用水洗淨。入油煎熟。撒以鹽。味香脆可口。

(3) 蛇。夏季捕蛇者。捕得後去其毒齒。售之。俗傳患濕毒者。食之可以愈病。謂以毒攻毒。然而此種理論。然乎否乎。

(4) 苦瓜。苦瓜一名苦蓮。又名癩葡萄。又名錦荔。其最奇之名。曰君子菜。蓋因其味苦。但與猪肉共煮。則變其苦味。一似君子。刻已而不苦人。故有君子之名。潮人甚嗜食之。

(5) 苦菜。苦菜一名苦刺。係野草之一種。叢生茂盛。清明時。婦女兒童持小竿竹籃。隨打隨拾。歸來洗潔。與荳芽同煮。俗傳食之。可以清血解毒。

(6) 蜂蛹。蜂蛹之狀。與蠶蛹相似。惟皮較柔嫩。食時。自蜂房取出。以油炸之。味甚芳香。

(7) 蟬。五六月時。有人於樹上黏捕蟬。在市呼售。人家購之炙熟。以啖小孩。謂食之能消疳積。

(8) 香菜。香菜一名香花菜。其嫩葉可包飯(內和雜香)生食。上述種種食品。或味香。或味苦。或有毒。或生食之。或熟食之。皆潮人特異之性質。恐他地未之有也。

●大埔喊太陽之迷信

大埔鄉人。每遇小兒夜間不能安眠。其父母即呼太陽以治之。俗謂之喊太陽。其法於日初出。或將沒時。備香楮等事。向日焚之。口內禱祝。略謂吾家小兒不安眠。懇求太陽保佑。一覺睡到大天亮等語。事畢將紙灰携回。塗於小兒額上。有餘則放之床頭。據云可保小兒安眠。

●大埔炒驚蟄之迷信

大埔有一種奇俗。名曰炒驚蟄。每年到是日晚間。家家皆取黃豆或麥子。放在鍋中

亂炒。炒後并舂。舂後又炒。反復十餘次而後已。其原因蓋大埔地方有一種小小之黃蟻。凡人家所藏糖果等食。必蜂聚而食。俗云。是晚炒了豆麥等物。則黃蟻可以除去也。炒黃豆及麥子之時。口中并念道。炒炒炒。炒去黃蟻爪。舂舂舂。舂死黃蟻公也。

▲廣西

●粵西採風瑣記

粵西諸郡。桂林差無瘴。然民窮地薄。城中江右楚人僑寓者。十之九。搆竹爲廬。貿易不過雞魚羊豕之類。錦繡文綺明珠象貝。實產粵東。此間無有也。土著者居於鄉。率皆桀黠。傲慢不畏官府也。

天氣炎熱。地氣卑溼。結爲瘴癘。爲害不小。有形者。如雲霞。如濃霧。無形者。或腥風四射。或異香襲人。若曉行不飲酒。觸之疾必發。夏月燦膏流金。揮汗如雨。終不敢解衣當風。夜臥扃門戶。惟謹。多焚蒼朮雄黃。庶幾可免。最畏瘧疾。或頭痛寒熱。俗稱癘癩。尋常醫藥不能效也。

寒暄不時。頗難調攝。日出後。方攝衣起。飲燒酒一二杯。粥飯宜少不宜多。飽則易病。禁午睡。食不化。則諸疾皆作。晚更宜清虛。自桂林外。麵尤當戒。鷄鴨鯉魚之屬。弗充庖廚焉。

粵西以冬爲春。不特春花之冬。卽夏秋之花。亦花於冬。若梅。若杏。若桃。若李。若梨。若水仙。若月季。與榴。與桂。與菊。同時爭放於小雪以後。大寒以前。蜈蚣。蜥蜴。及蜂。蠅。蚊之屬。隨時而有。不必在夏秋也。最可異者。四月之蟋蟀。與十二月之螢。

粵西氣候。不以冬夏別燠寒。而以陰晴分冷暖。臘月晴。單衣浹背。伏日雨。絮被蒙頭。若在春秋。則又倏忽不同。朝夕萬變。一剎之間。有纔裘而忽葛者。兩人相對。有此葛而彼裘者。諺云。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秋。信然。

粵西多雨。在春尤甚。諺云。春無三日晴。非第謂不能連晴三日。乃統計九十月。中無三日晴之謂也。

相傳粵西州郡。其名有木字旁者卽無瘴。桂林平樂梧州柳州鬱林各處可見。然慶遠太平雖非木旁。而亦無瘴。有木旁之西林縣則瘴彌甚焉。俗說要未可信。大約腹地則輕。邊郡則重也。

粵西土著之民。其姓多僻。除黎莫二姓最繁外。其地則曰容。曰明。曰藍。曰銀。曰木。曰易。曰蘭。曰盤。曰農。曰俸。曰賁。曰閉。曰洗。曰院。曰義。曰粟。曰蒲。曰寶。曰連。

有男而女名者。若朱妹妹毛妹妹是也。有人而物名者。若莫鷄之容黑狗陳小狗是也。有疊字爲名者。若管光光莫應應徐細細朱林林莫奕奕陽黑黑是也。又以所生之五行爲名者。有李金生黎木生寥水生陶火生黃土生是也。以五行疊字爲名者。又有黃金金管木木朱水水莫火火蘇土土是也。

土人以蠟虫置冬青樹上。至春結子如葡萄。內俱細虫。婦女收採。估客買去。徧放山杪。謂之放蠟。其虫食葉遺脂枝上如石膏。取熬成蠟。

粵西人養瑤瑁。飼以小魚。每至甲子庚申日。輒不食。俗謂瑤齋日。

屋不瓦而蓋。蓋以竹。不輒而牆。牆以竹。不板而門。門以竹。其餘若椽。若枋。若窗牖。若承壁。莫非竹者。

僧道而外。有所謂鬼使者。爲其通人鬼之交故名。頭戴布巾。又以尺許紅布紮頭。頭上插一小牌。畫鬼魅之狀。身帶青布海青。腰繫紅布帶。不韞。穿草履。手執牛角以吹。聲如簞籥。人家有病。則延以跳神。喪事亦用之。凡遇日月蝕及祈晴禱雨。皆令當役。榕其門。榕其樓。榕其堂。比閩中之榕其城。無多讓焉。其大可合抱。土人愚以爲有神。往往香火其下。

穴牆爲門。僅如圭竇。然而門上必有閂閱。比戶皆然。竟無有禁之者。無薺菜。有苦菜。無甜筍。有苦筍。無甘瓜。有苦瓜。三者之味。其苦如荼。而粵人甘之如飴。豈嗜之不同歟。蓋粵人之能喫苦也。

● 蒙山佞神之迷信

陰歷五月廿八日。俗傳爲城隍神誕辰。又稱會期。是日邑人士女。相率來會者。有萬

人之多。極爲熱鬧。會之情狀。有龍有獅。有彩燈。與各處略同。不必多述。其間有一笑事。花礮頂裝一小竹管。纏以紅線。礮燃放後。竹管上所纏之紅線。因之昇高。待落下時。衆爭奪之。名曰奪礮。俗云奪得花礮爲有子之兆。奪得後。至城隍神前聲明。方有靈驗。故往往爭礮釀成鬩鬪。互相毆打。頭破血流也。

● 羅城打炮仗之惡俗

中國新年風俗。各處不同。惟如舞龍燈。弄獅子。唱小調等事。則各處有者甚多。廣西羅城圩中有一種惡俗。名曰打炮仗。每屆舊歷正月初一。諸年輕者。各向父兄索錢。向花炮鋪中購買炮仗。如大炮地雷炮火箭等。種類甚繁。圩中向有上下街之稱。二街小兒。各分黨羽。每黨各舉首領一人。於初更時。由首領指揮進攻。雙方小兒。各手執一香。燃炮互擲。響聲不絕。爲狀甚劇。有爲炮擊中者。重則焦頭爛額。輕則焚燒衣服。初時尙係小兒相鬥。迨鬥至決裂時。一般無知兄長。見其子弟負傷過重。出而相助。於是雙方均有兄長混雜其間。攻打愈形猛烈。若甲黨勢弱。不能支持。則乙黨進

攻愈猛。卽甲黨敗退入屋。乙黨仍不甘住手。紛紛將花炮向屋內擲擊。倘甲黨閉門不出。乙黨在門外喧噪拍手。聲震屋瓦。譏銷良久始各散歸。然夜間雙方雖如此激戰。一至天明。仍不分畛域。嬉笑如故。天黑後復行打鬥。如是鬥至十五夜。雙方始不約而同停止。如斯惡俗。亦殊奇特也。

●象縣之俗諺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古人經歷之言。證諸物理。若合符節。俗諺亦經驗之談。特徧傳人口。詞句淺鄙耳。茲將象縣俗語關於天文者錄左。

(一)雷打驚蟄。穀米賤如泥。(謂驚蟄鳴雷。主年豐也。)

(二)夏至鳴雷三伏旱。

(三)雷打秋。晚禾折半收。

(四)重陽無雨望十三。十三無雨一冬乾。

(五)東邊打閃日頭紅。西邊打閃雨濛濛。

(六)東閃西閃。不見一點。(言東西同時閃電。主無雨也。)

(七)朝虹日頭暮虹雨。(俗稱虹曰龍杠。早見虹全晴。暮見虹主雨。)

(八)月亮戴帽草頭蛇。月亮遮傘雨漫漫。

(九)久晴鵲噪雨。久雨鵲噪晴。

(十)天起魚鱗斑。晒禾不用翻。(晚雲如魚鱗。主烈日。)

(十一)未曾下雨先唱歌。有雨也不多。(未雨鳴雷。必無大雨。)

(十二)初一落雨初二晴。初二落雨不留停。

(十三)五月小瓜菜食不了。五月大瓜菜不上榨。(榨。支瓜蔓物也。)

● 百色之七夕節

陰歷七月七日。百色縣之人民。謂是日。寅卯未通光之前。仙姬下河沐浴。此日天水之味。較平時格外清冽甘爽。可以治病長壽。因此人人皆分外早起。爭往河中取水。竟有全夜不睡者。三更以後。街市中。即有人行走之聲。及水桶之聲。迨至天明。滿街

水濕淋淋。如下雨一般。所取之水。以淨甕盛之。以待逐月之用。七夕節。百色稱爲雙七節。是日所汲之水。稱爲雙七水。

●廣西土司之妻

廣西境內。多有土司。雖有降罰處分。例不革職。其廢弛不法者。亦必擇其子襲之。故俗謂土司曰鐵紗帽。土官娶妻。以五色纓絡盛印爲聘。過門時。乃懸之項下。謂之掛印夫人。娶後印卽掌於妻。呼爲護印夫人。築高樓以居之。曰印廈。民間稅契者。例價千錢之外。另折錢一百五十文。名印色錢。卽護印夫人之花粉錢也。

●獐人之方言

廣西省鍾山山洞內。居民多係獐人。其語言幾全與內地相異。如松曰虫。鶴曰欲。毫升曰郡。籬曰拉。星曰刀。會箭曰顛。繩曰折。簪曰坦。琴曰臣。壺曰侯。鍋曰寡。匾曰耶。鏡曰克。因。灶曰昭。磨曰日。鋸曰勾。脚曰頓。猴曰麻。婁。缸曰含。牛曰志。雞曰皆。鼓曰降。燈曰杜。翁。鴨曰筆。筍曰楊。羊曰融。鎗曰冲。藕曰某。龜曰鬼。蝦曰滅。瑤。豆曰讀。鈎曰漚。

櫛曰家。傘曰冷。蟹曰滅寶。草曰義。硯曰烟。靴曰啞。象曰杖。鼠曰羅。兔曰丟。鐘曰種。葉曰白。椅曰唉。篲曰頭。城曰孫。鵝曰邯。蛇曰塘。杏曰嚇音。虎曰穀。桂曰窺。瓜曰寡。蚊曰滅農。盒曰屋。豬曰摩。衣曰不。窗曰門。倪人曰勿。因牀曰般。井曰波。書曰梭。鵝竹曰突。手曰橫。荷曰模。李曰淚。然亦有同音者。如尺。刷。筆。表。斗。杯。鈴。猜。鞋。菱。塔。桃。梅。蠶。墨。蘭。五等字。均與國音無異。

中華全國風俗志 下篇卷八

▲雲南

●雲南社會觀察談

滇南地列坤隅。得土冲氣。省會之區。地勢開陽。四時協序。氣候尤和。環拱之潞。武楚姚諸郡。無祁寒溽暑。大略相同。兩迤迢遙。每各殊寒熱。北鄙風高。故麗江大寒。有長年不消之雪。南維地下。故元江大熱。有一歲兩獲之禾。普洱鎮沅。時有炎蒸瘴癘。鶴慶永北。亦多飛雪嚴霜。要之寒不至有墮指裂膚之慘。熱不至比鑠石流金之酷也。至迤東之曲靖東川昭通。較省會爲寒。開化臨安廣南廣西。較省會爲熱。迤西之順甯蒙化景東則微熱。大理永昌則微寒。雖有不同。非甚懸絕。諺云。四時多似夏。一雨便成冬。可因是知其概云。

滇中一歲有十二市。俗皆以市爲景。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菜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

符市。

市肆嶺南謂之墟。齊趙謂之集。蜀謂之場。滇謂之街子。以其日支名之。如辰曰龍街。戌曰狗街之類。其俗每五日一街。村城不同。日土司地方皆然。

滇中用貝。今已漸少。而近邊夷婦常蓄之以爲首飾。俗曰肥。其用以一枚爲一粧。四粧爲一首。四首爲一緡。亦謂之苗。五苗爲一卉。卉卽索也。一索值銀六厘。而市小物可得數十種。故夷民便之。

飲食惟公宴禮會與中土同。其民間所造多糝雜而成。縷切餅餌而暴之。其亂如蓬。曰蓬餌。磨蒟蒻而浼之。曰鬼藥。熟糯粉和茅爲泥。而膏沃之。綴以米滲。曰錫杖。濃煎乳酪而揭之。曰乳線。糝糯及山藥圓而燥之。如荔。曰粉荔。至於魚肉牲畜羸蚌之屬。率生研縷絲。和諸椒桂而噉之。其名曰脍。蓋古人斫膾之遺法。今閩廣亦間爲之。但滇以爲常耳。

民間房屋。不過丈許。必用厚瓦。而固以灰土。官署亦然。風高故也。大理風多尤甚。自

八九月至二三月。無晝夜狂吼。掀瓦拔木。人馬辟易。婦女市行者。以十二幅布爲裙。多其襞積。以禦風云。但風高而不寒。亦無塵沙。金沙江濱。則陰霾漲天。如燕齊道上矣。

鶴慶之俗。婦帽三尖。以衣爲之。知府周贊至。諭令易以簪髻。遠近化之。民間歌曰。我周公蠻夷風。易簪髻。去布幪。臨安婦女。舊戴皂笠。坐市交易。近亦稍更矣。臨安之繁華富庶。甲於滇中。諺曰。金臨安。銀大理。言其饒也。其地有高山大川。草木魚羸之產。不可殫窮。又有銅錫諸礦。展轉四方。商賈輻輳。其民俗尙奢靡。好宴會。酒肴筐篚。殆無虛日。

●雲南之節令

元旦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長至除夕。風俗與中土相類。人家咸用赤豆作飯。昔共工氏有不才子七人。死而爲厲。性畏赤豆。故作羹以祛之。滇俗猶其遺意也。元夕家家燃燈。亦有魚龍走馬。及熬山諸戲。然皆染紙爲之。無他奇巧。市上結綵爲

架作松棚。如小屋然。懸燈其中。遊人歌舞達旦。然皆自十三至十五而止。至於花炮烟火之屬。皆遠不逮他處。鄧漾有榆城元夜曲八首。讀之即可以覘其俗。尙其一云。明月憐三五。金波湛湛盈。繁燈如列宿。自古葉榆城。其二曰。聞道龜茲樂。先朝老笛工。今聽上元曲。猶有大唐風。其三曰。可憐日東國。也學漢西京。高棚誇廣路。火樹兩邊生。其四曰。阿育三千塔。當年尙建燈。青蓮紛吐炬。呪鉢訝神僧。其五曰。豔唱銀花合。香浮金屈卮。遊人迤邐處。燈火武侯祠。其六曰。殘燈風影亂。明月露華溥。迴照蒼山靈。千門生夜寒。其七曰。獨向繁華候。偏深喪亂情。幾家南北巷。歌哭共天明。其八曰。罷戲鰲山側。初窺鵲火中。道畔今夜月。還與故園同。

火把節卽星回節。六月二十五日。農民持炬。照耀田間。以祈年。通省皆然。

● 雲南人之迷信

二月八日。各郡有迎佛之會。多於寺中昇遊城市。長幼雲集聚觀。或焚香膜拜。翌日送歸。句町諸邑。以是日祈求豐稔。各社裝演往事。走馬戴竿。若迎春然。三日乃止。

大理有觀音市。設於點蒼山下閱武場中。以三月十五日集。二十日散。至期則天下之商賈。皆來貿易。若長安燈市然。相傳觀音大士。以是日入大理。後人如其期焚香頂禮。四方聞風。各以貨來。至今不改。

七月二十三日。西洱河濱有賽龍神之會。至日則百里之中。大小遊艇咸集。禱於洱海神祠。燈燭星列。椒蘭霧橫。尸祝既畢。容與波間。郡人無貴賤貧富。老幼男女。傾都出遊。載酒肴笙歌。揚帆競渡。不得舟者。列坐水次。藉草酣歌。而酒脯瓜果之肆。沿堤布列。亘十餘里。禁鼓發後。跟蹤爭驅而歸。遺簪墮舄。香塵如霧。大類京師高粱橋風景。

●雲南之婚俗

雲南僻處西南。山道崎嶇。交通不便。故一切風俗。與內地各省。多大同小異。本篇所述。只就該省關於婚姻之風俗。詳細論列。倘亦閱者所樂聞與。篇中共分六項。第一相人家。第二下定。第三過禮。第四親迎。第五回門。第六滿月。茲分記於後。

第一相人家

婚姻完全由父母。或族中長輩所主持。故無論男女。一至十六七歲時。父母即須爲之擇媳相壻。至其擇配之標準。雖各以情形而異。要不外下列各條。(甲)門第相當。(乙)財產相當。(丙)宗教相同。(如普通人不與耶教徒結婚。回教徒亦不與他教徒締婚)。(丁)家庭無劣聲者。(戊)男女八字不相沖剋。此五條中。以末一條最爲緊要。

第二下定

按上列條件擇定後。再進一步。即爲下定禮。亦稱拿八字。行禮日期。由瞽者擇定。由男家請執柯者兩人。將男孩生年月日時書於紅金柬帖之上。外備衣料。果子。喜餅。茶鹽。豬羊。及金器四五件。統置挑盒內。助以吹鼓手。送往女家。女家對於食物。約收大半。衣料隨意略收。金器則全部收下。並回以鞋帽筆墨書籍等物。用同樣箋帖。將女孩生年月日時書上。璧之男家。是日男女兩家。各須設筵數席。以餉三親六戚。此

後婚姻。即爲完全有效。若男家無故再向別家議婚。女家可起而質問干涉。甚至因之涉訟。女家若有同樣舉動。男家亦得而干涉。

第三 過禮

又名鞭豬。於結婚先一日行之。大略情形。與下定相彷彿。不過下定時。由男家送至女家。此則由女家送往男家。且禮物之中。不止於衣服首飾。凡全堂木器。日用大小零星細物。均須齊備。仕宦之家。多從以婢媼者。富有之家。所費三五千不等。按現時普通情形。至微亦須三百餘元不辦。是日亦設筵請客。與下定時無異。

下定禮節。蓋爲兩造說成之後。或因男女年齡不足。或因他種要件。一時不克成禮。特下定禮。以當預約。若說妥後。三五月內。即可完禮。則兩方面爲擲節計。亦可將兩造八字書出。（俗名草八字）俟至成禮之前一日。於過禮時。一併交換。所謂兩場穀子一場打是也。近年人民生計日蹙。遵斯禮而行者。頗屬不尠。

第四 親迎

前數日。即將請帖。分送各親友處。男家親友。須新郎親自登門。揖請女家。則由女之兄弟輩邀請。故親朋繁盛之家。新郎及女之兄弟。煩縟已極。親友接收請帖後。即須預辦禮物。或以喜幛。或以喜聯。或以金錢及他種物事。惟送女家者。只限於衣飾。謂之添箱禮。喜期既屆。婦女侵晨即往。泰半乘轎。以是日轎錢。照例由主家開發也。而大班（即抬轎者）亦因之高抬聲價。平時只須一角者。一遇喜期。則漲至二三角不等。辦理喜事之家。必須延數人。爲之幫忙。專料理此類瑣事。

賀客既集。新郎乃按警者所算之時刻。乘花轎赴女家。行親迎禮。沿途鼓樂喧闐。佐以掌扇日照等執事。排列於前。既抵女家門前。女家循例閉門不納。於是男家將門包遞入。或三元。或五元。俟鑿闥人之慾望。始將門開放。

雲南省會內親迎之禮。由新郎之母代行。入門時。一擁而進。於廳堂中。設椅一座。姑踞其上。新娘出跪於前。將鳳冠霞披着畢。蓋以紅色喜帕。由其兄弟抱之入轎。新娘照例必哭。於是隨來者。相率簇擁而歸。抵男家後。於門外大放爆竹。特延女客二人。

爲之牽親。地上滿鋪紅綠布條。直達新房。新人同坐床上。預請福壽雙全之老翁一位。手持五子。述若干吉祥語。再將五子向四方亂撒。是謂撒帳。五子者。松子。瓜子。蓮子。百果子。棗子是也。撒帳後。請福壽雙全之老嫗一位。持麵一碗。先以食新郎。既以食新娘。是謂長壽麵。亦有用酒者。是謂交杯盞。食畢行拜堂禮。先天地。次祖宗。再次外客戚族。禮多用跪拜。平輩者。須還禮。長輩則直受不辭。晚膳後。親友必鬧房而後歸。鬧房時。有說笑話者。有扮種種滑稽舉動者。然均甚文明。從未聞有軼出範圍之舉動者。

親迎之日。尙有小節二。頗覺迷信可笑。一曰。子孫燈。須點於新人床下。某家新床。係籐製。家人照例將燈點於下。不謂籐易燃。至晚籐被烤斷。褥亦破燒。幸撲滅迅速。不然遂兆焚如矣。一曰。通宵燭。置於床之左右。較通常所用之燭大。據云。一代表新郎。一代表新娘。若兩枝同時熄滅。卽爲白頭之預兆。

第五 回門

喜期之第三日。新郎新娘。各乘轎。於侵晨赴女家。早膳畢。遍拜女家親友。與親迎日之拜客略同。蓋親迎日之拜客。所以使新娘與男家親友晤面。而回門日之拜客。則所以使新郎與女家親友晤面。故男家以親迎日爲正客。而女家則以回門日爲正客。是日晚膳畢。卽須返男家。尤要者。則抵家時。必須在日落以前。所謂帶太陽是也。

第六 滿月

自三日回門後。新娘乃不得任意歸甯。俟自親迎日起。滿三十日後。始由女家派人接之歸。或十日。或八日。可隨意。若夫婦和好者。歸甯後。亦無何種是非發生。若性情不投者。自此一歸後。時哭時啼。一生之幸運。隨淚俱去矣。

上所述者。多爲雲南省會之婚俗。外縣略有不同。近日有開通者。行文明結婚禮。獨出心裁。將舊式中之繁文縟節刪去。參以新禮。頗有可觀。然亦僅限於省城。若在外縣。不特人不肯用。亦且無人識之爲何種禮節也。

● 雲南人之生活狀況

雲南山嶺多而平原少。河流多沿山谷縱流。異常激湍。不利於舟楫。交通至爲不便。故其平民生活。甚爲艱苦。茲分類述其生活狀況於後。

甲漢人 漢人多居於平原。就其職業分類之。約可析爲四種。一曰務農者。二曰經商者。三曰從事於工業者。四曰當伕役者。經商者除大資本者不計外。又可分爲三類。一開小店或擺小攤者。二趕定期市集者。三走夷方者。作工者又可分爲三類。一淘工。二鑛工。三木工。四織工。就中鑛工又有金屬類。工石工鹽工之別。此其大略也。以交通不便故。人民保守性質極堅。人民多數務農。各地之女子。纏足者甚少。與男子同致力於畝。農隙之時。卽從事於紡織。或他項工作。其種植之產品。夏季爲稻。小春時種雜糧及鴉片。亦有種茶種棉及養蠶者。但僅爲少數。雲南天氣頗佳。極宜於蠶桑棉茶。放棄天與之權利。殊爲可惜。以平原甚少。故雜糧及鴉片多植於山坡上。亦有種稻於山坡上者。名爲種早穀。無需雨水時常灌溉。俟久雨後山腹之水瀉出。卽用以灌溉田畝。但因爭開水道故。往往發生械鬥。

住居城市中之人民。多半以開小店或擺小攤爲業。專售日常需用之物品。如米鹽布烟酒等皆是。業之者須十分勤謹謙和。始可維持永久。大多數縣城之街市中。除此類之小店小攤外。竟無一家綢緞店或化粧品店。是足以見其生活之簡單矣。趕定期市集之商人。最需耐苦。肩担數十斤或數百斤重之物。一日間須踰山越嶺。步行數十里或百餘里之路程。例如今日趕鼠街。明日趕牛街。後日趕虎街。或間一二日或數日趕一市集。市集之日期。視各地情形而異。此輩所販賣之貨物。大都運甲地所出之物品。以銷售於乙地。又購乙地所產之物品。以銷售於丙地。往復循環。僅沾微利。其苦極矣。間亦有稍有資本者。僱他人挑運貨物。自身只料理買賣出入之事。

滇人稱夷人所居之地爲夷方。其地瘴毒甚盛。漢人往者。易染瘴而喪命。然因販賣於夷方者。利益極厚。故貪重利者。專從事於此種貿易。名爲走夷方。亦商業之一種也。但其人易染烟酒之癖。蓋惟烟酒或可以避瘴毒也。

陶工各處皆有。此輩選擇土質佳美及柴薪豐富之地。砌土成窯。燒煉磚瓦缸鉢碗盞等物。滇省所產泐藥（俗名碗花）甚著名。然因陶工株守舊法。故所製之磁器均甚粗劣。現有留心實業者。僱用江西磁工。提倡改良。將來可望有成效。

雲南鑛產極盛。五金之類。遍地皆是。但具大規模而用新法之採鑛公司。只有舊錫務公司及東川礦業公司。除此二公司所僱用之工人外。餘均服務於小資本之公司中。用舊法採取鐵鉛。以供製造日常需用之器具。滇省西部有數縣人民。於冬氣無瘴毒時。赴緬甸作鑛工。

大理一帶產大理石。馳名中外。採此種石頭之工人。爲數至夥。騰越及省城。有專營切磋或雕製玉石（或稱翡翠）之工人。稱爲玉匠。普通之石如俗呼青石白石等類。產地甚多。工人數十名。即可開一石廠。採出之石。用以鋪道路。築牆基。建墳墓。及造家具。此輩工人。在一廠中者。多同屬一族或一鄉。工作較鑛工爲安樂。

雲南中部多鹽井。爲本省富源。如白鹽井黑鹽井雲龍井等皆是。居於鹽井旁之人。

民。多以煮鹽爲生。稱爲灶戶。

山中多產良材。從事於伐木事業者甚多。採木之工人。攀援偶不慎。最易喪命。樹木斫伐後。卽於山中量材而鋸解爲大小件。以牛馬運至城市。供建築木工。隨意選擇。省城一帶。有織滇綢縐紗等物之工廠。然數目甚少。僱用之工人不多。其他各處。雖紡織棉料之工廠亦甚少。然農家婦女。幾無一人不善紡棉織布者。

伕役可分爲轎伕。挑伕。鍋頭三種。轎伕或於城市中供短途之迎送。或跋山涉水。作長途之旅行。日行七八十里。以至百餘里之路程。所得不過五角左右。挑伕代人挑運行李或貨物。情形與轎伕略同。鍋頭爲管理牲口。替人運輸貨物者之別號。餐風露宿。乃其慣事。有晝宿夜行。雖嚴冬不免者。

乙夷人 夷人多居於山箐之地。可別爲二種。一曰種植之夷。二曰打獵之夷。

雲南之夷人。種類甚多。有擺夷、野人、獐狽、阿狽、崩童、怒狽、牯狽、卡辣、蠻子、花苗、漢苗、猥猥等十餘種。各有其方言。各有其習俗。中有數種有文字者。昔日本居於中部。因

漢人漸次繁殖。遂被逐至高山深箐中。數種有土司管轄。其餘則各有其崇戴之酋長。西部及南部之擺夷與漢苗。均與漢人互通婚嫁往來。男女之勇健。相差不遠。其種植之物。除糧食茶棉外。卽爲鴉片。蓋其地毒而且險。歷年來雖烟禁綦嚴之時。亦不患剷除。因此成富翁者。比比皆是。

夷人之生活。雖分爲種植及打獵二種。然多兼營並進。以種植爲主。打獵爲副。打獵者多爲男子。所用之器械爲弩箭。箭頭擦以毒汁。名回堂藥。甚爲利害。任虎豹等最猛之獸。只須中此種藥箭。雖立時不死。逃逸而去。終須蜚至受箭之地以死。故曰回堂。夷人獲野獸後。將筋肉作食品。皮骨則售與漢人。思茅一帶。特產巨象。夷人獵得其活者。養馴後用以耕田。或拖曳笨重之物。漢人亦多參養者。因其性靈活。甚爲有用。而牙又值多金也。

漢人生活中。從事於工商業及當伕役之人。大多數以農業爲主。惟趁農事餘暇。以爲之耳。

雲南分三迤。曰迤東。曰迤南。曰迤西。迤東一帶氣候較寒。地土亦較瘠。其人民之生活較他部爲困苦。婦人之寡者。均須再醮。蓋一婦人難獨謀生活也。至鬻賣子女。則爲常見之事。

擺夷漢苗二種。與漢人居住相近。接觸之時甚多。智識亦略具。有能讀漢文者。工藝如織錦。花布。佳釀。素爲漢人所種質。故漢人與通婚姻往來。不久即將與漢人同化。其生活狀況與他種夷人。大有差別矣。

● 曲靖弔喪之異俗

曲靖喪禮。極爲繁雜。卽請客一端。大都請全福三天。來客極多。卽有混雜不清之弊。惟弔者至。喪家發孝帕。彼等執孝帕。然後入筵。如無孝帕者。卽行逐出。因此相沿日久。卽將孝帕。表哀情之本意。消滅。咸以之爲食飯之憑照。於是謂之爲飯票者。蓋弔者入筵時。將孝帕頂於頭上。名爲飯票。亦名稱其實也。此種習俗。誠他地所未有者。亦云奇矣。

●宣威歲時之陋俗

宣威之人民大半務農。對於歲時之陋俗。極多可笑之事。茲分述如下。

驚蟄咒雀

驚蟄爲舊歷二月節。是日清晨。農家之家長。聽見雀鳴。卽喚起牧童。往田間咒雀。牧童得命。手提銅器一具。急忙跑至田間。順著田埂而行。隨行隨敲。隨敲隨唱咒雀詞。曰。金嘴雀。銀嘴雀。我今朝來咒過。喫著我的穀子爛嘴壳。咒嘔。其意蓋謂今日咒過。迨到穀熟之時。鳥雀便不敢來啄。必須將自家所有之田埂走徧。始可回家。若田地衆多之家。須至日沒。纔能返家。

立夏占年

宣威人民。每以立夏之陰晴。而占一年之豐歉。諺云。立夏不下。高田不壩。又云。立夏無雨。碓頭無米。蓋謂立夏無雨。將主乾旱。秋收必需減色也。

天貺鬧會

舊歷六月初六日。向稱天貺節。宣威之地方。早已農畢。放牛於山林之中休息矣。惟山中多豺狼。每爲所害。於是在天貺節之一日。殺猪宰羊。爲土地公婆祝壽。蓋俗有土地不開口。老虎不喫人之諺。求其保護耕牛。不使豺狼食也。

立秋禁忌

宣威禁忌。以立秋爲最大。是日農家禁止家人在田間行走。否則秋收必不佳。略識字之人。多用紅紙一條。書今日立秋。百病俱休八字。貼之壁上。至於婦媼之輩。則以紅布剪爲葫蘆形。縫於兒童後裙之上。用以祛疾也。

擇日嘗新

稻穗初黃之時。預先摘回薦祖敬神而嘗新。此種習俗。各處皆有之。宣威則必擇一定之日。謂猴有嘍囊。能貯食。牛能挽車。馬能馱穀。蛇爲順。猴於十二支爲申。牛爲丑。馬爲午。蛇爲巳。必擇此等日。方能嘗新也。

霜降卜歲

霜降下來年之豐歉。以有霜無霜爲斷。諺曰。霜降無霜。碓頭沒糠。蓋猶古人所云雪兆豐年之遺意也。

●哈瓦土人之風俗

距思第三四日路程之邊界。名壩子者。有一種土人。曰哈瓦。全體黑如煤炭。其食物也。則以右手送至口內。因此其右手之拇指食指中指。略有白色。性愛食鹽。居住無房屋。多藏身於所掘之土洞內。或以茅所搭之草篷中。或爬至大樹上。抱枝幹而睡。小孩初生。爲父母者。買鋼鐵百餘斤。藏於田中。俟至小孩十五六歲時。然後掘出。打成一把腰刀。給與小孩。名曰壩子刀。非常快利。又有一種比牛角之風俗。尤屬可笑。凡兩人競爭。是非不分之時。各人出牛角比賽。甲牛角長。便是甲理。是乙牛角短。便是乙理。屈自家退讓。不敢再爭。所以該地藏有長牛角之人。勢力非常之大也。

●哈瓦之祭穀地奇俗

思茅迤南之地方。有名壩子者。該處有一種慘無人道之風俗。名曰祭穀道。每到正

二月之間。該處之哈瓦人。挾攜弩箭。在靠田畝之林間藏伏。時時看望田埂上預先撒下之米圈。過往之人。看見退走。伊即停弩不射。白面無鬚之人。即走入米圈之內。亦不射。伊最歡迎者。係有連頤鬚之人。祇要踏着米圈。即刻被伊用弩箭射死。將首級割下。拋在田間。看日後生蛆之多寡。以下本年之豐歉。并將屍身斫爲數段。以泥土糊之。放於火中燒熟。大家分食。迨至田間之首級生蛆。便取回家中。供於桌上。用茶齋供獻。並以齋喂於爛頭顱口中。一面禱告。一面搗蒜磕首。名曰祭穀地。實慘無人道之奇俗也。

● 石屏之請七姑娘

石屏縣每當舊歷正月。閨中有請七姑娘之風俗。係用一枝有枒叉之櫻桃木。或柳木亦可。有叉之頭。當七姑娘之足。無叉之頭。上紮葫蘆一枚。用白紙糊上。畫以五官之形。塗抹脂粉。爲七姑娘之首。首之項下。橫紮彎竹片一支。爲七姑娘之手。手之兩端。以尺長之頭繩連攏。繩上穿銅錢數枚。叉之一頭。又用布片紮成小足之形。穿着

花鞋。隨後穿着紅衣。綠袴。裝式完畢。預先藏至廁所。并先覓七家封門紙七張。迨至臨請之時。不令男子窺看。悄悄將封門紙焚化。又以紙製金銀鏤七對。黃錢七份。焚化。然後將七姑娘由廁所請至堂上。以兩人挾著。所有在座之女伴。齊聲念道。七姑娘。要來快快來。大家都是姑娘伴。愛玩愛耍。請你來。後門雞兒叫。前門狗兒咬。駭着姑娘也不好。關了雞。拴了狗。讓開姑娘才好走。姑娘來。喜滿懷。姑娘到。大家笑。姑娘髮什麼髮。又光又滑。青絲髮。姑娘臉什麼臉。又白又嫩。桃花臉。姑娘眼。鳳凰眼。姑娘眉。蠶蛾眉。姑娘鼻。懸胆鼻。姑娘口。櫻桃口。姑娘什麼牙。三十六顆御米牙。姑娘什麼腰。風吹楊柳腰。姑娘什麼腳。三寸花鞋。二寸腳。念過數遍之後。七姑娘之神。果然而來。跳躍不止。手中之銅錢。亦瑯瑯瑯瑯響過不止。命其篩米。伊便作篩米之狀。命其作揖。伊便做作揖之狀。當七姑娘跳躍最急之時。扶七姑娘之手。倘將兩手放開。七姑娘亦能跳躍。惟易跌到。仍須人扶。亦奇聞也。

● 騰越之火把節

陰歷六月二十五日。騰越縣謂之火把節。是日。家家以松枝紮成狄把。至晚間燃之。使七八歲之兒童。敲擊銅盤。簸箕。木版。或毀爛之鐵盒等。口中高聲喊曰。攆打老暮佛。先是端午節之時。凡一二歲之小孩。均製有虎頭。貓頭。小兒頭。戴於頭上。至是晚一齊剪下燒棄。又有農人等。持炬照耀田間。用以祈年。至於火把節之起原。相傳當年孔明征南。擒獲孟獲。卽是六月二十五日。進城之時。人民設香案。燃火把迎接。遂相沿至今。或謂係漢時夷人曼阿奴。被漢將郭某所殺。曼阿奴之妻阿南。頗有姿色。郭某欲納之。阿南僞允之。云必須先將曼阿奴爲之屍體焚燒。然後始成親。郭某允之。立即燃炬。詎火燄既起。阿南卽投火而死。滇人哀其貞節。特設此會。以弔之。如五月五日弔屈原之故事。或又謂係唐開元故事。其時雲南分六詔。南詔皮羅閣。欲併吞五詔。某年六月二十五日。召五詔到松明樓會宴。鄧賧詔之妻慈善。知南詔之僞計。勸鄧賧詔勿往。鄧賧詔勿聽。慈善不得已。將鐵馴束於鄧賧詔之臂。後南詔焚死五詔。慈善得因鐵臂將夫屍尋回歸葬。已亦閉門而死。三說不知孰是。據談者言。

攆打老暮佛一語。暮佛爲孟獲之轉音。當以前說爲正。然乎否乎。

●騰越之中元節

七月初二日清晨。騰越人民。家家皆須接亡。俗傳祖宗亡。在外已久。此時須接回奉祀。惟接亡之儀禮。無非在門前焚化香紙。跪拜磕首而已。

接亡以後。直到送亡。每餐必須祀祖。然後始食。送亡分新舊兩種。新亡之人家。七月十二日卽須送。送歸日則在十三日。送亡之時。供具饌餼。菜品蔬饌。祭獻畢。送至門外。而再祭而送之。并焚化小鏢錠。上書子某某或孫某某。奉祀某人之金銀鏢錠字樣。并誦讀一遍。名曰包。又用黃瓜一隻。剖之成二。如船形。曰黃瓜船。與包一齊焚化。中元時又有放陰。放活燈。及散蠟燭之風俗。放陰者。俗傳此時祖宗亡魂。皆已回來。於是愚婦之輩。於是有眷戀亡夫者。於是有思想亡兒者。生死隔別。未免悲傷。於是師孃端工之類。趁此煽惑人心云。可以放生魂。至陰間與鬼相會。并可請鬼附他人。與親人相談。名曰放陰。放活燈者。在送亡之後。用顏色紙製成蓮花燈。晚間燃之。置

於路旁。或浮之水中。其意蓋謂可使冤魂搶去投生也。俗云。燈放之水中。如沉沒。卽有冤魂搶去。倘不沉沒。則無冤魂。散蠟燭與放活燈。同一意義。惟放活燈係使冤魂從速投生。散蠟燭則用以照往來過路之鬼魂也。蠟燭以枯竹剖成細片。上包以紙。蘸之以油。燃之插於路旁也。

● 騰越之臘八節

騰越某處有一大池。曰龍池。該處人民。於陰歷臘月初八日之一日。必須醃菜。名曰醃臘。而醃臘必須至龍池汲水。大家互相爭搶臘。云是日所製之醃菜。經久不壞。能留至數年之久也。

● 龍氏土司之婚禮及家儀

滇黔之間。有宋家蔡家羅家龍家土司。四家之冠裳服飾婚喪祭。一秉周禮。以十一月建子爲歲首。婚姻重婚約。備六禮。然後成。龍家世爲諸土司之長。至今第宅宏大。四家世爲姻好。嫁嫡長女爲嫡長婦。必一媵八人。古諸侯一娶九女之遺意也。然所

媵或養同姓。或選良家。或庶產。嫡女則不能賣。其俗淳龐大。有三代遺風。第輕殺重姦罪。犯者男女皆斬。卽親子弟母赦。其所屬部落。有作姦犯科。斃。斃。殺漢人者。長官卽率衆掩而斬之。俘其子女以歸。女子尙短衣。衣齊腰長裙。裙百折。或二百折。富者穿五重。貧者亦兩三重。男子亦然。其衷衣及裋。冬夏皆紵。處女夜臥。不脫不沐。臨嫁方沐。旣嫁日一沐。沐畢塗以蘇合油。貧者塗以羊膏。故膚如凝脂也。其衷衣與裋相接。皆聯金扣。以百數。裋口與羅襪相接。亦密以扣。扣皆圓而扁者。貧者家以鉛錫爲之。合卺之夕。始解。旣定情。復起穿如故。生子然後去。惟仲家牯羊苗黃毛。獐獐白裸裸黑裸裸五種。苗以跳月爲婚者。皆不裋。跳月爲婚者。元夕立標於野。大會男女。男吹蘆笙於前。女振金鐸於後。盤旋跳舞。各有行列。謳歌互答。有洽於心。卽奔之。越日送歸母家。然後遣媒妁。請聘價焉。旣成。則男就於女。必生子然後歸夫家。長官女有縛足者。民間多不縛。便於工作也。其縛也。甚易。山中有草。曰威靈仙者。取其根汁。煎濯之不數日。而步步金蓮矣。苗種類甚多。而習俗各異。婚禮亦不同。惟宋蔡羅孔。

四姓得其正。其條節甚繁。不用樂。三月廟見。方作樂。大會親戚。新郎君見長者。用斑竹簪。雉羽扇爲贊。長者贈以硃砂石青牛馬犬豕。新婦見尊者。用棗栗榛松爲贊。尊者贈以峒巾苗錦金寶簪珥。娶時。雜用漢禮。用樂器。兼苗中銅鼓親迎。至門。外舅趨立阼階。揖壻及僮相入。相者引壻升堂。布席南向。請外舅坐。外舅辭焉。壻入拜。外舅受四答。四壻下堂。奉雁幣陳上奠之。再拜畢。壻與相者東向坐。外舅北向坐。進桂子湯者三。鞠躬者六。相者引壻入後堂。請外姑。少頃。外姑率媵出。坐簾內。壻入拜於簾外。亦受四答。四。卽命坐簾外。進梅花湯者三。飲畢。簾內一緋衣老姬出。以輦紅羅丈許束壻腰。牽者簾內。相者不得入。外姑引入三堂。再拜訖。又遍拜諸媵母。母皆跪答。引壻南向坐。外姑西向坐。諸媵母皆退。外姑一等坐。進玫瑰湯者三。畢。又進棗栗蓮子湯者三。每進湯。必再鞠躬。畢起再拜謝。外姑出。贈金玉杯各一對。金象簪二十雙。金銀鎮紙仿圈各一對。金二條。銀二錠。命緋衣媼送出大堂。坐席演劇。飲三爵。散席更衣。上攢盤。又飲三爵。起復衣公服。相者引至堂下。再拜謝。外舅乃出。段紗綾羅各

十二束。黃金十二錠。玉碗二隻。古爐二座爲贈。壻再拜謝。引壻從後堂。歷三堂。由書
廡至妝廡。凡門相者必唱禮再拜。謂之拜門。將見其女。故重其門。而勞壻也。相者出
外舅引壻見外姑。又兩揖兩拜。諸媵母亦兩揖兩拜。乃引壻中堂北向立。奏苗女樂。
數十小婢。衣緋擊諸葛銅鼓。震天盤旋環繞於庭中。謳苗歌。抑揚宛轉。如鶯啼芳樹
焉。俄而衣緋媼以朱絲一縷繫壻左臂。引絲入室。繫女右臂。牽出女以錦蒙首。與壻
並立。拜其祖宗神位。凡八拜畢。夫婦交拜。次拜外舅姑。凡八拜。命坐。外舅姑北向。諸
媵母皆侍。壻與女東向並坐。緋衣媼揭女繡蓋示壻。諸媵母皆作苗語。嘖嘖頌女曰。
吾女不辱壻也。送粉團湯同牢。壻與女皆侍女引匙進食畢。外舅引壻出女送壻出
妝樓。至書廡中堂止。緋衣媼解壻左臂絲。引女還。緋衣媼者女儻相也。已而呼相者
入。更苗錦衣舞蹈。擊銅鼓。謳苗歌。請新人登車。引車入。舉家涕泣以送。媵母擁女登
車。諸媵女皆涕泣。就車內擊銅鼓。吹蘆笙送之。樂奏天鵝聲。外發砲開中堂。外舅送
壻至堂下。鞠躬者三。上馬奏樂。馳歸第。少頃。鸞車至。諸女親於門外。設香案。焚楮帛。

送家神畢。迎入書廬。相者誦詞三。請新婦緋衣媼。持鑰啓門。引新婦右臂朱絲付新郎君。牽新婦下車。侍女扶諸媵出。共擁新婦歸臥房。相者立中堂唱禮。夫婦交拜。諸媵皆隨新婦後行禮。不坐床。席地而坐。飲交杯。諸媵皆雁行列坐。新郎君新婦各一飲。捱遞諸媵飲畢。相者擊銅鼓歌喜詞。撒紅豆爲祝多男。奏樂畢。相者請新郎君安。諸媵室。乃與諸媵皆出。緋衣媼卽合房門。爲新婦更衣履。進香湯。凡三沐焉。相者引新郎君先從右。奏樂安室。其俗尙右。故先右。侍女扶媵者參新郎君。新郎君坐受二拜。答二拜。老媼進媵者酒。手奉新郎君飲半。媵者接跪飲畢。起鞠躬者四。侍女扶入幃中。相者復引新郎君安第二室。亦如之。西四畢至東四。俱如右。相者引新郎君還正室。更衣畢。相者出新婦出迎。鞠躬者四。新郎君答以四揖。相携入繡幃。諸媵者新沐畢更衣。俱來幃中。亦鞠躬者四。新郎君新婦答禮畢。告辭各歸房。訖。雞初鳴。諸媵俱櫛沐至新房。遞茶道喜。候新婦妝畢。偕新郎君於姑寢門外遞茶。姑受不接見。令婢辭焉。新郎君新婦率諸媵於寢門外再拜而退。新郎君卽公服策馬詣外舅家謝。

先於大堂拜外舅。畢入後堂拜外姑。留飲。陪者皆其姊姒姑姑之屬。以百數。俱各再拜。飲畢歸。日暮。新郎君新婦率諸媵遞酒核。姑亦辭焉。如前行禮而反如是者五日。第六日。張樂設席於後堂。新郎君新婦先拜天地。次祠家神。次祀竈。次拜姑。次女親。次小姑。諸媵者俱隨新婦後行禮。南向一席。坐新婦。東向八席。坐媵者。西向四席。坐諸女親。西北向一席。則姑小姑主焉。姑遞杯箸。新婦跪辭。小姑代行禮畢。新婦跪遞姑杯箸。次女親次小姑飲三爵。徹席更衣。再飲三爵。新婦率媵下堂拜謝。訖隨姑入室。爲姑進幃帳衾枕衣服首飾。奉沃盥。候姑寢。乃率諸媵退。自是每雞初鳴必起櫛沐。率諸媵至姑寢門。如未醒卽默候。既醒卽呼內侍女啓門入。爲姑著衣履櫛沐。進早饌。訖乃退。中午亦率媵奉飯。每日以一媵侍其役。日暮爲姑滌溺器。整衾枕。候寢然後退。日日如是。如疾病必令媼請假。俾諸媵奉事如前。三月請設三代祖宗神主。夫婦率媵謁焉。盛設酒宴。大堂會男。後堂會女。夫婦執贄。遍拜長者。各受貽贈而成婦焉。各媵女獨處室。老（寡）居有德之婦。土司富家聘以掌一室之事。舉室聽其指。

揮）皆有法。不許偃仰縱橫。既覆以衾。外加繡袱。四角鎮以銅獸。重或至二、三斤。若不令其轉側者。寢後卽禁復起。洩溺幃外。張燈徹夜。榻前每夕輪一婢伺值。室老時行潛察。一聞發鼾呼聲。輒排闥入。捉其髮而扑之。卽侍女亦不得有鼾聲也。每二鼓卽寢。雞初鳴。室老輒擊銅版者七。各房室媼亦擊銅版以應之。俱促諸婦起櫛沐。櫛沐畢。皆集正室爲主婦治妝。妝畢。則偕往候姑。凡有身者立稍不端。坐不正。臥或偃仰縱橫。及酣酒茹葷者。室老輒戒之。諸媵與主婦常同坐起。或嬉戲投博。皆勿論。見主人則不敢坐。常侍立終日。不敢生怠傲心。總因室老之嚴。舉家從無諠譁聲。侍女森立左右。屏氣似不息者。肅然如三軍之稟大將軍令也。主人欲與諸媵坐。必其臥榻若於椅。室老聞之。必加撻。媵者或逢怒主人。室老必勒媵者去其下衣。當庭而痛撻之。毋赦也。凡爲姑滌溺器。浣衣服。治裳履。整衾枕。進飲食。生子者連三日。女者二日。未生者一日。次第以行。無敢或紊。皆室老主之。卽主婦亦不敢假手。侍女如有身及疾病。必請假始免。次者行產後。病痊復入。此真三代之禮也。不意中原絕響。乃在

邊徼。古語云。禮失而求諸野。今野不可求。乃在苗蠻之中。亦可慨矣。

▲貴州

●貴州之中秋節

貴州之中秋節。有一種特別之風俗。爲各省所無者。則偷瓜送子是也。偷瓜於晚上行之。偷之時。故意使被偷之人知道。以討其怒罵。而且愈罵之利害愈妙。將瓜偷來之後。穿之以衣服。繪以眉目。莊成小兒之狀。乘以竹輿。用鑼鼓送至於無子之婦人家。受瓜之人。須請送瓜之人。食一頓月餅。然後將瓜放在床上。伴睡一夜。次日清晨。將瓜煮而食之。以謂自此可以懷孕也。

●貴陽女子之生活

家庭作業

婦女之職務在家庭內者居多。然鄉村婦女則不盡然。蓋其家庭組織。既極簡單。家政毋須整理。每月只早晚在家中。故其家庭作業。不外煮飯燒茶。引小孩喂豬等事。

有於夜間捆束菜蔬。預給男子次日入市販賣。或於晚飯後績麻。爲趕市集之交易品。

田野作業

鄉村婦女之生活。半在田野間。故其作業。不僅爲補助男子之副業。每日早餐後。將孩馱於背。曳鋤具。至田中割草。挖土。播種。施肥。料暇時。又須上山伐薪。或赴水邊洗菜。女孩則放牛牧豕。各事其事。無一閒者。

趕市集

家庭及田野作業外。尙有趕鄉場。會集日期有定。如雙日趕某場。單日趕某場。或於一月中十日一趕。半日一趕。依習慣而行。邑中大鄉鎮。若打魚寨。若雞場。若狗場。每逢場期。趕集者人山人海。婦女輩至是日。亦不憚跋涉。各携物品。如雞蛋。果實。乾糧之類。來此求售。或與城市商賈兌換布疋。鹽油等類。至散場後。各自歸家。

● 盤縣十月朔之俗

十月朔。俗傳爲牛王神生日。鄉農各寨。捐資舉牛王大會。爆竹之聲。各寨相應。極一時之喧鬧。各家并出新糯米製餅。先取一團喂牛。一團挂牛角上。牽之至河畔飲水。俗傳牛飲時於影中見角上之餅（俗名粑粑）。格外喜悅。知人酬其勞也。然後將餘餅分送城內親友。藉答中秋受其果餅之情。爲投桃報李之意。斯爲牛王大會中之舉動也。

●盤縣節序之宜忌

立春日宜晴。是日晴。則以後常有雨也。諺云。立春晴一日。四月農人不用力。驚蟄日不能聞雷聲。聞則夏季毒蟲必多。諺云。驚蟄有雷鳴。虫蛇多成羣。清明日天陰。則穀雨日不雨。諺云。清明不明。穀雨不霖。立夏日宜有雨。否則主旱。諺云。立夏不下。犁耙高掛。六月宜熱。七月以後不宜熱。諺云。六月秋點點收。七月後班班收。八月十五日夜如有雨。則次年元宵日亦必有雨。諺云。八月十五日不明。正月十五雨打燈。十月宜有霜。十一月宜有雪。諺云。十月無霜。確頭無糠。冬月無雪。田中無麥。正月不宜聞

雷聞則二月必多雨。三月不宜有大風。有則四月必旱。諺云。正月雷打雪。二月雨不絕。三月吹大風。四月田開裂。又初一日晴。初二日陰。初三日。初四日必有雨。九月下霜。十月下雪。十一十二兩月必奇冷。諺云。初一晴。初二日陰。初三。初四雨漓淋。九月霜。十月雪。冬月臘月冰爲鐵。

● 盤縣小孩之撞名

盤縣初生小孩。除寄拜乾父母外。有一種撞名之風俗。倘有時小孩有疾。以箸占卜。許以撞名。於是擇黃道吉日。在大路之畔。陳列果品。焚香燒錢。而後靜伺行人。第一經過其畔之人。便以爲小孩之乾父母。享以果品。以求認繼。而其人無論如何。不能推却。祇得承認爲乾父母。并爲小孩易以姓己之姓。並另更一名。又須以錢物給與小孩。以當贄見。如彼此相鄰近。以後便各親戚之往來。若相住太遠。或貧富相懸。大差。成禮以後。便卽完結也。

▲ 新疆

●新疆之民智

新疆全省人民二百萬餘。漢民僅二十之一。纏民居十之七。專誦可蘭經。不讀漢書。故凡官廳布告。須用纏漢合璧文字。方鮮隔閡。印花票面分數。未用纏字表明。彼遂無從分曉。示之以顏色。則誤赭爲紅。以藍作綠。告之以數字。則當時了解。過後茫然。益以頭目鄉約。（猶內省之團總地保）相習愚民。對於國家徵稅規程。尤祕而不宣。以便上下其手。民國以來。經地方長官痛加滌除。雖風氣一變。而積習過深。未必全無漏網。

●迪化人之生活狀況

迪化府當全盛之時。屯戍相望。華戍商賈。挾資斧往來。聚族列闐。而錯居以萬數。百貨玩好。奢侈駢闐。嘉道之際。稱極盛焉。其民或以關內下貧。或以報怨過當。而學士大夫之遺戍者。往往出於其間。故其俗雜駁。或侈靡相高。清光宣時。湘楚人爲最多。而秦隴亦無慮數千戶。惰遊失業。逋貧者半之。仕宦數湘楚滇隴。大賈推津沽。（有

天津八大家）秦人多負販。今之大較也。纏商列市南郭。其俗奉十葉教。卽天方教。在東土者。禮拜誦經。漢裝回率徙自關內。執賤業。屠牛羊深目而聳準。好勇樂禍。宗教與纏回同。而稍變其禮數。南郭之外。則俄商所集。皆受成於領事。而蒙哈冒險之。遷引者尤衆。故其種族雜厝。風俗不齊。又冠蓋輻輳。浮食者多。民去本求末。競趨巧。僞婦女戴金玉。羞不相及。尙巫鬼。飾寺觀。每歲四五月。晴燠少雨。卽賽神樹下。河濱。徵歌演劇。男女雜坐。車服炫奢。纏民男則賣漿。張帟幄。搗杜達。（狀類阮咸。以木爲之。銅絃二）探布（銅絃四）鼓敦巴克。謳胡曲。佐婦女數人。曳綺縠。振袂赴節。佯樂以爲樂。佯郎者。纏女跳舞之名。猶蒙俗有背柳也。其游氓之逋蕩者。則聚而博奕。强者拔刀相向。弱者或破產。更不能禁。每七月中旬。出城隍行像三日。盛陳鹵簿。設鼓吹雜劇。來往通衢。觀者如覩。否則多夭折也。

● 纏民之迷信

吐魯蕃纏民。其祖先多由漢族吐蕃回鶻蒙古諸種人。混血同化而來。故質性較他

處纏民特異。他皆異懦恭謹。此則刁頑。好犯上作亂。他則顛愚固陋。此則開通。頗能模仿新式工藝。其阿渾（教主）恆與官吏交通。亦他處所鮮有也。吐魯蕃全部人口二十三萬餘丁。坎井八百餘道。官井七道。熟地二十四萬餘畝。纏民迷信摩罕默德。深不可拔。居恆爭走土耳其朝汗。犧牲財產生命不少惜。當朝汗時。必以黃白敬獻寺中。以爲功德。富者耗數萬金以爲常。貧者亦數千或數百。及至諷經。又必多屠牛羊。施給附近窮民。富者二三千頭。貧者亦必一二十頭。新疆纏民之歲往朝者。絡繹不絕於道。現金之輸出。平均每年約達五六十萬兩。自歐洲大戰發生。道途梗塞。莫由而前。新疆無形中不知增存幾許流動資金矣。朝汗之地有二處。一麥加。卽摩罕默特降生之地。彼教均稱爲聖地。教徒以得瞻拜爲榮。男女朝者謂之阿吉。在死者爲獲神佑。生還者謂之假阿吉。俗不以爲重也。

● 哈薩克人之生活

新疆有哈薩克者。漢康居種人也。散處阿爾泰山塔城伊犁諸地。無城郭。鮮廬室。逐

水草游牧。四時結穹廬。其地藉以諸色絨毯毛氈。臥則鐵床木榻。各異其式。鐵床購自俄國。木榻皆自製用。茵褥重疊。厚至數尺。多褚以駝氈。枕則方圓各一。著以天鵝之毳。眠時覆以薄被。入門羸三尺。設火爐。傍置銅罐鐵鍋。烹茶煮食。燃料少用柴薪。多以牲糞。羊糞爲上。駝糞次之。馬糞最下。以其一燃卽燼。其俗喜食薰肉。而馬腊腸爲款客上品。馬腊腸者。殺馬駒三四歲者。切細膾以五味和之。實諸馬腸。長三尺餘。以筋束其兩端。烤而乾之者也。

● 哈薩克人之衣飾

哈薩克人男女所服之衣。貴賤不分。名曰裕杵。圓襟襖。不結紐。長施於膝。男敞前衿。以左衽掩腋。以皮帶嵌金銀珊瑚珍寶。左懸皮小囊。佩刀。婦衣較長。當胸多以金絲編緒。綴以環紐。衣之前後。繁繫小囊。盛零纖什物。便於取用。男女衣皆以黑色爲上。白次之。雖盛夏恆裋襦。襖複以蔽日光。春冬則外襲皮裘。厥名曰恫。富者以貂獺独狝諸皮。貧者羊裘澤身。襯白布及五彩裋襦。有袖而無衿。女之襖衣。下圍如繞領。其

長曳地男子著帔高帽。內襯幪頭。女子皮帽。方頂闊簷。嫁後則以花巾斜紮頭上。逾一二載其姑爲換戴白布面衣。名曰雀洛什。其製以白布一方。斜紮如袋。蒙首至於額而露其目。上覆白布圈。後帔襜褕然下垂肩背。長二尺餘。見者知爲婦裝也。皮靴謂之玉底克。皮襪謂之黑斯。皮鞋謂之克必斯。皆以牛革爲之。婦女較窄小。踵底之木高二三寸。連靴鐵釘踏地錚然作響。斯爲美耳。其入室也。脫之門外。室中人數視履而知。婦女出門必騎。以花巾爲帔。此古禮之塵存者。富女髮辮。金寶繽紛而不施脂粉。喜著臂釧。左右各具一式。不必成雙。女子耳貫珠環。婦人有面衣。去之不復著。多以寶石珍珠嵌爲約指。有一指四五枚者。其頭目人以銀製約指。鐫回文名字其上。書立約券。多以加蓋爲證。若日本普通人之用圖章者然。

●哈薩克人之冠禮

哈薩克嬰孩四五歲。父母擇日徧告戚友。延毛刺誦經。行割禮。卽割勢皮一周也。諸戚友相率餽物致賀。富家大族。則殺羊馬饗賓客。爲賽門跋之樂。婚姻喪葬。僉以此

爲盛舉。過此無恙。始得論婚學騎馬。教之控縱坐躍諸法。五六歲時。騎之馬上。以小袋插股於鞍韉兩傍。上下以帶擦之。執繩者導之騎法。至十幾歲。銜勒緩急無不嫻熟。故其部人以善騎著名。縱馬疾馳。率能起立馬上。作盤旋舞。聳身拾物於地。其伎捷如此。俄國可薩克騎兵稱強。卽自此項天然馬隊訓練而成者也。少年卽不薙鬚。惟常剪唇髭。便湯飲。十日一薙髮。三日一削爪。同於西俗。兒童小帽謂之克擺什。以五色絨絲組織之上。繫馴狐之毛。名曰玉匏爾。避邪崇也。年十三四。則以金絲綴及雜色綢布。製爲小幘。四時均加皮帔高帽。謂之突馬克。其式六方。頂高三四寸。後帔長尺許。皆皮裏也。戴時露口眼於外。冬日以禦霜雪。夏亦帽。無露頂者。大小頭目進謁官長。皆戴祝帽。胸懸政府給予徽章。（如嘉禾章名譽褒章等）以示尊異。

●哈薩克人之婚禮

婚嫁之禮。惟同乳不相妃。妃者不問門戶年歲。視聘資多寡。富人往往致馬千頭。牛千足。駝百峯。銀二三千兩。媒妁入女家。議定財聘。偕其父若母或其昆弟。爲踏水之

禮踏水者。至河干躍水而過。示無悔心。有因此跌折肢體而不恤者。過此則女家時時往索銀畜。交償逾半。其婿得朝夕入女家同寢餐爲夫婦。交納財禮之數。如已逾其婿卽入女家拜見外舅外姑。留食留宿。夜間由嫂氏送女於婿臥處。家人僞爲不知者。一宿之後。其婿隨時往來。儼成夫婦。不復顧忌矣。財禮交未過半。而情急者。以羊十五頭購衣料。馱以馬。又銀五十兩。二歲馬駒一匹。携往女家。至其近處。誰見之。卽將馬駒饋誰。受者卽爲治餐。呼女來同食。唱歌爲樂。入夜偕往女家。以銀與外姑。以馬與外舅。以衣料與女。亦可如前式同寢。唯交不盈數。則終身不得迎娶。女如有身。設法墮之。親迎之日。媒携新婚納采帛。次第進見女父母伯叔兄弟。握手鞠躬爲禮。婿家男婦聯騎而行。猶漢俗之伴郎。肉食而後返。其見外姑。則別以良馬奉之。酬哺乳之恩也。女子將出門。辭父母。握手接吻。以至親之人。抱持上馬。紅巾幘面首。並騎以行。至門。扶入氈房。毛刺高捧潔水一盂。口喃喃誦經。飲新郎新婦。猶漢俗之飲交杯。並普飲同座者。夜則諸男婦雜沓調笑。吹彈唱歌。跳舞爲歡樂。猶漢俗之鬧新

房。盡興乃各散去。次日嫂氏爲改婦裝。梳合十數小辮爲兩大辮。稍結紅繩。長垂齊足跗。一彩巾帕首。拖背後。服黑色袷衫。繫紅裙。嫂氏扶見姑。新婦握生牛油擲爐中。光燄滿室。以爲吉祥。鞠躬就座。姑置木盤堆積肉食。嫂氏操刀代割奉姑。復徧敬座客。環匝而食之。敬聽姑訓辭。俾躬親洒掃諸事。姑率新婦周歷家中。先使洒掃火爐。爲婦職之始。此役入姑室。揭氈簾問安。入門倚左右問安。至火爐側問安。出門則以紅巾幕面去。其俗以翁媳不相見爲禮。遇則背立。以帕掩其面。貧者亦三二年後始得相見。男子娶婦。不得過四人。妻嫡執家政。諸妾同操作。以生子爲尙。不嚴嫡庶之分。夫妻反目。願離異者。則延頭目戚鄰論是非曲直。其夫指應出條事。賠家貲遣之去。其妻請離異者。則一切什物。概不得持取。衆反覆諭之不聽。乃立離書。摹手足頭目用戳印爲據。謂之土耳。兒若女均歸其夫。婦不復問也。夫死。婦不得嫁異族。其夫之兄弟娶之。不願醮者。亦弗之強也。

● 哈薩克人之喪禮

哈薩克人親死不居喪。不奠祭。惟舉哀而已。死則速葬。不逾宿。人病延毛拉誦依滿經耳側。經言死後復生善地之意。既歿。取淨水洗尸。以阿和乃哆（卽細白布）密繖而堅擦之。奠板上。幘以常服之衣。毛拉率其家人往供不耳。（猶漢人之義園）竈地爲長方穴。昇尸入其中。頭北而足南。面西向。西向者朝汗之意也。亦有傍開一穴。安放尸身。墓門閉以木板者。塋門疊土爲墓。會葬者誦經而後返。其墓或圓如蒙古式。或長如棺形。或作方塔高三四級。無定式。而方塔形特多。其禮未葬。衆不得飲食。既葬始大嚼。毛拉且攬死者衣服以去。葬後四十日。以內皆誦經。毛拉多者至三十人。少亦三四人。竣事各酬五歲馬一匹。亦有報以銀者。富者初周之年。設宴會親友。殺馬駝以敬。至者賻貨財。賻牛馬羊駝。量力大小。自擦氈幕。聯結墓左右。爲騎馬示捷之戲。是日也。童子不盈十五者。跨馬至會所報名。以次編列。萃集數十里外。整鞍按轡而立。聞角聲起。駁駟飛馳。疾如驚矢。先至者居第一。以次至四十騎而止。第一酬銀畜值千金。其下獎各有差。遠近羨慕。以爲矜寵。其俗夫死。婦皆毀容。戚

友弔唁者。對之痛哭。以抓面流血爲戚。否則鄙笑之。以爲無情。婦之於夫。子女之於父母。喪服無定制。類持服四十日。不出門。不宴樂。無慕祭。然時延毛拉誦經。以荐亡人。蓋亦追遠之意也。

● 哈薩克之賓禮

哈薩克人誠樸簡易。待賓客有加禮。戚友遠別相會。必抱持交首大哭。儕輩握手摟腰。尊長見幼輩。則以吻接唇。呼喋有聲。既坐。藉新布客前。設茶食醺酪。（新布呼打。斯搭拉干。相傳爲古時一少女之名。其人佳麗。且善敬客。後世以其名。名新布。義取敬客。）貴客至。則繫羊馬戶外。請客覘之。始屠以餉客。馬以菊花青白線臉者爲佳。羊以黃首白身者爲上。殺牲先誦經。血淨始烹食。然非其種人宰割。亦不食也。每食淨水盥手。頭必冠。倘事急遺忘。則以草一莖插頭上。方敢就食。否則謂爲不敬。食掇以手。謂之抓飯。其飯米肉相淪。雜以葡萄杏乾諸物。納之盆盂。列布毯上。主客圍地席坐。相酬酢。割肉以刀。不以箸。禁烟酒。忌食豕肉。呼豕爲喬什罕。是卽避之。性尤嗜

茶。以其能消化肉食也。客至門。無論識與不識。皆留宿食。所食之肉。如非新割者。必告之故。否則客訴於頭目。謂其寡情。失主客禮。以宿肉病我。立傳其人責而罰之。故賓客之間。毋敢不敬也。

●哈薩克人之奉教

哈薩克人盡係回教徒。其教祖爲摩罕默德。不祀天神人鬼。以敬上帝爲宗。富者橐金走謁摩罕默德墓。謂之朝汗。歸牧後。去帛服布衣。名曰阿吉。以白布重疊匝纏其首。名曰賽里特。衆尊異之。謂其自汗所來也。遊牧夥人爭訟者。皆就折之。無不唯命。晨起。男婦趨水濱。浣手滌面浴下體。一日五誦經。遊牧無寺院。面西方禮拜。行路者屆時覓水盥沐。無水則撮淨土代之。禮拜誦經。無日敢怠忽。紀年無甲子。數之以十二象月。不置閏。以三百六十日爲一載。有長齋期。一月始畢。期內早晚不飲不食。必日落星燦。始敢授餐。禁食之末日。開齋過年。謂之小年。越七十日始過大年。男女老少。著新衣美服。相往來。依麻目率衆西向誦經禱祝。（公舉毛拉熟經典者爲之。）

禮畢。握手相慶。三日之內。唱歌跳舞。相與爲刁羊之戲。刁羊者。剗羊擲於地。羣年少子弟。飛騎拾之。攔諸馬上。彼此馳逐相攘奪。支解血肉。赫然剗落。衆人隨之以攫一鬻。致親友爲吉祥喜事。受者必亦厚報之。其族素不講宗法。無譜牒可稽。父業子受。無子者繼親族兄弟之子爲後。父死則均其財產。子與女共分之。其俗與纏民大略相同。自祖以上。無稱述之者。回人之言曰。厥初一人生二男子。一子強狠好盜竊。不事耕作。其父逐之。是爲哈族之祖。一子巽懦畏事。是爲纏族之祖。其說乃好事者爲之。未足以爲徵信也。中俄劃疆。人隨地轉。二國之民。非其朋黨。卽其親戚。彼此相倚爲奸藪。控御失術。則挺而走險。適足爲敵人叢毆利耳。

●巴音布拉克人之佞佛

巴音布拉克人。大半爲回蒙之衆。春冬出山中插帳。都河岸。呼曰冬窩。夏秋則還牧大小珠勒都斯河源一帶。是曰夏窩。遷居時不及建造民房。其王則環帳而居。僅辦公官吏與喇嘛數十幕而已。環帳內喇嘛。整日饒吹喧唱佛號。官廳房舍。皆供佛像。

大小員役。各手唸珠。迷信之深。埒於纏哈之信回教。而潔勤信義。則又十倍遜之。佛教之徒。人格敗壞若此。宜其祖國印度之見墟於英吉利也。帳南里餘。小山屹立。曰巴音布拉克。上有亂石疊成之塔。蒙語達格爾恭。蒙族神廟所在也。每年陰歷六月初二十六兩日。土爾扈特南部落四旗五十四蘇木。皆來致祭。祈福禳災。音樂歌唱。踴躍馳馬。繁華熱鬧。盛極一時。

● 帕米爾人之生活

帕米爾恆年積雪。土瘠風高。不產五穀。民資游牧爲生。食以牛馬乳及乳餅爲常品。間宰羊食之。麥麵則珍甚矣。無樹木。炊以糞蒿。無房宇。居處蒙古包。無市集交易。游牧人所需食用。非東逾赫色勒。購自薩雷闊勒。卽西下山。購自什克南。山間產銅。苗不甚旺。有溫泉十數處。居民極鮮。哈薩克布魯特諸部游牧人。皆夏往而秋歸。人性愚而多詐。俗無可採。

● 回疆風俗記

回疆春夏多風。但不至揚沙拔木。楊柳桃杏梨李蘋婆諸樹。率驗之以風。風則開花鮮豔。結實茂密。每風一次。枝葉繁盛一次。漸次濃陰鋪地矣。風後綠霧淨澂。如久雨初霽。切不可雨。雨固不多。倘花葉正放時。點雨著瓣。花輒枯萎。雨微成陣。則滿樹花似油烹。一年之碩果無存矣。

地肥暖。秋麥多。農功既畢。放水入地。謂之澆冬水。來春水闊。可早布種。而回人之種甜瓜。與稼穡等。或圓或長。赤白黃綠色不同。而種亦別。夏秋之間。有入回子村落者。無不以瓜爲敬也。

百穀皆可種植。而以小麥爲細糧。粳棉次之。大麥麩。用以燒酒。及充牲畜棧豆而已。餘如豆粟芝麻蔬菜瓜茄之類。無不可以成熟。回民不知食用。故不多種。荒草湖灘。每於春融冰解時。引水入池。微乾則耕犁播種。苗生數寸。又放水灌溉之。嘉禾與惡草同生。不加耘耨。且云草生茂盛。禾苗得以乘涼。其愚而可笑如此。最忌春寒。寒則雪水來遲。播穀失時。自下種以迄刈獲。皆資山泉水潤。以秀以實。但不宜雨。雨少不

過減收。雨多則起鹹鹵。告登無望矣。

回民過年之前一月。卽把齋起。凡男女十歲以上。皆於黎明後不得飲食。甚者津液亦不敢下咽。方爲善把。（稱回人以把把謂此）日落星全。方恣意飲啖。但不得飲酒。近婦人。日夜禮拜。男女悉以淨水遍身澆灌。而後行禮。毛刺阿渾等禁忌尤爲繁瑣。至次月初一或初二。總以望見新月如鈎。則開齋過年矣。回語謂之入則。開齋之日。竟夜鼓吹。至辰刻。其阿奇木伯克鮮衣怒馬。金絲黃阿渾帽。駝馬皆飾以錦鞍。各五七對旗幟。鼓樂海蘭達爾歌舞。紛紜前導。伯克阿渾等皆白圓帽圍隨左右。其阿奇木之心腹人等。控弦操槊。披甲護衛。一同入禮拜寺。諷經合城男女皆新衣。喧闐街巷。羣瞻阿奇木威儀。禮拜畢。均隨入阿奇木家拜年。阿奇木勞以牛羊之肉。葡萄之酒。男女跳舞歌唱。闔飲盡歡而散。謂之入則愛伊諦。未歸中國以前。是日之阿奇木伯克入寺禮拜畢。卽有阿渾等議其賢否。以爲賢則留之。以爲某事無道。某某事尤無道。則與回衆廢而殺之。以故阿奇木多擁兵自衛。今雖不敢擅。則兵仗尙沿其

舊。是日回人之拜答宴飲。亦猶中國之元旦也。

入則愛伊諦後數十日。其阿奇木又復儀仗入寺。通誠喧樂。謂之固班魯愛伊諦。又數十日。回子赴素所信奉之人墳墓。禮拜諷經。多於頸項咽喉間。用刀透穿其皮。以布縷穿之。血流遍體。云以其身祭神靈也。謂之蘇魯爾。

又數十日。回子老少男女。鮮衣修飾。帽上各簪紙花一枝。於城外極高之處。婦女登眺。男子馳馬校射。鼓樂鼓舞。飲酒酣跳。盡日而散。謂之努魯斯。

回地各城。均於城東架木爲高臺。每於申末酉初。於其上鼓吹。送日西入。毛刺阿渾人等。西向禮拜諷經。謂之納馬茲。其納馬茲均於日將出日將入及五鼓。並己未等時。日凡五次。率以爲常。遇有吉兇軍旅。迎送大僚。亦於其上鼓吹。蓋曉喻回鄉之號令也。

初夏桑椹熟。回人取以釀酒。家各數石。男女於樹陰草地。或果木園中。歡然聚飲。酣歌醉舞。徹夜通宵。從此所遇皆醉回子矣。

回子無姓氏宗譜。父兄諸舅皆哥呼之。弟姪甥壻皆弟呼之。同一謂之親戚。惟父子尙知敬愛。餘皆平等而已。男女無別。除生己之母。已生之女外。皆可苟合。亦可公然婚配。或曰共乳者不得媾接。間亦有之。

回人婚娶。兩家意合。男家饋牛送羊布匹。邀請親戚。更求阿渾數人同赴女家議婚。念經爲定。至婚期。女家或婦或兄一人抱新婦同騎馬上。以帕蓋面。鼓吹導行。送至夫家。凡回人皆垂髮辮數十。嫁後一月則梳髮後垂。以紅絲爲絡。寬六七寸。長三四尺。其雙歧拖地處。仍絡紅絲數寸。成穗。富者上綴細珠寶石珊瑚等物。囊髮垂後。謂之恰齊把克。小戶貧回。及有孝服者。其恰齊把克或用藍。或用綠。男女室後。皆以清水遍身澆洗。

回民禁忌豬肉最嚴。凡驢狗虎豹肉。及牲畜自斃。苟其非人宰殺。去血淨者。悉不食。人死。則海蘭達數人在屋上同聲喊叫念經。其家皆白布爲冠。謂之挂孝。死之日。或次日。卽昇之郊外瘞之。無棺槨衣衾。唯白布纏尸而已。所屬親戚往吊念經。各以所

有盡力資助。既葬。請阿渾人等念經。凡親戚之所資助。及死者所遺衣物。盡散於衆。以邀冥福。以冥福之厚薄。在物散之多寡也。子爲父母。妻爲夫。及兄弟親戚。皆挂孝四十日而除。

回男不蓄髮辮。不薙鬚鬚。惟剪唇鬚。便於飲食。生子五六歲。其父母邀請阿渾念經。以刀挑斷勢皮。十四五歲。初知人道。卽聚羣童於樹林中。使與牝驢交媾。再長則覓婦女爲朶斯。朶斯者相交好也。

衣皆大領窄袖。男左衽。女敞前襟。內襯衫襖及膝。女帽冬夏皆用皮。而插鳥翼於前。以爲美觀。男帽冬用皮。夏用綢綾。猩氈爲頂。綉緞爲翅。高五六寸。前後尖。翅亦各長五六寸。男翅兩平。女帽後翅少垂。頂上皆起金綫爲花。牛羊之革爲靴。爲履。朱色。其履木根二寸。女履有前無後。夏日跣足。跋之。益西有高五六寸者。阿渾帽沿白布爲之中。填棉絮。高厚各五六寸。有一種瓜。名回回帽。形頗似之。

回子見人無跪拜之禮。凡遇尊長及其頭目。交手當胸。而頓其首。謂之阿斯納木。惟

納馬茲則始跪拜。婦人亦阿斯拉木。而長上與幼輩相見。不論男女。皆以接唇爲禮。歸化以來。見中國官長。亦皆跪拜請安。謂敬之如天日神人也。

回子墳多如棺木之形。富厚者或圓形。或開穴。或綠琉璃爲飾。多在大路兩旁。謂往來人多爲之念經祈福也。

回人喜畜鵬。少有之家。卽有鵬一二架。或至二三十架。鵬捷而驚。狼狐黃羊之屬。遇之無得脫者。弓矢非所長也。以大頭短棒拋擲擊兔。一發而斃之。亦回人絕技。無量衡糧穀少者以回帽。糧多者以他噶爾計算。他噶爾者。小布袋也。大小爲帕他嗎。回子秤兩端置物均勻則兌換。謂之輒勒克。

回子宴會。總以多殺牲畜爲敬。駝牛馬均爲上品。羊或至數百隻。各色瓜果冰糖塔兒。糖香油。以及燒煮各肉。大餅小點。飣飣蒸飯之屬。貯以錫銅木盤。紛紜前列。聽便取食。樂器雜奏。歌舞喧譁。羣回拍手以應其節。總以極醉爲度。有連宵達旦。醉而醒。醒而復醉者。所陳食品。客或散給於人。或宴罷携之而去。則主人大喜。以爲盡歡。

回樂以鼓爲主。鼓大小數面。葦茄木管皆八孔。洋琴五十餘弦。胡拍七弦。鐵弦四。皮弦二。絲弦一。胡琴大小四張。聲音抑揚高下。隨鼓起落。而歌舞之節奏盤旋。亦以鼓爲則。嘈雜淆亂之中。按之悉有宮商之義。大抵皆秦音之變調也。無正朔。以望見新月爲月初。三十日爲一月。無小建。十二月爲一年。無閏。然算其一歲之中。皆三百六十四日。其實皆以八柵爾計算。每七日八柵爾一次。每八柵爾五十二次爲一年。以故三百六十四日也。其紀歲月日時。皆有地支而無天干。回屋聚土爲牆。累厚三四尺。以白楊胡桐之木。橫布其上。施葦敷泥。遂成屋宇。或爲樓。厚七八尺有奇。穴牆爲灶。直達屋頂。寬尺餘。高二三尺。與地平。置木火其中。以禦冬寒。謂之務恰克。穴牆爲洞。寬長不一。以藏物件。謂之務油克。屋頂開天窗一二處。以納陽光。謂之通溜克。屋頂正平。人可於其上往來。且爲晒曝糧果之地。其屋牆厚頂輕。不慮傾圮。雨少不畏滲漏。富者多於屋內。雕泥爲花草字畫。飾以灰粉。細而堅。頗見工巧。亦有施金碧者。涉俗矣。屋旁例有園池。廣植花果。開伯斯塘以避夏暑。回人樓高爲貴。有三四上者。

樓亦有倣蒙古色形者。有方者。地基少寬。必作禮拜寺。以便納馬茲。墳地上亦多有納馬茲之所。言鬼亦納馬茲也。

夫婦不和。隨時皆可離異。回語謂之楊土爾。妻棄其夫者。不許動室中一芥。夫棄其妻者。家中所有任妻取携。子女亦各分認。夫得男。妻得女。離異一年之中。妻或生子。女。夫可承認。逾年則謂不相干涉矣。往往有離異數年。更數夫而仍歸前夫者。又有歷數年更數夫而猶與往來者。

筍答堅如石。青黃赤白綠黑色不一。大小亦不齊。生牛馬腹中。亦有生蜥蜴尾根。及野豬頭腹中者。尤良。回人祈雨。則以柳條繫之置淨水中。卽雨。祈風則囊之懸馬尾上。祈陰則囊之腰囊。各有所祈之呪。莫不響應。回人及土爾扈特額魯特。多於夏日長行。用以避暑。謂之下筍答喇嘛下之尤速。

回字如鳥迹。如蝌蚪。橫讀而連斷處尤不易辨。字頭二十九。通曉字頭。遂無疑字。回童能書記者。謂之毛喇。通其文義。爲衆所服者。謂之阿渾。亦有大小之區別。敬信不

明理處。亦猶額魯特之於喇嘛也。回人遇有疑難。皆問阿渾。即男婚女嫁。亦所主持。雖有謬誤。亦不怨悔也。尤可笑者。鄉愚小回。忘其生辰。問之阿渾。告以一月。日久復忘。再問阿渾。阿渾亦忘前言。另告一月。日。即信之也。

回人文字。有醫藥之書。有占卜之書。有堪輿之書。有前代紀載之書。有各國山川風土之書。其說以天高覆我。地厚載我。日月明以照我。皆當禮拜。戒貪淫殘詐。尙敬謹敦厚。正人之氣不散。死而爲神靈。講性命清淨之理。大旨宗諸釋氏。而得其糟粕。亦非無至理。無如其阿渾人等。陋習相沿已久。曉然通暢者實難其人。多如內地之腐爛冬烘。蠱惑愚回。騙取財物。殊堪太息耳。

回部大頭目。謂之阿奇木伯克。最爲尊貴。生殺予奪。惟其所爲。次則伊什罕伯克。亦有統領之貴。其餘各有職掌。凡伯克皆有小回子爲其家服役。如奴僕。自百戶至二百百戶不等。謂之烟齊。村落謂之愛曼。各有王子伯克一員。司其丁糧差徭。又有叩克巴什一名。管理耕種。

伯克之妻。回子稱之爲阿葛插。無大小嫡庶之別。

海蘭達爾有如內地之香火道人。而娶妻生子。與回子同。但留髮作二辮耳。衣衲紅藍相間。帽高頂無翅。每逢八柵爾之期。或回子年節。輒聚數十百人。擊鼓跳舞。歌唱喊叫。或作八柵爾上。或入回子之家。募化錢米衣物。回子無不樂施。人死則升亡人屋上。念經譯其詞曰。有生則必有死。今此人既先死。凡未死者都應來哭泣。止此數語。反覆叫念竟日。其居常之納馬茲。則以夜半所誦之詞語。回子亦不解矣。

日中之市。謂之八柵爾。每七月一集。五方之貨。服食所需。均於八柵爾交易。銀貴中國之元寶散塊小錠。則謂僞贗焉。

回子寢疾臥病。饒裕者多殺牛羊。分散海蘭達爾及貧苦小回。以祈福力。亦求阿渾用藥。藥多用大黃附子。往往殺人。

小兒亦出痘。輕而易過。百中或損一。亦從無回子麻面者。倘出痘者多。則避於深山極寒之地可免。

遠鄉小回。遇有疾病。必向河中沐浴。冬夏皆然。燥結之症。亦於河中濯洗穀道。納葫蘆柄於其中。藉水出入探動。以求通利焉。

回地空野中多土堡。似樓而牆壁堅厚。高三四尺。據云準噶爾時。額魯特常來騷擾。或三五爲羣。或數十爲羣。突至回地。搶奪牲畜。奸淫婦女。少不如意。卽肆殘殺。故稍殷實之回子。皆有土堡。

回子地牢。乃掘地爲池。方深二丈餘。以草木泥土厚覆之。開一竅於上。回子有罪。則置於內。汗穢不堪坐臥。日給飲食。逃亡被獲者。則用大木一段。斷孔納足於其中。四圍釘固。不得屈伸。小羅則立而撻其背。婦女亦然。

額魯特土爾扈特人等。遇大山則祭之。或插箭一枝於地。或擲財物少許。

回子性多疑。人言皆不甚取信。多詐其言。亦不可深信。其頭目尤甚。待之以禮。則慢。謂人之畏己也。待之以嚴厲。又內懼而不自安。待之之法。惟日簡傲加之。而施以小惠。庶幾生其畏敬。知自私自利。而不知下人艱苦。欺下凌弱。其陋習然也。回子與回

子比肩。則各不相下。遇事抑軋。故爲勃谿。漸成仇隙。因而不共戴天。

回俗每月六日。爲排沙木畢。是日無分男女。各著新衣。五鼓上墳禮拜。

回俗鰥男寡女。每於齊集摩哈默德墳禮拜之日。以婚姻事叩問阿渾。阿渾翻閱經典。指衆人隊內一人云。此天已配定。勿誤良緣。卽將男女頭上小帽。互相換戴。雖非甚願。無敢違者。是名天定。亦有男女互相慕悅。逕自成婚。託言父母遺囑者。是名奉遺。貴族婚姻。必選媒定禮期。以荊芭襯花毯。坐女其上。紅錦蒙頭。昇至壻家。拜翁姑如戚。三日內親戚盡至。曰待喜驗紅。有則設巴克遜慶賀。巴克遜者回釀名。如內地之黃酒。

回婦平居帶小帽。頂有紅花數穗。錦裹經符。並有青鶴飄翎三四根。出門則以花彩帕或白布蒙頭。名他里吉。

有一種回人。以花紅織作毛邊衣帽。名海連搭爾。三五成羣。沿門求乞。無弗與者。相傳摩罕默德遺教。布施此等人也。然此人亦不貧。所得或轉施困乏者。

每逢七日爲大巴雜。就內地之集期。百貨充溢。男女成羣。以哈斯量長短。華言尺也。以察拉克較斤重。華言秤也。貿易人多係安集延部。

回刀長尺許。刃兩出。極犀利。俗呼爲攪子。

回人居處平房。粉垣四周。上出天窗。以納日影。其貴家彩畫樑柱。亦有燕子營巢。並於房檐養鴿。

回童七八歲。輒能翻身作數十觔斗戲。跳擲飛騰。觀者目眩。

鼓徑一尺六寸。高三寸。鞞以羊皮。胡琴十弦。拍鼓拊琴。回婦二人歌舞。此宴客之樂也。

白糖和麵。搏成杵形。高尺許而銳其頂。呼爲塔兒糖。回俗最珍之。以餉貴客。

● 準噶爾風俗記

新疆風俗。最重黃教。凡決疑定謀。必咨於喇嘛。而後行。喇嘛坐床者。爲西勒圖。坐床卽掌教也。人生六七歲。卽令識喇嘛字。誦喇嘛經。病則先延喇嘛誦經。然後服藥。若

大台吉有事諷經。則其下爭輸貨物於喇嘛以爲禮。衆喇嘛聚而諷經之室曰都綱。噶爾丹策凌時。曾於伊犁河之北。固爾扎河之南海努克。建立都綱。三層繚垣。周一里許。聚集喇嘛。令其五鄙拓克輪值供養之。謂之塔本集賽。塔本言五。集賽言輪值也。歲首盛夏。其膜拜頂禮者。遠近咸集。往往捐珍寶。施金銀。以事莊嚴。廟之閔壯。甲於漠北。

準噶爾人不習耕作。以畜牧爲業。飢食其肉。渴飲其酪。寒衣其皮。馳驅資其用。無一不取給於牲。欲粒食。則因糴於回部。回人苦其抄掠。歲賦以粟。然供酋豪餽粥。其達官貴人。夏食酪漿酸乳。冬食牛羊肉。貧人則但食乳茶度日。畜牧之外。歲以熬茶爲要務。其酒縫皮爲帶。中盛牲乳。束其口。久而釀成。味微酢。謂之捫酒。每歲四月。馬潼新得。時置筵酬神。斬馬爲慶。謂之玉醴斯。蒙古亦然。但不如其盛耳。廬帳方位。以東爲南。南爲西。西爲北。北爲東。戶必東面。猶內地之南向也。飲食用碗。用七。而不用箸。其七之制。大小不同。以木與皮爲之。其地有樹如樺。取其油以爲燈火。

冠無冬夏之別。但以毛質厚薄爲差。白氈爲裏。外飾以皮。貴者飾以氈。或染紫綠色。其頂高。其簷平。謂之哈爾邦。略如內地暖帽。而綴纓只及其帽之半。婦人冠與男子同。帶以絲爲之。端垂流蘇。其長委地。婦人辮髮雙垂。約髮用紅帛。在辮之腰。帛間綴以好珠琴瑟之屬。望若繁星。呼袍爲拉布錫克。台吉用錦緞爲之。飾以繡。宰桑則絲繡。攪氍爲之。賤者多用綠色。禦冬無棉。以駝毛爲絮。名庫棚。亦有只衣羊皮者。皆右衽平袖。四圍連紐。男子衣不鑲邊。婦人衣用錦繡。兩肩兩袖及交襟續衽處。鑲以金花。其民婦則以染色皮鑲之。台吉靴以紅香牛皮爲之。中嵌鹿皮。刺以文繡。宰桑用紅香牛皮。不刺不繡。民人曳衣屨。或黑或黃。無敢用紅者。婦人靴貴賤視其夫。有都爾布錦者。以羊皮織成。若內地之坐褥。其文字謂之托忒。共十五字頭。每字頭凡七音。共得一百五音。其法直下右行。用木筆書之。或削竹爲筆。長四寸。上闊而下銳。取墨以作書。謂之烏珠克。台吉宰桑所居。皆建旗幟。或以綠緞。或以雜色布幅爲之。書喇嘛經呪於其上。遇風展動。則種福。與

諷誦等。台吉之印。其形圓。範金爲之。宰桑以下之印。或以銀。或以銅鐵錫五金備用。各視其職掌以爲差等。四時不知甲子。只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爲虎年之類。每歲元旦。四月八日。五月望日。十月二十五日。爲四大節。禮佛諷經。不殺生。春月女子有踢鞠之戲。秋月酋長有馬射之棚。長夏親朋有馬湏之會。三冬稚孩有潑水之樂。積年置閏。亦同中國。但不拘月分。屆當閏之年。宰桑等請於大台吉。隨意中所欲。置閏於某日。遇小建之月。亦不必定無三十日。隨台吉之意。而中去一日焉。自寅至丑。每月俱可閏。自晦至朔。每月皆可虛也。其地亦無二十四氣。星家之書名珠露海。男女婚姻。以羊馬爲聘禮。婚之日。壻至女門。女家諷喇嘛經。壻與女共持一羊脾骨。拜天地日月。夫婦交結其髮。女家爲設蒙古包以成婚。明日壻先歸。別擇日以娶婦。乘馬至壻家。諷經亦如之。

人死不立喪制。子孫親屬丐延喇嘛諷經。檢珠露海所載。有應五行葬法。則以其法葬之。如應金葬。則置諸山。應木葬。則懸諸樹。應火葬。則焚以火。應水葬。則沈諸河。應

土葬則埋諸地。若不應五行葬。則撒蒙古包棄尸道旁。自亡日起諷經四十九日。不殺生。不薙髮。有剪髮以爲孝者。每忌日設果食。灌乳以祭。遇草青時。子孫思其祖父。亦酌奠於野。至從軍失伍者。冠以紙冠。并令其妻服短布衣。遊行示辱。盜馬者罰九牛。或九羊。九馬給事主。無牲畜者則以盜者之妻給事主以償之。無妻則鞭其腰。其刑罰若此。

所用錢名普爾。回人所鑄。制小而厚。橢圓而首微銳。中無方孔。面鑄準部台吉之名。背附以回字。凡台吉新立。輒更鑄。舊錢皆銷燬。

其樂器多以馬鬣尾爲絃。無用絲者。絃之大小。以鬣之多寡爲差。亦間有皮弦者。樂音大抵以絲爲主。而竹附之。其鼓曰鏗格爾格。喇嘛誦經用之。有曲曰遜雅布圖達爾者。皆彼中頌禱之詞。歡會宴飲所用也。

● 烏魯木麥風俗記

烏魯木齊舊城卜東山之麓。富商大賈。聚居舊城南北二關。夜市旣罷。往往吹竹彈

絲云息勞苦。土俗然也。

根忒克西北。凡峻坂七層。最爲險阨。悉人過此。必肅然下馬。如見所尊。或曰畏博克達山之神也。博克達山列在祀典。歲頒香帛致祭。山距城二百餘里。每年於城西虎頭峯厄魯特舊立鄂博處。修望祀之禮。鄂博者。累碎石爲叢以祀神。番人見之多下馬。百禮略如內地。惟未舉迎春之典。

烏魯木齊之民。凡五種。由內地募往種耕。及自塞外認墾者。謂之民戶。因商賈而認墾者。謂之商戶。由軍士子弟認墾者。謂之兵戶。原擬邊外爲民者。謂之安插戶。當差年滿爲民者。謂之遺戶。各以戶頭鄉約統之。官衙有事。亦多問之戶頭鄉約。故充是役者。事權頗重。又有所謂園戶者。租官地以種瓜菜。每畝納銀一錢。時來時去。不在戶藉之數也。

西人嗜飲。每歲酒商東歸。率携二三萬金去。此處惟神祠以瓦爲之。餘皆作瓦形而覆以土。歲一圯之。云磚瓦皆雜沙礫。易於碎。

裂。諸州商賈各立一會。更番賽神。雍工所奉曰羅祖。每賽會則雍工皆赴祠前。四五日不能執藝。雖呼之亦不敢來。

西人嗜水烟。游手者多挈烟箱。執花筒。逢人與吸。不卽取值。朔望乃登門歛貲。火神廟計費千餘金。乃鬻水烟者所釀。則人衆可知矣。

有病必禱。禱必以夜。唱歌擊鼓。聲徹城中。

娶婦論財。多以逾壯之男。而娶髫齡之女。土俗類然。莫喻其說。

凡立竿於戶內。皆女閭也。或曰以祀神耳。非有他故。無從究詰。莫得而明。

土俗以卒伍爲正途。以千總把總爲甲族。白立學始解讀書。

流人子弟多就食城中。故小奴甚衆。

二三日間。田苗已長。商家以錢給農戶。俟熟收糧。謂之買青。

商民流寓。往往不歸。曰此地紅花。土語謂繁華也。其內地父母。呈請移牒拘歸。官爲解送。歲恆有之。

遺戶有妻者。秋成之後。多僑往舊城內外。開春耕作乃去。人民各逐所種之田。零星棋布。雖近鄰亦相距半里許。戶民入籍已久。然自某州來者。官府仍謂之某州戶。相稱亦然。塞外之田。更番換種。以息地力。從無土著之說。田惟拔草。不知鋤治。伊犁將軍牒取手鏟。一時不知何物。轉於內地取之。

家家喜畜犬。暮夜多升屋而蹲。一吠百和。滿城狺狺然。頗聒人睡。布種時以手洒之。疏密無定。南插北溝。所不知也。

新年客至。必陳饌餌四器。佐以燒酒。比戶類然。近能以糯米作元夕粉團。其他餅糕亦略如京師所製。

土俗嗜博。比戶所同。

庫爾喀拉烏素三屯。兵丁遺犯皆孤身。恐狂且佚女。或釀事端。自瑪納斯河以西。不許存一婦女。

城中小巷。謂之牆子。夜設邏卒。以禁淫奔。謂之查牆子。諸屯則日暮後。驅逐外來男

子。謂之搜牆子。

遺戶男多而女少。爭委禽者。多雀角鼠牙之訟。後爲立官媒二人司其事。非官媒所指配。不得私相嫁娶也。

鬻菜者謂之菜床。爪菜必極老。乃採以鬻。否則人嫌其嫩。惟官種之園。乃有嘗新之事。土俗實不可解。

塞外舊無風鳶之事。近有藍旗兵士。能作紙鳶。遂相習成俗。

地本軍營。故以長褂爲褻衣。以短褂爲公服。官民皆用常色。爲商賈多以紫綠氍毹爲之。

佳茗不易致。土人惟飲附茶。云此地水寒傷胃。惟附茶性暖能解之。附茶者商爲官製易馬之茶。因而附運者也。初煎之色如琥珀。煎稍久則黑如鑿。一切海鮮皆由京販至歸化城北。套客轉販而至。所謂銀魚。卽衛河之麴條魚也。

土魯番賣果者雖多。而土人惟重內地遠來之果。榛栗楂糕。有力者始致之。俗賤穀

而貴麥。故納糧以麥不以穀。

城門曉起。則煤戶聯車入城。北山煤可供薰爐。焚之無烟亦無氣。易熾而難燼。灰白如雪。每車不過銀三星餘。西山之煤。但可用之炊煮。灰色黃赤。每車不過銀三星。其曰二架梁者。石性稍重。往往不然。價更減。亦有石炭。每車二星。貧家用之。元宵燈謎。亦同內地風俗。而其詞怪俚荒唐。百不解一。元夕張燈。婦女畢至。遺簪墮珥。終夜喧闐。內船之戲。與內地彷彿。春社扮番女。唱番曲。侏儸不解。然亦靡靡可聽。元夕各屯十歲內外小童。扮竹馬燈。演昭君琵琶雜劇。亦頗可觀。

酒樓數處。日日演劇。數錢買坐。略似京師。梨園數部。遣戶中能崑曲者。又自集爲一部。亦有所謂歌童者。

塞外豐盈。鬻技者鬻至。畿南馬解婦女。亦有萬里聞風而至者。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縣知事審理案件之顧問

■司法官批斷民刑之圭臬

■法律家研究訴訟之導師

■文學界習練書牘之益友

樊

山

批

判

精

華

■全書分訂十二冊裝一精緻紙匣

■定價大洋一元八角實售一元二角六分

■外埠函購每部另加郵費一角三分

分局地址 ● 北京 ● 東廣 ● 漢口 ● 西江 ● 沙縣 ● 開封

中華全國風俗志 下篇卷九

▲熱河

●熱河風俗瑣記

熱河雖爲特別行政區域之一。然幣制之紊亂。實無以復加。全境無一專司兌換銀錢之處。欲得一元之小銀幣。須連問數家。始得零星湊成。然又非現金。所使用者皆紙幣耳。銅元亦缺乏異常。制錢頗多。而制錢又分虛真二種。每虛錢若干。必須再核實錢若干。始可成交。初至是地者。殊多不便。

熱河除歲風俗。與南方略同。年前擇日掃除塵土。名曰掃屋。除夕夜。家家婦女必插戴花朵。年初五以前。婦女均不能出門。如貿然前往。必被痛惡。蓋彼間以婦女爲不祥物也。

新年中春聯春額。用紅紙寫就。家家換貼一新。尙有一種花紙。印就五色人物。極粗極俗。然居民大半喜購貼壁上。以爲美觀。

燈節前後。無論大家小戶。咸滿掛燈綵。燈以絹製者爲多。紙製及玻璃製者次之。燈上滿畫人物。間有工細者。又有一種冰燈。於臘月最寒之日。預先製就木架。或六角式。或四角式。取水淋之。隨結成冰。然後懸於地窟內。至燈節。乃取出掛於簷際。中燃以燭。頗覺新穎有致。

熱河之民情風俗。尙覺樸實。銀錢糾葛之事。終歲罕觀。然土人性質。一言不合。卽攘臂而起。故命案獨多。而熱民之窮苦者。往往餓不得食。卽挺而走險。一旦被獲。亦直認迫於餓而出此。其情實至足憫也。

▲綏遠

●歸化綏遠之風俗

歸綏舊爲土默特蒙古屬。自昔漢人。均以爲貿易轉運之場。遷徙無定。嗣後商務日盛。土地日闢。始漸有編戶之氓。惟多屬燕晉之民。故其俗多類內地。無足紀者。然紫塞荒漠之區。其人賦椎魯獷悍之性。則其俗遂亦簡陋粗率。舉有可質爲談助者。試

略述之。

歸綏之婚俗

婚姻媒妁既通。男家送三季衣裳於女家。謂之下聘。屆期又送以禮物。如羊內。篋肩。燒餅之類。以彩輿載新婦歸。先入新房。男之姊妹。爲之易箴而釵。然後合拜天地。祖宗賓客。先一日來賀。饗以酒饌。歸去。至日又來。及晚始散。結縭次日。壻偕新婦至岳家。拜見畢。款以酒同席。咸戲狎之。使新郎羞澀不安。以取樂。晚偕歸。三日又往。夕又偕歸。新婦三日入廚下。學切麵。曰試刀。家人爭嘗之。以覘婦工之優劣。端午。餽女家核桃白米。中秋。餽燒餅及西瓜。得子女家贈衣料。子生三日始浴。女子則恆終身不浴。謂守禮也。然失節者。不以禮閑。奇矣。

歸綏之廟會

廟會。婦女盛服以赴。小婦席地前列。老者居後。城中執絳子。携帳幕。支於空野。婦女來觀。則命之坐。飲酒譌笑。肆無避忌。夏令。婦多女袒胸。秋收。助男子下田。亦然。路人

拍手訕笑。不怪也。

土默特人之婚俗

土默特。蒙古舊屬遊牧。穹廬毳幕。習尚迴殊。自漢滿人入居其地。其俗遂變。婦女多效旗裝。操漢語亦圓熟。現室居者十之四五。幕居者十之五六。婚姻喪葬。大同小異。惟婚禮迎娶之日。男家親族騎馬往迎。女家親族亦騎馬相送。中途互相競賽。奪帽爲戲。奪得者。卽誇以爲榮。又婿到女家。須跪地問岳母姓名。必使答而後起。次日歸甯。衆先引婿入見外父母。然後互抱新人接吻。饒有歐風焉。

歸綏之雜俗

歸化空氣乾燥。寒暑均烈。夏季七月間華氏表最高達九十度以上。冬季最低至零度。八九月爲溫和時期。四月爲解凍之期。十月以後乃驟入寒境。惟西北氣候變動甚速。一日之間具有四時氣候。故嘗有早穿棉皮午穿紗。懷抱火爐吃西瓜之諺。惟其人耐冷。往往於嚴冬時。破冰入水。視若坦途。觀者莫不爲之寒噤。我國勞働界之

所以能特別耐苦者。誠以自然界及社會惡習慣有以致之。卽如此種現象。亦天氣之變幻。及外界之境遇使之然也。

大海灘因四面皆崇山。故形成孟地。積水瀦爲鹹湖。周約一百餘里。湖岸之土。經日曝晒。鹽質尤富。土人取土聚之下。通小孔。水淋其上。流出鹵汁。卽以熬鹽。每日一鍋可得鹽三百餘斤。需炭同之。需人工五六十人。月須納稅三十餘元。每年自三月至九月爲止。此外天寒水凍不能舉火。附近計四十餘鍋。每年可產二百五十餘萬斤。銷售於豐鎮大同歸化各處。炭產大同山脈之蘭山嘴。距此二百餘里。鹽價每斤約三千文。除炭工資稅項外。得利甚微。當鹽熬成時。取出置筐中。餘水下滴。筐底結晶如豆芽。取以開水沖服。可清理肺肝。

鷓鴣山在綏遠西北。山勢巍峨。巔建娘娘廟。相傳蒙女煉形。委蛻於此。真身卽塑洞內。每歲四月八日。婦女紛集祈禱。

天門山在縣東北。山高峻。夏令遊人涉其巔。俯視四郊。蒼翠之色。有如綠水。

滿清平準噶爾及察哈爾以後。卽於歸綏險要駐重兵。至懷柔羈縻之術。乃又專重黃教。是以梵宇紺宮。此地獨盛。喇嘛之數。多至二萬餘。歲發庫款。以給口糧。民國以來。口糧斷絕。佛規日弛。華嚴伽藍。日就寂寞。甚可慨也。其間廟宇之最著者。曰大招、小招、博什克招、五塔招等。招者蒙古語叢林也。博什克招在市西塔石河之右岸。今甚荒廢。相傳聖祖參拜此寺。時呼圖克圖慢不爲禮。從者怒。揮刀殺之。沙必納罕等大憤。擒從者寸磔之。全城嘩然。聖祖乃宵遁至張家口。其事正史不詳。惟今俗有奉祀白馬將軍。謂卽當時被磔者云。

畢察鎮之雜俗

畢察鎮住戶千餘家人。口二萬餘。漢人十七。土默特蒙古十之三。沿途人烟亦較歸豐之間稠密。有耶蘇教堂一所。附設小學一所。信徒僅七人。此間迷信甚深。然無正宗。惟崇拜所謂大仙者。有事皆乞靈於此。該處無回教。附近出產以麻烟葉爲大宗。田地多屬蒙古。向納地租。惟性質多係永久租借。無異漢人所有也。上等地畝值百

吊。每吊合制錢四十文。每畝種高粱小米可收一担半。麥可收八斗。無烟煤炭產於距此四十里之地。土人取以和泥燒坑。每斤十餘文。

麥達橋之雜俗

居民三百餘家。皆向蒙民租地。上上每畝租價千餘文。下下每畝租價四百餘文。租時須向清理地畝總局取據。上上納地價三千文。下下納地價千餘文。除種麥外。以種小米及胡麻爲多。村西三十里。水澗溝產大炭。質僅中材。每斤售錢八文。

薩拉齊縣之雜俗

地勢適中。商務頗盛。市面現洋小洋銅元殊爲罕覯。所通用者惟北京中交票一種。其價殊覺京中爲高。現洋二吊七百。中交票一吊四百。每吊八百文。此外則制錢而已。至錢票信用頗佳。能適用於歸化。至歸化錢票亦通用於此間。本處有耶蘇教徒六七百人。有附設小學校。多幼年子弟。居民頗爲信仰。

此間田地多賴山泉。黃河雖近在南面四十里。然水低不能灌溉。故城北之地多膏

腴。而城南則否。以城北可得山泉之益也。地價每自百吊至數吊不等。居民向蒙古領地租用。上地一頃租三兩。下地數十百文。自去年起。又加官租一種。上地每頃三元。次二元。又次一元。人民負擔乃愈鉅矣。

五原縣之雜俗

土地肥美。多賴黃河開渠引水以灌溉。渠之大者有八。可灌地二三十萬畝。遇爭水案件。卽屬水利局判斷。水利局昔日收水租每頃四兩五錢。須任開渠之役。近不須開渠。僅收一兩五錢。懇務局當前清時代。頗有意經營。近乃奄無一息。其所屬地均屬永租。卽由政府向蒙古永久租地。重租於民。而收其息。每頃年收地租十五兩。分若干於蒙古。若縣署所征之地。則係蒙古報效於國家者。與蒙古脫離關係矣。民間有向蒙古租地私墾者。今中央禁止之地之佳者。每頃地價百二十兩。次者或一二十兩。全縣人口固定者約五千戶。流動者二倍之。回民不過數十家。多山西之河曲、府谷、沁州、陝西之榆林。及山東河南等處之人。春間來租地。種植一年或半年。卽行

他徙。往來無定。蒙古卽烏喇特旗、達拉牛旗、杭錦一旗。其訴訟原應歸縣管理。以蒙人狡而多疑。不肯聽命。歷年屢有人其境而被殺害者。故若無公文。殊不易履其地。此間有社長。軍隊所到之處。草料糧食均取於社長。發官價。然後攤之於民。沿途少店。故往來者多。住民居。飲食取供不問償。故關內之無賴者。多集於是。藉以糊口。久之遂流爲匪。居民多隸晉籍。有從天津一帶來者。土人稱曰京東人。農牧兼半。自五原至中國堂沿途均屬蒙古杭蓋旗界。漢人向之租地。年納租每畝一二吊。未種時不以頃畝論。待水上地後。始丈量畝數。交納租金。無水不以田論也。此間婦女皆天足。與纖纖不能步行者大異。聞係天主教所化。沿途無處無基督教勢力。殊可畏也。

阿拉善屬筆架山一帶山二百餘里。均產甘草。交租三千兩與阿拉善王。每歲採取二次。由清明至夏至一次。由立秋至大雪一次。工人由商號發給麵油等物。待採畢交草。而扣其值焉。有廣慶泰甘草商。每年在此採甘草二十萬斤。收入時粗者六分。

細者四分。運至河口。粗者一錢。細者六分。旅行此間者。多燒炭。草以禦寒。火龍遍野。煞是大觀。

磴口之雜俗

居民約百六十家。其三分之二爲回教。漢人皆山西之沁州府谷、河曲人。回回則來自甯夏屬平羅一帶。商店二十家。從事手工業十餘家。皆爲蒙古貿易。中有大棧四家。卽運轉東西貨物者也。米、麵、油、酒、洋布、茶磚（皆三九茶。卽每箱裝三十九塊故名）粗布爲大宗。春冬以駱駝載貨至牧地。秋令易皮毛以歸。

此間有湖出鹽。鹽在土內無定處。官鹽局歲交租一萬元與阿拉善王。雇工八十人撈取。由蒙古駝戶運至磴口。每駝腳價一兩三錢。其腳價銀卽向商店支取。麵、米、茶油。又以鹽須在商店加一錢五分店租。故商店遂向鹽局領現銀一兩四錢五分。舊日商店對於蒙人故意抬高貨物之價。蒙人吃虧不少。阿拉善王塔渭翹曾禁止不准以貨物代腳價。然事實上諸多窒礙。又以此間現銀少。官鹽局不能應時給付爲

最大原因。

土人生活頗易。工人每日可得工資三錢左右。有蒙古衙門。置總管一。管理民事。至刑事。即歸之王府。惟原被告均爲漢人。即歸平羅縣處理。原告漢人而被告蒙古。漢人訴之平羅縣。而由王府派員會訊。原告蒙古人亦然。頗似租界上會審制度。阿拉善王在此間亦時出告示。禁止賭博娼寮。及不衛生之事。儼有官廳氣象。此間土人向娼妓尋歡。均給以茶磚爲代價。蓋此地猶在物物交換時代。磚茶無異於貨幣。

牛羊成羣。土人將牛羊馬各置一處。以紅柳編成圈。四圍周密。人行其中。如別有境界。妙不可言。

石嘴子居民多嗜雅片。以牧畜爲業。或在皮毛洋行梳毛。日可得工價三錢餘。以附近無墾地。故糧食多由平羅縣屬之皇渠樁來。

石嘴子運脚 一駝價。走包頭者每駝三兩。走甯夏者一兩五。走鎮番者七八兩。每

駝載重二百七八十斤。二船價走包頭春夏五六十兩。秋間六十兩。走甯夏春夏二三十兩。秋四五十兩。走甯夏包頭中衛三處。每船裝運三萬斤。因上下水而有多寡之別。

▲ 蒙古

● 內蒙古風俗誌

蒙古族之起源

蒙古環處朔漠。部族各異。其先若匈奴。若蠕蠕。若鮮卑。若回紇。奚契丹。上下數千年。興廢絕續。自鐵木真崛起漠北。挾歐亞之藩籬。忽必烈入主中夏。吸中土之文化。於是舉部之民族。一躍而登世界之舞台。進化之速。有非人力所及料者。其名隨族以命。蓋太祖成吉思汗出自蒙兀族。西人曰 *Mongols*。今匈牙利尙有其苗裔焉。當時蒙族之勢力可想見矣。乃繼起無人。控御無方。使震輓歐亞之民族。振而復蹶。然而慄悍之性。尙武之風。雖至今未滅焉。論人種。則五族爲華。悉稱華人耳。細分之爲

烏拉爾阿爾泰統系。蒙古族之喀爾喀族也。頭形稍廣。面貌扁平。眼形傾斜。故有直眼韃子之稱。顴骨高突。因有醜陋蒙人之譏。近來移民日增。血統混化。邊城北帶。業受漢族之同化力。而與北部以及沙漠南帶之儼然有太古風者迥不同矣。名上多冠漢姓。命名亦取漢字之義。姓氏以吳白岳爲多。豈爲由游牧而農耕進行之過渡時代歟。

蒙古人之言文

蒙古初無文字。成吉思汗時代習用土耳其族之維伊奇哥爾文字。是爲蒙古用文字之始。及世祖時。西僧帕克巴變化藏文。製蒙文字母四十一个。是爲有蒙文之始。彼此互相併合成音。綴合之法。與羅馬文相似。惟現今之蒙文爲元末所確定者。字頭一百零四个。蓋孛乳浸多也。四藏經典之蒙文譯本。尙爲元初古本。文自左而右。文章以其爲添着語。附於語根。用種種之助辭排列方法。先名詞。次助詞。最後爲動詞。數目字不如漢字之簡。文語僅能述政治之大略。而不能演譯科學。此蒙人所以

味而不進化歟。

語言之組織頗與日本滿洲語同。母音有七。子韻有十七。二重韻五。音聲低濡。喉音氣音頗多。由複音而成。其方言種類甚多。純正者爲蒙古喀爾喀語。而內蒙地方口語稍有變化。喀爾濟克語亦同爲蒙古語之一脈。口頭頗異喀爾喀語。彼此不相通之處甚多。布萊語亦然。雖同屬蒙古語。與喀爾喀有大異之處。至吉爾思人所用之語。則爲土耳其之一派。茲舉蒙語之讀法之例於左。

漢語

蒙語

天

騰格里(天山)一名騰格里山

地

拿林

日

生及

月

沙林

先生

巴個斯

學生

協心

蒙古人之階級

內蒙人民可分三級。一台吉塔布囊。二喇嘛。三黑人。台吉者太子之轉音。其始唯蒙古王公子弟稱之。明清代則變爲爵位之名。以授元裔。位次輔國公。秩分四等。頭等台吉。秩二品。次三品。最下爲四品。卽襁褓中亦皆爲四品秩。布囊爲元代貴戚之裔。位與台吉同。惟土默特左翼旗喀喇沁三族有此爵。餘均稱台吉。二者皆係貴族。最有權勢。清代每歲均輪班入京。富家蓄奴三四百戶。牧畜數千頭。貧者亦有奴婢二三戶云。蒙民迷信。視喇嘛爲神聖。蒙俗一入僧籍。卽免差徭。於是剃度日多。而喇嘛之繁盛。爲不可思議矣。蓋各旗必有一廟。一旗或四五大廟。小廟無算。大廟之喇嘛多至七百人。少或四五百人。大約一旗總在千數以外也。而高級之喇嘛。且於教務之外。兼領政權也。

蒙語謂平民曰黑人。凡滿漢之土著。及往昔貴族奴隸之裔。與蒙人之非喇嘛者。皆

屬之舉動悉聽王公喇嘛之指揮。毫無知識。有若上古之民然。

蒙古人之性質

蒙古踞興安之山脈。故其人種顚幹高大。豐顚廣顚。日習騎射。（馬多不施鞍轡。十歲童子馳馬如飛。）伏處叢莽深箐之中。狙伺鼪鼯。鼪鼯以爲食。有事則賽馬。躡蹠以爲樂。又以地畏苦寒。大地旅生綦少。故能耐勞受苦。而鍊成剛固不撓之精神。此其有剛健之性質一也。蒙人之視其縣官。皆尊若帝天。見官則屈足。典禮則膝行。故不善用之。則成奴隸。倘施以良好教育。以誘導之。則其性質純淨。必能得其用。如手臂之從心焉。此其有服從之性質二也。蒙古無書契。無文牘。其訴訟以口相述。上官斷之。不留底稿。而亦無翻案。漢人之與蒙人交易也。漢貨物於蒙不立券。僅於簿上書蒙文數目。至期無爽約。台吉之家。倩漢人爲打氈織毯。必俟秋稼登場而後給價。至期無弗給者。可見塞外質直之風。由於天性未漓。若近邊一帶。則狡詐驕侈。畏事苟安。良由智識日開。人心日薄。正負相生。天演使然也。此其有信實之性質三也。

蒙古人之衣服

內蒙人民之居邊城北帶者。衣服多做漢式。漸北則漸粗野矣。茲分述男女服制如下。

(甲)男服。王公著補褂袍套。各色頂戴尙沿用勿替。至冬裘夏帛。惟富人爲然。平民服用棉布。寬領大袖。腰束條帶。而繫以煙袋食刀等物。冬著老羊皮褂。不製面。(張家口一帶人民沿用之)暑天多赤足。間有不著褲。僅圍腰裙一襲者。喇嘛衣均着色。紅黃爲多。高級喇嘛黃衣黃帽。小喇嘛紫衣布靴。另有所謂偏衫者。則喇嘛誦經時披於肩上之布包也。色或黃或紫。兩端下垂。其制得非佛徒之袈裟所變者乎。

(乙)女服。按漢書渾邪王既降。祁連焉支二山皆入於漢。匈奴人因作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蓋焉支山產紅藍染料。匈奴婦人輒抹之。是則胡女之好修飾。在古已然矣。寬服闊袖。裙輒拖地。環佩粗笨。幾類苗制。處女編辮。嫁而束髻。飾以金碧。則猶中國之箇步搖也。靴鞋底頗特別。法用

布折數層。實以繩實。極精緻。號千層底。冬日踏雪。則常用內地輸入之氈鞋云。

蒙古人之飲食

內蒙地域廣大。故食料亦因地而殊。邊城北帶。逐漸開墾。食料以穀類爲多。大嶺附近。羣山糾紛。食料以乳品爲主。戈壁南帶。間有水草。牧畜繁盛。故人民多食獸肉矣。總之蒙人食料。以肉類乳品麵粉爲大宗。有奶茶奶酒。酸奶子等以供飲料。奶油。奶豆腐。奶菓子等以供食品。此在富貴之家爲然。若中人家。則專以羊肉充飢。以羊汁解渴。至牛與駝則定日月而擇殺。近時畜價日昂。卽牛羊亦不常宰割。多以糜子炒米果腹而已。他如水族鳥類。則視爲不潔之物。絕不沾唇。鹿尾駝峯山兔野雉等。則稱爲珍味。非宴會不用也。更奇者爲飲。煎茶而和以黃油鹹鹽。全羊席一晝夜竟盡一頭。胡飲胡食。亦可哂矣。食品製法如下。

- (1) 奶茶。以新鮮之牛奶鹹鹽等和於茶。爲夏日之飲。亦稱奶子茶。又名蒙茶。
- (2) 奶酒。以作奶豆腐所磨之漿覆之。俟其酵酶。蒸之於鐵鍋。塗以牛糞。使閉其

氣味。俟流出蒸氣。卽爲酒。其味酸。飲之有味。能薄醉。惟不克耐久云。

(3) 酸奶子。以新鮮之奶。和以水。俟其微發酵。略帶味。視爲美品。且云夏飲可以却熱。

(4) 奶油。擠奶出。盛之於器。使靜約一時許。浮面生油。取出濾以布囊。使淨而後煎以文火。使色黃如蠟。其佳者不亞西洋品。蒙人款上客始用之。

(5) 奶豆腐。奶油既去。其下沉如豆腐汁者。煎既熱。盛木使成方塊。大如磚。卽以花紋切作長條或小方塊。味淡略酸。若和以糖亦可食。再以濃茶調之。以淡鹽和之。則化爲流質。飲之甚耐飢云。

(6) 牛酪。色清澈若水。製法先置牛乳於器中。及腐敗水分溶解。然後入金屬罐中。以土泥封其口。徐煎之。罐上有細管。管之一端下垂入瓷盤中。乳經火煎。自管端下滴入盤。卽爲牛酪。和炒米食之。最佳。蒙人多用爲贈答品。

(7) 炒米。將稜子（卽糜黍黍屬之不黏者）置鍋中煮熱。取出曝以日光。使之

乾。或炒乾之。然後去其皮糠。所餘之粒卽爲炒米。經久不壞。行商兵士視爲珍品。
(8)薪材。內蒙牧畜既多。糞粕到處多有。蒙人取爲薪材。而以牛糞之火。力爲強。惟邊城附近。多用秫秸。札賚特地方。則用木材。漠南水草之地。則有灌木。天然配劑。亦云巧矣。

蒙古人之居住

蒙古榛狫未化。起居極爲簡陋。加以地域廣泛。人烟稀少。故樓閣宮殿。未入蒙人之目。穴居陋室。乃其通常住所。然自漢蒙交通。逐漸進化。家屋廟殿。亦習用磚瓦椽樑矣。而札薩克所住之王府。儼然雕漆蟠蛇。大喇嘛所居之沙蒙。(蒙語喇嘛廟之意。普通廟稱曰召。)亦極宏壯華麗。富者設炕。貧者鋪毡。蓋物質文明。天演公理。固不僅漢化力也。茲攷其居處分類述之。

(一)喇嘛廟 蒙語曰沙蒙。靈域之意也。構造極宏壯。廟牆粉黃色。或紅色。檐瓦間有飾黃金者。故經久不鏽。中建正寺。周設偏殿。殿周築土壕。上樹小竿。竿懸白布幡。

經文書焉。所以別聖地於俗界也。

(二)王爺府 內蒙自民國來雖改隸特別區域。但蒙民仍自爲政。集村爲旗。集旗爲盟。盟有盟長。旗有札薩克。(以塔布囊頭等台吉充之)斷獄收稅。儼然王制。居屋住所亦類富殿。俗呼之爲王爺府者。美其居之壯麗也。其建築概用木石磚瓦。堂中並設暖閣。畫棟雕梁。繡座絨毡。元旦且於此受朝賀焉。然在烏珠穆沁部迤北之王公。其居也不能若是之華麗矣。

(三)土屋 內蒙東部多滿漢移民。故建築家屋。頗同內地。惟規模狹陋。輒污濁不潔。猪牢馬棚。卽建在門外或近旁。棚外且積糞如山邱焉。

(四)蒙古包 蒙古包亦帳幕之一類。分轉移固定二種。前者在錫林郭勒盟爲多。後者在昭烏達盟爲多。大小不一。構造略同。皆圓形。通常度約在十尺與十五尺之間。周圍立十餘木柱。用木棍縱橫組織之。柱頂上架木爲樑。成傘形之蓋。全部包圍毛氈數層。以馬尾繩束之。頂上毡子繫以繩。得自由啓閉。中設烟筒。南面置門。高約

三尺五。寬二尺餘。垂毡簾以蔽風雨。男女分左右居。間設佛龕法器。龕前家長住焉。蒙地無旅店。故行旅輒投包而宿。每包約值三十餘金云。

(五)帳幕 沙漠南帶。蒙民多逐水草而居。故穹廬毳幕。於此地見之。構造略同。兵幕僅足蔽風雨而已。

(六)穴居 察哈爾部蒙民多穴居野處。俗謂土窖。形式方圓互異。穴外葺藁爲蓋。穴內鋪氈以居。攷其構造。尙不能如苗族土穴之精緻耳。

蒙古人之禮節

近內地一帶。頗沾染漢人習氣。風俗均仿內地情形。近東省多採滿州制度。而聘嫁皆須銀塊。禮儀概沿清制。至喪葬祭祀。則仍其迷信之舊習慣。與漢族殊有逕庭之別矣。茲分述之如左。

禮儀 蒙人交際。其禮儀多沿清制。一遞哈達。二遞烟壺。三問安。四裝烟。五打籤。哈達以白帛或藍綢爲之。其長短不一。長約一尺五寸。或一尺二寸。兩端有拔絲。約半

寸許。其長短均視受者分級而定。如長三尺。則非王前或佛前勿敢濫用。攷哈達二字。實爲西藏名詞。入傳蒙古及內地者也。烟壺遞於見面時。平等交相遞送。彼此均雙手高舉。或雙手略低。鞠躬相易。各舉向鼻端一嗅。互相壁返。一如遞狀。尊長向卑幼。則微欠身以右手授之。卑幼以兩手接。以一足跪。敬謹領受。捧舉鼻端。仍如接壺狀。還納之尊長。卑幼向尊長。則反是。若王前。則雙足跪。雙手舉。王上座。身略俯。受之一嗅而授之。不答。遞者禮畢。無一言而退。蒙人無論男女。必斜插旱烟袋於左脅。掛火鏢荷包於後腰。晤面時。行其應用之禮儀。或請安。或遞烟壺。再行裝烟之禮。用客之烟袋。納諸主之荷包。裝烟。燃火後。以布拭烟嘴。用雙手或右手送諸客。客受之。亦如法還之。老幼尊卑。略分先後。若平等。則互換云。又蒙人見面之時。必曰「門德」。猶西人之於早晨會晤。輒云 Good Morning 之敬語。同一禮法也。蒙人亦有握手點頭打籤等禮。以重其至敬之意。他若入人屋包時。必置馬鞭於戶外。既入室。須坐左邊。客去。則家長及婦人齊出歡送。此外瑣屑禮儀。更難盡述。茲從省略。

嫁娶 蒙人有早婚之惡習。男子十二卽娶。十八歲之處婦已少見。配合不拘行輩。大率父母主之。問名納采無聘物。以家之貧富定牛馬之多寡。牛羊之數以九爲起點。自一九以至五九六九。至多不得過八十一頭。取九九長壽之意。極貧不能具九數。則尙奇數。自一頭至五七頭不等。與內地對偶之意絕異。親迎之前。壻穿方馬褂。戴紅纓帽。履官靴。腰束白帶。執弧矢騎馬而往。凡親朋隨諸其後。必招一台吉以壯觀瞻。鼓樂繁簡。以同往之人數多少爲率。多或百數十人。少必十餘人。至坤宅。佯作閉門不納狀。延親友再三關說。始延入。入則壻以哈達進謁岳父母。岳父母尊之上座。烹全羊席進奶酒。賓朋醪飲極歡。宴畢。女子背面端坐。姨姑姊妹陪其四圍。男子向女子背跪地下。問女子名。女子佯不答。陪坐者多與男子諧謔。三四小時後。由其姨姑或自己語其名。男子謹記之。然後起立。是爲討小名。宿一夕。賓朋先歸。翌晨女子出戶乘馬。繞宅三匝。隨男子往。至乾宅。亦作閉門不納狀。必俟女子之親友再三關說。始開門延入。行婚禮。此時院中置木桌。桌旁生火一盆。桌上放弧矢羊骨。或於

桌旁置一羊。夫婦二人向之跪拜畢。始及翁姑。登堂不交拜。入戶不合。飯後則與戚友爲禮。或送哈達。或送布烟袋。送親者乾宅響以酒食。信宿而去。其母則居十數日而返。臨行必哭。贈嫁之物極簡單。無妝奩。無箱籠。無衾裯。衣服隨身而已。富者贈以車輛牲畜。略備四時衣履。並有媵奴婢者。新婦之裝束不異常人。惟衣履略易鮮潔而已。未婚之女。均辮髮。根束紅繩。長寸許。至嫁日亦如之。成婚後始梳髻。高盤。賀儀以貧富論。以贈牛馬爲厚儀。平常則羊數頭。銀數兩。布一疋。而平時無男女之嫌。交際極自由。父母丈夫知之亦毫不呵責。客至男女雜坐。調笑戲謔。無界限。故不知貞節。尙天然人羣世界焉。

喪葬 蒙古葬禮極爲簡單。無靈床。無供獻。不用音樂。不著喪服。並無棺槨衣衾。富者以木板製方櫃。銳其上。著常服。纏以白布。坐尸於中。貧者以柳編筐。裸體或略蔽以布。納諸筐中。富而貴者擇地作墳。砌以磚。亦極草率。（札薩札克或築以小屋。周圍不露氣。）富而不貴者則浮土掩之。（烏珠穆沁則不許入土。卽王公亦浮厝。相

傳塊諸土中。則觸怒龍王。有傷牲畜。至貧則以牛馬車。疾馳荒野。俟其顛撲至地。卽爲安身之所。三日後視之。已爲鳥獸攫食。則以爲生前無罪。愚所致。否則子孫有戚容。大有上古委諸溝壑。死欲速朽之遺意。節序亦無祭奠。此通例也。至火葬一法。則惟大富貴始行之。當請喇嘛誦經畢。潔其尸。纏以棉布。塗以黃油。築磚於葬所。架以乾柴。乘尸於內。投以烈火。熾爲灰燼。送入五台山。非獻多金。山僧不納云。親友弔唁。亦有財襪。富者或贈牛馬羊及布疋。較婚禮略減。至尋常交際。則遞一哈噠。無論貧富。均須延喇嘛誦經。富者酬以牲畜金帛。卽貧者亦答以一羊。最富者則於全部之活佛處。各獻一牛。以資佛法護庇云。

祭祀 蒙民拜宇宙間自然之現象。以爲天地日月星辰高山大川雷鳴電光等。皆神之所憑也。不祭必遭災劫。故蒙人門首。或院中樹木。或蒙古包木棚以內。必懸布旌。多白色。亦有紅色。旌長方形。間有方角形。大小不等。密書經卷。皆蒙字。倩喇嘛書之。家中必供四五龕。近東省及沿邊。并有關帝畫相。富家佛像以金銀製造。面以銅。

質鍍金者爲多。貧者泥製或畫相。其供佛之處。多在室西隅。隨大門爲向。一木龕華樸不等。供奉無長物。淨水五杯。或炒米五碗。盛器均以紅白銅製。略大於酒卮。形亦似之。惟酒杯稍匾厚。香爐一。素香一柱。以杯盛牛油燈。頗有供舊磁及洋磁花瓶者。凡供佛之室中。必置火一盆。長明不斷。蒙古家室無潔淨處。惟供佛屋略整潔耳。鄂博隨在皆有。或一屯子共之。或數屯子共之。亦有一家私有者。石山多壘石爲之。沙漠中以柳條爲之。其形圓。其頂尖。巔立方角。蒙經旗。其上下則埋哈達一方。糧食五種。銀數錢。每年必一祭。其祭之先。宰牛羊。倩喇嘛念經。附近居民皆禮拜之。分其餽餘而食之。罷爭以角力。勝者有貴賓。由主祭者頒之。平時望見鄂博。必下馬膜拜。歲時。蒙古位於塞北。荒鄙未化。向以鳥獸孕乳而別四時。無歷法之可言。清代每年由北京頒發黃歷四十本。宣統元年。滿歷停發。蒙民靡所適從。直有寒盡不知年之概。近則交通便利。華文歷書多輸入塞外。蒙民之識華字者。一沿邊城一帶。率遵用漢歷。惟以陰歷爲標準。而不知陽歷之爲何事。正月會親友。會年會。殆同華俗。

初八日晚間祭星星。十五或十八日爲大喇嘛廟會期。舉行跳鬼與唱戲同。亦有齣幕。至廟期喇嘛飾以龍頭鹿角等假面具。衣采色衣。手執武器鐵器或木器械。鬪歌跳。即吹喇叭。鼓銅鑼者亦塗其面。望之不似人形。故曰跳鬼。該鬼卒接近買食品者。即奪而食之。不給價。觀者如雲。商賈菌集。任意賭博。無人禁止。實蒙古一奇觀也。三月三日。或招喇嘛誦經祭祖。五月五日休息飲饌。男婦多登山打獵。但無食角黍之風。七月十三日祭鄂博。十五祭墳墓。以歲冬十二月終日爲年。年前半月餘。或乘馬車。或驅駱駝。絡繹不絕。率赴市鎮購買過年一切應用物品。謂之辦年賀。近來沿邊一帶。蒙民一意模倣。貼楹聯放鞭砲等習氣。殆近全化矣。

蒙古人之宗教

蒙民崇信黃教。深入骨髓。故每家三丁必有一人或二人爲喇嘛。各旗皆有活佛。甚有一族而四活佛。一廟而兩活佛者。而蒙民皈依。仍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磕頭之禮。不遠千里而往。有守四五日不得見活佛者。必撫躬自責。決不敢於活佛有所怨恨。

若活佛出而撫摩之足蹴之者。是不啻登天堂入仙界矣。蓋蒙人以一切患難幸福。委心於佛。故患病則誦經。懺悔則誦經。喪葬則誦經。幸事則唵經。以謝佛。嫁娶則唵經。以禱告。幾無日不唵經。即無日不請喇嘛也。雖中貲之家。亦必月誦小經一二次。延請喇嘛一二人。富者且數十人以上矣。故喇嘛之勢力。在蒙古有無上之尊權。茲就其由來宗派詳紀之。

(一)喇嘛之意義 漢書無喇嘛二字。元明史都作喇馬。蒙人呼喇嘛曰喇阿瑪。又曰喇嘛突謨。西蕃語上曰喇。無曰嘛。喇嘛者無上之意。即梵語兀吠喇。亦猶漢語稱僧人曰上人之意耳。今之高級喇嘛且自稱活佛。而不以喇嘛自稱也。在初本其教僧正之稱。習用既久。遂爲普通喇嘛僧之稱號矣。

(二)喇嘛教之由來 南北朝末葉。西藏盛行蓬教。爲一種崇鬼神之邪教。唐初棄宗弄贊君臨西藏。遣使赴印度求佛典。是爲印度佛教入西藏之始。(時太宗貞觀四十年。西歷六百四十年)其立宗天寶六年。西藏王璣爾孫惕安時。有北印度烏

仗那之僧散汰喇嘛葛希塔及巴突瑪敬摩叭都者。至西藏傳密教。（此教屬於貓叭密教之一派。最崇拜三頭六臂之貓叭神故名。）後與其地固有之邪神教混合。而今之喇嘛教出焉。及蒙古侵入西藏。挾喇嘛教以歸。厥後元世祖忽必烈統一內外。利用宗教以服民心。遂委大喇嘛以西藏之政權。崇之爲帝師法王。廣布教於大陸。蔓延傳布。及於全蒙。卽在此時。後以蒙民誠心皈依。侵濡愈甚。遂有今日迷信之程度焉。

（三）喇嘛教之分派 喇嘛教之宗源於佛教。本在超凡出俗。嘗艱茹苦。積善根於現世。冀成道於未來。故巡禮迎佛。乃其本務。烟酒娶妻。在所嚴戒。然歷年久遠。思想漸變。而破戒之徒。於以出焉。分述如左。

（一）甯麥巴派 此爲最舊之派。以僧侶衣帽皆用紅色。故又名紅教。許肉食娶妻。自開宗至今日。教義上絕少革新。今在西藏占絕大之勢力。於蒙古雖至今亦未甚發展也。

(2) 嘎達謨派 此派起於宋仁宗皇祐之時。後三百五十年有宗喀巴者。見當時紅教之腐敗。舊起革新。嚴戒律。整儀客。大受羣衆之信仰。而爲黃教之先輩。

(3) 薩斯喀派 此派約後於嘎達謨派二十年而興。乃由甯麥巴派分離而獨立者也。然自額爾哥叭派既興以後。其勢遂微。

(4) 額爾哥叭派 此派僧侶皆黃衣黃帽。故又名黃教。初稱加達門派。自明永樂時。僧傑宗喀巴倡義革新。因有此名。以旭日昇天之勢。流布於蒙藏等處。因歷代活佛多屬於此宗。遂常壓倒各派。他派多派宗之。自明迄今。未嘗稍衰。內蒙極大寺院。亦多屬此派云。

(四) 喇嘛之稱別 喇嘛雖爲蒙古僧侶之通稱。但階級不同。稱號因之而異。茲按級序述之。

(1) 佛爺喇嘛 通稱曰活佛。本限於前藏之班達賴喇嘛。後藏之禪喇嘛。及北京雍和宮之班呼圖克圖。及多倫鄂爾呼圖克圖等數人。然蒙藏各處大寺院。巡錫中。

之大喇嘛。往往僭稱活佛。自居佛爺喇嘛之尊號。以圖蠱惑人心。究竟孰真孰偽。則不可得而知矣。

(2) 多倫鄂爾呼圖克圖。此亦佛爺喇嘛之一。其稱爲呼圖克圖者。則創自大慈邁達里呼圖克圖。當時由阿巴岱汗之懇請。轉生於蒙古。其在當時。爲全蒙人民所崇敬。今住外蒙庫倫之呼圖克圖。卽其後裔。而呼圖克圖之坐牀於內蒙多倫鄂爾。乃始於清代聖祖康熙三十年四月。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率土謝圖等喀爾喀七族來歸。帝因幸多倫鄂爾。五月大宴諸汗台吉。賜土謝圖車臣二汗稱號。對扎薩克圖汗之弟策妄札爲親王。依次襲汗號。並封諸部之濟農諾顏以王公貝子貝勒等號。凡三部三十七族。授扎薩克。又爲收攬蒙古民心計。建彙忠寺於其地。命內外蒙古各送喇嘛一人至。更由西藏迎第五代達賴喇嘛大弟子章嘉呼圖克圖。使主持焉。內蒙多倫鄂爾之有呼圖克圖。自此始。至今猶稱呼圖克圖云。

(3) 扎薩克喇嘛。位次於佛爺喇嘛。其權力無異於扎薩克。北京雍和宮佛爺呼

圖克圖下有扎薩克喇嘛二人。其一掌內務。專理寺內諸事。其一掌外交。專理與政
府交涉及其他外來各事。職掌各殊。互不相犯。小庫倫（即綏東縣）有錫呼圖克
圖喇嘛。又其一也。至喀爾喀青海等處。其數尤多云。

（4）大喇嘛 不問其宗派品級如何。但爲一寺之座主者。通曰大喇嘛。向例須參
拜西藏之總本山一次。方能就大喇嘛職。否則自西藏招聘高僧充之云。

（5）廟喇嘛 此等喇嘛。平時受扎薩克喇嘛之指揮。平日奉佛事。並參與民間冠
婚喪祭一般之禮式。凡旗民子弟。除有嗣續關係之男兒外。皆於七八歲時送之入
廟。王公台吉之子弟亦然。以其動作之勤怠。修業之多少。爲升級之標準。間有終身
不能脫喇嘛廟者。

（6）黑喇嘛 凡俗人之鰥夫寡婦。因爲亡者祈求超度。不着法衣袈裟。不修經文。
惟日常手持念珠。口誦唵嘛呢叭咪吽者。皆屬之。蒙人謂此語有無量之功能云。

（五）活佛之定法 以抽籤之方法。決化身轉生之佛陀。實爲世界教主之所未有。

而創見者。攷化身轉生四字之起。實始於明初黃教之始祖宗喀巴。此後每於生存之時。巡錫各地。察美好圓滿之兒童。默識於心。至於死時預言而遺囑之。後日弊端叢生。蒙古王公欲使其子弟爲轉生者。以擴張其勢力。增進其財產。多有贈金寶貨。物於達賴班禪以博其歡心。而轉生者大半爲蒙古王公子弟。殆與世襲無異。所謂聖童者。紛然羣出。互相競爭。故第七代達賴時。清廷爲防遏弊害計。定抽籤法。置金瓶二。一置中藏之大招寺。定達賴喇嘛者也。一置北京雍和宮。定蒙古之呼圖克圖也。法由許多聖童中擇活佛死後十個月內產生之小兒十二人。漸次剔除。至剩三名爲止。是爲活佛之候補者。書此三人之姓名於紙上。投入金瓶中。在佛前讀聖經。後任抽出一籤定爲活佛。抽籤時。理藩院及扎薩克大喇嘛均到場。惟清廷所定政策。使呼圖克圖之呼彌勒罕轉生於西藏。故其抽籤不在北京而在西藏。由達賴班禪諸汗及駐藏大臣舉行之。新呼圖克圖當選後。送之特建之寺中。由高位喇嘛監督。住寺年餘。經清庭發給新呼彌勒罕之認可證。及移送蒙古之許可書。然後由蒙

古諸王籌備典禮迎之入境云。

（六）喇嘛廟 已見前居住篇。茲將內蒙著名喇嘛廟及所在地并喇嘛人數舉於左。

（廟名）	（所在地）	（喇嘛數）
葛根廟	扎薩克特旗	一〇〇〇
井哈廟	圖什業圖旗	一〇〇〇
柯列廟	西烏珠穆沁旗	一〇〇〇
多倫諾爾喇嘛廟	察哈爾部	一〇〇〇
國公廟	土默特左翼旗	三〇〇〇
小庫倫喇嘛廟	綏東縣	四〇〇〇
帽兒廟	達賴罕旗	五〇〇〇

（七）喇嘛之流毒 喇嘛戒律雖嚴。惟高級喇嘛實行之。下級喇嘛則眠娼宿妓。無

所不爲。名不娶妻。輒多妾媵。現在庫倫一帶。其依喇嘛爲生活之娼妓。竟達數百名。而蒙古婦女又有一種特別迷信。謂與喇嘛私通而生佳兒。故諺有云。石頭砌牆屋不倒。喇嘛入室狗不咬。據此則喇嘛之淫惡足見一斑。至於巫覡惑人。藉修葺以詐財等。尙其次焉者耳。

蒙古人之家庭

昔費孫云。蠻夷以牝牡之合。爲天賦與生俱有者。故一羣之中。無孤憤之男。無寡居之女。男子於所婚之女同妻行者。皆其妻。女子於所嫁之男同夫行者。皆其夫。而獨於再醮之婦。不得在夫家改嫁。必還至母家而後可。寡嫠之婦。叔可使嫂治床。伯可使娣當夕。胡俗胡禮。極可哂也。室中對設長炕。全家坐臥於上。卽客至亦招之同榻。而父子舅姑之間。亦頗有禮節。晨起諸婦女羣擠牛羊乳酪受諸冢婦。冢婦與冢子長跪獻諸舅姑。食已始羣食。有貴客至。則先貴客而後家長。如有大典禮。則長者上坐。子婦親刲牛羊。或捧牛茶。或捧奶酒。次第食已。始釀飲。若有死喪。亦哭泣。無喪服。

以去帽結。百日爲制。惟扎薩克薨。則其屬下均百日不剃頭云。

內蒙奴婢。所在多有。雖中戶之貲。亦有奴婢三四人。至大喇嘛之耕種收穫。則概資侍奴婢。如庫倫之大喇嘛廟。畜奴婢。竟至數千人。上行下效。成爲風氣。惟工作年深者。主人或由衆奴中選年齡相當者。配爲夫婦。賜以姓名土地房屋。令其自居。主人有事。尤須格外勤勞。所生子孫。俗呼之曰奴羔。仍不脫其世襲之奴籍。奴婢之於主人。須絕對的服從。每值年節。必虔誠叩拜云。

家常事極爲簡單。大半日入而作。男子出外牧畜。若遇天氣忽變。則女子赴牧場與男子同力驅逐。所謂內助二字。庶乎不愧。女子或緝包屋。或治內饋。至於針線女紅。則間或爲之。而榨乳一事。反爲其專責也。蒙人日入而息。不喜燃燈。聚眠包內。頗極天倫之樂事焉。

蒙古人之娛樂

(一)跑馬 蒙民以跑馬爲日常生活。無論男女孩童。(十歲以上)皆能騎乘。每

當大喇嘛廟會期。凡四近之嫺騎術者。必引走馬（良馬之稱）赴場比賽。其控馭之精。世少倫比。勝者王公必給獎品以示鼓勵。當茲武裝和平時代。民強則兵強。兵強則國強。蒙人體力健壯。獨擅騎兵資格。若能善利用之。則吾中國之哥薩克也。

（二）角力 蒙人嗜好率角。頗有古羅馬人之風焉。每於鄂博祭日爲正式舉行期。角者着短衣。或袒身登場而鬪。以推倒對手爲勝。王公或本村紳士。授勝者菓品布類。以資獎勵。此風盛行於大漠南帶及山嶺地方。邊城附近罕見之。

（三）舞蹈 蒙人富於感情。頗有團結心。舞蹈一事。恰爲其表現。每當春秋晴日。晚間聚數人或數十人於屋包附近。高聲歌唱。手舞足蹈。聞之亦有韻調。但莫解其意義云。

（四）樂器 蒙人之樂器甚爲簡單。其著者爲喇叭。（大者長七八尺。短者尺許。）單植大鼓。（打時用一木槌）胡弓月琴。前二者喇嘛誦經時用之。後二者常人多用之。尤以胡弓爲最普通。音律頗低。常集合數人共同彈唱。此卽其團結心之一種。

表現也。近來日益交通。內地樂器亦漸漸輸入。而笙管笛簫等。蒙人多有通者。尤以喇嘛爲嫻熟云。

(五)棋術 蒙古棋與內地之棋不盡同。不知其所自始。局縱橫九綫。六十四罫。棋各十六枚。八卒、二車、二馬、二象、一礮、一將。棋面圓形。將刻塔象。刻馭或熊。衆棋環擊一塔。以無路可出爲敗。此亦蒙古之特別文明也。

(六)臨時娛樂場 蒙地喇嘛廟所在多有。廟附近各有廣大場所。嘗於正月舉行廟會。以三天爲通例。多則十餘日。有種種娛樂事情可資消遣。

(七)宴會 蒙地除邊城北帶地方市鎮外。概無包席飯莊。故其宴會。王公則於公所行之。一般人民。多在家庭舉行。大抵每逢年節。必宴饗賓客。五月五日。七月十三日。(即鄂博祭日)八月十五日前後。常有宴會。其食品通常爲炒米、牛羊肉、麥麵、牛乳、乳酒等。王公富豪。則或用駝峯野雉。近來交通地方。亦漸知用內地之山珍海味矣。

蒙古人之牧獵

蒙人因天然之便利。以牧畜爲生涯。畜牲有牛羊馬駝四種。羊最多。牛馬次之。駱駝又次之。產額之多寡。因地而異。大抵自東南組於西北。其次漸增。邊城附近。開墾逐漸發達。頗有遊牧而農耕之趨向。錫林郭勒盟人民不解耕稼。生活端資牧畜。實爲內蒙古畜產最富之區。就中尤以烏珠穆沁爲巨擘。浩齊特阿霸垓部次之。哲里木盟、達賴罕旗及西拉木倫河北各旗。畜業亦盛。至於蘇尼特附近。黃沙無垠。水鹹草稀。爲蒙境之不毛地。牧畜事業有遜色焉。茲將家畜之種類述之如左。

(一)馬 蒙馬素有良驥之稱。產額以烏珠穆沁部爲最多。庫倫與鄭家屯二地。爲著名之馬市。卅年前。馬一匹。價銀不過二三十兩。日俄戰後。價格騰貴。而沿邊一帶。漸次開墾。故馬政日形頹落。卽從前產馬區如哲里木盟等地。亦見衰敗。且其形相亦不及從前之俊偉。身軀復不及從前之高超。究其原因。則良好馬種。殆盡於日俄戰役之故也。

(2)牛 產額以哲里木盟爲多。卓索圖盟次之。烏珠穆沁部之牛。其體格比內地之牛爲大。約重四五百斤。統計內蒙產牛總數。約百五十萬餘頭云。

(3)駱駝 內蒙交通不便。轉輸概用駱駝。惟發育較遲。三歲以下。不堪負載。七八年後。方能勝任。沙漠之地。商人載運貨物。必結隊而行。夏季常晝息夜行。能供使役五十餘年。產額以錫林郭拉盟爲最多。昭烏達盟次之。察哈爾又次之。東南部則較少。統計產額達萬五千餘頭。

(4)羊 有山羊綿羊兩種。羊毛甚豐。可作毡幕。亦爲蒙人之主食品。故高羊之數亦較多。計達四百三十餘萬頭云。

蒙人頗善於狩獵。射飛逐走。性命以之。每於叢林灌莽之中。跡禽獸之所往。雖冒至險。歷甚勞。所不計也。故見獸輒喜。擊鮮指動。爲蒙人之特性。其於狩獵也。又可得分類而言之焉。

(1)個人狩獵 蒙男最好狩獵。所得以狼狐爲多。舍其肉而取其肝胆以獻喇嘛。

作藥劑。取其皮以易米布。往往有逐一狡兔而死一走馬者。此足證蒙人之富於毅力也。

(2) 部落狩獵 由左領或台吉等集合一村。落或數村落之兵勇舉行之。每年至少有一二三次云。

(3) 旗內狩獵 由扎薩克集合旗內之兵丁舉行之。每年一次。

(4) 盟內狩獵 由盟長集合盟內各旗兵衆舉行之。或聯合一二旗舉行之。今日此風已稍衰。

(5) 欽臨狩獵 清代咸豐以前。皇帝御駕親臨。召集內蒙各旗王公兵士於一定區域。(熱河圍場縣周千三百里。四面皆有界限。曰柳條邊。八月行圍肆武) 與野獸博勝負。與實地戰爭相似。頒布賞賚。整軍經武。實寓於其中焉。民國以來。此風渺矣。

蒙古人之生活

蒙人以茹毛飲血之遺風。無宮室衣服觀念。故面目黧黑。有終身不知沐浴者。腰懷木碗。腰繫刀箸。食畢以舌舐之。衣袖拭之。仍藏諸胸部。污垢襪襪。腥膻觸鼻。小兒初生。以雪洗之。席地而坐。穴居而處。終日捫蝨而談。卽王公亦有之。其所居處之現象。直不知有衛生矣。遑論乎醫術。沿邊一帶。頗有藥店。然皆採運祁州者居多。供本地之日用者絕少。如有疾病。多延喇嘛診治。或誦經或鍼灸。種痘尙舊法。至獸醫則各廟喇嘛間有擅長刀割之術者。惜知其術而不知其理耳。

蒙民以騎射爲常事。其身體之鍛鍊。匪伊朝夕。人民喜飲食熟乳及乳製品。故一般人民多體態魁梧。具有軍國民之資格焉。且以地廣人稀。民無奢望。故衣食足裕。邊城一帶。耕有餘食。高粱大豆之屬。產額與東省相伯仲。每年由京奉路輸入內地。南滿路輸入日本。東清路輸入西比利亞者不少。大漠南帶多逐於水草之間。一屆冬寒。則閉包門。聚天倫之樂事矣。

蒙古人之教育

蒙古專事游牧。不知教育爲何物。以爲養人有禽獸。養牲有芻薪。日用無匱乏。人足以自給。亦已足矣。奚事教育爲。是故無論男女老幼。皆委身於畜牧。無設學校育子弟之觀念。由是人智未開。教化不行。舉止動作。悉太古草昧之風。沉沉焉。昏昏焉。不知世界競爭日劇。將成天然淘汰。莫之能救也。雖各部落扎薩克所在地。或人烟稠密處。有仿漢地村學式。辦一二學校。然祇教滿漢蒙古三種文字而已。若一切普通科學。則無有焉。且生徒甚少。而平民子弟。又不與列。所肄業者。惟王公官吏子弟。夫王公官吏之使子弟就學。非欲其磨練知識。高尚志願。亦不過爲將來服官地步耳。若非王公子弟而就學者。其惟出家。庭入寺院之僧徒而已。然邊城北帶。如喀刺泌、土默特、教漢、奈曼、翁牛特等旗。開墾發達。與漢人接近。通華文華語者。頗不乏人。就中以喀刺泌爲內蒙文化之中心。有崇正小學堂。守正武備學堂。毓正女學堂。附近各旗亦擬仿辦。惟大漠南帶。尙爲天幕生涯。不知學堂爲何物。若與言聲光電化。尤非其夢想所及矣。

蒙古人之交易

蒙民交易。多用食物交換。（如鷄卵五枚易鹽半碗。羔皮一張易剪子一把等。）或以磚茶爲準。或以皮張計算。一般人民尙不知貨幣流通之妙用也。惟邊城附近。與漢人亦通。漸用鈔票。頗重視銀塊。謂之元寶。王公富豪。或大喇嘛廟。率盛以器埋藏地中。漢商因其不諳世情。動多欺以數量。有用布一疋。易牛犢一。仍歸原主喂養。四五年後。買主取之。可賣八九十元。取利不爲不厚。而蒙民反以爲寄養。能得其乳。爲計之得。亦可哂矣。

蒙古人之消亡

蒙古無統計學。其戶口實數。最難稽核。雖旗申報。盟長彙報。而形同具文。並無實數。三百年休養生息。非惟未臻繁庶。抑且日見凋零。卓索圖烏昭達二盟。尙有衡宇相連者。然問其譜系。太半爲明季防邊兵卒所遺。其實匈奴遺種。百不得一。至錫林郭勒站道之旁。有三百里無人烟者。哲里木盟則穹廬與土屋並處。然亦無數百家成。

村落者。近漢人處。則蒙人較多。可見文明與人種大有關係。蒙古戶口之所以日見消亡者。其原因蓋有四焉。

(一)喇嘛之流毒 蒙人三之一或三之二爲喇嘛。有還俗繼宗祀者。亦必本支無人。始准離廟。其有男女之欲。亦不敢明目張胆。娶妻生子。則生育之機關閉矣。

(二)婦女之遭殃 男子既爲喇嘛。則女子之數必浮於男子。而婦女無琵琶改抱之嫌。男子尙有衆身鰥居之苦。實因牌合既無節序。則婦多隱疾。且產後不知調養。故往往因產而死者。實繁有徒也。

(三)嬰兒之夭折 蒙人既無撫育之術。而初生之兒。絕無襁褓。眠之於氈。烘之於火。故窩棚之左右。罕見兒女成行。

(四)衛生之不知 蒙人飲食起居。無一合度。(見前)故享大年者固稀。而壯丁亦易漸減也。

以上種種原因。結成如此現象。大約與移住漢民較。有十與一之比較。此後若不限

制喇嘛。調養婦嬰。講求衛生。數十年後。恐靡有子遺矣。此則觀風者不禁感慨系之。

● 蒙古東部與西部風俗略記

內蒙古轄東西六盟。幅圓遼廣。在東者爲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林郭勒四盟。當東三省及直隸邊外。在西者爲烏蘭察布、伊克昭二盟。當山西、陝西、甘肅邊外。東四盟與漢人接近。其俗稍開化。西二盟僻處荒漠。其俗較野蠻。語云十里不同風。況東西千里相睽乎。爰將蒙古東部與西部風俗分述之。以見其不同之點。詳前編之所略。略前編之所詳。亦采風問俗。有聞必錄之意耳。

● 蒙古東部之風俗

(一) 衣食住 衣服大似華服。用赤紫黃青等色。一經新製。則不復加洗濯或修理等事。食後之汚手及食器。皆以衣服拭之。至飲食多用乳茶、羊肉、黍、高粱、粟、雜穀、小麥粉、乾麵條、野菜等。至乾魚則僅限用於某地。其在興安嶺之東南開拓地方之人。民雖用高粱、粟及雜穀野菜。亦用牛肉。自此入於鄰接開拓之地。則以黍、粟爲主要。

食品混用牛乳或獸肉。亦用野菜。其在興安嶺麓則用牛乳與其製品及黍獸肉等。鮮食野菜者。然在興安嶺西北錫林郭盟鮮植雜穀及野菜者。黍頗貴重。每人每餐僅食一撮。其地之所謂美食者。則爲菜乳及羊肉。至小麥粉乾麵條。非屬貴客或富豪鮮用之者。雖其地荒僻。遠於海岸。交通不便。而各地鹽湖多產山鹽。生活上毫無不自由之感也。論其居住。其在純遊牧地錫林郭勒盟中。有所謂移轉式部落者。因牧畜之宜。四時遷居。一部落自十戶至三十戶。夏則移居河川沼澤之邊。以逐水草。冬則避風而雪。遷居於山腹。又有所謂固定式部落者。散見於農牧混合地。其周圍繞以牆壁。家屋附近有耕地若干。其接近於漢滿人移住之地。有土屋之制。而在興安嶺東部殆無移轉者。則以水草沃潤之故耳。其在滿洲附近及長城附近。漢蒙雜居。則有數十戶或數百家之大小市街。至其境內。以牧畜爲生。僅見二三戶至二十三十戶之部落耳。

(2) 行政 行政大體分官治與自治二者。官治屬於中央理藩部之直轄。依派遣

官及道府縣等機關。以統御滿蒙人民。自治則蒙古各部酋長之王公。司之。且各旗得自募軍隊。並可施行刑罰權。而中國駐官。僅監督王公之施政而已。其財政無公私之區別。至王公台吉。每年除所受政府之俸幣及賞賜之外。復徵旗肉。蒙民以若干之家畜。又稅移漢蒙人。中以一定之地租。陳生活之資外。以之充朝貢費。軍隊費及救恤賞賜等之用。雖王公之收入。每年亦僅自一二萬圓至二十萬圓云。

(3) 民性 蒙人率有輕視商業之風。以牧畜爲惟一之本業。以羊牛馬爲終身之伴侶。利慾淡泊。更無他念。見人則以互語牧畜狀況爲無上之樂事。雖其地喇嘛多數破戒醜行。無所不至。然蒙人以出家爲名譽之事。醫藥祈禱爲喇嘛之兼業。蒙人迷信頗深。有以獸骨爲卦而斷吉凶禍福之習慣。至耶穌教雖在開墾地方。蒙人亦無信仰之者。以如此對佛教之信念熱。故利慾之觀念較淡。鮮有爲盜賊匪徒乞丐者。至鄭家屯及小庫倫。蒙人雖有投向匪徒者。則以華人開墾土地。而失其本業之牧畜生活以之困難。其大部移往興安嶺。小部分遂入匪徒之列矣。

蒙古西部之風俗

其衣服飲食居住狀況。上編已述。茲從略。述其法律行政諸大端如左。

(1) 法律 其地各旗有所謂王公台吉者。一切事務皆歸王府辦理。別無裁判之所。法律與內地不同。以其習慣爲準。旗王操生殺予奪之權。裁判案件。無敢違抗者。王府有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都統副都統參議政務。參領佐領司掌審判。皆有特權。而一總於旗王。其刑罰較內地衙署之夾棍天平架爲尤酷。凡拘獲盜賊。輕者鞭撻。骨摧肉消。猶必繫之以徧游數旗。以示懲戒。重者以香火灸背及類於天平架者。必問出口供而後已。若獲內地之人。且不問罪之輕重。以身縛諸牛皮包中。暴之烈日中一二日。無論死與否。再棄之山澗。嗚呼。可謂酷矣。

(2) 賦稅 其徵收賦稅無定額。視每年王府用費之多寡。使其民按牛馬羊之比。例以攤納。故其左右翼參領佐領等官。概由巨富充任。於秋間徵收時。有不能完繳者。該參領等必先墊納以完賦課。如不能墊納。立予革職另委。不問其賢與否也。故

富豪多規避充職官。而常人恆獎勵爲喇嘛。職是原因也。

(3) 民性 其地無學校。一以喇嘛爲主。清康熙時所頒譯之聖諭十二條。不過供各旗文件政牘之用耳。常人無習之者。語以唐古特字則皆能識。及語蒙字則茫然不解。視喇嘛若神聖。視藏經若救符。牲畜被狼虎噬齧。死則念經以解之。人有疾病。亦念經解之。死亡不埋葬。棄於荒野。以待狼食。倘數日尙存。則舉家蹙然曰。人生食肉以還肉。理之常也。今乃爾得毋生前不善。而遭鬼神忌乎。其迷信如此。

● 外蒙古風俗氣候記

外蒙古在沙漠之北。東接黑龍江奉天內省。西接新疆甘肅兩省。北接俄地西伯里亞。其地分爲六區。一曰車臣汗部。二曰土謝圖汗部。三曰三音諾顏部。四曰扎薩克圖汗部。五曰科布多。六曰唐努烏梁海。

外蒙氣候。備具大陸之性。冬寒固不待言。夏熱亦殊難堪。漢中尤甚。惟暑期極短。不過兩月。卽盛夏之時。晨必衣裘。夜亦擁被。僅日中爲煩熱耳。五六月恆以一晝夜

而備四時之氣。秋冬間多西北風。漠中尤烈。風起則飛沙走石。遮天蔽日。白晝晦冥。咫尺莫辨。

外蒙雖有可耕之地。而其人無不以遊牧爲生。人相遇。必先問家畜安。而後叙寒暄。論貨產。則數畜以對。其仰畜以爲生也如此。羊牛既蕃。而駱駝之多。外蒙爲最。駱駝有雙峯單峯兩種。性馴耐渴。行步神速。漠中不通舟車。惟牲畜可任輸運。顧氣燥乏水草。非馬所能任。則惟駱駝是賴。故駱駝爲外蒙古最重要之動物。若唐努烏梁海地多山林。獵業爲主。而唐努山南北各地。頗知農事。產菽麥。

外蒙之人。有喀爾喀。額魯特。烏梁海三族。車臣汗。土謝圖汗。三音諾顏。札薩克圖汗。謂之喀爾喀四部。皆喀爾喀所遊牧也。額魯特遊牧於科布多境內。烏梁海又有二類。曰唐努烏梁海。曰阿爾泰烏梁海。皆以所棲地爲別。

外蒙古人之信奉喇嘛黃教。尤甚於內蒙。其最高級之教士。稱爲呼圖克圖。譯稱活佛。活佛所欲。蒙人必從。出行則沿途之頂禮獻物者。絡繹不絕。皆伸頸而受活佛摩

頂以爲榮福。卽平時行動云爲。無一事不依喇嘛之教誨。喇嘛或無故使人蹈水火。人無敢違者。人往往步赴拉薩或五台山拜佛。拉薩之達賴喇嘛尤爲外蒙活佛所宗仰。更有黑教喇嘛。謂之伯沁。亦稱鬻固。不出家而世其職。醫病往往靈驗。外蒙無貨幣。用氈茶計值。蓋蒙人視氈茶如命。縱極貧之家。不能一日無茶也。蒙人朴勇而耐勞。無機變之巧。行客投帳幕求宿。必留。不問生熟。款待極優。務使有賓至如歸之樂。相見則互獻鼻煙爲禮。蒙人眼力特強。能辨人畜於十里之外。十里內辨色。五里內辨貌。乘駒相遇。倏忽而過。彼此能屈指計零星什物。且過目而不忘。雖歷年久。尙能道也。蒙人最喜乘駿馬。衣華服。佩小刀。火鐮。煙管。鼻煙壺。而烟管烟壺尤精於鑒擇。好高粱酒。男婦老幼。悉醉歌爲樂。春夏食酥酪。秋冬食羊牛肉。每飲茶。盡百盃。人無不懷木茶盃者。馳騁蒙人所最樂。故乘馬之術。出盡其技。世界各國軍人老於馬隊者。皆不如也。

● 蒙古婚嫁及雜俗

游牧

蒙人依山而居。無房屋。結氈帳。以細木編爲牆頂。蓋如傘。外用羊毛氈包圍。牧畜爲生。不事耕種。某君詩云。蒙地風光迴不侔。依山氈帳自優游。而今莫議農家事。牧得羊歸學販牛。

洞房

蒙俗以氈帳爲洞房。女家屬多人寢時。卽守於新夫婦之旁。某君詩云。伯姊諸姑則壻家。指天畫地故喧嘩。洞房偏許多人住。那管今朝待破瓜。

鬧洞房

蒙俗亦鬧房。拘新郎作囚。奉新婦爲承審員。以洞房爲法庭。令新婦跪而聽審。新婦須說哥哥請起。某君詩云。人人博得醉顏酡。拘到新郎作犯科。假借洞房當衙署。更教櫻口喚哥哥。

搶親

蒙古新婚到女家。迤新婦置之馬上奔回。謂之搶親。女家備多人。故作爭奪追趕。某君詩云。新郎一馬着鞭先。舅氏昂然奮老拳。刦得美人歸去後。笙歌華燭盛開筵。

婦裝

蒙婦飾用小珊瑚珠連實多縷。垂於額際。並用大珊瑚珠穿之。掛兩端於左右耳際髮辮上。懸垂胸前爲飾。某君詩云。二九嬌娃體態柔。長衣拖地步輕浮。珍珠連實垂於額。浸道羣雌效冕旒。

豔福僧

蒙制無論家有幾子。多則留一二人編入兵籍。餘皆爲僧。名曰喇嘛。到處領略豔福。無所顧忌。俗使然也。某君詩云。煌煌祖制謹相承。三子之間兩作僧。除得顧經無所事。偷香手段最稱能。

僧娶婦

蒙僧分紅黃兩教。紅教衣紅。黃教衣黃。黃衣僧可娶妻。紅衣僧則不能。某君詩云。蒙

僧向別紅黃教。兩教興衰迭長消。惟有黃衣僧娶婦。而今徒嘆世風澆。

跑馬會

蒙古祭鄂博時。例須跑馬。用十五六歲兒童。乘無鞍馬跑十餘里爲率。先到者得旗受賞。某君詩云。兒童慣乘無鞍馬。逐電馳風意氣揚。夕照一肩鞭影急。彩旂奪得共稱觴。

佛菩薩

菩薩二字。藏語譯音。活佛尊婦之稱。庫倫活佛有婦。前清康熙帝到庫倫。爲看菩薩幾肇禍。某君詩云。唐僧誰說到西天。宗教由來自藏傳。菩薩本爲活佛婦。世人那識此源淵。

打鬼

蒙古俗打鬼。除不祥也。每年六月爲之。在廟內用喇嘛帶假面具跳舞。揮長鞭打人。着鞭者不怒也。某君詩云。頭角猙獰面具裝。怪衣飄拂舞如狂。長鞭揮處無人避。打鬼

除災好致祥。

▲青海

●青海番族之狀況

青海番子有生熟之分。生番中最蠻悍者爲紅獐獾。槍劍之精。殆無其匹。惟胆小。見血卽逃。故雖以番子之衆。而以河州少數回民制之。而有餘。亦惟回民之強狠。故能與番子相抗。若蒙古則屢受欺凌。強劫時聞。無可如何也。熟番有王子二十四員。歲祭青海。欽差大臣及鎮台均親往。王子向闕謝恩。又向欽差等謝恩。行三跪九叩禮。欽差直受不辭。以官階論。誠失禮制也。青海境內產良鹽。海中有島。凍冰時始可達。平時無敢渡者。宣統間俄人格登羅夫以汽船往。一日達島上。喇嘛以爲天神。駭極。此事聞後。各國遊歷家均致電賀成功。蓋前此所未有也。年大將軍征青海時。人以爲青海神。以年到青海水暴漲。羣遂謂海神來賀也。舊聞番子每年以麵粉製成人形。擬年羹堯。以槍擊之。藉報宿恨。又云非也。是乃擊石神。被除不祥之意。西甯有送

秦檜之舉。亦髣髴類是。

番語數字。如二曰倪。三曰森。四曰雅。六曰族。苦。以及我曰雅。人曰聶。均切近漢音。子居松山。人衆數百。以牧畜爲業。產犛牛甚多。距平番是東北二十里。番子善漢語。或蒙古語。舊屬茶馬同知。今屬茶馬委員。此係熟番。與青海紅猓不同。番子造舟以木。製樅以牛皮張其表。以血及石灰塗之。水不能入。又番俗亦有跳舞。

中華全國風俗志 下篇卷十

▲西藏

●西藏呼畢勒罕之承繼法

達賴喇嘛者。喇嘛僧中至大至高全國所最尊重者也。宗教上有無限威力。殆如歐洲之羅馬法王。士民以達賴爲保護國家。維持佛教。而出現世界代表佛陀者。其政治悉委之駐藏大臣。實不能專生殺與奪之權。班禪額爾德尼。世在後藏之札什倫布。傳燈承繼者也。統治後藏全權。雖隸屬達賴喇嘛。然其人民對於後藏國王兼法王。有至大尊敬之意。達賴喇嘛爲宗喀巴之大弟子。班禪額爾德尼爲宗喀巴之二弟子。宗喀巴以明永樂十五年生于西甯衛。得道於西藏之噶爾丹寺。成化十四年示寂。遺囑二大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呼畢勒罕者。華言化身也。皆死不失其道。自知往生之所。其弟子輒迎立之。常在輪回。不昧本性。其所指爲呼畢勒罕者。不限於一地一族。一世二世出後藏。三世出前藏。四世出蒙古。五世出前藏。

六世出裏塘。行之日久。弊竇漸生。清乾隆末年。轉生者類多。其兄弟叔姪。或蒙古汗王之貝勒子弟。遞相傳襲。與世爵無異。甚至有女子轉生者。以致呼畢勒罕多如牛毛。時啓爭端。蓋宗喀巴經言。達賴六世班禪七世後。不復再來。故登座者。亦無復真觀密諦。清高宗深知其弊。創須金奔巴瓶一。送往西藏。設遇達賴或班禪示寂時。則由駐藏大臣。行文各路。民間有生子靈異。呈報確有徵驗者若干人。擇日以金瓶使掣籤。先七日。各寺喇嘛虔誠誦經。傳書各呼圖克圖喇嘛等。齊集佛前。駐藏大臣親往監視。凡一呼畢勒罕出世。則寫名籤一枝。又寫空籤一枝。入于瓶內。如法誦經。若對衆掣出空籤。則名籤之呼畢勒罕。認爲不確。其合格者。始具奏於朝。入呼畢勒罕之冊。達賴班禪以下。至各大呼圖克圖之承繼法亦然。

● 西藏喇嘛僧之等級

喇嘛爵秩有十數等。其最尊者曰國師。曰禪師。其次曰扎薩克大喇嘛。曰副扎薩克大喇嘛。曰札薩克喇嘛。以上給印。餘給箭符。其次曰大喇嘛。曰副喇嘛。曰間散喇嘛。

札薩克喇嘛之徒。有德木齊格。思規格隆。班第等。

●西藏喇嘛僧之服裝

喇嘛服裝。著袍子袈裟。戴僧帽。雖因服色而分教派。然有崇尚黃教之僧徒。爲紅色之服裝者。同一黃教。有二種服色。蓋年老者用黃。年少者用紅。其習尚然也。故現時不能據服色而分教派。其平素所著衣服。毫無異於常人。惟於儀式上服法衣。維西之僧徒。用闊袖長衣。雖嚴冬常露兩肘。帽子冬季戴平頂之方氈帽。夏季戴平頂之竹笠。

●西藏喇嘛寺內之狀況

喇嘛寺內狀況。殿堂在寺院中央。設佛壇一。以供每日之禮拜。殿堂之內。彩色奇麗。壁有圖畫。梁施赤色。畫蓮花等花卉。轉法輪畫於玄關前。佛壇上有三寶。卽佛法僧。禮拜時以佛像代表佛。以書籍代表法。以寶塔代表教旨。喇嘛之本堂。每月模造各種物品。以資供奉。概以麥粉及米粉造成。敬謹供於佛前。供畢。復頌禱祝曰。願降福。

於萬物。願使我等脫離煩惱之域。堂內坐次整飾。通堂之僧及新參之僧。設席本堂兩側。右端有僧院長法座。其次則役僧之座也。其後有營造此物之管理者。及其佐助人之坐席。無論何齋。門內有禮拜室。再進有祈禱筒。在禮拜室之側。有祭壇。祭壇上置水。米。花。及供佛經典二三冊。金剛。御水鉢。金境饒鉢。法螺貝。號角。人腿骨製成之喇叭等。大鼓置於架上。或懸於空中。小鼓有以人之頸蓋骨製成者。

● 西藏尊貴喇嘛之歛禮

達賴及尊貴之高僧圓寂。斂尸棺內。塞之以鹽。鹽水滿於棺底。則以黃土和之。作小佛像。名鹽水佛。最爲貴重。得之甚艱。若得之者。異常寶重。永傳於家。國中到處見寺院堂塔。雖山林湖水中亦有之。名曰佛國。洵不虛也。

● 西藏喇嘛教育之程式

喇嘛教育之年限甚長。管理極嚴。八歲入寺院之學校。檢查體格。使暗記古人格言。如是十二年。稱試驗生。由保證人介紹登姓名於僧錄。給以銀徽章。使附袈裟。削髮。

行宣示式。始得法名。更進而爲住職。又經十二年。課程漸次增高。學祈禱。習經典。頻以問答論難試驗其修行之功效。若能解決問答論難各題。得列衆學僧之前。但實行研究者甚少。不過循例舉行。視爲具文耳。諺云。喫喇嘛之食。須具鐵顎。其艱苦可知也。

●藏民教育之狀況

藏民小兒長成。教以吹火汲水。製餐物。採薪炭。及家政之一部分。漸長。則令監視家畜。此平民之受教育者也。若中等以上之子弟。則使入學校。惟其學校。皆不規於正。在拉薩之法王宮殿及札什倫布之外者。皆如私塾。所教者背誦習字算術等課。背誦爲經典之一部。及單純文法。修辭學。不就學於書卷。但依喇嘛口吻爲無意味之暗誦而已。習字用木盤。其法用黑板。布滿白粉。用木筆運於板上。剝去白墨。現其黑地。算術用小石木屑或貝殼教授。待兒童極嚴。不合格者。教師以革鞭鞭兒童胸部。以懲戒之。女子教以識秤量。習商賈。紡毛線。織氍毹而已。

● 藏民之刑法

西藏大召之傍有獄室。名黑房。黑暗不能辨視。凡犯法者。不論罪之輕重。悉拘禁其內。以繩縛四肢。令待裁決。其刑法根於藏地之習慣者。有四十一條。今示其大概如下。凡爭鬪而致死者。棄屍於水中。殺人者。罰鍰並令貼費屍族以念經。或罰牛羊若干。其有力不能者。縛而棄之水中。籍沒其家。搶奪刼殺者。不分首從。皆處死罪。其法縛犯人於柱。以槍或箭較射死。否則斫頭懸示。或生縛送往蝎子之洞穴。使螫之。盜人財物者。監禁其一家。追比倍數。待進完則挾盜者目。剗其鼻。或斷其手足。犯姦止罰銀。特由貧富而異。有僅責而釋之者。但犯罪者無論男女。悉褫衣責之於市中。亦有架號者。凡犯重罪者。先以繩縛之。撻以皮鞭。復浸於水。逾時再撻二回。再拷問。不以實告。以沸油澆其胸。用利刃割其肉。或縛使坐水中。以繩分其髮。從左右引之。以白布掩面。澆以水。或刺熱油於指甲內。若堅質無辭。受酷刑而死。則棄屍於水中。

● 藏民之歷法

以西藏歷比較中國本部陰歷。稍有不同。西藏不以天干紀年。惟用地支。以十二月爲一歲。以元旦日爲歲首。此與中國陰歷同者。然必以寅爲正月。遂至參差。三年一閏。亦同陰歷。惟置閏之月則不同。如前清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十三年乙卯閏四月。西藏則于十年閏正月。十三年閏七月。又每月無小建。以三十日爲一月。必有朔望晦。記日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配之。最奇者。一月中除却一日或二日。無稱呼之日。例如一月之中。除却第二日。則不以一日二日之稱計算。自一日直算至三日。中國人則以此日爲閏日。其實日數之減少耳。此等乃與中國陰歷互異之較著者也。

●藏民之租稅

西藏租稅。或徵糧（麥豆小麥蕎麥等）或徵哈達。氍毹。藏香。木棉。鹽。茶。酥油。奶渣。羊腔。其遠處寨落。如以藏錢折交。又有牛羣。羊羣者。每牛兩頭。交藏錢一。羊十頭。亦交藏錢一。稅關納珊瑚。珠寶。石。布。紗。絹。及乾葡萄。乾棗。乾桃等類。遠方貢皮。或寶鹿之血角。沿途得徵發驛馬。又番民身故者。例交服飾物件一半。其布施罰贖等項無

定數。向由達賴禪自行收用。後由駐藏大臣總司稽覈。禁噶布倫等任意侵漁。惟達賴班禪自用及公用。仍聽其自行支用也。徵收地方租稅之處有二。一爲寺院。一爲地方官。受寺院管轄之人民。納之於寺院。受地方官管轄之人民。納之於地方官。地方官卽營官。視其地之所出。徵收穀物。或哈達。其中除扣取自己官俸外。所集物品。或銀幣。彙解於上。其支出費之重者。爲寺院修輯費。燈明台及購置什器費也。

● 藏民之迷信一

藏民篤信佛教。所生子女。出家者居多數。男子爲喇嘛。女子爲覺魔子。猶如比丘尼。其數當以五六萬計。卽豪富如噶布倫。家擁巨資。其女子亦爲覺魔子。人民所最尊敬者爲之佛。達賴第一。濟中及第穆次之。三佛所住。廟宇壯麗。而以布達拉爲至。計其建築費不下幾百萬。多係蒙古青海西甯及北京外藩諸部捐助。其熱心禮佛者。至不遠萬里而來拉薩。向達賴宮殿。長跪待達賴出。若得見者。榮幸無比。不吝獻千百金。其不得見者。則望宮殿禮拜而回。更變家產。兌金銀縫衣服內。沿途行乞。至西

藏。曰朝山。又曰朝活佛。其達拉薩也。捐助金銀如初。歸家則父母親族知己等。極口贊美。人民見達賴及高僧時。匍伏於地行敬禮。達賴以木頭板較擊所上。或抹以手。則歡喜幾狂。凡世界各國擲金銀於佛寺而祈冥福。未見有如此之盛者也。

●藏民之迷信一

拉薩宮殿之廊壁。盡繪佛像。信徒至此。以頭摩之。故黑而生光。宮殿內外道路皆石砌。信徒匍匐過之。以頭貼地爲盡敬禮。故石道膩如油滑。宮殿周圍約七里。一週名曰轉格欄。可以祈福除災。婦女每至午後。共向轉格欄一週。每行三步。全身伏地。口誦經語。叉手於頂。右手持牛骨。向頭上一畫。起行三步。復如前。數日方能一週。始終須三十餘里云。

●藏民之迷信三

藏民均帶護符於身。以絲束經典一頁。或置之金屬小匣。藏諸懷中。旅人以馬及金剛繫犬兩種畫品爲護符。遇猛犬時。携金剛繫犬圖可免。或遇暴風雨時。飛散畫馬

之紙可免。另有咒語。又民家中更藏有護符。以佛像之衣服。或所持孔雀羽。包以魔紙。纏以毛線（以狗毛山羊毛或羊毛捻成）。否更以鼯鼠皮包其全部。謂可祈家族興隆云。

● 藏民之迷信四

西藏更有一種魔術家。託神言以哄衆者。每歲至拉薩府。豫言年內豐歉及他未來事。達賴以下。須就而問之。藏人視爲國家經濟上必不可缺之人。若請其判斷一事。須呈謝金十太克。竟有至一萬太克者。（太克西藏幣制名）

● 藏民之迷信云

騰吉里湖。爲西藏第一大湖。在拉薩西北。高於海面四千六百四十米。東西長而南北狹。周圍約七十七里。湖水極淨。與四圍雪峯相映。最爲奇觀。藏民謂之靈場。佛教信徒。以一週此湖爲哥拉。相傳最易消滅罪障。雖犯殺人罪者。以哥拉二回得贖之。雖殺父母者。以三回得爲無罪云。一週此湖。當費八日。多或十二日。每年各方信

徒結羣巡拜者。恆絡繹不絕也。

●藏民之說語

陀羅尼文。又稱六音之說。卽內地釋家唵嘛呢叭咪吽六言也。其義爲嗚呼蓮華上之寶珠。然原語意味。僅可讀爲嗚呼蓮華上之。語意未完。顧藏民則視爲消除災難。增長智識。祈求冥福之撮要語。僧侶信徒。異常尊重。正合內地信佛教者誦南無阿彌陀佛。常不絕口。甚至岩頭樹梢。牆壁石碑。各種器具。斷片零紙之微。無論大小。無不記此語。蓋此語爲喇嘛教之骨髓。經典之根元。成佛入道之門也。

●藏民之佛珠

藏民念陀羅呢。以佛珠默識其數。西人形容其聲。謂如貓念佛。佛珠初本渾圓。因輪數不已。久久遂磨成薄小之管。甚有消滅者。佛珠之種類不一。或以內地樹木製之。或以產於外部喜馬拉雅山某樹之種子製之。或以人之頭蓋骨製之。俗謂如種佛菩薩。當因其所好。佩帶佛珠。觀世音菩薩。則以貝殼製成白色佛珠。瞻拜之。死者以

頭蓋骨製成之佛珠。爲之誦經。尙有玻璃。水晶。蛇脊骨。象腦中硬物質。赤檀香。及胡桃等種種製成者。

● 藏民之性質

西藏人賦性樸實。風俗獷悍。惟深信喇嘛教。喇嘛所言。不問是非。奉如法律。莫有抗之者。西部高原人民。性更質樸。東部則以其地接中國本部。習尙既化。秉資亦異。甘巴乾罷二種。素爲著名種族。性愉快而好遊戲。能忍所不能忍之境。其奉佛教之心。甚淺。子弟無捨身佛寺者。此種族初由喀木移住。性好轉徙。無一定之居處。家居從事農業者甚少。

● 藏民男女生活之奇異

西藏男子怠惰。女子強健。普通男子所操之業。在藏中大抵爲婦女之職務。或耕作田野。或登山採樵。或負重致遠。或修繕牆壁。建造房屋。凡普通男子所爲。概爲之。貿易亦多屬婦人。且在家自庖廚紡績裁縫。及老幼之梳髮等。亦爲之。并不以爲勞。殆

習慣使然。男子間亦耕作。不過爲婦女之輔助。使牛馬負載貨物。亦非得女子之助。不能。誠異聞也。然西藏婦女有外遇。則明告其夫。夫亦怡然不之咎。悅則相守。反目則更適他人。固無所謂貞淑節操也。

●藏民男子服裝

西藏衣冠之制。各因人民等級而異。達賴及班禪之冬帽。以氈氍羊絨製之。上尖下大。色尙黃。夏帽如竹笠形。以金色皮爲之。衣服則有內衣。有外衣。內衣製以氈氍。如砍肩兒。外衣則爲紫洋絨之單衣。以帛交縛其上。足穿錦韡。或皮履。腰部以帛結束。冬季常露半臂。其餘喇嘛之服裝皆相似。惟有精粗之別。噶布倫戴臻第巴等官。不綰頭髮。垂於背後。綴以短纓。戴平頂之帽。頂上或覆以獺皮。手持佛珠。腰束皮帶。如遇令節或公事。則噶布倫兩分其髮。於頂之左右。各綰一髻。身着蟒衣。上着細緞之褚巴。（大領無袂之袖衣）第巴亦綰髮成一髻。戴無翅之白紗帽。左右兩耳穿耳環。以綠松石或珊瑚製之。大如桃。形如鳥喙。身着大領窄袖之綠錦短衣。下着黑褐

之百褶裙。足着皮韠。束以紅色之花緞。佩刀一。自嚙布倫下至士民。皆手佩骨玦。蓋西藏之風尙然也。平民著大領無袂之褚巴。服質則氈氊細絨等。依貧富而爲制。其帽亦然。或有載白帽者。腰部以皮或毛褐結束。置小刀。順刀。皮袋。火鏢等物。各懷木碗一。與蒙古人無異。

●藏民女子之服裝

西藏婦女之妝飾。兩分其髮。束之如繩。垂於腦後。以細爲佳。女子未嫁時。腦後別分一辮。辮上戴寶石。珍珠。珊瑚之類。若已受夫家之聘。則頭上戴夫家所聘之物。已嫁則不打複辮。以示區別。家居戴紅綠尖頂之小帽。脚着布靴。或皮靴。衣服則上着短袖之短衣。與腮相齊。其質以綾緞細布毛褐等爲之。短衣之上。披一小方之絨。恰如架綫。下着卅字黑紅褐之裙。所帶耳環。指環。手釧等。以金錢及各種寶石製之。其帶於右手者。謂之硨磲圈。自幼時卽帶起。從無墮碎者。至磨斷則以爲不迷於死之後途云。無貴賤尊卑。皆掛佛珠一串於項。製以珊瑚。青金。硨磲。眞珠等爲之。各以貧富

而異。耳環之後。有小鈎。串綴珍珠珊瑚等。而掛於髮。又垂於兩肩。胸部必掛銀鑲之珠石環。長約三寸。實寸許。身上帶有銀盒。裝貯護身佛及藥。富者戴珍珠帽。以木爲胎。式如笠而較厚。裏以朱紅漆之。外則以金鑲之。以綠松石爲頂。周圍密綴珍珠。其價有值千金者。老婦則額上戴金鑲之綠松石一片。其形如鏡。謂之白玉。凡戴白玉之時。其親友必前往致賀。婦女見喇嘛時。必以紅糖或乳茶塗之於面。否則恐妍露媚。迷惑僧人而致罰也。然現今此俗。不獨見喇嘛爲然。卽家居時亦爲之。

●藏民之職業一

藏民之職業。因種族而各異。然大半爲遊牧之生活。逐水草而轉徙於四方。雖婦孺小子。皆從事于畜牧。貧富視畜之多寡爲斷。衣食日用。皆取給焉。據歐人之說。則並細亞中央部之農業。發達最早。現今藏民之從事農業者無多。以東部比較西部而西部尤甚焉。

●藏民之職業二

自克什米爾移住拉薩之回教人民。其人容貌秀麗。不改舊風。戴土耳其古帽。蓄長髯。言語莊嚴。雖同在佛教國。不出入佛寺。同教之外。不通婚嫁。專從事於布帛及銀之貿易。此種住民。當爲喇嘛法王認可。另設總監以管轄之。

● 藏民之職業三

自泥泊爾不丹等處移住拉薩之民。專業金銀銅錫玉石。及婦女首飾等細工。製作極精巧。至於人物花卉。雕鏤逼真。惟其習尚稍異。然普通禮節。無異藏地之土人。

● 藏民之職業四

此外藏民之從事工業者。有陶器師。鑄造肖像師。木工石工等。三百餘年前。有技師某。以鐵鎖架設八座吊橋。法極精巧。今猶存其一二。藏民奉之爲神。殿堂屋蓋。所用之黃金板甚多。其製亦精巧。拉薩府有梵鐘。鑄造所及賣佛像之大店鋪。陶器以洛隆宗所製爲最佳。毛織物有氍毹。繭絲。栽絨。細毯。毳子。花細花布等。其中以羊毛製成之種類尤多。又有以諸種香木製成之綿香。名曰藏香。多輸入於內地。

●藏民日常之食物

藏民日常所食之物。爲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茶爲社會普通所嗜好。不拘尊卑貴賤。飲食皆以茶爲主。烹茶之法。俟其沸後。變成紅色。投以黃油及鹽。攪而飲之。常食糌粑。或米粥。牛羊肉。但多不煮而生食之者。食無定時。飢則卽食。凡飲食。不用刀箸。多以手掬之而食。或用木碗。食畢。以舌舐之。藏于懷中。略如蒙古人。酒以青棵釀造。味淡而微酸。名之曰噲。或以青棵製燒酒。男女老少多嗜之。醉後男女相携手笑唱。逍遙街市。以爲樂也。

●噶倫卜宴客之儀式

藏地凡遇歲時令節。代達賴喇嘛理事之噶倫卜。必大饗賓客。或於家。或於柳林中。中央鋪方形褥數層。噶倫卜自坐。前面稍底。置方形之桌一二張。上供麵菓。及生熟牛羊肉。藏菓束。藏杏。藏核桃。葡萄。冰糖。焦糖等類。各一二皿。其焦糖係黑糖所製。用黃油熬成者。長一尺。廣三四寸。厚一指。牛羊肉則一腿。或一片。又兩傍鋪長坐褥。其

前設低桌。擺列菓食等。噶布倫。巴浪子。沙中意等。（均西藏喇嘛僧）列坐兩側。或二人爲一席。從者各在席後。每人給果食一大皿。食時先飲油茶。飲土巴湯。次奶茶。抓飯。抓飯有黃白二種。以米作飯。漸之於水。再入以沙糖。藏杏。藏棗。葡萄。牛羊肉餅。食等物。盛之以皿。以手抓而食。繼飲蠻酒。遇大節盛會。卽選出婦女十餘人。戴以珠冠。着以彩服。唱歌佐酒。以爲樂。近有能度漢曲者。又令八九歲至十二三歲之小童十數名。着五色錦衣。戴白布圈帽。腰勒錦條。足繫小鈴。手執釜鉞。前後相接。又設鼓十餘面。司其鼓者。裝束同小童。進食一巡。小童每進相舞。步法進退。與鼓聲相合。食畢。則肉菓等物品。各携去以爲例。

● 藏民宴客之儀式

藏民宴筵。則男女相聚同坐。彼此相敬。歌唱酬答。終日始散。散時。男女團聚。携手跣坐而歌。至於門外。歌唱於街中而散。富者每月二三回。貧者亦必一次云。

● 藏民之住屋

藏民之住屋。土著與游牧之民各異。自四川省打箭爐至拉薩沿途。屋壁皆以石砌爲之。屋頂扁平。覆以土石。名曰碉房。有二層三層至六七層不等。各依貧富而異。家畜占屋中之土間。（卽牛羊圈及雞埕）人居其上部。以寒氣過甚。故窗戶不多。光彩亦少。僅於屋上穿小空。兼光線與烟突之用。室內極污穢。異臭撲鼻。富者室內飾以彩畫。屋外壁上。畫壽星圖。碉樓則疊石如浮屠。以梯上下。其堅足禦砲彈。至於山莊僻村。皆石居。傍山而築。以便樵汲。但甲貢地方。則用草蓋。若業遊牧者。則天幕爲家。卽以獸皮蔽遮。住於陋室中者也。或以犂牛毛織成漁網形。爲黑天幕。所稱天幕者。六角形。謂之黑帳房云。蒙古種游牧之民多住之。拉薩境內大廈頗多。可住數百人。如大召之興廈。內供銅鍋。可貯水百十餘石。（一萬一千餘斤）大讀經之際。用以煎茶云。

●藏民上等社會之婚俗

藏民上等社會之風俗。必擇門戶。男子以識字爲佳。女子以善貿易識物價理家務

爲善。結婚之法。男家欲娶某女。則先以哈達託親友至女家通意。親友至女家云。某家男子欲求汝某女爲婦。彼此意投。卽期日再來。至期婦家遍招親友俟之。其媒携男家之酒並哈達至。述其子弟之品行年歲。女家爲母親友喜。則飲食受哈達。並將聘定之金銀綠松石戴女頭上。而以茶叶衣服金銀牛羊肉若干爲答聘。若不允。則男家之酒一滴不飲。哈達亦不受。此定婚時之禮式也。至近娶時。男女兩家必先招延親族知己。應其招者。各贈衣服等。以助妝奩。父母贈以田地牛羊衣飾。至婚期。女家於門外蓋大棚。室內中央高鋪蒲團。撒布麥以爲花。女坐其上。父母坐女之左右。親友等亦雁行而坐。棹上列果物糖棗等數盤。及茶酒米粥。女皆食畢。兩家親友扶女步行至男家。所距道路若遠。則乘馬。親友各獲青稞麥向女撒布。女家贈哈達於親友。送至男家。亦不行禮。直使女與婿同坐。飲茶酒。親友等各與哈達於男女。喜則掛之於頭上。亦有堆置坐前者。至親友飲食畢。各携果肉而散。至翌日。新夫婦父母及親友共着美服。戴哈達。擁新婦遶市街。問候於親友之家。宴三日乃止。

●藏民下等社會之婚俗

藏民下等社會之風俗。不必用媒妁。男女各適其所好。有多夫一妻之弊。其法甚奇。例如男子欲娶妻。則先謁女之父母。述己之願望。且爲訂約得許可者。始爲婿。起臥女家。列爲家族之一人。如他男子欲分受此豔福。則亦來爲盟約。如前夫。同列於家族。爲副夫。三人四人來。皆可如此。時有因嫉妬而一人獨歸者。然甚絕少。大抵一家親善。諸夫競爭從事職業。汲汲焉務得婦之歡心。若婦欲擇定一人。則更爲盟約。悉禮他夫而退去。其夫於他夫人家時。攜帶之金。當加息償還。其多少。則爭議之後始決。若女已生兒。則不復爲此。此習俗蓋迎娶無力者爲之。其尤甚者。兄弟三四人。共娶一妻。裏塘近旁婦人。一夫則冠銀髻一枚。多夫則冠三四枚。所生子女。兄弟分養之。其婦合三四兄弟同居。以一家親睦爲善治家。人皆稱其賢焉。

●藏民之育子風俗

藏民以生育女子爲幸。不尙男子。產時不浴。母以舌舐之。至三朝以黃油塗其全身。

晒於日中。數日卽以炒麵調湯食之。不飼以乳。女兒產後二日。男兒產後三日。親鄰來悉相慶。稱爲噲酒。祝幸福而送哈達也。以哈達一纏兒頭。餘與兩親。次張祝宴。或歌或跳。人皆醉倒。徹夜鯨飲。若其母爲聰慧者。不至醉酣。稍嘗酒。卽就寢。

●藏民喪葬之儀式一

藏民死後。則用繩縛之。使膝嘴相連。兩手交插於腿中。以平日所著之舊衣裹之。盛以革袋。更懸之於梁上。抬喇嘛讀經。并爲熬茶。送大小召點燈。盡出死者所有物品。以一半布施達拉寺。以一半爲延請喇嘛讀。并爲熬茶及一應施捨之需。卽父子夫婦。亦不敢存留一物。其家族則坐於死者周圍號哭。如此數月。然後送於剛人場葬之。其葬之儀式。有天葬地葬水葬三種之殊別。地葬者。縛屍於柱。碎剖其肉。使犬食之。而置骨於石臼。搗爲粉末。和炒麵搓爲團子。又使犬食之。肉骨盡殘。以毫無一膾而後已。天葬與地葬稍別。擲屍肉於空中。使喂鷹鳥。肉盡則碎其骨。同於地葬。肉骨皆盡。然後家人互相慶賀。以爲死者升天矣。其相異之處。惟有禽獸之別耳。水葬則

投屍體於河中。以鮑魚鼈。天葬及地葬。皆爲富者之葬式。貧者皆從水葬。而決定此三種之葬禮。必先問於喇嘛。喇嘛亦察其資產之有無而定之。又有掛屍體於牆壁而風乾者。其狀恰如傀儡云。

●藏民喪葬之儀式二

藏民又有以解剖屍體爲業者。謂之剛人。剖割一屍。大抵要銀錢數十。故地葬天葬。非富者不能辦。而土俗又以水葬爲至不幸云。

●藏民喪葬之儀式三

藏俗凡人死。則親族知己弔之。貧者助以銀錢。富者與以哈達而慰問之。亦有送茶酒等敬者。其有制服之家族。男子百日間不着美服。並不梳沐。婦女則去耳環與念珠。他無所忌。富者時召喇嘛。一年之間。使讀經以祈冥福。其俗惡病死。以戰沒爲第一榮幸。

●藏民之醫術

藏民有病。重則醫治。輕則塗酥於全體。而曝於日中。若天陰雨。以絨覆病者。燒柏葉而薰其煙。醫生診病者之脈。一時並診左右手。其藥餌與內地不同。有產於本地者。有購自他處者。不炮製。皆用丸散。凡罹疾病時。不拘病之輕重。及醫治與否。必招喇嘛僧爲之誦經。或使垂仲（道士之類）爲之所禱。又或使童男女爲之唱歌。以退病魔。三者必用其一也。

●藏民之占卜

藏民深信占卜。其術不一。有畫八卦於紙。書番字以占者。亦有以青棵排抽五色毛索而占者。或數佛珠以占。或畫地以占。或燒羊骨以占。或驗水碗以占。其法不一。頗有奇驗。信之者極多。皆喇嘛僧爲之。婦人亦有通其術者。又有筮者。翻檢其經以告占者。吉凶俱詳注於經上。其辭又與內地之神籤玉匣記相類。

●藏民之交際禮一

藏民交際。哈達視爲必需之物。正與中國古時用束帛之禮相同。凡交際時。必互贈

哈達。訪親友。結婚姻。或辦某事項。互須協議之處。均以此物爲結納或約束之憑。贈比物時。以袋封固用之。其製以白色或淡青色長方形絹一片。薄如紗。邊爲裙襷。大小不一。

●藏民之交際禮二

藏民相見。以一揖爲普通之禮。西部阿里地方。見官長不脫帽。但以右手指額。念唵嘛哄三度。土人遇官吏之時。脫帽垂兩手。立於路旁而拜。土人之官吏。對於中國派駐之官吏。禮亦如之。而最奇之禮。莫如伸舌。此爲土人之最敬禮。土人上自官吏。下至齊民。謁達賴喇嘛。或班禪喇嘛時。則詣法座前。脫帽合掌。長伸其舌於外。頂禮三度。垂手聚足。鞠躬屏氣。此時達賴班禪。以手拂其頭。或以手摩其頂。則以爲至大之榮譽。幸福之預兆。人家皆羨慕之也。

●藏民之歲時令節

藏中歲時令節。競爲種種遊戲。若一一記之。事涉繁冗。茲略述一二於左。

正月元日。有跳舞之戲。土人着紅綠之衣。而爲跳舞。演種種技術。此日達賴喇嘛坐於高殿觀之。大小官吏皆來布達拉陪觀。有所謂跳月斧者。童子演之。足繫小鈴。手執斧鉞而舞。有進退之法。合緩急之節。頗足觀也。

初二日。演飛繩之戲。以後藏之人民供此役。法用皮繩四條。長各三四十丈。一端繫於山上高殿之後。一端繫於山下之石柱。一人着短衣。以生牛皮束於胸部。兩手持白旗倒懸其身而下溜。快捷如飛鳥。凡三四回而止。亦異觀也。

初三日。有翻杆之戲。於諦穆佛寺前立一高杆。番人自鳴鑼鼓。唱歌曲。而上下於高杆。其輕捷不讓獼猴。

自初六日至念一日之間。於拉薩宮殿爲人布施。此日甘丹別蚌。色拉桑蔴四大寺。及各處喇嘛僧。悉來讀經。其在廟內者內招。在外者外招。衆僧跏趺坐地上。行列極整肅。此等每日給三餐之外。人或數人。與以銀錢一枚。外招者則給其半。有時或散給衣帽布疋木碗等物。出入之僧不下十餘萬人。布施之數。大抵以蒙古及各方信

徒寄附金充之。或無施主時。則達賴喇嘛願捨之。其費用每年達數十萬兩云。
十八日。集唐古忒騎步兵三千。戎裝而執械。繞大召三匝。至琉璃橋之南。發巨礮以驅鬼魅。礮之大小不一。其內最大者。鑄於唐時。刻威剿除叛逆五字。演畢。出金銀紬緞布茶等勞之。各寺之喇嘛。聚集大召內。擁達賴喇嘛下山。謁佛登台。講大乘經。謂之放朝。士民越數千里而來者。踵相接。以金珠寶玩陳列炫奇。舉首跪而獻之。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受之。則以塵尾拂其首。或以手摩其頂三度。其人必誇得活佛之降福。

上元之日。於大召內懸燈。立木架數層。安設大燈萬餘盞。綴以五色油麵。作人物龍蛇鳥獸。極爲精巧。自夜達旦。視天之陰晴雨雪。及燈焰之晦明。占年歲之豐歉云。
二十四日。有揚武之式。卽觀兵式也。此日達賴坐於寶殿之側廡。駐藏大臣坐於正樓。閱之。文武諸官皆著禮服。集於樓下。番兵著盔甲。馬亦穿鐵葉甲。僅露兩眼。手持金爐。中一人操大鈴。更有喇嘛六十餘。列於兩邊。各打大鼓。又有持大鐃及銀笳者。

各四人。或吹或敲。極爲喧囂。各色旗旛數十對。又次持之者。皆白袍白帽。又次則魔像喇嘛僧抬之。又有童子五六十名。皆爲鬼裝從之。狀最奇怪。次有護法神披白袍。鎧盔上插雞毛。口流涎沫。爲癡愚之狀。若有憑附之者。送至市外。各番兵以放銳焚草畢送禮。總之行裝奇異。如百鬼夜行之觀。

二十五日。爲競馬競走之戲。其距離凡二里餘。馬皆慄壯駿逸。騎者爲十餘歲之少年。服此役者。舉動活潑。揚鞭驅逐。最足令人起愉快之念。雖時有墮馬隕命者。絕不復悔。按其先後而判勝負。勝者達賴喇嘛戲賞賜以綢緞手帕等。而第一先到之馬。例當獻於達賴喇嘛。達賴給以銀五十兩。凡供此役者。其家免一年之差役。競走亦如競馬。遠近大小不一。賞亦從同。捷足者先得之。

二月二十九日。送瘟神。又名打牛魔王。相傳西藏係瘟神地方。經達賴坐牀後驅逐之。故歷年預雇一人。扮爲瘟神。受雇者於數日前。向各番官民暨衛市鋪內斂錢入己。蠻家亦各樂輸。每年不下千金。一切應用行李。皆山下支付。自大召逐出。卽行起

鮮。營官護送。悉以王爺稱之。解至山南地方。安置桑業寺石洞內。洞在寺之大殿旁。陰風慘烈。寒慄異常。居此洞者。死期甚速。極壯者亦不出年餘之限。故得錢雖多。實爲賣命。均視爲畏途。後寺經火重修。洞雖仍是。而今昔不同。乃蠻家踵行舊事。謀扮瘟神者。到處賣緣。始得到手。逐解如前。解到後略住數日。卽行潛回。蠻家亦置不問。人又視爲利藪。然所歛者。較昔年大減耳。是日大召前蠻官及兵。均如揚兵狀。一人扮達賴喇嘛。與扮瘟神者。先後至召。各色旗幟不一。擊鼓吹笛。亦如前狀。十數人花衣黑帽。帽上各插鬼頭。衣之前後。悉繡鬼形。在召前跳舞誦經。扮達賴者。鋪墊坐召前。與一戴鬼形之法師對坐。須臾瘟神出面。塗黑白。與達賴互相結難。詞屈復賭擲骰。定勝負。達賴之骰。以象牙爲之。面面皆六。瘟神之骰。以木爲之。面面皆三。擲皆梟。負而色赧。意欲另鬪法術。達賴與法師及揭諦神明。斥其非。瘟神負隅不行。卽遣五雷立逐。乃去。衆喇嘛送至河干。焚草堆如前。

三月初一日。挂大佛亮寶布達拉山上。所有各寶玩及前清御賜物件。均在大召陳

設各喇嘛分列成行。穿花繡袈裟。扮種種神鬼外。餘各分對執旂旛寶品。自大召徐行至山上。達賴喇嘛坐樓前黃繖下俯視。漢番各官均在盛寶房前向北支帳房游觀。男婦不下六七萬。山坡無隙地。有紬畫大佛像。自山上第五層樓懸挂垂至山麓。約長三十餘丈。寶玩內有達賴袈裟一襲。係歷傳之物。均以珍珠穿成。珠之大者。皆如指頂。光華射日。真無價寶也。

四月十五日。龍王塘大會。塘在山下。廟在水中。周匝水環。須以舟渡。廟塑神像極多。而正殿旁特塑一大祕戲像。即俗所謂歡喜佛。喇嘛云。是佛公佛母。四壁四畫。亦皆此式。甚爲不雅。吁。元順帝演蝶兒法。甚至男女裸處。不以爲褻。其誤於西僧。不亦甚乎。

五月十五日。工布塘蠻家大會。即噶布倫之柳林相連數處。以此爲最。碧影遮天。綠陰滿地。中引藏江之水。映帶左右。有樓台亭榭之勝。可以憩息游人。洵消夏之佳境。亦流觴之勝地。是日傾藏婦女。臨水祓濯。飲歌竟日。亦中國修禊遺風也。

七日。唱蠻戲。係後藏娃充當此役。裝成男女。頭戴紙扇面兩個。在耳上。手執竹弓一。張。羣相跳舞。是卽爲戲。其所唱者。大約唐公主時事爲多。各嘴布倫家。唱一天二天不等。大會親朋。日耗數百金不止。

六月三十日。別蚌寺及色拉寺掛大佛。亦裝神鬼等類。降垂仲神。土民男女。皆美服豔裝。或唱或歌。爲翻杆子跌打各種跳舞。二寺之大會也。

七月十五日。別以故牒一人司農事。其地頭目牒巴陪之遊街。佩弓挾矢。旂旛引導。遍歷郊圻。看田禾而射飲一日。以慶豐年。

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五日。各携天幕至河岸。遍招親友。不分男女。同浴於河。俗稱七月谷於此。可除疾病云。

七月二十五日。爲宗喀巴成聖之日。各家寺院窗櫺牆壁間。皆點燈。光如白晝。其燈焰依於天色。視歲之吉凶云。

十月十五日。爲唐文武公主之誕辰。士女盛裝參賀。家家飲酒。

十二月二十九日。木鹿寺有跳神逐鬼之戲。喇嘛裝各種神佛鬼怪。傍晚達大召寺。放銃吶喊。以驅逐邪鬼。此間各寺院共會。男女皆盛服華裝。羣聚歌飲。帶醉而歸。以度歲節。

● 獯獯風俗瑣記

獯獯之種色

獯獯種者。未開化之蠻民也。自西藏東部。至四川雲南邊境。金沙江流域。皆其部落。構居於山間崖腹。從事於牧畜農業。西人目之爲高地族。此種人皆古時九黎三苗遺裔。爲我國內地最古之土著。自黃帝勝其大酋蚩尤於涿鹿。逐漸竄入南嶺一帶之深山窮谷。湘黔兩粵之地皆有之。名稱所在而異。獯獯特其一種之名也。其人往來於山間巢窟者。異常迅速。跋涉絕險。如履平地。雖猿猴不能過也。時出鈔掠近鄰諸部。而西藏土人。被其害尤甚。其人軀幹較中國本部人長大。殆不亞於歐人。身體正直不屈。四肢細長。但其性怠惰。耽於安逸。厭操作。故肥滿而大。其面橢圓。帶褐色。

眼大。頰骨突出。鼻弓形而稍廣。口亦尋常。惟上唇稍薄。俗有拔鬚髯之風。齒牙甚白。又極整齊。雖年老不脫。此土人所最誇耀於人者。推究其故。以不食熬肉。無他術也。然其人生皺紋甚早。其紋滿面。且達於額。額甚大而高。其髮橙黃色。總括爲一束。集於頭上。覆以綿布。狀如犀角。長及九寸。故一望而知其種族。其頭飾最爲尊重。不可侵犯。土人非常重視焉。

獯獯之服式

衣服着無袖之上衣。以灰色或黑色毛布製之。而以紐集於頸之周圍。長達於踵。富者多着美服。裳之緣飾以種種綿織物。騎馬用之上衣。製法亦同。惟背後開岔。其開處以下衣之裾掩之。裙下垂及馬之腰臀。此上衣着之可以不受小虫之害。夏季以綿布代毛布。其帽以竹爲之。上覆毛布。爲圓錐形。大者可用以代傘云。

獯獯婦女之裝束

獯獯婦人色較男子白。其髮編爲二條。束於頭之周圍。衣短衣。裝飾美麗。上衣前垂。

裙長委於地。履繡箔。頗美觀。小女徒跣。不着履。其容色勝西藏女子。窈窕者殊不少。

獐獐之婚俗一

獐獐同族之外。不通婚姻。結婚之法。互擇門第相等者。新郎贈以品物。訂約詞。諾否視女家收品物與否。收者爲成約。婚嫁之月。新郎於邱岡張祝宴。迎新婦。併饗其親族。知己。宴畢。新婦伴其友。共到夫家。然饗宴不及三回。不能親睦也。訂約時。有互贈物之禮。惟其物品。自新郎所贈者爲多。娶妻有定例。酋長三人。次長二人。平民一人。

獐獐之婚俗二

獐獐又有一種結婚之法。至婚期。婦家偏招親族知己。行離別之式。俟親族畢至。侍婢悲歌一曲。大約爲哀別離之詞。女歔歔嗚咽。若不勝悲。強放聲歌而和之。其詞半爲謝缺乏孝道。半嘆生別之苦。句之短長。各隨其意。夫婚姻爲人生大事。最當祝賀。乃至放不吉之詞。悲哀離別。抑亦奇矣。然據土人之說。則全無理由。互哀訣別者。所以教戒新婦之姊若妹。使將來孝順於父母也。既而新郎之兄弟親戚等。來迎新婦。

新郎負新婦於背。使之乘馬。疾馳至家。最貴神速。自旁人觀之。殊形粗暴。然爲之不如。此終不能迎娶。蓋是日婦家親族侍婢等。悉持棍棒。以拒迎娶者。男家親族等亦防之。至於撒麵粉木灰。所以表親迎者敢於前進之意。雖擁新婦。一有疎虞。輒被毆擊。此其習俗之不可索解者也。

獾獾之育子法

獾獾小兒之初生也。浴以冷水。又以牛屎洗濯其頭。俗傳能長大小兒胆量。使之臨事不恐。云土風尊女卑男。若生女則一家歡悅。生男則淡漠視之。蓋其族重視女子。固無異於西藏也。

獾獾女子之權利

獾獾女子。皆有上級位置。故衆庶咸尊敬之。外人欲遊歷其地者。非以女子爲安全之嚮導不可。女子着上衣。隨游歷人前行。若途中遇災厄。女子脫上衣。鋪於地上。然後訴之酋長。酋長則立捕匪徒。爲之判決。若事無落著。決不收取其上衣。此時尊重

上衣。正如公使館之國旗。不能觸犯。又婦女有臨戰地之權。凡女子出戰。手不持劍戟者。男子不許襲其不意。

獯獯之迷信

獯獯族不信佛教。有固有之宗教。若師巫然。受衆庶之敬愛。事無大小。皆依賴之。吉凶禍福。由伊判斷。師巫各爲團體。保護土人。亦有稍事文學者。其占卜方法不一。有投木捧於空中。視其下落之方向而判斷者。有燒羊骨。視其灰燼之跡。以知吉凶者。避凶事者。以竹片插鳥翼。投之屋上。以下凶事所至之方。則屠牛馬羊以代之。如遺失寶器什物。窮搜不得。師巫則馳使四方。召集土人。每人與黑米一握。限以一定時間。令置口中嚼碎吐出。米中現血點者。卽指爲行竊人。故不幸有血點時。實陷於無實之罪也。

獯獯酋長之襲職法

獯獯酋長襲職之次序極奇。酋長之死也。最少壯者代之。少者死。最年長者代。此種

獐獐族普通承襲之法則也。

獐獐之食品

獐獐食物爲主者。牛羊及豚。不食馬肉狗肉。其食用小刀肉。又酒以大小麥及稷釀造。

獐獐之言語

獐獐之言語。與中國相異。亦與西藏不同。非久居其地者。不能諳悉之也。

▲苗族

●峒溪諸苗奇俗纖誌一

苗蠻種類。散處滇黔楚蜀兩粵。三苗出自緡雲。據鬼方。蠻始五溪。出自槃弧。延於楚粵。稱獐。當日以有功。免其徭。曰莫徭。後訛爲獐。花苗在新貴廣順。衣花布。故曰花苗。其衣無衿。竅而納諸首。青布裹頭。少年縛楮皮於額。婚乃去之。婦人歛馬鬃。雜人髮爲髮。大如斗。籠以木梳。其人有名無姓。有屬無長。不知正朔。以十二辰屬爲期。無文。

字。刻木爲信。魑結侏儸。陟岡躡棗。捷如猿猱。散居山谷。架木爲巢。寢處與牲畜俱。無臥具。炊爨薪柴以炙。雖赤子。率裸而進火。食以麥稗。雜野蔬。終身不稻食。以待正供。或享客也。孟春合男女跳月。撲平壤爲月場。皆更服飾妝。男編竹爲簫笙。吹之而前。女振鈴繼於後。以爲節。並肩舞蹈。迴翔宛轉。終月不倦。暮則挈所私歸。比曉乃散。聘貲以妍醜爲盈縮。生子然後歸壻。以季夏爲之歲。首屠牛祀天。喪則宰牛。召戚屬。葬則不用棺。卜地以鷄子擲。子不破爲吉。病禱於鬼巫。曰鬼。動作必卜。或折茅。或熟鷄。取脛骨與腦驗之。東苗西苗。男髻短衣。髮色淺藍。花布束髮。婦花裳衣。無袖。俗與花苗同。牯羊苗好居高處。懸岩洞穴。峻百仞。不設牀第。青苗服飾尙青。竹笠草履。强悍好鬪。同羅羅。然不爲盜。白苗服飾尙白。轉徙不恆。爲人佃。負租卽逃。谷蘭苗凶頑。善擊刺。出入持鎗弩。蠻黨畏之。平伐司苗。男草衣短裙。女長裙綰髻。祭鬼殺犬。死瘞以木槽。九股黑苗。青服凶惡。處深穴。披鎧挽弩。名曰偏架。一人持之。二人蹶張。常嘯集爲亂。紫姜苗與九姓苗同類。嗜殺尤甚。狠詐饕餮。以十一月朔爲節。元旦忌門不出。

二七而解。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掩及胛。天苗一名黑苗。緝木葉爲上服。衣短裙。女年十五六。搆竹廬野處。死以籐束樹間。生苗紅苗。有吳龍石麻田五姓。衣用斑絲。拊牲畜火其毛。帶血而食。喪棺歌舞名曰調戲。五月寅月。夫婦各宿。以避虎鬼。卜用梳。同類仇殺。婦勸乃解。凡出劫。富者出牛酒集衆。有獲中分。遇殺償以銀。被擄索贖。少則刑酷之。陽峒羅漢苗。婦能蠶織。短衫雙帶。胸前方繡。以銀錢飾之。婚先外家。後則他族遠者。生苗短衣佩刀。小隙則操戈。羅羅本盧鹿。有黑白二種。居水西者黑羅羅。亦曰烏蠻。黑大姓。白則其所役也。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至死猶舉其子。姓名妻妾。戴之不敢貳。勒爲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貴者曰更苴。不名不拜。鑊銀鳩杖。僭擬師保。凡有大政。取決焉。次則慕魁。勾魁。罵邑。以至黑乍。皆有職守。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青囊籠髮。而束於額。若角狀。悍而喜鬪。諺云。水面羅鬼。斷頭掉尾。文有文字。類科斗書。然無几席。與人食。盤飯盂水。食已。必滌臙刷齒。作酒盞而插於管。醉飲之。男薙髭。女以青帶纏髮。疾不醫。惟事巫號。大奚婆。事無巨細。皆決之。

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繼立。其長死則聚千人。披甲馳馬。以氈毼被尸。焚於野。招魂葬之。張蓋其上。盜鄰長首以祭。不得則不能祭。期會用木刻。尙盟誓。剝牛以諭。領片肉。不敢背。善造戎器。置毒矢末。濡血卽死。八番服食居處同漢俗。婦人直項作髻。業耕織甚勞。而男頗逸。蓋八番徙自粵西。猶故俗也。婦娩三日。卽出昏作。而夫坐蓐。啄抱不出戶。率以爲常。其穫稻和楷儲之。剝木作臼。曰椎塘。臨炊舂稻而作食。寅午日爲市。燕會腰鼓爲樂。以十月望爲歲首。葬不擇日。夜靜出之。白羅羅亦曰蠻。與烏蠻同。而爲下姓。食無盤杆。以三足釜。灼毛鬣血。鼠雀蜚蠊蠕動之物。總攪而燔之。攢食若蔬。死裹革焚之。阿和俗同白羅羅。以販茶爲業。打牙狔猪。女嫁必折二齒。恐妨夫家。故名打牙。矯而善奔。輕命。死黨觸之。則靡爛。得片肉卮酒。卽捐軀與之。死用長木桶爲棺。葬之路旁。花狔猪衣花布。紅狔猪衣紅布。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死歛以棺。置千仞懸崖。或臨大河。不施蔽蓋。樹木主於側。曰家親殿。剪髮狔猪。蓄髮寸許。死則焚之。猪矢狔猪。身穢與犬豕同牢。得獸卽咋食如狼。木老性狡悍。善製刀。初娶分寢。

既生子。然後同處。祀鬼用五色旂。遇節。鼓歌迎祭。狝家以帛束首。躡履。好樓居。婦多織好。而勤於織。青布蒙髻。若帽。絮長裙褶多者。二十餘幅。挖腰以綵布一幅。若綬。以青布襲之。短僅及腰。躡履。孟春跳月。編花毬。視歡者。擲之。在室奔而不禁。嫁乃絕之。以姿色爲定聘。多至牛三五十頭。喪則屠牛召親。以甕貯酒。執牛角徧飲。必傾瀉淋漓而後快。醉或至於相殺。習陰陽家言。葬用棺。以傘覆上。期年火之。不上冢。以十一月爲歲首。和米糝牛馬雞牲骨作醋酸。臭爲佳。多者爲富。畜金蠶蠱爲奸。黔書稱狝家險譎嗜殺。出入帶刀。聚衆出劫。逋爲盜藪。今諸苗中。惟狝家聰明。能讀書。頗有仕宦。然其習俗險譎。苗中盡畏之。姓字衣飾。多與漢同。不盡用苗飾也。狗耳龍家。居深林薦莽。衣尙白。束髮不冠。善石工。婦人辮髮螺髻。上指若狗耳。故因以名。衣斑衣。五色藥珠爲飾。貧則以薏苡代之。春立木于野。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死以杵擊臼。和歌哭葬之。幽岩秘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先塋。馬燈龍家。婦人緇冠。若馬燈。故名。多張劉趙三姓。多尙白。喪服以青。大頭龍家。

男以繫尾雜髮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故名宋家。通漢語識文字。勤耕織。男帽而長襟。婦笄而短襟。蔡家男衣氍。女以氍爲髻。飾以青布。若牛角高尺。用長簪綰之。喪禮殺宰吹笙跳舞。曰作夏。土人所在有之。與軍民通姻。禮節皆同。男貿易。婦耕種。田歌相答。哀怨可聽。在黎平曹滴者。多思播之流裔也。獐獠。一曰楊黃。其種亦多。居萬山中。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泥封之。蠻人以丑戍爲場。十月朔爲節。性獷戾。又有冉家蠻。其俗亦同。楊保播州之裔。性奸狡。俗同漢人。獋人男女冠片氍。不沐浴。與獋獋同。峒人今稱峒家。衣冠如漢人。亦自諱其峒人。習漢俗者久。子弟多讀書。但婦女不纏足。春秋場期。男女會歌爲異耳。黔書稱其多異喜殺。出入夫婦必偶。挾鏢弩自隨。飲食辟鹽醬。冬以蘆花爲絮御寒。苗蠻種類散處滇黔。雖部落各異。而俗習大概相同。慤者居多。担物一肩。終日不轉換。或憇之曰。祖宗所傳。不敢變也。其他獋夷。焚夷。黑蠻。白蠻。黑獋獠。白獋獠。濮落。倭泥。貉獠。蒲刺。黑角。茫施。諸蠻名雖各殊。俗不相異。獠名羣客。古八蠻之種。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邐巴蜀。藍胡槃侯四姓。槃姓

居多。習狗王之後。時節記狗。以桄榔麵爲吳將軍。先獻之。祭畢。擇女之巧麗者勸客。極其綢繆。十月祭多貝王。聯袂而舞。其定婚媾。多於此時。四姓髻髻有美芙蓉望仙。懷人雙蛇孤風濃春散夏煥儂萬疊手妝之名。其下者椎髻垂鞭盤蛇鹿角。豪家髻髻不稱。羣笑之。曰爲丁妝。錦之美者曰鵝頭。曰花蕊。曰蛇濡。以蛇膏澤之。辟毒霧入水不濡。曰蝶簇。以熟金爲之。布之異者曰勾芒。曰紅蕉。曰弱錫。曰火浣。有三種畢。方麻者一端。數金祝融木者百金。火鼠毛者千金。曰桐花。曰瓊枝。曰婆羅。曰吉貝。又名白斑布。曰桃花。千葉桃花穗長尺許。織穗而成。文勝火浣。其織鳥毳而成者。精曰鎖袂。麤曰鵝鬣。四姓。獠之貴者。下姓則生丁。白丁。黑丁。其婦謂之丁婦。峒丁。椎結斑衣。兒時燒石烙跟蹠。沁以蛇油。重趺若鞢。穿青走棘。若履坦塗。丁婦繡回。嫁則荷傘懸履。以戒塗。其鍊刀也。兒時選精鐵如兒重。藥水漬之。長則呪時鍊日。刺態衝堅。輒可爲帶。服以終老。毒槩無刃。狀如朽鐵。著人無血而死。粵東獠率盤姓。有三種。曰商山。曰花肚。曰平地。平地者差良。七月十四日爲歲首。其俗猶粵西。

羅旁。獠。馴者與齊民無異。而其桀黠者。常爲寇。號爲五花賊。出劫則禱羅旁石。隔江呼之。爲石將軍。應則出。劫不應則否。其雪纓雲洋。諸獠率短小。蹻捷。無事射獵爲生。有事則蠶起。曲江獠惟盤姓八十餘戶。眞。餘則僞。獠男子耳環。衣繡。首裹花帕。腮刀挂弩。女重裙。無禪。其戴板者曰板獠。油蠟膠髮。裹於板上。光閃似蜻蜓。夜以物度首而臥。七月望日。祀狗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爲侑。連山人排獠最獷悍。臀微有肉。尾脚皮厚寸。自號獠公。稱獠丁曰八百粟。言其衆也。官長曰朝廷。有獠目八人。司約束。仲冬十六日。大會於廟。男女分曹坐。唱歌達旦。女得意就男坐。媒氏乃將其衣帶。度量長短相若。則使之挾女還。女父母乃送牲酒成親。女已字。頂方板。猶板獠也。未字。則戴箭竿。分髮盤之。曰箭獠。其領袖則花絨。垂鈴錢數串。初嫁垂繡袋。德慶有替。獠山。替翁山。皆熟獠所居。獠曰替。獠之長曰替翁。其人曰替馬。獠多以其人爲馬。謂多力善走也。獠人出湖南溪洞。後入粵西。佃耕。其衆稍多。占據鄉落。延入粵東。其人性質麤悍。露頂跣足。花衣短裙。鳥語鵲面。自耕而食。謂之山人。其聚而成村者爲

峒。推其長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侈相勝。壻親就女家。五里外。采香燭花萼結爲廬。號入寮。男女並至。盛兵爲備。小有言則相鑿。婢媵偶忤。卽手刃之。殺多者。妻方畏憚。半年始與壻歸。盛兵陳。樂名出寮舞。壻歸止三十里外。令猺眊脫婦中。初貯籃中。曰收魂。蓋欲其妻悸畏。無他念也。峒官之女。號曰天姬。春秋勝日。布花菓笙簫於名山。五絲同心。結百紐。鴛鴦囊。選少好者伴女。名天姬隊。餘則三三五五。采芳拾翠。於山椒水湄。歌唱爲樂。男亦三五羣歌而赴之。解衣結帶。相贈以去三月之歌。曰浪花歌。獐婦善蓄蠱。天姬能破之。凡中蠱者。顏色反美於常。天姬望之笑。因叩頭乞藥。啗以丸。立吐怪物。白礬澆之。其物立死。否則復還其家。凡蠱夜出有光。熠如曳雪。是名飛蠱。光積生影。狀如生人。是名桃生影。積生形。能與人交。是名金蠶。於是任意所之。流毒鄉邑。殺人多者。家益富。峒俗貴壯賤老。染髮薙鬚。凡有攻掠。乃推渠長。峒官把酒。賜綠熊練。毬（臂衣）錦雉氍毹（戟衣）綠塵羣塵。厚給其家。曰鎗頭錢。攻峒劫猺。報仇雪恥。占其田廬。徙老幼而居之。性極耐飢。啖鹽數顆。凡草木皆可噉食。

極懼狼人。狼兵至則走。狼人俗同獠。以語言相別。其兵最勁。性馴畏法。大良與獠同類。而性稍異。人至其家。不問識否。輒具牲醴飲。噉久敬不衰。同類有無相資。一無所吝。狁人山田堵塿。十歲九饑。織仇必報。或誤殺人。則以牛畜爲償。曰人頭錢。獠俗略同獠。而嗜殺尤甚。居無酋長。深山窮谷。積木以居。名曰干欄。射生爲活。雜食蟲豸。相鬪殺。得美鬚者。則剗其面。籠之以竹。鼓行而祭。競以邀福。山中推有力者曰耶火。餘止曰火。最下者曰提陀。猶言百姓。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獨脚廬。高百尺。五色瓦覆之。爛若錦鱗。歌飲夜歸。緣宿其上。曰羅漢廬。歲首。耶火以土栝十二貯水。按辰布列。禱之經夕。啓視有水。則其月不旱。峒中所出物。蜆醢。大蟻卵如蚌爲醬。甚美。蜜螂。蜜淹鼠子。蝸中膾。蝸大如升。米水去涎。竹刀膾之。角尤甘脆。無頭鮓。又名地蠶。大者長十九丈。爲鮓食之。令人不寒。插翹春。山獺骨。龍鹽。一名紫稍花。二者皆媚藥。皆奇品也。鼻夷獠族。鼻如垂鉤。隅目好殺。深明水脈。采獠臂。鱷牙爲笛。吹作龍聲。與之酒。鼻飲輒盡。白棍獠子。采白木爲棍。寢處不離。用之但聞風聲形影。

雙滅其藝精乃爾。狎人亦獠類。嗜殺過於獠。父子有隙。狎狎反噬。得犬謝母。母亦不恨。獠人亦獠類。不喜殺。善音樂。彈胡琴。吹六管。長歌閉目。頓首搖足。爲混沌舞。峒獠善禦虎。虎當日午。眼盲無見。輒羣息重岩。或深樾下。獠伺之。而得其處也。取臭肉貫於竿端。以餌虎。聞臭。輒張口食。竿入口而鉤鋒發。梐其口不得噴。牽之歸。縛之大樹。剝落牙爪。飼以豆渣。初不食。已飢甚。輒食之。與獠習久之。虎瘦甚。乃縱之去。虎奔逸入山。則獠兔易之矣。無所得食。乃念獠復來。雖驅之不去也。就豆渣槽。甘如肉食。半飽。獠輒禁之。縻以繩索。虎亦甘就不辭。獠坐其背。驅之如飛行。十里卽力竭。雖百箠不怒。行似驚牛。曾不與驂爭先矣。斑衣山子。散處橫州。震龍六磨諸山。無板籍定居。斫山燒禽。射生輕死。夫婦野媾。插青路衢。以斷行路。不知誤入。張弩射之。媾精入地。是生短狐。斑衣種女。俗同山子。垂手善舞。蹋蹋歌。短裙及膝。坐則雙膝齊跪。執禮甚恭。有盤古風。黎人居黎母山。有生熟兩種。當額作髻。縱簪者。生黎也。橫簪者。熟黎也。婦女率著黎桶。其裙百褶。椎髻大釵。面涅花文。號繡面女。臨嫁乃繡其花樣。男家與

之。古所謂雕題也。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爲長則不服。欲立長則繫牛射之。矢貫牛腹而出則得立。無文字。借貸結繩爲券。雖百年皆可執繩而索。力不能償爲之服役。父母死。歛所遺財帛。會黎長瘞之。謂恩深無以報。不敢享遺貲。而旁人亦不敢竊。懼其鬼祟也。俗重複讎。先期椎牛會衆。取竹箭三。刃其幹。誓而祭之。齋矢告曰。某日某時。幸利刃鍛矛以待讎。謀於同里。亦椎牛誓衆。兩陣相當。此一矢來。彼一矢往。必斃一而後已。或曲在此。曲者之妻呼曰。吾夫之祖負汝。勿殺吾夫。殺我乎。直者妻亦呼曰。彼妻賢良。是亦可解。卽釋之。若力不敵。率同里去之。報者至焚其宅。曰是懼我也。可以雪恥凱還也。

● 峒溪諸苗奇俗纖誌二

苗人。盤瓠之種也。帝嚳高辛氏以盤瓠有殲溪蠻之功。封其地。妻以女。生六男六女。而爲諸苗。盡夜郎境多有之。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苗部所衣。各別以色。散處山谷。聚而成寨。睚眦殺人。報讎不已。故諺曰。苗家讎九世休。近爲熟苗。遠爲生苗。熟

苗勞同牛馬。不勝徭役之苦。男子椎髻當前。髻纏錦帨。織布爲衣。竅以納首。婦人以海肥銅鈴。結纓絡結飾。耳環盈寸。髻簪幾尺。以十月朔爲大節。歲首祭盤瓠。揉魚肉於木槽。扣槽羣號以爲禮。其見流官。無論尊卑。皆稱曰老皇帝。見內地人。皆稱曰漢人。以漢始通道而南。故稱猶舊也。

九股苗在隆興凱里二界。又有九姓者。在獨山。以十一月朔爲歲首。八番苗多廬居。衣青衣。婦女被細褶裙。褶如蝶版。古致可觀。以六月六日爲正旦。尙鬼。善治蠱。毒身帶刀弩。多爲盜賊。亦有識字充胥役者。苗而近漢者也。喪食魚蝦。而禁禽獸之肉。葬則蓋屍以傘。期年發而火之。

宋家蔡家。春秋宋蔡二國之裔也。流而爲蠻。性樸不詐。惟事耕鑿。風俗略同。宋家稍雅。惟椎髻當前。衣冠盡廢。宛然苗類矣。

天苗多姬姓。周後也。尙行周禮。祭祖推其家長。唱土語爲讚祝。

紫薑苗。裝束與漢人同。行事與天家類。多力善戰。亦曉讀書。嗜殺尤甚。得讎人。生啖

其肉。夫死則妻嫁而後葬。曰喪有主矣。

賣爺苗在白納。賤老貴少。老則拽而賣之。雖其自父。在所不免。

克孟牯羊。乃二種也。處於金筑。擇懸崖鑿竅而居。垂竹梯或緣籐上下。高者百仞。棲同援狢。

西苗尙勇好鬪。葬不用棺。不知拜掃。飲醉相殺。醒復歡好。

東苗性悍。衣短衣。尙藍。婦著花裳。無袖。遮覆前後而已。細摺裙。僅蔽其膝。

隴氏之裔。死用棺木。以石作墳。以七月七日祭先。甚敬。

四龍家尙白衣。喪服易之以青。有張劉趙三姓。一曰大頭龍家。男以馬牛尾鬣雜組髮中。盤之成蓋。覆以尖笠。一曰狗耳龍家。婦人作髻。狀如狗耳。一曰小頭龍家。一曰曾竹龍家。俗與龍家無異。

土人在新添司者。與衛人間通婚姻。漸染漢俗。在施秉者。播入流裔。在邛水者。鬪狠輕生。

里人亦名天苗。身衣木葉。

蠻人性獷戾。以漁略爲生。衣蓑衣。以十月朔日爲節。居新添丹行之間。

峒人以苗爲姓。好爭喜殺。片言不合。卽起干戈。在石阡則漢二司者。多類漢人。在永從者。居常貧固。在洪州地頗膏腴。然不事耕作。惟喜剽掠。粵西有峒人者。好彈胡琴。吹六管。女善漢音。楚歌。生女還之母家。曰一女來。一女去。

八番其俗。女勞男逸。勤於耕織。長裙曳地。白布裹頭。以十月之望爲歲首。葬不當晝。必於靜夜。曰不忍使其親知之也。

犵狁衣青左衽。身不離刀。

猺老與西苗同俗。死則俯屍側葬。云爲死者避壓也。

獠獠生理苟且。荆壁無門。出則以泥封戶。父母死。焚其衣冠。有如贈鬼。

棘人號十二營長。獠鬼犵狁。言語不通。棘人爲之傳譯。披氍衫。女吹篴。有淒楚聲。六月二十四日。祭天過歲。朔望日不乞火。性悍好鬪。盧鹿同風。又好佛。手持數珠。善誦

梵咒有禱輒應。

獼人後住元謀。女負擔。男抱兒。最潔。日杵米。不食宿糧。其人善咒咀。變幻報讎家。又善變犬馬諸物。破其法。卽不驗。又有二形人。上半月爲男。下半月爲女。按異聞錄。廣南苗民。其婦人能變羊。夜出害人。有能爲幻術。易人骨肉者。此得非獼之類乎。狔猪其種不一。有花狔猪。紅狔猪。赤脚善奔。不知惜命。布圍下體。謂之桶裙。歛百物之毒。以染箭鋒。當之立死。受其氣者亦死。死則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或臨大河。有打牙狔猪者。父母死。子婦各折二齒投棺中。豎眼狔猪。蠻人之尤怪者。兩目直生。惡人衣青。云遇之有禍。去麻陽百餘里。亦不常見。又有剪頭狔猪者。男女剪髮。僅留寸許。有豬屎狔猪者。喜不潔。與犬豕同食。竹林地之苗。信鬼好詛。射獵爲業。衣用虎皮。以虎尾插首爲飾。黎州蠻。白馬氏之遺裔。其類凡十一種。曰西箐蠻。三王蠻。邛部蠻。風琶蠻。保塞蠻。淨浪蠻。阿宗蠻。烏蠻。白蠻。兩村蠻。山後蠻。交易不用銀錢。漢以絹帛茶布。蠻以鹽馬紅椒。其俗尙鬼。稱其長。

曰都鬼王。

建昌土廣人稀。有青草黃茅之瘴。俗陋性剛。與黎州相似。

松潘古冉駝地。積雪凝寒。盛夏不解。人居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名曰碉房。親戚斬衰布衣。五年不浴。奸淫事。輸金請和。而棄其妻。惟處女嫠婦勿禁。有罪者。樹一長木。擊鼓集衆殺之。富者貫死。燒其屋。奪其田畜。部落甚衆。無統屬。各推一人以爲長。麥全住白沙。牝牛聘婦。吹笙飲酒。刻木人祀祖。負薪荷簣。治生辛苦。

獼猴本名盧鹿。有黑白二種。爲大族。深目長身。面黑齒白。故名獼鬼。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男女貴者。寢不同席。至夜半密通之。男去鬚。女辮髮。氍衫爲禮。鷄骨占年。死不用棺。招魂以葬。女以善淫名者。人爭取之。以爲美。

白獼猴住麻地。迎春吹笙。跌足而賀。獼蘇居茂連山。種菽而食。

獼緬在鋪西硝井等處。採薪拾菌。携柴棍。乞醴酒。醉臥中途。可供一笑。

金齒古哀牢國。其苗人皆九隆之後也。散處荒域。其人有數種。有以金裹兩齒者。曰

金齒。有添其兩齒者。曰漆齒。有刺面者。曰繡面蠻。有刺足者。曰花脚蠻。以採繩撮髻者。曰花角蠻。惟居諸葛營者。衣冠禮儀。悉如中土。八百媳婦。相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以爲名。其人性緩。刺花鳥於眉目之間。以爲飾。俗同緬甸。相見以把手爲禮。

木邦一名孟邦。相傳其人多幻術。能以木換人手足。人初不覺。久之行遠。痛不能勝。有不信其說者。死之日。剖股視之。則果木也。又能置汗穢於塗。人觸之者。變爲羊豕。以錢贖之。復變爲人。有知之者。易置穢物於他方。則其人反自變爲異類。其俗。男衣白文身。髡髮截髭。女飾金圖象鐲。居皆竹樓。男貴女賤。民皆奴視其妻。役之耕織。老獠其民性悍。徧體花繡。俗同木邦。其爲宣慰者。曰招木弄。居高廩。其上寬廣。部屬見之。所至之地。各有等限。通事引之。不差尺寸。

獠一名羣客。其種有八。曰天竺。咳首。焦僂。跛踵。穿胸。儋耳。狗軹。旁脊。是謂八蠻。又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裙之類。嶺表海外有之。獠俗。童時燒鐵烙足。沁以蠟油。

重巘如輦。易登險峻。婦人黔面成花。嫁則荷傘懸草履。歸於夫室。山田瘠塿。十歲五饑。故恆劫掠。然猶信鬼畏誓。可以要結。外有打寮山獠。挖親山獠。獠人居五嶺之南。冬綴鵝毛木葉爲衣。能用毒矢。中之者肌骨立盡。雖獠人亦且畏之。

獠人亦民山子。處於嶺表海外。射生爲活。吞噬昆蟲。子如惡父。卽加手刃。走避於外。以一狗謝母。卽釋然矣。婦人孕七月生子。置之水中。浮則養之。沈則棄之。報讎相殺。必食其肉。披其面而籠之竹本。鼓噪而祭。謂可迓福。或謂飛頭蠻卽出其地。與屍致魚及虫落同類。

蛋人以舟爲宅。頻海而居。其人目皆青碧。能辨水色。知龍所在。引繩入水。採螺蚌以爲業。能伏水三日。手持利刃。以拒蛟螭。又曰龍戶。又曰崑崙奴。其人皆蛇種。故祭祀。皆祀蛇神。

馬人居於林邑。伏波戍卒之遺種也。其人深目顰喙。以採藤捕蠨爲業。散處南海之

間。或以之爲盧循遺種。故又名之曰盧亭。

狼人多在南丹三州。驚悍天下稱悍。用兵能以少擊多。軍令最嚴。故能勝敵。婚以木担聘女。有扇歌担歌。以爲酬唱。相合卽爲夫婦。

狃人生蠅蠟中。形似獫狁。語呶嚶不可辨。性忠慤。蠻獠役之。採片腦。鶴頂。犀角。象齒。以輸主。遇人奪之。死亦勿與。畏近煙火。遇煙火。淚日至死。滇黔蜀粵。皆間有之。

斑衣山子。一曰莫貉。散處橫州。震龍。六磨諸山。無定居。斫山種畚。射生爲活。有斑衣種女。亦其類。

狔人生廣西興谷之中。狀如猩狒。不室而處。飢食橡薯百虫。附近獠人。獠人亦莫能譯其所語。

黎人生儋崖瓊萬之間。卽隲人也。相傳太古之時。雷攝一卵至山中。遂生一女。歲久。有交趾蠻。過海採香者。與之相合。遂生子女。是爲黎人之祖。因名其山曰黎母山。黎人環山而處。內爲生黎。外爲熟黎。黎山極高。隱於雲霧。海氣清廓。時見其人於碧嵐。

翠靄之間。生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至其境。至黎母之巔。其上有入壽考逸樂。不與世接。虎豺爲之守險。無路可攀。但覺水泉香美。雖生黎亦不能至其境。熟黎變服入州縣。日晚鳴角結隊而歸。多符王二姓。生子週歲。卽文其身。不則以爲祖宗。不日爲子孫也。黎人見客至。未相識。於隙窺之。見客矜莊。始布席相接。坐久不交一語。置酒先以惡臭味進。客食不疑。則喜。更以佳穀進。遂相親狎。否則遣去。與人結讎。則射箭於梁上。與客會飲。顧及梁間羽鏃。卽奮報讎之志。醉卽豪作狗嚎。自云狗種。欲先祖聞其聲而爲之垂庇也。中鋒謫死。密埋不哭。恐有人知之。以爲不武。男女幼時。至晚驅上欄房。聽其自相偕偶。至於婚媾。仍用講求。黎人死。其孀婦則共養之。黎人担負一肩。竟日。謂祖宗如此。不敢更担。皆善呪鬼崇人。恆興兵報先世之讎。敵人若令其妻車前謝過。卽曰彼賢如此。可解此圍。或徙寨避之。曰彼懼我。可凱旋矣。遐黎生婆嶺以北。椰瓢蔽體。父母過五十。則烹而食之。云葬於腹中。謂之得所。木契者。木刻爲符。以志事也。苗人雖有文字。不能皆習。故每有事。刻木記之。以爲約。

信之驗。

苗人欲舉兵攻殺。先期集衆。插牌於山。偵知得以預備。

苗人不忘九世之讎。往往相殺無已。惟恃流官。開誠勸諭。能爲息爭。

峒苗讎殺之後。漢官爲之講歹。兩迭各積草爲籌。每講一事。舉一籌。理訕者棄其籌。

籌多者負。者以牛馬賠償之紛。乃解。

講歹之時。兩造苗民。各踞兩山之上。而立牛於其中。講既明矣。一苗持刃。從牛頸下。

屠牛。易如委土。於是兩山之苗。呼噪而集。各割牛肉一塊。歸而祭祖。若相誓曰。有負

諭者。有如此牛。

蠻獠有事。爭辨不明。則對神祠。熱油鼎。謂理直者。探入鼎中。其手無恙。愚人不勝憤

激。信以爲然。往往焦潰其膚。莫能白其意者。此習土著之民。亦皆從之。少抱微冤。動

以撈油爲說。

各峒歃血誓約。緩急相救。名曰門款。戰鬪進止。以發喊助威。曰鷓鴣號。朱漆牛皮。以

護頭頸。名曰固項。六月二十四日。名火把節。苗相聚。啖牛豕。

苗人把忌。以元日爲始。二七而解。狎獷以三月爲忌。二十五日而解。俱不容人犯忌。午日。苗盡閉門。把忌。先二日。鎖鈕所擄之人。善逸者。於是日走。苗不敢追。追懼不吉。鬼方之民。信鬼惟誠。椎牛而祭。謂之做鬼。初夏徙居數日。讓鬼居之。謂之走鬼。平居寢不解裙。亦恐犯鬼故也。

猪狔謂席地而居。則近鬼矣。爲屋宇。必去地數尺。架以巨木。上覆杉葉。有如羊棚。故名羊棲。

獐人之室。緝茅衡板。下畜牛羊。謂之麻蘭。

苗童之未娶者。曰羅漢。苗女之未嫁者。曰觀音。皆髻插雞翎。於二月。羣聚歌舞。自相擇配。心許目成。卽諧好合。

獠人夫妻異宿。惟於晴晝。牽臂入山爲樂。於路口插松竹。以斷往來。謂之插青。見者卽避。如或誤入。刀斧相加。

谿峒男女相歌於正月朔。三月三。八月十五。而三月謂之浪花歌。尤無禁忌。龍家苗立木於野。謂之鬼竿。春時男女旋躍其下。以擇配偶。

羅鬼之俗。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盥。謂之奉堂。

苗人取鷄蛋畫墨。祝而煮之。剖視吉凶。又有將葬其親。以鷄卵擲地。視卵不碎之處。卽以爲吉。於焉卜兆者。

苗人醵祭曰報章。祭用巫。設女媧伏羲位。祀神多書孔明天子之位。

苗人親死。則聚親族笑呼歌舞。謂之鬧屍。又曰唱齋。至明年春月。聞杜鵑聲。比戶號哭。曰鳥猶一歲一來。吾親不復至矣。

苗人每遇令節。男子吹笙撞鼓。婦隨男後。婆娑進退。舉手頓足。疾徐可觀。名曰蹺堂之舞。

八番之蠻。每臨炊始春稻。謂不得宿春。宿春則頭痛。曰深數尺。相杵而下。其聲丁冬。抑揚可聽。名曰椎堂。

苗人醉後。以長木杵跳舞名曰舞杵。

獐人遠歸。止三十里外。家遣巫師提竹籃貯其裏衣。前導而還。謂之收魂。

獐人親死。慟哭水濱。投錢於河。汲水而返。用之浴屍。謂之買水。否則以爲不幸。

播州苗所歌。十數輩連袂而舞。以足頓地。節歌名曰水曲。

葫蘆笙大如盂。長二尺。止六管。此六律初起。六同未備之製也。以依歌曲。韻頗悠揚。

古穆淡宕。可於此求元音之始。

獐人之樂。狀如簫。縱八管。橫一管。以貫之。卽古鳳簫之製。以應八風者歟。

銅鼓多馬伏波及武侯所製。故稱曰諸葛鼓。大苗峒方能有之。其大如鐘。長簫三十

六乳。重百餘斤。中空無底。亦有十一中。握得如土墩者。週簇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

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聲如鞀鼓。琵琶止二絃。彈之應律。

苗人合樂。衆音競發。擊竹筒以爲節。

峒民爲筆。率用雞毛。溪源有鴨毛筆。可見毛皆可以作筆。書彼虫鳥之文。想有非此

不可者。

苗錦大似苧布。巾帨尤佳。其婦女衣緣領袖。皆綴雜俎。藻彩雲霞。悉非近致。謂之花練。土俗珍之。黎人取中國彩帛。拆取色絲。和吉貝織之。成錦。

南蠻豪家。以鵝毳毛爲被。溫麗勝於純錦。狔狔諸種。則以茅花爲被。

苗人年十六。無不帶刀。其鐵自始生時。鍊至成童。故最銛利。以黑漆雜皮爲鞘。貌雖不麗。鋒不可當。能者擲刀空中。接之以手。曰跳雞模。

苗人之弩。名曰偏架。其弓似中國獵人射生弩。而差大。苗人以毒蛇含其矢鏃。而燒其尾。毒氣聚於鏃尖。中者必死。治法。先掘土坑。用火燒溫。將人納其中。以瓷片割碎其體。久之。遂有小蛇迸出。方得無患。掉鎗長二丈餘。用以護弩。戰則一弩一鎗相依對敵。火器有過山鳥者。能打越重山。絕無障礙。

蠻地多楠木。剝以爲舟。爲絕大者。

瑤人截大竹筒。以當鑊鼎。食物熟而竹不燃。亦異製也。

獠睡無牀褥。冬夜以三叉木支闊板。燃火炙背。板焦則易。名曰骨浪。處以瓦屋。居之溫室。則病而不安。

溪峒中收蟻卵。淘汰爲醬。非尊客。不以供饌。

粥雜魚肉。蛆虫叢嘖。以爲珍美。謂之曰醅。凡矜苗人之富者。曰其家蓄醅幾世。

哂酒一名約藤酒。以米雜草子爲之。以火釀成。不芻不酢。以藤吸取。多有以鼻飲者。謂由鼻入喉。更有異趣。

富峒以九月一飲。羣苗請之。大設牛羊腸臟。略一擺。洗糞以饗客。臭不可近。必欲客盡之。乃喜。曰不乃羹。凡殺牛者。以牛骨浸之淵泉之中。歷久乃蘇。取出食之。以爲至美。殺牛多者。將牛角挂之屋上。以矜豪富。

苗人請客。先到者上坐。子先赴席。子居父上。到遲者立飲。

苗人渠帥。謂之精夫。其相呼謂之婁徒。獠人尊有力者。謂之火耶。獠人之百姓。謂之提陀。洞酋妻皆名媚娘。苗人同類。稱曰同年。苗人幼穉。謂之馬耶。能通苗漢語者。謂

之客語。爲苗人論判是非者。謂之公卿。漢人潛入苗峒者。謂之漢奸。熟溪洞移文者。謂之專事。狃狃之隨行者。謂之隊小。狃狃之爲傭者。謂之奴狗。

苗人買人。量人以拳。每一拳。價一金。

諸苗負物。不以肩。用木爲半枷之狀。箝其頸。繫於額。背籠以行。苗之猾者。坐茂草中。見孤客過。暗出鈎鎗。曳入篋箐之中。綁之貨販。苗人掠得漢人。藏之峒內。恐其逃逸。以木鞭著之。而不（音墩）鎖。使之終身莫出。并於六月曝日中。日晒日。冬月去衣。使露處。曰晒霜。

苗人能爲蠱毒。其法五月五日。聚毒虫於一器之中。使相吞噬。併而爲一。乃諸毒之尤者也。以之爲蠱。中者立斃。然造蠱之法多端。如有所謂金蠶。蠱蜈蚣。蠱者。其術不可思議。大約其用蠱。恆在冷茶冷酒中。及菜蔬肉食中。第一塊上。行其地者。慮爲所毒。宜帶甘草。嚼而嚥汁。中毒卽能吐出。仍以炙甘草三兩。生薑四兩。水六升。煮二升。二日三服。或用都淋藤。黃藤酒。煎溫常服。則毒隨大小便去。若含甘艸而不吐者。非

毒也。又三七末。葶藶皆可解。又白礬細辛爲末。各五錢。新汲水調水。得吐卽止。又蠻人解蠱毒藥。有名三百頭牛者。土常山也。有言三百兩銀者。馬兜鈴藤也。皆宜佩帶。有中蠱而臥病者。燒病人所臥之簀。則病者能自言下蠱者爲何人也。蠱崇有神。夜出攝死者之魂。光如拽雪。流入人家。當知防禦。又下蠱之家。其居必潔。蓋蠱死之鬼。爲之拂拭。故窗牖之上。纖塵不染也。覺之者。爲女字坐。則其蠱不靈。又蓄蠱之家。鷄輒飛去。彼或蠱我方食時。竊其少許。密埋十字街心。則蠱神反爲彼崇。又蠱神喂蛎。取蛎入養蠱之家。其蠱立擒。數說皆有徵驗也。

●苗人之跳月結婚

苗人之婚禮。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跳舞求偶也。載陽展候。杏花柳桃。庶蟄蠕口。箐處穴居者。蒸然蠢動。其父母各率子女。擇佳地而爲跳月之會。父母羣處於平原之上。子與子左。女與女右。分列於廣隰之下。原之上。相讌樂。燒生獸而啖焉。操匕不以箸也。漉唾酒而飲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則椎髻當前。纏以苗幌。襖不迨腰。襖

不迫膝。禪襖之際。錦帶束焉。植鷄羽於髻巔。飄飄然當風而顫。執蘆笙。笙六管。長二尺。蓋有六律無六同者焉。女亦植鷄羽於髻。如男。尺簪寸環。衫襟袖領。悉錦爲緣。其錦藻繪遜中國。而古紋異緻。無近態焉。聯珠以爭纓。珠纍纍擾兩鬢。綴貝以爲絡。貝搖搖翻兩肩。裙細褶如蝶版。男反禪不裙。女反裙不禪。裙衫之際。亦錦帶束焉。執繡籠。編竹爲之。飾以繪。卽綵毬是焉。而妍與媼雜然於其中矣。女並執籠。未歌也。原上者與之歌。而無不歌。男並執笙。未吹也。原上者語以吹。而無不吹。其歌哀豔。每盡一韻。三疊曼音。以繚繞之。而笙節參差。與爲縹緲。而相赴。吹且歌。手則翔矣。足則揚矣。睽轉肢迴。首旋神蕩矣。初則欲接還離。少且酣飛暢舞。交馳迅逐矣。是時也。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者。有數女爭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擇者。有數男競近一女。不知所避者。有相近復相捨。相捨仍相盼者。目許心成。籠來笙往。忽然挽結。於是妍者負妍者。媼者負媼者。媼與媼不爲人負。不得已而後相負者。媼復見媼終無所負。涕洟以歸。羞愧於得負者。彼負而去矣。渡澗越溪。選幽而合。解錦帶而互。

繫焉。相携以還於跳月之所。各隨父母以還。而後議聘。聘以牛。牛必雙。以羊。羊必偶。先野合而後儷。反循蜚民之風。嗚乎苗矣。

●苗人之婚喪風俗

清舒鐵雲黔苗竹枝詞云。馬郎房底好姻緣。僕指佳期不計年。插徧青山黃竹子。嚙嚙還索鬼頭錢。注俗結婚於鄰。建空房曰馬郎房。合巹三日。女歸母家。或半年一返。女父母向女索頭錢。不與。或改嫁。有壻女皆死。猶向女之子索者。則謂之鬼頭錢。凡人死。其生前所私男女。各插竹於墳前祭焉。山房縹緲祭青天。百尺梯頭踏臂眠。纔到三更青夢覺。淚花一斗聽啼鵲。注克孟牯羊親死不哭。跳舞浩歌。名曰鬧屍。至明年聞杜鵑聲。則舉家號慟。悲不自勝。曰鳥猶歲至。親不返矣。

說小新的

請閱文字雅潔趣味深濃

快直	大笑	小言	小言	奇蹟	機偵	機偵	小俠
活正	觀話	說情	說情	案石	關探	關探	說情
哈哈	快活	青鳥	中羅	三劍	粉蝶	紅娘	雌雄
哈哈	活林	鳥媒	羅村	劍客	蝶兒	娘子	劍雄
笑	林	媒	村	客	兒	子	劍
……	……	……	……	……	……	……	……
(八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	……	……	……	……	……	……	……
一元六角	定價四角	定價三角	定價四角	定價三角	定價三角	定價三角	定價六角

中華全國風俗志跋

中國之史。皆官家書也。于民間事無與焉。故談史學者。欲研究吾民族進化之跡。及風土良窳。人情厚薄。皆苦乏材料。余昔任某大學教授時。有西國教授欲知中國風俗者。不知當備何書。以問學生。學生莫能對。轉以問余。余亦莫能對。但答之曰。當於各地方志書及古今人筆記遊記中求之。然志書繁多。搜聚不易。筆記遊記。尤爲燕雜。於此取材。百不得一。是聚書多而獲益少。用力艱而成功僅。甚矣其難也。學生廢然而返。遂據所見聞書若干則。以答問者。曰。此中國之風俗也。吁。誤矣。夫中國立國之久。幅輳之廣。遠過他邦。風土人情。亦至複雜。古今絕異。不知經幾許嬗變。吳越懸殊。幾若異國。執今以概古。舉一以例百。而曰是中國之風俗也。嗚呼。可。余因之有感焉。輒欲發奮搜羅載籍。彙爲一書。題曰中國社會史料。史料者。備他日編社會史者有所取材也。顧蹉跎久之。未能成就。良用慨然。今家兄樸安及舍姪惠生等。皆有志于斯。因相與發各地方志書及筆記遊記等數千百卷。披揀撮錄。成風俗志一書。凡

中華全國風俗志 ● 跋

二

二十卷。欲研究中國風俗者。得此一編。大足供其參考也。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胡懷琛跋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天下第一奇術全書

全書彩面洋裝二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家社旅

庭會行

常日助

識用益

之之之

指寶秘

針庫笈

秘

術

海

本

書

類

目

●天地山川

門

●飲食烹調

門

●修理器皿

門

●奇術妙方

門

●虫魚避養

門

●身體療治

門

●開關助妝

門

●房屋建築

門

●花果榮蔬

門

●鑒別真偽

門

●游戲幻術

門

●急救死傷

門

●婦人調術

門

●旅行須知

門

●衣服布帛

門

●製造物件

門

●寶物珍寶

門

●禽獸飼畜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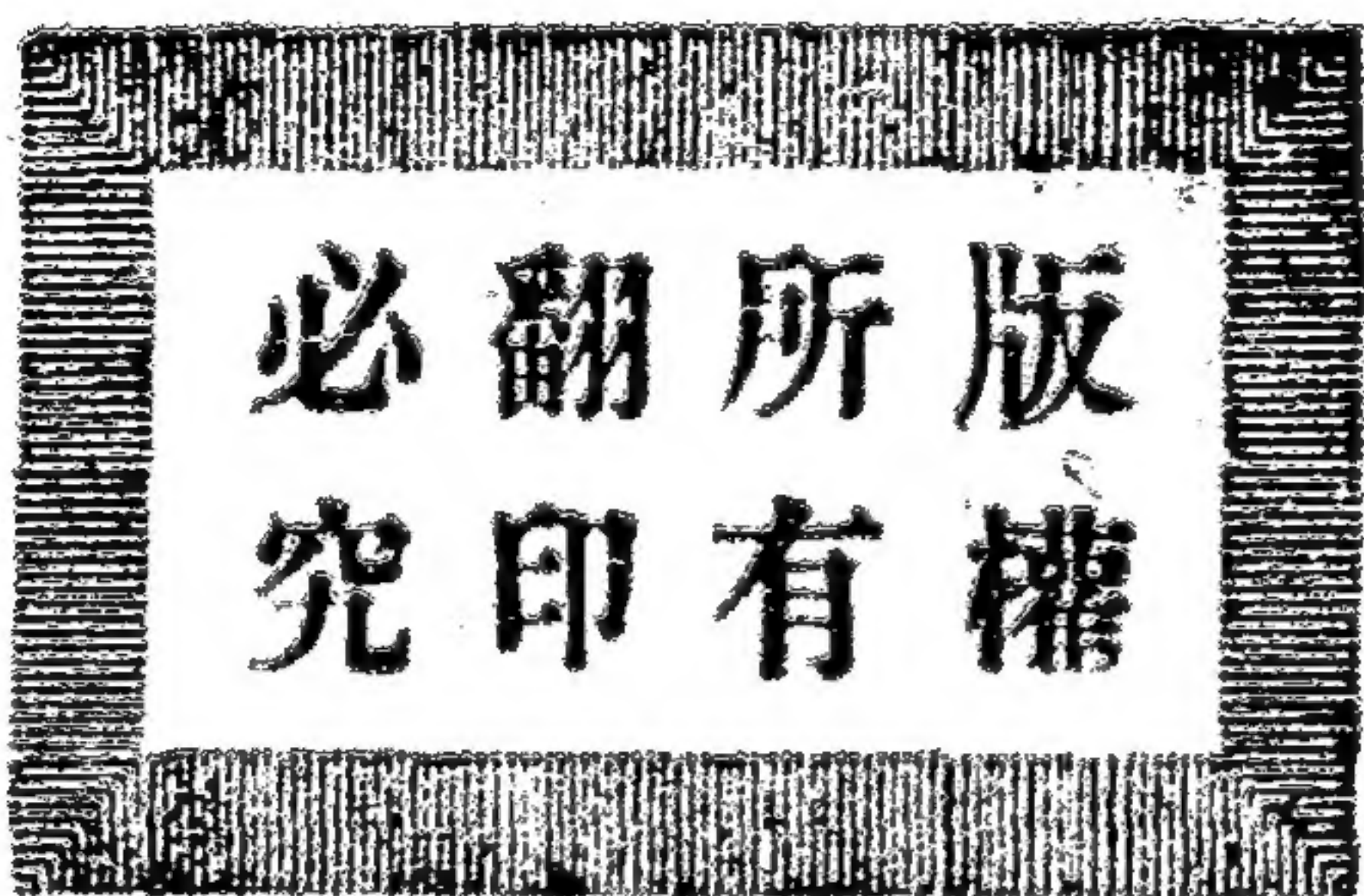
●防患避災

門

●兒科廣濟

門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再版



分發行所

漢口 中邊街
北京 楊梅竹斜街
廣東 雙門底

開封 書店街
長沙 萬福街
江西 府學前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書局

中市

印刷者

廣

益

書

局

校閱者

胡

樸

安

編輯者

胡

軼

生

鄭

肖

厓

中華全國風俗志(全四厚冊)
定價大洋四元

